中国古代微型小说鉴赏辞典

臧克家题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礼佩
封面设术：黄华强



J20.4-6
L075

中国古代微型小说鉴赏辞典

臧克家题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礼佩

中国古代微型小说鉴赏辞典

乐　牛　主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23印张　800千字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016-342-3/J·26　定价：18.00元

前　言

《中国古代微型小说鉴赏辞典》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的古代微型小说选、评之作。它是从上自先秦，下迄清末的一百七十余部典籍中筛选出来的。全书共收作品466余篇，可谓洋洋大观矣！

我国古代关于小说的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并非文学体裁，而是指琐屑的小言论。桓谭《新论》中第一次出现了“小说家”这个名词，并对它加以肯定：“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将小说家列于九流十家之末，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以后人们所指的小说，包括随笔、丛谈、杂说、野史、小品等种类，内容有神仙、鬼怪、传奇、异闻、轶事、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真可谓“丰富多彩”了。唐人传奇的问世，为小说发展带来新的特质，即通过虚构的方法，编织完整的故事和刻画鲜明的人物。这实际是小说已成型，然而，古人却名之为“传奇”，并不认为它是真正的小说。宋人撰写《新唐书·艺文志》，一面清除毫无故事的作品，一面将一向收入史部的志怪归入小说，这说明他们已注意到要为小说本身的含义有所规定了。明代人就逐渐将虚构人物、故事的作品作为小说的正宗。关于小说的概念便趋向定型了。但仍缺乏理论的说明。直到近代，先哲们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才认识到小说是种以叙事为手段，以人物为中心，并有效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式样。至于

微型小说，古代人更一无论述。现代人一般认为千字左右的小说是“小小说”，或微型小说。但古代微型小说呢？我们这次选编的作品俱在四百字左右也是想从字数上作些限制。其实，若从篇幅而论，我国古代的小说，本来就有短小的传统，只是没从理论上概括而已。

从微型小说而言，先秦以前的神话、传说，有的集中刻划一个人物，并有起伏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可以看作是微型小说的萌芽。经过汉代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微型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实际上，许多托名汉人之作的《神异经》等等，大多出于六朝人之手。六朝时的小说便有志人、志怪之分。如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里，不少篇章在刻画人物、编织故事、描写环境方面，都有鲜明的小说特点。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以简洁的语言、富有特征的细节塑造人物，在中国小说史上自成一体，可以说是微型小说的结集。这类的书，先后有邯郸淳的《笑林》，侯白的《启颜录》，这些书多属俳谐类，有时专记一些谐谑的资料，但不少应该是讽刺、幽默的微型小说。

唐代，我国小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有意识地通过虚构来塑造人物。唐人传奇便是典型的代表。中晚唐时期，就出现了小说的专集，如牛僧儒的《玄怪录》等等。在古代微型小说的创作上，唐代是第二个高峰。有的以志怪见长，有的以志人取胜，如张鹭的《朝野佥载》，刘悚的《隋唐嘉话》等等。宋代的微型小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高峰。同以前的朝代相比，宋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整理、辑录小说。如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命李昉监修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成书五百卷。参与其书修撰的人，有的就是小说家。如徐铉、吴淑等。徐铉有《稽神录》六卷，吴淑

有《江淮异人传》三卷，都为志怪之作。洪迈的《夷坚志》竟有四百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评道："是书所记，皆神怪之说，故以《列子》夷坚事为名。"其中微型小说的佳作着实不少。宋人的笔记小说盛行，不少诗人、史学家、科学家，往往也是笔记小说的作者。如欧阳修著有《归田录》，周密著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苏轼有《东坡志林》，沈括有《梦溪笔谈》等。像欧阳修的《卖油翁》等，可以说是古代微型小说的精品。元明时代，微型小说有些衰败，不论从质和量上，都远逊于前代。瞿佑的《剪灯新语》、李昌的《剪灯余话》等，虽有自创之篇，但内容和艺术已沉入末流。冯梦龙撰有《古今谭概》，也集录整理前人之作，但气魄远不及洪迈。清代是微型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也是我国微型小说创作上的最大一座高峰。杰出的代表自然是蒲松龄了。他的《聊斋志异》中，不少篇章是古代微型小说的杰作，有的客观地描摩现实的生活，有的刻划幻想的境界，都达到了光辉的顶峰。袁牧是位诗人，却著有《新齐谐》，其中的《卖蒜叟》等等，也是微型小说的佳品。综观清一代，微型小说的作者多，作品多，其艺术成就也超过了以往。所以《中国古代微型小说鉴赏辞典》里，选入的清代作品尤多。

我国古代的微型小说，从先秦迄清末，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编选时，力求选文广泛，体裁齐备。如有纪实性的小说，虚构性的故事，有的写人，有的写物，有的志怪，有的写史。还有科学小说。风格上，有的华丽秾冶，有的简洁朴实，有的幽远，有的诡异。有的渗透现实主义的力量，有的闪着浪漫主义的光彩。《辞典》力图能反映我国微型小说产生、发展、成熟的轮廓。选文的标准，首先是短小，既注意思想内容的价值，也注意艺术审美的价值。并且力求选出的是

优秀之作。为此，我们没有搞朝代的平衡，也没有搞作家的平衡，总之是择精选美，以飨读者。

作品的编排是按时间先后的顺序。每篇作品，先排原文，后为赏析。没有单独作注，注纳入赏析的文章中。这样，有利于节省字数和篇幅。赏析不求面面俱到，尽量发掘原文的艺术特点，发挥各人的自身感受。有话则多，无话则省，不强求一定的字数，以保篇幅的平衡。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失当是难免的，请专家、读者指正。

《辞典》编选过程中，得到大江南北许多研究所及大学的学者、教授支持。著名诗人臧克家热情地题写了书名。特别是中国妇女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才有可能出版。值此之际，特表示深切的谢意。

乐 牛

1990 年二龙路

主编　乐　牛

编委　乐　牛　张长波　岳冬梅
　　顾建华　蒋佩春　臧博平

赏析撰写人：

丁　芒	于河海	小　茫	马淑琴
王　栋	王希文	王宜庭	王晓玲
王彩慧	王敏琦	王殿松	王震亚
戈纪敏	乐　牛	兰　虹	白一宇
冯　巍	冯晓英	吕　倩	刘五庆
刘书杰	朱　玲	关依兰	邢　安
戎　晖	祁晓明	李　凡	李　远
李　勤	李秀明	李郁章	李汝梅
连　枚	迟少宇	吴　东	陈先元
张　健	张　蔷	张　婧	张华义
张跃生	张捐中	张惠文	杨　光
杨茂祥	岳冬梅	屈凤莲	鸣　秀
姜　彦	侯　会	赵　京	赵文友
贾　立	贾战江	欧阳周	顾卫川
顾建华	秦　秀	高　森	徐晶石
徐祖淳	唐国英	郭　萍	曹　健
曹小乐	曹治国	曹蓉晖	常　寿
黄晓芬	崔光远	程　红	惠　敏
谢广凤	韩　凯	韩金凯	蒋佩春
裴燕生	臧博平	廖向群	潘　锐
黎烈南	霍秀全	霍秀林	潞　台

目　录

〔先秦汉魏南北朝作品〕

精卫填海……《山海经》(3)
夸父逐日……《山海经》(4)
刑　天……《山海经》(6)
墨者守法……吕不韦《吕氏春秋》(7)
子罕不受玉……吕不韦《吕氏春秋》(8)
知人不易……吕不韦《吕氏春秋》(9)
晏子使楚……《晏子春秋》(10)
御者之妻……《晏子春秋》(12)
晋治氏女徒……《汉冢琐语》(13)
刑史子臣……《汉冢琐语》(14)
女娲补天……刘安《淮南子》(15)
共工怒触不周山……刘安《淮南子》(16)
文侯不赏解扁……刘安《淮南鸿烈解》(18)
求仙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19)
东王公……《神异经》(20)
朴　父……《神异经》(21)
萧　史……刘向《列仙传》(22)
江妃二女……刘向《列仙传》(23)
惠子欲之梁……刘向《说苑》(25)
扁鹊见齐桓侯……刘向《新序》(26)
珠崖二义……刘向《列女传》(28)
齐太仓女……刘向《列女传》(30)
鲁漆室女……刘向《列女传》(32)
赵将括母……刘向《列女传》(34)

杞梁妻 …… 刘向《列女传》(36)
微行柏谷 …… 班固《汉武故事》(37)
隐形人 …… 郗鄴淳《笑林》(39)
有 甲 …… 郗鄴淳《笑林》(40)
某 甲 …… 郗鄴淳《笑林》(42)
陶邱氏遣妇 …… 郗鄴淳《笑林》(42)
献凤凰 …… 郗鄴淳《笑林》(43)
赵伯公醉卧 …… 郗鄴淳《笑林》(45)
丽 娟 …… 郭宪《洞冥记》(46)
李 冰 …… 应劭《风俗通》(47)
刘伯夷 …… 曹丕《列异传》(49)
张 奋 …… 曹丕《列异传》(50)
宗定伯 …… 曹丕《列异传》(51)
梁 鸿 …… 皇甫谧《高士传》(52)
渔 夫 …… 皇甫谧《高士传》(55)
严 光 …… 皇甫谧《高士传》(56)
严 遵 …… 皇甫谧《高士传》(58)
江 上 …… 皇甫谧《高士传》(60)
蜀山假猨 …… 张华《博物志》(61)
天河浮槎 …… 张华《博物志》(62)
马太守 …… 葛洪《抱朴子》(64)
匡 衡 …… 葛洪《西京杂记》(65)
王 嫱 …… 葛洪《西京杂记》(67)
韩凭夫妇 …… 干宝《搜神记》(69)
李寄斩蛇 …… 干宝《搜神记》(70)
张 华 …… 干宝《搜神记》(72)
狄 希 …… 干宝《搜神记》(74)
河间男女 …… 干宝《搜神记》(76)
秦闵王女 …… 干宝《搜神记》(78)
鬼谷子 …… 王嘉《拾遗记》(80)
铸 剑 …… 王嘉《拾遗记》(82)
任 末 …… 王嘉《拾遗记》(83)
赵夫人 …… 王嘉《拾遗记》(85)
贾逵勤学 …… 王嘉《拾遗记》(87)
怨 碑 …… 王嘉《拾遗记》(88)

剡县民 …… 陶潜《搜神后记》(89)
韦 苟 …… 陶潜《搜神后记》(91)
桃花源 …… 陶潜《搜神后记》(92)
赵 固 …… 陶潜《搜神后记》(94)
李仲文女 …… 陶潜《搜神后记》(96)
韶 舞 …… 陶潜《搜神后记》(97)
管华绝交 …… 刘义庆《世说新语》(99)
荀巨伯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0)
孔文举应对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1)
雪夜访戴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2)
周处自新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3)
王蓝田性急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4)
石王争豪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5)
王子猷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7)
何充正言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8)
不以爱憎匿善 …… 刘义庆《世说新语》(109)
庾公的卢 …… 刘义庆《世说新语》(111)
吴郡卒 …… 刘义庆《世说新语》(112)
王戎宿憨 …… 刘义庆《世说新语》(113)
许允妇 …… 刘义庆《世说新语》(114)
玉镜台 …… 刘义庆《世说新语》(116)
刘 伶 …… 刘义庆《世说新语》(118)
阮德如 …… 刘义庆《幽明录》(119)
庞 阿 …… 刘义庆《幽明录》(120)
焦湖庙祝 …… 刘义庆《幽明录》(122)
清溪庙神 …… 吴均《续齐谐记》(123)
弘 氏 …… 颜之推《冤魂志》(125)
桑树煮龟 …… 刘敬叔《异苑》(126)
孔子占鼎 …… 殷芸《殷芸小说》(128)
子路杀虎 …… 殷芸《殷芸小说》(129)
肖正人 …… 徐应寿《纪闻》(130)

〔隋唐五代作品〕

魏市人 …… 侯白《启颜录》(135)
吃 人 …… 侯白《启颜录》(136)

驴鞍代下巴…… 侯白《启颜录》(137)
刘道真…… 侯白《启颜录》(138)
胡志忠…… 薛用弱选自《太平广记》(140)
郑仁凯 …… 张鹭《朝野佥载》(142)
锁匙尚在 …… 张鹭《朝野佥载》(143)
碧 玉 …… 张鹭《朝野佥载》(145)
妹代姊嫁 …… 张鹭《朝野佥载》(146)
郑氏抗暴 …… 张鹭《朝野佥载》(147)
李畬母 …… 张鹭《朝野佥载》(149)
喷嚏震虎 …… 张鹭《朝野佥载》(150)
敬德不谄 …… 张鹭《朝野佥载》(150)
小人得宠 …… 张鹭《朝野佥载》(152)
夏侯彪之贪鄙 …… 张鹭《朝野佥载》(153)
猩 猩 …… 张鹭《朝野佥载》(155)
李龟寿…… 皇甫枚《三水小牍》(156)
却 要…… 皇甫枚《三水小牍》(158)
开元制衣女 …… 孟棨《本事诗》(160)
杨 素 …… 孟棨《太平广记》(162)
诗人张祜 …… 孟棨《本事诗》(164)
卖饼者妻 …… 孟棨《本事诗》(165)
崔 护 …… 孟棨《本事诗》(167)
谏高宗册武后 …… 刘悚《隋唐嘉话》(169)
炀帝善属文 …… 刘悚《隋唐嘉话》(171)
娄师德 …… 刘悚《隋唐嘉话》(172)
魏徵嗜醋芹…… 柳宗元《龙城录》(174)
赵昱斩蛟…… 柳宗元《龙城录》(176)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柳宗元《龙城录》(178)
童区寄传…… 柳宗元《柳河东集》(179)
杜 丰…… 牛肃《太平广记》(181)
张长史…… 牛肃《纪闻》(183)
田氏子…… 牛肃《纪闻》(184)
崔昭行贿事…… 李肇《唐国史补》(186)
王积薪闻棋…… 李肇《唐国史补》(188)
杨再思…… 刘肃《大唐新语》(189)

狄仁杰……刘肃《大唐新语》(190)
安金藏……刘肃《大唐新语》(192)
贾嘉隐……刘肃《大唐新语》(194)
高宗苦风眩头重……刘肃《大唐新语》(195)
阎立本观画……韦绚《嘉话录》(197)
磐　怪……韦绚《嘉话录》(198)
宁　王……段成式《酉阳杂俎》(199)
京西店老人……段成式《酉阳杂俎》(201)
及第前后……佚名《玉泉子》(203)
燉牛头……佚名《大唐传载》(204)
中部民……李冗《独异志》(205)
沉香亭……李濬《松窗杂录》(207)
韦协律兄……牛僧孺《玄怪录》(209)
肖氏子……张读《宣室志》(211)
尉迟敬德……卢氏《逸史》(212)
萧复弟……卢肇《太平广记》(214)
卢媚娘……苏鹗《杜阳杂编》(216)
传书燕……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218)
以父为子……王仁裕《玉堂闲话》(220)
杀妻者……范资《玉堂闲话》(221)
黄筌改画钟馗……耿焕《野人闲话》(223)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王定保《唐摭言》(225)
王勃展才……王定保《唐摭言》(226)
切　磋……王定保《唐摭言》(228)

〔宋代作品〕

掘地皮……郑文宝《江南余载》(233)
逼　婚……彭　乘《墨客挥犀》(234)
安石嗜书……彭　乘《墨客挥犀》(235)
石守道警语……彭　乘《墨客挥犀》(236)
田元均宽厚……欧阳修《归田录》(238)
两个宰相……欧阳修《归田录》(239)
茅处士……张师正《括异志》(240)
苏子由……张邦基《墨庄漫录》(242)
扬州夜梦……张邦基《墨庄漫录》(244)

乌 巾……张邦基《墨庄漫录》(245)
吕公试墨……张邦基《墨庄漫录》(247)
葛秀才强记……费袞《梁溪漫志》(248)
道人堕盗计……费袞《梁溪漫志》(250)
江东丛祠……费袞《梁溪漫志》(252)
包孝肃……沈括《梦溪笔谈》(254)
蒋堂侍郎……沈括《梦溪笔谈》(256)
吴中士人……沈括《梦溪笔谈》(257)
李侍读魁梧善饮……文莹《湘山野录》(259)
柳开轻言自炫……文莹《湘山野录》(260)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文莹《湘山野录》(262)
吕端为官……文莹《玉壶清话》(263)
秦陇鹦鹉……文莹《玉壶清话》(264)
艾 子……苏轼《艾子杂说》(265)
杀 贼……刘斧《青琐高议》(267)
不罪碎盏烧须人……刘斧《青琐高议》(269)
从群盗饮酒……刘斧《青琐高议》(270)
遣鬼取名画……刘斧《青琐高议》(272)
王 缙……李元纲《厚德录》(273)
吕元膺……丁用晦《芝田录》(275)
禁街遇丽……方回《虚谷闲抄》(277)
胶黐取虎……何薳《春绪纪闻》(279)
死马医……何薳《春绪纪闻》(280)
酒 谑……何薳《春绪纪闻》(281)
乖崖剑术……何薳《春绪纪闻》(282)
谑 鱼……何薳《春绪纪闻》(284)
愚人三事……赵与时《宾退录》(285)
王 寀……岳珂《桯史》(287)
相马者……赵令畤《侯鲭录》(289)
曾 旼……王巩《随手杂录》(291)
宋真宗……苏辙《龙川别志》(292)
考 核……王谠《唐语林》(294)
太宗解豫……王谠《唐语林》(295)
魏征论谏……王谠《唐语林》(297)
李卫公在珠崖……王谠《唐语林》(298)

唐太宗与李勣 …… 王谠《唐语林》(300)
娄师德 …… 王谠《唐语林》(301)
及第风波 …… 王谠《唐语林》(303)
西平王法 …… 王谠《唐语林》(304)
杜黄裳 …… 王谠《唐语林》(306)
王祚何寿 …… 王铚《默记》(308)
李　播 …… 尤袤《全唐诗话》(310)
崔　郊 …… 尤袤《全唐诗话》(311)
杜　牧 …… 尤袤《全唐诗话》(313)
陈子昂 …… 尤袤《全唐诗话》(315)
株连致误 …… 陆游《老学庵笔记》(317)
秦桧专权 …… 陆游《老学庵笔记》(318)
马知节直谏 …… 吴曾《能改斋漫录》(320)
不过免官而已 …… 吴曾《能改斋漫录》(321)
乐　君 …… 叶梦得《避暑录话》(323)
李光颜力拒女色 …… 孔平仲《续世说》(324)
一言获狱 …… 施德操《北窗炙輠》(326)
陶四翁 …… 施德操《北窗炙輠》(328)
依样画葫芦 …… 魏泰《东轩笔录》(329)
邓绾荐士营私 …… 魏泰《东轩笔录》(331)
刘攽滑稽 …… 魏泰《东轩笔录》(333)
胡忠简上书 …… 罗大经《鹤林玉露》(335)
方朔窃酒 …… 罗大经《鹤林玉露》(337)
韩　璜 …… 罗大经《鹤林玉露》(338)
王荆公简章 …… 朱弁《曲洧旧闻》(340)
楚将亡金 …… 洪迈《夷坚志》(342)
寺僧治猴 …… 洪迈《夷坚志》(344)
临川倡女 …… 洪迈《夷坚志》(345)
王运使仆 …… 洪迈《夷坚志》(347)
崔春娘 …… 洪迈《夷坚志》(348)
荆南妖巫 …… 洪迈《夷坚志》(350)
韩氏放鬼 …… 洪迈《夷坚志》(351)
蔡侍郎 …… 洪迈《夷坚志》(353)
丰城孝妇 …… 洪迈《夷坚志》(354)
蔡叔厚 …… 洪迈《夷坚志》(356)

蓝 媪……洪迈《夷坚志》(358)
孙铸击鬼……洪迈《夷坚志》(359)
泗州邸怪……洪迈《夷坚志》(361)
晁安宅妻……洪迈《夷坚志》(363)
霍将军……洪迈《夷坚志》(365)
徐大夫……洪迈《夷坚志》(366)
草 书……邢居实《拊掌录》(368)
瓦学士……邢居实《拊掌录》(370)
米从何处来……曾敏行《独醒杂志》(371)
韦秀庄……戴孚《太平广记》(373)
昌化章氏……周密《齐东野语》(374)
张定叟……周密《齐东野语》(376)
洪景卢自矜……周密《齐东野语》(377)
赵温叔……周密《癸辛杂记》(378)

〔元明作品〕

戴十妻梁氏……元好问《续夷坚志》(383)
高丽氏……陶宗仪《辍耕录》(384)
秦君昭……陶宗仪《辍耕录》(386)
盗有道……陶宗仪《辍耕录》(388)
猴 盗……陶宗仪《辍耕录》(389)
勘 钉……陶宗仪《辍耕录》(391)
贤妻致贵……陶宗仪《辍耕录》(392)
假水心论才……白珽《湛渊静语》(394)
告 荒……杨慎《丹铅杂录》(396)
芮伯献马……刘基《郁离子》(397)
道士救虎……刘基《郁离子》(399)
子侨陷友……刘基《郁离子》(400)
北郭氏之宅……刘基《郁离子》(401)
蜀 贾……刘基《郁离子》(402)
商陵君……刘基《郁离子》(403)
冯妇之死……刘基《郁离子》(404)
赵人患鼠……刘基《郁离子》(405)
虞孚贪利……刘基《郁离子》(406)
知一而不知二……刘基《郁离子》(407)

刍甿乘马 …… 刘基《郁离子》(408)
姑苏之围 …… 刘基《郁离子》(409)
郑人之学 …… 刘基《郁离子》(411)
良　桐 …… 刘基《郁离子》(412)
颜叔三悔 …… 刘基《郁离子》(413)
蝤　蛑 …… 刘基《郁离子》(414)
卽　且 …… 刘基《郁离子》(416)
太监阿丑 …… 文林《琅琊漫钞》(418)
吴官童 …… 文林《琅琊漫钞》(420)
史痴翁 …… 焦竑《焦氏笔乘》(421)
冯瀛王 …… 焦竑《焦氏笔乘》(423)
湖心亭看雪 …… 张岱《陶庵梦录》(425)
柳敬亭说书 …… 张岱《陶庵梦录》(426)
县令明察 …… 祝允明《野记》(428)
杨逢春 …… 陆粲《说听》(430)
关政之恶 …… 徐树丕《识小录》(431)
冯　翼 …… 郑元祐《遂昌杂录》(433)
钱苕水 …… 郑瑄《昨非庵日纂》(435)
罚人食肉 …… 冯梦龙《古今谭概》(436)
商季子悟道 …… 冯梦龙《古今谭概》(438)
陈公戒酒 …… 冯梦龙《古今谭概》(439)
不误反误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0)
秀才庸了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1)
刺　眉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2)
洗　桃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3)
纂城隍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4)
太史公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5)
常谁养活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5)
智短汉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6)
双见鬼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7)
廉官羹三泉 …… 冯梦龙《古今谭概》(449)
眉间尺 …… 冯梦龙《古今谭概》(450)
嫁娶奇合 …… 冯梦龙《古今谭概》(452)
卿言亦好 …… 冯梦龙《古今谭概》(453)
称　象 …… 李贽《初谭集》(454)

箭 喻……李贽《初潭集》(455)
煞 神……王同轨《耳谈》(456)
姜还树生……江盈科《雪涛小说》(457)
放下即实地……刘元卿《应谐录》(458)
悦 谀……刘元卿《应谐录》(459)
万 字……刘元卿《应谐录》(460)
路费不喜神怪……朱国桢《涌幢小品》(462)
病 忘……陆灼《艾子后语》(463)
张祥与王富……浮白斋主人《雅谑》(465)

〔清代作品〕

王秋泉……浩歌子《蝥窗异草》(469)
老僧辨奸……沈起凤《谐铎》(471)
壮夫缚猫……沈起凤《谐铎》(472)
识字犬……沈起凤《谐铎》(474)
气 戒……沈起凤《谐铎》(476)
老面鬼……沈起凤《谐铎》(478)
怕婆县令……沈起凤《谐铎》(480)
神 赌……沈起凤《谐铎》(482)
帖 嘲……沈起凤《谐铎》(484)
鬼 隐……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86)
雷击案……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87)
泥古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89)
戴东原言……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91)
老儒用墨涂鬼脸……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92)
田不满……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94)
鬼避姜三莽……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96)
迂夫子……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98)
永春僧……纪昀《阅微草堂笔记》(499)
避 泼……纪昀《阅微草堂笔记》(500)
狼……纪昀《阅微草堂笔记》(502)
生死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503)
科尔沁达尔汗王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505)
还磕头……谐联《明斋小识》(507)
轴中珠……谐联《明斋小识》(508)

汤文正抚吴政绩…… 阮葵生《茶余客话》(509)
是镜之诡诈…… 阮葵生《茶余客话》(511)
管库人势利…… 阮葵生《茶余客话》(513)
叶奕绳强记法…… 阮葵生《茶余客话》(515)
沈百五…… 钱泳《履园丛话》(516)
陆清献公…… 钱泳《履园丛话》(518)
成衣匠…… 钱泳《履园丛话》(520)
陈玉方侍御…… 梁章钜《浪迹丛谈》(521)
送　钟…… 慵讷居士《咫闻录》(523)
虎口余生…… 慵讷居士《咫闻录》(524)
王解官…… 慵讷居士《咫闻录》(526)
郭　佳…… 慵讷居士《咫闻录》(527)
谈　三…… 慵讷居士《咫闻录》(528)
某观察…… 慵讷居士《咫闻 》(530)
屠板生珠…… 慵讷居士《咫闻录》(532)
鲁颠传…… 朱一是《虞初新志》(534)
杨公临刑语…… 邹弢《三借庐笔谈》(535)
陈化成…… 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536)
"宰白鸭"……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538)
十五贯 …… 俞樾《春在堂随笔》(539)
看写缘簿…… 石成金《传家宝》(541)
梁夫人…… 贾茗《女聊斋志异》(543)
义牛传…… 陈鼎《虞初新志》(544)
秋瑾冤死案…… 徐珂《清稗类钞》(546)
上海三姓娶女案…… 徐珂《清稗类钞》(548)
张李成…… 徐珂《清稗类钞》(550)
县试题指焉为马…… 徐珂《清稗类钞》(552)
孙钰胜日人于关外…… 徐珂《清稗类钞》(554)
酒家叟识王筱岚…… 徐珂《清稗类钞》(555)
沙河堡谋杀案…… 徐珂《清稗类钞》(557)
何晴岩游戏判案…… 徐珂《清稗类钞》(559)
明眼人一口道破…… 徐珂《清稗类钞》(561)
满朝皆忠臣…… 徐珂《清稗类钞》(562)
老头子…… 徐珂《清稗类钞》(564)
口　技…… 林嗣环《虞初新志》(565)

布客被害案…… 采蘅子《虫鸣漫录》(567)
讳言者…… 梁恭辰《劝戒三录》(569)
案中案……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570)
傅日炯…… 徐芳烈《浙东纪略》(572)
沈怀清勘案……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573)
戴文进传…… 毛先舒(575)
万夫雄打虎 …… 张惣《虞初新志》(577)
武进盗案……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579)
钱 翁……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581)
沙三爷……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583)
假无常……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584)
申屠氏…… 潘永因《宋稗类钞》(586)
唐 琦…… 潘永因《宋稗类钞》(588)
曾公亮…… 潘永因《宋稗类钞》(590)
让 婆…… 黄钧宰《金壶七墨》(592)
木 蛋…… 黄钧宰《金壶七墨》(593)
陈在衡…… 黄钧宰《金壶七墨》(595)
童子获虎…… 程麟《此中人语》(596)
龙大海…… 程麟《此中人语》(597)
夫妇之情…… 观奕道人《槐西杂志》(599)
兄弟纠纷…… 观奕道人《槐西杂志》(601)
崔崇岍自杀 …… 观奕道人《槐西杂志》(603)
见屈原…… 独逸窝居士《笑笑录》(604)
卖蒜叟…… 袁枚《子不语》(604)
执虎耳…… 袁枚《子不语》(607)
骗术巧报…… 袁枚《子不语》(608)
冷秋江…… 袁枚《子不语》(610)
姚剑仙…… 袁枚《子不语》(612)
误尝粪…… 袁枚《子不语》(613)
偷 靴…… 袁枚《子不语》(615)
狐撞钟…… 袁枚《子不语》(616)
恶鬼吓诈不遂…… 袁枚《子不语》(618)
道士作祟自毙…… 袁枚《子不语》(620)
鬼宝塔…… 袁枚《子不语》(622)
叶老脱…… 袁枚《子不语》(623)

鬼畏人拼命……袁枚《子不语》(625)
偷　画……袁枚《子不语》(627)
人　虾……袁枚《子不语》(628)
炼丹道士……袁枚《子不语》(629)
鬼差贪酒……袁枚《子不语》(631)
鼠啮林西仲……袁枚《子不语》(633)
林千总……袁枚《子不语》(634)
姚端恪公遇剑仙……袁枚《新齐谐》(636)
獭猡酒……袁枚《新齐谐》(638)
大力河……袁枚《新齐谐》(640)
黑　霸……袁枚《新齐谐》(641)
褐道人……袁枚《新齐谐》(642)
虾蟆教书蚁排阵……袁枚《新齐谐》(644)
偷　墙……袁枚《新齐谐》(645)
人　司……袁枚《新齐谐》(647)
三斗汉……袁枚《新齐谐》(648)
关东毛人以人为饵……袁枚《新齐谐》(650)
狼军师……袁枚《续新齐谐》(652)
伏波滩义犬……袁枚《续新齐谐》(653)
官受妓嗔……袁枚《续新齐谐》(655)
猎户说虎(三)……袁枚《续新齐谐》(657)
张赵斗富……袁枚《续新齐谐》(658)
野　狗……蒲松龄《聊斋志异》(661)
画　马……蒲松龄《聊斋志异》(662)
盗　户……蒲松龄《聊斋志异》(664)
牧　竖……蒲松龄《聊斋志异》(665)
刁　姓……蒲松龄《聊斋志异》(667)
王子安……蒲松龄《聊斋志异》(668)
禽　侠……蒲松龄《聊斋志异》(669)
王货郎……蒲松龄《聊斋志异》(671)
布　商……蒲松龄《聊斋志异》(672)
狐入瓶……蒲松龄《聊斋志异》(674)
小官人……蒲松龄《聊斋志异》(675)
犬　鼠……蒲松龄《聊斋志异》(676)
祝　翁……蒲松龄《聊斋志异》(677)

僧 术……蒲松龄《聊斋志异》(679)
潞 令……蒲松龄《聊斋志异》(680)
河间生……蒲松龄《聊斋志异》(681)
乱 离……蒲松龄《聊斋志异》(683)
狐惩淫……蒲松龄《聊斋志异》(684)
戏 缢……蒲松龄《聊斋志异》(686)
金世成……蒲松龄《聊斋志异》(687)
张老相公……蒲松龄《聊斋志异》(688)
酒 虫……蒲松龄《聊斋志异》(690)
布 客……蒲松龄《聊斋志异》(691)
骂 鸭……蒲松龄《聊斋志异》(693)
泥书生……蒲松龄《聊斋志异》(694)
鸲 鹆……蒲松龄《聊斋志异》(696)
库 官……蒲松龄《聊斋志异》(697)
义 犬……蒲松龄《聊斋志异》(698)
雨 钱……蒲松龄《聊斋志异》(700)
义 鼠……蒲松龄《聊斋志异》(701)
秦 生……蒲松龄《聊斋志异》(702)
宗阳宫魍魉……褚人获《坚瓠秘集》(704)
潘 生……朱翊清《埋忧集》(705)
无核枇杷……王椷《秋灯丛话》(707)
剑侠传……王士禛《虞初新志》(708)
王延喆……王士禛《池北偶谈》(710)
辅之逃捕……王晫《今世说》(711)
扁舟访隐……钮琇《觚賸》(712)
阿 颠……钮琇《觚賸》(713)
高忠斗海怪……钮琇《觚賸续编》(714)
答 嘲……佚名《童蒙观鉴》(715)
披裘公……佚名《贫士传》(716)

先秦汉魏南北朝作品





精卫填海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诉。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选自《山海经·北山经》〕

●●

《山海经》曾被看作是一部古代的地理书。其成书情况，据近代学者考证，大约出于战国时人之手，而在秦、汉时又有增益。现在流行的本子有十八卷，内容多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等等，其中亦保留了较为丰富的远古神话。《山海经》文笔简练而清晰，叙述也常常生动引人，其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十分生动。因而，清朝的纪昀虽认为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但又称它为"小说之祖"。这说明纪昀看到了我国远古神话已具有了小说的某些特质，是小说萌芽时期的产物这一特色。

中国远古神话，流传至今的不多，且较为零散，已不可能像古希腊、罗马神话那样给我们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神的世界及神系列，但是仅从流传下来的片断记载来看，它对宇宙的生成，人类及世界万物的出现都有自己的"神话"的解释，表现了我们远古祖先对大自然充满探究兴趣的思考和丰富多彩的想象。尤其可贵的是，它也常常溶入了我们民族坚韧、勇毅、不屈强暴的精神气质，显示了粗犷而有气势、简炼而含蓄的中华民族的感情特色。艺术上，它们文字质朴，常常围绕一个中心人物而驰骋想象，情节完整，首尾毕具。可以说，小说的虚构特色，中国小说讲究情节完整的传统，在远古神话中都已初露端倪。《精卫填海》就是如此。它文字简短、质朴，叙述却清晰、富有层次，首尾完整。想象大胆而又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精卫）进行叙述、描写；思想内容上则隐含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渴望。

作品首先交待了精卫是多生柘木的"发鸠之山"上的一种鸟。其次描述它的形状，然后指出它名叫"精卫"，又说明它所以叫"精卫"是由它的叫声得名的——"其鸣自诉（叫）"（它的叫声就像自己叫自己）。叙述清晰，描绘精当，使一只精巧、美丽、不断发出"精卫、精卫"的叫声的小鸟，生动、形象地活跃在读者面前。但描述精卫的外形尚不是为文的目的，于是下文

紧接着又讲述它的来历和行为：它是淹溺于东海的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死后变成的，它仇恨那使自己再也不能回返故乡的东海，不顾自己的弱小，蔑视东海的浩瀚，心存坚志，飞翔于西山东海之间，衔木石，“以堙东海”。东海之与精卫，不啻世界之于尘芥，但精卫的精神却宏大，磅礴，可以包吞环宇……作品就以这种实体上的大与小和精神上的强与弱的巨大反差，歌颂了精卫，歌颂了一种精神，表达了一种征服给人类以苦难的大自然的强烈而又执着的渴望。作品着力刻画描写的是一个由少女幻化而成的勇毅的小鸟，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不过由于想象和虚构的共同作用，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她既是衔木石飞翔于东海碧波之上的精卫，也是含怨带愤的少女。两种形象的重叠幻化，更为作品平添了神奇、绚丽的色彩。

《精卫填海》是一则短小的故事，又是一个神异而优美的传说。它不沉溺于女娃溺死东海的悲怆，而着力于精卫形象的刻画，精卫精神的弘扬，有悲壮而无哀吟。语言简短、质朴，句式沉凝、舒缓。但质朴中含有强劲，舒缓中蕴有力量。如果从这篇神话那客观的叙述方法、着重刻画精卫的形象来说，确实显露了萌芽时期小说的某些因素，因此将它列入古代微型小说的范畴，恐怕不能算是牵强附会吧！ （臧博平）

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选自《山海经》〕

●●

《夸父逐日》是《山海经》中保留的又一则远古神话，它以恢宏、壮烈的浓墨重彩，塑造了一个追逐太阳的巨人形象——夸父，从而体现出小说萌芽时期，已侧重写“人物”的特色。作品语言简短而富有愤懑的节奏，有如夸父追日时迈出的坚定、沉实而又急促的脚步；在仅仅三十余字的短文中，叙事、写人，极尽浪漫主义的挥洒，使全文如一幅运笔粗豪，神韵壮美，色彩炽烈的油画。

作品对夸父形象的塑造，从宏阔处入笔，始终把人物置于人（夸父）与

自然(太阳)的矛盾冲突之中,从而突出了人物。作品首句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人笔就写人物,而且着力于夸父勃勃雄姿和堪称壮举的行为的描述。语言简捷、急促、昂扬,寓含了对夸父由衷的褒扬,寄寓了对敢于征服自然,追求光明的英雄行为的无限赞美。

但是,征服和追求的征途是艰难的,并非可以旋即成功,磨难和考验随时都可以降临。果然,迫近了太阳的夸父,在熊熊烈焰的炙烤下,焦渴难耐,于是他痛饮于黄河、渭水,仍不能满足,又奔向纵横千里的北方的大泽,……夸父的行动是急速的,气魄是巨大的。即使是写处于艰难,处于困境的神奇人物,如果他是人们理想的寄寓者,我们的远古神话也仍然给他以雄健的身姿,豪气凌云的气魄,用浪漫主义的笔触赋予人物以壮美。小说家融感情于笔墨的特色,这里也有表现。

夸父奔向大泽,未及到达就渴死于途中,巨人伟岸的身姿,訇然而倒!这里又寓含了我们远古祖先对未能完成追求而产生的一种悲壮心理——夸父虽能与日竞走,而且"入日",但终是死于太阳的烈烈赤焰!追求中的失败虽让人痛心,追求途中的牺牲却又是有意义的。夸父他虽死犹生,其精神必会化为甘霖普降,滋养后人。于是结尾就是:"弃其杖,化为邓(桃)林。"——夸父死后,那曾经与他一起奋斗的手杖,变为一片枝叶扶疏,花果鲜美的桃林。结尾并不悲怆,红艳艳的一片桃花盛开的果林,就是夸父对后人的最后情赠。小说以浪漫主义的出奇想象,为夸父形象又添了无限绚丽的一笔。

高尔基说:"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夸父逐日》的全文都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和虚构,它神奇、而又集中于对夸父形象的塑造,务求使夸父形象矗立起来,并从中以形象体现了远古时代人们对现实认识的基本意义——征服自然,追求光明。夸父是我国文学人物中最早的形象之一,而且千百年来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每当人们有所追求,夸父形象总能促使他们断然而下决心,百折不挠地去进行奋斗。夸父,他昂首疾步于追求的道路上,其形象历千百年来而不衰。

同《精卫填海》比较,《夸父追日》更集中地刻划人物,并且是在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的塑造的,因此更具有小说的味道。 (臧博平)

刑　天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选自《山海经》〕

《刑天》用笔清峻，以毫无修润的"白描"手法，刻画了一个勇武有力，虽死不休桀骜不驯的叛逆者形象——刑天。他手舞干戚矗立在那里，如彩绘"绣象"一样出现在一片洁白之中，分外醒目。作者笔势清峻、素洁，不烘托、不衬比，摒弃多余的艺术上的润饰，只突出刑天的形象。质朴的语言不失其干练与劲度，语言形式与叙述内容匹配融洽，形成了作品质朴而清峻的风格，表现了小说萌芽时期作品的又一种特色。

刑天不循常礼，不重视长幼尊卑的既定秩序，而是要与天帝（有人考证，天帝就是黄帝）争神位，大有蔑视神界的最高至尊的叛逆气质。作品几乎摒弃了任何多余的叙述，专一于刑天形象的刻画，并且抓住了其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去塑造。开篇伊始，就突出了刑天的叛逆性，用笔集中。刑天与帝"争神"的叙述，又决无贬意，而是使我们窥视到了远古时代，我们祖先心灵之中渴望挣脱桎梏，自由发展的思想的闪光点。

但是，作为神界最高统治者的天帝，他毕竟是强大的，他对叛逆者的镇压也是严酷的，于是"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这在天帝，或许认为，又一个叛逆者枭首毙命，事情完结了。如果作品截笔于此，刑天形象则只不过是个失败的叛逆者而已，其精神未能充分写出，形象也略欠完美。作者并不止笔，而是以浪漫、神奇的想象让刑天死而又活，无头的身躯仍在斗争。他以双乳为眼目，肚脐变化成嘴，又能看，能喊了，他认定了必要争夺的"神位"，手持盾牌（"干"）和斧头（"戚"）挥舞着又要冲杀上来……刑天从失败后的死亡中复起，斗争精神不仅没有些微减少，反而更浓烈、更昂扬了。他死得刚烈，复活得壮美。斗争精神、叛逆性格始终和他在一起。晋代大诗人陶潜对此就止不住赞美的激情，以铿锵的诗句发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高昂吟唱。《刑天》以刑天生时"争神"，死后不屈，复活之后仍"舞干戚"的多层次刻画，完成了对他的形象的塑造。刑天形象历千载而光彩不减，也正是因为他的猛志长在的精神。作品在奇伟的想象中

塑造人物，表达了在种种重压下渴望奋起的古代人民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表达又依赖于它塑造了一个神异而又激励人心的艺术形象。

《刑天》以情峻的语言、神奇瑰伟的想象、奇特而又满蕴激情的人物形象塑造，表达了对勇毅、不屈不挠的叛逆性格的褒奖和激扬。内容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的突出，使得它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以名篇佳作跻身于古代微型小说之林。（臧博平）

墨者守法 ·吕不韦·

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除之。"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选自《吕氏春秋》〕

●●

大义灭亲，执法不阿，这是向来为人称道的。《墨者守法》正是从这一角度刻画了腹䵍的形象。

俗话说，烈火见真金，疾风知劲草，这就是说越在艰险中越能显示出事物的特征，在人物塑造上，也是同一个道理：只有将人物置身严重的关头，才能显示出其不同一般人的性格特点，《墨者守法》的基本艺术特点也正在这里。腹䵍是墨家巨子，在秦国，受到秦惠王的尊重，可是，他儿子杀了人，按法规是杀人尝命。这样，腹䵍就被推上了一个风浪的巅峰，他如何对待这件事呢？对他说来，这是个严重的考验。

至亲者莫如父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儒家的信条。但腹䵍相反，他要按法定罪，不肯含糊。这样，人物的秉公执法，不避亲情的品德便突现出来了。小说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再加上了秦惠王的说情，这样，腹䵍便处于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里，秦惠王考虑到腹䵍年已老迈，而且只有一个儿子，这就是说，如果处死其子，腹䵍将永远没有儿子了。于是，秦惠王为照顾腹䵍，主动提出已赦免了其子的罪行，并已命令吏员不得诛杀腹䵍之子了。这对腹䵍来说，似乎也能过去，因为他没有请求惠王免其

子之罪。但腹䵍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墨家，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目的是禁止随意杀人，以保护社会安定，保障人生安全：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义。尽管国君已经下令不杀，但腹䵍却不肯不执行墨家之法。这样，腹䵍的执法，就比主动地大义灭亲更增加了一层意义。腹䵍的执法，不仅是大义灭亲，而是有违王命的"大义"灭亲。正由于这么多层次地表现一个人物，所以腹䵍的形象便很丰满了。《墨者守法》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说，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李 凡）

子罕不受玉 ·吕不韦·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选自《吕氏春秋》〕

这篇小说歌颂了子罕的清廉、高洁。

小说是集中对待"财"上来刻划人物的。宋国的老百姓在耕田的时候，得到一块玉，他便献给城市的行政长官子罕，子罕没有接受，老百姓仍然请他接受，说："这是我们老百姓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希望相国您接受它。"一个"献"字，一个"请"字，写出百姓是出于对子罕的爱戴而赠送的。但是子罕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接受馈赠为宝。"这是一句很闪光的话，表现了子罕清廉的品格。对什么是"宝"，子罕同别人的看法不同。一般人以财物为宝，以金、玉为宝。但子罕则不然，他身为政府官员，认为官员不接受馈赠，不贪财，才是真正的宝物。也就是说，以清廉的品德为宝。如果接受宝物，就丧失了高尚的人格。表面看来，是得宝，实际是丢了"宝"。这句话很有哲理性，也很深刻，仅这一句话就将人物的性格刻划出来了。

人物语言是人物性格的缩影。所以，人物对话是刻划人物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人物对话，除了使读者了解话语表达的意思外，应该力求能表现人物的身份、职业、地位和个性。一句对话，应该就能把一个人写出来。这很不容易，但《子罕不受玉》却用"我以不受为宝"一句话，便使人物光彩照

人。究其原因，是这句话极有特色，反映了子罕的身份、地位、品格，因此，这句话就成了千古名言，至今还被人们所引用。小说最后用宋国长者的话说："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从侧面对人物的对话又作了一次渲染，进一步加深了子罕那句话的分量。

当然，作为小说来说，《子罕不受玉》并非完美的，但它重点刻划人物，并用精彩的对话来写人，这是值得借鉴的。（李　凡）

知人不易　·吕不韦·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糁，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炊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饮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饮之。"孔子叹曰："所信者回也，而回犹不可信；所持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也。"

〔选自《吕氏春秋》〕

●●

这是一篇哲理小说，它不在刻划人物，而在通过故事来说明一个哲理。

所谓哲理是指富有哲学意味的道理。有一定的新鲜感、深刻性。它同一般的道理不同，它不是直接的议论，而是与形象结合，从形象中透示出来的道理。如杜甫的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写江山花柳像在等待人们去欣赏，用来说明大自然是无私心的道理；又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寓道理于形象之中，读后令人胸怀开阔。《知人不易》通过故事来讲道理，既有感性的形象，又有逻辑的道理，读后令人深思。

哲理，首先要求感性的形象是生动的。孔子曾被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吃的是菜，七日没吃过粮食。孔子饿得白天也只好趴下睡觉。他的弟子颜回从外面弄了点米，做饭给孔子吃。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甑里的饭吃。一会，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装做没有看见颜回抓吃的请景，坐起来，说："刚才我梦见先人了，这饭很干净，我想先祭奠先人。"实际上，他

是要试探颜回，因见他偷吃过饭，看他敢不敢承认。在过去，敬奠神明的食物，人是不能先尝的。颜回回答说："不可，这饭不能拿了去祭祀先人了。因为刚才有煤灰落在里面，扔掉它，是糟塌粮食，因此，我就抓起来吃了。"这时，孔子才知道不是颜回偷吃，而是煤灰弄脏了饭，颜回舍不得扔掉，才拿了吃的。自己是误会了颜回。

这个故事是生动的，形象的。从这个故事，孔子体会到知人不易。为什么？人所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但眼睛有时并不可靠；人所凭借的是自己的心，但心有时也不可凭借。也就是说，自己眼睛看的，未必是真实的；自己头脑分析的，未必是正确的。如果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都不可靠，那么，别人的话就更不可信了，这样，既不能轻信人，也不能轻信自己。那么，想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啊！

孔子这个体会是深刻的，而是从上述的故事引申出来的道理，既形象，又深刻，实在发人深思。

哲理小说是别具一格的小说，它不以形象取胜，但以哲理取胜，同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李　凡）

晏子使楚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枝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者。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选自《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选自《晏子春秋》。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时期齐国的国

相，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晏子春秋》这本书记载了晏子的言行，相传是晏子著的，也可能是晏子以后的齐国人编写的。

《晏子使楚》记载的是晏子出使楚国，用辞令战胜了楚王的侮辱，维护国家尊严的故事。这篇小说的特点是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

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往往是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高尔基曾经称赞法国作家们用会话来描写人物性格的巧妙。他说巴尔扎克在《鲛皮》里，写到一个银行家在公馆里开晚会，二十几个人同时聊天，作者并没有去描写他们的相貌和动作，但从语言里，读者不仅听到，仿佛看到了每个人说话时的眼神、笑容和姿态，当然也了解到每个人的性格。有经验的作家是很注意通过对话来描写人物并展开故事情节的。《晏子使楚》的对话就运用的十分巧妙。

小说的开头叙述楚王蓄意侮辱晏子，以达到侮辱楚国的目的。楚王向左右问计，从楚王的话里点出："晏婴，齐之习辞者也"，这实际上显示出全篇的主旨。楚王与左右的对话，说明楚王侮辱晏子是预谋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晏子却毫无准备。

晏子到达后，"楚王赐晏子酒"，当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吏二缚一人诣王"，楚王故意问："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楚王君臣演出预谋的诡计，满以为晏子会无辞以对，从而达到侮辱晏子的目的。一个"视"字刻画出楚王得意的神情。"齐人固善盗乎"，一句话表达出楚王傲慢的口气。小说花了那么多笔墨叙述楚王侮辱的缘由、办法和经过，正好陪衬晏子的机智和辩才。

"晏子避席对曰"，晏子的态度是严肃认真、彬彬有礼、从容不迫的。这与楚王的傲慢无礼盛气凌人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楚王君臣侮辱晏子的那一套把戏，本来不值得一驳，晏子也没有从正面驳斥对方，而是讲了一件似乎与此毫不相干的事情。他巧妙地运用比喻，说到桔化枳是由于"水土异也"。由此又推出"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的结论。语言针锋相对，就像一把锐利的匕首，击中对方的要害。晏子用巧妙而尖锐的辞令击败了楚王的挑衅，通过对话从正面突出地表现了晏子的机智和辩才。照应了开头"晏婴，齐之习辞者也"。

听了晏子的话楚王无可奈何，也不好动怒，只好"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笑"与前面的"视"相照应，刻画出楚王被击败后那副强装笑容的尴尬形象。楚王的窘态更有力地反衬出晏子的机智和辩才。

小说运用对话刻画了晏子的鲜明形象，表现了他机智善辩的性格特点。

（岳冬梅）

御者之妻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者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选自《晏子春秋》〕

●●

故事的作者善于使用经济的笔墨叙述事件和刻画人物。这个特点在文中几乎处处可见。

比如故事的开头：齐国宰相晏婴坐车出门，"其御者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意气扬扬"，仅仅四个字就把御者高傲得意的神态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简洁而传神。

当时车上还有晏婴，晏婴是车上的"主角"。可"主角"的表现这里一字未提，而是放到后边去写，由御者妻的口中说出。这么处理，避免了重复，节省了笔墨。

故事的中间部分，说御者之妻对御者驾车时的表现不满意，把他说了一通。御者听完之后，肯定有话要说，可作者把这些一概略过，只说，"其后，夫自抑损。"干净利落。

至于御者改过的具体表现，也略去。

故事的最后，"晏子怪而问之"，只说"御以实对。"双方如何问答，都不细说。可谓简洁之极。

作者的笔墨如此经济，而人物的刻画却十分鲜明。

先说御者。这个人物身上有毛病，可是不叫人讨厌；相反，觉得这个人物很实在，挺可爱。

他给宰相驾车，觉得很荣耀，于是驾车的时候"意气扬扬"。这当然不好。可是他听了妻子的批评之后，知道自己错了，错了就改，马上见诸行动。晏子问他怎么跟原来的表现不一样了，他不是吱吱唔唔，也不是闪烁其词，而是实话实说。实在，可爱。

御者之妻，是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人物了。她生御者的气，是真的；不过要离开御者，恐怕并非真意。她大概是想以此使丈夫改过。

她说的那段话很长，几乎占了整个故事的一半篇幅，说得很艺术，很精彩。

这么一对比，很有说服力。再加上一吓唬，御者动心了，明白了，改了。御者之妻爱丈夫，懂道理，会说话，非常难得。

第三个人物是晏婴。晏婴给人的印象，一是谦虚，二是识人。对于身居高位的人来说，谦虚不易，识人更难。晏婴发现御者不仅"闻过则喜"，而且"闻过则改"，认为这种人是应该"破格提拔"的，因此推荐御者为大夫。

这个故事很短，只有一百多个字，然而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给了我们不少宝贵的启示。

（白一宇）

晋治氏女徒

晋治氏女徒病，弃之。舞罷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僮告舞罷。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罷曰："未。"遂买之。至舞罷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

〔选自《汲冢琐语》〕

●●

《汲冢琐语》本名《琐语》，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出自汲县战国魏襄王冢，故而得名。原书为战国古文字，写于竹简，故又称《古文琐语》。作者是晋国或魏氏史官。体例颇类国语，分为《夏殷春秋》、《晋春秋》等。内容多为卜筮卜梦，明代人称之为"后世笔记志怪皆源于此。"

《晋治氏女徒》记述一个患病遭弃的女奴，在生命垂危时因得一好梦而获救的故事。

身为女奴，患病遭弃，岂能久于人世？不料一个好梦，竟使她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不仅被舞罷买回家，成了亲，不久病愈生了贵子。故事虽粗陈梗概，但已头尾齐备，略具情节。女奴得梦、说梦；马僮询梦、听梦、传梦；

舞[图]信梦买奴，都只有几句简洁的对话就了然可见。

荀林父，实有其人。字伯，晋国大夫，景公时任中军主帅，谥号桓子。看来这一则小说有事实依据，夹有传说成分，志怪小说的一个支脉是由真人推演而成，从《晋治氏女徒》可见端倪。故事中买卖奴隶，上自主子，下至奴仆对"梦"的迷信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谢广凤）

刑史子臣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虫矣。

〔选自《汉家琐语》〕

●●

这是一则历史故事。刑史子臣通晓方士之术，能预卜吉凶。据他自己卜算，他死于五祀（祭天之礼）日；后五年五月丁亥，吴王夫差亡；再后五祀八月辛巳宋景公薨。上述三人之死均被言中。

查吴王夫差之死，年与此相合，月日与此不符；景公卒，月份不符日相合。

此段逸闻近于史实，但三人死没有平铺直叙。详写景公。他对刑史子臣的话始则不信，直至前二人之死皆言中后他才顿悟自己死期将至，惊恐万状，虽藏于瓜圃也没有逃脱掉厄运。和刑史子臣的神态自若，视死如归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景公还从堂堂的一国之君变成了一条卑微的小虫。这多少反映了人们对那些企图长生不老，永享富贵的大人物的鄙视与嘲讽。

历史小说不仅以史料为依据，穿凿演义，还有作者自己的寄托，这是它区别于历史而发展成小说的一个因素吧。（谢广凤）

女娲补天 ·刘 安·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选自《淮南子》〕

●●

《淮南子》一书，是一部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共同编写的阐述其哲学思想的著作，基本思想属于道家。本书在论析其哲学思想时，引用了一些奇物异类、鬼神灵怪的故事以佐论证，因而保留了不少远古时代的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是其中的一则，也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关于"女娲补天"传说的最早、最详尽而又有小说因素的描述。它叙事完整，并在有头有尾的叙述中托现出女娲的形象。

女娲是我们远古神话中的华夏民族之母，传说她"抟土造人"，大地始有人类，并曾为自己的子孙披肝沥胆，辛苦劳作，以使他们得以在一个正常的环宇下，相对安宁的大自然中，繁衍生存。尽管传说中说她"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楚辞·天问》王逸注），但她确是远古时代人们幻想中为儿孙历尽艰辛、富于创造精神的伟大的母亲。她的形象绝少女性的纤柔，却富有母性的刚毅、坚韧，人们通过她倾注了对母性的深爱和礼赞。这之中虽留有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人们思想的痕迹，却也溶进了人们对"母亲"的感情。《淮南子》中的这一篇《女娲补天》，展示的就是女娲的壮丽业绩，以鲜明、清晰的层次，描述了女娲补天之前的景观，补天之时的作为，以及补天之后的结果。篇幅虽短，却能有描述、有刻画，以清晰的层次显示了小说的艺术特色。

作品首先描述了女娲补天之前的景况，展示了一幅宇宙洪荒时期的大自然景观：天柱折断，大地断裂，青天不能再环盖大地，大地也不能再周载万物；有的地方大火熊熊，尽烧一切，有的地方洪水泛滥，铺天盖地；天空和陆地上凶禽恶兽四出攫人而食……作品笔势恣肆，写出了当时环境的雄浑、酷烈，为女娲形象的展现铺陈了一个充满艰难而又不乏壮丽的背

景。作品使用的语言短促、铿然，给人以一种焦灼、急迫之感，在声韵上为描述烘添了气氛。然后，女娲出场了，作品摒其容貌身姿不写，着力于她行动的刻画。她"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她的"炼"、"断"、"杀"、"积"，全是行动。由中，我们好似看见了她繁忙而又沉毅的身姿，积于对"儿孙"厚爱而勃发出的奋斗精神。语句简括而动作性强，任人神驰心往，显示了我国语言内在的艺术魅力。同时，这种以动作描写而展示人物内涵的写法，又不禁使人想到我国小说中的"白描"手法。"白描"手法在后来的小说作品中当然又有发展和丰富，但本篇也似乎已呈现出其"雏型"。作品最后写女娲补天之后的情况：苍天得补，穹宇澄静；洪水退息，大地又复生机；"狡虫"已死，冀州平定，人民又开始了他们灾难过后的安宁生活。作品在这里以整齐的句式，快迅的节奏，连续写出"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一气呵成，在语言的疾速、流畅、连贯之中透溢出一派欣欣然之情。语言与内容相配洽当，增添了描述的韵致。

《女娲补天》，艺术上没有人为的雕琢，以质朴、自然、流畅为主，但清晰、层次感强的结构，以动作写人物的描述特点，与内容相匹配的语言内在的韵致与节奏，以及大体整齐而富有变化的句式，都显示出了远古神话中已孕育着小说的胚芽这一现象，因而《女娲补天》是可以看作产生较早的微型小说。（臧博平）

共工怒触不周山 ·刘 安·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选自《淮南子》〕

共工是我国远古神话传说中的"水神"，他"人面蛇身朱发"，为炎帝的裔臣；颛顼即黄帝。传说中黄、炎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大战，炎帝兵败，共工继而攻黄帝，为炎帝复仇。战斗中他怒触不周山（传说中支撑苍穹的天柱），致使天柱折断，天宇的西北方倾圮，维系大地东南角的绳子也断了

……《共工怒触不周山》描绘了共工战斗中火爆、刚烈的性格，表现了他怒而可以倾天、裂地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色彩强烈的英雄形象。其特色是以人物行为的后果突现人物，用共工行为造成的巨大影响烘托共工的形象和性格，显示了小说初萌时期的又一种写作风格。作品语言简洁、刚劲，20余字就交待了事件发生的背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事件发生的情况和共工的神态（"怒而触不周之山"），以及事件的结局（"天柱折，地维绝"）。要言不繁，叙事清晰、练达，兼及人物描述，使共工在天塌地裂的轰鸣和烟尘飞卷之中矗立起他巨大的身躯，显现其刚烈的性格和飞扬的神态。

关于共工，传说中描绘不一，有的说他："虞于湛乐，淫失其身"，结果"皇天弗福，庶民弗福，殆乱并兴，共工用灭。"（《国语·周语》）；有的说他"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并多处记载了共工或与高辛，或与神农，或与祝融，或与女娲的争斗，这些虽然也许是一种传说的多种记载，但对共工勇于斗争、性格富有叛逆性的描述却是共同的。本篇既写了他的叛逆性，又刻画了他伟岸、壮烈的身姿。毛泽东同志曾在其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围剿》中以"不周山下红旗乱"的昂扬词句，表示了对共工的赞美和颂扬，并说他是"没有死"的"胜利的英雄。"由此可以看出，《淮南子》对共工形象刻画的成功和共工形象给予后代人的强烈印象。

其次，本篇还依当时人们的认识解释了若干自然现象，因而又带有明显的远古神话色彩。远古神话是人类幼年时代的创造，它常常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奥秘的探究心理和充满幻想色彩的解释。本篇也是如此。日月星辰为什么升起于东方而降落于西北？百川归海又为什么总是水往东流？远古的人们思索着，又无从得到科学的解答，于是想象的光环闪烁，解释得奇妙而又颇似"合情合理"——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断，地维断绝。于是失去支撑的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日月星辰也不由得滑向西方；大地的东南方塌陷，百川之水也因之而全向东流。以一则故事解释了大自然中两种人人天天见到的现象，虽不合理，却闪烁着想象的光辉，萌发着人类最初的艺术创作的绚丽花叶，启迪了后世神鬼灵异小说的创作。

（臧博平）

文侯不赏解扁 ·刘 安·

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木无事，以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入之，将焉用之？"

〔选自《淮南鸿烈解》〕

●●

这篇小说出自汉代刘安的《淮南鸿烈解》。刘安是西汉的文学家，汉高祖的孙子，袭父封为淮南王，故其书又名《淮南子》，是他召集宾客数千人集体编写的。

《文侯不赏解扁》中的文侯，指魏文侯，解扁是人名，魏文侯任命他守东部边地。这篇小说以议论见长，通过人物的对话，宣传要让百姓休养生息的道理，颇有启发意义，从议论中，也刻画了魏文侯的形象。

解扁出任东部边境的守将后，上缴朝廷的赋税钱粮，竟比以往多了三倍，朝廷有关主管部门请文侯赏赐他，以资鼓励。这个开头，颇有吸引人的力量。为什么解扁能让上缴粮钱多三倍？是加重了对百姓的赋税，还是另开了财源？自然形成悬念。

三倍，自然引起文侯的注意，他觉得土地没有扩大，百姓没有增加，收入为什么会多三倍？这一问，顺理成章，而且，由于土地、百姓都没增加，收入增多，就加深了前边的悬念，读者更想索解了。

有司便向文侯禀报收入增加的原因：在于冬伐木头，春天运出去卖掉，因而大获其利。从有司的报告中，似乎点明这是解扁善于管理，能够开辟财源。从有司的介绍中，似乎应该赏赐解扁，他是位理财的好手。

但是，魏文侯却不赏解扁，他说出的一番理由，颇有新鲜之处，令人深思。首先，他从百姓一年四季的活动规律出发，即春耕、夏耘、秋收、冬闲。认为冬天闲静无事，是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时期。四季之中，春、夏、秋都忙碌，只有冬天才"闲"，才得以休息。但这"闲"，是为了保证前三季的"忙"。只有冬天休息好了，春夏秋才能有精力搞好农业生产。"冬闲"是关系一年

收成好坏的关键一步。解扁却在冬天让百姓伐林、用马牛运到河里，这样是使人、畜都不能得到休息。老百姓疲惫不堪，怎有精力搞好春耕、夏耘、秋藏呢？尽管这有三倍的收入，如果影响农业的收成，就会因小失大，损害民力、国力，因此，暂时有三倍之利，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不能赏解扁。

这番道理，就把魏文侯的爱惜民力，着眼大局的思想风貌表现出来了，人物形象也突闪出光彩。

小说应该是通过客观的描写来塑造人物的，对话只是一个方法。然而，这是西汉时期的作品，小说仅在萌芽生长时期，《文侯不赏解扁》能以一番议论表现人物的一个轮廓，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李 凡）

求 仙 草 ·东方朔·

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菇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

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如乌状，衔此草覆死人面，当时起坐而自活也。有司闻奏。始皇遣使者赍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其叶似菇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

始皇于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女五百人，率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后亦得道也。〔选自《海内十洲记》〕

●●

《海内十洲记》，旧题为汉东方朔所撰，鲁迅认为是后世方士的伪托。传说汉武帝听西王母说八方大海中有祖洲、玄洲、长洲等十个仙岛，向东方朔询问情况，东方朔便将十洲动、植物叙述得光怪陆离，玄妙无比。后世好事者因取其奇言怪语而撰写成篇。《求仙草》便是其中之一。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人。汉武帝初年，征集天下人才，东方朔上书自荐，被召入朝。其人读书广博，诙谐多智。本篇是根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派徐福入海求仙药和建阿房宫的记载敷演而成的。作为小说，采用客观的叙述方法，扣住诡异的情节，因此读来颇具趣味。

首先，小说叙述仙草生长的地方、形状及效应。产地是东海里的祖洲，那儿方圆五百里，去西岸有七万里。极力夸张其洲之远，就显出不同寻常。那不死草，形状象菇苗，或名"养神芝"，芝是菌类植物。人死了三天，用这种草覆盖后，马上就活了。吃食这种草，人还能长生。这样，将仙草描绘得具有奇异的色彩，引人注意。

接着，从单纯的客观的叙述"物"，转入"人"的描写。秦始皇修阿房宫，不少人累死，尸体杂乱地塞满道路。这时，一种形状象乌鸦的鸟儿，衔仙草覆死人脸上，死人马上就活了。秦始皇得到奏报，就派人拿了这草去问城北的鬼谷先生。鬼谷先生指出其草产在祖洲，生长于玉田中，能让死人复活。

前边一段对仙草进行描述，这一段就引出人物。而写人之前，还由鸟引出，偶然地发现了仙草的功能。随后，引出主要人物秦始皇。秦始皇听了鬼谷先生的介绍，就问，这仙草能够采来吗？没有写鬼谷的回答，就写始皇派徐福带童男女五百，驾船出海。可见，鬼谷是作了肯定的答复的。结果是徐福一去，没有回来。结尾以模糊法出之：徐福是没采到仙草，而不敢回呢？是遇风浪而死在海中呢？还是采到了仙草，自己成仙了呢？作者没有明确交代。但这模糊中，反有含蓄的味道。

当然，作为小说，用今日的小说概念去衡量，它有不完善之处。但其叙述手法，却完全是小说式的，而且，三个段落，层次从"无人"、到"有人"，到有主要人物安排，脉络清楚。结尾含蓄有味，最重要的是全文的想象奇特，有种诡异色彩，增加了小说的魅力。（丁　芒）

东王公

东王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嘘噏；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选自《神异经》〕

●●

这是一则神话故事。主持天宫的西王母的丈夫东王公，深居荒山大石屋，此神身高一丈，满头白发，人形鸟面虎尾，是一位图腾时代的人兽合一的神。虽然他的外形还是荒古时代的尊容，但内心已出神入世。小说只记了他的一件小事。

投壶原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宴会的礼制，也是流行于士大夫中的一种游戏。方法是设一酒壶，以壶口为目标，用矢投人，中多人者为胜，负者饮酒。汉代改革旧法，矢人壶中反激出后再接住方为获胜。东王公很喜好这一游戏。他"恒与"仙女投壶，而且每投非"千二百"矢不能尽兴；很有点凡夫俗子的味道。但又不计输赢，无人饮酒，只在玩味一投一接的技巧，如此高雅又有些脱俗人圣，这位仙人大概正处在由神到人的蜕变中。

全文没有枯燥冗赘的叙述，一"噓"、一"笑"、一"恒"、"千二百"几个传神的字眼，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历历可见。

在志怪小说的大家庭中我们又发现了它和神话传说的亲缘关系。

另外，关于《神异经》也有必要作些介绍。

《神异经》又称《神异记》、《神异传》、《神异录》，《隋志》地理类著录《神异经》。

传说汉代东方朔著，但不可信。内容多仿《山海经》。史志书目或入地理，或入道家，或入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谢广凤）

朴　父

东南隅太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古者初立，此人开导河，河或深或浅，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责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黄河清者，则河海绝流，水自清矣。〔选自《神异经》〕

●●

这也是一个神人合一的故事。居住在东南角的朴父，夫妇二人高大无

比，身高腹围均为千里。天帝曾命他二人疏浚百川，结果他们因怠惰渎职而遭贬谪和严厉惩罚——处以罚站，显其阴阳（男阳女阴），羞辱他们，直到黄河水清才能赦免。

远古时代，洪水为患，曾困扰过几代人。他们治水开河，河床或浅或深；河道或窄或塞，终因不识水性，不得其法而付出了身家性命。他们的巨大牺牲和沉痛教训，为大禹治水提供了或功的经验，使这位第一个制服了洪水，拯救了生灵的功臣万古流芳，与日月齐辉。

《朴父》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志怪小说和古代神话的渊源，而且记录了我们祖先在征服水患方面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谢广凤）

萧　史　·刘　向·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

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选自《列仙传》〕

刘向的《列仙传》记载了神话故事70则。故事虽然都虚幻飘渺，但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其中许多故事都成了后代文人引据的典实。70则故事或以情节引人，或靠人物取胜，或因空幻神异的境界而发人遐思……显示了我国古代神话故事绚丽多姿的斑烂色彩；它摹写仙神而富于人情，文笔飘逸凝铸诗情，也显示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和语言、艺术风格特色。

《萧史》是《列仙传》中的一篇，写萧史、弄玉吹箫引凤，终于乘凤飞升而登仙界的故事。作者文笔简练，叙述清晰，百余字就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秦穆公时的萧史，吹箫能招致孔雀、白鹤，穆公的小女儿弄玉喜欢他，穆公就让他们作了夫妻。萧史教弄玉吹箫，几年后他们的箫声就像凤凰和鸣，于是招来了凤凰。穆公为此而筑凤台，让小夫妻住在上边，后来的一天，他们乘凤凰飞升而去……作者讲的是一个优美而恬静的神异故事，于是他就抓住了神异、恬静、优美而点洒自己的笔墨，决不让平庸的世俗烟尘袭入。整个故事始终像一幅淡雅、静洁、轻舒慢卷融溶

095572

诗意的画。远观，朦胧中好似有箫声隐约；近看，人物安适怡然，飞凤鼓翅轻翔，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一派仙风习习的雅静……作品整体所呈现的是一种诗意的铺洒和渲染，造成了特有的轻淡、美雅的氛围。也许正因为这氛围，千百年来，它使迁客骚人遐想万千，情思不尽，不断地在自己的诗文中引述它、再现它，倾倒于它。

其次，作品以神话故事特具的理想色彩，展示了美，展示了和谐以及人们对这种美、这种和谐的追求。它不以现实中是否可能为依据，而以理想的需要为根本，笔飘势游，重在写意。因而，《萧史》所展示的神异的画面，它所叙述的神异故事，实是一种雅洁、高尚生活的象征，是为尘世庸碌生活所累的人们，渴望解脱时的一种理想幻化。其实，即使在今天，这种神异而带有浓郁诗意的作品，人们也还是喜欢的。不一定想"超尘"的人，却也一样是向往和谐和高洁的。

第三，《萧史》讲的是一个神异的故事，却俨然当做一个真实的事情来说，时间、地点、人物、情况全都言之凿凿，务使你相信。以"实录"口吻讲虚幻故事，正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贯用的叙述格式，影响所及，以至远古神话与史实都相混相杂，不易区分了。这除了作者有意为之而外，也有艺术上的作用：意在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因而也就加强了作品感人的艺术效果。神话作品正是在它似真似假，似实又虚的特色中，具备了迷人的艺术魅力。

《萧史》最后说："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时有箫声而已。"国王的女儿乘凤飞逝，臣民感念，修祠以纪念，有理有情。但祠中"时有箫声"则又涉神异，为这个故事又添一脉神异悠远的余响，令人向往，留下了一个并未结束的结尾，任人想象飞驰。文结章而故事不结束，这是一个奇妙的结尾。

（臧博平）

江妃二女 ·刘 向·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出。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

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选自《列仙传》〕

●●

战国时代周人郑交甫游于楚，在江汉之滨遇江妃二女解佩相赠的故事，历代为诗人们所常常引用。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其诗《咏怀三十首》中就有句云：“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诗句描述了二妃翔游于长江、汉水之滨的飘逸仙姿，对郑交甫得怀“婉娈有芬芳”的玉佩亦视为可羡的雅事。传说中，二妃是天帝之女，居“洞庭之山”，美姿容，婉丽中不失活泼，常常携手翔游于长江、汉水的万倾碧波之上，与世人相遇无仙人之骄矜，并常以其文雅的嬉谑而留给人充满温馨的怅惘。这样的两位女仙，郑交甫能够遇到，又得到了她们所赠的玉佩，自然难免使多情而常有思古幽情的诗人心向往之，并诉诸于笔端了。刘向的《江妃二女》中记载了这个故事，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并以其近乎飘渺迷离的描述，使郑交甫与江妃二女的音容笑貌跃然纸端。文章中既有神话传说的虚幻氛围，又使传说中富有少女活泼情致的女仙和史载有名的郑交甫的语言神态毕现，给人留下了一篇可供咀嚼、赏玩，颇有余韵的小说佳品。

作品开篇既说：“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一笔荡开，不究“二女”来历。这是神话故事常用的手法，既省去了许多笔墨，又给故事平添了一股可信而无需追究的虚幻色彩，令人向往其神秘。然后展开对故事内容的描述：郑交甫遇见了在长江、汉人岸边游玩的女仙，不由情动，文人浪漫的积习抬头，他要下车去请求二位少女解佩相赠留个纪念，而且不顾随从恐怕要留下悔恨的劝阻，下车了。郑交甫的行为略涉“唐突”，但其爱“美”、羡“美”、欲“美”常留心底的情感却或可恕。

然后情节展开，写郑与二女相逢时的对话。“二位少女辛苦了？”一句话，显示出作为文士的郑交甫即使轻佻也不失礼貌的得体风度。二女回答：“客人您辛苦了，我们有什么辛苦的？”以主人自居，回答的巧妙而得体，又不失温馨善意的调侃。作品在暗写了她们美丽之后，又展示了她们内在的才情，形神兼现。郑交甫面对此情此景，倾羡之心有增无已，于是提出自己的要求。但他讲得委婉而富有才情，先以诗句喻比，再请求原谅自

己的"不逊"，最后才提出希望得到玉佩的请求。然而，委婉中又含有非得不可的执拗。郑的性格、情感又有了深一步的体现。二女亦答之以诗，才气不让郑交甫，并爽朗地解佩与赠，全无世俗女儿的扭捏。至此，二女不仅光彩照人，使人痴迷，而且语言巧智，富有才识，举止脱俗飘逸。故事的结局则笼罩在一片神异的霞光霓虹之中，耐人寻味：二女赠佩，交甫喜悦至极，恭恭敬敬接过来，放在怀中心窝上，珍视之情可见其诚。从中也可以看出郑交甫其言其行确乎未涉"淫佚"，确确是对"美"之倾羡使他情不由己，欲止不能。既侧面写出了江妃二女惊人的美艳、引人倾慕的气质风度，又无损郑交甫的形象，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欣喜离去的郑交甫"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视二女忽然不见。"人去怀中失佩，佩、人两逝，郑交甫只留得了一个美好的记忆而已。我们好似看到了郑交甫怅惘之中的遐想，二女仙隐身云雾中微含调侃的娇媚笑容……文笔飘忽，意境空灵，一个神话故事讲得多姿多彩而又虚幻飘逸令人神驰。

文之最后的"《诗》曰"是作者借以抒发慨叹的句子，隐含对失佩之后的交甫的同情与慰藉，同时又似在证实故事的真实性，使他所记述的一切多了一层或许是虚，也许是实的朦胧意味，再为小说增添韵味。

《江妃二女》，短短篇幅却叙述清晰而富有情致，并且微澜起伏，小有曲折，全无平直，展卷之后，确可令人把玩而不忍释卷。　　（臧博平）

惠子欲之梁　　·刘　向·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间，则我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　　〔选自《说苑》〕

●●

《惠子欲之梁》是西汉刘向《说苑》里的一个故事。

刘向的祖父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兄弟。刘向是汉室宗亲。刘向又是一个关心政治的比较正直的学者。《说苑》里头都是一些历史小故事。按辈份说，刘向是汉成帝的长辈。刘向写《说苑》不是供人消遣，而是为了"教

育"汉成帝。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说苑》，才能真正弄懂这些故事里的含义。

刘向是学者，他的文章严谨，文笔从容流畅，非常讲究。从《惠子欲之梁》中就能看出刘向笔下的功夫。

这篇故事写的是惠子的故事。惠子，就是惠施，战国时人，是庄子的知心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惠子死后，庄子路过他的墓时说：自从惠子死后，庄子就没有讨论问题的对象了，所以也就不再发表议论了。

这个故事很短，大约只有一百二十个字。因其短，在词语的斟酌上就更要下一番工夫。每个字都要"各尽其职"，甚至要"以一当十"。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就拿故事的第一句话"渡河而遽堕水中"的"遽"来说吧。"遽"是急忙的意思。一个"遽"字写出了惠子急忙赶到大梁当宰相的迫切心情，也写出了他赶路时的神态，又写出了他失足落水的原因。

船夫把他救上来，问他："子欲何之而遽也？"问的还是这个"遽"字。可以说，没有这个"遽"字就没有这个故事了。

一个"遽"字把惠子写得活灵活现。想当宰相不一定是坏事，不过他也太"遽"了。竟然掉进了水里！

船夫是个好人，把惠子从水里救了上来。不过，他从惠子不会游泳而断定惠子当不了宰相，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会不会游泳，跟能不能当宰相，不是一回事。

前边我们说了，刘向写《说苑》是为了"开导"皇上的。《惠子欲之梁》说的是如何看人，如何用人的问题。人各有所长，要用其所长，而不能求其"全"。

把好多毫不相干的东西硬扯在一起，思想乱了，事情自然也就乱了。何止船夫有这种错误。

船夫的说法固然不对，不过惠子把"救命恩人"比作眼睛还没有睁开的小狗，至少也是不礼貌的。从字面上我们看不出惠子当时的表情，如果是笑着说的，也许是惠子的一种幽默。（白一宇）

扁鹊见齐桓侯 ·刘 向·

扁鹊见齐桓侯，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有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利也，欲

治不疾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肌肤，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肠胃，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望桓侯而还走。桓侯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砭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剂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扁鹊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

故良医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此事皆治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矣。

〔选自《新序》〕

●●

刘向的《新序》，采集春秋战国到秦、汉时的历史史实及传闻轶事，有不少篇章，故事生动，含义深长，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扁鹊见齐桓侯》就是这样故事中的一篇。文中记叙了扁鹊四见齐桓侯的故事，阐明了讳疾忌医终必丧生的道理，启发人们在处理重大事件时，也要像扁鹊治病那样，抓住苗头，及早解决，要防患于未然，见事于机先。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反思，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

本文是一篇叙事兼有议论的文章，文笔朴素，叙事简洁，不枝不蔓而又不晦不涩，脉胳清晰，紧紧围绕论理的需要，层层为之铺垫，并能用人物的语言、神态刻划人物。作者的议论更是点睛之笔，阐发了作品的思想主旨。文章叙和议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突出的特点。

作者按时间顺序，以齐桓侯的病情发展为线索来组织材料，情节安排小有波澜。齐桓侯的病开始并不重，“君有疾在腠理”，用热水焐，药物热敷就能治好。但他却盲目自信，还认为扁鹊“欲治不疾以为功”。不料病情在发展，过了十日，病已到了肌肤，可他还是不听劝告。又过了十日，病情就非常严重了，“君之疾在肠胃，不治将深”，可他又拒绝了良医扁鹊的忠告和治疗，还责怪扁鹊多事，表现了一国之君自以为是，傲慢轻视待人的态度。由于他的固执，病情不断加深，又过了十日，“扁鹊复见，望桓侯而还走”。一个“还（转身）”字，逼真地写出了扁鹊看到情况不妙，转身就跑的神态。最后，文章借扁鹊回答来人的追问，说明了齐桓侯已病入膏肓、无法医治。果然，五天后，齐桓侯浑身体痛，“使人索扁鹊”，一个“索”字，尽写出原

来自信自大的桓侯焦灼、惧死的神态、动作，与以前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为时已晚，最后丧失了生命。从而证明扁鹊诊断的正确和齐桓侯不听劝告的必然结果。文章在叙述上步步深入，层层紧扣，曲折尽意，引人入胜，颇有色彩。在叙述故事的同时，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刻划，人物形象较为丰满。

文章以齐桓侯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描述，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良医扁鹊掌握疾病发展的规律，从"苗头"抓起，根据不同的病情采取不同的治疗办法。齐桓侯却固执自恃，漫不经心，结果使"苗头"酿成灾难，以至最后贻误了生命。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的议论应运而生，开掘其中的教训，点示出作者写作的要旨和其中蕴含的道理。作者说：天下的事有成败，也有它初露苗头的时候，所以圣人就会在事情发生之初及时处理掉。要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普通之事，上升到相当高度来重视。这与医病虽然二者相异却一理贯通。议论有握，很有说服力。《后汉书》上说："禁微则易，救末则难，人莫忽于微细，以致其大。"也是说明的这个道理。

此外，本文语言准确、生动。有时作者在叙述中只稍微变动一、二词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就大相径庭。如扁鹊第一次见齐桓侯，"不治将恐深"，后来再见到，"不治将深"，一个"恐"，一个"将"，前者是推断、揣测，后者却是肯定。变动一字，而意义不同，足见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又如扁鹊初见齐桓侯，"立有间"，一个"间"字，逼真地写出扁鹊对齐桓侯凝神静气的观察，以及充满自信的神态。（王彩慧）

珠崖二义 ·刘 向·

二义者，珠崖令之后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及令死，当送葬。法纳珠入于关者死，继母弃其系臂珠，其子男年九岁，好而取之，置之母镜奁中，皆莫知之。遂奉丧归，至海关，关侯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吏曰："嘻，此值法，无可奈何，谁当坐者？"初在左右，顾心恐母云置镜奁中，乃曰："初当坐之。"吏曰："其状何如？"对曰："君不幸，夫人解系臂弃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奁中，夫人不知也。"继母闻之，遽疾行问初。初曰："夫人所弃珠，初复取之，置夫人奁中，初当坐之。"母意亦以初为实。然怜

之，乃因谓妻曰："愿且待罪，无勤儿，儿诚不知也。此珠妾之系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奁中，迫奉丧，道远，与弱小俱，忽然忘之，妾当坐之。"初固曰："实初取之。"继母又曰："儿但让耳，实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强活初身，夫人实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颈。送葬者尽哭，哀恸旁人，莫不为酸鼻挥涕。关妻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侯垂泣，终日不能忍决。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让，安知孰是。"遂弃珠而遣之。既去后，乃知男独取之也。君子谓二义慈孝。《论语》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若继母与假女推让争死，哀感旁人，可谓直矣。

〔选自《列女传》〕

●●

本篇小说写一位幼女和她的继母，在严刑峻法面前，各自为保全对方而互争罪名，以至"推让争死，哀感旁人"。作品的本义是在宣教母慈子孝的伦理道德。其理论依据是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当某种危及对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父子之间应当互为隐瞒，无私地去保护对方。"直"是无私的意思。孔子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家庭关系中无私的亲子之爱。

小说在写法上很善于利用偶然性，以珠子为线索去贯穿全文。事情起因子一个偶然的情形。"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系臂"就是"臂镯"。珠崖令死之后，继母把臂镯上珠子拆散扔掉了。"其子男九岁，好而取之，置之母镜奁中，皆莫知之。"等到送葬回来，路过海关，海关长官(关侯)从镜奁中搜出十枚大珠，由是触犯刑律。谁来负法律责任呢？于是就引出了一段动人的故事。文章始终绕着"珠子"转来转去，像是舞龙灯，煞是好看。故事讲到末了，矛盾只能不了了之，最后以关侯"遂弃珠而遣之"，也就是把珠子扔掉，将母女二人无罪释放，而终结情节。通篇小说，起因子小男孩"拾珠"，结束于关侯"弃珠"，线索清晰，其间，偶然因素又是情节的原初动力。小说家常说，无巧不成书，就是讲的善子使用偶然性去扩展文思。

小说的人物语言也很有特色。它似乎老是在重复同一个意思，讲着同样一些话。但是，就在人物语言的"同义反复"之中，却包含着人物内心里无比真诚，炽热的亲子之爱。语言重复次数最多的是珠崖县令前妻所生的女儿初。她反复"认罪"，伪造着假口供，总是说："初当坐之"，"实初取之"，

类似的话先后讲了五遍。拳拳之心实为感人。参与她的"对唱"的是珠崖令之后妻，因为是"对唱"，自然不免重复。在重复之中，人物感情逐渐趋于更强烈的外部表现，"涕泣不能自禁"，以致于"泣下交颈"，痛苦地拥抱在一起。作品就是运用类似于"变奏曲"式的重复，去表现主要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

再有，小说中侧面描写的方法也应用得很自然。继母与幼女之间的真挚感情，无私的爱，究竟有多深。除了从正面描写她们言行之外，作者也从侧面给我们渲染一番。当母女抱头痛哭时，作者写道："送葬者尽哭，哀恸旁人，莫不为酸鼻挥涕"。整个为县令送葬的行列，余哀未尽，又添几多悲哀。当这种全景式的"镜头"出现之后，作者又把"镜头"缓缓移向关吏和关侯。"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侯垂泣，终日不能忍决。"书劾，就是书写罪状；决，是判决。关吏看到这种场面，握笔的手激动得发抖，连一个字也写不出。关侯为之落泪，呆呆地站在那里，到日落黄昏时，也不忍心判决。最后，他只得说："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让，安知孰是？"海关长官宁肯自己承担法律责任，也不忍心对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判决。借助珠崖二义的道德光芒，在人群中的反映、折射，我们不难想象这个精神本体和本体的代表人物，又该有多么崇高、神圣。

小说通过偶发事件中的人物语言和行为描写，塑造了慈孝的典型。从家庭成员间无私的爱来说，在今天仍有它积极的意义。（马淑琴）

齐太仓女 ·刘 向·

齐太仓女者，汉太仓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缇萦。淳于公无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时，淳于公有罪当刑，是时肉刑尚在，诏狱系长安。当行会逮，公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缇萦自悲泣，而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欤？吾甚自愧。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

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怜之。夫刑者，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

君子谓：缇萦一言发圣主之意，可谓得事之宜矣。《诗》云："辟之怿矣，民之莫矣。"此之谓也。

颂曰：缇萦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小女之言，乃感圣意。终除肉刑，以免父事。〔选自《列女传》〕

●●

这篇小说取材于《史记》，但由于作家创作的目的不同，对材料使用的角度不同，所以两篇文章在主要人物的表现方面，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在运用史料的选取上又有显著的不同点。

第一，突出的主要人物不同。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第十》中，记载缇萦上书救父一事，主要是事证汉文帝的德政；而刘向则要突出缇萦这个人物，所以在文中一开始，就突出交代齐太仓女姓啥名谁，与淳于公的关系。

第二，行文形式不同。司马迁所著，尽管文学色彩相当浓，但他是用史家笔法，重于事实真伪，可以不考虑情节的完整性，刘向的《齐太仓女》更具小说的特点，将缇萦上书的原因、上书的内容、上书的结果，记叙得一清二楚，故事情节基本上是完整的。

第三，《齐太仓女》不仅对《史记》所载内容作了恰如其分的调整，而且还有几处重要的增补，一，"是时肉刑尚在"。这一补充对于小说情节的发展至关重要。按照当时法律，犯罪者依据情节轻重，要分别受到"墨（刺面）、劓（割鼻）、刖（断足）、宫（破坏生殖器）、大辟（死刑）"等刑罚。我们可以冒昧地认为"骂其女"，缇萦"伤"肉刑而上书救父，汉文帝革肉刑而施德政，"肉刑"使生活在不同层次的人发生了联系。二"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钳。淳于公遂得免焉。"这个增补，不仅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而且对塑造的人物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汉文帝改革肉刑，把凿脑袋的酷刑改为剃头发的髡刑，把抽于胁骨的酷刑改为抽打，把砍断脚的刑罚改为钳住双足，这不啻是司法上的一个进步。汉文帝能这样做，除了他比较英明之外，主要是被缇萦的言行所感动。缇萦是一个出生于官家的千金小姐，年纪不大，社会阅历尚浅，她敢随父至长安，直接上书给皇帝，没有过人的胆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她的奏书，情理备致，她

"愿身入官婢，以赎父罪，使得自新"，如此父女深情，真可催人泪下。她谈及肉刑的不足，虽属委婉之辞，但句句切中事理，有震聋发聩之功。"终除肉刑，父事得免"，这个结局，对于塑造缇萦这个人物形象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笔。（杨茂祥）

鲁漆室女 ·刘 向·

漆室女者，鲁漆室邑之女也。过时未适人，当穆公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旁人闻之，莫不为之惨者。其邻人妇从之游，谓曰："何啸之悲也，子欲嫁耶？吾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为有知，今无识也。吾岂为不嫁不乐而悲哉！吾忧鲁君老、太子幼。"邻妇笑曰："此乃鲁大夫之忧，妇人何与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晋客舍吾家，系马园中，马佚驰走，践吾葵，使吾终岁不食葵。邻人女奔，随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终身无兄。吾闻河润九里，渐洳三百步。今鲁君老悖，太子少愚，二伪日起，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吾甚忧之，子乃曰'妇人何与'者，何哉？"邻妇谢曰："子之所虑，非妾所及。"

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

君子曰：远矣，漆室女之思也！《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之谓也。

颂曰：漆室之女，计虑甚妙。维鲁且乱，倚柱而啸。君老嗣幼，愚悖奸生。鲁果扰乱，齐伐其城。〔选自《列女传》〕

●●

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定处在某种联系之中。有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但在一种特定情形下，它们也会发生关系。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平时所说的预见性，就是能

认清这种联系，并能正确预测其发展的趋向和结果。鲁漆室女就是这样一个有预见性的人。客马践葵，使她终岁不能食葵（一种蔬菜）；邻家女儿私奔，兄长帮助追寻而被洪水淹死，使她终身无兄。这两件事表面上与鲁国大乱，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并无多大关系，但是联系到"鲁君耄悖，太子少愚"这个事实，那么她的忧虑就不是杞人忧天了。家不能一日无主，面不能一日无君。对于像鲁国这样的小国，若无励精图治、英明干练的国君，势必要受到大国欺侮。事情发展证实了这一点。"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灾难。漆室女之忧何其确也。

位卑未敢忘忧国。漆室女不过是鲁国一个普通女子，但她思虑深远，具有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小说主要通过对话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

在小说中准确而精细地刻画人物对话，通过对话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理和精神世界，这是塑造血肉丰满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先为漆室女和邻人妇的对话作了必要的铺垫，交代了漆室女的特殊身份——超过出嫁年龄仍未嫁人。正是由于这一点，当她倚柱长啸时，别人可怜她，同情她却不理解她。就连平日与她要好，来往较多的"邻人妇"也误以为她是为出嫁一事，内心极度痛苦所致。于是安慰她，要帮她找婆家。好友的误会，深深刺伤了漆室女，一个"嗟乎"表达了她此时此刻心理的强烈反应。她责怪邻人妇："始吾以子为有知，今无识也"。郑重表明自己不是为"不嫁"而悲，是为鲁国国君年纪老迈，太子岁数尚幼而忧。谁知"邻人妇"听了不以为然，反而讥笑她："此乃鲁大夫之忧，妇人何与焉！"在"邻人妇"看来，国家大事自有那些做大臣的去考虑，女人无需参与其中，对此错误言论，漆室女予以有力驳斥。她先谈及自己因"乱"而受损害的两次经验——无葵食和兄溺死，然后以近河的土地要被河水浸湿这个自然现象设喻，形象地说明鲁国君老太子幼，人民必将要受其害的道理。最后她分析鲁面的社会现状：国君年老糊涂，太子年幼无知，国内人心浮动，奸诈之事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一旦有乱，不但君臣父子要受折辱，灾难还要落到老百姓头上，女人难道就能安然幸免吗？这一番话，语意中肯，说理严密。邻人妇听得心服口服，敬佩之意，油然而生，"子之所虑，非妾所及"。

在对话描写中，"邻人妇"对漆室女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她始而误，再而笑，最后折服向对方诚恳道歉，这些心态变化，推动情节发展，同时也使漆室女的形象一步步清晰、高大起来。确如文后所赞："远矣，漆室女之思也！"漆室女在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上，表现出过人的见识，但她的预见性又是同她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假如她不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群众的安危，又怎么能看得出这诸多事物之间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呢？ （杨茂祥）

赵将括母 ·刘 向·

赵将马服君赵奢之妻，赵括之母也。秦攻赵，孝成王使括代廉颇为将，将行，括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赐币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尽藏之。乃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王以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执心各异，愿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计已决矣！"括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随乎？"王曰："不也。"

括既行，代廉颇。三十余日，赵兵果败，括死军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诛。

君子谓：括母为仁智。《诗》曰："老夫灌灌，小子骄骄，匪我言耄，尔用忧谑。"此之谓也。

颂曰：孝成用括，代颇距秦。括母献书，知其覆军。愿止不得，请罪止身。括死长平，妻子得存。 〔选自《列女传》〕

●●

在封建社会里，大臣获罪，株连九族，此种血腥之事，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也会有一些例外发生。这里讲的就是战国末期，赵括之母凭着自己卓越见识，机智避开残酷的法网，安保一家老小的故事。

赵括，身为一名统帅，因指挥失误，一次战役，就使四十多万兵力全军覆灭，大伤国家元气，其罪可谓大矣。但他的家属并未因此而受株连，这确实是一件奇事，这奇事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要归功于赵括的母亲。她性格稳重，思维缜密，气度不凡。她深知自己儿子的致命弱点，不堪重任，否则于国于家都将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当她得知赵括为将后，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母以子贵"，盲目喜悦，而是非常冷静，严峻地对待这件事。她

上书力谏："括不可使将。"将赵括与其父赵奢进行对比。一比与下属的关系，赵奢在世时，疏财结友，上下关系密切；而赵括一旦为将，便逞威风，端架子，下属官吏对他畏而远之。二比对赏赐的态度，赵奢深明"无兵便无将"之大义，把大王及宗室的赏赐都拿去分给军吏士大夫；而赵括却将"王所赐金帛尽藏之"。三比责任心。赵奢受命之日，一心尽职，从不过问家事；而赵括则"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天天派人出去打听有哪些廉价田宅可以买进，着意置私产。三个对比归结于一点，即赵奢一心为公，而赵括私心太重。所以她诚恳希望赵王慎重考虑，不要让赵括担此重任。但此时赵王根本听不进括母这些肺腑之言，她看到事不可挽回时，便提出赵括如不称职，打败仗，自己一家能否不受株连的问题，其次，还决定于赵王。虽然长平一役全军覆灭，使他痛心不已，但他能信守诺言，终不加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小说主要通过对话形式来揭示人物性格。老舍先生曾说过："要知道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各异，谈吐亦异。赵母与孝成王身份不同，"使括为将"与各自的利害关系不同，所以他们二人对赵括能否为将的看法也不同。赵括之母很了解儿子的弱点，预见到他为将的后果，她一怕儿子误国，从此失去他；二怕残酷的连坐法令施及自家，落得个满门抄斩，出于母亲的本能，她要保护儿子，保护家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劝说赵王改变决定。所以在奏书中，她将赵括与丈夫赵奢对比。她的话辞意恳切，情理备致，用心良苦，其焦虑，担忧，企盼无不溢于言表。

赵孝成王的话虽不多，但他而执、自负、刚愎自用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毋，置之，吾计已决矣！"他对赵母很不客气，不要再说了，把你的话搁在一边吧。他自信不会看错人，所以固执己见。

这篇小说取材自《史记》，在材料的取舍方而很值得我们学习。《史记》原文中有两段评论赵括的话。一、赵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二、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这两句话很精彩，都是真知灼见，但若选进去，必将淡化主要人物——赵母的形象。所以作者果断地把这些内容都删掉，使材料更集中，更明确，成功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中精明沉稳的老太太形象。（杨茂祥）

杞梁妻 ·刘向·

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祭。"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

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王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揖涕。十日而城为之崩。

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

〔选自《列女传》〕

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贞而知礼"的妇女形象。

汉代，风俗奢淫，宫中尤盛。刘向便从《诗》《民》中选取一百多名好坏不同的妇女材料，编写了《列女传》一书，以示警戒。

《杞梁妻》是《列女传》中之较典型的一篇。它是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礼记·檀弓》、《韩诗外传》卷六等记载编写而成的。记述齐国大夫杞梁战死后，其妻哭夫崩城和因孤独无依而投水自尽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妇女依附于男子，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的社会问题。唐代时，有人将这个故事同秦始皇修筑长城联系起来。创造了"孟姜女"的故事，从此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山海关"还有"姜女庙"，也是从这民间故事演化出来的"古迹"。

通过事件的叙述和内心情感的抒发是刻划人物的重要方法。《杞梁妻》的主要艺术特点也正是在这两点上表现出来的。小说的前边是通过杞梁妻抵制文庄公郊吊来表现她的"知礼"的。齐庄公是齐灵公之子，名光。公元前550年，齐国伐晋胜利，回军时乘势袭击莒国。杞梁为军中大夫，他

违令冒进，战败被俘而死，以至造成这次袭莒的总失利。庄公领兵回国、路上遇见了杞梁之妻。派使者在路上对杞梁之死表示吊唁。在当时，贵族妇女不能参加家外的活动，齐庄公在野外吊丧，这是失礼的行为。因此，杞梁妻表示不参加，故此她说："我丈夫违令战败身亡，他是有罪的。如果国君免了他的罪，那么，我丈夫有茅屋几间，就请去家里吊丧。我不能在野外接受吊唁。"齐庄公觉得杞梁妻说的符合礼法，就取消郊吊决定，回车还国，到她家里吊丧而去。这样，通过拒绝郊吊，既表现杞梁妻的懂礼法，也刻画了她敢于在国君前坚持按礼法办事的坚定态度。她不因丈夫违令冒进而战死，就怕国君降罪，仍然坚持反对郊吊。而说明她说理很有层次，头脑清晰。

第二个事件写她哭城。她没孩子，也没较近的亲戚，就缺乏依靠。她跑到丈夫的尸体前哭泣，那内心的真实感情，感染了过路的人，也都为她悲哀。她一哭十天，把城都哭倒了。"城崩"也许是巧合，但这么处理，就使作品充满了浪漫色彩。而且，反衬出杞梁之妻的悲哀非常深重。

接着小说通过杞梁之妻的内心独白，描绘她的"贞而知礼"。她埋葬了丈夫后，在坟前边哭边诉："我没有归宿了。女人一定要倚靠别人才能生活。父在就靠父，夫在就靠夫，子在就靠子。我没有父亲，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丈夫这头没依靠了，娘家那头也没依靠了，我又不能背弃对丈夫的忠诚和对娘家的节操，我只有死一条路了。"哭完，她便投淄水而死。这一段独白，表现了她对丈夫的爱，更反映了她那孤苦无依的地位。一个女子，没有依靠就不能生活，死了丈夫就不能改嫁，这表现了当时妇女的无权地位。可见小说是一曲妇女的悲歌。今天读来仍有感人的力量。由于孟姜女的故事是由此演化的，也可见历史与民间传说的关系，有其参考的价值。

（丁　芒）

微行柏谷　·班　固·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纳，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觇之，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姬出安过客。姬归，谓其翁曰：

"吾观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妪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余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妪出，谓上书："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妪自还内。时天寒，妪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妪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妪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妪金千斤，擢其夫为羽林郎。自是惩戒，稀复微行。时，丞相公孙雄数谏上，弗从，因自杀。上闻而悲之。后二十余日，有柏谷之遏，乃改殡雄，为起坟冢在茂陵旁。

〔选自《汉武故事》〕

●●

这篇小说写的是汉武帝微服出访，身陷恶境，最后化险为夷的故事。字数不多，却为我们刻画了三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汉武帝临危不惧，镇定从容，为人豁达，不失英雄本色；旅店主人正直、嫉恶如仇，警惕性高，但有点鲁莽、急躁；女主人谨慎、精细，颇有心计，处事果断。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是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规律。作者深谙此道，因而小说开头，寥寥数笔，就将汉武帝置于非常复杂的环境里。"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纳，乃宿于逆旅"，"逆旅"就是旅店。而汉武帝一行引起店主的怀疑和敌视。当汉武帝要买酒喝，也遭到店主的侮辱和拒绝。店主认定他们是一伙杀人越货、无恶不做的强盗，于是邀集十多个小伙子，用弓、矢、刀、剑武装好，准备向他们发动攻击。汉武帝的手下人，探听到消息后，惊恐万状，都劝汉武帝马上离开此地，这时矛盾双方，剑拔弩张，形势万分危急。但汉武帝处险不惊，冷峻异常，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去必致祸的严重后果，作出"不如且止以安之"的英明决定。以非凡的"忍"从而使事态有了转机的可能性。

旅店女主人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首先她通过自己仔细观察，觉得汉武帝不像坏人，于是规劝丈夫。然而其夫固执己见，坚决要打："此易与耳！鸣鼓令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规劝不成，她采取"稳"的方法。一方面稳住丈夫"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另一方面稳住汉武帝一方。向汉武帝他们亮底："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

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避免矛盾双方冲突、激化。从中寻找机会，扭转局面。接着她设计子酒，利用天气寒冷和丈夫贪杯这些有利因素，“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将他们灌醉，然后亲自把丈夫捆绑起来，那些小伙子也因“群龙无首”而各自逃散。经过女主人的努力，终于化险为夷。故事以汉武帝回宫召见旅店夫妻，赏赐女主人金千斤，提拔店主为禁卫军官作结。表现了汉武帝政治家的宽宏大度。

整篇小说结构严谨，层次清楚，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井然有序。另外小说人物的性格化语言对子刻画人物也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最后有一段补叙，交代了汉武帝这次“微行”的目的，以及“丞相公孙雄数谏上，弗从，因自杀”的情况。汉武帝险遭杀害，只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块墓地。而丞相愚忠，用自杀的办法来谏止汉武帝，这些在我们今天的人来看，都是不足取的。作者之所以非要补上这个“尾巴”除了考虑情节的完整性之外，可能也暗含着讽谏的作用吧。

（杨茂祥）

隐 形 人 ·邯郸淳·

楚人居贫，读《淮南方》：“得螳螂伺蝉自障叶，可以隐形。”遂于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扫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障，问其妻曰：“汝见我否？”妻始时恒答言见，经日乃厌倦不堪，给云：“不见。”默然大喜。赍叶入市，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县官受辞；自说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选自《笑林》〕

●●

这篇小说的故事完整，情节发展合情合理，充满了幽默的情趣。

《隐形人》的故事就是好故事的代表。一般而言，凡属头脑正常的人，他是不会拿片树叶挡着自己就去偷东西的。这么说来，该故事似乎不合情理了。但是，若从其人物性格发展而言，这个故事又是合情合理的。其理由有二：第一，这位楚人很贫穷，他是一个“尽信书”的书呆子。但又有着强烈的发财梦。他读《淮南方》，看到书上有“得螳螂伺蝉自障叶，可以隐形”。淮南方即淮南王刘安介绍的神仙方术。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也是西

汉著名的文学家，名声显赫。他曾召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著了《淮南子》，这也是一本名气很大的书。这位楚人读书人魔，又想改变自己的贫穷地位，便进入痴呆状态。这种书呆子，就可能做出以叶障己而行窃的事。楚人干出那种蠢事，其根源是在他的性格之中。看似荒诞，其实合理。合理就是合其人物性格发展之理。

第二，他的愚蠢，不仅在于信"书"，而且在于信"人"，他找到螳螂捕蝉时掩护自己的叶子，摘取时，掉到地上的落叶中，因分辨不出来，便扫取数斗落叶，拿回家中。一片片地自障，问其妻能否见他，开始，他妻子都说看得见，闹了一天，妻子厌倦了，就慌说看不见。楚人就以为真是找到"隐形叶"了。从他妻子而言，并不知道其夫要以叶自障去偷窃，否则，就不会"给"之了。因为她不会让丈夫去偷窃的。另外，楚人总问"见否"，将妻子"经日"受问，必烦，就慌说"看不见"，这符合妻子的心理发展规律。楚人不知是妻子烦他，就以为真的找到隐形叶子，既有书上的记载，又有现实的证明，楚人于是心安理得地去偷东西。由于他的两个根据都是错误的，自然要闹笑话了。他被抓到官府，老实说出事情原委，官吏觉得可笑，没治他的罪。

从整个故事而言，由于处处从人物的思想性格出发，所以事虽奇，但却有真实感，这正是作者编写故事的妙处。（丁　芒）

有　甲　·邯郸淳·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惟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　〔选自《笑林》〕

●●

这是一篇志人小说。它对一个想取悦邑宰的人的谄媚行为和浅陋、愚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的深刻揭露。故事引人发笑，令人深思，是篇很有现实意义的好文章。

本文对"甲"这个人物的刻划是十分成功的。作者主要运用夸张的手法，漫画的笔调来表现人物。文章的第一句写"有甲欲谒见邑宰"，用简洁的语言交待故事发生的缘起。邑宰即县令，这句话说明甲是去拜见权贵。甲向身边人打听"县令有什么爱好？"这是一般阿谀奉承者惯用的伎俩：首先摸透上司脾性，然后投其所好。这句问话为他下面的可笑行径作了铺垫。有人告诉他，邑宰喜好公羊传。日后他拜见邑宰，邑宰正好问他"君读何书？"他回答说："惟业公羊传。""惟业"是"只从事"的意思，说自己只攻读公羊传。这两个字用得十分传神，说明此人投邑宰所好的急切心情，也可以想见他满脸堆笑、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这本身就是一幅夸张了的漫画。邑宰又问："试问谁杀陈他者？""他"即"佗"，《公羊传》记载："蔡人杀陈佗。陈佗者何？陈君也。……谣於蔡人，蔡人杀之。"对这个问题，甲考虑了好久才回答说："平生实不杀陈他。"甲完全误会了邑宰的话，一句话泄露天机，说明他根本没有读过《公羊传》。邑宰觉察到他回答的谬误，因此再戏弄他说："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请"是"请问"的意思。甲再次误解，以为县令又盘问他"请"这个人是谁杀的。这时他极端恐惧，"徒跣走出"，就是说他"赤着足跑出去"，可见他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连鞋都来不及穿，仓惶逃跑。这里，作者再一次用夸张的笔法来描写甲的愚笨无知和他的可笑行为。他跑到外面，别人问他缘故，他气喘吁吁地大声告诉人家："我拜见县令，县令拿命案来问我，以后简直不敢再来了，（如果被抓起来）要等到大赦才能出来。"最后这一番话是作者在这个本已十分可笑的人物的脸上再添上十分夸张的重重的一笔油彩，使他变得更加面目可憎，滑稽可笑。

甲是一个漫画化了的丑角，作者的夸张笔法运用得十分成功。鲁迅认为，夸张是作者"扩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的手法，目的是"使人一目了然"，使之"更容易显出效果"。为了"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夸张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典型化手法之一。鲁迅曾经举例说：倘使一篇讽刺作品的对象"真有些驴气息"，将它"画作一头驴"，这就使人"越看越像，比读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还明白"。这篇文章确实把这个只知奉承却蠢笨无知得有些像驴的人真画作一头驴了，因此才能用这么省俭的笔墨把人物刻画得如此生动逼真，维妙维肖，真能赛过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了。

（李　远）

某　甲　·邯郸淳·

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暝，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太无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得见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

〔选自《笑林》〕

●●

这篇文章通过某甲的无理责人，以诙谐的笔触，阐发了"责人当以其方"的道理。促成本文诙谐有趣的主要手法是巧合。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许多巧遇、巧合，文学作品也常常利用这种"巧遇""巧合"来构成故事，刻画人物。本文偶然性的焦点集中在"大"字。"某甲"晚上突然发病，赶紧要看门仆人钻木取火。由于那天夜色阴暝，即夜色阴沉黑暗，连钻火工具也找不到，当然就得不到火。主人很焦急地催促仆人，向仆人要火；仆人在盛怒之下，要求主人打着火炬照他。因为只有打着火炬，钻火工具才能很快找到。这就是说，仆人向主人要的也是火。这一巧合，使得这个故事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如果没有这一巧合，文章改成主人得急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向仆人要药，仆人向主人要火，那么这个故事就索然无味了。可见"巧合"这一手法在本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在结尾处，引用孔文举的一句话。孔文举就是孔融，他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此人性刚直，直言敢谏，在当时享有盛誉。他说："责人当以其方也。""方"是道理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责备人应当有道理。用名人的议论来结束本篇，点明文章主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读者从中受到教育。

（李　远）

陶邱氏遣妇　·邯郸淳·

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复相教，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婿，女婿既归而遣妇。妇

临去请罪，夫曰："囊见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妇老后，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选自《笑林》〕

●●

这是一个古代笑话故事，讲了一个"蠢汉"的笑话。

故事情节很简单。说的是平原的"蠢汉"陶邱氏娶了渤海墨台氏之女为妻。那女子姿色美丽又有才干。婚后不久，便生下一男孩。在那时，这样的妻子按说应当是无可挑剔的了。谁知，当夫妇二人带着儿子回到妻子家中时，陶邱氏看见了岳母丁氏已变得年老色衰，不能与昔日相比。于是，回到家中便遣妻。妻子被遣，不明因由，临离开之时，请丈夫指出自己的过错。这"蠢汉"振振有词道：老岳母年德已衰，不能和年轻时相比，恐怕你老以后，也会像她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匡才遣你而归，确实没有别的缘故。

这"蠢汉"的言论行为实在可笑。他难道不知"花有开有落"，"人有少有老"？妻子有老来色衰之时，自己岂能永葆青春？只是想象妻子衰老之状便遣她而去，以后还想再娶妻不娶？若娶，那续娶之女是否就永不衰老退色？除非这"蠢汉"永不续妻。如若续妻，也只能独见妻貌，永不可见岳母；或者续弦之女不可有老母在堂。再者，陶邱氏因岳母年老色衰，便将年轻貌美能干的妻子遣去，事情传开之后，还有哪家年轻女子愿嫁这蠢汉？

"蠢汉"的逻辑荒唐可笑之极。"蠢汉"的行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这则故事语言简练，情节简单，含意深刻，重在说明道理。作者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和人物的语言来写人、论理的。

故事中刻画的陶邱氏——这一个"蠢汉"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画廊里，也称得上是一个简笔勾勒的典型，一个故作聪明的"蠢汉"的典型。（黄晓芳）

献凤凰 ·邯郸淳·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认为真凤，而贵官欲献之。遂闻于楚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

过买凤之直十倍矣。 〔选自《笑林》〕

●●

这是一篇百余字的讽喻故事。它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三人成虎”这种不良风俗的生动写照。(注:“三人成虎”比喻说的人多了,就可以使人认假为真,把讹传或谣言当成真理。原话出自于《战国策·魏策三》:“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本篇旨在用委婉曲折的方式批判现实,讽刺邪恶,规劝君王,使他们能闻过而改,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愿望,因而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于今仍有教育意义。

讽喻故事主要是通过塑造讽刺对象来表达主题思想的。作者在故事中先讽“路人”,再讽“楚王”,字里行间又兼针砭时弊,篇幅虽然短小,而内涵却十分丰富。

开篇第一句直言:“楚人有担山鸡者”,点明楚人担的是“山鸡”,而不是“凤凰”,这是全篇的关键。

接着通过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揭示了“担山鸡者”与“路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的思想个性,使文章显得生动有趣。

“担者”与“路人”不期而遇。“路人”上前问道:“何鸟也?”那“担者”并不直说是“山鸡”,他拐了一个弯说道:“凤凰也。”心想逗这“官人”一逗,看他是真的不识山鸡,还是假的不识。哪知这“路人”听说此鸟是凤凰,便高兴地说:“我闻有凤凰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那“担者”见此情势,并不推辞,他自然会想:这山鸡本来就是担来卖的。今天,既然我说它是凤凰,你便认作凤凰,这山鸡何不就此卖个凤凰的价?于是,他便假戏真做起来。“路人”先酬千金,他不卖,要求加倍,那“路人”并不还价。于是,一只山鸡果真卖了个凤凰的价。作者正面刻画了一个“担山鸡者”的形象,他不怕做官人,大胆爽快而且幽默诙谐,人物性格鲜明生动。

故事的题目是“献凤凰”。作者开篇先写“买凤凰”,交待了“凤凰”的来由,点明了“献凤凰”实际上是“献山鸡”,这就使故事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辛辣的讽刺意味,同时为后面“献凤凰”情节的展开,为完成对“路人”和“楚王”两个讽刺人物形象的刻画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足见作者构思严谨,笔笔见功力。

想那“路人”当初不惜重金买下山鸡,也许他真的不识,把山鸡当作了凤凰;也许他虽然不认识山鸡,但也知此鸟不是凤凰。问题的关键对他来说,不在于是“买山鸡”还是“买凤凰”,关键何在?请看下文:“方将献楚王,

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一个“恨”字句，将人物内心活动和盘托出，刻画形象入木三分。一句话点明：“路人”不惜千金买“凤凰”，并不是他爱凤凰，“买凤凰”是为了“献凤凰”，“献凤凰”又为了什么呢？读者自有答案。

鸟虽已死，事情倒反而张扬开来，“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官欲献之”。“三人成虎”之风盛行，“山鸡”变成了“真凤”。

“国人”从何处得知贵官欲献真凤给楚王？

作者对此并未直接予以交待，只是点明了“路人”的身份是位“贵官”，启发读者通观全文，予以思考。

从“买鸟”到“鸟死”，再到“献凤”，这三层清晰的描写，步步深入，环环相扣，使“路人”的形象生动鲜明。他精通升官发财之道，善于哗众取宠，无中生有，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作者用平实质朴的笔触刻画的这个讽刺形象很有代表性。

故事结尾处写楚王，不问“真凤”，“假凤”，只感动于“欲献己也”，便亲自召见并厚赐了那“贵官”。对于楚王来说，他看重的并不是“凤凰”，重的是臣子们的“忠心”。然而，是非不辨，真假不分，哪里还断得清“忠”与“不忠”？足见楚王昏聩不明，“以蝉翼为重，千钧为轻”。楚王的形象很有讽刺意义。如果那鸟未死，楚王又将如何呢？

通观全篇，语言简练通俗，情节曲折，富有哲理，讽刺深刻，形象鲜明，堪称古典微型讽喻故事之佳作。（黄晓芬）

赵伯公醉卧 ·邯郸淳·

赵伯公肥大。夏日醉卧，孙儿缘其肚上戏，因以李子内其脐中，累七八枚，既醉了不觉。数日后乃知痛。李大烂，汁出，以为脐穴。惧死，乃命妻子处分家事。乃泣谓家人曰：“我肠烂将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孙儿所内李子也。〔选自《笑林》〕

●●

这是一个古代笑话故事。讲了一个赵伯公的笑话。文字相当简练而饶有情趣，全篇仅用80余字。作者着重运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形象逼真，幽默风趣。

故事一开头，便用"肥大"二字白描赵伯公的外形体貌，颇具特性。接用"醉卧"二字摹画其醉后姿态。再写其醉卧之时又在"夏日"。可想而知，那赵伯公定是薄衣敞怀，大肚腆腆，酣态淋漓尽致，好一幅"夏日醉卧"图。仅这开头六字，人物形态便尽现眼底，活脱脱，跃纸欲出。接下来再写赵伯公的小孙儿活泼可爱，十分淘气。他不到别处玩耍，偏偏爬上赵伯公的大肚子作戏。那小孙儿忽然想出新鲜花样，将李子塞进赵伯公脐内，且一塞就是七、八枚。那小孙儿如此这般淘气，大胆顽皮，足见赵伯公平素性情定是温和慈祥。再想他那脐中竟可容下七、八枚李子，那脐一定既深且大，非一般"肥大"之躯体可有。此一细节的刻画，与首句一脉相承，进一步将赵伯公体形"肥大"之特征形象化、具体化。小孙儿在他身上爬上爬下，如此戏弄，赵伯公竟然毫无知觉，仍是酣睡不醒，醉意深沉。两相对照，形象生动，已使读者颇觉好笑。

更为可笑的是，一连数日，赵伯公仍然无所察觉，想他那肥大之躯，一定是低下头看不见自己脚面的，脐中之物更无法探视。待有痛感，看见有汁液流出时，赵伯公以为自己脐破有洞，肠烂出水，认为必死无疑，十分恐惧。遂将家务之事嘱托给妻子，儿女们料理，并哭着对家人说："我肠烂将死。"文中用了一个"惧"字，一个"泣"字，生动刻画了赵伯公的心理活动和他的"憨"态，愈发让人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第二天，李子汁液流尽，核从脐内掉出。赵伯公才知，原来是孙儿将李子累子脐内作戏，想此"憨"人，恍然大悟后，定会捧腹大笑不已。

全篇笑话以赵伯公"性憨"为线，构思周密。性憨而体肥者最好酒后醉眠；小孙儿敢于大胆戏弄子他，也因其"性憨"；赵伯公看见汁出，便以为自己肠烂、脐破，匆忙料理起后事，亦因其"性憨"。总之，只因赵伯公体肥且"性憨"才闹出了这一连串的笑话。

邯郸淳笔下的"赵伯公"，堪称"憨者"的典型形象，因而脍炙人口。

（黄晓芬）

丽　娟

帝所幸宫人名丽娟，年十四，玉肤柔软，吹气胜兰。身轻弱，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中花皆飘落。置丽娟于明离之帐，恐尘垢污其体

也。帝常以衣带系丽娟之袂，闭于重幕之中，恐随风而去也。丽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裾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郭宪《洞冥记》〕

●●

这是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描写汉武帝的宠妃丽娟——一个十四岁的少女，美丽、聪明，歌艺出众。

与先前的笔记琐谈相比，本篇更富有小说特点。它着意描写人物，手法多样，想象奇新。如，写她"玉肤柔软"，则手不能触摩，衣带不能束身，否则"体"即"伤痕"，连武帝与她同行也只能用衣带系着她的衣袂。写她身"轻弱"，则须坐在"重幕"中，否则会"随风而去"。为不使她尘垢污身，则须居在琉璃帐中。她口能吐香，声振花木。连贵为天子的汉武帝在她面前也不得轻举妄动。她多么像那亭亭玉立，不染污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荷莲啊！

本文还有细节描写。丽娟把琥珀佩戴在衣襟内，不使人知，声称她的骨节能自鸣，竟然蒙住了许多人的眼。这位囚居深宫的十四岁的少女，用一道鸿沟把自己护卫起来，是她的聪明，也是她的苦衷吧。

《洞冥记》的作者郭宪，字子横，东汉汝南宋（今安徽太和县）人。《洞冥记》又作《汉武洞冥记》、《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汉武帝求长生，好方术，全国各地的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一时集于京都。郭宪所记均为武帝求仙和远国遐方的异事。上承《汉武故事》，下启《内传》、《十洲》，使武帝的传说成为完整的系列。（谢广凤）

李　冰　·应　劭·

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祠功神酒，酒杯漉漉，因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江岸，有间，辄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缓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选自《风俗通》〕

●●

李冰是整理岷江水系，建造都江堰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对古代四川水利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年来，他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歌颂，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优美传说和故事。

这篇小说通过李冰化牛斗江神的神话情节，描绘了李冰机智、勇敢、无私的品格及他敢于主宰自然的精神。

小说开头就写李冰兴建水利的功绩。秦昭襄王任命李冰为蜀郡（今成都市）的地方长官，他修都江堰，把岷江分成郫江、检江内外二江。郫江即内江，是靠堤堰分导出来的。检江是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分支（江安河）流经成都城南，与锦江合流。消除水患，增加灌溉面积万顷。这几句使读者产生景仰之情，让人对李冰油然而生敬意。这为下面李冰与江神的搏斗，打下了感情倾向的基础。

但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李冰化牛斗江神的奇异情节。而正是通过这情节塑造出李冰的形象的：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作为郡守的李冰便让自己的女儿同神结婚，这是一种无私的精神。因跟江神结婚后，人神路殊，无由相见，李冰不让民女去，而让自己女儿去，其品格可知。许婚之后，他又亲自去庙宇劝神饮酒，力图交好江神，不使之为民害。然而，江神却傲慢无礼。李冰为神岳丈，长辈敬酒，竟"酒杯滔滔"。滔滔即平满的样子，江神不理睬，不饮杯中酒，这是傲慢的表现。送女与神，这是义，因损己不损人；亲去敬酒，这是礼，因不以长辈自居，由于江神傲慢无礼，李冰便当面责斥。突然，李冰与神都不见了。很久，有两头青牛在江岸斗得十分激烈。一会儿，李冰回来，全身冒汗，对他的部下，说："我变化成青牛，同江神搏斗，疲劳已极，你们不该相助我一臂之力吗？朝南的那条牛，腰里一圈白色，那是我系官印的丝带啊。"说完，他又化牛同江神斗起来，一名主簿的官吏趁两牛斗得疲乏时，他乘机刺杀朝北的一头牛。那是江神。从此，制造祸害的江神便死了。这里李冰变化牛，腰缠白带，授意下属伺机助力，这是一种机智的表现。江神尽管厉害，他先以礼责之，后以力斗之，终以智胜之。其勇敢又可知了。人能化牛，实在奇特。不过，在古代的神话里，人和神是能直接交往的。我国的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希腊神话里的人和神的战斗，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所以，神话总有其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动人的地方。

（戎　晖）

刘伯夷

·曹丕·

汝南北部督邮西平刘伯夷，有大才略，素行到慎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独住宿，去火诵诗书五经讫卧。有顷，转东首，以絮巾结两足，以帻冠之，拔剑解带。夜时有异物稍稍转近，忽来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带系魅，呼火照之，视得一老狸，色赤无毛，持火烧杀之。明日发视楼屋间，见魅所杀人发数百枚。于是亭遂清静。旧说"狸髡千人，得为神也。"

〔选自《列异传》〕

●●

《列异传》的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文学批评著作。《列异传》记述的都是些鬼怪神异之事。

《刘伯夷》这篇小说，字数虽少，却能让人耐读。

小说塑造了一位胆大心细，勇于为民除害的官吏刘伯夷。他敢于并善于同鬼魅斗争。听到他人"此亭不可宿"的告诫后，他执意一人独自住在亭中，这绝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一时义气用事，他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应付险恶情况的具体措施。你看他，在黑暗中大声诵读诗书五经之后，便躺了下来，这是为了"引蛇出洞"，过了一会儿，他却悄悄地掉转个方向，以脚代头，把头巾戴在脚上，为的是迷惑鬼魅赢得击杀对方的时间，并拔出宝剑，解下带子，充分作好战斗准备。当鬼魅忽然压在他身上时他猛地起身，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袖子罩住鬼魅，用带子把它结结实实捆起来，整个过程动作干净利落。

老狸是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它狡猾，凶残，作者仅用寥寥数笔，就把它这种性格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它接近刘伯夷时，文中用了一个"转"字，就把老狸的小心谨慎之态描绘得神灵活现，当它进入有效攻击范围之后，就突然出手，一下子就压在对方身上，要在对方反抗之前把对方杀死。这种方法，多次奏效，但它这次却失算了，非但"髡千人"成神的奢望成了泡影，而且落得被烧死的可耻下场。

小说叙事简洁，用笔精当，作者留主干去枝节，在无损故事的完整性

的情况下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比如，刘伯夷到地方考察案情，打算夜里住在惧武亭。有人提醒"此亭不可宿"。至于为什么这个亭子不能住宿，小说并未让这个人说出所以然来，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个小小的悬念，接着写刘伯夷精心做着战斗准备，更加告诉读者此亭是不寻常的处所，直至看到后来，才知道此亭不可宿是因为有鬼魅——老狸杀人。另外，刘伯夷抓住老狸后"呼火照之"一呼，灯火就来，这该不是刘伯夷事先做了精心安排吧。作者将这些都从略了，从而使主要人物更加突出。

小说语言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准确，合乎情节的发展。此如小说写夜里老狸出来害人，是这样写的，"夜时有异物稍稍转近"，"异物"而不是"老狸"，这是从刘伯夷的感受角度来写的。亭内黑暗，能见度极差，看不清来者为何物，"异物"这一词，在此处用得绝妙，表明了作者叙事的严谨，假如把"异物"换成"老狸"，那就是败笔了，刘伯夷能分清来物是老狸，老狸何以识不破刘以脚代头的计谋呢？老狸中计，刘伯夷觉有"异物"，概由于黑暗的缘故。（杨茂祥）

张　奋　·曹　丕·

魏郡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开堂呼曰："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

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选自《列异传》〕

●●

《列异传》是一部志怪小说集，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何文不怕精怪，设计战胜精怪而且因此致富的故事。这在鬼怪神异之说十分盛行

的社会里，无异是有进步意义的。

本文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文章开头写"魏郡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暴衰"是"突然败落"的意思。张家的突然败落是因为有鬼怪作祟。但张奋怕鬼，更不敢与鬼作斗争，而是采取投降政策，赶紧把房子卖给了黎阳程家。程家搬去居住以后，"死病相继"，说明程家与张家一样无能。程家又把房子转卖给邺人何文。何文是个勇敢而机智的人，他不怕鬼怪，战而胜之，结果得金银各五百，钱千余万。本文以对比手法写了怕鬼与不怕鬼所导致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用张家、程家的"暴衰""死病相继"作反衬，颂扬了何文的勇敢无畏，足智多谋，对比强烈，也使文章的中心更加显明、突出。

本文作者还发挥了丰富的想象，用拟人化的手法，把金、银、钱、杵等物都写成了有思想、能说话、会行动的精怪。金是一个"长丈余、高冠黄衣"的妖怪，钱是"高冠青衣"，银是"高冠白衣"，杵是一种两头粗、中间细的木棍，因此这个妖怪的名字叫细腰。作者不论给妖怪作外貌描写还是给妖怪起名，都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征。何文偷听了妖怪间的对话，掌握了呼唤的方式，由于"细腰"无意中泄密，使何文找到了金、银、钱所埋藏的地方，从而将妖怪一网打尽，从此住宅清宁安静。由于作者用了拟人化的手法，使文章生动有趣，情节引人入胜。（李　远）

宗定伯　·曹丕·

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大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其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惟不喜人唾。"

于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着地，化为一羊，便卖

之。恐其变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是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选自《列异传》〕

●●

这是一篇志怪小说。它记述了宗定伯不怕鬼，用智谋了解到鬼的特性，进而捉鬼卖鬼的故事。故事情节虽然荒诞离奇，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对鬼怪神异一类的迷信产生怀疑、否定的态度。这在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极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有进步意义的。

本文善于把语言、行为和情节揉为一体，利用语言行为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并构成一个结构完整、趣味盎然的故事。

本文开头用"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一句话，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接着便进入人鬼间的对话。文章首先用对话让人鬼各作自我介绍，宗定伯欺骗鬼说："我亦鬼也。"表现出宗定伯的机敏。接着作者又用对话交待人鬼都去宛市，并用对话和行动描写了去宛市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开始，他们轮换着互相背，因宗定伯太重，引起鬼的怀疑，宗定伯急中生智，随机应变，以"我是新鬼"为理由搪塞过去。再次表现出宗定伯的机敏。接着又用对话形式了解到鬼最怕人吐唾沫，刻画了宗定伯善用智谋的特性。最后文章用行动描写和极简单的叙述写了定伯如何捉鬼，鬼变成一只羊，定伯卖羊得钱一千五百钱。

本文作者主要用了语言描写和行动描写的手法描述这个故事。故事有头有尾，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情节曲折生动。把人物语言、行动与故事情节揉合在一起来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这在古代微型小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没有肖像描写，也没有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场面描写等等，表现手法十分简单。这样的写法里然失之粗疏，但行文却非常简练。作为微型小说，要在极简短的文字里叙述一个完整生动的故事，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运用这样的手法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也正是微型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一大特点。（李　远）

梁　鸿　·皇甫谧·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遭乱世，受业太学，博览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他舍。梁乃哥

访烧者，问其所亡失，悉以系偿之。其主犹为少。鸿又以身居作，执勤不懈。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系，鸿不受而去。归乡里。执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丑，择对不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下请。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绣，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顷，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肃宗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燿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有顷，又去适吴，居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乃方舍之于家。鸿潜闭门著书十余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幸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旁。 〔选自《高士传》〕

●●

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是专录"隐逸之士"人品、作为的笔记。作者以他的观点为取舍的标准，记录描写了从上古到魏晋的"高士"96人；赞美了他们淡泊名利，无意仕途而自乐于隐逸躬耕的生活，尤着意于他们品德才学的描摹刻画。这样的取材给了我们一个了解古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机会，我们虽然并不一定完全同意作者所持的观点，但从他的笔下我们却可以认识96个既有共性又神采各异的古代知识分子。本篇所记的梁鸿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梁鸿，不少人怕早已从"举案齐眉"的典故中知道他有一个夫妻感情和谐的家庭。但本篇并不执着于此，而是多方展示他的性格特色，一步一步地力争丰满而立体地写出这个作者仰慕的"高士"形象。文章伊始，作者写他"受业太学，博览不为章句"，博览群书却不屑著述，颇有孔夫子"述而不作"的遗范。学毕，又甘心"牧豕上林苑中"，当了个放猪的人。生逢乱世，淡泊于名利的性格已露端倪。后，又写他因"误遗火，延及他舍"后

的表现：不仅倾己所有予以赔偿，不足，又用自己勤恳的劳作再偿邻人的损失。至此，梁鸿性格的又一个方面：待人以诚，不骄不傲又得以显现。

至于梁鸿夫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和谐，作者也并不只在二人的外在表现上浓墨重彩，而是深入揭示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外在的和谐与内在的共同思想为沃土，让这枝夫妻和谐之花开得根深叶茂不虚飘，令人叹服。作者以形象的描述告诉读者，首先，梁鸿择偶不重门第、姿容，而重心曲的相通。于是，虽然"执家"（有权势的家族）"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而貌丑但倾心于梁鸿的孟氏女，梁鸿却"闻而聘之"。梁鸿看重的是心意感情。其次，既婚之后，面对自己新婚盛装的妻子，梁鸿七日不与交谈，为什么？梁鸿说："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绣，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原来，他希望能与妻于"俱隐深山"，浓装艳饰的妻子不是他理想的伴侣。而妻于此举又原来是在"以观夫子之志"，是试探丈夫言行一致与否。妻子的试探证明了梁鸿的矢志不移，于是妻子欢欣地更服饰着布衣，"操作而前"，丈夫大喜，高呼"真梁鸿妻也！"一对志趣一致琴瑟和谐的夫妻跃然纸上，此后，或"耕织为业"，或"为人赁舂"，他们生活虽然清贫，家庭生活却美满怡然。以家庭生活入笔，深入地写出了人物，而且细致入情。

梁鸿德才兼具，却只钟情山野，是否心志已灰、无复理想了呢？不。文章最后的描述，揭示了其中的原委：梁鸿病重于异地，却不愿遗骨归返故乡，那是倾慕先贤遗风；死后又葬于春秋时代抗暴侠士要离墓旁。原来他志存高远，以侠义先贤为己楷模，心之火焰并未灰飞尘灭！

文中还记述了梁鸿为四皓以来24人作"颂"、过洛阳见宫殿华丽感而作讽喻性的《五噫之歌》（全诗仅五句，每句之后都有一个感叹词"噫"，故名《五噫之歌》）甚而获罪于帝王，不得不更名易地以避殃等。既写出了他的才华，又表现了他不满动乱中帝王的骄淫，暗示了他所以终生归隐，不求仕途通达的原因。

一篇短文，长仅数百字，却描述了梁鸿的一生，从其求学始，至其辞世终，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展示了梁鸿的思想品德、才华志向，所选材料几乎无一处是冗赘的闲笔。尤可贵的是文章对主人公梁鸿的描写，从外在行为而内在思想情感，逐层展示，不求疾速，文竣笔，人物始最后描述刻画完成，如缓缓展卷的工笔人物肖像画轴。不管今天我们对生于东汉的梁鸿作何评价，却不能不承认作者写梁鸿确确颇得写人的要诀。

（臧博平）

渔　夫

·皇甫谧·

渔夫者，楚人也。楚乱，乃匿名隐钓于江滨。楚顷襄王时，屈原为三闾大夫，名显于诸侯。为上官靳尚所谮，王怒，放之江滨，被发行吟于泽畔。渔夫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曰："夫圣人不凝滞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汩其泥，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歠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闭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渔于烟水　族氏无彰　鳞馨自举
偶觐三闾　开叙数语　击楫扬歌　冥谮何许。

〔选自《高士传》〕

《渔夫》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江边隐士和诗人屈原相遇的故事。在小说未编之前，这个故事已颇为流传，《史记》中司马迁把它当作有关屈原的故事加以叙述；王逸在《楚辞章句》里集录了屈原的25篇作品，其中就有《渔夫》一篇。我们且不谈屈原是否写过《渔夫》，就这个故事来讲，原来是以屈原为主人翁的，晋人皇甫谧写《高士传》，则把这个故事改编成隐士的故事。

小说全篇不足三百字，就在这短短的篇幅中，作者以渔夫和屈原江边简单对话为中心，来表现渔夫的隐士风度。屈原被昏君襄王"放之江滨"，苦闷彷徨的诗人"行吟于泽畔"。偶然的机会，二人邂逅于江边。"渔夫见而问之曰：'何故至于此。'""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独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的一席话表现了诗人憎恶黑暗、又无力回天的复杂心情。"渔夫曰：'夫圣人不凝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汩其泥，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歠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渔夫此番话讲的很含蓄，好似在帮助屈原分析被放的原因，总结教训，其实质不仅是对屈原的揶揄，更重要的是此番话阐述了渔夫"隐钓于江滨"

的思想原因。渔夫认为"怀瑾握瑜"再加上"名显于诸侯"为"自令放为"。渔夫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但他在现实面前所采取的态度与诗人迥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被放；而"举世混浊而我扬波汩泥，众人皆醉而我亦醉"则同流，那么出路在何方？渔夫的一番话为他的归隐作了最好的注脚。《渔夫》的作者皇甫谧是武帝时的一位著名隐士，渔夫的思想寄寓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品产生的时代，社会动乱，政治腐朽，作者囿于时代的局限，不可能真正理解爱国主义诗人的伟大胸怀，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出消极的隐遁思想，这是我们读此小说时应该特别注意的。

在小说的尾部渔夫有一段歌："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这句诗原本是楚地的民歌，《孟子·离娄》中记载此民歌为《孺子歌》，小说的作者运用移花栽木的手法把它移到渔夫的口中，丝毫没有牵强之感，反而感觉很贴切。它渲染了当时的气氛，对表现隐士清心飘逸的性格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渔夫》这篇小说在艺术形式上还是比较粗糙的。人物性格单调，情节也少的可怜，但小说中用简练的语言叙述人物的对话，含蓄且耐人寻味，这在小说发展的雏形阶段，还是可喜的。（韩　凯）

严　光　·皇甫谧·

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学。及帝即位，光乃变易姓，隐逃不见。帝思其贤，乃物色求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车玄缥聘之，三反而后至。司徒霸与光素旧，欲屈光到霸所语言，遣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疑，今为三公，能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病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病，是非病语耶。天子征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书。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

可相助为理耶。”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而言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故旧，相对累日。因共偃卧，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吁嗟子陵　少与龙潜　飞腾天位　书至连连
北军亲就　内榻同眠　富春之滨　客星皎悬。

〔选自《高士传》〕

●●

《严光》这篇小说以东汉初著名隐士严光为原形，塑造了一位清心澹泊的隐士形象。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少年时的同学，东汉王朝建立，刘秀当了皇帝，严光便改名更姓走上归隐之路，后来被召到京师洛阳，任为谏议大夫，严光执意不仕，归隐于富春山。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虽然没有直接表示对隐士的态度，但透过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领悟到严光这个形象寄寓着作者思想和追求。在作者的心目中严光不是一位一般的隐士，而且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小说开篇便用叙述的语言侧面烘托了这位隐士的“高尚品德”，“少有高名”、“帝思其贤”，“高名”和“其贤”为全篇奠定了基调，正是严光的“高尚品德”，致使这位身居至尊的刘秀耿耿于怀。

小说围绕着中心人物组织材料，主要采用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比起同时期志怪小说那种以较短的形式杂记各种不相连属的怪异故事更具有小说的韵味。《严光》这篇小说主要选取了二件有代表性的事例来表现严光的思想性格：其一司徒霸遣子道奉书；其二刘秀亲自幸其馆。

在司徒霸遣子道奉书之前，作者用简练的语言交待了严光是怎样地被请到京师洛阳，“三反而后至”三者，多次也。“三”表示了请到这位高士如何不易。作者还交待了“司徒霸与光素旧”，为以下的情节作好了铺垫。在子道奉书这一情节中，作者又巧妙地安排了一个人物动作细节表现严光的隐士风度。当子道奉书于严家时，“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宾客临门，上前迎接，乃人之常礼，而这位隐士非但不迎，反而卧床不起，此傲慢之态淋漓尽致；“箕踞”即双脚岔开呈簸箕状，此轻蔑之举昭然；客人至，主人视而不见，接着“抱膝发书”直到“读讫”方与来客对话，此情高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细节生动形象，活画出严光清高傲慢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人物形象突出鲜明。严光不仅是对“素有旧”的司徒

霸所遣的使者如此，就是当今的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刘秀幸其馆，“光卧不起”，这位天子只能屈尊“卧所”“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此时严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而言”。皇帝面前如此之傲慢，可谓傲慢之极。这两个表现严光的动作细节，把人物清高傲慢的隐士风度表现的淋漓尽致。

《严光》这篇小说在塑造人物上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作者善于运用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最能显现人物心灵的莫过于人物的语言。当司徒霸的使者传达了主人所言之后，“是非痴语耶，天子征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从这犀利的反诘中透露出严光是何等的不愿来此。反映了严光对归隐的坚决态度。刘秀劝严光“相助”时，严先则措词婉转“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严光的语言软中有硬，将了刘秀一军，最后刘秀只能“升舆叹息而去”。

小说在表现人物时运用有代表性的事例和代表性的人物语言，使人物刻划的生动、形象。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中汲取了史家记人的优良手法。作品取材于历史，但又不拘于历史，这对后人的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影响甚大。（韩　凯）

严　遵　·皇甫谧·

严遵，字君平，蜀人也。隐居不仕，常卖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卜讫，则闭肆下帘，以著书为事。扬雄少从之游，屡称其德。李强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为从事足矣。”雄曰：“君可备礼与相见，其人不可屈也。”王凤请交，不许。蜀有富人罗冲者，问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无以自发，冲为君平具车马衣粮。”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余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余。”冲曰：“吾有万金，子无儋石，乃云有余，不亦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昼夜汲汲，未尝有足。今我以卜为业，不下床而钱自至，犹余数百。尘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余而子不足耶。”冲大惭。君平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也。”时人服之。

君平卖卜　子云所师　睥文是阐　乃作指归
牧不可屈　钱常有余　真人淡泊　重哉匪虚
〔选自《高士传》〕

●●

《严遵》着意刻划了一个"隐居不仕"的形象。他"隐居不仕，常卖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卜讫，则闭肆下帘，以著书为事，"作者用寥寥数语勾勒出这位隐士的处世生活方式。小说没有表明隐士的身世，但我们能从"卖卜"、"著书"等描述中领悟到严遵的文人身份。对于洁身自好的隐士，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消极的一面。在社会极度动乱，政治十分黑暗的污浊现实面前，不是有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满理实面走上归隐的道路吗？"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寄情于山水"的谢灵运；"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大诗人李白不是也曾产生过归隐的念头吗！在污浊的现实社会中，"独善其身"的归隐总比人世同流合污要显得进步些。

在塑造人物上，小说的作者着意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小说中的主人公——严遵，他寄托着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小说的作者抓住了代表人物思想感情的语言来塑造人物。语言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表现，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当蜀之富人为严遵备好车马衣粮，劝他取仕时，严遵说："我有余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余。"家资不过"数百"的严遵和家有"万金"的罗冲，孰贫孰富一目了然，为什么在隐士的眼里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呢？"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昼夜汲汲未曾有足；今我以卜为业，不下床而钱自至，犹余数百，尘埃厚寸不知所用"几句话为上面的结论作了说明，表现了隐士那种知足长乐视富贵为粪土的清高风尚，同时，这几句话又是对富人贪多无厌的极大讽刺。

在艺术手法上，小说作者运用了侧面烘托、正面描写的手法表现人物，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小说的开始，作者便写道："扬雄少从之游，屡称其德"。粗看前句似闲笔，细体味才悟到作者用心良苦，只有了解他人才能知人而论，作出中肯的评论正来源于对严遵的了解，这个"少从之游"的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的称赞更令人信服。作者在这里采用的是侧面烘托的手法。这样的手法还有：扬雄称严遵"其人不可屈"，李强喜曰："吾得君平为从事足矣"。这些侧面描写写出了严遵的才能及高尚品德。它和下面的正面描写遥相呼应，为下面的正面描写作了艺术上的铺垫，从而为突出小说的主题服务。　（韩　凯）

江　上　·皇甫谧·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费无忌之谗，杀伍奢。奢子员亡，将奔吴，至江上。欲渡无舟，而楚人购员甚急。自恐不脱，见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剑以与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不受，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爵执珪，金千镒，吾尚不取，何用剑为。"不受而别，莫知其谁。员至吴，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辄祭之，曰："名可得闻而不可得见，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遗尽　鼓枻江隈　楚胥求济　夜乱芦滩
笑辞垦剑　意进鲍鱼　匆匆戒别　何用名为

〔选自《高士传》〕

●●

《江上》讲的是春秋时的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在父亲遭谗被诛之后，孑身逃奔吴国的路上遇到高士的故事。小说故事情节简单，故事内容反映了"晋人底风度"。

《江上》着重表现了"丈人"的"隐士风度"和"高尚品德"。伍子胥为避杀身之祸，俟机为父报仇离楚奔吴，行至江边"欲渡无舟"，前面是涛涛大江，后面是"楚人购员甚急"。足智多谋的伍子胥无计可施"自恐不脱"，正在危急之时，"见丈人得渡"。"奔"、"甚"、"恐"表现了当时处境的危急，小说对江边的处境渲染较详，因为它和下面谢恩献剑密切相关，是表现主旨的重要情节，因此，详述不惜笔墨。"见丈人"和"得渡"和主旨关系不大，故而从略。这种详略的安排对表达作品的主旨收到了较好效果。小说还采用了在人物对话中运用对比来表现人物思想的方法。为报答丈人的"得渡"之恩，子胥"解所佩""千金之剑"献给丈人，"丈人不受"。并说："楚国之法，得伍胥者爵执珪，金千镒，吾尚不取，何用剑为。"在这里"爵执珪，金千镒"和"千金之剑"形成鲜明对比，此是对比之一。其二是在丈人心目中的对比，即："千金之剑"、"爵执珪"、"金千镒"与"名"的对比，孰重孰轻？读者一目了然。从而使作者着意刻划的"高士"形象凸现于纸上，达到赞美

这种"名可得闻而不可得见"隐士风度。作品中虽映现着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老庄、佛教思想，但这种表现手法对后人的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小说的最后有八句似诗的结语，其意是概括全篇的主要内容，用以加深作品的主旨。这种似诗的文字，给人一种含蓄的感觉。虽然"诗"显得粗糙一些，但这种表现方法对后代文言小说甚至白话小说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江上》这篇小说还处于小说发展的初期阶段，艺术形式上还只是粗陈梗概，缺乏艺术的概括，人物刻划多半是作者想象的轨迹，还谈不到性格发展的问题。（韩　凯）

蜀山假玃　·张　华·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假玃。同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女气，自死，故取男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养食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届多谓杨，率皆假玃、化之子孙，时时相有玃瓜者也。〔选自《博物志》〕

●●

《蜀山假玃》选自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作者以奇特的想象，描述了蜀中南高山上玃盗妇人为妻的神话般的故事。

在西汉时，就曾流传有玃盗妇人的传说，并非始自魏晋。张华所记《蜀山假玃》大概就取自西汉的传说敷陈而成。小说中的假玃颇具人的特点，开始作者便介绍了它的生活环境及特征。"蜀山"应该为"蜀中"，也就是说在四川南部的山区，有像人一样能行走的假玃。《焦氏易林》卷一《坤》之《剥》曾记载说："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而独宿。"可见在四川南部山区，曾有过玃盗妇人的事。玃，猴类的一种。《尔雅·释兽》云："玃父，善顾。"郭璞注："假玃也，似猕猴而大，色苍黑，能攫技人，好顾

眄。”在小说中，作者把假猴描写得更具体了，写它“长七尺”，能像人一样行走，而且非常“健走”。人本来就是由猿进化而来，当时人们弄不懂进化论，他们只是通过直观，感到猿与人有相似之处，于是赋予猿以人的一些特性，并通过幻想，构思奇异的情节。獑等待有容易盗的妇女，就毫不客气的盗去。人们提防它，但它仍能将猎物（妇女）盗到手。由此可见，獑实在够狡猾的，盗妇的手法也实在高明。不仅如此，它们对盗去的妇女还很有一套办法，使盗去的妇女“不复思归”呢？看来，它对盗去的妇女是很好的，人没有将假獑征服，反而被它所同化，甚至“不复思归”，成为它的生活伴侣了。

猿猴自古就是我国人民喜爱的动物，在传说中，人们要把它神化了。崔豹《古今注》卷中《鸟兽》云：“猿五百岁化为獑也。”《抱朴子·对俗篇》引《玉策记》亦云：“猕猴寿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獑，獑千岁。”这样既善于变化又长寿的精灵，人们再幻想它们盗妇人做妻，并且生儿育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蜀山假獑》虽然叙说的是猿盗妇人的传说故事，但作者并没有意丑化假猴的形象，相反，却赋予了它精灵与人性，为猿猴的传说增添了新的奇特内容，也为后世人们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的经验和写作的素材。

张华的《博物志》，主要记叙地理异物之事，并非有意做小说，况且许多文章已佚，许多人怀疑今之《博物志》并非全出自张华手笔，而是后人窜改删削而成的。这篇《蜀山假獑》，文字上虽也有讹舛之处，却还不失为一篇可读的充满幻想与浪漫色彩的微型笔记小说。（赵　曾）

天河浮槎　·张　华·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出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范范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见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乃至蜀问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

牵牛宿。”计年月日，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选自《精物志》〕

●●

文学离不开想象。艺术的想象同一般的想象不同，它更富于新鲜性、创造性、活跃性。《天河浮槎》就是充满了优美想象的小说。

槎，即竹木制的筏。小说描绘一个有奇志的人，乘坐竹筏从海上一直划到天河里，看到了别人未见的奇景，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

小说的安排是较为完整的。开头交代天河与海相通，一个住在海岛的，年年八月看见有人乘筏从天河来，从不例外。这几句交代很简洁，叙述了这个人想去天河的动机。

这位没点出姓名的人，他有奇志：既然别人能从天河到海上，我为什么不能从海上去天河呢？文字不多，把一位古代探险者的形象刻画出来了。他在竹筏上建好棚子，多带干粮，便乘筏而去。

天河是什么样子？作者从探险者的感受中描写出来：探险者划了十多天，每天还照样能看到星星、月亮、太阳，与人间没有区别。尔后，就是天地不分的混沌状态。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再过十多天，忽然到了一处地方，那儿有城市，房屋建造很严实，远远看见宫里有很多女人在织布。离宫不远处，有个男子汉牵牛在小洲上。那牵牛人发现了探险者，吃惊地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探险者说明自己的来意，并询问自己到达的是什么地方。牵牛人说：“你快回去吧，到四川访问严君平，他便会告诉你了。

关于天河的景物描写，非常朴素自然，没有任何神奇的地方。那里也像人间，男耕女织，这里的想象也是从现实出发的，因此显得真实可信，充满了生活气息。

探险者回来，到四川找到了严君平。严君平是西汉四川人。他是个隐士，一生不愿做官。汉成帝时，每天在成都市上卖卜，赚了钱，就闭门读《老子》。他也是一位星相家。他没有正面回答探险者的问题。只说他观察星相时，曾记录某年月日有客星冲犯牵牛星座。按时间推算，那一天正是探险者到达天河的日子。这个结尾，颇有点出人意料，点明探险者到达了天河边的牛郎星座、织女星座。这样，回头去看探险者关于天河景物的观感，尽管那些景物是朴素的，但也突然放射出光彩。这样巧妙的结构安排，又使想象在朴素中增加了神奇的因素。这正是小说迷人的地方。

（丁　芒）

马太守 ·葛洪·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外住，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登视，躄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趋之如市，而钱帛固已山积矣。又教诸求治病者，虽不便愈，当告人已愈也，如此则必愈矣；若告人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前来辄告之云已愈，不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间，乃致巨富焉。〔选自《抱朴子》〕

《马太守》故事写的是身为"父母官"的马太守，靠骗术使其亲故人在旬日之间就获取巨富的事。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到马太守参与行骗，不愧"有术"二字。第一，他让此人出外居住，挂起招牌，诈称是神人道士，治病立愈。第二让口齿伶俐，能说善道的人，四处游说，替他扩大影响。治病立愈，这对于那些为疾病困扰的人来说是极大的诱惑，因而四方之集，趋之如市，找骗子看病的人可谓多矣，钱帛也哗哗地流进骗子的屋子，像山一样堆积在那里。但治病不能立愈，骗术总会漏馅，于是又出第三着，告诫那些求医治病的人，即使不能马上好，也要告诉人已经好了。如果这样说，以后就一定会好，否则就会终身不愈了，道法就是这个样子，不可不信，这里把骗和恐吓结合在一起，使得先前受骗的人也成了骗子的宣传工具。结果，骗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获取巨多的财富，得益的是马太守，骗子，受害的则是众多求医治病的人。

这个故事发人深省。骗子的骗术并非天衣无缝，有的骗术并不很高明，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骗子能得逞呢？这是因为骗子们大都善于琢磨人们的心理，利用人们的"欲望"，"欲望"常常是人的行为的内动力，但当欲望缺乏现实性的时候，则往往容易上当受骗，比如"盲者登视"，"躄者即行"久病立愈。更主要的是人们缺乏科学知识，迷信落后，假定那些求医治病的人，具有起码的科学知识，把骗子的言行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骗术的漏洞，假定那些人不迷信"道法正尔，不可不信"的说法，后人问前来者，前来能据实相告的话，骗子能如此得逞致富吗？

这篇文章对封建官吏的罪恶作了绝妙的讽刺和揭露，作者并未直接立言，评论是非，而是把自己的情感憎恶，人事褒贬，蕴含在字里行间之中。在开头，作者就强调马太守在官，是一郡的实权派，接着写马太守"一令"、"二令"、"三教"，由此不难看出这个大骗局是马太守一手策划导演的。这是一位怎样的父母官呢？本文成功地运用讽刺笔法，达到贬斥和否定的效果。（杨茂祥）

匡　衡　·葛　洪·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人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为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此，闻之皆解颐欢笑。

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选自《西京杂记》〕

●●

本篇选自东晋葛洪撰的历史小说集《西京杂记》。西京指西汉京都长安。《西京杂记》所记都是西汉的遗闻佚事以及一些怪诞的传说，文笔以简洁见长，叙事状物无不惜墨如金。所记事迹，多数为其他史籍所不见，其中许多故事至今传诵不衰。如王昭君为画工所欺远嫁匈奴，卓文君作《白头吟》赋劝阻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的故事等，俱出于此书。但《西京杂记》也不乏有不少具体入微之处，其中自有作者的渲染与夸张。似有增强其可信性之嫌，《隋书》把它列入史部，且不题作者的姓氏，甚至有假托西汉刘向的少子刘歆所作的一说。

匡衡，是汉朝的大儒，史称他精通经书尤善说诗。汉宣帝时，许多学者上书举荐他深明经义当世无双。曾坐官至太子少傅（教师）与丞相。时下

朝廷有政议对策，匡衡常能引经据典，议压众官，也许是因为过于锋芒毕露，汉成帝对遭人弹劾而免为平民。

本篇不足二百字。作者没有去写匡衡炙手的官场鸿运，而是写他成为大学问家前的清苦求学，特别是他善能说诗，被人畏服的事迹。

匡衡"穿壁引光"，"作佣求学"的故事在我国几乎已妇孺皆知，常常用来对孩子的启蒙教育。作者只轻轻几笔，犹如画苑巨擘，只是粗粗抹来却已神韵毕肖，其家贫不惓，刻苦好学的生动情景跃然纸上。但是作者的精彩之笔是写"衡能说诗"，说匡衡极其善于串讲诗篇。这里"诗"专指《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今日可见的共有305篇，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旧说系孔子所删定。其中部分是诸侯祀神祀祖，赞美业绩的作品外，大都采自民间诗歌，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混乱以至人民遭受的压迫与痛苦的无情揭露或批判，也有不少表现了大胆而真挚的男女恋情。作者介绍匡衡说诗，能"解人颐"，能使听众笑逐颜开。可见匡衡对"诗经"的研究不仅有极深的造诣，而且有独到之处。以至当时的学者文人间有这样的传说，"无说诗，匡衡来；匡说诗，解人颐"，意思是说，谁也不要在这里讲什么《诗经》了，匡衡要来讲诗了，他要是一开讲诗经，无不以心领神会，笑逐颜开。但是有言道，诗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匡衡是汉朝东海承人，为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人。有趣的是，就有一位匡衡的同乡学者，竟不顾时人"无说诗"的劝说，大胆地设坛讲诗。好学不倦的匡衡听说后，择日欣然前往与之讨论诗义。说到关键之处，匡衡常常对他的一些议论率直地提出疑问，以至几度听这位同乡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末了，慌慌张张地倒穿了鞋子头也不回地离席而去，连匡衡在背后追着喊他"先生留步"的招呼声也没听见，匡衡想劝住他把前面说的再议议，他却是边跑边念道：无话可说的了，无话可说的了。

本文中作者勾勒的邑人"倒屣而去"的窘态，实乃是神来之笔。屣是鞋。古人相聚，坐而论道大都是脱鞋后，盘腿席地而坐的。这个邑人想从速离去，尽快摆脱窘态以至未及穿正鞋而慌张离席的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匡衡令人畏服的情景。作者在这里没有正面去写匡衡的知识如何渊博，谈锋如何犀利，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京杂记》之所以被历代文人学者翻检阅读，其中有许多逸闻佚事尽管未必与史实相符，却能传诵不衰，类似"倒屣而去"的逼真而形象的细节描写，是它成功的秘诀之一。（刘五庆）

王嬙

·葛洪·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嬙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

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选自《西京杂记》〕

●●

《王嬙》是葛洪所著《西京杂记》中的名篇，在不同的版本中，有的名为《画工弃市》，也有的名为《王嬙不赂画工》。作者在小说中，着意刻画了画工的丑行和最终得到恶有恶报的结局，同时赞美了王嬙的高洁品格，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了帝王的荒淫与宫廷的黑暗。

小说的中心是要鞭挞画工的丑行，围绕这一中心，作者按照事件的发生（起因）、发展和结局安排结构，采用了第三人称来叙述。

故事的起因是汉元帝刘奭的后宫美人太多，为了召见中意的美人，他叫画工描绘美人的形貌，根据画像召见。有了这个前因，才引出后果，情节才得以发展。这个前因很重要，但作者并未多用笔墨，而是仅用21个字便交待情楚，显示出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和布局的功力。

元帝要根据画像召见后宫美人，便给了画工可趁之机，他们利用手中的画笔勒索后宫美人的钱财，而后宫美人为了能被元帝召见，也就贿赂画工。只有王嬙不肯行贿，所以没有被元帝召见过。这段叙述，作者的语言仍然十分简练，写王嬙不肯行贿及后果，仅有一句："独王嬙不肯，遂不得见。"王嬙不肯行贿画工，画工当然要报复她，给她画像一定要丑化她。这些，作者并未明言，只用"遂不得见"，便交待过去。而画工对王嬙的所为，

也就不言自明了。

开头至此，作者叙事剪裁之得当，语言之精炼，已见一斑。而这个特色，贯穿于全文。

在情节安排上，作者注意了情节的起伏。王嫱不赂画工，她与画工之间已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还是比较平缓的，但是为激起情节的波动而出现的更大的矛盾——画工与元帝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匈奴入朝向元帝求亲，元帝仍根据画像，选中最不得意的王嫱送给匈奴。没想到等见到王嫱时，才知道她的品貌在后宫美人中是第一，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段情节的发展，如异峰突起，王嫱与画工的矛盾转变为画工与元帝的矛盾，平缓的矛盾突然激化，情节由伏而起，产生变化，达到高潮。叙述故事注意了情节的起伏，就避免了平淡，读者在欣赏作品时，能够由情节的起伏而引起的故事的节奏变化中获得美的感受。

元帝知道了自己被画工欺骗之后，便处理画工，于是"画工皆弃市"，被绑赴闹市执行死刑，这就构成了故事的结局。画工以受贿索贿开始，以抄家弃市终结，就画工而言——恶有恶报，就小说而言——结构完整，情节起伏，引人回味。

在人物塑造方面，这篇小说以塑造画工群像为主，并未着意刻画王嫱，但王嫱的形象却十分鲜明突出，远远超过了画工。这是因为，对画工，作者以叙事为主，未加以描写，而对王嫱，却使用了巧妙的描写手法。他用"诸宫人皆赂画工"，来反衬王嫱，"独王嫱不肯"。一个"独"字，表明了只有王嫱一个人宁可不被元帝召见，也不肯降低人格去已结行贿画工。诸宫人的形象，映衬出了王嫱高洁的品格。

当元帝决定以"昭君行"后，作者对王嫱进行了正面描写："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这段描写，虽然笔墨不多，却非常全面地写出了王嫱的美丽——貌为后宫第一；王嫱的才干——善应对；王嫱的修养——举止娴雅。难怪"帝悔之"，王嫱确为后宫出类拔萃的美人，不仅外貌美，而且心灵也很美。

王昭君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是作为为民族团结和睦做出牺牲与贡献的形象出现的，而在这篇小说中，主要是写她冰晶玉洁的品格，这也为以后的文学家们在创作时提供了素材。（赵　曾）

韩凭夫妇 ·干 宝·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

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

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

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选自《搜神记》〕

●●

这是一篇志怪小说，写的是战国时期的事。这篇微型小说运用譬喻，借助于幻想，塑造了韩凭的妻子何氏的形象，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宋康王夺走了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凭怒，王囚之，论为城旦。"城旦，是一种刑罚，白天防备寇虏，夜晚筑长城，实际上是一种苦役。霸占了人家的妻子，又罚丈夫去做苦役，可见康王是十分残暴的。但韩凭夫妇并没有屈服。

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

何氏的信用的都是暗语，康王及左右"莫解其意"。还是大臣苏贺解通了信的内容："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

心有死志也。"12个字竟包含了这么多的内容，真是言简意赅。更巧妙的是这封信用的全是譬喻。秦牧说："美妙的譬喻简直像是一朵朵色彩瑰丽的花，照耀着文学。它又像是竞话中的魔棒，碰到那儿，那儿就产生奇特的变化。"何氏的信用了譬喻，起了密码的作用，含蓄地向丈夫表达了相思之苦、相见之难，也表示了以死殉情的决心。运用了譬喻，使这篇小说顿生光彩，也充分表现了何氏的聪明才智。通过这封信何氏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以及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韩凭以死殉情。何氏"阴腐其衣"，当着康王与左右的面摔下高台，实现了她对丈夫发下的誓言。何氏机智勇敢的性格特点、忠于爱情不为暴力所屈的斗争精神，通过这一行动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

何氏死后，康王"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不久，奇迹出现了：

> 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

宋人把这两棵树称为"相思树"，南朝人认为鸳鸯即"韩凭夫妇之精魂。"小说这个结尾运用了幻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秦牧说："以生活真实为基础，加以提炼升华起来的幻想，有时即使情节离奇，却同样可以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韩凭夫妇》正是借助于幻想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使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不为暴力所屈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升华，同时也表达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增强了作品的魅力。

《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影响是深远的，韩凭城的存在、歌谣的流传说明这个故事深人人心。李贺的《恼公诗》、李白的《白头吟》都提到有关的情节。敦煌写本中有一篇《韩朋赋》，比《搜神记》所记更曲折、生动，文辞也更加美丽，说明这个故事在民间一直流传并在不断的发展着。

（岳冬梅）

李寄斩蛇 ·干 宝·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病。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

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悲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髏，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选自《搜神记》〕

●●

《李寄斩蛇》以四百余字的篇幅塑造了一个善良、机智、勇敢的少女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恰当地运用了对比手法，这是这篇微型小说的主要特点。

对比是一种常见的表现手法。诗歌常用对比，如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通过对比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表达了对贫富不均现象的不满。散文常用对比，如鲁迅《忽然想到(十)》中有一句："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鲁迅先生用羊和凶兽作对比，勾画出奴才的两副截然相反的面孔：对主子唯命是从，像只温驯的羊，对普通群众却大放威福，像吃人的野兽。通过对比充分揭示了奴才的丑恶灵魂，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憎恶。小说中运用对比同样会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美与丑、善与恶、谦虚与骄傲、光明与黑暗、诚实与虚伪……相互之间通过对比，各自的特点就更鲜明突出。《李寄斩蛇》这篇微型小说正是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围绕着蛇害，层次井然地展开了叙述和描写，突出了李寄的性格特点。

小说一开头就竭力渲染蛇之大及其危害之严重，突出了人们除蛇害的迫切心情。地方官先用牛羊祭蛇，无效。后又征集十二三岁童女来祭。每年八月送入蛇穴，年年如此，已送了九女而蛇害未除。这充分反映了官府的昏庸无能，为下文写李寄斩蛇作了铺垫。

正在地方官束手无策的时候，不幸的命运轮到了李寄的头上。她"应募欲行"，父母慈怜，舍不得让她去，但"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小说没有提及那些已送入蛇穴的少女，当年哭哭泣泣喊爹叫娘的惨状。但对比之下，李寄果断地应募前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敢的行动。她是很明智的，明白"应募"之事是无法避免的，与其哭哭泣泣伤父母的心，还不如豁出去，还可死里求生。行前宽慰父母的一番话，表明李寄是很有孝心的。她不是消极地应募送死，而是冒险为民除害，以图死里求生。那些迷信而无能的地方长官只想用牺牲他人之女的办法缓解蛇患，他们的做法与李寄勇敢果断的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对比显示了李寄的精神境界和个性特点。

李寄斩蛇的过程是小说描写的重点。

李寄行前已想好对付蛇的办法，事先准备好剑、咋蛇犬及喂蛇的食物，说明她果断地去应募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胸有成竹的。

蛇出来，"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果然名不虚传。李寄在关键的时刻放犬，在犬咬蛇的时候，她从后而用利剑把蛇砍伤了几处。蛇痛急，便跃出洞口，"至庭而死"。斩蛇的每一个步骤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描写得真实可信。通过对斩蛇过程的具体描写，充分表现了李寄智勇双全、果断有为的性格特点。这与地方官府的昏庸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对比突出了李寄的形象。

（岳冬梅）

张　华　·干　宝·

张华为豫章太守，善易卦，明于政刑，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令。或当死者，悉放归缚父母。时有一人犯盗处死，克日欲诛，放归缚别，限满赴州就刑。其人在路号哭，经赵朔家。赵朔问何故哭，答曰："某枉谋为盗，犯法当死。昨蒙太守给假缚父母，限满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避去。"答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后逃者皆获得，是以不敢违日。"朔曰："汝不用

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计，自当获免。汝可取之逾到行渡河，即取竹筒盛水三尺长，安于腹上，仍黄沙中卧，经三日然后可还，终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满，法司怪人久逸限，乃以名闻。华乃观易六卦成，断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黄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寻也。"此谓之善易。其人经一年，改名姓处于乡里。既脱其死即贵重赂酬于朔，朔一无受焉。

〔选自《搜神记》〕

●●

这是一篇短小精悍而又富于哲理的故事。它记述了善易卦、明政刑的豫章太守张华，也刻画了聪明智慧，救人于危难的义士赵朔。双方围绕着一个犯人的生与死，展现了一场在必死中求生的戏剧冲突，读罢发人深省，余味无穷。

小说主人公张华善于易筮，能通神明，法力无边。他明察秋毫，谁也逃不出他的法网，"下吏罪人畏之"。但他的性格还有另外一侧面，即过于自信，"或当死者，悉放归辞父母。"善易而过分迷信易筮，只是依仗教条和主观推断处理政务，不做实地调查研究，结果反被假象所蒙骗。相传《易》为上古周文王所作，是专讲算卦的书，周人以蓍草占卦，后人称为易筮。张华明于易卦，自以为无所不知，不料居然有人诱其上当，反而成了个愚蠢可笑的人物。

诱其上当的赵朔是个敢于和官府对抗的不徒。当他向知犯人因限满赴州就刑而悲痛号哭时，公然煽动犯人逃走。逃脱"明于易筮，前后避者皆获得"的张太守的法网可能吗？至此读者不禁生一悬念。作者在这求生无路的特定背景下，引出了赵、张二人斗智斗法的生动具体的情节。从赵朔从容不迫而又周密自信的人物对白中，读者看到了一位仗义豪爽，富于同情，足智多谋，对易筮似乎也颇有研究的人物形象。

作者以简练笔法把赵朔的锦囊妙计描述出来，言简意赅，不用过多笔墨，更添了几分神秘。用这简单的办法就能逃之夭夭了吗？读者至此不禁又生一悬念。正是这不断引人入胜的笔法把故事推向高潮。"其人一依朔言"几字用得极妙，它把犯人怎样脱逃的情形明确地交代出来，不做正面实写，只用虚说一笔轻松带过，毫无重复累赘之处。这样，与上文实写之处相结合，可谓虚实相间，恰如其分。

读者最感兴趣的是犯人最后的命运，这是赵、张二人矛盾冲突的焦点。犯人逾期未归，司法衙门便把这人的名字报告了。周易共有六十四个

卦形，张华算了六个卦后，便盲目地推断出，“何故腹上不深三尺，背卧黄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寻也。”犯人轻易地逃生了。倘若他能派人验一下尸身，这种表面现象并不难识破，即使不去寻看尸体，再多算几卦，仔细研究一番，可能也不至上当。然而张华自恃聪明，反被聪明所误，由正确的前题，以一般代替特殊地演绎出错误的结论。人们从这个小故事的结局可以吸取到许多有益的教训，受到许多富于哲理的启示。

小说结尾以画龙点睛之笔使赵朔这一形象更加完美。轻着笔墨，写他于酬谢之重贿“一无受焉”，一个令人钦佩的形象兀然突起。赵朔不仅是个充满智慧的传奇人物，而且是个不取私利、品格高尚的义士。

作者干宝，晋书本传对他有如下评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这篇小说确实体现了他叙事简洁，直而能婉的艺术技巧，表现出他善于抓住典型事例和曲折情节塑造人物的写作才能。作者采用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出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以质朴无华的语言，寥寥数笔的白描手段，勾勒出生动而又鲜明的形象，这都是我国古代作家叙事记人常用的。

（裴燕生）

狄希 ·干宝·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亦千日醉。时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饮酒，欲饮千希家，翊日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君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既杯，复索曰：“美哉可使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不即别，似有怍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已阕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计日今石醒矣。”乃命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即见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张目开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选自《搜神记》〕

本篇原名《千日酒》，且饮酒人亦非姓玄名石，乃姓刘，名玄石。见载于张华《博物志》卷十，《杂说下》。与张华同时代人左思《魏都赋》中亦有"千日酒"故事。但他们只记有"中山酒家"，并不曾写酒家姓名"狄希"。而且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全篇仅80十余字，还是较《书钞》、《广记》所引稍为完整的。

何谓"千日酒"？据《周礼·酒正》注云："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疏云："昔酒为久，冬酿接春，清酒久于昔酒。"

清代梁章钜在《浪迹三谈》卷五中说到"千日酒"时曰："是酒名千日者，极言其酿日之久，后人乃附会为一醉千日之说耳。"

事虽如此，而《千日酒》故事流传至今，经久不衰，这应当归功于东晋人干宝。

干宝在前人所作"千日酒"故事的基础上，对人物和情节大为增饰，事复文繁，幽默诙谐，读之不厌，堪称为志怪小说中的佳篇。

干宝的二十卷本《搜神记》卷十九载有此文，而那好酒者同前人所写一样，姓刘，名玄石。《搜神记》八卷本卷三所记故事情节与其大致相同，而将好酒者改为姓玄，名石。小说题目也改为《狄希》。

故事一开头，开门见山，先交待酒家姓名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五字一句便道出千日酒神奇怪异，暗叹狄希之才能。紧接写玄石好酒。文笔细腻，抑扬顿挫。先写酒未发，狄希不肯给他。玄石先退让一步，好言恳求："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待饮完一杯，便进一步讨求，并情不自禁，连赞"美哉！"狄希就此止住，劝他别日再来，说"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玄石别酒家而归时，已现怍色。这段文字写得相当精妙。写玄石好酒，情态活现，憨厚可爱。而写千日酒又从"酒发未定"人手，别具情趣。为引出下文，层层铺垫。

"旋至家，已醉死矣"。此句用一"旋"字，写出一"死"字，实在夸张之极。但想那玄石饮的乃是"千日酒"，旋即醉死，也当合情合理，读到这里，人只觉那酒奇，并不觉事伪。而"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令人啼笑皆非。这一笔恰似平湖投石，水波涟漪，故事情节起落宕荡，引人入胜。

转眼三年已过，狄希忆起玄石应酒醒，前往石家探视、问询。不料，被家人告知：玄石归来即死，服丧已满三年。这大出狄希所料，赶紧告诉家人：玄石饮美酒而致醉眠千日，今日当醒。待家人凿冢破棺时，只"见冢上汗气彻天"，又一大胆夸张之笔，旨在写酒之威。那玄石张目开口便言："快

哉!醉我也!"好一个好酒的憨汉,一醉千日,醒来第一句还在为好酒称快,却不问自己如何被埋人土中千日。玄石好酒的形象被作者写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其他各种"千日酒"故事写到这里便打住收笔。干宝却增写一节。玄石在墓中醒来,只管问狄希,"你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矣",其嘴中喷出的酒气直冲墓上人鼻中,"亦各醉卧三月。"篇末又书一夸张之辞,幽默诙谐,别具奇趣。

故事短小精练,全篇仅二百六十余字,情节曲曲折折,妙趣横生。想象大胆,活泼新颖。三次运用夸张手法,使全篇首尾相贯,一气呵成。

这篇故事写人离不开写酒,写酒又离不开写人,通篇写人叙事,笔笔与"千日酒"相关。文中所叙:狄希酿酒,玄石饮酒、醉酒、醒酒,主旨皆在赞"千日酒"鲜美神奇,威力无比。全篇在构思运笔上围绕的中心还是"千日酒"。故事之所以显得情美新奇,引人入胜,更不能离开"千日酒",而读者并不在乎酒家姓什名谁。所以,故事篇名似乎仍用《千日酒》更加切题,改为《狄希》倒觉不妙。 (黄晓芬)

河间男女 ·干 宝·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肯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尽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秘书郎王导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选自《搜神记》〕

●●

《河间男女》选自干宝《搜神记》卷一五。在这卷中,共有十三篇写发冢而人犹活的故事,这一篇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用洗炼的语言和情

节，叙述了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是美好的，但也反映出作者对当时的兵役制度、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具有积极的意义。

俄国著名的小说家契诃夫有一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干宝的《河间男女》，正体现了简洁这个特点，小说开篇的叙述，语言、情节之洗炼尤为突出：

>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

短短四句叙述，交待了四件事情：第一句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第二句便为矛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男的从军去了，去什么地方，没有讲，和故事的关系也不大。去的时间，只用"积年不归"四个字便讲清楚了。第三、四句便展开了矛盾，女的家长要她嫁给别人，而女的不同意。在父母的逼迫下，勉强成亲，不久病死。

这么多的头绪，作者仅用四句话便交待清楚了，语言与情节设计，令人感到洁净和精纯，达到了洗炼之境。难怪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也十分钦佩干宝，他曾说过："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聊斋自志》）

如果说这篇小说在语言和情节设计是以洗炼取胜，那么在故事内容上，却是以奇取胜。男的从军归来，知道所爱之人已死，到墓前痛哭一场在情理之中，但他却"发冢开棺"，于是便生奇事——女即苏活。背回家去，休养几日，身体竟完全恢复了。按说有情人终成眷属，虽经死而复生，亦是喜从天降。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女的前夫来要人，双方僵持，告到官府。郡县断不了此奇案，只好上告朝廷。朝廷是这样断此案：

> 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

朝廷如此断案，虽然促成了大团圆结局，但也实为奇事。

人死而复生，此一奇；深信人死能复生而来要人，此二奇；朝廷亦信死而更生，违常礼断案，此三奇也。这些怪异的奇事便构成了奇异的故事内容，形成了这篇小说的特点，也是魏晋时代志怪小说的特点之一。

《河间男女》这篇微型小说，语言、情节设计洗炼，故事内容奇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它的长处。但用现代眼光来看，它的情节过于简单，简似梗概，未能展开。而情节正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故人物缺少性格塑造，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当然，魏晋志怪小说尚属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初期的产物，艺术上粗糙幼稚在所难免，阅读与鉴赏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苛求古人。

（赵　曾）

秦闵王女 ·干 宝·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餐。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趋入阁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称姓名，叙起居，既毕，命东榻而坐。即治饮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会可三宵；不可久居，当有祸矣。然兹信宿，未悉绸缪，既已分飞，将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度当时荒忙出走，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怜还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请度何处得来？度具以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尚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柩视之，原葬悉在，唯不见枕。解体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选自《搜神记》〕

这篇微型小说，描写了辛道度与女鬼秦女冥婚事，故事虽为人鬼相恋，颇为神异，却有现实基础。小说结构完整，构思奇特，故事性较强，人物形象也鲜明、生动，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佼佼者。

情节完整、神异，是这篇小说最主要的特点。小说开篇，先交待男女主人公及故事发生的地点。男主人公的介绍，采用十分简洁的叙述方法，只用"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便交待清楚了，顺便还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而女主人公的情况，则是通过秦闵王女与辛道度的谈话告诉读者的。采用不同的方式介绍人物，作者是有所侧重的，因主要人物是

秦闵王女。

秦闵王女已成鬼二十三年，她对辛道度也直言相告，而辛道度不但不惊疑，反而与其共枕三日，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怪诞之事。而作者却像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事一样，娓娓道来，毫无怪异之词。居三日后，王女与辛道度离别，也像常人一样，赠物为信，依依而别。此时，怪事方起，原来的房舍不见了，"惟有一冢"，辛道度始惊慌，读者也感惊奇。然而，奇事还在后面，房舍虽没，王女所赠信物金枕依然在王道度怀中。当王道度卖金枕时，巧遇秦妃。秦妃知道事情经过后，因疑而发冢，"原葬悉在，唯不见枕"，人鬼之婚得到证实，"秦妃始信之"，遂认王道度为婿，并封他为驸马都尉。驸马都尉在汉代是官名，魏晋以后，帝婿例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非实官。

在《秦闵王女》中，干宝写人鬼相恋，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干宝本人就"性好阴阳数术"，迷信鬼神，他的《搜神记》的主旨即"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自序》）。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不要一概而论。神鬼灵怪，就宗教的荒谬而言，它当然也是荒谬的。但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神鬼灵怪则是幻想的产物，是艺术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的艺术创造。尽管这种创造伴随着迷信与愚昧，但也充满了创造者的智慧与天才，没有了它，也就不会有志怪小说问世。

人鬼相恋，构成《秦闵王女》的神异情节，虽怪诞却不失美好，给予人们的是惊奇的审美感受。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虽未多施笔墨，却也将王女的形象刻画出来。辛道度是"求婚"者，王女却热心款待他，并以身相许，可谓一见钟情。为了不使所爱之人遭祸，三日之后便与他分手，不但留给信物，还"分袂泣别"。寥寥几笔，一位追求幸福生活、善良美好的妇女形象便刻画出来了。

这篇小说有完整、奇异的故事情节，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语言也简洁明了。在小说发展的初期阶段，《秦闵王女》不失为一篇可以借鉴的微型小说。（赵　曾）

鬼谷子 ·王嘉·

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折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尝息大树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问二子何勤苦也。仪秦又问之子何国人。答曰："吾生于归谷，亦云鬼谷，鬼者归也。"又云："归者谷名也。"乃谓其术，教以千世出俗之辩。即探胸内得二卷说书，言辅时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归相近也。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赵高谋杀之。子婴寝于望夷之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须鬓绝青，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而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子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言。谓子婴曰："余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名欲相诛暴，翌日乃起。"子婴则疑赵高，囚高于咸阳狱。悬子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终丹法，冬月坐于坚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及高死，子婴弃高尸于九达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子婴所梦，即始皇之灵。所著玉舄则安期先生所遗也。鬼昧之理，万世一时。〔选自《拾遗记》〕

这篇小说随意性很强，似乎想到那儿就写到那儿。但仔细推敲，也不尽其然，它还是经历了作者的精心剪裁和布局的。

小说的题目叫"鬼谷子"，大意是介绍一个叫鬼谷先生的隐居者，不过作者没有开门见山地介绍鬼谷先生，而是从他的两个弟子入手，先叙这两个弟子的生活，以此引出主角的出场。

小说开头介绍战国时期的两个纵横家张仪和苏秦"同志好学"的生

活，这实际上便暗示了鬼谷先生生活的年代。试想，张仪和苏秦在历史上如此著名，谁看到他们的名字会联想不到战国七雄争霸的年代呢？

小说介绍了张仪和苏秦"非圣人之言不读"的学习宗旨和"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的勤奋精神。由此，便引发了一个问题："二子何勤苦也？"这个问题来得很自然，在文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小说到此，便很自然地将介绍引向了真正的主人公鬼谷先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前面对仪秦二人的大量介绍其实都是为了主人公的出场面进行铺垫，这个铺垫使鬼谷先生一出场便笼罩上了一层学究气氛，暗示出了鬼谷子的学者身份。（细查野史资料，鬼谷子确是一名学究。《东周列国志》云："鬼谷子，相传姓王名栩，晋中公时人，其人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

小说借鬼谷先生发问，但并不叙述苏仪二人的回答。作者很果断地略去二人的回答，直接详写了鬼谷先生对苏仪二人询问身份的作答。这种对情节描写的取舍，作者把握得相当自信和熟练。他的剪裁完全是为了紧扣介绍的中心，是为了突出他的主人公。而且，他以前的铺垫已经引发了读者对鬼谷先生的兴趣，因此读者便不会强求一定要听苏仪二人的回答，而只想了解鬼谷子是何许人也了。作者抓住了读者的这种心理，进行了详略得当的选择和剪裁，便使中心更加突出，而行文更加紧凑了。

通过鬼谷先生的作答，小说介绍了鬼谷子的学者和隐者身份。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鬼谷子对"鬼者归也"的强调。《说文解字》中说："鬼，人所归为鬼。"可见，"鬼归相近也"。不过，小说里的归，是指人生殊途同归的归呢，还是归隐仙家的归呢？作者大概认为这两种含意都有。因为古史中曾记载，鬼谷子实为仙家，只是为了在人间再找几个同道归隐，才没有移居仙界。他看重苏仪二人，确是希望他们能随他脱俗成仙，但他也明白他们凡心难改，不好收复。作者知道这种归隐之意，但作者不想强调它。因此，作者在小说中把鬼谷子直接解释成"鬼归相近"，"人之归"的鬼魅。这从他以下仿佛不着边际的对秦王子婴诛杀赵高的怪异传说的叙述中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在作者叙述完了这个怪诞故事之后，曾发出过一声感叹："鬼魅之理，万世一时。"且不管他这句感叹的含意所在，但他确实是将鬼魅与鬼谷子相联系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作者无论是正面描写鬼谷子的言行，还是另起炉灶叙述秦王子婴在作梦梦见先帝魂灵之后诛杀赵高，而赵高施法术迟迟不死的故事，都是为了向读者言明一个主题，即介绍鬼谷先生的身分。如果这样理解，就能从小说叙述的貌似随意中，看出一个完整的结构布局，一个紧扣主题的，有层次描写过程来了。（冯晓英）

铸　剑

·王　嘉·

汉太上皇微时，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时所作也。上皇游酆沛山中，寓居穷苦里。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者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慎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而无疑色。工人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公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水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罔两，莫能逢之。斫玉镆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砥敛锷，终为鄙器。"上皇则解匕首投于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昼晦，及乎剑成，杀三牲以衅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之，是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字记其年日。"及成剑，工人视之，其铭尚在，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常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吕后藏于宝库。库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状如龙蛇。吕后改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名曰灵金内府也。　〔选自《拾遗记》〕

学者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的基本特征，是以史笔为法，"作者主观上旨在记实，连灵怪鬼神的传闻也看作实有，记载的目的无非是述异炫博。"这篇微型笔记小说《铸剑》，便是如此。它将神怪的铸剑故事，解释成现实了。但作者恐怕并不只是述异炫博，他还想告诉人们天子之所以成为天子，并不是偶然的，他是有神灵保佑的，是和显赫的"远祖"的高贵血统一脉相承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返古思想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古史辨》中言："返古思想，为人类通性之一，中国人尤甚。"为什么呢？这大概是由于中原大地总有战乱。具体到魏晋之时，社会也是动乱多难，

颠沛流离，容易引起人们的返古之思。这种思绪，连同固有的迷信思想和刚刚引入我国的佛教观念，形成一股思潮，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因此人们或著书立说，或杂史琐记，每每托古返古，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思想上的解脱。这篇小说，就是一个例证，它也寄托了人们的返古之思。

这篇小说在写法上也很有特色。它记叙了汉太上皇在没有发迹的时候，曾从村野之夫的手中得过一神奇匕首，言为殷时实物，后来太上皇又遇到一个山野之工匠，将此匕首溶进铸铁之中锻冶成一把佩剑，日后成为汉高祖杀三犭，平定天下的披荆斩棘之神器的故事。

其中，作者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为铸剑的工匠；二为高祖之父，汉太上皇。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塑造得逼真、生动，使人有历历在目之感。

作者通过描绘人物的行为状态和对话来叙述故事和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往往动静结合。比如这段描写："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这一动一静两个行为状态，便将一幅炉火前一工人奋力铸剑而一好奇观者伫立于傍的图景形象地勾勒了出来。着墨不多但形神已具。

再看这段描写："上皇曰：'此铸何器？'工人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慎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而无疑色。"这段描写中的对话，作者是作了取舍的。话虽很单纯，但却将二人的性格鲜明地显露了出来。上皇的询问简短，仅四个字，但却显得干脆，不露声色，表出人物性格中的沉稳和持重；工匠的回答风趣而又诚恳，显露出人物性格中的活泼与开朗。

此外，在这段描写中，作者着力于工匠的神态刻画："笑而答曰"一个笑字，便绘出了一个心胸开朗的性格图；而对于上皇，作者则侧重描写他的心态："谓为戏言而无疑色"这活脱显出了上皇的沉稳大度。这又是一动一静的两种行为状态，作者又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加深了人们对这两个人物性格的深刻认识。

这两段描写总的来分析，一是将不同人物的神态和心态结合起来描写，进行动与静的对比，来突出人物的性格；一是利用对话来区别人物的性格。此类写法在文中还有一些。这种写法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就因为它拥有了这个艺术手法，才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吸引了历代读者的诵读之声。（冯晓英）

任　未　·王　嘉·

任未，年十四，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险阻。每言人而不学，

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缚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更以静衣易之。非圣人之言不视，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奥，非正典籍所载，皆注记于柱壁，及园林树木。慕好学者，辄来写之，时人谓任氏为经苑。 〔选自《拾遗记》〕

●●

《任末》记叙了学者任末勤奋好学的一生。

少年时期的任末，年仅十四岁，便"负笈不远险阻"，四处游学，他常常夜入荒郊野岭，"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潜心就学。小小年纪，便悟出了"入而不学，则何以成"的道理。因此，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学得如醉如痴，甚至"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终于，他学有所成，而且培养了众多门徒。门徒景慕他，常常"更以静衣以易"，将他写满字的衣服换走，也许珍藏了起来。临终之时，任末仍不忘教诲人们好学之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话，便是"夫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的警戒之言。

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不难领会，作者所反映的主题是要赞扬任末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围绕这个主题，作者进行了素材的筛选。对于主人公的一生，作者没有进行面面俱到的叙述，而只选取了主人公的几句独道的只言片语和生活细节。作者用这些简单的只言片语和生活细节，贯穿起主人公勤学的一生。做到了惜墨如金但又点墨成金。

作者懂得白描的技巧所在，那就是要在白描中选取最能反映主人公特色的典型言语和典型生活细节来进行提炼和加工。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就是这样截取和剪裁的。他只选取了作品主人公的两句话，即少时言人而不学则何以成和临终时的警世之言。但仅仅才用了这两句话，就跨越了任末的一生，集中反映出了任末对勤学成材的毕生追求。同样，作品选取了为数不多的生活细节，将它们放入能反映主人公的治学态度的典型的生活场景中去，突出表现了主人公刻苦、认真的学习精神。比如："负笈不远险阻"，点出了主人公求学不畏跋涉之苦的坚毅；"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说出了主人公不拘学习条件之艰苦而刻苦钻研的勤奋；面月下依林木苦读，更显出了主人公夜以继日的学习劲头。这些细节描写都着墨不多，甚至极尽简略之能事，但却都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因为，它们都是围绕"勤奋好学"这四个字来作文章的。

全文160余字，谈的是勤奋之言，写的是勤奋之事，除此以外，作者绝

不作额外的铺陈。这就构成了这篇小小说的简约之文风。它的简约，在于选材的准确和清晰，它的简约，在于剪裁的得体和精当。如果后人能深悟此法潜心钻研，大概也能用聊聊数语生动、形象地写出一个精彩人物的独特一生来吧。（冯晓英）

赵夫人 ·王嘉·

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为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势。"既成，乃进于吴王。时人谓之针绝，虽蚊刺木猴云梯飞鹞，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拈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绩为罗縠，累日而成，裁为缦，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常在军旅，每以此帷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一丈，卷之则可内於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幼耀於人主，因而被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吴亡不知所在。〔选自《拾遗记》〕

●●

中华民族是个勤劳智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光辉的古代文明，而广大妇女所作出的贡献，往往却被宣扬"男尊女卑"的统治阶级"正史"所抹杀。这篇短文对我国古代妇女的勤劳智慧加以歌颂，塑造了一位技艺精湛，盖世超群的人间织女的艺术形象，实在是可贵，可敬，可叹。

赵夫人是三国时孙权的夫人，历史上未必没有其人，而作者王嘉不知她确切的名字。假托前人的奇闻逸事加以发扬，搜求各种社会传闻加以整

理，这是王嘉进行艺术创作的常用手法。我们应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加以区分。赵夫人虽然是吴国赵丞相的妹妹，孙权的夫人，但在这篇小说中只不过是作者创造的艺术形象，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作者笔下的赵夫人又是具有艺术真实的形象，是古代千百万妇女能工巧匠中的典型。

此文短小精悍，重点突出，集中笔墨对赵夫人集画、绣、织三方面才能于一身，"巧妙无双"的形象加以刻画，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她的技艺时称"机绝、针绝、织绝"三绝。所谓"机绝"是指能用色彩缤纷的丝线织成大到一尺，小到一寸各式各样的织锦，织出彩云飞霞龙蛇等美丽的画面。所谓"针绝"是指绣出江湖河海、九州山川、军阵城邑之势精细无比，荆棘、猴子、云梯、飞鸟形象逼真。"织绝"是说她为吴王孙权纺出的纱縠轻薄柔软，透明通风，卷起来可以放入枕中，展开则广纵一丈，"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整篇故事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三绝展开的，赵夫人巧妙无双的技艺被作者用这三个典型事例毫不枝蔓地描绘出来。

作者在描写这三个典型事例时，十分留心详略得当，先以"善画"二字铺垫，点出赵夫人具有艺术天才，为其后三绝的描述作出必要准备，然后层次分明地描写了时人称誉的"三绝"。第一绝"机绝"是略写，仅仅一句话，但已给人非同一般的感觉。第二绝的描述，是由吴达向孙权推荐画工人才引出，赵夫人的见解更高于孙权、吴达之上。她说："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江海城邑行阵之势。"这短短一句话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呈现出中国古代妇女的光辉形象。这第三绝更是充满了神奇色彩，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赵夫人自请为孙权织帷幔："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果然赵夫人"折发以神胶续之……乃缉为罗縠"，做成的幔帐倍受孙权喜爱。折，同析。这意思是把头发丝剖析柜粘结，纺成透气的细纱。这一绝胜于一绝的巧工，描述的越来越细致。最后的织绝不但百人物语言的描写，还有纺织情况介绍，幔帐描述，并以孙权的爱不释手加以衬托，形成了全文的高潮。这种百详百略的描写，形成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艺术效果。

小说结尾用悲剧的手法赋予主人公不幸的结局，赵夫人被"贪宠求媚者"进谗言而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退黜的原因是"幼耀于人主"，即在吴王面前炫耀自己的高妙；幼，通"窈"，意思是美妙。在莫须有的罪名下，精美的艺术品和赵夫人的名字都消失无存了，这寄托了作者无限的爱憎、同情和憾恨，同时又给后人留下许多令人寻味的启示；正如空山绝响，余音不止，更见作者不凡的艺术才能。（裴燕生）

贾逵勤学

·王 嘉·

贾逵年五岁，明惠过人。其姊韩瑶之妇，嫁瑶无嗣，而归居焉，亦以贞明见称。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逵隔篱听之。逵静听不言，姊以为喜。至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贫困，未尝有教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耶？"逵曰："忆昔姊抱逵于篱间，听邻家读书，今万不遗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文通遍。于闾里每有观者，称云振古无伦。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舌倦，世所谓舌耕也。"

〔选自《拾遗记》〕

●●

贾逵是东汉有名的经学家。本篇记载了他幼年勤学的故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聪颖勤学的小神童形象。

本篇描写贾逵勤学很有特色，他不同于"囊萤凿壁"、"悬梁刺股"似的苦读，他的学问是"听"来的。五岁的贾逵，由其姊早晚抱着他隔着篱笆静听邻人读书。这样，到十岁时，他已能够暗诵《六经》了。后来，他把听来的书写在门上、屏风上和桑树皮上，一边默诵一边作记录，一年以后就能把儒家经典都诵遍了。一个五岁到十岁的孩子，正是玩不够的年纪，他却能隔篱而听、且诵且记儒家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而且能做到"万不遗一"，真可谓勤学苦练，聪明过人。

在记叙贾逵勤学的过程中，穿插了姐弟的对话，使行文生动而不呆板。

文章的最后是对贾逵的评价和称赞，通过"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的记叙，来盛夸贾逵学问的无与伦比。最后一笔是点出他勤学的结果。

（王殿松、徐晶石）

怨碑 ·王嘉·

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汉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鸟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火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理（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

〔选自《拾遗记》〕

●●

在这篇不足二百字的短文中，作者以洗炼而绮丽的文字，神奇的想象，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暴君的形象，揭露了秦始皇的奢侈与残暴，不失为一篇颇具特色的微型佳作。

小说起笔，以十分凝练的一句叙述，总括了全文的主要内容："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这短短的一句话，成为小说的纲，既交待了故事的背景，又道出了要写的是哪方面内容。纲举目张，以下的行文，作者便依纲而结，自然展开。

作者先描写了秦始皇暴敛财宝的情景，用华丽的语言，铺彩错金。这段描写，虽无诗词之格律，不及辞赋之华绮，然行文如流水，节奏鲜明，读之上口，颇有韵味。作者写的是秦始皇为死后准备殉葬品，却能引起人们对他在世时生活是何等糜侈的联想。死后还要将远方的宝物都置于墓中，并修成江河山川的形状，用上好的沙棠沉檀做成船，用金银、珠宝做成鱼雁龟鱼。不仅如此，死后墓中还不能黑暗，"以火珠为星，以代膏烛"，来显示帝王的光辉。死后尚且如此，那么活着的时候呢？

仅以金银珠宝等殉葬还不满足，还要将活人生埋进墓中，为他殉葬，作者的描写更为奇特。发冢而发现冢中之人还活着，这样的传说故事在六朝很多。仅干宝的《搜神记》中，就有十几个发冢而人犹活的故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道平》、《河间男女》、《李娥》等。张华的《博物志》中也有死人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反映当时的兵役、婚姻制度给青年男女带来

的不幸，结局却大多是美满的。死而复生，就是构成这些悲欢离合故事的重要情节，没有死而后生，就不会有大团圆的结局。而《怨碑》的故事，虽也为发冢而人犹活，但另辟新意。作者创作这个情节，并不是写美满结局，而是要进一步揭露秦始皇的奢侈与暴政，颇具特色。"生埋工人于冢内"，所写是秦始皇的残暴；"开时皆不死"，所写是怪异事；而工人在冢内又是"琢石"又是"作碑文"，则寓怪异于深刻的寓意之中。工人们被生埋冢中，理应怨恨始皇，而作者笔下的工人，不但不恨，反而自觉地为始皇精心琢石，为他雕刻"龙凤仙人之像"，并且还"作碑文辞赞"，多么令人不解，多么令人哀叹啊！而这也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生埋我也要为你劳作，也要为你唱赞歌，不正说明了工人对始皇的愚忠吗？而凝聚与造就这愚忠的，不也正是始皇的暴政淫威吗？始皇的形象虽未在文中正面被描写，然而"敛天下瑰异"，和"生殉工人"两件事，从侧面把他的形象塑造出来了。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只能做秦始皇的忠实奴仆，敢于抨击和揭露他的暴政的，只能是后人。故事最后交待，后人将碑文的赞誉之辞改为怨酷之言，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使得小说结构完整，故事有始有终。《怨碑》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都可以说是《拾遗记》中的优秀作品。（赵　曾）

剡县民　·陶　潜·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路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蓄青衣，一名莹珠，一名（原缺）。见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履于绝崖之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已知，追还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事与根等。语曰："慎勿开也。"于是乃归。后出行，家人开视其事，事如莲花，一重去，复一重，至五重，中有小青鸟飞去。根还知此，怅然而已。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

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皮壳，如蝉蜕也。

〔选自《搜神后记》〕

●●

为人刚正不阿、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陶渊明，挂印归还乡里途中曾以其《归去来兮辞》而表达了决绝仕途归返自然的欢欣心情。此后，他躬耕田亩，清淡自守，或"种豆南山"，或"采菊东篱"，怡然自乐。虽"草盛豆苗稀"而不辍其耕，满足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拾趣于"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表现了一种不与世争、隐逸超然的生活态度。其诗作也因多写村牧生活而成为我国古代田园诗的杰出作品。求隐寻逸，是因为厌恶世俗生活，同时，陶渊明向往一种平和、恬静、人与人和睦友爱的理想世态，因而他写有《桃花源诗》，表达了这种向往。诗未足意，又写《桃花源记》，以小说家的手法精细描绘"武陵渔人"亲历的那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但"桃花源"经渔人一游之后，迷失所往，"不复得路"，消逝了。留下了向往，也留下了遗憾。本篇《剡县民》则让袁相、根硕二人在又一处"世外桃源"中得娶佳丽，"遂为家室"，后因思乡心切，返归故里。但既归之后，又思念至极，以至根硕在田中留下了血肉躯壳，魂魄往之、又去那个"草木皆有香"的化外世界了！与《桃花源记》相比较，两篇文字都是作者的一种理想的寄托，所不同的是《桃花源记》只写理想中的社会，有神秘而无怪异，《剡县民》则浓墨重彩，渲染了一种玄秘、神奇的神话气氛，凝神异与人情为一体，留给读者无限神驰心往的余地，掩卷之后，文中余韵依然萦之、绕之……

首先，作者给他讲述的故事的发生地以神秘玄幻的氛围：山羊导路，经一"狭而峻"的石桥，至"赤城"绝崖，山上瀑布飞练，路旁有如门的山穴，入穴豁然，地势宽平敞阔，草木皆有芳香……重山峻岭之中，山回路转，瀑布掩映，有一佳境陡然而现——典型的神话故事的开头！而且笔势追循着主人公的足迹，一层层，一步步写来，引人渐渐走入神异、走入芬芳，为故事的展示涂饰了一幅绚丽、奇绝的背景。

其次，叙述扑朔迷离，不求真切，不追底蕴，娓娓而谈，故事讲得如披薄纱，虽先真切，却有韵味，迷离中漾荡着一片神异的淡雾。例如袁相、根硕二人既到，二女子"忻然云：'早望汝来。'"这是怎么回事？作者不去深究；又如"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已知，追还乃谓曰：'自可去。'"二女怎么知道二人心事？为什么"追还"之后并不挽留？作者又不去细叙；临行，女于馈赠腕串，状如莲花，瓣五重，五重尽剥小青鸟飞去。这又是怎么回

事?作者也不细追根源;最后,因小青鸟飞去而"怅恨"不已的根硕,在田中留下了如蝉蜕一样的躯壳又是怎么回事?作者则不再说,只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去最后完成这个故事。这种在叙述中有意留下夹有疑问的"空白",恰恰是讲述神异故事所必需的。如果笔笔落实,毫无虚罅,情节虽圆润无隙了,但神话故事特有的气氛也就丧失殆尽了。笔如飘云,倏忽往来,一个故事的神异的内容,披上了与其相洽相合的飘忽的语言外衣,就更具特异色彩了。此外,像对二女身姿步履的描绘也精当、传神、带有仙气:"曳履于绝崖之上,行琅琅然。"行走于绝壁之上,却步履轻松,环佩叮咚。十余字,就使二女飘逸洒脱的身姿游跃于纸上,令人钦叹,令人想其神异绝妙的身姿、气度,又增添了文中的神奇色彩与气氛。

鲁迅在论及《搜神后记》时说:"亦记灵异变化之事如前记,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印证以《剡县民》,可以看出鲁迅之言是为确论。陶渊明深憎现实社会的昏暗丑恶,心向平和、纯净,寄情山野,隐逸超然,但心中的理想并未泯灭。提笔为文,描山绘水恬适超然,但并不忘现实之昏聩而又有"金刚怒目"之作,其《搜神后记》也常"伪托"神鬼,另有寄寓。这也是封建时代正直文人抒心中之块垒的常见方法。

(臧博平)

章　荀　·陶　潜·

吴兴人章荀者,五月中,于田中耕。以饭置蒜裹。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荀遂以钑斫之,蛇便走去。荀遂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某甲。"或言:"当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雳杀奴。"须臾,云雨冥合,霹雳覆荀上。荀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无知雷公也!雷公若来,我当以钑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向蛇穴中,蛇死者数十。〔选自《搜神后记》〕

●●

《章荀》着力刻画了一个勤劳、正直、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古代劳动农

民形象。主人公章苟，家境贫困，为了衣食而辛勤耕作，然而，生活却让他多受磨难。蛇妖也来欺负他，剥夺他，屡次三番把他用茭白叶包裹的饭都偷吃了，对于这种不劳而获的"梁上君子"，章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用锹砍伤蛇，并除恶必尽，紧追不舍，面对雷公不问青红皂白，偏听偏信，要惩治无辜的行径，他更是怒不可遏；跳脚大骂"无知雷公"，他据理力争，"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并敢于向雷公宣战，"雷公若来，我当以锹斫汝腹。"最后雷公不得不屈服，"转霹雳向蛇穴中，蛇死者数十。"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中，章苟凭着自己的英勇无畏和浩然正气，终于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蛇在小说中是个十分丑恶的形象，它们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卑鄙的勾当，心肠又是那样歹毒，对于奋起反抗的农夫，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付雷公，令霹雳杀奴"，俨然是一副主子的口吻，它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社会蠹虫，这些丑类最后落得被劈死的可耻下场，真是令人痛快之极。

章苟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感受。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深受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像牛马一样劳动，却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在一些文人眼里，他们是一群逆来顺受，不可教化的愚氓。但本文作者却独具慧眼，他能破除阶级偏见，看到农民身上蕴藏着的反抗精神，并对之进行艺术加工和提炼，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人不仅要敢爱、敢恨，而且要敢于反抗。天使章苟贫穷，他"展力耕垦"，希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变受穷的命运，对于邪恶势力的欺压，他毫不屈服，无所畏惧，紧握武器（锹），奋力砍伤蛇，与雷公力争公道，这也是反抗。反抗则生，反抗则胜。反抗是章苟精神内核中熠熠发光的基本要素。作者在那个"畏天命"，"畏鬼神"的时代里，以章苟这个富于反抗性格的形象，告诉我们的不正是这样一道理吗？

（刘五庆）

桃花源 ·陶潜·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叶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

地空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人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为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乃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选自《搜神后记》〕

●●

全篇仅三百字左右，语言清新精练、朴素自然。故事开头第一句，仅用11字，便将主人公身份、职业、籍贯及故事发生的时代一一交待清楚。开门见山、干脆利落，全无一个赘字。后紧接写景状物，文词隽雅、优美，仅有21字。"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叶鲜美，落英缤纷"。这一幅以"桃花"为主景的画面清雅幽邃、丰富多彩：景中有树有花，草木齐美；景中有红有绿，浓淡相宜；景中有静有动，生气勃勃；景物由近及远，深幽莫测。陶氏从渔人的视线角度入手，调动了读者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诸多功能，在文字的画卷中，展开丰富奇异的联想。好像身临其境，两岸美景尽收眼底，香气袅袅，沁人心脾，令人陶醉。这才是：文不醉人，人自醉。

陶潜写景不像谢灵运那样精雕细刻、为写景而写景，只不过为抒情言志，随意点染、烘托几句，却可以收到百读不厌的效果。

陶潜行文正如苏东坡所言："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

《桃花源》故事自始至终以渔人的活动为线索进行构思，使情节的发展自然而又严谨。渔人起始"缘溪行"，忽逢桃花林奇景异物，写景中略点一笔："渔人甚异之"，用渔人内心感受承上启下，接转自然，引出下文。渔人在惊奇之心推动下"复前行"，"欲穷其林"，情节在变化中推进。又一奇景："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武陵地区有水亦有山，所以写山是必然。而写"山有小口"，看起来是自然随意之笔，实则为后文埋下伏笔，与末一句"不复得焉"遥相呼应。陶氏行文自然之中有奇趣，一字一句不可忽视。再写渔人"舍舟从口入"，"复行数十步"，另一种旷达、明亮、平和之景呈现眼前。随着渔人前进的脚步，故事情节进入了高潮，阐发了小说的中心主旨。所用语言仍然平缓、舒展，朴素自然。还是从渔人所

见人手，写景状物，述人情风俗，点桃源人入此绝境之因由，历历在目，句句入耳，形象具体而又生动自然。一幅优美的田园生活画卷在读者眼前徐徐展现。那简笔白描的源中之景物，人之衣着形貌，皆与外世相同，而景物所含有的"空旷"、"俨然"，平和安乐的气势，男女老幼"并怡然自乐"的神态则不为外世所有。这画卷于相同之中寓藏不同，给人以似曾相识又无处寻觅的感受，颇富奇趣，耐人寻味。再依次写源中人待渔人无比热情、感情其挚动人，起初"见渔人大惊"，继而"便邀还家"，"设酒杀鸡"热情款待。而村中人听说来了外人，"咸来问讯"，并道出先世为避秦乱，"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从此与外世隔绝的原委，并为源外朝代更迭，民不聊生深深叹婉又无可奈何。村人又各自将渔人请到家中，全都用酒食殷勤招待，以表慰藉。盛情难却，渔人一连停留数日，留连忘返。"桃花源"中人人丰衣足食，自由平等，没有欺压和剥削，勤劳和谐安定的生活使人产生"源美"、"人更美"的深切感受。作者描绘的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正是本篇魅力之所在，它点燃了千万读者理想的火花。

段末轻点一笔："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出。'"。这不仅使"桃花源"故事更具神奇色彩，而且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承上启下，环环相扣，收转自如，又暗伏篇末"不复得焉"之因由。陶潜用句看似随意闲散，其实句句相互关照，皆在情理之中。

故事结尾简叙渔人和太守欲得"桃花源"佳境之心切，而以"不复得焉"告终。这"不复得焉"四字留下了无限怀恋和遗憾，耐人细品，浮想联翩，确有"言犹尽而意无穷"之好。平淡之中有奇彩，简朴之中有丰韵。

《桃花源》全篇深深融进陶氏的生活理想和他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他倡导的"无君论"思想和对田园生活的深刻体验，因而在故事中描写出一种高深、情远，令人羡慕、向往的意境。它是诗，是画，是生活，是梦幻。千百年来，在愤世嫉俗的文人中，在广大的读者群中得到强烈共鸣与反响。它所具有的非凡魅力，使这篇文学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佳作，并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苏轼赞曰："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黄晓芬）

赵　固　·陶　潜·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常系所在齐前。忽

腹账，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今死甚懊恨。"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间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於此，东行三十里，当有丘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横拢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驰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於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逃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在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赠给璞，得过江左。

〔选自《搜神后记》〕

●●

这篇小说写得很有情趣，文章构思也有很多巧妙之处。

作者描写东晋时的赵固爱马异常，是从赵固的军旅生活写起的。他这样开头："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是想告诉读者，赵固爱马绝非偶然。赵固是一位将军，他转战南北，不会离开他心爱的坐骑。因此，他与赤马是朝夕相处的朋友，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他与它，是患难之交。

作者点明了赵固爱马的独特原因之后，便笔锋一转，描写了赤马的突然死亡。这突兀的转折之笔，不能不牵动读者的心绪，引起人们对事态如何发展的关注。于是，作者便领着读者向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走去。这当中，作者自觉，读者不自觉，这便是文章构思的巧妙之处。

同样，在写了马死之后，作者并不对赵固的哀伤愁闷作正面描写，而只是侧面叙述门吏得知东晋名士郭璞能有办法使马复活的消息之后的惊喜。这引起了读者的想象：门吏且又惊又喜，那马的主人就该欣喜若狂了。一句"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便把赵固手舞足蹈的狂喜之情点化了出来。读着这段描写，你仿佛能看到赵固手忙脚乱的形象，能听到赵固急切的催促之声。到这时候，作者已经完全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他使读者的心态和赵固的心态产生共鸣，使读者又被作者调动起来，开始焦急地等待下文。不过，作者此时到不着急，他认为应该松弛一下读者的紧张心理，以便在心理上更好地体味事件发展的高潮部分。

作者转而描写主人公的寒暄之语："始交寒温"，暗示了一番赵固的礼

貌周全。这确实刹住了读者一门心思的探究之情，使读者转移了注意力，甚至好笑起赵固急到如此地步，还不忘说点“今天天气真好哇”的客套话的有趣来。于是读者的心情便平稳了许多，注意力就有余力再凝聚了。这便是作者巧妙构思的又一个意趣所在。

此后，作者开始描写事件的高潮部分了。这一节写得活灵活现，充满情趣。尤其是对救活赤马的怪物的描写，很吸引人。那“逃梁欲往”的活泼状；“自走在马头间，嘘吸其鼻”的认真状；忽然失踪的怪异状，都令人神秘莫测。从这一节开始，小说从“志人”转向“志怪”，弥漫出一种神秘的怪诞色彩。这也是魏晋元朝时期笔记小说的特色之一。小说虽往往荒诞无稽，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美丽的民间传说，包孕了人们的许多美好的幻想。本篇小说中使马活的情节描写，便包孕了作者的一点幻想之情，一点对生命的延续的渴求之情。作者借着这点虚幻之情，再一次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他继续引导读者随他走向神秘怪异的气氛中去。作者开始故弄玄虚，将“似猴而非”的怪物之形状描绘得模糊不清，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每个人都会按自己的想象描绘出这个怪物形象，每个人都会渲染这种想象。于是，神秘的气氛便造成了。这也许正是作者所需要的。作者希望读者能保持一种神秘的好奇心和他一起感受事件中的怪异现象。作者确实做到了这点，他使读者又一次不自觉地感受到了许多不可言喻的东西，而且沉入在一种怪异的想象中去了。

纵观全篇，无论是志人部分还是志怪部分，作者都能自始至终地牵引住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溶进作品的喜怒哀乐中去展开想象的翅膀，这不能不使人赞叹作者的写作功力。其中，构思之巧妙和描写之饶有情趣，是这篇微型小说最突出的长处。（冯晓英）

李仲文女 ·陶潜·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

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遽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选自《搜神后记》〕

●●

《李仲文女》故事短小，全篇不足四百字，故事情节曲折逶迤，别具特色。

小说开始的叙述，作者采用写这类故事通常所用的手法，先交待了人物与事情的缘起，随之便是阳间男子夜梦亡女，亡女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与爱慕之情，于是男女相约继而相会结良缘。但故事情节继续发展，却徒生波澜。先是李仲文妻在张子长处发现亡女的一只鞋，接着李、张二人询问张子长，得知事情本末，但都惊奇、怀疑，于是"发棺视之"，终于酿成悲剧。

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个传统，就是讲究婉娈曲折之美。金圣叹在评批《西厢记》、脂砚斋在评批《红楼梦》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文章之妙无过曲折"，"山无起伏，便是顽山；水无澜洄，便是死水"等，都强调小说、戏剧的情节之妙，在于宜曲不宜直。《李仲文女》由于故事结局的需要，造成了曲折的故事情节，给人以出乎意料的艺术感受。

在设计曲折情节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亡女之履，以此为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与契机，使悲剧的酿成，合乎情理，毫无牵强、斧凿之痕。

由于这篇微型小说构思巧妙，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完整，因此，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亦曾吸取了这篇小说的故事为素材，并借鉴了其艺术手法。（赵　曾）

韶　舞　·陶　潜·

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

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选自《搜神后记》〕

●●

《韶舞》用朴素淡雅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既简单又奇特的故事，寄托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韶舞》的内容、情节和艺术手法都类似陶渊明的另一名篇《桃花源》，又有所不同。

隐去故事主人公的姓名，是这一类反映入山避乱或隐居山林、田园者的小说的惯用手法。这篇小说也不例外，作者只交待主人公是荥阳人，姓何，是很有名声的人。被聘为官，他不做，"隐遁养志"。这里便产生一个小小的矛盾，既然是"有名闻士"，作者何以能"忘其名"呢？显然，作者有意不具其名，或者就根本无其人。《桃花源》中，也只交待是渔人，名姓皆无，采用的是同一手法。

情节的展开，《韶舞》却不同于《桃花源》，别具特色，将隐居者引入世外乐园的不是溪水，而是一个跳舞的人。其中蕴含深意，别有一番味道。"韶"，虞舜乐名也。《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韶舞"可能就是产生在虞舜时期的舞蹈。后来宫廷里确有"大舞"（也叫"武舞"）和"韶舞"（也叫"文舞"），这些都是为了宣扬贵族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的舞蹈。而在这里，作者显然指的是虞舜时的"韶舞"，而不是后者。舞者向"闻士"跳产生于太平盛世虞舜时期的"韶舞"，自然是一种暗示，暗示要带领他去寻找美好的世外乐园。"闻士"自然心领神会，欣然"寻遂"。

陶唐虞舜之世，是魏晋时不满社会现实的阮籍等人所憧憬的理想社会。陶渊明既把自己的理想社会寄托于世外桃源，便也常思回到古代的"鸿荒之世"，他在《桃花源诗并记》、《劝农》等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与愿望。由此可见，《韶舞》中的"闻士"，正是作者的化身，其所为，正反映了作者的意愿与追求。

《韶舞》虽然不像《桃花源》，有细致的景物描写，文词优美，令人陶醉怡然。但亦保持了陶渊明诗与文的"平淡"、"朴素"与"自然"的特色，行文流畅、语言简洁、清峻，毫无斧凿之痕。尤其是作者巧妙地运用暗示的艺术手法，借"韶舞"自然地展开情节，蕴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简洁的故事之中。故事虽短小精炼，但含蓄蕴藉，引人遐想，发人深思与回味。

（赵　曾）

管华绝交

·刘义庆·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选自《世说新语》〕

●●

刘义庆(403—444)南朝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与门客所编《世说新语》，为三卷，所记全是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尤以魏晋名士的言行为多。记述虽然零碎简短，但内容丰富，词意隽永，不仅全面细致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和生活风貌，而且在笔记小说中首创一体——专记人物的片断言行，给后世影响极大。

管宁、华歆，历史上实有其人。管宁：字幼安，汉末人，避乱到辽东隐居，拒绝应征做官。华歆，字子鱼，汉献帝时任尚书令、曹魏时官至太尉。这篇小说仅六十余字，却刻画了管宁、华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华歆贪恋富贵，管宁品格高洁，两个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刻画人物，离不开具体的细节。黄秋耘说："富有典型性的细节，只要选择得恰当，描写得生动，并不在多，有时寥寥几笔，就能活画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管华绝交》正是由于作者恰当地选取了两个富有典型性的细节，寥寥几笔就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一个细节是管宁看见片金，毫不动心，"挥锄与瓦石不异"；而华歆却"捉而掷去之。"捉，爱财也。华歆看见片金，激起贪欲，不由自主地"捉"起，归己所有。而看见管宁挥锄如故，他又感到惭愧，不得不把片金"掷去之"。这一捉一掷，反映了华歆的内心矛盾。他掷去片金，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与管宁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这态度上的差异，反映了两人思想境界的不同，也导致了后来两人的分道扬镳。

另一个细节："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观。"同席：古人席地而坐，同坐一张席叫同席。乘轩冕者，指坐着有围盖的车，穿戴礼服礼帽的达官贵人。看见达官贵人的马车从前过，管宁照旧读书，而华歆却废书出观，表现出羡慕之意。这个细节表明华歆在管宁的影

响下，尽管能掷去片金，贪恋富贵的思想究竟没有改变。“废书出观”的举动，使管宁认清了华歆的真面目，终于导致了管宁、华歆的割席分坐。后来，华歆成了一个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官僚，管宁却多次谢绝出仕，一直隐居在乡间。小说通过两个典型的细节，表现了两个人迥然相异的思想品格和处世态度。

这篇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还采用了对比的手法。管宁蔑视金钱、蔑视权贵的态度及高洁的品格与华歆的贪慕金钱富贵的市侩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对比突出了这两个人物的不同的性格特点。“子非吾友也”，不仅表明了管宁对华歆的态度，也显示了作者鲜明的爱憎。

（岳冬梅）

荀巨伯 ·刘义庆·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耶！”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选自《世说新语》〕

●●

这篇微型小说只有一百多个字，却塑造了荀巨伯这个重友情讲义气的人物形象。荀巨伯这个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是因为作者把他安排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使他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

茅盾说：“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

小说的开头交代荀巨伯为了探视朋友的病，不辞辛苦，远道而来。一个“远”字，见出了友情之重。“值胡贼攻郡”点明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友人住的地方正值兵荒马乱、刀箭密集，是极不安全的。友人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毅然做出了决定：“吾今死矣，子可去。”友人言辞恳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荀巨伯的关心。是舍弃友人离去避开危险呢，还是冒险照看友人呢？在这大难临头的关键时刻，最能显示一个人的精神品德。荀巨伯断

然拒绝了友人的请求。“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耶？”表达了荀巨伯誓与友人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语言铿锵有力，落地有金石声。

环境愈来愈险恶，生与死的考验摆在了荀巨伯的面前。荀巨伯与贼的对话烘托了环境的险恶，也反衬出荀巨伯的义气和胆量。“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老舍说：“对话就是人物性格等等的自我介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通过简洁的对话，一下子就表现出荀巨伯重友情讲义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高大形象。

荀巨伯的义勇形象主要是通过环境烘托和对话来塑造的。

（连　枚）

孔文举应对　·刘义庆·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选自《世说新语》〕

●●

《孔文举应对》是一篇文字十分精彩的小说。年仅十岁的孔文举面对负有盛名的李元礼、陈韪，毫无惧色，从容应答，表现出他的胆识和聪明才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世说新语》时，说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这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孔文举应对》是很有帮助的。

孔文举即孔融，汉末文学家。有关他幼年诸事的记载，以本篇为最精采。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运用对比和白描的手法，把十岁的孔文举放在一些大人物面前，通过矛盾冲突来刻划他的鲜明性格。

小说开头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十岁的孔文举，一个是任司隶校尉（掌管纠察京师百官）、名声极高的达官贵人李元礼，两人的年龄、身

份、地位悬殊极大。在这特定的环境中，孔文举想接近李元礼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能够前往拜见李元礼的除了"隽才(俊才)、清称(有清高的称誉者)"，便是"中表亲戚"(表兄弟姊妹，泛指亲戚)，而孔文举却以"我是李府君亲"为理由获得了准许，在这里作者埋下了一个伏笔，即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亲戚。当李元礼提出"君与仆"(自谦称)有何亲时?"孔文举从容而答，他从自己的先君孔子与李元礼的先祖老子(名李耳)之间的关系，谈到两家应该世代友好交往。谁也不会想到他会从老子与孔子的关系入手，强调孔李两家应该礼尚往来，从而使李元礼非接待他不可，否则就是失礼。文举的回答不仅使在场的人感到惊奇，而且也赢得了李元礼及其宾客的赞赏和敬佩。在这次应对中，文举的聪明才智已十分突出。但问题并未解决，当太中大夫陈韪到来后，文举与他的一番对话，进一步表现了文举的机敏。陈韪不但看不起十岁的文举，而且对人们赞赏文举也颇不以为然，轻蔑地说："小时了了(聪敏)，大未必佳。"文举则毫不让步，用"想君小时，必然了了。"来反唇相讥，使陈韪陷于局促不安的窘地。这位大人物竟然败在一个十岁孩子的手里。文举之言虽然简短，却抓住了要害，推理的逻辑十分严密，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在这里，文举的思维敏捷，胆识过人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

本篇小说的结构严谨，环环紧扣，在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用白描的笔法，将孔文举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活泼。难怪人们将此文推为描写名流言行的佳作。 (李秀民)

雪夜访戴 ·刘义庆·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选自《世说新语》〕

●●

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之子。曾仕黄门侍郎，弃官东归后，隐居山阴。这段轶事反映了他性格的一个侧面。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刘熙载《艺概·文概》)"婉"是简约的

意思。全文不足百字，紧扣一个“兴”字取材，写了一串连锁性的意念和动作，主人公的任性放达即昭然可见。

一个大雪之夜，主人公惊觉而起，开门四望，对雪独斟，咏诗忆戴，已见其信马由缰。既而还要访戴：不管路途远近，也不管黑夜白昼，要访就立即启程。船行一宿，及至戴府，又临门不入，返身而归。随心所欲，好不任性！

短文也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左思的《招隐》是赞慕隐士的诗。左思也曾少有壮志，因出身寒门，进仕不得而追求逍遥，以隐为乐；戴安道是位博学能文、工书画、善鼓琴的贤能之士，但也隐居不仕。此时此刻，主人公吟《招隐》，忆访戴，不正是他雪夜寄情之所在吗？然而他又“彷徨”踌躇，流露出一种生机受压抑的失落与苦闷；放达，不过是他那被扭曲的心灵的自我遣释而已。

文章简约意少、显单薄；言简意赅，见深厚。作者能在王子猷的性格中让我们看到魏晋时代的士大夫的精神风貌，正是得益于后者，因而能略小存大，以浅见深。（射广凤）

周处自新 ·刘义庆·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遭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选自《世说新语》〕

●●

这篇小说仅用了184个字，便生动地记述了周处年轻时为民除害，勇于改过自新，而后终于成为有用之才的故事。文中反映了一些封建道德观

念，但主旨是说明弃旧图新，重在立志的道理。因此，这段故事一直广泛流传，并多次被搬上舞台。明代传奇《蛟虎记》、《风云记》和以后的京剧《除三害》即取材于此。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这篇小说的叙事之法，一是写本源，二是写矛盾。唐代学者刘知几在《史通·模拟》中说："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眷言。"意思是，要叙事，必先表明事之本源，而后展开、连缀，不要使用罗嗦不清的语言。小说开门见山，"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这个开头便是"预张其本。""凶强"（强悍好斗），当然"为乡里所患"，而"侠气"（好打不平），才有杀虎斩蛟的基础。写故事，就要写矛盾。接下去说，"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遭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又"承"所患"，把周处和蛟、虎联在一起。"尤剧"二字揭示了周处之害才是"三害"和当地百姓的主要矛盾，从而为下文矛盾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

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小说在张其本，揭开矛盾之后，写有人劝周处去杀虎斩蛟，其目的却"实冀三横唯余其一"，这是矛盾的发展。写周处经三日三夜除掉虎蛟二害的艰难过程，而乡里人都以为周处已死，"更相庆"，是矛盾的尖锐化。周处杀死了蛟（从水中）出来，听说乡邻互相庆贺，"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这是矛盾的转化。写周处拜师求教，修德改过，"终为忠臣孝于"，则是矛盾的解决。

这篇小说还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即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也是多层次的；塑造人物形象，就要多方面地展现人物性格。小说并没有一味地去写周处的"害"，而是从多方面写出了他完整的性格。当有人劝他杀虎斩蛟时，"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表现了他豪爽果敢，不怕艰苦。"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是表现他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写他幡然悔悟，访贤求教，敢于把自己被乡里痛恨的实情毫无保留地告诉陆云，表现了他的襟怀坦白和悔过的决心。而"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则是写他言必信，行必果。（张长波）

王蓝田性急 ·刘义庆·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乃下地以履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

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耶？”〔选自《世说新语》〕

●●

《王蓝田性急》抓住王蓝田吃鸡蛋这样一个情节，采用了幽默、夸张的表现手法，把他动辄暴怒的性格，写得淋漓尽致。

小说共80个字，除去写王右军评论的25个字，仅有55个字，作者分三步写此事。先写王蓝田用筷子刺鸡蛋，刺不着便大怒，抓起鸡蛋扔到地上。再写鸡蛋在地上不停地打转，更使他恼怒，于是“下地以屐齿碾之”（屐底前后掌加厚高起，名屐齿，为了践踏泥土。）由于性急，用力过猛，没踩着。最后，他竟把鸡蛋捡起来，狠狠地咬碎，然后吐到地上。为文之妙，在于抓住独特性格加以描摹。通过这一连串漫画式的动作描写，把王蓝田的性格写得十分具体、鲜明，读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体现了微型小说单一情节的严谨和完整性。

王蓝田吃鸡蛋一事的确令人捧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幽默是对人们身上喜剧性缺点的解剖，是一种含笑的讽刺，在叙述事物引起的笑声中，暴露谬误，指出偏颇。所以，幽默和讽刺里然离不开夸饰，但又常常把其漫画式的艺术形态和现实生活中的哲理巧妙地结合起来。小说中的王蓝田，确有其人，东晋时官至散骑常侍尚书令，袭爵为蓝田侯。王右军即王羲之，曾做右军将军。安期，是王承的字，王蓝田之父，曾官东海内史，从事中郎。为人谦和，居政清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小说最后借王右军之言，把王蓝田和其父王承作了对比，给人以启发，即动辄暴怒，难于成事。

总之，这篇小说即事见人，简约允当，“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文心雕龙·夸饰》）的确是《世说新语》中的佳作。（张长波）

石王争豪 ·刘义庆·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

众。怃惘然自失。 〔选自《世说新语》〕

●●

这篇小说写的是西晋两个达官贵人争豪斗富的故事，作者采取的表现手法是正衬。

石崇，字季伦，曾任荆州太守，以劫掠客商而成富豪。仕晋累迁至侍中。骄纵无忌，奢侈残暴。王恺(kǎi)，字君夫，皇亲，官至后军将军，当时的富豪之一。石、王同属一种类型的人物。小说描述事件的着眼点是故事，而故事的跌宕起伏则离不开戏剧化的设计。此文以简炼的语言捕捉有典型意义的细节，通过描述人物的动作、神情、口吻，来显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

小说主要是写石崇，却先从写王恺人手。先写王恺是皇亲，晋武帝常常帮助他，曾经把一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那珊瑚树枝条繁茂，高下疏密有致，世上很少有能和它相比的。当王恺把这件珍奇宝物拿给石崇看时，石崇却"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这实在是个戏剧性很强的情节，既突出地表现了石崇的骄纵成性，又使故事顿生波澜。对此一击，王恺自然很惋惜，又以为是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因而说话的声音和脸色都十分严厉。但是，又是出乎意料。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就还给你。"于是叫左右把自己的珊瑚树全部取来，其中"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终于"惘然自失"。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比所产生的"反差"效果。它有助于渲染气氛，突出人物性格，突出题旨。

应当指出的是，小说的编写者对类似石、王争豪的描写，其目的并不是揭露士族的丑闻，甚至有或多或少的欣赏态度，但毕竟在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魏晋士族思想和生活的实录。纵观历史，晋代国力并不强，国家并不强，但是那些豪门贵族在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搜刮盘剥，穷奢极侈上却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晋书·石崇传》上记载了石崇与王恺更多的争豪斗富的情况，如："恺以粉澳釜(用麦芽糖水洗锅)，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屏幕)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无论是史书上的记载，还是《世说新语》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贵族豪门的凶残和冷酷，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封建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和腐巧。现实性是微型小说的生命力所在。《世说新语》值得鉴赏的意义也在于此。 （张长波）

王　子　猷

·刘义庆·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选自《世说新语》〕

●●

晋代的士大夫特别崇尚清谈，轻视务实，装旷达，标新奇，甚至沉溺其中，往往趋近怪僻。这几乎成了当时时代的顽症痼疾。这篇小说揭示的正是这一内容。小说中的桓冲、王子猷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桓冲，字幼之，是赫赫有名的桓温的弟弟，曾任车骑将军，故称"桓车骑"。王子猷即王徽之，他是中国"书圣"王羲之的儿子，曾在桓冲手下任"骑兵参军"，掌管军中马匹。这篇小说通过桓冲同他的三组对话，不但塑造了王子猷的性格，而且，还把当时时代的"应对玄言"的陋习作了形象的概括，颇能引人深思。

第一组对话是桓冲问王子猷在哪个衙门任职，他回答道："不知什么衙门，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身为骑兵参军，竟不知自己是在什么衙门当官，这已令人惊骇了。并且，连衙门的名称也说错了，更叫人惊骇异常，因古代郡州的僚属，各有专职，叫做"曹"，相当于今天的"科"。当时只有"骑曹"，没有"马曹"。第二组对话，桓冲问他管理多少马匹，他答道："'不问马。'何由知其数？"这是用俏皮话来搪塞上级的查询。《论语》里说，孔子上朝回来，听说马棚失火，就问伤没伤人，却"不问马"。孔子这么问，是因为贵人贱畜。但是王子猷引用孔子的话，却偷换了原话的意思，以此掩饰自己失职的过错。意思是说圣人既然"不问马"，我哪知道自己管了多少马呢？第三组对话，桓冲问他，最近马死了没有，死了多少，王子猷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这也是用孔子的话来敷衍桓冲。因《论语》中有："子路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叫子路好好注意做人的道理，不要去探求无法弄清楚的生死问题。王子猷同样偷换了孔子的话里原意，炫耀自己的机巧。

这三组对话，一组比一组深入，从三组对话中，可以看出王子猷机敏

便捷，并非呆人。这么聪明的人，偏偏连问他主管什么衙门也说不出来，可见他当"骑兵参军"，竟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不为"。所以如此，其根源盖出于晋人崇尚清谈以不问世事为清高的社会恶习。在当时，王子猷这种用俏皮话来敷衍的举止，人们不但不以为奇，而且还被视为美谈。是非如此颠倒，当时士大夫的思想荒谬、朝政的腐朽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这三组对话便成了王子猷的形象的写照，成了当时社会陋习的剪影。一滴水能映出星月的光辉，一篇微型小说也能反映时代的某些本质。所以，这篇小说的容量是相当丰富的。

在王子猷这个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看出，微型小说只有经过准确的概括，抓住富于特征性的东西，才能达到缩龙成寸，反映本质的艺术效果。鲁迅说过，写人要写人物的眼睛，不写眼睛，去写头发，即使写得再细致，对子表现生活是没有什么用的。画眼睛实质就是抓特点。在很多情况下，特点就是个性，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能反映本质。这篇小说在这方面确实为后人提供了创作微型小说的可取经验，传达出了令人深思的信息。

另外，这三组对话没有任何修饰，这便使小说据有较大空间，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余地。故此，显得含蓄有味，同时，由于引用孔子的话，并偷换原意，用圣人的名言来为荒谬服务，读来俏皮幽默，别具情趣。

（乐　牛）

何充正言　·刘义庆·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选自《世说新语》〕

●●

王敦，是晋元帝时显赫一世的权臣，总揽征讨之事，为镇东大将军，后又辅佐政事。他的兄长王含，凭借他的势力飞黄腾达，为人贪婪残暴，任庐江郡（今皖、赣、鄂、豫交界一带）刺史时，声名狼藉。王敦一天与众人谈到他的兄长王含，有意加以庇护，在坐的人明知王含"贪浊狼藉"，但迫于王政的权势，在王敦的面前谁敢有所非议？满座中，唯有何充敢于直言："充

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一个“异”字，当众揭穿了王敦的谎言。这个“异”字，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事实根据，作为庐江人，是深知作庐江郡的王含的为人的，深知他的贪婪，深知他的昏乱，深知他的专横……何充的正义言辞犹如一声惊雷，使满座悚然，也惊哑了王敦。当时何充是王敦的幕僚，作为下属的何充，如此顶撞上司，其后果之不堪，是可以想见的。何充出言，举座哑然。王敦深知兄长官声不佳，蓄意掩饰，不料被何充拆穿，虽恼怒而又羞惭。座中人们一方面害怕王敦会恼羞成怒，大发淫威，一方面又都为何充捏一把冷汗。而何充在“旁人为之反侧”时，却“晏然，神意自若。”这种坦然，无所畏惧的表现，与众人的惴惴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富于正义感而又胆魄过人的人物形象在众人的陪衬下显得那样高大，那样突出！

就在这样一个聚会的特定环境中，作者抓住何充富有个性的一句话，一种神态，刻画了何充这样一个正气凛然，不畏权势的人物形象。

《世说新语》这类轶事小说，多记载魏晋名流的遗闻逸事，崇尚士大夫的高雅飘逸的风度和神韵。每篇文章大都不在故事性如何，却注重通过一言、一行、一神态，甚至一瞬间人物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神韵。“何充正言”一文，篇幅短小，仅数十个字，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却把何充这样一个士大夫的正直气概和高雅风度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文章只写了何充的一句话：“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对于王敦庇护作恶多端的兄长，何充是正言揭露，正气凛然。可他的凛然正气和不畏权势又不表现为明火执杖，而只是含而不露，棉里藏针地说“异于此。”既表现了自己是非分明的原则，又表现出优容高雅的风度。这就是传神之语！写何充的神态，也是传神点睛之笔：满座“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好一个坦诚泰然的态度，这正是人物品貌的精髓所在。描写人物，能抓住这一富于个性特征的神态表现，当然成功。

“何充正言”犹如中国的写意画，笔墨简炼，决没有铺述和议论，只是在传神的部位加以勾勒点染，从而收到感人的艺术效果。

（王宝庭）

不以爱憎匿善　·刘义庆·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

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选自《世说新语》〕

●●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举荐人才，出以公心，乃是我国自古以来讴歌的美德，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世说新语》中的这篇短文，也是褒扬这种秉公举贤的高尚情操的。但这篇短文又不像一般史书那样重在记事，它着力于写人，写人的神采风度，读后韵味无穷。

郗超不以爱憎匿善，具体表现在对谢玄的举荐上。本文在构思上颇具匠心。它开头一句便写郗超与谢玄相处不好，接着写苻坚大军压境，晋朝危在旦夕，在这危难之际，派谁统帅部队去抵抗强大的敌人，是直接关系朝廷社稷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谢玄是统帅的人选，但朝廷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就把郗超放在了一个特定的情势下。作为平素与谢玄不和的郗超来说，如何表态，可以说是对他个人情感、胸怀、思想境界的一种检验。郗超的不同凡响的表现是，他根据以前对谢玄的观察了解，力排众议，鲜明肯定地举荐谢玄：“是必济事。”并根据自己在桓宣武府与谢玄共事，看到谢玄知人善任的长处，推论断定谢玄“必能立勋”。郗超的斩钉截铁的肯定语气，充分地表现了他对于人物的品评，不受个人情感的左右。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的情况下，郗超倘若稍有私心，且不说他施加攻击，就是他不表态或出语含糊，都可能使谢玄不能当选。但他却斩钉截铁地肯定谢玄。这种面对一个一向与自己不和的人，能这么公正、客观、事实求是地去推荐他、品评他，实在是难能可贵。郗超之正直秉公的品格，坦荡开阔的胸怀，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这篇短小笔记，用的是白描手法。“郗超与谢玄不善”，只是交代郗超与谢玄的不睦关系，接着又写国家形势，朝廷议遣谢玄北讨，人们众说纷纭，也是交代，目的是写明郗超举贤的一种特定情势。然后记叙郗超的一段话：“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从此推之，容必能立勋。”这是全文的重点，是刻画人物的用墨所在。这段话完全是平平实实的记录，作者既没有描写说话人的神态，也未刻画说话人的内心活动。然而，就是这平实无华的语言，让读者品味到郗超这个人物的神韵。最后记述征战告捷，人们都叹赞郗超有先见之明，更加赞扬他不以个人爱憎而埋没别人长处的高贵品格。

没有铺张的描写，也没有旁加的议论，只是通过特定环境下的人物的语言，就把人物的精神世界刻划出来，栩栩如生。这种言简味永的艺术境界，完全可以与诗的境界相媲美。（王宜庭）

庾公的卢 ·刘义庆·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选自《世说新语》〕

●●

本文通过庾公不卖的卢马一事，表现他宁可将灾难和不幸留给自己，决不嫁祸于人的高贵品质。作者刻划人物形象，是颇具匠心的。

庾公即庾亮，东晋人，官至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他致力于恢复中原，但并未成功。当时人对他评价颇高，认为他风格严谨，有德量。对这么一位享有声望的朝廷重臣，传说自然很多，但作者没有写他驰骋疆场的戎马生涯，也没有写他日理万机的朝政事务，而是以他对自己的一匹马的处理的一件小事为题材，来表现他的思想风貌，这是独具慧眼的。

庾亮的卢马，传说外人乘它，会客死他乡，主人乘它，会被杀头，是一种凶马。按照这种说法，这匹马的去与留关系到他生与死的大事，作者正是选择了这个看来平常，实质却能触动人灵魂的生活小事来刻划人的思想面貌，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正因为事小，所以情节简单，笔墨俭省；正因为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人物形象真实动人。

本文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语言描写。作者写了庾亮的话："如果我卖掉它，必定有买它的人，那就又害了那人的生命。怎能因为对自己不利，便把它移给别人呢？"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把庾亮无比纯洁、高尚的内心世界坦露在读者面前，令人叹服。庾亮还进一步说："从前孙叔敖杀双头蛇，是为了后来的人，这个故事成为古代的美德，我仿效他，不也是很合适的吗？"这句话是庾亮内心世界的更深一层的坦露。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的令尹，他小时曾在路上看到一条双头蛇。据说看见这种蛇的人，一定会很快死掉。他为了不使后来的人再见到，就把它杀死埋掉了。孙叔敖的行为成为古之美谈，庾亮不愿卖马，就是要向古代贤人学习，表

现庾亮见贤思齐、严以律己的精神。有了这段语言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光彩照人。（李　远）

吴郡卒　·刘义庆·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蓬蒿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

后事平，冰欲极卒，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选自《世说新语》〕

●●

这篇文章属于志人小说，它刻划了吴郡一个郡卒急人之难、临危不惧、足智多谋、处世通达等性格特征。全文近二百字，是《世说新语》里较长的一篇，文章善于选取生活中最有典型意义、最有感染力的情节来刻划人物。

首先，作者描述了这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即"苏峻乱，诸庾逃散"。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晋成帝即位后，外戚庾亮执政，命令拥有锐兵万人的苏峻交出兵权。苏峻乘机叛乱，并攻陷国都建康，执政的庾亮及兄弟四处逃命。

在这天下大乱的严峻形势下，庾亮的另一个弟弟吴郡内史庾冰只身逃命，他的属官及百姓各自逃命，没有人顾及他。这时一个郡卒不顾个人安危，独自用小船载他逃出钱塘江口，并用芦席盖住庾冰。通过这一情节的描绘，在"民吏皆去"与"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的对比中，表现了郡卒的义勇精神以及对主人的忠诚。

第二个情节写郡卒护送庾冰逃出虎口。当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郡卒急中生智，假装到洲岛上去喝酒，酩酊大醉而归，舞动着船

桨，指着小船装作酒后胡言的样子说："何处觅吴庾郡，此中便是"。这反而使搜查的消除怀疑，使庾冰得以虎口余生，这一情节惊险紧张，表现了郡卒的机敏、勇敢。

接着，作品展开第三个情节：叛乱平定，郡卒因有救命之恩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出人意料的是他"不愿名器"，就是不要做官，如果让他有足够的酒喝，过完后半辈子也就满足了。这又表示这位郡卒为人的通达。

郡卒的性格就是随着以上三个情节的步步展开不断丰满起来的。高尔基曾说，情节是"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他把情节称作文学的"第三要素"，这篇文章在运用典型情节刻划人物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在展开情节时，作者还非常注意环境描写，但总是让人物置身于战火硝烟、刀光剑影的严酷环境中，使人物面临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抉择，即使到叛乱平定后，面对郡卒的也是最能检验人的灵魂的富贵与卑贱的选择。郡卒的义勇精神以及智慧、勇敢，处世通达等思想品质正是在这种非常环境中才表现得更为深刻、逼真、传神。此外，本文在选材、剪裁上也颇见功夫，三个情节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三个方面，不枝不蔓，疏密相间，文章结构严谨，语言简洁，在艺术技巧上已显得十分成熟。

（李　远）

王戎宿慧　·刘义庆·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选自《世说新语》〕

●●

这是一篇轶事小说，也称作志人小说。它以寥寥数语，刻划了童年时代的王戎超群出众的智慧，判断能力和预见性，人物形象十分生动感人。

本文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来突出王戎形象。首先文章运用典型情节来刻画人物。本文一开始就写"王戎七岁"，交代了王戎仅仅是个幼童。这样的幼童，对事物是很难有分析判断能力的，但当他看到被压折了枝条的李子树上累累的果实，别的孩子都争着跑去摘时，他却站着不动。别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在他看来，若李子不苦，

早已被人摘光了，哪会留至今日。摘了李子来尝一尝，果然如他所说。这种料事如神的能力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够企及，一个七岁的孩子居然能分析判断得如此准确，确实使人惊叹不已。全文只写了这么一个典型情节，但一个光彩照人的儿童形象便跃然纸上。用典型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面貌，性格特征，是中国古典小说所经常运用的手法，本文运用这一手法是十分成功的。

其次，文章运用了衬托手法来表现人物。衬托能起到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这是因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唐人诗句："江碧鸟愈白，山青花欲燃"。这里的绿、白、青、红景物就产生了一种互为衬托的效果。衬托有正衬与反衬之别。本文运用的是反衬手法，以"诸小儿"的年幼无知来反衬王戎的智慧超群，当孩子们看到折断枝条的李树的累累硕果，争着抢着跑去摘取，这种行为符合孩子的心理特点和智力发展程度，在诱人的李子面前，有哪一个孩子还会去冷静地思考分析呢？但"唯戎不动"，一个"唯"字，刻划了王戎卓然不群的形象，再加上他的一句话："树在道边，此必苦李。"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其他孩子相比，确实能给人"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之感。这样衬托的结果，使王戎的聪慧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李　远）

许　允　妇　·刘义庆·

许允妇，是阮德如妹，奇丑。交礼竟，许永无复入礼。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裾引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其有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敬重。

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允。妇出阁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愿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宜受其罪。"既检校，皆得其人，于是乃释。允旧服败坏，乃赐新衣。初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还。〔选自《世说新语》〕

●●

封建社会，士人娶妻择妇多重姿容，而堪称佳侣的夫妇，似乎也都以“郎才女貌”为标准——还是将妇女的容貌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种观点延及文学创作，至使小说家提笔撰文，才子配佳人都成了一个用滥了的“套路”。刘义庆的这篇《许允妇》却一反寻常笔法，描述、刻画了一个貌“奇丑”而有德行修养、谦顺娴静而不乏刚毅、语言闪烁着睿智，同时又自信、沉稳的妇女形象　　许允妇（许允的妻子）。从题材讲，它给人以新意；从写法上看，它看似客观冷静，实却寓含了作者有深意焉的褒奖。作者赞扬了貌丑的许允妇，认为许允是娶了一个好妻子。

首先作者把主人公（许允妇）的出场安排在一个极使人尴尬的场景中（新婚礼毕，新郎却拒不再见自己的妻子），使她处于极不利的位置上（许允所以再见她，仅仅是听了友人的劝告，要察看一下，想弄清楚阮德如为什么把自己的丑妹妹嫁给他，随时都准备再转身离去），而且她面对的是一个已行过礼、但盛气凌人，高踞于上，厌憎有加的丈夫——言语冲撞，伤害了他，不利于今后的夫妻生活；委屈求全，迁就了他，则自己将永无抬头之日。这景况，对一个封建社会的妇女，既含羞辱又含考验。但许允妇却以她礼敬而不乏冷静的态度，隐忍又饱含坚毅的举止，简洁却暗寓锋锐的语言，处事不惶，临“危”不惧，以“理”挫败了许允的冷傲、蔑视，赢得了夫君的敬重，显示了她超人的修养及性格特色。“许允入见”，她“提裙裾待之”，优礼有加，全然是贤淑举止。许允劈头一句：“妇有四德，卿有几？”冷、傲、蔑、愤。但她不惶乱，不恼怒，先答“新妇所乏唯容”，面对现实，不掩不遮。她非常清楚许允不喜欢自己的唯一原因是什么——姿容不美，所以她立即回答了自己“所缺”，而“所乏唯容”四字中的“唯”字，则明确表明她不以此为羞，对自己的德性修为有真正的自信。她沉静、自信。并且，她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审问式的提问，而是也起而反问：“士有百行，君其有几？”不失礼貌，又显示了封建妇女少有的勇毅。许允自傲地回答：“皆备。”她立即说：“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一句暗蕴锋锐的话，点中了许允的要害，但又是用委婉的问句说出的，有理、有力、有节，使许允对自己的新妇有了新的认识，又不至于因有失颜面而羞恼。于是，许允“有惭色”，夫妻“遂雅相敬重”，尴尬的局打破了，许允妇以自己有礼而不卑、有理而不亢的言行举止为夫妻的和谐敬重奠定了基础。作者对新妇的刻画以其语言为主，以语言透示了她的性格、修养以及思虑的睿智。

如果说文章的前半部分，还是以家庭小事写人，不足以更全面、深入展示许允妇的话，作者在后半部分则以一件关乎家庭安危的“大事”再深

入刻画许允妇。许允为官，多用乡里故人，有任人唯亲之嫌，所以皇帝命虎贲武士拘留了他。事件发生，举家号哭，唯新妇不然。她告诫丈夫"明主可以夺理，难以情求"(对皇帝可以用理自辩，却不能求情自免)于前，指示了丈夫应取的对策，又"作粟粥待之"于后，表现了超于常人的冷静、沉毅。许允依其所嘱行事，结果不仅没有获罪，还被皇帝"赐新衣"还家，一切如新妇所预料。从中可以看出，许允妇虽居闺阁，但洞悉世事，考虑问题缜密、细致而准确，非寻常庸妇可比！作者还以她的"无忧，寻还"及"作粟粥待之"的言语举动，外现了她自信、沉毅的性格，着笔不多，却丰富了人物。

作者为文的目的是在证明贤妻在德不在色，他也确实写出了这样一个贤妻。可贵的是作者写时笔势并不张扬，不掺入作者的主观评述，作者的观点全溶入客观描写之中，说服力强。同时，作者在着力写主要人物时又不忘以其他人物与之映衬、对比，像许允的先冷傲后惭愧，像新妇的沉静时的"举家号哭"等等。文章虽然短小，而令人叹服其简约中的丰富，选材、构思上的富有匠心。 (臧博平)

玉 境 台 ·刘义庆·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际，乞粗存活，便足慰吾年，何敢汝比？"却后少日，以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选自《世说新语》〕

温峤是东晋时的著名人物，屡有战功于当时。他不仅征讨过外族人侵者的队伍(如北征刘聪)，而且协助晋明帝司马绍剿灭过叛臣王敦，平定过苏峻、祖约之乱。小说家取材于他，当然可写者决不在少数。但《玉镜台》却以活泼俊俏的笔墨写了他私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再现了温峤而影的另一个侧面，并且写的良有韵趣，显示了刘义庆雅爱名人轶事的写作倾向。在《玉镜台》中，温峤显得处事机智而又略有可爱的狡黠，而其新婚的

妻子则更以其娇媚活泼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温峤，作者着力写他为了得到“甚有姿慧”的表妹而给善良的姑母设下的层层圈套。这“圈套”由于出于温峤对自己爱恋的少女必欲得之的爱，因而并无使人反感的恶意，只会使人对温峤的“狡黠”发出也许含有同情、甚而赞许的微笑。文章也就从这“狡黠”中写出了温峤性格的又一方面，透出了活泼泼的生活中的情韵。温峤丧妻之后，钟情于自己“甚有姿慧”的小表妹，大约是既爱其姿容又悦其慧智活泼的性情。但是公开自己荐举自己，碍于地位、情面又难以启齿。谁知机会平空天降：姑母信赖地托他代表妹觅婿。他心虽欣喜，却又故作为难，说道：“佳婿难得”，皱眉蹙额之态可以想象；继而又说：“但如峤比云何？”（只和我差不多的行吗？）貌似诚挚征询，实际语含试探，暗暗设下一个小小的圈套，希望姑母能钻。没想到姑母全无奢望，即使不如温峤的也表示会同意。温峤心中有底了，却不立即自荐，恐唐突坏事，而是故意延宕几日，好似真在寻觅，加强姑母的信赖，然后才来回话：“已觅得婚处，门第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言之确确，似诚无假，其实讲的就是自己。设了一个更大的圈套。而且一俟姑母应允，立即放下了定婚的信物玉镜台，确确凿凿地定下了这门婚事，完满地完成了使小表妹必属自己的筹划，让姑母乐呵呵地闷在葫芦中，再想反悔也全不能够了。百余字中，温峤的心态、心计、小有诡诈的精心安排全从对话中写出。“言为心声”，不仅温峤，连姑母善良的为人性格也全从对话中写出来了。用笔精炼，精在以对话写人，写出人的心态、性格，写出生活中原就无限丰富的生活情趣。

作品又以20余字写温峤的表妹、婚礼中的新娘。使故事有了结局，结构完整，又描绘出了另一个人物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神情语态，在充满喜剧意味的新娘朗朗笑声中收束全文。婚礼中，新娘看到了自己的郎君，一无羞涩，二不扭捏，而是“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并在朗朗大笑声中说：“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举止娇媚，言语爽朗，活泼可爱，一个少女活泼泼地站在了读者的面前。同时，毫无讳忌的举止，不加掩饰的语言，也说明她与温峤，两相知晓彼此了解，关系融洽。新娘对温峤为此精心而又不乏“狡诈”的设计，只是感到好玩好笑，并无反感。一句“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笑嗔交并，气氛和谐而又欢快，也使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情致与韵趣。

作品最后说：“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交待了玉镜台的来历，也表明温峤以自己血汗征战的纪念物品做为定情物交给对方，确也凝有一片痴情。虽是补叙，亦有作用。

小说作法，历无定规，所选题材更应全无限制，关键是要写人能“活”，叙述富有情趣、韵味。《玉镜台》在这两点上满足了有这两种阅读

欲望的读者。 （臧博平）

刘　伶 ·刘义庆·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劝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选自《世说新语》〕

刘伶，晋代"竹林七贤"之一，平生嗜酒，并著有《酒德颂》一篇。颂酒之德，足见嗜爱之深。本篇选刘伶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镜头，表现了他对酒不能须臾或离的嗜好，再现了其酒醉之后，虽因酒至病，仍以"狡黠"的手段向妻子索酒，并愿得以偿的景况。描绘了刘伶的动作、语言，以刘伶出人意料的语言，行为，令人哑然失笑，又令人慨叹于他对酒的无以绝缘。作品写刘伶并不寓有明显的褒贬，只是要写出一种生活中的情趣、韵味，再现"奇人"刘伶的一个侧影。结构上，作品的层层推进、顺理成章的叙述和刘伶最后陡然"变卦"的举止形或强烈的对比，有如一湾静波潺潺流动突然浪头骤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刘伶因酒醉而身体不舒服，然而口渴之时，还向妻子要酒。妻子怨极而怒，泼了酒，摔了酒具；怒后又生悲，哭泣着劝刘伶为了身体，必须戒酒了。妻子的怨怒悲泣，出于至诚，劝刘伶戒酒，话虽温软但决心已下，再想从妻子手中得到酒，怕是不能了。刘伶于是当即应允，但提出了要求：自己戒酒毅力不足，需酒肉饷神，在神前发誓戒酒，祈祝神灵佐助。情词恳切，话也说的颇在常理，而最后一句"便可具酒肉！"还表现了立即祈祷神灵发誓戒酒的决绝态度。这一切，不由妻子不信，于是在神前设酒置肉，让刘伶祈祝，刘伶也真的严肃地跪了下去……至此，事情的发生、发展，都循常理，读者也一定像他的妻子一样相信了他，期待着刘伶的发誓戒酒，并付之行动。然而刘伶祈祝之时的祷词却大出人们意料之外，他说："老天生我刘伶，是因为喝酒而有了声名。一次能喝一斛（五斗），喝五斛就能解除我

的酒病。至于女人们的话语，千万千万不要去听！”刘伶的神前祈祷，实际是一篇喝酒的“宣言”，宣言之后立即实践，吃肉喝酒，又颓然大醉。刘伶以“狡黠”的小手段，又从“捐酒毁器”的妻子手中得到了酒；他神前祈祝的话语，也略带醉中“无赖”的憨态。作品用一个小小的生活中的“镜头”，写出了刘伶最突出的特色；结构上，则以情节由平缓而后陡然变化的安排，突出了刘伶嗜酒的特点。选材与情节描述，都为突现人物特色服务。

西晋司马氏政权，朝政黑暗，“竹林七贤”中人多与之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虽才情过人，却谈玄饮酒，寄情山野，超尘、飘逸之中，其实也有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苦楚、凄然溶在里而。刘伶的嗜酒恐怕也有这原因。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写“竹林七贤”多有褒意，作者钦羡他们的才华，仰慕他们的风度，以搜奇寻珍的心情访闻、记录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想为一代才人留下形象、面影，为后世瞻仰。本篇写刘伶，也无贬意，甚而字里行间还微含赞赏。写刘伶嗜酒，旨在举示其性格、特色；记名人轶事，常微含作者褒贬，这也是本篇的特色，或者说也是《世说新语》的特色之一。

（臧博平）

阮德如 ·刘义庆·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选自《幽明录》〕

●●

这个故事写得极为简短，除去标点符号，仅有50个字，可谓是“惜墨如金”；但文约旨深，意味隽永。

阮德如上厕所时瞧见一个鬼。这个鬼是个什么样子呢？作者从鬼的身高、面庞、眼睛、穿戴方面作了具体的描绘：“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皂”：黑色；“皂单衣”，即黑色的长衫。“帻”：头巾；“平上帻”，是罩在发上的一种平顶头巾。尽管这个鬼作人的装束，穿的是黑色长衫、戴的是平顶头巾，但它身高丈余，一张黑脸，一双超常的大眼睛，其形貌是丑陋可憎的，人的装束并不能改变它丑恶的形相。

阮德如见到这个丑鬼后又是怎样的表现呢？作者从阮德如的内心状

态和外貌表情两个方面作了具体的刻画。虽然鬼离阮德如只有咫尺之远，几乎是身挨着身，但他一点也没有被鬼的丑陋的样子所吓倒，反而"心安气定"，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而且他还慢慢地笑着和鬼说道："人言鬼可憎，果然！"阮德如在精神上一开始就处于进攻的势态。他蔑视鬼，尽情地揶揄鬼、戏弄鬼、嘲笑鬼、羞辱鬼，使鬼无地自容，只好"赧而退"。"赧"(nǎn)：说的是由于惭愧面面孔发红。鬼听到阮德如这样羞辱它，倒有些难为情了，面孔羞愧得发红，只好自动地溜走了。如此看来，这个鬼还不十分的坏，至少它还懂得羞耻，"赧而退"；而世界上太多数的"鬼"，即各种坏蛋和反动家伙，他们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的，并不是羞辱他一番，指出他的丑恶他就会自动离去的。所以，我们对付"鬼"的办法是：如果鬼羞惭而退，也就罢了；如果指出了它的可憎之处，它仍满不在乎，还要吓人、害人，那就只好和它作坚决的斗争，直至彻底制服它为止。

读了这则故事，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哪儿遇到了"鬼"，我们都要针锋相对地和它作斗争，要主动出击，义正词严地指出它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形象，使其知难而退；如果它就是自不知丑，还要为祟害人的话，那就只好和它斗争到底、战而胜之了。

《阮德如》选自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所著的《幽明录》一书。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他是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秉性素简，寡嗜欲，爱好文史。不少文人名士聚其门下，如袁淑、鲍照、陆展、何长瑜等都受过他的礼遇。刘义庆撰有《世说新语》，为我国最早的笔记小说。所著《幽明录》，已散佚。《阮德如》引自《太平广记》采集《幽明录》佚文。 (欧阳周)

庞 阿 ·刘义庆·

钜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送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

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

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

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选自《幽明录》〕

●●

这是一篇志怪小说。表面看是谈怪说神，但透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男女自由结合的压力，以及青年男女们追求理想爱侣的痴心和挚诚。这篇小说落笔的重心是石氏女，表现了她对理想爱情的挚着追求。"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精神，至情的意思；冥著，即在隐约迷离中显现的意思。全句是说，由于爱得太深了，她的灵魂就显现出来了。由此可见，石氏女爱之深沉达到了痴心的程度。

小说对于石氏女深沉的爱的表现，不是通过对石氏女的正面描写，而是用迷离闪烁，夭娇变幻之笔，隐曲地表现出来。情节的离奇曲折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在生活中出于通常所料之事，未必是奇事；而在艺术中出于通常所料的笔法，却生往是奇笔，会收到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庞阿》的作者正是运用了这样的艺术笔法。

石氏女因见庞阿秀美，产生爱悦之情，她的神魂就常到庞阿的室中。如果作者这样直笔写来，那么就不会产生下面扑溯迷离的故事情节了。作者隐其真情，煞有介事地叙述道："未几，阿见此女来诣。"这引起庞阿之妻的妒意，乃人之常情，"使婢缚之"也在情理之中，欲将石氏女绑缚回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这就引起了石氏之父大惊："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情节的发展出乎意料，也就引起了波澜。这就给读者留下悬念。

从此，阿妇"加意伺察之"。终于抓住了人证，拘执到石家，石氏父看见了惊得瞪目直视，他又一次证实，"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等到差遣婢女将女儿唤出，刚才所缚的女子忽然消失踪影了。这一变化，使情节有了发展。上一次，因为是"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石氏之父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俗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一次他不得不感到惊异了。因此才让其母询问原由。石氏女才道出了真情。至此，读者的疑团才解开。才理解到作者是以灵肉分离的佛家观念为依托来构思故事的。通过了这样的艺术处理，突出了人物性格，扩展了艺术情节，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结尾一笔，作者让心爱的人结成恩爱夫妻，表达了良好的愿望。

（李　远）

焦湖庙祝　·刘义庆·

焦湖庙祝有相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能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于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万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　〔选自《幽明录》〕

●●

这是一篇志怪小说。此篇影响较大，为后世同类故事之源，如唐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明汤显祖的《邯郸记》与《南柯记》以及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续黄粱》等篇，皆以本篇为本事。此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着力刻划人物形象，而是通过虚构的梦幻故事来实写人生，对封建社会的宦海沉浮和醉心功名利禄的人作了揭露，具有一定批判意义。

作家的艺术虚构，就其与某一特定的生活事实的原本状况比较起来，好像是不"真"，然而它都是在对这一特定的生活事实进行取舍之后，又综合概括了此外的其他许多事实，所以经过虚构所集中起来的典型事实的真实，要比生活某一具体事实更有真实性。这就是虚构了反而真实，只写具体事实反而不真实的艺术辩证法。阿·托尔斯泰说过合理虚构的必要性："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这是因为生活就是分散在平面、表面、空间和时间上的。"

《焦湖庙祝》的作者有意识地利用"幻设"即虚构的方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小说摆脱了真人真事的局限，具有了较强的艺术概括力。文中写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有一个枕头，枕后有裂孔。这个裂孔竟然能让经商的汤林钻进去，这一虚构达到了荒诞的程度。接着又虚构了汤林的梦境。在梦中，他梦见自己升官发财，繁衍子女，享尽荣华富贵。这一梦境寄寓着当事人梦寐以求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求之不得的理想。尽管这个梦境是荒诞的，但

它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思想，因此显得真实可信 （李 远）

清溪庙神 ·吴 均·

会稽赵文韶，为东宫扶侍，坐清溪中桥，与尚书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许。秋夜嘉月，怅然思归，倚门唱《西乌夜飞》，其声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闻君歌声，有门人逐月游戏，遣相闻耳。"时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过。须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怜，犹将两婢自随。问家在何处？举手指王尚书宅曰："是。闻君歌声，故来相诣，岂能为一曲耶？"文韶即为歌《草生磐石》，音韵清畅，又深会女。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顾谓婢子："还取箜篌，为扶侍鼓之。"须臾至，女为酌两三弹，泠泠更增楚绝。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带，采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忱君未知。歌繁霜，侵晓暮，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阕，夜已久，遂相仍燕寝，竟四更，别去。脱金簪以赠文韶。文韶亦答以银硫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青溪庙，歇神坐上，见硫甚疑，而悉委之。屏风后，则琉璃匕在焉。箜篌带缚如故。祠庙中惟女姑神象，青衣婢立在前，细视之，皆夜所见者。于是遂绝。当宋元嘉五年也。 〔引自《续齐谐记》〕

南朝梁代的吴均是清拔有致的"吴均体"小品书札的创始人，他文笔清丽、峭拔而有情致，为当时人所喜爱，并争相仿效。吴均写散文工于写景，作诗歌清新峭丽。这一篇《清溪庙神》，虽是"志怪"小说，写一段人与神的爱情幽会，也还是仍然显示了吴均文笔清拔有致的特色。

人与神相爱恋，历来是神话小说常有的内容，它们或是展示了洪荒时期的壮美、粗犷，或是描绘了仙界天堂的神奇、辉煌；有的让神俊多情的男神爱恋人间婉丽的少女，更多的是纤美温柔的女神施爱于人间的少年。多

姿多彩，不拘一式。《清溪女神》的特色是，它只写了仙界神女与人间书生的一次短暂的清秋之夜的爱情幽会，神女一现之后绝不再来。小说以其清丽的环境点染，略含凄婉的气氛描绘，尽有怅然的结局设置而惹人情思，如一曲余韵悠然的吟唱，飘然入幽，声歇而韵致弥远。

先看环境气氛。时值清秋，又是嘉月清朗的夜晚，身为东宫太子"扶侍"("侍读")的赵文韶，远离家乡、漫步街巷，歇坐在清溪桥上。他对景生情，怅然思乡，于是唱起了哀怨的《西乌夜飞》……几笔勾画，一个秋夜游子思乡图就呈现在读者面前。清冷的月夜，寂静的小桥，幽幽的流水，孤寂的书生、哀婉的歌声，写得有景有人，有色有声，人、景相映，声寂色淡，而静穆中荡起的哀哀歌声，又给景物平添了一种怅惘气氛。故事也就在这气氛中开始了。作者写景清丽而溶入诗情，气氛清冷、寂静。

歌声引得丽人来，赵文韶歌未声歇，佳人已到。先是青衣婢女前来"通知"，然后女郎在两婢随从下款款而至，身姿和容貌都极为可爱，并且出语清丽暗蕴情恋。她说："闻君歌声，故来相诣，岂能为一曲耶？"提出希望再听一曲的要求；赵文韶再歌一曲之后，女郎有会于心，又说："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看似是对歌词发表看法，实际则是对孤寂中怅惘、心有欲求的赵文韶进行宽解和劝慰，但说得委婉、蕴藉，点示而已。女郎情柔如水，举止文雅有致，语言端方而寓清意。随后她亲叩箜篌，使婢女歌唱《繁霜》，情意尽付于歌，声声叩击着情怀孤寂，渴望温情慰藉的赵文韶的心扉。尤其是"丹心寸意，忧君未知"，"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几句，歌达情，歌达意，把自己对赵文韶的一番情恋，一种默许和鼓励全委婉道出。女郎情深，赵文韶也会意，于是歌毕之后，他们"遂相伫燕寝"，达到了这次不期而遇的爱情幽会的最旖妮境界：秋夜月光之下，歌声余韵之中，情蓄心中的一对青年男女相依相偎了。于是，一场爱情的幽会写得文清意深，笼罩在一派诗情之中。故事本来就有些神异色彩(邂逅相逢，即相爱恋)而环境气氛的描述渲染，又加浓了这种神异，如淡淡纱雾飘游，围裹着这故事。作者文笔确是不庸。

再看结局设置。欢爱之后，女郎"脱金簪以赠文韶，文韶亦答以银碗白琉璃匕(匙)各一枚。"互赠信物，以志永葆其情，一场幽会情绵绵，意殷殷，结束在彼此期许的浓情之中。但谁知，女郎竟是清溪庙中的女神，而且一会之后，"遂绝"，不再出现。初遇即是永别，留给赵文韶的仅是温馨的回忆，怅然有失的忆念，故事结束于令人怅惘之中，气氛也忧然可伤了。这种结局的设置，留下了怅惘，也留下了一丝朦胧的神秘，表示了这个故事的非同一般。如果说爱情幽会的全部过程写得细腻、传神、确凿，全是现实主义笔法，结局的描绘则用笔浪漫，步入虚幻，又显示了这是一篇略有哀婉、

凄凉的神话故事。作者用两种笔法(前现实主义,后浪漫主义)写同一个故事。这就难怪,小说既有人间情味,又有神异色彩,动人而又诱人了。

(臧博平)

弘　氏　·颜之推·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

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梓,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缯彩,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材,充寺用。奏,遂施行。

弘氏临刑之日救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

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随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殂没,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梓木,亦入地成灰。　〔选自《冤魂志》〕

●●

这是一篇志怪小说,文章描述了南津校尉孟少卿为了夺取弘氏木材,无中生有地捏造罪名,害死弘氏。弘氏死后变成鬼魂,报仇雪恨。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佛教禅学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却是极其深刻的。本文作者运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来描述故事。文章先以简炼的笔墨写故事的起因:梁武帝打算在父亲文皇帝的陵墓上造庙宇,因为没有好木材,就通知各级官吏,叫他们到各处去调查寻找。这里,作者把矛头指向最高的封建统治阶级,揭露他们为了大兴土木,不惜向百姓搜刮的罪恶行径。曲阿人弘氏因经商得到了一个大木筏,木材又粗又好,地方官吏孟少卿为了迎合皇上的旨意,使用法律加害弘氏,最后把弘氏处死,没收这些木材去讨好皇帝。文章中所刻划的孟少卿

对上是一只奉承献媚、摇尾乞怜的狗，向下是一只穷凶极恶的狼，他用心的卑劣、手段的凶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类穷凶极恶、鱼肉百姓的官吏比比皆是，文章中的孟少卿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文章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很有典型意义。

文章的后半部分，写了成为鬼魂以后的弘氏的报复行为。他不但使少卿"呕血而死"，而且使得凡是那些经手办现这个案件的官吏，还有签名奏报的人员，都先后死掉，已建成的庙宇，也用大火烧光，连埋在地下的柱子也都烧成了灰烬。他报复得极其彻底，极其痛快。这一段带有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故事情节虽然荒诞不稽，但它却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憎恨欺压百姓的官吏，要求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这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曲折而深刻的反映。总之，本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方法反映社会现实，是极其深刻典型的，很有可借鉴之处。（李　远）

桑树煮龟　·刘敬叔·

吴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担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维舟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劳乎元绪，美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系，方见烹脍；虽然，尽南山之樵，不能烂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计从安策？"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建业，权命煮之，焚柴万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烟以老桑树，乃熟。"献者乃说龟树其言。权使人伐桑树煮之，龟乃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选自《异苑》〕

俗话说："老龟煮不烂，移祸于枯桑"。这句话恐怕是从这篇小说归纳出来的。这篇小说正是通过写龟、写桑的灵性，表现诸葛恪的广博闻见，反映出孙权政权中有善于解决难题的特异人才。

《桑树煮龟》是描写人物的，但在表现上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要塑造的人物诸葛恪是在末尾才出场的。然而，在人物未出场前，却为人物的

出场进行了似远实近的渲染。

这种人未出场先打锣的手法，在长篇小说中并不少见，如《三国演义》里关于诸葛亮的出场，先写人们对他的评价，再写三顾茅庐，一次，二次，似又不似，是又不是，反反复复，最后才是诸葛亮出场，便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在微型小说中，却不多见。所以，《桑树煮龟》便有其突出的欣赏价值了。另外，还需看到，人物出场前的渲染，不是通过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而是通过神异的浪漫主义的故事达到的——即龟、树对话。

三国时代，吴国的永康县里，有个人进山营干，碰见一只大龟，就拾了扛回来。那乌龟突然对人说："我出游忘了时间，被你抓住了。"乌龟能说话，实在太奇异了，于是那人就决定献给吴王孙权。

这个开头，就有灵异性。进叙述而言，就有关联性：那龟很大，超出一般，故进山人才会"束之以归"；大是一奇，引起捕捉的兴趣，不一定会想到献给吴王。由于龟能说话，更是奇中之奇，所以，人们才会决定献给吴王。两层叙述，都有因果关系。这么层层下联的目的，在于引出诸葛恪。因为诸葛恪是吴王手下的官员。他字元逊，琅琊郡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是诸葛瑾之子。其人闻见广博，才思敏捷。孙权时，担任过抚越将军、丹阳太守等官职。这里人物没出场，但聚焦却已定在诸葛恪身上了。

接着，通过桑、龟对话，点出诸葛恪。那人夜里泊舟于越里的地方，系舟于桑树上。这里点出桑树，引出另一个对象。宵中，即半夜，桑忽然对龟说："劳苦啊，元绪龟兄。什么事闹得这么狼狈？"龟回答说："我被人抓了，不久就会被人拿去煮成肉汤。但是，即使人们把南山上的树木都烧光，也不能煮烂我。"龟很自信，表示它是煮不烂的。树说："诸葛元逊博识，他会让你吃苦头的。如果他用我们桑树来煮你，你能从哪本书里找到对付的办法呢？"桑树是让龟不要大意。指明吴国的诸葛恪博闻强记，他会知道用桑树煮龟的办法。点出主人公。但人物是从树的对话中点出来的，还是暗点。龟听后，说："桑树子明大哥，你别说了，否则，你也会招祸的。"它怕人听见这个办法，那样，自己活不了，桑树也活不了。

这里叙述只有桑树才能煮烂大龟的事实，同时，侧而描写了诸葛恪的学识。

最后一个层次正面描写诸葛恪，龟运到建业，即今南京。孙权命人煮之，烧了一万车柴，乌龟还照样说话。这时，诸葛恪说："用老桑树煮，才能煮熟。"孙权也许还不信，那献龟的人就把那晚听见的龟树谈话说出来，孙权派人砍桑树做柴火，一煮，龟就烂了。证明诸葛恪确实博学多闻，不同凡响。

从小说而言，全文220字左右。前边渲染的文字用了170多字，而正

面描写诸葛恪的文字仅50字左右，仅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但人物的博闻特点却极为鲜明。这说明渲染是成功的。（丁 芒）

孔子占鼎 ·殷 芸·

孔子尝使子贡，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无足不来；颜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谓赐必来也。"因问回："何以知赐来？"对曰："无足者，盖乘舟而来，赐且主矣。"明旦，子贡乘潮至。〔选自《殷芸小说》〕

●●

《孔子占鼎》这篇小说通过对鼎卦的不同解释，表现颜回的聪明才智。

作者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是南朝梁代的文学家。他奉梁武帝之命作《小说》十卷。此书在隋朝时已不全，明代就失传了。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卜，即占卜、卜卦。鼎，是古代用青铜制的三足两耳的炊具。这里是指"鼎卦"，孔子卜卦，是问其弟子子贡的归期。因孔子派他出门办事，久而不返，不知其凶吉。子是就卜了一卦，偏偏得了鼎卦。《易经》共六十四卦，《鼎》为第五十卦，其中"九四，鼎折足，覆公馉，其形渥，凶。"馉，即装在鼎中的菜或粥。渥，沾濡也。这个卦辞的意思是说用鼎煮食物，鼎断了脚，倾倒了，其中食物倒了出来，那些食物沾了脏东而，就没法用了。

古人对占卜是看得很严重的。行军打仗，出门旅行，婚嫁百事，都先要占卜以问休咎。然后决定行事。而《卦辞》呢？解释就不同。孔子占了鼎卦，他的门人抓住"鼎折足"三字，既然没脚，自然没法走了。因面断定子贡不会回来。独有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掩口面笑"，孔子说"颜回笑，是说子贡必定回来。"并问他："你凭什么说子贡会回来呢？"颜回答道："无足，是说没脚，是说不用脚走路就回来了。走路不用脚，那是坐船回。而且，子贡已快到家了。"第二天，子贡果然是坐船回来的。这段描写从人物的神情状态落墨，非常生动传神。

为什么小说这么短，倒把颜回的聪明才智描写得如此鲜明呢？首先是用了映衬之法。孔子占到鼎卦，别人都从"折足"二字出发，因无脚走不了路，推断子贡不回。颜回思路特别，他也从"折足"推断，认为不走路，那是

因为坐船回。子贡对孔子是忠心的，出门办事，久而不归，他自然怕孔子着急。而且，子贡的家庭生活富裕，为了急着赶回来复命，他完全可能坐船或乘车回来。由于两者的结论刚好相反，这样，反而将颜回的聪明衬托得鲜明了。其次，颜回的结论不是一下子端出来的，而是从细致的描写中表现出来的。颜回见别人判断不对，便掩口笑，这笑，是对别人的结论的否定，也是自有不同看法的表现。孔子观察了颜回的神情，先是指出"回笑，是谓赐必来。"然而再追问他为什么如此判断，这表现了孔子的敏感，同时，加强了颜回形象的渲染。由于这么细致的刻划了人物的神情和对话，使形象生动，具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使文章产生了波澜，增加了感染力。

文短而精，堪称佳作了。 （丁 芒）

子路杀虎 ·殷 芸·

孔子尝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与其战，搤尾得之，内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曰："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搤虎尾。"子路出宅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乃怀石盘，欲中孔子。又问："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杀人使笔端。"又问曰："中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杀人用舌端。"又问："下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杀人怀石盘。"子路出而弃之，子是心服。 〔选自《殷芸小说》〕

●●

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微型小说。它纯用对话，而且对话是反复性的，却把孔子和子路两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字仲由，一字季路。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人。其人性格直率、勇敢。孔子去山里游玩，让子路去弄点水喝。子路在水边遇上猛虎，经过搏斗，扯掉了虎尾，"内怀中"，"内"即纳，放在怀里。这位率直的年轻人，空手斗虎，洋洋得意。问孔子，第一等的武士杀虎是什

么样。自然想孔子表彰他的勇敢。谁知孔子回答第一等的武士杀虎是抓虎头，第二等武士抓虎耳，第三等武士杀虎才抓虎尾。子路闹了半天，其勇敢仅够下等武士的水平。他不服气了，将怀中的虎尾扔到地上，恨孔子是明知水边有虎，故意让他去取水，岂不是想让老虎吃了自己么？子是，拿个石盘揣在怀里，想伤害孔子。通过子路的打虎，刻画其人的勇敢。从他打虎乃想得表扬，但他不但没受表扬，还被贬损，因而误解孔子，心里愤怒，直到想伤害孔子，从这心理的变化，反映其人的天真、简率、直趣的性格。

子路又同孔子展开了三问三答：上士杀人如何？孔子说用笔；中士杀人如何？孔子说用舌；下士杀人如何？孔子说用"石盘"。子路的三问，每问都是火气十足的。孔子的三答，每答都很平和。孔子最后一答，点明子路怀揣石盘，想害自己，不过是下等武士的伎俩而已。子路看到孔子说得的确有道理，一勇之夫，并不可贵，他受到教育，就从怀里拿出石盘扔了，对教师不但口服，而且心服。从孔子与子路的六问六答中，刻划了孔子沉着、冷静、循循善诱，鼓励门人上进的教授方法。

对话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方法，著名作家艾芜认为"由作品中的人物自己来讲话，这是文艺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高尔基认为"把人物的对话，描写得活灵活现，好似耳朵听见一般的技巧，对话上最高的完成的技术，总是忍不住惊叹的。"言为心声，对话是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的反映，对话是人的个性缩影。描写人物就不能不写对话。《子路杀虎》的主要成份便是孔子与子路关于杀虎和杀人的两个三问三答。同一般对话不同的是，这六问六答的句式、字数都差不多，每句话只调换了个别的词语，具有一种修辞上的反复的美。然而，每句话不仅表达的内容不同，其语气也不同。在每组三答的句与句之间，内容还有递进的关系，以此表现了子路的感情的变化和孔子的观点的坚定。

这在一般小说中不多见，在微型小说中便更为稀罕了。作者这种熟炼的技巧，实在令人惊叹。（杨　光）

肖　正　人

·徐益寿·

琅邪太守许诚言尝言："幼时与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处有鬼！"言未终，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脚。脚甚壮大，黑毛且长，足履于地。言者走匿。内弟肖

正人，沉静少言，独不惧，直抱鬼胫，以解衣束之甚急。鬼举胫至檐；正人束之，不得升，复下。如此数四，既无救者，正人放之，鬼遂灭。而正人无他。〔选自《记闻》〕

●●

《肖正人》以幽默的笔调写了人们对待鬼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作者的褒贬是很鲜明的，读后使人忍俊不住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这则故事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特点是运用了对比、衬托的手法。故事的内容是，在山东琅琊郡做太守的许诚言曾经和人谈起这样一个故事：他幼年的时候和几个表兄弟夜晚在一起闲聊，谈到了鬼和神，其中一个长得威武雄壮的表兄弟自充好汉，口出大言："吾不信邪，何处有鬼！"不想事情就这么凑巧，说到鬼，鬼就真的亮相了。只见有一个鬼，从前面屋檐垂下两条小腿，这腿十分粗大，上面长着黑黝黝的长毛，一双脚直踏到地面上。那个说大话的人见此情景，吓破了胆，赶紧躲起来。与这个说大话的人截然相反的是，这时有个名叫肖正人的，是许诚言的表弟，平时为人"沉静少言，独不惧，直抱鬼胫，以解衣束之甚急。"那个鬼急得把腿缩回去，也没有别的鬼来救那个鬼。还是肖正人放了它，鬼就此不见了。也许有人以为鬼吃了亏，一定会来报复的，但后来肖正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什么事故。你看，那个"勇猛者"只是外貌长得魁武雄健，实际上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他口出大言，好像什么邪他都不信，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可是，一旦真正见到了鬼，却吓破了胆，真可谓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而肖正人呢？他性格内向，为人沉静，寡言少语，不为人注意。可他见到了鬼，一点也不惧怕，毫不迟疑地走上前去，把鬼的小腿一把抱住，紧紧地用身上解下的带子捆着，使鬼难以逃遁。肖正人的外貌、谈吐和行为同"勇猛者"成为鲜明的对照：后者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前者貌不惊人，"沉静少言"，却敢于和鬼物作斗争，而鬼物对肖正人则无可奈何。由于运用了以"反"衬"正"的表现手法，不但嘲笑了"勇猛者"，而且鲜明、突出地刻画了肖正人的性格特征，在对比中使白的显得更白，黑的显得更黑，美的显得更美，丑的显得更丑。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扶"。正是由于有了"勇猛者"作为陪衬，才使肖正人的形象在性格对照中竖立起来，由平面的成为立体的，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同时，通过对比、衬托的手法，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褒贬态度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白，并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了升华和深化。

这则故事写鬼，并没有写鬼的全貌，也没有写它丑陋骇人的长相，而只是写"鬼胫"，就是腿的一部分，即长满黑毛的小腿。抓住具有本质特征

部分进行粗线条的勾勒，“窥一斑而知全貌”，通过这片断的形貌反映出整体形象，让读者以联想去补充、拓展，既可节省笔墨，又可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创造力，这也就是“以偏概全”的典型化的手法之一。

文中提到“中表兄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亲属关系呢？古时对父亲的姊妹（姑妈）所生的儿子叫做“外兄弟”，母亲的兄弟（舅舅）、姊妹（姨妈）所生的儿子叫作“内兄弟”。外为“表”，内为“中”，因而总称“中表兄弟”，通称“表兄弟”。后文的“内弟”，指的是表弟，它和我们今天一般称妻子的兄弟为“内兄、“内弟”是有所不同的。

对文中“既无救者”一语，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终于没有谁来支援肖正人；一是说始终没有别的鬼来救那个鬼。从上下文看，我们认为以后者解释为宜，故采用了后者的说法。（欧阳周）

隋唐五代作品



魏市人

·侯白·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於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选自《启颜录》〕

●●

《启颜录》是《笑林》以后一部著名的笑话专集。《魏市人》选自《启颜录》，属于忘人小说。本文写了北魏孝文帝时有个人为了诈称自己是富贵人，假装服石药发热而被人识破的故事。石药，指神仙家炼金石之属为药，认为服了可以长生不老。服石药发热叫做石发。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对这一社会现象作过详细的描述。他说，吃石药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还说："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还到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脸，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这篇文章以笑话的形式深刻反映了这一病态的社会现象，辛辣地讽刺了这类作假人的浅薄庸俗和小市民的虚荣心理。

本文作者善于把叙述与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叙述成为描写的基础，描写呼应叙述。文章先写"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这说明服石药是有钱阶级的事，暗示穷人是吃不起的，并对"石发"进行了解释。然后揭示另一种怪现象："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了这一段概述，读者才会明白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忽然要到街头躺下，为什么要说自己发热。如果没有这一段叙述，读者看了下面的描写，不但不会发笑，还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见短短的叙述，在这篇文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描写部分，作者运用了讽刺的笔法，先写这个人在人流的必经之处"市门前"躺下，"宛转称热"。"宛转"即"辗转"，就是翻来复去的意思。文

章描写了这个人躺在大街上翻来复去地叫热。当许多人争着来看热闹，他的同伴对他的行为感到奇怪时，他就大声告诉他们："我石发"。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富贵"。以这种行为表示自己富贵，本来就十分可笑，作者还进一步揭示这个人的欺骗行为，达到讽刺的目的。他的同伴问他："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他回答说："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原来这个"宛转称热"的人根本没有服过石药，服几粒小石子是不会发热的。一句话，使他自己的"诈作富贵体"的丑恶行为大白于天下，引得"众人大笑"，这种笑就是无比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它像无情的皮鞭，对这种小市民庸俗的虚荣心理加以抽打。作者运用讽刺笔法对病态社会的揭露是鞭辟入里的，文章令人捧腹，也发人深省。（李　远）

吃　人　·侯　白·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曰："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云："有梯出否？"素曰："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睛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又问云："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被蛇咬足，若为医治？"此人即应声报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活。"素云："五月何处得雪？"答曰："若五月五日无雪，腊月何处有蛇咬？"素笑而遣之。〔选自《启颜录》〕

●●

老舍认为："写短篇小说时，就像画画一样，要色彩鲜明，要刻画出人物形象。所谓刻划，并非指花红柳绿地作冗长的描写，而是说，要三言两语勾画出人物的性格，树立起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微型小说因篇幅短小，更要如此。

《吃人》这篇小说用字不多，却将一个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作者抓住四个字：口吃、敏慧。口吃是外部的形体特征；敏慧是内部的性格特征。而

且，内外结合，交错并出，颇见功力。

在隋代，人们喜欢互相出问题让人回答，无论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宗教辩论中，都爱用难题难倒对方，以此达到娱乐、论辩的目的。这几乎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这位口吃者，可能是杨素家的食客之一。杨素是隋朝的宰相这类的高级官员。在一个岁末的日子里，他因空闲无事，便找口吃者来交谈取乐。他向口吃者连出了两个难题。头一个难题是问口吃者掉在深广都一丈的深坑里怎么出来。口吃者反问，有无梯子，杨素说，有梯子还用问吗？其人低头良久，问道："白白白日，夜夜夜地。"杨素认为问你能不能不出来，这与白日夜地有什么关系呢？口吃者反诘道，如果不是黑夜，眼又不瞎，怎么会掉进去呢？有意思的是，每问都低头沉思良久，其实，他早已想好必须这么回答了，装着沉思，又问有无梯，再问"白日夜地"，都是蒙骗杨素，为自己不会掉下去，故也无所谓上来的答案作准备。杨素想用难题"套"住他，他却轻巧地从"套"中解脱出来，将对方的问题变成不是问题，表现了迂回脱套的才智。

杨素在岁暮时提出家人有人被蛇咬了，问口吃者怎么医治。这次，他不低头沉思，也不口吃了，即应声报云："取五月五日南墙下的雪涂。"为什么呢？因为他立刻找到了杨素问题中的矛盾："腊月寒天，蛇都冬眠地下，家里人怎么被咬呢？"故提出用端午的雪去涂伤口。杨素没加思索，说端午怎么会有雪？口吃者则答，腊月怎么会有蛇？这次不是他自己从难题中脱套出来，而是让杨素自己陷入矛盾中，由他亲自给口吃者脱套。

这两个难题，口吃者都轻易地解决了，这是一种敏捷的辩才，反映口吃者头脑灵活，反映快速。有意思的是"口吃"与敏慧集于他一身，但他引杨素上当时，往往"口吃"，而在解决矛盾的一刹那，他倒不口吃了。可见，其人是有口吃的毛病，但口吃往往又是他掩护自己，引诱别人的手段。

从难题中去刻划人物，尽管杨素与口吃者之间仅仅是为了消闲解闷而互相对答，其实也是一种冲突。只是这冲突不是现实性的，而是娱乐性的，在这种虚幻的冲突中去刻划人物，所以小说既幽默，又机智，颇有余味。（李　凡）

驴鞍代下巴　·侯　白·

户县有人将钱绢向市。市人觉其精神愚钝，又见颏颐稍长，乃语云："何因偷我驴鞍桥去，将作下颏！"欲送官府，此人

乃悉以钱绢求充驴鞍桥之直，空手还家。其妻问之，具以此报。妻语云："何物鞍桥，堪作下颌？纵送官府，分疏自应得脱，何须浪与他钱绢？"乃报其妻云："痴物，倘遇不解事官府，遣拆下颌检看，我一个下颌，岂只直若许钱绢？"〔选自《启颜录》〕

●●

这是一则讽刺幽默故事。描写一个赶集的人，被恶棍以极其荒唐的理由敲诈勒索，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黑暗，吏治腐败，奸民肆虐，百姓遭殃的现实。

现实是严峻的，主题是严肃的，但故事是荒诞的。一个人，竟因为长相有别，"颏颐稍长"就被诬是偷得驴鞍桥（马鞍子）作"下颌"而横遭勒索。

此事如果仅仅是一些地痞恶棍倒也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还有"不解事的官府"会"遣"无辜百姓"拆下颌检看"的。一语破的，原来奸民肆虐的根子在此：政治无道，残劣横行。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什么是"讽刺"？》）驴鞍代下巴的事，未必真有，但从户县赶集人为保全性命而不惜捐弃钱帛的深忧不就说明，当时官府为榨取钱财，和社会上的恶势力沆瀣一气，什么荒谬绝伦，草菅人命的事都干得出吗！作者正是基于此，才用夸张幽默的笔法揭露出来，给以无情鞭挞。

短文不足二百字，但故事完整，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结尾戛然而止，耐人寻味。对话也富有个性。妻子一听丈夫叙述的原委，即使不知道"鞍桥"为何物，能否"作下颌"，也能断定这是无耻的敲榨，聪明识辨；丈夫深知糊涂渎恶的官吏不会为民作主，当机立断，不能因小失大，要舍钱帛，保性命，何等精明！真乃"痴物"者不痴，"愚钝"者睿智；和"不解事的官府"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此尖锐辛辣的嘲讽尽消融在一句"痴物，……我一个下颌，岂只直若许钱绢？"的轻松的玩笑中，使方寸小幅充满了谑趣，收到了庄谐并济的艺术效果。真乃精品！（谢广凤）

刘道真 ·侯白·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槽，道真嘲之曰："女儿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槽？"女答曰："丈夫何

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煮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选自《启颜录》〕

●●

这是一篇志人小说。文章写刘道真无端嘲弄别人反而自讨没趣的故事，从而赞扬了劳动妇女的机智，嘲笑了刘道真的轻浮。

小说以简洁含蓄的叙述语言与幽默风趣的人物对话构成故事，刻划形象。文章开头写“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遭乱”是“遭到变乱”的意思。刘道真因遭到变乱流落河边给别人背纤拉船。这句话概括了刘道真生活的不幸和当时所从事的职业。接着又通过刘道真的所见叙述一老妇人在河边摇橹划船。文章没有叙述刘道真遭乱的具体经过，对老妪操橹也是一笔带过，这是因为文章所要写的是两人如何唇枪舌战，与此无关的内容一律略去。语言简洁凝炼。有了第一句话作铺垫，文章立即转入两人对话。刘道真嘲弄老妇人说：“女人为什么不使用织布机和梭子去织布，为什么在河上摇橹？”妇人反驳说：“男子汉为什么不去骑马扬鞭，为什么在河上背纤拉船？”很显然，这次舌战的失败者是刘道真。因为女人不织布而去划船，只能说明她能文能武，勤劳能干，刘道真的嘲讽无损于这位老妇人的一根毫毛。而对男子汉来说，跃马扬鞭是仕途得志，勇敢骠悍的强者所为，背纤拉船是穷愁潦倒的落泊者的谋生之路，老妇人的这句话如犀利的长剑，正好击中刘道真的伤疤。到此文章嘎然而止，不作一个字的评论或描述，但读者可以想见此时的刘道真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的尴尬相。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一样，十分简洁，含蓄，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刘道真以嘲弄别人取乐的目的开始，又以被人嘲弄的结果而告终，这就形成了文章幽默风趣的格调。

紧接着，文章写了第二次舌战。和本文开头一样，作者对舌战双方作了简要交代：有一次刘道真在一间草房里和一个人同桌吃饭，看见一个妇人牵着两个孩子经过，都穿着黑色衣服。随后刘道真又戏弄他们说：“青羊引双羔”，意思是“一只黑羊牵着两只小羊羔。”妇人反唇相讥说：“两猪共一槽。”刘道真又吃了一回败仗。“青羊引双羔”虽然把人比作动物，但却反映了动物间母子之爱，天伦之乐，给人以美感。“两猪共一槽”把人比作懒惰贪吃的猪，给人的只有厌恶。这位妇人不但反应敏捷，而且言辞锋利。全文以“道真无语以对”作结，十分含蓄，令人回味。（李　远）

胡志忠 ·薛用弱·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余，闻公有会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明早遂行，夜止山馆，馆吏曰："此厅常有妖物，或能为祟，不待寝食，请止东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进膳。

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旁顾。忠忽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曰："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远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缨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彗扑。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忠忠冠带俨然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惟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尔。"言讫遂行。

旬余，乃还止其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逃魄趋府庭，止予此馆归冥冥。"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吏，乃遣吏启其户，而忠忠与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选自《太平广记》〕

●●

这是一则人斗犬怪，最后同归于尽的故事，情节虽具荒诞色彩，但深蕴认识价值，不愧为唐代志怪小说的佳作。

胡志忠是处州（今为浙江省丽水县）的青年军官，奉命出差到越州（即今浙江省绍兴市）。中途须在山里的一所驿站（文中称"山馆"）过夜。可巧此处的正厅为犬首人身（文中作"人质"）的妖怪盘踞。而胡尚未动身，此怪就在梦中要求他："能减所食见沾乎"——能从饭食中匀出一些给我吗？见

法：让我沾光。胡没有答应。还没有真正接触，他与犬怪就产生了矛盾。等到胡住进山馆，馆吏据实以告："正厅有妖，可能受到危害，此厅不便招待食宿，请住东厢房。"他的断然回绝，初步展示了其刚勇自信的性格。

与犬怪遭遇时和搏斗中，胡志忠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他"方下箸次"——正要举筷进餐时，"其状甚伟"的犬怪突然出现，而且"当盘而立"。这真令人毛骨悚然，难怪"侍者慑退，不敢傍顾"。而此时，他从容地撤去菜肴（即"彻炙"，彻借用作撤；炙，本是烤肉，这里泛指菜肴），"乃起而击之"。读到这里，谁不叹服其过人的勇气呢！接下去，"异物连有伤痛之声"，而且要求罢手。这说明他不但有勇气，而且有实力。他没有响应异物的求和，而是"远臂愈疾"——挥拳更加快速有力。搏斗中，他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另一犬怪斑儿的参战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以致他"冠缨带解，力若不胜"——帽子掉了，衣带开了，看来有些力不从心；而他的小夫又太不中用。尽管如此，在东套间（即"东阁"），他还是竭力拼杀，终与二怪同归于尽。在这场搏杀中，我们看到他刚勇有余而智谋不足。其智谋不足表现在没有弄清对方的实力，自己并不占有优势而是一味地进击。未能"知彼知己"而贸然出击，本是作战之大忌。

胡志忠战死了，但作品对其形象的刻画却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以对其魂魄的描述继续着。虽然已死，他仍然要到越州去执行生前的使命，因此，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此时已成鬼魂。作品的这一段写得含蓄而传神：

> 志忠冠带俨然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惟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尔"言讫遂行。

这是怎样地忠于职守啊！已经到了"死而不已"的程度。志忠的魂魄完成使命后，又返回山馆，淌着眼泪在门上题了一首诗："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恃：依仗；婴：环绕；势：事物表现出的趋向；倾：倒塌，引申为失败。）。胡为万金于，而与恶物争（做为一名尊贵的青年，为什么要同妖物争高低呢？胡：为什么。）？休将逝魄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魂魄不再回处州衙门，就在此馆归入阴间了；冥冥：也称地府，即阴间。）他在慨叹自己由于"恃勇、恃强"造成的失误，同时也把用生命换取的教训遍告世人。

胡志忠刚勇，自信，忠于职守，乐于助人，是一个可爱可敬的形象，虽然他意气用事，也缺乏克敌制胜的策略。正如"大意失荆州"的关羽，虽然战略上有重大失误，而仍不失为一个可爱可敬的人物。

"犬首人质"的怪物，世界上本不存在；人死后化为鬼魂，也纯属想象。这些在科学领域没有合法地位的事物，在作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却大有其生存天地，本篇就是如此：人与犬怪斗，魂与尸身离。情节虽然荒诞，但敬

事曲折生动，人物个性鲜明，读来引人入胜。（李郁章）

郑仁凯 ·张鹭·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童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鸱鸟，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着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选自《朝野佥载》〕

●●

张鹭，唐代文人，历经高宗、玄宗诸朝，善于词章，其小说作品《龙筋凤髓判》、《游仙窟》等俱有名，并远播日本。其所著《朝野佥载》一书属笔记小说，主要记载了武则天时期的朝野见闻，文笔质朴，不尚华艳，然而却常寓讥讽于调侃，留下了若干可笑、可悲又可鄙的官宦面影，《郑仁凯》即是这样的作品之一。作品只写了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却反映出了身为密州刺史的郑仁凯，小弄聪明而自鸣得意的心理状态，使人哂笑、鄙夷。

作品开始时讲，郑仁凯的小仆人告诉他自己的鞋子破了，言外之意也很明显，是希望主人代置新鞋。郑仁凯当然也明白，于是温言相慰，说："阿翁为汝经营鞋。"（我为你想办法寻一双鞋）自称阿翁，俨然长者；保证"为汝经营鞋"也似胸有成竹。他一边答应着，大约也在一边考虑着怎样既为"小奴"寻一双鞋，又能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机会来了，一个穿着新鞋的门人走了过来，于是郑仁凯叫他去厅中树上"掏"鸟蛋。上树自然要脱鞋，趁此机会，郑让"小奴"穿走了门人的一双新鞋。当门人下树无鞋，两脚光赤时，郑仁凯为自己的此举而面露得意之色……

讥讽并不一定都浊声恶语，尖酸苛薄。不动声色地客观叙述，让事件本身的可笑可讽自然显现，有时反而具有力量。因为外露难免平直，而含蓄却更具韵味，赞扬如此，讥讽也是如此。本篇对郑仁凯的言行，作者不着一言评析，而只如实叙述，请读者自己评价。唯因如此，郑仁凯的心理、心灵也就赤裸裸全无虚饰地坦露了出来。一个要小聪明而近似无聊，心中暗暗自诩、得意而实则心胸偏仄的庸吏站在了读者面前，作者对他的不屑、鄙夷也尽在其中了。

寓讥讽于客观叙述，语势不疾不厉，平缓和平，以事实本身的可笑、无

聊达到讥讽的目的，是本篇作品明显的特色之一。

其次，笔记小说大都短小简炼，不容铺陈，最好言简意赅，在不长的文字中，有一、二句摄神之笔，点全文之"睛"，透示作者为文的目的、笔下蕴蓄的感情。对此，本文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一句全文的摄神、点睛之笔就是文之最后的"凯面有德色"。如果没有这一句，前文的叙述也仅仅是一场恶作剧的如实描绘，虽也反映了郑仁凯的为人、品性，却没有能够深入到他的内心，揭示不深。有了这一句，就使读者揣摸到他的内心——他对自己的举止十分满意、十分欣赏，而且抑制不住这种满意和欣赏，在自己的神情上流露了出来。尽管是轻微的，却是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的。多么无聊而又浅薄的人！一语而尽彰其实质。文章短小，不能对郑进行全面的、展开的描写，但有了这样的一句，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人物就显"神"而不干瘪了。同时文章的讽刺的效果也出来了。

寓讥讽于冷静、客观的叙述，讥讽得含蓄而有力量；行文简洁，却有生动的小小细节，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点示了写作的主旨目的，并使讥讽之情由中透渗而出。这些都容于百余字的一篇短小作品中，文章虽短，特色却并不很少，写作上对后来人是有启发的。（臧博平）

钥匙尚在

·张鹭·

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尚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

〔选自《朝野佥载》〕

●●

这篇小说短小、精悍、富于情趣。读完之后，愚人形象宛然眼前，不由得发出略含嘲讽的微笑。寥寥四十余字，能有如此的艺术效果，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圆熟的艺术技巧！

什么技巧？

对话写人，言为心声。人们的语言是从心里淌出来的泉水，其中蕴含着"言者"的思想、情感、气质、教养、习惯及特定情境里的特定心态等等。正如老舍说的，"对话就是人物的性格等等的自我介绍。"（《我怎样学习语言》）。人物的语言历来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艺术手段。然而，一个人每

天要说许多的话，但并非每句话都是性格的索引，因此，刻划人物的时候，要筛选出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的言语。其次，还要将它作艺术的安排。因为，即使是浸透了性格汁液的话，如果安排不当，常常就不能发挥其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这篇小说所以把愚人的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呼之欲出，就在于作者不仅抓住了富于性格特征的人物语言，而且在安排上也颇具匠心。

怎么安排的呢？小说开头用叙述的手法交代了时间、人物、身份和事件："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人盗去。"此人是去京城参加考选的，点明其人身份是官员。在封建时代，地方官每隔几年要到京城里的吏部去接受考评，然后再授新职。他装衣物、银钱和考选材料的皮袋丢了，不止影响他的生活，更会影响他的前程。按理说，他应该焦急万状。其人则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作者惜墨如金，没有描写人物的神情，但人物那种不急不恼、安然处之的神情宛在；作者没有再现当时的环境，但事情发生后，许多人聚集在愚人周围的场面宛然，似乎还能听见他们替愚人着急的叹息声和谋划的议论声。正因为有此场面，所以愚人才会说"将终不得我物用"的话。这句话在小说里很像杠杆的支撑点，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仍然没有描绘愚人说话时的神态，但愚人那副胸有成竹、自鸣得意的神态都跃然纸上。愚人的这句话及神情都出人意外，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悬念：为什么贼偷了皮袋，会不得其中的"物用"呢？难道皮袋中设有机关？还是人物另有机谋？在读者希求索解的时候，作者才揭开谜底："钥匙尚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这位官员丢了皮袋还能镇定自若的原因竟是如此！至此，愚人的形象就刻画完成了。这个反问是点睛之笔，它透示出愚人认为自己聪明，反而指斥别人愚蠢。这不仅刻画了愚人愚到了极点的性格，而且，从他那责斥别人的语气中，流露出来的是一股腐朽的官老爷气。仅仅用两句话便将一个昏聩的官员形象刻画出来了，如果没精选出富于性格特征的语言，怎能至此？如果没将个性化的语言巧作安排，怎会至此？作者不描摩人物的神态，而将神态暗置字里行间，这样，既突出了性格化的语言，又能收到含蓄蕴藉的效果，而且行文也显得干净利索了。

这篇小说不仅艺术水平高，思想内容也很强。主人公如此的愚蠢、昏聩，竟然还是官员。让这种人去治国，国能兴旺？让这种人去牧民，民将何堪？作者通过愚人形象的刻划，抨击了封建的吏治的腐败。小说令人发笑，笑后又令深思。因此，它不仅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对当前微型小说的创作，也颇有借鉴意义。（曹志国）

碧　玉　·张　鹭·

周补阙看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华，知之特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产，明珠十斛实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阁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而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诗，饮泪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其户，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调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　〔选自《朝野佥载》〕

这篇小说哀婉动人，几不能使人卒读。

后世的言情小说不少，其中不乏佳作。一般而言，多以两情相好，豪贵从中作梗以展开情节，这类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是《碧玉》的扩写。可见这篇小说实有开拓之功。有些所谓言情小说洋洋数万至数十万言，其感人的程度未必胜于《碧玉》。

碧玉是真人真事为素材的历史言情小说。它将乔知之、碧玉之间的真情与武承嗣的骄贵蛮横都揭示得淋漓尽致。

乔知之是初唐诗人，武则天时，他任右补阙。补阙是武则天所设的谏官的名称。他的婢女碧玉，不但姿色"姝艳"，而且还善歌舞，又有文学才能。这两人就不是一般的郎才女貌，而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语言。他俩的爱情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故乔知之真挚爱她，为了她，不再婚配，可见爱的深沉、真挚，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右补阙的官职并不低，竟不选高门大户，专一眷恋自己的婢女，已是不同寻常的了。如果仅仅是情爱，那么，在那时，男的可以三妻四妾。碧玉只是一个婢女，收为偏房，似乎更合当时的道统。从为碧玉不再婚配，就足见乔知之爱的深沉而专一了。

武承嗣为国戚，又有大权，他是有意来拆散乔知之与碧玉的爱情的。

他以借碧玉到王府教姬妾梳妆为名，强约碧玉，再不放还。这是利用权势夺人妇女。从这一点就揭露了武承嗣的豪横。

小说的情节还在进一步发展，人物的性格也在发展中刻画得更为丰满了。乔知之痛失爱姬，便作《绿珠怨》。绿珠是西晋石崇的爱妾，善于吹笛。赵王伦专权，伦党孙秀指名向石崇索取绿珠，被石崇拒绝。后石崇被捕，绿珠也跳楼自杀。这与碧玉的被夺是相似的。故乔知之用绿珠来暗指碧玉，他的诗的意思是：石崇在金谷园里很爱新的音乐，便用十斛明珠买了绿珠，可爱的绿珠既美丽，又善歌舞，因此很受石崇的赏识。两人的感情深厚，却遭到孙秀的无理破坏。绿珠离别石崇是痛苦的，她更不愿屈从孙秀，于是跳楼自杀以报答石崇的爱恋。碧玉读到乔知之的诗，三天不吃不喝，光是啼哭，投井身亡。这表现了碧玉的义烈性格以及她对乔知之的深情。武承嗣派人把碧玉的尸体从井中捞出来，并在她的裙带上搜得乔知之的诗，大为震怒，他不但不反省自己，而且迁怒于乔知之，就示意酷吏罗织罪名。"罗织之人"是指当时的来俊臣之流。《旧唐书·酷吏传》载：来俊臣"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旦响应，故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乔知之被无辜杀害，死后，还籍没其家产，可见武承嗣不仅豪横，而且凶残之极。

小说通过这个哀婉的故事，将乔知之的深情、碧玉的刚烈、武承嗣的横暴、凶残都刻画得十分鲜明。在微型的言情小说中，《碧玉》是深刻地揭露现实丑恶的佳作，更是描绘坚贞爱情的佳作。（小　芝）

妹代姊嫁　·张　鷟·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求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顼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

〔选自《朝野佥载》〕

●●

本篇故事的情节多为小说、戏剧所敷演，"代嫁"、"易嫁"之滥觞是为此篇乎？虽未可确证，但本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本篇塑造了一位救父急难、代姊而嫁的孝女形象。她对其母说的话，集中表现了她识大体、懂事理的品质。相比之下，当娶亲花轿已停在门前的紧急情况下，其母只知"抱女大哭"其姐只知"坚卧不起"，这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父亲本来是"惧而许之"，又不敢抗拒，现在花轿已到，怎么办呢？她说："父有急难，做儿女的即使有杀身的危险也应该帮助解决。假如父亲是让我们去做人家的奴婢，尚且不应该推辞；父亲是让做女儿的嫁给有名望的大户人家，这并不是羞耻的事。姐姐若不愿去，我自愿去做人家的儿媳妇。"一步一步的推理，很有说服力。由"杀身"而"为婢"而嫁"姓望之门"，突出说明嫁给吉琐并不"为耻"，问题虽出自父"惧而许"，却并不严重。这样，就为自己的"登车而去"铺平了道路。通过她的言语塑造了一位重孝义的女孩子的形象。文章的最后一句是讲她的结局：丈夫官升"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之职），她有达理知节的贤妻之名，凡说起她的人都感到很荣耀。

本篇对长官胁迫下官嫁女为媳的霸道行为也有所批判。对崔敬的软弱无能，不能保护女儿的行为也有所谴责。长官以权势强娶下属或百姓之女，悲剧者为多，此篇为表彰崔敬的第二个女儿，竟为这种以权势强娶的丑恶社会现象涂脂抹粉了，这大概就是局限性所致。（王殿松）

郑氏抗暴 ·张鷟·

唐滕王极淫，诸官妻美者，无不尝遍，诈言妃唤，即行无礼。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到，王遣唤；欲不去则怕王之威，去则被王所辱。郑曰："昔懿、怀之妃不受贼胡之逼，当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门外小阁，王在其中，郑入，欲逼之。郑大叫，左右曰："王也。"郑曰："大王岂作如是，必家奴耳。"以一只履击王头破，抓面血流，妃闻而出，郑氏乃得还。王惭，自日不视事。简每日参候，不敢离门。后王衙坐，简向前谢过，王惭却入，月余日乃出。诸官之妻曾被王唤入者，莫不羞之。其婿问之，无

辞以对。 〔选自《朝野佥载》〕

本文作者下笔敏速，语言简洁明快，生动地描述了郑氏贞烈的举止和滕王寡廉鲜耻的行径，塑造了一个值得赞美闪有光彩的艺术形象——郑氏。

作品以滕王和郑氏之间的一场凌辱与反凌辱的矛盾纠纷为中心内容。文章伊始，作者先用极其简练的文字叙述了唐滕王的放荡和淫乱，"诸官妻美者，无不尝遍，诈言妃唤，即行无礼。"勾画出一个荒淫之徒的丑恶嘴脸，并为主要人物的出场，作了气氛上的铺垫：郑氏即生活在唐滕王势力所辖的范围中，其贞操能否确保，实属未知，郑氏命运也实叫人担心。然后，文章迅即进入对中心内容的描述，"郑氏初到"，王即"遣唤"。这里，作者略去了郑氏其它情况的介绍，而是骤然之间就把她推到矛盾的尖端上，使她陷入十分紧迫的，非迅速决策则无以免辱的矛盾漩涡之中。"欲不去则怕王之威，去则被王所辱"，真实地写出了她进退两难的心态。然而，臣下之妻，难抗王命，她还是去了，带着对滕王的疑惧，也带着"当今清泰，敢行此事邪"的警觉去了。

既入王宫，矛盾便立即尖锐："入王中门外小阁，王在其中，郑入，欲逼之。"唐滕王又如法炮制，欲行无礼，然而郑氏却不是慑于王威而肯轻易就范的女子，她先是大叫反抗，当"左右"告诉她是"大王"时，她又佯为不信，大声说："大王岂作如是，必家奴耳。"郑氏不仅勇敢，而且沉敏、机警，语言智巧，富有才智。她故意把滕王斥为家奴，这是她的一种斗争手段。即使自己以后以履击王等反抗行为无"犯上"的罪过。又为滕王留下了面子，不致于激怒他而使事情进一步恶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的反抗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郑氏"以一只履击王头破，抓面血流，妃阁而出，郑氏乃得还。"一场郑氏与滕王的搏斗写得生动、细致。写出了郑氏的果敢、刚烈，而又富有智慧；写出了滕王的狼狈不堪，丑态百出，而又无从报复。作者笔势酣畅，描述形象，以郑氏的一系列语言、动作刻划出郑氏的性格特色，使人物形象鲜明感人。

如果说，作品的中心内容侧重写刚烈而巧智的郑氏，从人物的语言、动作入笔，作品的结尾部分则笔分多枝，以简括而入神的描绘写了崔简、滕王，及"诸官妻"，写出了他们对郑氏敢于抗暴的不同心理反映，从而烘托了郑氏，使其形象更具光彩。作为丈夫的崔简，事情发生后惊惧异常，"每日参候，不敢离门"，"王衙坐"，又趋上前"谢过"，一副惮于权势，行为

卑下的样子，反映了他内心的怯懦；滕王则是"旬日不视事"，后则"月余日乃出"，说明郑氏的反抗使他怯于见人，羞于自己的行为，精神也是十分虚弱的；"诸官之妻曾被王唤入者，莫不羞之，其婿问之，无辞以对"，在郑氏的抗暴中，她们看出了自己屈从的可悲、可羞，内心惭愧。这些人都在郑氏行为的烛照中显现了精神的卑下，衬托出郑氏行为的可歌可赞。

本篇以一事而写出数人。重点写郑氏，用笔浓重，以其语言、行为的描写表现其性格。对其他人则简括勾勒，透示其内心，在相互的对比、映衬中，突出其主要人物，歌颂了郑氏。一篇短文写得摇曳有姿，颇令人回味。

（王彩慧）

李畬母　·张鷟·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賸。"又问车脚几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令还所賸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　〔选自《朝野佥载》〕

●●

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位古代妇女严于教子的可敬形象。李畬（shé 畬）是监察御史，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六典》），权限很大。对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的儿子，一般母亲是不会再去管教了，多吃公家的米，多占公家车马费的便宜，已属于"小小不然"了。但李畬的母亲却不是这样，对李畬请人送来的俸禄米，要重新量过，结果"賸三石"（賸同"剩"，sheng）；问送米来要多少脚钱，令史回答说："给御史送米一向不用给脚钱。"这使李畬的母亲很生气，不但退还了剩米、给了脚钱并且还责备李畬不该占公家的便宜。从文中看，李畬并不知道管粮仓的官员多透米并不要脚钱，李畬当即给仓官科罪。如果多有这样高级官员的母亲，多有这样的高级官员，清廉的政风就会长存，吏治的腐败之风就可以防止。可惜，李畬母子，只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是人们理想的化身。

塑造典型人物，是小说的重要任务。塑造典型人物有多种多样的方法，本篇从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现象中选材，来表现人物"清素贞洁"、一尘不染的思想品格，很有说服力。　（王殿松　徐晶石）

喷嚏震虎 ·张 鹭·

傅黄中为赵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即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

〔选自《朝野佥载》〕

●●

这篇笔记体小说，类似滑稽小品，有很强的趣味性。

一篇作品，称之为小说而不称之为别的什么，是因为这一篇作品具备小说的四要素：环境、人物、事件、情节。这篇小说的环境是深夜、山里临悬崖处，因为是深夜，老虎看不清躺着的是什么，突然之间的一个大喷嚏，把老虎吓了一大跳；因为在山里的临崖处，所以老虎一惊跳，就掉到悬崖下去了，摔伤了腰腿，被人捉获了。人物是喝得酩酊大醉的县衙门里的一名部属，深夜里醉卧崖边。事件是醉人的一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老虎掉下山崖摔伤被人捉住了。情节是：部人饮大醉，夜半山行，临崖而睡，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醉人打喷嚏，声震虎，虎惊跃而落崖。情节发展的每一步都非常清楚，事属怪诞却顺理成章，毫无牵强故作噱头之感。

说这篇小说是笔记体，是因为它纯是记事性的，叙述过程条理分明，只用白描手法而没有另作修饰，给人以质朴、自然之感。

（王殿松 矜晶石）

敬德不谄 ·张 鹭·

吏部尚书唐俭与太宗棋，争道。上大怒，出为潭州。蓄怒未泄，谓尉迟敬德曰："唐俭轻我，我欲杀之，卿为我证验有怨言指斥。"敬德唯唯。明日对仗云，敬德顿首曰："臣实不闻。"频问，确定不移。上怒，碎玉斑于地，奋衣入。良久索食，引三品以

上皆入宴，上曰："敬德今日利益者各有三：唐俭免枉死，朕免枉杀，敬德免曲从，三利也；朕有怒过之美，俭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直之誉，三益也。"赏敬德一千段，群臣皆呼万岁。

〔选自《朝野金载》〕

本篇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公正求实而刚直不阿的尉迟敬德的人物形象。

尉迟敬德是一位历史人物，很早就跟着李世民打天下，屡立大功。李世民成为唐太宗后，曾对尉迟敬德说："人家说你要反叛我，为什么呢？"尉迟敬德回答说："我跟随陛下身经百战，今天能够活下来只不过是刀锋箭镞下的幸存者。现在天下已定，就怀疑我反叛您（以便借故杀我）是不是？"尉迟敬德就把上衣脱掉扔在地上，露出身上的刀伤箭疤。唐太宗看到他满身的瘢痕，抚摸着这些伤疤掉下了眼泪。李世民又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尉迟敬德为妻，尉迟敬德说："我的妻子虽然长得难看，但同我贫贱与共已经很长久了，我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也知道古人所说的'富不易妻'，要我休掉妻子重新娶，这是我不愿意的啊！"唐太宗也只得罢休。尉迟敬德对唐太宗的一想杀一想拉，能做到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一不害怕被杀头，二不借此巴结、奉承唐太宗。本篇塑造的尉迟敬德形象，应该说是历史上真实的尉迟敬德的再现。

本篇直接描写尉迟敬德的笔墨并不多，仅用"唯唯"、"顿首曰'臣实不闻'"、"确定不移"十二字，但因为有唐太宗的言行作衬托，仍能使敬德不谄（chǎn，巴结、讨好）的形象毕现。直接描写敬德的一共有三处，第一处是"敬德唯唯"。这"唯唯"两字用得特别好，在唐太宗听来，是敬德答应之声，答应为他与唐俭当面对证，证明唐俭对唐太宗有怨言指斥，使唐太宗可杀唐俭，以出唐俭下棋时没有让着他的怒气；在敬德自己，仅"唯唯"而已，并没有明确表态，这就为"明日对仗"留了后路。第二处是第二天在朝廷上与唐俭当面对证时，回答唐太宗的是"臣实不闻"，没有为讨好唐太宗而诬陷唐俭。第三处是在唐太宗的频频追问下（可以想见唐太宗的声色俱厉、声威并下），敬德依然"确定不移"。面对皇上的"天怒"，甚至皇上气得把天子所持的玉板摔碎在地，甩衣而去时，他也没有屈从，以他的沉静面对天子的暴怒。三处着笔使敬德三度难关，而每一处都要冒着被杀的危险，且一次比一次危险。每次只要顺着皇帝的意思做（有很多人还巴不得这样做呢！无缘无故陷人于死地以讨好上司的小人不正是封建社会的特

产吗?)，敬德就能立即化险为夷，大富大贵就能唾手可得，但敬德没有这样做，而且冒着生命在抵制皇帝的枉杀无辜，把生的希望留给唐俭，把死的危险揽在自己身上。敬德人品之高，全由十三字写出，真让我们惊叹作者手段之高明。

当唐太宗知过改过，在群臣宴席上赞扬他，并赏赐他一千匹绢缎时，作者对敬德不著一字，实际上是写他平静如常，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兴之处。敬德的刚毅无私、不卑不亢的形象在篇末又得到了加强，而这种"加强"，恰恰是在不著一字的情况下得到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德之君，但作者并没为圣者讳，写了李世民狭隘的报复心理，只因为吏部尚书唐俭同他下棋时，棋子抢先占据了有利位置而把唐俭贬出京师，降为潭州刺史。即使这样，李世民还觉得不解气，要敬德提供伪证杀唐俭。敬德没听李世民的话，没诬陷唐俭，竟使李世民不顾一国之尊的崇高身份而大发雷霆。以至"碎玉琵于地"。相比之下，敬德却沉稳谨慎、坦荡无私、刚正不阿。以唐太宗的偏狭、自私、暴怒来衬托敬德的坦荡、公正、沉静，也是本篇描写敬德的一大特点。

（王殿松　徐晶石）

小人得宠　·张鷟·

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令出外，即特盛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常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须使令！"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请谒嘱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未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使内，食侍官饭。晚出外腹痛，犹诈云："太子赐予食瓜太多。"须臾霍出卫士所食米饭黄臭，并畜菜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　（选自《朝野佥载》）

这篇小说紧紧扣住李庆远狡诈的特点，刻画出一个得宠小人的丑恶嘴脸。李庆远利用自己是东宫皇太子近侍武官的身份，到处狐假虎威，招摇撞骗，使宰相以下的人都认为他是"要人"。宰相没认为他是多么了不起

的重要人物，他就运用狡诈的手段，要使宰相觉得他在皇太子面前多么重要。这种骗术往往十分成功，所以他对上"请谒嘱事"，对下卖官行贿受贿，徇私枉法，曲断狱案，要求什么就能达到什么，可谓无恶不作。在他失势时，他依然狡诈骗人，明明是偷吃了侍卫们的饭，还欺骗别人说是太子赏赐给我的瓜吃得太多了，真不知羞耻。

李庆远作恶多端又阴险狡诈，这样的邪恶小人却颇得皇太子宠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则皇太子是什么人，也是不言而喻了。凡小人得宠且能横行霸道，在他们的身后都是有权威人物作靠山的。狐狸后面如没有老虎，狐狸是不敢如此猖狂的，这篇小说的突出优点是狠狠鞭挞了小人李庆远，矛头却直指他身后的权威人物皇太子。

本篇的取材很有特色。李庆远的狡诈阴险是通过他的两"吃"两"吐"来表现的。他为了让宰相知道他多么重要，单等宰相吃饭时到宰相府去，众人当然要请他入座吃饭，他暗地里又派一人在门外等他吃饭时急匆匆地奔来唤：快，皇太子让您赶快去！他"吐饭而去"，显示出皇太子一刻也离不了他。这是他得势时的一"吃"一"吐"。在他失势时，他只得到侍卫们的住地去偷吃他们的饭食，还欺骗别人说是吃皇太子赏赐的瓜吃得太多了，不料肚子不作美，吐出("雹出")卫士们所吃的饭菜来。这是李庆远的二"吃"二"吐"。虽然一是得势时，二是失势时；一是堂而皇之在宰相家"吃"，二是偷偷地"潜入"卫士们住地"吃"，情况各异，欺诈则如一。对李庆远的刻画真可谓入木三分。

李庆远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只要这个时代存在，只要崇尚权力、权威的状况不改变，李庆远这类小人也就会存在。得宠的小人也总是假借权威人物的名义胡作非为的。小说的最后一句："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总结得非常好，对我们认识为什么会有这类骗子的存在及这类骗子常用的手段，很有意义。（王殿松　徐晶石）

夏侯彪之贪鄙　·张鹭·

益州新昌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

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要笋,且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 〔选自《朝野佥载》〕

●●

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又贪婪又卑鄙的以官经商、以权经商的县太爷的典型形象。

夏侯彪之是一位县令,说他是官,他却一到任不做"官"事,尽做"商"事。如果他正正经经地从商,辞官经商也就罢了,但他却是以一县之长在做买卖:他问的是里正(相当于现在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并要里正代他把鸡蛋孵成小鸡,还要把小鸡养大,鸡养大以后还让县里的小吏为他卖,他投资一万,半年之间得30万;在买鸡蛋的同时,又投资一万买五万根竹笋,让竹笋在竹林里养着,到秋天又让人给他卖竹子,得50万。从夏侯彪之的做法上看,以官(权)经商的好处很大:一是以长官身份买,下属不敢不卖;二是买进卖出的整个过程都可以命令下属做,是"首长指示",下属不敢不做;三是获利甚钜,动辄30倍、50倍的利润;四是免除从商的奔波劳累、担惊受怕,仅付出一些微资、动动嘴而已,一切都有下属、他人代劳,只等着拿钱就可以。夏侯彪之深谙为官经商的好处,所以他"初下车"就做开了生意。夏侯彪之如此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恐怕不是他一个人"贪鄙"而已,官风世态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本篇塑造人物,能选取典型环境:夏侯彪之新官到任的第一件事是买蛋孵鸡卖,第二件事是买笋育竹卖,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有一个好的开头,他可全然不顾,他奉行的是"为官之道赚大钱,运用权力捞大钱",只要能赚大钱,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一到任就这么做,在整个任上会如何呢?文中说:他的贪婪卑鄙之处就用不着说了,都同这两件事差不多。典型环境中的这两个典型事件,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夏侯彪之贪鄙的典型品格。

本文语言非常简练,绝没有拖泥带水的字句。里正的回答写得也非常干脆,仅"三颗"、"五茎"而已。篇末的"其贪鄙不道,皆此类"八字,是画龙点睛之笔:夏侯彪之的所有做法都同"此类",整个官场也"皆此类",都在利用手中权力在进行巧取豪夺。 (王殿松 徐晶石)

猩　猩

·张　鹭·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展得之，槛数百。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涕流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帕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惟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蓄能传送言语，人不如此。

〔选自《朝野佥载》〕

●●

笔记小说常以搜奇志异为写作的目的，记载下当时传闻的作者认为新奇有趣的事情。其事，当然不可尽信，然而作者记载其事的结构、行文却又常常具有欣赏价值，使人读后怡然有会于心，酒后茶余捧读亦不失一种工作之余的娱乐和休息。《猩猩》即是这样的一篇笔记小说。它写了"安南武平县封溪"一群伶俐、有感情、然而命运不幸的猩猩。简单的几笔勾勒，就使猩猩们展望了其伶俐的言语举止、尽与人同的感情、不无悲惨凄凉的命运。

首先全文仅百余字，却层次清晰。先概述："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展得之，槛数百。"猩猩们生活在安南武平县封溪一带，外貌像人，形体健美，而且懂得人的语言，知道过去未来之事，但是性爱喝酒，并因此而被人捕获，数百个监禁在一起。文章开始，就把猩猩的产地、外貌、特点以及被捕获的情况全交待得清清楚楚。然后选择了两件事加以描述，既写出了猩猩们的性情特色，又写出了它们一旦为人捕获的悲惨命运——被人们当做一种珍稀的美味而食用。最后，以"养蓄能传送语言，人不如此。"作结，说明如果对它们不杀食，驯养之后也能对人有用处，但是人们偏不这样做。语含微喟，多少亦流露出了作者对猩猩们的同情。清晰的叙述层次，把一件传闻中的事情有头有尾、有侧重点地转述给了读者。

其次，作者具体写猩猩的部分，选材典型，既写出了猩猩们的特点，又表现了他们被人类俘获后命运的悲苦，一箭而双雕，表现了作者选材时目光敏锐，善于摄取精华的才能。一件事是当人类要从"槛"中提取食用者时，猩猩们"众自推肥者相送，涕流而别"。写出了它们对人"心"的洞悉、较

为愚钝的对策和彼此之间的感情。说明它们不仅"解人语",而且知人心、有感情。明知同类一经出"槛"即死,却"自推肥者相送",实出无奈;而"涕流而别"也是心中悲苦的流淌。命运之可悲,实实令人同情,人类追求"美食"的残酷也实实令人侧目!第二件是讲某猩猩被送去"锏"封溪县令时,因为"以帕盖之",县令"不知"何物,发语询问,而"帕盖"之下的猩猩竟自己回答:"惟有仆并酒一壶耳!"(只有我和一壶酒啊!)出语俏皮,显示了它伶俐的思维和语言,因而使县令"笑而爱之",但这颇含幽默的对答,又有谁能说其中不包含了它内心的悲怆、凄凉!有感情而命运悲苦、内心凄凉的猩猩,写得几乎跃纸而出,泪眼垂垂地站在读者面前。写猩猩只举两事,两事全部体现了猩猩的性格特质,又隐含了对猩猩命运可悲的喟叹,选材精当,而这确又应是篇幅极短的笔记小说必须具备的。

第三,作者记写猩猩,笔似客观而实有情含焉,只不过作者把它隐含在叙述、描写之中,不让它溢荡在文字之上。比如,写猩猩的两件具体事件,都既写猩猩性格特质,又表现它们命运的悲苦,这种选材本身就已寓有了作者的同情,而文章的最后两句则使这种同情虽仍含蓄却有了更深一步的表达。作者说:"养蓄能传送言语。"指明了除杀食之外,猩猩也还是另有用处的,并非只有充任"佳肴"一种用途;紧接着又说:"人不如此"(人们偏偏不这样做!)四个字,语势沉疑,含有喟叹,表露了作者的感情。作品文笔朴纳,不尚奢华,它所含寓的感情也不外在、不张扬,显示了作者较为一贯的语言风格,也常常是笔记小说的语言特色。(臧博平)

李龟寿 ·皇甫枚·

唐晋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兔钟,而寻绎未尝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鹊从。既启扉,而花鹊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慑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领,衣短后衣,色儿黝黑。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

且询其来，乃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原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戈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妻也。且曰："谢君稍迟，昨夜半自蓟来相寻。"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选自《三水小牍》〕

这篇小说写的是宰相与刺客的故事，它集中表现了宰相白敏中的刚正、廉明、宽容的性格。同时在客观上了反映了唐宣宗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势力间的尖锐矛盾。

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突发的事件、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中去描写。

有一天，宰相回到永宁里书斋去，刚一开门，花鹊犬就连声吠叫，衔着他的衣服往后退。进入书阁后，"花鹊仰视，吠转急。"狗的叫声，制造出紧张、神秘、恐怖的气氛，将读者带进突发的事件。作者趁此机会，对人物进行刻画。写白敏中"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中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惧于鼠辈而相逼耶！"异类阴物，指神灵鬼怪等物。白敏中以为是鬼怪作祟，故拔剑相问，凛然堂堂正正大丈夫气慨。语音刚落，一人从梁上跳下，乃刺客也。但他不是要行刺，而是来坦白认罪的。"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这是个很有典型意义的场景。一个被人以重金收买的刺客，事先作好充分准备，早就伏在梁上，临到行将下手之际，慑于凛然正气，"感公之德"，竟然伏地顿首再拜，并愿倒戈相从，而宰相也十分爽快地说："待汝以不死。"遂即让自己原来的部下都押衙傅存初收他作部下。

作者通过这个突发的典型的场景，充分而有说服力地显示了宰相白敏中德高望重，刚正大度，宽厚仁爱。他的高贵品德不仅让敌人畏惧、惊恐，而且更让敌人敬重、钦佩。刺客的弃暗投明是具有典型性的，只此一人一事，人物便刹时高大起来。

此外，作者还利用正面介绍和侧面描写的方法，去刻画人物形象。

文章开头就写道：白敏中"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不与权势者结党营私，只用公正守信来主持政务。"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各地的请求，有碍于道德行为的，一定坚决争执，不予同意。因此藩镇忌恨他。这里，将宰相是什么人，为何招来忌恨，作了

客观介绍。

下面又说宰相日常爱好，“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鸢钟，而寻绎未尝倦。”介绍白敏中虽然门前有行马，庭中有音乐，但并不耽于享乐。只爱读书，钻研典籍，以独自在书斋读书为乐事。通过正面叙述宰相的从政情况与日常爱好，人们对他的刚直廉明、公正、守信，群而不党，志尚典籍等等品质便能有初步认识。

作品对人物的反映，有如一面镜子，镜子可以放在正面，也可以放在侧面或背后，立体地反映出一个“全人”。

作者除了直接介绍人物之外，更多的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反映或看法，侧面描写人物。前面讲到的那个刺客，本领是极高强的，但看作者写的那个细节，“言讫，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便可知此人身手不凡。这样一个武艺高强，胆大心细的刺客，不为重金所利用，不计个人生死，也不计妻子儿女的安危，毅然决然，弃暗投明，伏地自首。并且，从此之后，全家跟随白敏中，“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这些内容，都是从侧面，从李龟寿的视角去仰视白敏中。如同摄影一样，用一个仰镜头，将人物的形象表现得格外令人景仰。

还有一处侧面描写也非常传神，就在李龟寿“从善”之后的第二天凌晨，“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这是在紧张场面之后，作者安置的轻松的、趣味性情节。李龟寿妻子之所以急急忙忙，抱着襁褓中婴儿，拖着鞋子，狼狈跑来找丈夫，原因是丈夫没按预定时间回到蔺县，她误认为大事不好，故此“昨夜半自蔺县来相寻”。她的误会也正好反衬出宰相的宽宏仁爱，以德报怨，超人的气量和风度。这一结尾处的小喜剧，同样是用仰视角度，起到放大白敏中形象的作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便毅然立于我们面前。

（马淑琴）

却　要　·皇甫枚·

湖南观察史李虞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回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烝却要而

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背银釭，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南隅，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来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突燃炬，疾向厅事，照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咳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选自《三水小牍》〕

●●

身为富富人家的女奴，而容貌俊美，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恰如羔羊处豺槛中，因为"好德未若好色"的主人们，人人，时时都欲攫而享之。她们要想摆脱这种境况，可依靠的东西极少，只有她们自己的机巧才智或许能帮助她们。《却要》就写了这样一个女孩儿。她以自己机智巧妙的安排，使四位垂涎于自己的少爷处在极尴尬的境遇中，因羞惭至极而不敢再生邪念，慑于她的机敏而不能不生敬意。她摒开了色涎垂淌的纠缠，保全了自己。作品富有喜剧色彩，在情节的高潮到达之前进行充分的铺垫，叙事用笔精细，而对嘲讽的对象——四位少爷则采用漫画式笔法进行粗线条勾勒，精细与粗犷并用于一篇。在堂皇美雅的背景中，使几个小丑粗鄙的举手投足更显可笑，构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

作品的前少半，介绍却要及四位少爷，要言不繁，清晰地告诉大家：却要虽为婢女，却"巧媚才捷"；四位少爷长于富贵乡中全是纨绔，而且都"欲悉(诱奸)却要而不能也。"这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不是故事的主脉，所以用笔只重简约不求其他，交待而已。但是进入主体故事的叙述之后，作者笔触转向精细，时间、地点、景物乃至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都务求具体传神。关于时、地、景，作品写道："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背银釭……"早春时节，皎皎月夜，观察史府中，庭花灿漫，金壁辉煌，好一派雍容华贵的富丽景象！然而华贵仅是外表，内里却肮脏龌龊。在绚丽朦胧的樱花影中，大少爷出现了……华贵富丽的景象中，龌龊事、龌龊

人出现了，因而这华贵富丽也就富有了讽刺性。至于人物，作者对却要用基本相同的语言、动作描写，写出了她的沉稳、冷静，成竹在胸；对四位少爷，则各取其一个近乎"猥亵"的动作突现他们在美色之前的卑下，——大少爷"持之求偶"（直截了当而又放肆），二少爷"调之"（轻佻、涎脸涎皮），三少爷"来之"（无理纠缠），四少爷"握手不可解"（情急几乎不可耐）。每一个人只写了一个动作，讽刺性地写出了他们虽各有不同的外在举动，而实则共同一致的鄙劣心境。

却要以相同的语言、动作先后打发了四个少爷，使他们分赴中厅的东、西、南、北四角，静候佳人。然后作者写道："延檐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心怀鬼胎的大少爷延檐，神态之诡谲，内心之惶乱，尽观于纸。大少爷如此，其他三位大约也莫不如此，几笔点画又含讥讽。最后，却要"突燃炬，疾向厅事，翻双扉而照之"使几位少爷蠕蠕丑态毕现于光明之中，而且佯作不识，大声申斥："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阿堵"，六朝口语，犹言"这个"、"这些"。"你们这些乞丐，怎么敢在这里睡觉！"）实是进行再张扬，让人们知道。然后在四位少爷"弃所携，掩面而走"的狼狈相中朗然大笑。却要胜利了，靠她的机敏才智胜利了，也许是暂时的，但毕竟是胜利了！却要确实是"巧媚才捷"。用笔精细，使却要几乎"须眉毕现"。

"取材中，技艺上，犹可读也。"一篇《却要》，取材似乎并无太新奇处，类似故事也尽不在少，然而由于作者在叙述描写上富有特色——质朴与精致兼而有之；人物以其言行突现特点；充溢着讽刺性的喜剧意味等等，于是本篇也就成了一篇很可赏读的作品了。（臧博平）

开元制衣女 ·孟棨·

开元中，频赐边军纻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蓄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以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选自《本事诗》〕

孟棨的《本事诗》，是唐代笔记小说集。所记多为唐代诗人的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作者在自序中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用《本事诗》。"说明作者撰写此书的本旨是提供有关诗歌作品的背景资料，以便助人了解作品的含义。但作者文笔摇曳多姿，对"诗本事"的叙述常能曲折生动，有的还富有传奇色彩，已不是单纯的"资料"，而是小小说了。《开元制衣女》即是其中一篇。

作者叙事简洁，百余字就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而情节安排出人意料，几个人物也都具特色。至于最后大团圆的结局，化悲凄为欣悦，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也适合我们民族传统的心理要求和欣赏习惯。

唐代战事繁乱，唐玄宗轻动干戈，企图威震边远，而又几经失败，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唐玄宗为了鼓舞士气，施恩于戍卒，于是让六宫的宫女为戍边的将士制作棉衣。故事便由此发端。一位宫女在给远征的将士缝制棉衣时，附去一首诗，托物寄情，借以表达了自己的衷曲和希冀。诗句质朴，不事雕琢，然而词浅意深，是深苑之中孤寂宫女心情的贴切表达，有民歌特色。读其诗使我们能想见其人、其态、其情，如聆听宫人亲口叙说。诗中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先表述对长期征戍将士的深切关注和充满忧虑的同情，再写自己缝制中的绵绵情意，最后则坦率地表露了自己对爱情的苦闷、绝望情绪。诗中，宫人把幸福寄托于来世，使一个囚禁深宫少女的凄苦、无奈的情思尽付纸端。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常常企求在美好的幻想中实现，以此来达到心理的平衡。这首诗，既有助于宫人形象的塑造，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命运轨迹，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丑恶。

宫中女怨，情无所寄；征人远戍，无以为家。这正是历来文人常常提及的"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的社会背景。作者虽没有去着意描写边人、宫女的生活情景，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边人及宫女的深切同情。与外界隔绝的边人，从御寒的袍中得到宫女的诗，这一情节发展，无疑增加了作品的情趣。可兵士却把诗告诉了将帅，事情发展要有风波，更没想到将帅又把诗呈献给了皇上。森严宫禁，岂容宫女传情？气氛骤紧，使得读者急切想知道袍中之诗，也就是宫女的命运如何。果然，"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皇帝虽然温言相慰，但谁摸得准喜怒无常的君王习性？情节的推演如箭在弦上，不能不令人气为之屏。"有一宫人自言

万死。"写诗的宫女出现了，我们深深为宫女的命运担忧，可就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文章波澜曲折中陡然转向，"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这预想不到的情节突变，使故事生出光彩。"我与汝结今身缘"，由梦想变为现实，由绝望变为希望。皇帝此举，不但使"边人皆感泣"，就是读者也会一怔之后，继而大喜。在整个故事中，从宫女到皇帝都人情味盎然，结局适合人们善良的愿望，使人们在感情上能得到宽慰和满足。

这篇小说布局巧妙，情节以奇制胜，大曲折中又生出若干小的波澜，跌宕起伏。宫女给旷人缝制棉衣，藏诗于里，这已是一奇；一边人得诗，并告诉了将帅，这又是没想到；帅竟禀告皇帝，皇帝不但不怪罪，反而让宫女嫁给了边人，这更是奇中之奇。文章步步设障，矛盾丛生，而且环环相牵，层层堆聚，使人精神为之紧张，最后则陡然而弛，使人释然、欣然，确能显现作者行文布局之高妙。（王彩慧）

杨　素　·孟　棨·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欲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

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于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选自《太平广记》〕

●●

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由它概括出来的"破镜重圆"则成了常用的成语。此作巨大的生命力从何而来？我以为就是来自徐德言与陈氏（乐昌公主）在离而复合的经历中寓含着的纯真而深切的爱情。

陈氏"才色冠绝"，多情善感，如果说这是其自身优势的话，那么"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则是她的社会优势了。这两个优势，尤其是后者，不单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会得到许多男性的青睐。而她的结发丈夫徐德言中意于哪一点呢？这本来不易分辨，但隋军攻破建康灭掉陈朝的举动使我们对此得到了答案。陈氏失去了公主身份，而且不知下落，他不避艰险千里寻访，据此我们可以说徐德言所中意的是陈氏其人，而不是其公主地位。还有徐爱陈，不是以占有为前提的，还在预感到要分离时，徐就准备在爱妻不属于自己时，仍就眷恋她，而且设想了再度相见的办法。这样，徐对陈的爱情也就当得起纯真、深切四字了。另一方面，陈对徐也是一往情深。在贵极人臣的杨素府上，她虽"宠嬖殊厚"，但依然思念前夫，并且安排老仆去市上寻他。看到前夫诗句"涕泣不食"。此时的徐德言与杨素，论富贵，差别有如天渊，而在她感情的天平上，还是前夫这一头更有分量。这充分说明她对前夫的爱也是没有掺进身外之物的。

本文的内容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表现了徐德言对妻子的理解，特别是对她困难处境的理解。妻子由于动乱而被迫"失节"，徐对她没有厌弃、没有鄙视，正是由于这种理解，他俩才破镜重圆，"竟以终老"。徐德言的此种作法，不但在当时，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统治伦理观念的宋、明、清，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提倡的必要。

本文篇幅短小，文字简约，但处理人物却没有简单化，就说陈氏吧，在前夫徐德言和新夫杨素之间，她倾向于徐，始终眷恋着徐。那么，她恨不恨杨素呢？按照前些年惯用的非此即彼、非爱即恨、非好即坏、非善即恶的思维和判断方式，她一定对杨恨之入骨。可这一点从文中找不到一丝依据，相反，我们却看到了一首表现其内心矛盾的诗。下边对这首小诗作个简析："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今天是一种怎样的升迁啊！升次，本指升官，这里指变化。新长官与旧长官在我面前相对而坐，实指前夫和新夫都在这里，实在让我感到难堪和尴尬。"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既不敢笑也不敢哭，怕举止失当而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方的感情。今天才深切体会到作人之难啊！此诗恰切而细腻地描述了陈氏当时的心理活动：此刻我拿不准应该怎么办，双方都使我难于割舍。从诗句看，她哪里在恨杨素，明明是情意绵绵。这并不是说，徐与杨在陈氏心里所占位置是均等的，

而是在就要分手，想到杨素平日的"宠婴"，想到这次成全她和前夫的义举而出现的感情失衡，或者叫感情倾斜——请原谅我生造了一个词语。我不能说本篇写出了陈氏丰富的内心世界，因为毕竟太简略了。但比前些年那些"纯洁"得纤尘不染的概念化形象要真实一些、丰满一些。

（李郁章）

诗人张祜 ·孟 棨·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选自《本事诗》〕

●●

张祜是唐代元和、长庆年间以诗名重于当时的诗人，他终身不仕，但性喜山水，善交游，与当时诗人白居易、李绅、杜牧等人皆有往来，其诗作也多为漫游题赠。白公乐天先生，是众人皆知的晚唐诗坛的领袖人物，他二人即为当代名流，亦应是早无缘相会，早闻其声。

本文叙述的是张祜与白居易苏州相会的一场。文章没有在他们原本不相识处多泼笔墨，而是一带而过，即入相会一幕，确是快刀斩乱麻，下笔干净利索，所用的表现手法，颇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一个镜头与一个镜头紧紧相连。

文章落笔最多的地方，是诗人相会的过程。诗人就是诗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的思维是跳跃的，他们的心胸是豁达的，他们的情感是浓烈的，他们的语言是精辟而富于哲理性的；总之，血液在他们的血管中不是流动，而是奔腾，因而，他们的相会，也是别具一格的。

初次相见，白居易便以玩笑的口吻对张祜说，我记得您的"款头诗"，何谓"款"，即"空"也，这样的开场白，使人能体会到相会时气氛的融洽，似相识多年的老友久别重逢，毫无生疏之意。白公的笑话大大出乎张祜的意料，作者在此巧用了"愕然"二字，便将张祜的神情刻画的淋漓尽致。这使

文章得以顺情而下，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歌头诗”的含义。“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像张祜这样一位多写题赠之诗的人，现将如此两件宝物，不知“抛何处”“付阿谁”，岂不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歌头诗”吗？作者利用白居易与张祜的一问一答，表现了白居易作为诗人特具的幽默和智慧。行至此时，作者的笔锋陡转，旋而改为描写张祜，虽然着墨不多，却也十分形象。作者写张祜的神情用了“顿首微笑”“仰而答曰”八个字，既描绘出张祜胸怀的广阔，也显示了张祜的自信、聪颖。张祜机智地说到：“我也记得‘舍人目连变’”。“舍人”是唐代的官名，“目连变”则指中国古代有关目连救母的传说。这就使白居易十分惊异，仅仅“何也”就交待出了白居易吃惊的程度并不低于张祜。此时张祜的回答更是妙不可言，他借用白居易的叙事抒情长诗《长恨歌》中的两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将白居易描写唐玄宗为寻宠妃杨玉环不辞劳苦，上天入地之举与我国古代传说“目连救母”相比，这与白居易对“歌头诗”的解释加出一辙，大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韵味。

文章中作者用白描之笔讲述了张祜与白居易的相会、欢宴，使全篇文章既清新、脱俗，又幽默、含蓄。然而，纵观全文，最使文章添彩之处，还在于作者善于用诗人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作者的思想。（王晓玲）

卖饼者妻 ·孟棨·

宁王宪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选自《本事诗》〕

本篇字不足二百，但言简而意深。它既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蹂躏的记录，又是劳动人民受欺凌、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的写照，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一定的深度。

作品以盛唐诗人王维所作的《息夫人》一诗结尾，既突出了人物形象，

又深化了主题，使故事更加哀艳动人。息夫人本是春秋时息国君主的妻子。公元前680年，楚王灭了息国，将她据为己有。她在楚宫里虽生了两个孩子，但默默无言，始终不和楚王说一句话。"莫以今日宠，宁忘昔日恩。"说不要以为你今天的宠爱，就能使我忘掉旧日的恩情。"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旧恩难忘，而新宠实际上是一种侮辱。息夫人在华丽的楚宫里即使对着令人愉悦的花朵，也要满眼泪水，对追随在她身边的楚王始终不共一言，在沉默中蓄积着怨愤和仇恨。诗人塑造了受着屈辱，但在沉默中反抗的妇女形象，在艺术上别有其深沉动人之处。清朝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中注释所说"……维时在坐即席吟此诗王因还之。"对此诗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功可见一斑。

宁王李宪是唐睿宗之长子，唐玄宗之兄。史书记载，李宪"始王永平"。后为宋王、宁王。"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后因楚王（唐玄宗李隆基）"有定社稷功"，宪把皇太子让予李隆基，因此倍受睿宗嘉许，屡次进官加爵、赐甲第、封户累积至五千五百之多，死后"谥为让皇帝"。可谓荣华、富贵集于一身，在当时多么显赫。他虽然在皇位的继承上显示了高风格，但生活上却不拘小节，他明明是一个花花太岁、却又装成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和当时文人多有往来，更与王维交往甚密，但这一切掩饰不住他的丑恶的面目。他有"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而不满足。他看中卖饼者妻，将她据为己有。虽加倍宠爱，但不足以收买卖饼者妻的心，他一再试探，先是讯问："汝复忆饼师否？"后让他们夫妻相见。但他得到的只是被污辱、被损害者的"沉默不对"和深沉的眼泪中所包含着的人格的亏损、精神的创痛，以及由此而蓄积在心底的怨愤和仇恨。作者有意要以这种弱小者的心声，去让宁王李宪这些强暴贪婪的统治者丧气。小说对宁王李宪这一人物的揭示，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通过夺妻、讯问、让饼师夫妻相见等情节，入木三分地披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并对此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抨击。

卖饼者妻是作品中着力刻划的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她身上体现出了劳动人民传统的美德。她被宁王强占，但并没有被宁王的新宠所收买。对她来说，新宠不过是人格的亏损、精神的创痛。她旧恩难忘，但由于长期以来，饱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欺凌，使得她不敢作公开的大胆的反抗、斗争。一旦时机到来，她的反抗得到了迸发，她不顾宁王的淫威，向着自己的丈夫流下了深情而带有怨恨的眼泪，这泪水是她饱受压迫的反抗所特有的方式，也是她对自己的丈夫的一往情深，显示了淫威和富贵并不能彻底征服弱小者的灵魂，歌颂了下层人民纯真的爱情。

本篇除了以上的思想内容上的成就外，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的。首

先是寓抒情于叙事之中。作品中并没有直接抒发作者的爱憎之情，而是通过宁王的强暴贪婪和卖饼者妻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性格，表现了作者的是非爱憎，有很强的艺术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其次作品的语言字句，文雅纯正，特别是对卖饼者妻与饼师相见时，卖饼者的面部表情的描写尤为细致动人。结尾以王维的四句诗收场，使得读后余味无穷。

（张华义）

崔　护　·孟　棨·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父老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惧，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选自《本事诗》〕

●●

这是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少女为她所钟情的人相思而死；而

一旦有情人出现在身边时，她又死而复活。这是多么坚贞、深厚、可贵的感情。它表达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强调男女双方精神情感上的契合与忠贞，把它看作是比肉体生命的存在更有价值的内容，赋予自由爱情以纯真、崇高的意义。

作品写作上的显著特色是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所谓浪漫主义，也就是理想主义。它要表达爱情的精神价值取向，表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因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幽会密约，离合悲欢上，不能仅靠写实的描写。作品在结尾部分写道，崔护次年某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其父告之曰，其女"不幸而殒"，"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之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像这样的情节，它并不是前边情节的"现实"的发展的结果，并不是生活中实有的情形的艺术概括，而是根据表达作者的意愿、理想的需要，从作者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中想象出来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深化了题材的意义，它把前边那个一见钟情的爱情升华为超生死，忘物成的崇高精神主体，把爱情变成为一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东西。这种永恒不变的，超出肉体存在之上的爱情，才是作者创作的根本主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超脱庸俗的脂粉气，而具有清新、纯真、雅洁的风格。

作品的心理刻画也非常生动，作品中的那位少女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要得力于传神的心理描写。这种描写不是采取直接的，像西方小说中通常使用的办法；而是采取间接的，通过人物的外部动作、情态或者通过别人的反映，去表现内心活动的方法。它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玩味的余地。

崔护第一次与少女见面，是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的。崔护"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自门隙窥'，从门缝里偷看。这个动作表现出少女胆小、犹豫、警惕的心情。崔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于是，"女人，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这里一连写五个动作，简洁的语言，表明动作的明快，表现少女喜悦、热情，彬彬有礼的心态。"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少女不站在屋里，而是缓步走到花丛里，莫非是在回避？可是，却又斜倚一枝小桃，凝神伫立，面含微笑，"意属殊厚"。透过如此的姿态、神情、动作，人们不难理解情窦初开的少女此时此刻的心态，她既羞涩又欣喜，既想掩饰自己，而心头又时时泛起春潮。她那充满幸福的脸像桃花一样红，她久久伫立在那里，仿佛时间都已凝固。崔护"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表现出少女郑重、规矩的心态。她只以眉目传情，将无限情意蕴含在秋波之中，并不轻佻、任性、随便允诺。"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临

别，依依不舍的心情，仍是借目光传送，她脉脉含情，但忧郁伤感，相聚的时光是那样的短暂，以后又待如何呢？

往后的故事，作者采取追叙的方法，通过少女父亲的表白，写出少女的死因。"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这节文字，也以心理刻画见长。用神色"恍惚"显现少女内心的烦闷，充满失落感，这是单相思者常有的心情。一年未见情人面，"人面不知何处去"，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呢？这不是十分令人痛苦的问题吗？后来她读到崔护写在门上的"人面桃花"诗，但依然不知情人在那里，这就更加重少女内心的痛苦。读诗，而生病，而绝食死去，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热烈、真挚而又痛苦的爱情。

小说《崔护》是一曲忠贞的纯洁的热烈的爱情颂歌。元人白仁甫、尚仲贤曾以此作品为题材写过杂剧《崔护谒浆》。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也以此改写过戏剧《人面桃花》，足见其艺术价值及思想价值。　（马淑琴）

谏高宗册武后　·刘　悚·

高宗之将册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谋于赵公无忌、英公勣，将以死争。赵公请先入。褚曰："太尉国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请先入。"褚曰："司空国之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当不讳之时，躬遂遗诏，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见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纳其言，事遂中寝。　（选自《隋唐嘉话》）

这篇作品，讲述了一段几位先王老臣谏阻唐高宗册封武后的故事，但并未充分铺展情节，落笔的重点是人物的语言。它以褚遂良的一段话显示了这位忠于两代君主的老臣的性格特色：不负先王，又珍爱今日君主；准备死谏，却仍能虑事缜密，沉厚而有贤臣风度。作者崇敬、仰慕他，这种崇敬与仰慕之情也通过对褚遂良语言的"转述"表达了出来。摘记人物语言显示人物的性格及形象，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特色。

唐高宗对武则天宠爱有加，准备对她进行册封，提高她的位置和威

望。消息传出，让曾奉先王遗诏的褚遂良焦虑异常，因为"狐媚惑主"的武则天一旦位处于尊，将大大不利于国家社稷。于是他找来了赵国公长孙无忌，英国公李勣共谋对策，并一致决定入宫坚决谏阻。拂君主之所爱，将会引起天下至尊的震怒，谏阻之臣也处在危险之中，因而晋谒帝王之前，三人都争着先入宫中，首先承担风险。此一举，表明了三位老臣忠于社稷的赤诚，也显示了他们为人的刚正和顾及他人的考虑。笔墨所用不多，却昭彰了三人堪可旌表的作为，并由此开始进入文章的中心内容——记述褚遂良的语言。三人相争，都欲先入，最后褚遂良却得以先入，而长孙无忌、李勣也都心悦诚服。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褚遂良说了一段合情入理，不由人不听的话。对"请先入"的赵国公长孙无忌，他说："您是太尉，是太宗舅，如果事情不理想，皇帝生气了，就会让皇帝承担了恼怒于国舅的名声，这样是不可以的。"长孙无忌是高宗母后长孙公主之兄，辈份高于皇帝，如果高宗因谏阻事有所怪罪，则皇帝会有不好的声名，因而长孙无忌不能先去。话讲得合于情，既为长孙无忌考虑，又替皇帝着想，让人不能不从。对李勣，他说："您是开国的元勋，有功于国，如果事情不理想，皇帝动怒，就让皇帝承担了怪罪功臣的名声，这也是不可以的。"这段话说得入理，既要为国家保护功臣，又不能让帝王声名有玷，于是李勣也不能不从。最后，褚遂良进行自我分析："我是普普通通的人，对国家也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只不过由于先帝特殊的恩遇才有了今天，而且在先帝逝世之前，我又亲身听领了遗诏，今天的事情，如果我不效力，我怎么在死后去见先帝呢？"这段自我分析，条清缕晰，一层层讲得合情又合理，所以他"揖二公而入"。"长揖到地极尽礼诚，然后毅然进入宫中，语言及身姿都令人钦佩，褚以——确是一位贤臣！褚遂良的话，或曲尽人情，或合于道理，或兼而有之，而其中心又是既为国家着想（不能让高宗册封武则天），又替帝王考虑（不能因谏阻而玷污了高宗的名声），所以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而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既忠于先王，又珍爱今日圣上的忠贞心意，爱护国家功勋卓著的老臣的赤诚感情，以社稷为重不惜自身的勇毅胸怀。一个忠贞、赤诚、勇毅的褚遂良也就从这些话中站立了出来。以语言刻画人物的这个方法，作者运用得不错。写过语言之后，以"揖二公而入"一句，又写了褚遂良的举止、身姿，用词虽少，但刻画出了他诚挚、勇毅而又洒脱、飘逸的身姿，与"语言"相互映衬、补充，使褚遂良形象有"声"，有"形"，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文简约，但并不草率、匆促。（戚埴平）

炀帝善属文　·刘　悚·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手，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选自《隋唐嘉话》）

刘悚的《隋唐嘉话》，记录了隋文帝至唐玄宗开元期间的轶闻、轶事，其中以唐太宗一朝居多，但也兼记有南朝齐、梁间以及隋朝的故事。写作上一般并不重事件本末的记叙，而是多采择人物的言行片段，侧重记言，显示了其特有的艺术特色。《炀帝善属文》即是以一代昏君隋炀帝的两段语言片断为主要内容，展示了一个心地偏狭、嫉贤妒能、不许有人胜过自己的封建帝王可鄙的嘴脸和阴暗的心地，为隋炀帝好大喜功、暴虐无道的性格色彩中又添一道更增其可鄙、卑劣的彩画。

本篇作品的中心是记言，要以人物的言语表现人物，因而叙述言件的语言简洁而概括。作品开头讲："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说炀帝善作文章，好写诗词，但是不愿有人胜过他），两句话就为后文所写的事件安排了背景，也介绍了隋炀帝性格中的一个特色。语言极其简扼，简括到了只是必须写才写的程度，决不旁逸、枝蔓。但它们却为后文所记隋炀帝的语言，提供了一个环境，有助于对隋炀帝性格的了解。如果说，后文所写的隋炀帝的言语是"果"，这两句则是道出了产生那种结果的原因。文章虽然短小，叙述却决不潦草、疏漏。

隋炀帝"不欲人出其右"的性格，导致了两个人的悲剧，一个是文章诗词写得好的薛道衡，一个是作"燕歌行"比隋炀帝强的王胄，两个人竟因文彩出众而获罪，甚而至于被诛杀、被害死。薛、王二人死于无辜，最见一代帝王淫威之烈，苛酷之极。再看二人死于非命时隋炀帝叨叨絮絮的语言，则他妒贤嫉能的性格昭然若揭。对薛道衡，隋炀帝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还能再写"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杀死了写出为人传诵一时的诗句的诗人，却阴狠地讥笑再无写作可能的死人，歹毒之意尽溢于言

表，也可见他忌妒心之重。对作"燕歌行"胜于自己的王胄，隋炀帝常常衔恨于心，并最终就因此而杀害了他。王胄死时，隋炀帝先是高声诵念他的诗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而后则颇快慰地说"复能作此语耶？"（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剪除"对手"之后的自得，心理状态的阴暗、偏狭尽从语出。我们也好像从这可能是暗哑、颤振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个昏君的心声，看到了他自得中满含阴冷的笑意。两句隋炀帝语言的摘记，就使一个暴戾、阴狠、心地偏狭的君王跃然纸上，使人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形象地加深了对隋炀帝的认识。如果说史书有载的隋炀帝三次北征高丽，涂炭生灵；役使人民开凿运河，陷百姓于水火；宫纬之中奢迷淫荡，穷一时之奢华，等等，都在大的方面勾画了隋炀帝的昏君形象，本文作为文学作品则从另一个方面，以隋炀帝自己的语言，为其性格再添生动的细节。使读者在看到了隋炀帝在战争征尘映衬下的骄戾、百姓怨声沸腾之中的暴虐以及声色犬马中的荒淫之后，"镜头"推进，展示了隋炀帝阴鸷、歹毒的面部"特写"，补充了史书粗陈梗概的不足，形象地、生动地写出了隋炀帝的性格、心理，显示了笔记小说的摇曳、生动。正是笔记小说这种补正史之"不足"，用笔形象的特点，长久以来，使人们在阅读正史之外，也雅爱笔记。笔记小说虽属"野史"，叙事真伪不可深究，但从文学角度考虑，它确实有存在的价值。它存在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为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

（戚博平）

娄师德 ·刘悚·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时时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疾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忧。"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人垂面者，发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逆人之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若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宠禄。

〔选自《隋唐嘉话》〕

●●

《隋唐嘉话》善以人物语言显示人物的性格心理，虽然常常仅是人物三言五语的摘编，就写出了他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色，表现出作者文笔描摹上的专长。这一篇《娄师德》又是一个明证。作者以娄师德与同僚、与弟弟的两次对话写出了三个人物，而重点在娄师德。从结构、写法上看，娄师德与同僚李昭德的对话，是对娄的性格的初步展示；娄与弟弟的对话则更鲜明地显示了娄性格上的主要特色：庸劣善忍、谄媚有方，全无对自身人格的尊重。娄师德在对话中的答语，常常出于常人思维轨迹之外，令人颇觉意外，而就在这"意外"中，娄师德虽然可厌但却鲜明的性格显现出来了。

先看娄师德与李昭德的对话。二人相随入朝，体肥行缓的娄师德屡屡落在后边，而且李德昭多次回顾等待，娄却不能马上追赶上来，于是性情急躁的李德昭生气了，极不满地说："真是烦死人了，你这个庄稼汉、乡下人！"语出不逊，含有蔑侮，是不大尊敬人的。谁知娄师德听后，不仅不气恼，反而慢慢地笑着说："我娄师德要不是庄稼汉、乡下人，那还有谁是呢？"自认愚钝，毫无火性，充满笑意的脸上一副自视轻贱的安然表情。娄师德的回答及表情出人意外。这"意外"又告诉读者他是一个遇事能忍，遭侮蔑决不急不躁的人。你可以轻贱他，认为他庸俗、卑劣，却不能不认为他这性格确有特色，非同常人。这段对话还只是对娄师德性格的初步展示，接下来的又一段对话，则使娄师德的性格、人品，有了更具典型的表现，使这个人物以他独具的性格特色而深深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弟弟官拜代州刺史，赴任之前，娄师德前往送行，以兄长的身份向弟弟讲了几句话，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并没有什么才能，而官居宰相，今天你又作了代州刺史，我们所享有的是太多了。这样会招来人家的嫉恨，你将用什么方法保全自己呢？"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清醒，说明娄师德头脑并不糊涂，他对仕途经济、人情世态认识清楚，弟弟临行之前提出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也确实包含了他为官的体验和对弟弟的深切关心。弟弟也深切了解哥哥，于是他长跪于地，深深感谢兄长的关怀，并针对兄长的忧虑，讲出了一番自以为会使兄长放心的想法——别唾于自己面颊，擦去痰迹而已，决不说什么，因为他知道哥哥最怕的是自己不能隐忍，抗颜犯上惹来灾祸。能做到这一点，真是让人放心了，所以弟弟最后自信地说："以这样的精神促策我自己，兄长可以免去忧虑了。"谁知娄师德竟又出人意料地说："这恰恰是我忧虑不放心的呀！"然后加以分析："人家唾你的脸，是生了气了，你今天去擦痰迹，是讨厌他唾你的表现，不是会激起人家

的怒气吗?"最后语重心长地说:"痕迹不擦,会自己干的,为什么你不笑着就让他睡呢?!"一番精细深情的语话,实在是把奴才哲学、谄媚诀窍阐发分析到了极致!娄师德性格、为人的特色也因而得到了最具典型性的表现!他才华平庸却得作高官,凭借的就是这一处事原则。他不仅是庸劣,也不仅仅是善于隐忍,他是谄媚有术,而且术艺高超。一段话,使娄师德的性格、思想、为人,尽示于众。以人物的语言写人物,本篇确具特色。娄师德就凭他的语言,而在汪洋如海的文学人物之中独异而出,形象鲜明。作品最后说:"武后年竟保宠禄。"(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武则天执政期间,竟然保住了他的受恩宠的官禄爵位。)一句话,看似平平,实际是透露出了作者对娄师德,对武则天执政的看法,于隐锋不露的话语中表现了作者的感情:厌恶娄师德,不满武则天的统治。

另外,本文虽主要是通过娄师德的语言,刻画娄师德这个人物,对其他人物着墨不多,但也能显现特色(像李昭德的急躁、娄师德弟弟对哥哥的深有了解等等),而且也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语言显现他们的性格特色的。(成博平)

魏徵嗜醋芹 ·柳宗元·

魏左相忠言谠论,赞襄万机,诚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遣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旦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冀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选自《龙城录》)

柳宗元是著名的诗人,又是古代散文创作成就卓异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所著的笔记小说《龙城录》,或以沉静而富于思考性引人,或凭意境上的朦胧而带有诗意,显示了"大手笔"作"小文章"时的游刃有余。文笔虽不求俊逸,但在作品内含寓意及意境上却有追求。这一篇《魏徵嗜醋芹》,以一件小事显示了唐太宗与魏徵君臣之间关系的融洽,再现了魏徵

的机敏善谏和唐太宗也能"从谏如流"的臣贤、主明的景况。作品写人，拿情状态务求形象，力避呆板；主题的揭示隐含在客观叙述之中，给人留下思考，也留下韵致。读过作品之后，再细细体味在作品叙述的这件小事中唐太宗、魏徵的言行举止，就会感到柳宗元在这一篇短小作品写出的唐太宗和魏徵形象是生动而感人的。

唐太宗知道魏徵"忠言说论，赞襄万机"，确是社稷重臣，国家的栋梁；但是为人端肃，轻易不动感情，看不出有什么能牵动他的情感，这使唐太宗产生了兴趣，于是在一天退朝之后（大约又看见了魏徵严肃的面孔），他笑着向侍臣说："这个羊鼻公，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好办法牵动他的感情。"出言嫌昵，反映了他对魏徵信赖、喜欢；又想知其嗜好的探究心理。侍臣告诉他：魏徵嗜好醋芹，如果让他吃醋芹，必然能看到他真情的流露。第二天，唐太宗赐宴魏徵，并特意准备了"醋芹三杯"。见了醋芹，魏徵果然喜形于色，真情流露，没来吃完，醋芹却先光了。唐太宗见状，笑着对魏徵说："你说你没有什么嗜好，今天我可看见你的嗜好了！"（洞悉了魏徵嗜好之后的喜悦尽付于言表。）唐太宗"笑谓侍臣"，对魏徵嗜醋芹又"笑曰"，两个"笑"字，写出了他对待臣下的平易，以及君臣之间并不十分拘礼的关系，一个开明君主的性情有所显现。同时，简单而又传神的几句描摹绘写，也使唐太宗不是以一个威严慑于四方的君主，而是以一个性情开朗、活泼善谑的人站在了读者面前，自然而亲切。

如果说，文章至此还仅仅是描写唐太宗的话，下文则是既写了唐太宗，又写了魏徵，写出了君主英明，臣下贤良，都以国事社稷为重的一对君臣；写出了魏徵不失任何一个时机的机敏的进谏，也写出了唐太宗善纳人言和对魏徵忠于国事的赞赏。

面对唐太宗不失亲切的调侃，魏徵不失臣礼，"拜谢"着回答了一番话："君主没有什么作为，我也就没有什么嗜好了，目前我所做的事情，只是使我喜欢这种轻贱平凡的东西，"言外之意是，你作为君主津津于这种无味无聊的事件的探究，我作为你的臣子，秉承帝王爱好也就只喜欢吃醋芹这种东西了。神态恭谨而语言锋芒。既是对唐太宗的回答，又是进谏，他希望唐太宗以国家社稷大事为重，志存高远，不涉庸琐。实际是又对唐太宗提出了批评，只不过这批评提得委婉、含蓄，不致于冲撞了皇上。仅一句话，就显示出了魏徵的性格，他不愿君王只沉溺于庸琐，而希望他大有所为，这样臣子属下也才会品德高尚，励精图治，有大贡献于国家。唐太宗对魏徵的这番话，没有说什么，但在他的沉默中却有深深的感动，以至于魏徵离去之后，他还仰视上方，神情专注，再三慨叹。这慨叹是内心的振颤，是对魏徵之言的深深的赞赏。他从魏徵的语言中听到了批评，也听到

了激励，他深深地被感动了：魏徵"诚社稷臣"（确实是国家的忠臣）！

柳宗元的这篇短文行文流畅，以一件小事使唐太宗神情姿态生动展现。他的亲切待人，他的听谏言后的沉思，都写得形象、生动。对魏徵，也描绘生动，像他吃醋芹时的"欣喜翼然"，回答唐太宗调侃时的隐含批评的恭谨的语言，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品只叙不议，让读者从他叙述的故事中自己去体会，思考，决不指划、点拨，唯恐读者不明白，文不直白，追求蕴藉，从而使作品较有深度。

（臧博平）

赵昱斩蛟 ·柳宗元·

赵昱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后，事道士李珏。隋末，炀帝知其贤，徵召不起，督让益州太守臧剑强起。昱至京师，炀帝縻以上爵，不就，独乞为蜀太守。帝从之，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会使人往青城山置药，渡江，溺使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属男子万人，夹江岸鼓噪，声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顷江水尽赤，石崖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顶戴，事为神明。隋末大乱，潜以隐去，不知所终。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恩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于波面，扬鞭而过。州人争呼之，遂大怒。眉山太守荐章太宗文皇帝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昱应侯。昱斩蛟时，年二十六，珏传仙去，封佑应保德先生。

〔选自《龙城录》〕

笔记小说常搜奇志异，以其内容的珍奇怪异取胜，艺术上亦常满足于记事而已，追求不多。但柳宗元的这一篇《赵昱斩蛟》则不同，在简约的记叙之中，着力于赵昱性格的刻划，把他的淡泊于名利而视拯民众于危难为己任、性格暴烈易怒以及威勇孔武等等方面描绘得生动传神。并且在手法

上把记叙实际情况和抒写浪漫想象融而为一，使所记的中心人物赵昱既是现实生活中勇毅的英雄，又是仙界光彩照人的神祇，用现实与理想的两副光束，映照出人物形象，引人钦敬、仰慕，作品带有神奇色彩。

作品首先概述了赵昱为官之前的生活和为人：与兄长赵冕隐居青城山后，跟从道士李珏修法事；隋炀帝微召，他不去，被强请出山，勉而为官后，不作位尊势显的"上爵"，而要求去僻远的蜀地去，于是被隋炀帝任命为嘉州太守。简括的几笔，写出了赵昱的性格：无意于功名，被迫为官，他看重的也不是爵位、权柄、势力，他不想清闲无为，而是要去僻远之地做一些可以造福于民众的实事。正直、不重己利、体恤民情，俨然可敬。

作品的中心部分，写赵昱一生中的伟烈大事——犍为潭中杀老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不吝笔墨，层次清晰而又重点突出地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先铺述一句，写出背景："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再写赵昱到任五月后，某天小吏的禀告："使人往青城山置药，渡江，（老蛟）溺使者，没舟航七百艘。"老蛟为害巨大，凶残猖狂，赵昱暴怒，决心杀蛟。"昱大怒"三字，又写出了赵昱性格的一个侧面：疾恶如仇。然后以突现人物的笔墨描绘杀蛟场面："率甲士千人及州属男子万人，夹岸鼓噪，声振天地。"声势浩大壮观，表现了赵昱非除老蛟的决心及赵昱此举的深得民心。赵昱"持刀没水"后，"顷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人、蛟之计激烈、紧张，场面壮烈，扣人心弦。最后，"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在壮阔的背景中，赵昱神威勇武，踏浪而来，是人而如神！笔记小说常要惜墨如金，而作者在此用墨如泼，如金的笔墨泼在最需要的地方，赵昱的形象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其性格的最主要之点——为民除害，勇武坚毅——也得到了突现。

赵昱斩蛟，造福人民，为"州人顶戴"，也为作者所敬慕。敬慕之情又使作者笔势收拢不住，于是民间传闻也纳入文中，让赵昱形象再次显现——水势暴烈、波涛汹涌的嘉陵江面之上，赵昱"骑白马，从数猎者"在腾滚浮荡的青雾之中出现了。他勇武而神俊，虽已成神，大约还是在纵骑四方，追斩恶兽，为民除害。赵昱在"蜀人思昱"之时"现于波面"，于是"州人争呼之"。已成为神的赵昱，对此却"遂大怒"。这"大怒"二字又写出了赵昱虽然已登神籍，但不喜颂扬，易怒的性格却没有改变。对前文描述既是呼应，又是丰富，赵昱性格形象写得卓然而有特色。

作品的最后部分写赵昱历次受人间帝王封赐情况，又补充了"昱斩蛟时，年二十六"的记叙，并且连赵昱的老师李珏的情况也没有忘记交待（传说李珏成仙而去，被封为保慈先生），则又显示了本篇叙述谨严，结构不留空损失缺的特点。

《赵昱斩蛟》叙述谨严，结构匀整而又重点突出；人物形象鲜明，富于个性；现实与理想交融，作品具有神异色彩。（臧博平）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柳宗元·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装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子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选自《龙城录》〕

这是一篇颇具浪漫气质的小说，写隋朝赵师雄左迁罗浮时，醉卧松林得遇梅花仙子的故事。作者以如诗的笔触点染意境，以赵师雄醉中的欢饮与醒后的怅然相对照，写出了一个谪迁辟壤的失意官吏的惆怅心绪。同时，描绘景物，下笔精当，注意光、色变化，让仙人出现于残雪映月的微明里，让赵师雄惆怅于"月落参横"的曙光中。

作品的特色还在于它写梦境又不似梦境，写梦境不说是梦境，让读者随着赵师雄"醉醒间"恍惚、迷离的目光与步履，走进一个神异的境地，渡过一个林中树下的美好夜晚：人、仙相亲、欢饮、笑歌舞戏。作品也就带有了浪漫气息。这种似真似假，似假又真的描述，使作品平添韵致，耐人咀嚼。

赵师雄在一个天寒日暮的时刻，小憩在松林之中，因酒力所支配，时醉时醒，忽然看见酒肆旁边的屋子里走出一个淡装素服的女子，前来欢迎他。当时天已昏黑，只有月色映在残雪上反射出的微微光亮……对此，你可以认为是赵师雄酒醉入梦，梦境开始，也可以认为赵师雄的一个奇异的经历要出现了。笔势转动而悠荡有姿，确是耐人寻味。欢饮之后，有绿衣童子的歌舞助兴，赵师雄"顷醉寝"，"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对此，你可以视为梦境结束，赵醉然沉沉入睡了，也可以看作仙人、童子慰借赵师雄之后，悄然而逝。一笔游左右，确可咀嚼，似假还真，良有趣味。柳宗元的诗

人气质，在这篇短短的作品中有了体现，而这种意境的创造，又显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高超技巧。

赵师雄在风寒相袭中沉睡了许久，东方发白，他才起身，只见月已坠落，参星横斜，自己睡在大梅花树下，仙人、童子具已不见，只有树枝上羽毛丰的鸟儿啾啾不已地看着自己……夜中的欢娱全无踪迹，自己面对的是又一个现实、冷寂的清晨！于是他抚今思"昨"，怅然而已，作品也在一片惆怅情绪的笼罩下结束了。现实与"梦境"相映衬，醒后所见与醉中所遇相对比，情因景生，愈见醒后现实的令人愁绪堆胸，赵师雄"迁罗浮"后的心境尽示于众。

一篇短文，讲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有欢欣歌舞的描述，有怅惘心境的揭示，写景简洁而富有特色，抓住一、二特征，几笔勾勒，都成画境，主与人物处境、心态相适合，即使只从本篇看柳宗元，他也不愧是一代文学的巨匠。（臧博平）

童区寄传 ·柳宗元·

童寄者，邯州莞牧儿也。行牧且莞，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元虚所卖之。寄伺儿啼，恐要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枕刃道上。童徙倒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

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思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忽悍；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之还乡。

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选自《柳河东集》〕

●●

《童区寄传》是柳宗元贬官柳州时期的作品。这篇微型小说以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准确简练的语言，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说过：有奇事方有奇文，有奇文才有可能写出奇人。这里所谓"奇"，主要指故事情节的"奇"和人物形象的"奇"。作者正是通过"奇事"才写出"奇人"。《童区寄传》成功地塑造了区寄这个有智有勇的少年英雄形象，全文贯串一个"奇"字。

小说的主人公区寄是一个十一岁的农家子弟，他会放牧又会打柴。他是个朴实平凡的普通少年，但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逐步展开，我们便处处感到他的"奇"。二贼劫持后，哭哭泣泣，怕得发抖，这本来是儿童常态，谁知区寄却是装的。他根本不怕，伪装惧怕是为了麻痹二贼，使其对区寄失去警惕。这是一奇。当他杀死一贼后，刚刚逃出不远，就被另一贼发现，要杀他。要是一般孩子，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吓呆；而区寄却能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地和贼辩解。区寄晓之以理，诱之以利，使贼打消了杀他的念头，他的处境转危为安。这又是一奇。当他杀第二个贼后，不赶快逃跑，反而大叫起来，使得"一虚皆惊"，并表示愿意报告官府，这种行动，又是一奇。后来刺史想留他做小吏，这对一般穷孩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却不肯，只好送他回家。这也是一奇。总之小说自始自终抓住了区寄不同于一般儿童的"奇"处，刻画了他的机智勇敢的性格特点，突出了他的英雄形象。

小说在描写人物方面注意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写区寄遇盗、杀盗、骗盗，再杀盗的故事，都是正面描写，即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通过区寄的行动来表现他的沉着镇定、智勇过人的特点。"逸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愿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在危险的时刻，区寄镇定自若，利用敌人的矛盾，见机行事，应付自如，充分表现了他的胆识。小说还注意了侧面描写，如："刺史颜正奇之"，"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等。通过官府和贼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寄杀贼自救一事的反应，表现区寄与贼斗争的事迹惊动了官府，也震慑了群贼。小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塑造了区寄小英雄的形象，刻画出他的独特性格。

小说的语言准确简练，描写了这样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了这样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全文还不到三百字。作者用词，看似平常，仔细琢磨

就会发现它的妙处。如"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句中的"伪""易"等都是极普通的词，由于用得十分准确，在这里却显示了奇妙之处，表现了区寄能猜测贼的心理，又装得合情合理，使贼深信不疑。

（岳冬梅）

杜　丰　·牛肃·

齐州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丰供顿，乃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诸官以为不可，丰曰："车驾今过，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预备，其悔可追乎！"及置顿使入行宫，见棺木陈于幕下，光彩赫然，惊而出，谓刺史曰："圣主封岳，祈福泽延长，此棺器者，谁之所造，且将何施？何不祥之甚！"将奏闻，刺史令求丰，丰逃于妻卧床下，诈称腹死，其家哭之。赖妻兄张待为御史，解之，乃得已。

丰子钟，时为宛州参军，都督令掌驼马急豆。钟曰："御马至多，临日煮粟，恐不可给，不如先办。"乃以镬煮粟豆二千余石，纳于窖中，乘其热封之。及供顿取之，皆已败矣。乃走，犹惧不免，命从者市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药竟不能为患而愈。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

（选自《太平广记》）

泰山封禅，是皇帝率领后妃、王公、百官、侍卫到泰山祭祀天地。这在古代是超级的盛大典礼，因此，唯有"太平盛世"才有条件举行。本文所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即唐玄宗在位期间一次这样的典礼。"御驾"从长安出发东进泰山，队伍庞大，路途遥远，人力物力耗费之巨难以胜计。本篇的主人公杜丰父子做为泰山附近的地方官，被指定参与其"供顿"（物资供应）事务。本文的着眼点虽在描述这一父一子在"供顿"中的精疲力尽，我们也不难从侧面窥见封禅大典是一件怎样劳民伤财的举动。

杜丰为了在"供顿"一职中博得上司乃至"圣主"的欢心，至少不致获罪，可谓煞费苦心，谋划周密，连"车驾今过，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

何可得”，都没有忽视。他不顾下属的反对，“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有此深谋远虑，他很得意，高唱着“若其不预备，其悔可追乎”。如果此事没有预先的准备，就追悔莫及了。等到朝廷派出的“安顿使”见到“光彩赫然”的棺木摆放在行宫，惊愕之余，便将此事通知杜丰的顶头上司齐州刺史；惯于事态的严重，刺史立即找杜丰问罪时，这位在“诸官”面前充满自信的杜大人顿时吓得六神无主，“逃于妻卧床下”，“其家哭之”，并“诈称赐死”——即谎称已执行皇帝赐死的诏令而自杀。这位县令偏执于有备无患，竟然忽视了“圣主封岱，祈福泽延长”——皇上泰山封禅，目的在于祈求上天赐于绵延不断的福利恩泽，因而忌讳不祥之兆，更不用说在行宫陈放“不祥之具”的棺器了。此事充分表现了杜丰的迂腐无用；而当刺史问罪于他，其种种表现又显示了他的卑怯委琐。

杜钟的形象——如其父，也是一员迂吏（笔者仿“酷吏”、“循吏”而造的一个词）。父与子性格相同，那写了父亲之后为什么又写儿子呢？我认为，父与子的迂腐、卑怯虽然相同，但他们所办的傻事、逃避惩办的方法在表象上又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生活重复，读者也并无雷同之感。相反，倒觉得这种写法从而成了刻画读者的一大作用；但如其一、不知其二，只看一面，不看全貌的步上征途是会走向灭亡的。

全文写了杜氏父子两代，一前一后，条理清楚。记叙事件依时间顺序，中间既无说明也无议论，全文在结构上，可谓严整而紧凑。

刻画人物全赖言行，写杜丰，不过是一言二行。其一言是：论证“忽暴死者，水棺如何可得”的那席奶语。其二行是：“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为一次；另一次是“逃于妻卧床下，诈称赐死”。就这么一言二行，其迂腐、卑怯之态已跃然纸上。

幽默也是本篇的艺术特色。杜钟在博陵二千石要员之后，“乃走，犹恐不免，命其者商半夏事中，自食者半食之，取死”——走：逃跑；市：购买；半夏：一种中草药，未经加工的称生半夏，有毒，经过炮制的称制半夏，具有止咳止吐等效用；取死：找死。这位公子畏罪自杀，“毒药”（他吃下的未必是有毒的生半夏）里还配上佐料，以求味美。“药竟不能为患而愈肥”一句，由于出人预料而更见幽默。既然不断发福，他一定是没有受到追究，说不定有点身份的人以“不过是好心做了错事”为他开脱了罪责。从幽默的角度看，“非此父不生此子”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李鼎章）

张长史

·牛肃·

唐临济令李回，妻张氏，其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辱之。误至全节县，而向门人曰："明府在乎？"门者曰："在。"张遂入至厅前，大骂辱。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诟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为魅，以张为狐焉，乃密召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辍，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辄此诟骂？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怒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遣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

〔选自《纪闻》〕

●●

文中的张长史听说女儿受了委屈，便怒不可遏地去申斥女婿李回。他一上路就误入歧途，结果没有到达目的地临济县，却进了全节县城。来到县衙便破口大骂，殊不知李回此时不少在五十里以外（唐代县城间距不少于五十里），张翁火气再大，嗓门再高，也惊扰不了女婿的酣梦，而受到惊扰的全节赵县令，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的老人在厅前高声喝骂，恼怒中认定这是一只成精的狐狸，于是"密召吏人执而鞭之。"最后是双方都尝到了苦果：错骂人的张翁，受了皮肉之苦；误打人的赵令，既受到上司责骂，又破费了巨额钱钞。说来实在冤枉，因为他们既无违法动机，又无乱纪行为；可也不算冤枉，谁让他们凭臆断行事，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恶果呢！可见，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仅凭臆测就对事物做出判断和处理，实在害人害己。苏轼在《石钟山记》中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人们提出严厉批评，确为真知灼见。

巧妙地安排情节，使矛盾冲突集中，是本篇艺术处理上的突出特点。一个是告老还乡的庐州长史，一个是现任全节县令，他们非仇非友，毫无瓜葛，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作者却将他们"撮合"到一场矛盾中。张怨恨

女婿，盛怒之中找错了地方骂错了人；赵笃信邪祟，光天化日下捉住了"狐精"误伤了人。这样把两个人物的荒唐行为巧妙地揉在一起，突出了他们共有的那种思维方式的荒谬。此处手法之巧，效果之奇，令人赞叹不已。

本文善于用三言两语乃至几个字刻画人物。例如写张长史骂错人被打后仍不醒悟，反骂得更加厉害，只用六个字"未寤，骂仍恣肆"——寤：同悟；恣肆：放纵，就把一个固执、傲慢、义气用事的老人形象再现于读者面前。为了表现全节县令赵子余办错了事，应归咎于笃信邪祟，而决非戏弄他人，在张翁讲明白自己情况之后，作者写道："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这些积极的补救措施说明赵不失为一个好人。

本文用语极简，但必要的说明并无缺漏。因而故事虽有离奇之处，却又入情入理，全无破绽。例如交代张"为庐州长史，告老归"，正因老人长年在庐州（即今安徽合肥市附近）为官，刚刚返乡，匆匆赶去找女婿论理，错把全节县当作临济县（全节县、临济县即今山东历城县、济阳县，两县相距很近），便合于逻辑。再如赵县令挨骂下令打张以前，作者有一句铺垫："而县下常有狐为魅"（为魅：成为精怪），有了这句关于背景的交代，赵县令的"以张为狐"虽然武断，但毕竟事出有因，使读者不致有突兀之感。小说的结尾写李回采取得力措施营救岳父，"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及至郡太守惩罚了对方，张诉讼获胜，李回将老人迎接到临济县。对岳父如此尊重，如此热情，而鄙视妻子，总觉于理不合，因此，张翁对女婿的怨恨难免臆断之嫌。这样的结尾，有力地加强了作品的主旨。

（李郁章）

田氏子 ·牛肃·

唐牛肃有从舅，常过渑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谒田氏子。去田氏庄十余里，经岩险，多栎林，传云中有魅狐。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舅既至，田氏子命老竖往渑池市酒馔。天未明，竖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竖一足又跛。问何故，竖曰："适至栎林，为一魅狐所绊，因蹶而仆，故伤焉。"问何以见魅。竖曰："适下坡时，狐变为妇女，遽来追我，我惊且走；狐又疾行，遂为所及，因倒且捐。吾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妇人口但哀祈，反谓我为狐，屡云：'叩头野狐，叩头野狐'。吾以其不

是实，因与痛击，故免其祸。"田氏子曰："汝无击人妄谓狐耶？"竖曰："吾虽若击之，终不改妇人状耳。"田氏子曰："汝必误损他人，且入户。"日入，见妇人体伤，蓬首过门而求饮，谓田氏子曰："吾适栎林，逢一老狐，变为人。吾不知是狐，前趋为伴，同过栎林。不知老狐却伤我如此。赖老狐去，余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饮。"田氏子恐其见苍头也，与之饮而遣之。

〔选自《纪闻》〕

●●

这是篇含有讽刺意味的滑稽小说。老仆和老妇都因为怕遇到狐狸精，精神过度紧张，疑神疑鬼的结果把同类当作异类，闹出一场笑话。小说所蕴含的教育意义不言而喻。

小说在艺术上采用误会法，让老仆和老妇双方都按照自己的主观的想象去看待对方，并对对方采取相应的行动，由于这种认识和行动违反实际情形，因此让人感到滑稽可笑。这里情境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情境，人物就不可能产生误会。"去田氏宅十余里，经岌险，多栎林，传云中有狐魅。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这就是产生误会的条件或情境。"经岌险"，是道路峻险。山林茂密，日落黄昏，传说又有鬼狐作祟，一个老人孤身走在险峻的小路上，此情此景，本来就令人提心吊胆，惊慌不安，对周围的一切影响、动静容易神经过敏。在这种时候，更有一种寻求同路人为自己壮胆的急切心情，它是由危险感所引起的增强自卫能力的心理需要。这就是人物所处的特定情境。

误会的引起是由于老妇人路经栎树林，看到前边有个老头，手里提着酒馔，她于是"前趋为伴"心想与他"同过栎林"。不料，她的行动，被老仆误认为是"狐变为妇人，遽来追我"。老仆"惊且走"，老妇"又疾行"。二人在险峻的山路上，演出了一场喜剧。老仆"因踬而仆"，跌伤了腿；"犹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老妇人也误认为老仆是"一老狐，变为人"，她"口俯首祈"，屡云："叩头野狐，叩头野狐。"结果，还是被老仆当作"狐魅"打得遍体伤痕。而后，老仆匆匆逃回田氏庄，见到主人，他依然认为这是为免祸防身所采取的自卫行动。而老妇被打之后，一直也认为是"老狐伤我如此"。读到这里，人们自然忍俊不禁，觉得他们二人滑稽得可爱。喜剧常常采用这种误会的方法，去制造笑料。这篇小说成功之处，主要就在于采用了喜剧中常用的误会法。

此外，这篇小说还采用了自述的方法去展现人物彼此间的误会。这也

是一种有趣的技巧。作品以田氏子为中心，让两个喜剧人物都对他讲述自己"奇特的历险"，从而将一个喜剧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人物语言写得最多的自然是老仆。因为他是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再加上他和田氏子的主仆关系，由他出来讲述自己的"历险"记，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就是由一瘸一拐回到田氏庄，向主人及客人（牛肃的堂舅）讲述这"堂·吉诃德"式的经历开始的。

作品中最精采的部分，也就在这段"夫子自道"之中。当然，光有一方的自白，还难以证实误会。所以，后边还必须让遍体鳞伤，心有余悸的者妇上场，也对田氏子来哀诉一番死里逃生"余命得全"的经过，把她当场的动机和后果，展示在读者面前。当误会被证实之后，事件和人物的喜剧性，才突然浮现出来，因而使人哑然失笑。

反过来说，如果不采取"夫子自道"的自述方式，而是采取由田氏子讲故事的方式，或者采取由作者记叙一段误会的方式去写，那效果就来必会有这样好。子此足见作者构思之巧。（马淑琴）

崔昭行赂事 ·李肇·

裴佶常话：少时姑父为朝官（不记名姓），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会其朝谜，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赂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父惨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令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绫千匹。〔选自《唐国史补》〕

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唐玄宗开元至唐穆宗长庆年间的轶事琐闻，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历史、文学和社会风俗的丰富史料。作者在自序中说："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男女私情），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从这里我们可了解到作者写作此书的要旨和创作的心态走向。作者要求自己笔不涉荒诞、淫佚，专一实录；取材或侧重世态人情的揭示，或阐释生活哲理，或扬述生活趣味。

从《唐国史补》的内容看，作者也是如此做的。《崔昭行贿事》就是一篇构思巧妙、意蕴深长，揭示唐代吏治腐败的讽刺小说。

全文不足二百字，却能曲人叙事，因事见人，艺术上颇可玩味。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崔昭行贿之事，而是细致地描写了裴佶姑父对崔昭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以人物形象本身内涵的丰富发人深思。裴佶姑父对崔昭的态度，以其受贿为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他言行极左，貌似廉正，实则贪鄙的两面派嘴脸，令人嗤笑。

作者文笔辛辣，揶揄嘲讽尽在笔端。所叙的故事，时间跨度很短，可是片刻间，裴佶姑父的假作正经和贪婪无耻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文章伊始，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裴佶姑父是一个"有雅望"的朝廷命官，他下朝不忘国事，对"众口称美"的崔昭提出疑虑，对行贿之事，深恶痛绝之，并发出"如此安得不乱"的感叹！忧国忧民之态可掬。当听到看门人来报说寿州刺史崔昭来拜谒时，他先是怒不可遏，"怒呵阍者（看门人），将鞭之"，其对来访客的憎恶和不悦尽溢于言表。然后，过了好一阵，才换上朝服，勉强出来见客，至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政清廉、刚直不阿的臣子的端肃身影。

可是，时不久待，情况却急转直下，"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令秣马饭仆"。不但让给客人献茶，准备酒饭，而且还命令手下人替崔昭喂马，招待仆人吃饭。对他所厌恶的崔昭，一反前态，其招待的殷勤、周到几乎令人费解复加，使人顿生疑窦。无怪乎裴佶姑母说"前何倨而后何恭也！"等他待客归来，始入门，得意洋洋之态就几乎掩遮不住，并且客客气气地让裴佶到书房休息——可见其有不欲令裴佶知道之事。然而，他是如此地得意，又是如此地急切，裴佶还没下台阶，他就"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绢千匹"，再次把玩，急切、欣喜之情已不能自持。文章至此，裴佶姑父性格之虚伪，灵魂之丑恶豁然而现。

作者在文中着意要予以揭露、鞭笞的是裴佶姑父这类貌似廉正的鄙吏，因而在塑造其形象时，调用多种艺术方法，务求形象、深刻，具有讽刺力量。作者先以对其廉正言行的描述进行反映衬，极写其正直、刚烈，然后又用他前踞后恭的待客举止，设置悬念，令人想知其底细，最后则以他急切地再次拿出崔昭贿赠的"礼单"欣赏、把玩的情态，揭示"谜底"。以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的强烈反差、对比来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异常鲜明。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崔昭，作者虽没有去正面描写他，可一切事件又围绕着他展开，字里行间都可看出他靠行贿邀宠固位的丑态。描写中作者运用了先扬后抑的写法，先写他在朝中"众口称美"，后写他为行贿到处"拜谒"，而从"赠官绢千匹"中更可看出"众中称美"的实质。小说的主人

公由于这个次要人物的映衬、烘托，性格得以突现，露出了含卿的本色。增强了文章的讽刺性。

纵观全文，作者以刻画人物，揭示灵魂为主旨，一篇短文看似朴实无华，实则技艺高超，大巧若拙，而且寓讽刺于叙述之中，笔势不张扬，揭示却很深刻。另外，全文以裴俦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也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可谓古代微型小说之精品。（王彩慧）

王积薪闻棋 ·李 肇·

王积薪棋术功成，自谓天下无敌。将游京师。宿于逆旅。既灭烛，闻主人媪隔壁呼其妇曰："良宵难遣，可棋一局乎？"妇曰："喏。"媪曰："第几道下子矣。"妇曰："第几道下子矣。"各言数十。媪曰："尔败矣。"妇曰："伏局。"积薪暗记，明日复其势，意思皆所不及也。〔选自《唐国史补》〕

●●

王积薪闻棋的故事见于《集异记》。在《集异记》中，故事情节带有浓重的神奇色彩。本篇选自《唐国史补》，这篇小说通过具体事实的叙述，表现主人公王积薪由自满变为能够重新认识自我的思想变化过程。

文中写王积薪的棋术很高，因此而自满自足，认为无人能与其匹敌。小说的开头，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勾画出一个骄傲自负的年轻棋手形象。接着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叙述王积薪住在旅店时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写得十分巧妙。夜晚灭烛后，王积薪隔墙听到店主老媪邀其儿媳下棋，这件事当然对王积薪是有吸引力的，妙就妙在婆媳二人也是在隔墙对奕，听棋和下棋的谁也看不见谁，故事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展开的。婆媳二人对奕并不是在实际的棋盘上进行，而是心中虚设的棋盘，其摆阵布局及攻战过程全凭记忆，由此可看出婆媳二人高超的棋艺。作者通过婆超二人的对话来叙述她们下棋的过程。表面看来是在表现二人棋艺的精湛，其实则是在为写王积薪作铺垫。王积薪能在隔壁听别人下棋，而且还能"复其势"（根据婆媳所说，重新布子走棋，复验棋势）。可见他的棋术也是很高的。但他能尊重事实，从婆媳二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种知不足而后进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一事实说明王积薪虽然骄傲，但并不固执，他

在分析别人的棋局之后，能够正确地估价自己。作者正是通过王的经历和转变告诉人们山外有山、学无止境，应虚心进取的道理。

本篇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人物形象却极其鲜明。写婆媳二人言棋，语言精炼传神，使读者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写王积薪则只写他的动作及心理，并采用前后对比的手法，即从开始的"自谓天下无敌"到结尾时的"意思皆所不及"，极简练地将王积薪的自我认识过程写得既巧妙，又合乎情理。（李秀民）

杨再思 ·刘肃·

杨再思为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盗者窃其事资。邻近遇之，盗者谢罪。再思曰："足下有道行，勿复声，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余并仰遗。"不形颜色，时人莫测其量，累官至纳言。则天朝，早游辄闭坊市南门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峻而又滑，驭者遽叱牛不前，乃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得阴阳，而闭坊门，遣我汇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选自《大唐新语》〕

唐朝刘肃的《大唐新语》，又名《大唐世说新语》。他仿照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分三十个门类，记录了唐高祖武德初年至唐代宗大历末年150多年的遗闻旧事，其中的有些记载颇近于小说。这一篇《杨再思》记述了杨再思的轶事两则。作品叙事清晰，注意事件背景的交待，最大特色是人物语言摹写生动。对主要人物杨再思，只通过他的两段语言的生动摹写，就托现出了一个既似极有涵养，又像有些迂执的耐人寻味的人物。作品似乎并不追求什么深蕴的思想哲理，也不想全面、丰满、立体地塑造人物，只是记下了作者认为可以使人饶生兴味的一个人和他的语言。这也是小说的一种写法。而且以这种写法写出的小说，因为无意于雕琢，反而以其自然、质朴而颇具趣味。

本篇主旨在写出杨再思使人"莫测其量"的语言表现，显示了其生活中的两件事，叙事时背景的交待清晰而充分，使得杨再思在这种背景下说出的话显示了他独特的性格，令人有咀嚼的兴味。背景描述实际上对人

物语言起了烘托作用。例如第一件事：杨再思因公赴京城，暂住客院，其"市袋"被"盗者"（小偷）窃走，而事有凑巧，盗者却偏偏意外地让杨再思遇到了，于是面对失主，"盗者"连忙表示歉意。杨再思面对盗者不惊、不怒，而是说："您有偷盗的行为，就不要再说什么了，那些旁人知晓对您不利。留下公文就行了，其他的东西都拜托您拿走吧。"语言温婉、客客气气，全然是替"盗者"着想。在这样的背景中，杨再思的一番话，炯异于常人，其思路、行为、语言都带有一种"怪异"味道，令人觉得杨的性格有些"怪"。他似乎迂阔，但又不像，确实让人感到，他情感"不形颜色"，他的涵养、肚量使人"莫测"，无法估量。杨再思的特色也就显现出来了。人物语言因其产生环境而显现了人物的独特性。

第二件事也是如此一个写法，先交待了一个清清楚楚的背景，然后录写杨再思的语言：每逢有旱涝灾情，当局就关闭"市坊南门"，祈禳上苍护佑，一般人也就得绕道而行，一位驾重车绕行的驭手，走在又险又滑的路上"叱牛不前"，于是恼怒生嗔，骂了宰相："一群白吃饭的宰相，不能知道天文气象变化，就会动不动关闭坊门，让我赶车这样辛苦！"驭者因辛劳而生怨愤，口出牢骚，事出有因，但也并不一定要去认真看待。杨再思却不然，他要发表看法，他慢慢地对驭者说："你的牛本来也衰弱，怪不得那些宰相。"语气平和，态度却认真，说得也有道理，恐怕也会让驭者哑口无语。杨再思遇事不躁不火、却又过执认真的性格又显露了出来！两件小事，两段语言，就让杨再思带着他独异于人的特色站在了读者面前。对杨再思应当如何评价呢？似乎不好下断语，读者只觉得杨在那两种景况下说的那两段话，怪有趣，因而这个人也让人产生兴趣。其实，这就是作者要达到的目的：写出一个使人产生兴味的人，让读者在会然一笑中认识了杨再思，仅此而已，不求其他。

不重写作的"严肃"的用的性，只是搜寻趣人趣事而记录、摹写之，常常是笔记小说的特色。《杨再思》较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色。另外，作者摹写人物语言颇能传神，不仅写杨再思是这样，就是写驭者，也能以语言显示其特色。像驭者的不满情绪、心直口快、出言无顾忌等特点，也全是以对他的语言的生动摹写而体现出来的。（臧博平）

狄仁杰 ·刘肃·

狄仁杰为儿童时，门人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咸移对，仁

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对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以资授汴州判佐，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惊谢曰："仲尼云'观过斯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明珠，东南遗宝。"特荐为并州法曹，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任，于并州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悲泣伫立久之，候云移乃行。

〔选自《大唐新语》〕

●●

狄仁杰是一位因荷兰人高罗佩（原名罗伯特·范·左列克）的公案小说《狄公案》而著名的文学人物，唐代也确有其人。如果说《狄公案》侧重于他机敏多智的侦讯才能的描述，本篇则不涉于此，而是以近于朴纳无华的文笔展示了狄仁杰刚柔兼具的性格特色，并且笔触深入人物内心，同时使用侧面衬托笔法，褒扬了其人品、道德、才能的非属一般。

作者在不足二百字的篇幅内，选择了狄仁杰的三件生活"琐事"加以记叙，两件直接描绘，一件则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第一件事，记其幼年时事。在"门人被害"案中，县吏来诘问书塾中的众童子，别人迫于县吏的声威，"咸移对"，态度恭谨而含畏怯，只有"仁杰坚坐读书"，态度傲然而含轻蔑。当县吏"责之"时，狄仁杰则以富有辩诘性的语言，英气充沛地予以了回答。言词朗然、凛正，显示了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已具备的刚正，不媚恨权势和善于诘辩的性格特色。狄仁杰后来成为一代刚正的廉吏，在这里已初见其性格的端倪。第二件，写其任并州法曹时登太行山的一段言行。狄仁杰只身赴任，远别亲人，登太行山，南望白云孤飞，不由触景动情。他先是对左右说："吾亲所居，近此云下。"然后又"悲泣伫立久之，候云彩移乃行"。南望孤云，不由念及亲人。伫立之时悲而泣下，思亲之情足见深浓；"候云移乃行"，孤云飘飞走了，他才移动自己的身形，又是怅然之意尽在其中。作者以人物的言行，透示了他微有孤凉的心境。作者运用人物语言行动上简洁而形象的描绘，揭示了狄仁杰性格之中情柔也如涓水，脉脉深长的又一个方面。前后描写映照，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刚正、机敏而又感情丰富，血肉鲜活的人。作者取材虽择小事，但却能生动、多面地展现了人物性格，并且深入人物内心。事情虽琐细、微小，但于人物性格的多方展示却大有好处，表现了作者精于选材的才能。

但是，仅有"小事"，虽能显现其性格，却对褒扬其政绩、人品的卓越缺乏力量。于是作者在记叙两事之间，以工部尚书阎立本的几句话，侧面写

出了狄仁杰政德、人品的光辉。阎立本对被诬告的狄仁杰说："仲尼云'观过斯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明珠，东南遗宝。"狄仁杰被诬有罪，赞其为"海曲明珠，东南遗宝"，可见激赏；随之又特意荐举，足见信任。虽未正面直接描述狄仁杰的政绩、才能、人品，但此侧面烘托，也起到了作用：无德无才之人，断不会得到阎立本的如此激赏和举荐。语意虽含蕴不张，但确确实实地补写了狄仁杰形象的又一个方面。

本篇写狄仁杰，重在写出其性格的不同侧面，以生动的"琐事"的记叙，避开了空面无当的平平描述，因而人物性格鲜明、活脱，决不僵化、呆板，不是只有人物的轮廓而无血肉。同时，有正面的直接描述，又有侧面的烘托描写，人物展现得既有特色，又较为完整。（臧博平）

安 金 藏 ·刘 肃·

安金藏为太常之人，时睿宗为皇嗣，或为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则引佩刀自割，其五脏皆出，流血被地，气遂绝。则天闻，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脏，以桑白皮缝合之，傅药经宿，乃苏。则天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后丧母，复于墓侧筑造石坟、石塔。旧源上无水，忽有涌出泉；又李树盛冬开花，大应其道。使户怀慎以闻，诏旌其门闾。玄宗即位，追思金藏节，下制褒美，拜右骁卫将军，仍令史官编次其事。〔选自《大唐新语》〕

本篇以称颂赞美的笔调描述了唐代忠孝两全的安金藏。称誉了他忠于君王的刚烈，彰明了他事奉亲尊的至孝。文笔朴直却不乏浪漫主义的挥洒。作品以安金藏"死"的刚烈，复苏的离奇和至孝精神能感天地的神异，而使情节叠有波澜，使所叙内容围有辉煌如烂的浪漫花环；作品用朴直记实与浪漫挥发两种笔法，彰扬了安金藏的精神。一篇作品交融兼用两种笔法，也就形成了本篇在艺术上的特色。

对安金藏的刚烈，作品纯用写实笔法，力避文笔上的虚夸，突出他言行举止的真切，务在使人由衷而生敬意。有人诬皇嗣谋反，牵连甚众，受武则天之命前来按察的又是有名的酷吏来俊臣，于是严刑逼讯之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只有安金藏不惧酷刑，大声呼叫，对来俊臣高喊："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态度梗硬，语言铮铮有声，决不枉自屈从。如果说，众人"皆欲自诬"，出于无奈，情不由己，那么安金藏则卓然而超越众人之上。安金藏言语一出，就"引佩刀自割，其五脏皆出，流血披地。气遂绝。"他语言掷地有声，行为刚烈决绝，真的以死为皇嗣辩诬了。倒在血泊中的安金藏，仅就其忠心和刚烈而言，确确高风亮节，不由人不敬佩。

然而，安金藏"气绝"，故事却未结束，而且作者笔端带情，描述渐入离奇：安的表现被武则天知道了，感动之中，她"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脏，以桑白皮缝之"，而安金藏在"敷药经宿"之后，竟然复苏了！而对安金藏，武则天感慨系之，亲自"视临"，叹佩其忠心，不再追究皇嗣谋反事了。安金藏的复活虽然离奇，武则天的感叹却是情发乎中，真真切切，确确实实。作品"离奇"与"真切"交融，描述中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渐渐加浓。

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安金藏事母至孝事，描述完全转入神异：安金藏在母丧之后，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他事亲的至孝举动，感动了上苍，至使原来无水的"旧塬上，忽有涌出泉"，而且"李树盛冬开花，大鹿挟其道。"天降祥瑞，昭彰忠臣孝子。笔涉神异，给安金藏以最大的赞美。作者以浪漫主义的笔法表明了他对安的崇敬、仰慕，以神异美好的描绘予以赞扬。

面对小说家所言，我们自不必追究其真伪；作者对安金藏进行赞美的思维尺度，作为今天的读者，也并不一定要去考究它的是与非，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叙事写人的手法。古人提笔为文也并不拘泥，他们情之所至，就让笔下生花，现实的景况当然要写，而对浪漫情怀的涌动也并不压抑，于是有了这篇朴直写实与浪漫挥发融而为一的《安金藏》和许许多多类似的小小说。但本篇应当提及的突出特色是：作者由现实描绘入笔，渐渐悄然进入离奇，最后则完全融入神异；入笔舒缓有致，情节一波始定一波又起，层次清晰。此外，本篇叙事虽有重点，却又力求结构严整，来龙去脉清楚，有我国传统小说的一贯特色；对武则天的描述，用笔虽简，但也显示了她虽为一代"人君"，不容别人觊觎其权位，但终又是母亲，责子并不苛严无度，能宽宥时也就不深究了的特点。

（王敏琦）

贾嘉隐 ·刘肃·

贾嘉隐年七年，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依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问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应声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声曰："胡面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

〔选自《大唐新语》〕

●●

这是一篇描写神童贾嘉隐的作品，生动、活泼地写出了年仅七岁的贾嘉隐思维敏捷、善于应对，而又少年顽皮、词锋锐利的性格特色。作品除必要的背景交待之外，全用对话表现人物，同时，人物神情心态的描述简洁而富有动感，形成了本文写法上的突出特色。

贾嘉隐七岁以神童的身份获得皇帝的召见，进入宫中，恰与已是太尉的长孙无忌和已是司空的李勣相遇。长孙无忌和李勣出于长者对少年的善意调侃，立即想与这少年开开玩笑。于是站在槐树旁的李勣说："吾所倚者何树？"问题极为简单，有明显的逗弄意味。没想到贾回答："松树。"这是故意不往正确上说，也显然尚有寓含。于是李勣不由问道："此槐也，何忽言松？"贾的解释聪明而含才智："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您被封为英国公，"公"站在树木之旁，一个"公"字旁边一个"木"字，当然是"松"了！"公"指人，"木"指树，"公"与"木"的联想机巧、睿智，贾嘉隐确实不愧神童称号。贾的这个回答机巧中兼有尊重，既巧妙又不失少者的谦恭。长孙无忌，未等贾的话声落下，连声又问同一个问题："吾所倚者何树？"显然是要难为一个神童：看你还怎么回答！贾立即回答："槐树。"长孙无忌马上说："你不能再故意违反常情地进行狡辩了吧？"言外之意是：你到底实话实说了，不能再卖弄聪明了吧？语言中含有明显的取笑揶揄意味和幸灾乐祸的情绪。对此，贾嘉隐当然能体会，于是他不客气了，应声回答："用不着故意矫情，我所以说是槐树，取意是一个'鬼'站在树'木'的旁边！"语言机巧

至极，把长孙无忌比作为"鬼"，也把故意对为难自己的人刺痛了一下。李勣见此，不甘于弱，又故意说出一句刺痛贾嘉隐的话："这个小孩子像了一张丑面孔，怎么会这么聪明呢？"这句话意在揭贾痛处，嘲笑其丑，挫其锐气，挽回败局。没想到贾嘉隐又应声而说："你长了一张胡人一样的脸，尚且可以作宰相，我长了一张丑脸为什么就不能聪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同样的方法，回击了李勣，仍处上风。

作品内容并无太深含意，但行文活泼，富于趣味，用对话写出了人物。长孙无忌和李勣，对贾嘉隐，以嘲弄始，以败局终，讨了个无趣，令人哑然失笑；而贾嘉隐则在对话中显示了他的才智机巧和少年气盛、不甘屈居人后的锐气。三个人物都在对话中得到了表现，有的还特色十分突出。作者对"对话"手法的运用技巧纯熟，天然无斧凿痕迹，也使作品行文活泼、流畅，情节快速演进。文虽短而精悍。

此外，在人物对话中，作者也间或有一、二句极简括的人物神情语态的描述，像长孙无忌的"连问之"，像贾嘉隐的"应声曰"，"又应声曰"。前者写长孙无忌不待贾嘉隐有思考之机，连续发问"进击"的举动，显现出他意在难倒神童的心态；后者写出了贾嘉隐回答的快捷，烘托了他出语之时的气氛，也令人想见其神态。而且用词强调动感，使对话一直在"此始落，彼又起"的快速之中进行。这样，作品就不仅写出了对话的内容，也烘托了气氛，连贯了情节，使作品不是以对话形式写下的"对话体"散文，而是小有情节波澜的小说了。（王敬琦）

高宗苦风眩头重 ·刘 肃·

高宗本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宠逆己志，潜遍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若刺头出少血则瘥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闷重，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等，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绡宝以遗之。高宗甚悦焉。（选自《大唐新语》）

●●

本篇记述了唐高宗朝中的一则小故事，文笔平实不尚奢华亦不求铺陈，只是朴朴实实地记下作者所闻，然而作者却从平实的文字中使两个主要人物显现其性格。武则天的机敏狡诈，工于心计，善于矫饰；唐高宗的性尚温和，较谙事理以及其识人不慧，为人懦弱等等都得到了体现。而且，因为文字平实，绝少虚饰，令人确信，反而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此外，作品描述有详有略，详写诊病之时武则天、唐高宗的言语举态，略写事件背景，作品既无结构上的缺漏、偏倾，又突出了重点情节和场面。

作品开篇只交待了两件事。一是高宗年迈患病，头脑昏眩沉重，目已失明。这是引出下文一段描述的起因，开头即予交待，作品也就眉目清晰，来龙去脉清楚了。二是，武则天庆幸高宗病重，不想让他痊癒，以使自己篡政的志向得逞，并且暗中阻止、断绝对高宗之病的诊治。这是对武则天的铺垫性介绍，着重揭示其内心，为后文写武则天的言行预作反衬，目的是要突出、强调她内在思想与外在言行的强烈反差，揭示武则天的性格。这部分虽是略写，但又是不能不写的。略写有略写的用意及作用。

作品的后半部分，篇幅长，描绘精细，是详写。以一个"诊病"的场面刻画武则天和唐高宗，突现二人性格。唐高宗"疾甚"，召侍医诊治，其中秦鸣鹤提出以"针刺头血少出"方能痊癒。秦侍医语方出口，回避在帘内的武则天立即喝斥："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声色疾厉，情不能容，看似是维护天子尊严而"怒"，珍视高宗之情也似强烈至极。面当秦鸣鹤针刺高宗"百地"、"脑户"穴位，高宗双眼复明，病大好时，武则天则走出垂帘，顶礼至谢，"无限欢欣"地说出了"此天赐我师也！"并亲自撺出"缯宝"赏赐。欢欣之情几至雀跃，恭谢之态真真可掬，与前相较，前甚踞而后极恭，判若两人。不明底里的人，见武则天此谙此态，谁又能不认为她的"怒"是为高宗，"喜"也是为高宗？喜怒变化迅速，却全基于她对高宗的尊重、关怀、热爱之情的强烈！然而，作者前文早有了对武则天歹毒内心的铺述，此番她又是这一派表现，前后文对照，武则天心计工巧，狡诈而又善矫饰的性格也就在这对照中披露无遗。对高宗，相对面言，作者着墨不多，却也写出了性格。武则天怒斥侍医，他委婉驳回。先说："医生谈的是病，按理是不能治罪的"，讲得有道理，性格并不暴虐，也说明他并不是讳疾忌医的唐人。又说："我头闷重，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分析得也有道理，并不认为医生有什么不对，说明他头脑并不胡涂。最后说："朕意决矣"，语气肯定，不容武则天再生异议，还微含对武则天言语激烈的不悦。当武则天"诚肇"感谢侍医时，高宗又"甚愧焉"，所以甚愧，大约最觉得自己对武则

天的"怒"，体会不深，还微有责备之意是大大的错了。没想到她对自己是这样的关切、动情、让人感动……"甚愧焉"三字，尽写出了高宗性格中温和而略有懦弱，识人并不深入，对武则天真实的心意感情全无了解等等特色。

本篇以略写交待背景，进行必要的铺垫；详写重要场面，细致描绘摹写人物。笔法平实却不平直，暗蕴技巧又决不显示卖弄。"大巧若愚"，几臻化境。（王敏琦）

阎立本观画 ·韦 绚·

阎立本善画，至荆州，见张僧繇旧迹，曰："定得虚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选自《嘉话录》〕

●●

这是一篇颇能发人深思的艺术故事。

阎立本是唐代早期的著名画家。今天保存下来的绘画作品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和《萧翼赚兰亭图》，都是美术史上的珍品。故事记述他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县），观赏张僧繇绘画的情景。

张僧繇是南北朝时，南朝梁代的画家，据说他画龙不点睛，若是点了睛，龙则破壁飞去。

阎立本看张僧繇的绘画作品，头次不以为然，说张僧繇是"定得虚名"，并无实学；明天又去，印象好一点，觉得张僧繇是近代的好手，绘画还可以；第三天再去，大为欣赏，认为"名下定无虚士"，张僧繇的名声大，绘画也足当之。是名实相符的。阎立本三天观画，每次说了一句话。作者就通过三句话，刻划了阎立本的心理发展过程。从鄙薄到肯定，从肯定到叹服。

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方法。然而，怎么写心理，有的采用内心独白、梦境描写去揭示心理。有的用人物的语言、行动，去间接地揭示人物的心理。这篇故事便是采用后一种方法。不仅描写了人物的心态，并且描写了心态的发展。最后，阎立本在张僧繇的画前，"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从"坐卧"、"留宿"的

行动，从一连十天，也舍不得离开而去。将他对画的爱慕，及对画家的钦敬之情，就表现得十分充分了。最后的心态与初次看画的心态完全是两个极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种心理描写也把阎立本的一条重要品格表现出来了：他在名声显赫的古人面前，既不盲目崇拜，只见古人，不见自己；也不将前人的宝贵艺术成就置之不顾。他独立思考，领悟到了妙处，便虚心学习，力求从中吸取营养。

阎立本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艺术的，因此，他终于在艺术上获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李　凡）

磬　怪　·韦　绚·

洛阳某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作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其言，冀或有效，乃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锥，锥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选自《嘉话录》〕

●●

这是一篇科学小说，从小说而言，它有人物、有故事情节，从内容而言，它是介绍科学知识，这是科学和文学的作品，故为科学小说。

小说重点刻划的主人公是曹绍夔，他是一位懂音律的科学人才，为人风趣，滑稽。他的性格是从医治僧疾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洛阳一个寺庙的僧房里，有一磬，常常自己发出鸣声，和尚以为是磬怪作祟，担心受怕，久而成疾。他请术士前来驱魔捉怪，但毫无效果。曹绍夔听说僧友病重，前去探问。和尚向他介绍了自己得病的原因。这时，外面打钟，磬就鸣响起来。曹绍夔一听笑了，说："明天你设宴招待我，我就替你捉怪。"其实，曹绍夔已经知道了磬自鸣的原因，那是磬与钟的律合，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即因钟、磬的频率相同，两者发生共振的现象。然而，他却不先讲明，要求和尚设宴款待他，他就来除怪，这是同僧友开玩笑，透示了人物的滑稽、风趣的性格特征。

僧知道曹绍夔不会书符念咒，怎能捉怪降妖。他不相信曹绍夔的话，但见朋友说得认真、肯定，又希望曹绍夔真能消除磬鸣。这几句描绘和尚的将信将疑，使故事发生波折，对曹绍夔的捉怪起到一种垫衬的作用。曹绍夔未吃过饭，从怀里拿出锉刀，在磬上锉了几条印就走了，他并不讲其原因，飘然而去。他实际还在同和尚开玩笑，故意卖关子，这个行动，进一步渲染了他的滑稽、幽默的性格特征。

然而，磬从此却不再自鸣了。

和尚大惑不解，询问原因，曹绍夔才告诉他，磬并没有怪，只是它与钟的律合，故击彼应此而已。在磬上锉数处，使两者的"律"不同，因此，击彼此则不应了。和尚知道后，病就好了。在刻划曹绍夔的性格时，作者还着力地表和尚的心理，先是惧而成疾，后对曹绍夔的驱怪似信似疑，磬不自鸣后，他又感到诧异，当了解磬鸣的原因后，他心绪突然开朗，病也好了。这一系列的心态变化，有效地反衬了曹绍夔的除怪。所以，在这两个人物的关系上，曹绍夔是"主"，和尚是"宾"，以"宾"衬主，就将曹绍夔的形象刻划得更加鲜明、突出了。

这篇科学小说，重点是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去揭示科学的道理，这是很可取的。比起现当代一些小说来，作品并非是科学小说，只是写与科技有关的题材的小说，却将大量篇幅去写生产过程、写技术活动、结果往往"见"事不见人，《磬怪》的成功，似乎也有它的借鉴意义。

（李　凡）

宁　王

·段成式·

宁王尝猎于户县界，投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钥甚固。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伙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啸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遂载以后乘。时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值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府奏："户县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腾踔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大哥善能处置此僧也。"莫氏能

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啭。〔选自《酉阳杂俎》〕

宁王，指唐朝李宪，他是睿宗（李旦）的长子，玄宗（李隆基）的大哥。本篇所写的故事，不论有没有事实依据，总归是一件小事，但读后却使人印象颇深。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选材上的成功。宁王在发现莫女而且对她产生了好感后，从她的"含颦上诉"中得知劫持她的是两个贼僧后，以他的显赫威势，依常理看，会立即兴师动众地对贼僧进行逮捕通缉的。试想，如果真那样做了，故事可就索然无味了。从文中我们知道，宁王没有用惯常的办法——缉捕，而是以猎获的一头活熊置换了柜中的莫女。结果是，被激怒的熊狠狠地惩办了得意忘形的贼僧。故事的情节出人意料，颇具传奇性。清人刘熙载主张"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见《艺概·诗概》），写诗自然不可落俗套，而其他文体何尝不该如此呢？本篇使读者耳目一新，饶有兴味，内容的新奇实在是首要的因素。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本文内容新奇而不荒诞。故事从发生、发展到结局都没有离开实际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微型小说，叙述当然十分简略，因为只有区区三百字，但我们却找不到生活真实性上的明显破绽。从这一点来说，本文符合刘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见《文心雕龙·辨骚》）的选材标准。

本文篇幅虽短，但在结构上颇具匠心，突出一点是有明、暗两条线。明线是宁王，顺着这条线索，有三个突出的人物，也就是作者直接叙述的，除了宁王以外，还有莫女以及那个"方求极色"的"上"——唐玄宗。而暗线是贼僧，他俩不是作者直接叙述的，即所谓虚出，读者是从莫女的口中知道他俩的，而他俩的下场则是京兆府奏给朝廷的报告中透露的。这样的结构至少有两条好处：其一是可以集中笔墨，把宁王的形象写得尽可能丰满些，把莫女获救、入宫，宁王安排以熊杀僧等事件的原委交代得详尽些。其二是增加了读者的观察角度，宁王离开户县郊野猎场后的情况，作者只字未提，而京兆府的奏章却从户县食店店主的观察里交代了后来的事态发展。我们知道，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观察事物，才能了解得更清楚、更准确、更全面。明、暗两条线的结构，就是作者给读者多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使二僧在户县食店自作聪明、自食恶果的情状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的语言特色是准确、简洁。写莫女只用了"含颦上诉，冶态横生"……皱着眉头诉说自己的事，充满了妖媚的姿态——八个字，便画出了她的神态。"王宗悦之，遂载以后乘"则表现了宁王的专横，他喜欢莫女，

根本没征求人家的意见，便安排她上了自己的车。 （李郁章）

京西店老人 ·段成式·

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前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进发。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马。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童矣。鞍驭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拜之，且谢有误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院后，指鞍驭言："即须取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投力汲汤，不许，撒露击剑事，韦亦得其一二焉。

〔选自《酉阳杂俎》〕

这是一篇富有传奇色彩的笔记小说，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生动神奇的故事，读来引人入胜。小说刻画了一位身怀异术的剑侠——京西店老人的形象。这个人物的绝技异术虽不可信，但人物形象倒是令人钦敬的。

先以故事情节的安排而论，作者的手法就很高明。作者是于平淡无奇之中起笔，在悬念之中展开惊心动魄的情节，在意料之外释除悬念，再回到平淡之中收束结局。故事的开端，写韦行规游京西，傍晚来到一个客店，停下后又想继续赶路，这时店前的一位老人劝他别走，只说了一句："客勿夜行，此中多盗。"可是年轻的韦行规自恃擅长射箭"无所患也"，就走了。一个匆匆过客，要走便走，也许是艺高胆大，也许是口出狂言，反正无人阻拦，也无人多问，如此而已。至多读者会关心此人到底会不会遇到强盗。故事就是在这平平淡淡之中开始了。谁知"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读者的心悬起来了，为韦行规的命运担心，更奇怪于这是什么样的强盗，箭射中了竟不退。随着"矢尽，韦惧，奔

马”，情节的发展大出读者意外，一场震撼人心的事变发生了，先是“风雷总至”，接着“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杪（树梢），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不一会儿，竟会“积札埋至膝”。读者此时当是忧心忡忡了。韦行规“惊惧，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至此，读者心中似一场暴风骤雨过后，情绪稍定。可是随着韦行规的目光一看，大树的枝干已经秃了，真是令人后怕。读者在庆幸之余，却仍然心怀疑问，这场变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韦行规“鞍马已失”只身返回先前的店中，见那位老人家正在箍桶，是那样的安闲。韦行规意识到老人是个异人，连忙施礼并致歉意，承认自己“有误”。老人笑道：“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原来如此，那令人魂飞魄散的一幕是老人的剑术制造出来的。果真如此吗？且到院后去看吧：鞍马在此，一片桶板，“昨夜之箭，悉中其上”。读者的悬念解除了，疑问没有了。那么后事如何？作者只用一笔就交代了故事的结局：“韦请设力汲汤，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亦得其一二焉。”这一笔是那么平实，绝无渲染，却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这位剑术奇异的老人的形象也就此刻画完成。

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极为高明，是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的对照映衬方法。一方面以平淡宁静与神奇莫测互相对照映衬。老人起初不露声色，恰恰预伏着惊人之举；风驰电掣过后复归恬淡平静，更透出老人的身手不凡。平淡突出了奇异，惊心动魄也突出了奇异，而惊人之举后的平淡更显奇异。另一方面，老人与韦行规二者间也是对照鲜明。老人有奇异剑术反而不露锋芒，这和韦行规的锋芒毕露适成鲜明对比；老人的令人之举与韦行规的失魂落魄又是强烈对照；老人事后的一言一笑以及“不许”、“微露”和韦行规的“拜”、“谢”、“请”更是截然相反。正是这种对照映衬的艺术手法，使一位剑侠老人的奇异形象鲜明突出，从而揭示了小说的内涵。至于韦行规这个人物，看来也并非言过其实之人，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

小说的主题是积极的。尽管作者是通过神异的情节塑造了一个神异的人物形象，却通过这位异人告诉了读者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山外有山，能人背后有能人，为人不可自视过高，更不能骄矜自负。

（高　杰）

及第前后

·佚　名·

赵悰妻父为钟陵大将，悰以久随计不第，穷悴愈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走呼将，将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悰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帐，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　〔选自《玉泉子》〕

《玉泉子》一书，所记大多是中晚唐时期的杂事，可惜作者姓名已经失传。

这篇微型小说写的是赵悰(cóng)及第前后，亲戚们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作者采用了对比的写法，讽刺了当时的世情。

赵悰的岳父是位大将，赵悰由于长期随岳父辗转，没有考中进士。他贫困忧愁，亲戚们都疏远了他。一日军中盛宴，举办"春设"，犒赏将士，有戏曲杂技演出，大家都在一起看节目。因为他的妻子穿得破旧，众人竟然"以帷隔绝之"。真是歧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通过这一典型事件，充分表现了当时世态的炎凉。

赵悰及第的消息传来以后，人们的态度都变了。"遽"、"奔"、"呼"三个词把赵悰的岳父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赵郎已及第矣！"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种种复杂的感情。那些曾经歧视他的亲戚们一反常态，赶快撤去帷帐，对他的妻子表示亲近，争相送礼。与及第前对赵悰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作者对亲戚们的态度的转变没有发一句议论，但在尖锐的对比中，却毫不留情地鞭笞讽刺了只重金钱、地位、不重人情的世态。

（连　枚）

爆牛头

·佚 名·

有士人，平生好食爆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狱，有牛头在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其头云："只者头子，大堪爆食！"牛头人笑而放回。〔选自《大唐传载》〕



这则故事文字极为简短，不到六十个字，却写得颇有兴味，充满了诙谐、幽默的情趣。

作品主要运用了"双关"的艺术手法，找准两种不同事物的某一相似点，故意将它们拈连在一起，巧妙地构思成文，使表达含蓄曲折，饶有风趣。文中的"牛头"，一是真正的家畜——牛的脑袋；一是迷信传说中阎王身旁的鬼卒，号称"牛头马面"，"牛头"大名阿旁。它们都叫"牛头"，却不是一回事，不过是谐音双关罢了。

有一个读书人，一向爱吃爆牛头。"爆(lú)，一作"煳"。《广韵·文豪》：煳，埋物灰中令熟。"《齐民要术》作鲤鱼脯法："草裹泥封，煻灰中爆之。"所谓"爆"，就是将食品放到灰火里煨烤。又广东方言"爆"是"焖"的意思，即用文火将食品熬烂。一天，这个读书人，忽然梦见自己死了，被拘到阴间酆都地狱。阴间的鬼卒，都是些牛头马面。这时候，恰巧有个牛头站在他身旁。虽然迷信传说中的牛头马面常用叉子将犯罪的死人叉入汤镬或油锅中，令其受到各种苦楚。但这个读书人在阴森的地狱里一点也不害怕("了无畏惮(dàn)"：完全不害怕)，还伸出手去摸摸他身旁那个牛头的脑袋说："像这样一个牛头，顶适宜于爆着吃！"那个牛头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苦笑着，将他放回了阳间。

虽然，这则小说所写的事情是虚妄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阴司地狱、阎王鬼卒。但是，这个读书人气粗胆壮，他不畏惧鬼神，不敬重鬼神，甚至连作梦时都想到要将阴司鬼卒牛头的脑袋爆了来吃。他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这篇作品寓庄于谐，充满了幽默感，读后掩卷沉思，忍俊不住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欧阳周）

中部民

·李尤·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畤，过中部县，县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仗之。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生。"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凡一月，乃缚出之。使人鑿颔鼻额，锯腕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遂以贼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究，乃复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

〔选自《独异志》〕

《中部民》是一篇揭露非法戕害人身的罪恶行径的小说。它以夸张的形式表现扭曲、畸形的形体，给人以心灵震颤的阅读效果。

作品情节生动而富有戏剧性，全文不加一句评语，绝无点题的议论，完全依靠紧张的戏剧性情节去吸引人。文章开端部分，为我们安排一个富有偶然性情节。赵云路经中部县，县官设宴招待。酒酣耳热之际，"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杖之。"赵云醉酒，头脑不清醒，偶一不慎，种下悲剧种子。"云醉"二字，写得巧妙。戏剧性往往都从这类偶然失误中产生的。好人的不慎或缺点，酿成日后的悲剧，是戏剧常见的表现手法。

情节的发展部分，作者先抑后张，先抑后扬，把时间拉开距离，然后写赵云在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

于是命酒偶酌"。这里，似乎很松弛。又是主动邀请赵云恳切交谈；谈到傍晚时分，又邀请他去家里过夜；又是两人在一起饮酒，表面上这个中部民的"老乡"简直是太热情了。作者故意在这段情节里制造一种和平、宁静、友好的气氛，让读者在心理上得到轻松的快感。然后，逐渐地把情节之弦拉紧，"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中部民一共讲三句话，一句逼进一步，一句比一句令人吃惊。它揭示罪犯寻衅报复的犯罪心理，并把情节迅速推向高潮。

高潮部分，就是情节中描述中部民最残忍、最野蛮的行为的部分。它对中部民"作案"的过程作了具体细致的叙述。先是将赵云裸体推于贮有酒糟的深坑里，使其"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儿一月"。可想而知，赵云经此折磨，定是浑身浮肿，如同一堆泡糟的肉。中部民又"缚出之"，"使人蹙颔鼻额，援捩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颔是鼻梁，蹙是收缩的意思，捩是扭转。即是叫人将赵云的鼻梁、额头向一起压缩、聚拢，让五官变形，面貌扭曲，拉扯扭转四肢和身体，让手、手指、肩膀、胯骨统统变成丑陋的畸形。为了将这种丑怪的非人形状永远定住，还将他扔在荒野刺骨的寒风中，让他在"风中""俟然凝定"。这种邪恶的"造型"手段，令人发指，简直是酷吏、巫师、魔鬼。它展现了人性中最丑恶、阴暗的一面，即卑劣的兽性。读到这里，让人不寒而栗，愤恨、诅咒

小说的结尾，以赵云密疏其弟，"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宄"，全部捕获犯法作乱的人并"复灭其党"而告终。临刑时，贼人俱认不讳："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由此，再次激起读者的愤怒与思索，好像散戏之后，还在不断回想到刚才演出似的，给一种难以忘怀的深切感受

这篇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述事结构的严谨和重点突出。首先，结构的美表现为重点突出而自成一体，中部民如何诱骗赵云，如何伺机报仇，即整个作案的经过构成作品的重点部分。这一部分文字占作品的三分之二篇幅，内容相当充实、具体、奇特而富有想象力，其间，又层次清晰，脉络分明，起伏有致，自成一体。它与开头和结尾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分，也可以说既是保持有联系的区分，又是有区分的联系。重点突出，结构状态良好，给全篇结构的形式美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就如同一座建筑物的主体部分，如果非常突出而美观，那末整体的结构美就有了保证一样。

其次，结构的严谨亦见之于伏笔和照应。文章开头，"云醉，固劝加刑"，于是中部民换了刑杖。从文字线索上讲，这是伏笔，情节的中间部分，突然又冒出中部民对赵云说："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此处即是照应处。又如，中部民对赵云进行残酷的"变形"之后，"遂以贱隶

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将赵云当下贱的奴仆养着，让他在驿站当打杂的。这里又是一种伏笔。它预示着赵云还可能有报仇出头之日。接下去，作者再写"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此处又照应前面伏笔。整篇文章，由于有照应和伏笔，作为纽带，就能使得开头、结尾两部分与重点部分之间，保持着有区分的联系，形成整体和谐统一。

（马淑琴）

沉香亭 ·李濬·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罗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

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之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怨之。

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悍而止。

〔选自《松窗杂录》〕

●●

《松窗杂录》是唐人李濬撰写的笔记，作者在唐玄宗时曾任润州刺史、虢、路二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他是李白同时代的人，并是朝廷大吏，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他记述的李白在沉香亭吟诗的故事，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但确有一定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这篇可说是有真人真事根据的。一般而言，真人真事的作品由于作者不得不注意事物的本来真象，不能任意地虚构，因此，就不易把人物写活。然而，这篇小说里的李白、杨贵妃、高力士都是有性格的形象。所以有此成功，重要的是作者从"小事"上做文章的。

著名作家茅盾认为：固然要从大事件上烘托人物，然而，也极需要从许多小事件上把人物烘托出来。李白、杨妃、高力士的性格正赖于小事件的刻画。

宫中牡丹开放，唐玄宗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步辇为宫中手推的小车。诏梨园弟子来演奏，挑选了十六种乐器。月夜带妃子游赏，表现了玄宗耽于声色。他还不想听旧乐，要用新词。又连夜诏来李白，这个事件就把玄宗荒淫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人物性格在叙事中自然地带出来了：

描绘李白也用这种手法：玄宗派当时的音乐家李龟"持金花笺"去找来李白，让填新词。李白的仓卒上阵，而且"宿醒未解"即隔宿醉酒还未醒。在这种情况下，李白立即"援笔赋之"。这刻画了李白的才思敏捷，功力深厚。最能表现李白的是他那三首歌颂名花、倾国的诗。这三首诗，有的赞美杨贵妃的美丽，"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比为美丽的仙子。有的是对玄宗宠信杨妃的描绘。"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不管如何，对玄宗的夤夜歌舞、对贵妃的爱宠，也表现了吹捧的态度，又刻划了李白性格上未能完全免俗的一面。他称赞杨贵妃，却终因杨妃的进馋，李白又受到损害。杨妃那么欣喜地接受一位大诗人的吹捧，从她那洋洋自得的态度中，表现了她的矜持。一天，她重吟李白的词，力士因李白酒醉时让高力士脱过靴子，力士一直忌恨。就对杨妃说，李白拿你比赵飞燕，这是贬损你，你为什么还那么推许他呢？"仅仅一句话，就把杨妃的恨魔调动起来，最后阻止玄宗任命李白为官，说明杨妃是个心怀狭窄，且又无知的女人。小说，就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上落笔：写出李白的才思敏捷，杨妃的骄矜、愚昧、刻忌，高力士的阴险、狡诈。作为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既写

人物的所长，也写其所短，这样反而使人物是“活”的了。这是《沉香亭》显著的特点。（朱　玲）

韦协律兄　·牛僧孺·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官。同官有试之者，且闻廷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地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冰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斫碎其鼎，鼎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选自《玄怪录》〕

●●

《韦协律兄》不是写鬼神为祟，而是写器物作怪，写古人烹煮用的三足两耳的铁鼎子兴妙作怪。韦协律兄胆大心细，沉着机智，设法抓住了这只作怪的残缺的旧铁鼎，将它砸成块块碎片，终于消除了凶宅里的妖怪。

这一篇的标题也很别致，它没有写出作品主人公的姓名，而是标上《韦协律兄》的题目。“协律”，即太常协律，古代官职的一种。在古代有专管祭祀的官署，叫太常寺。太常寺里职掌祭祀时乐队指挥的官，叫太常协律郎。所谓“韦协律兄”，就是说这个人是任太常协律郎这个小官的韦姓青年的哥哥。故事从韦协郎和同事谈起自己的哥哥入题，并将故事情节逐步引发开去。

对于韦协律兄的形象，作品是这样刻画的：他为人凶狠、厉害，自己常说，“这一辈子没有怕过什么。听到哪里有不吉利、不安全的凶宅，他就偏要一个人到那里去过夜。作者对这个人物没有作过多的描绘，只三言两

语，通过他自己的语言、行动，将其个性特征作了概括的介绍。

韦协律兄这么胆大、厉害，偏不信邪，专与鬼神作怪，当他弟弟将其情况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谈起时，那些官儿不相信，想试他一试，看他所作所为是不是和他说的一模一样。恰好这时人们听说，长安西城延康坊的东北角，有一所马镇西将军的住宅，时常有许多怪物出现。大家就把韦协律兄领到那里去，给他安排了酒肉，等到天晚，大家都走了，让他一个人留在大池塘西边的一座孤亭子里去睡觉。韦协律兄满不在乎，他吃饱喝足以后，浑身发热，就脱去上衣，赤身露体地睡了下来。

下面接着写韦协律兄是如何捉怪除妖的，这部分篇幅较长，写得细致、具体。既写出了他胆大的一面，又写了他心细的一面。在文字表述上，条理清晰，层次井然。从"见妖"到"除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写妖物的出现："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长脚短，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对妖物出现的时间、它的形相，从哪里来的，怎样到韦生榻前的，都一一叙述得非常明白。而"生不为之动"，对怪物的出现置之不理。那个怪物就恐吓他："你这躺着的坏家伙，你是特地来找我的麻烦的吗？"妖物一面说，一面绕着床走来走去。第二层，写妖物对韦生的试探："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仍然置之不理，以观其动静，然后采取制服它的对策。第三层，写韦生是如何捉住妖物的。这一层描写得相当细致，仿佛让人亲眼目睹似的：停了一会儿（"逡巡"不是原义向后退却之意）"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冰铁，上彻如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韦生严阵以待，乘其不备，猛然伸出手，一把将妖物抓住，原来是个古铁鼎子，他就解下衣带，把这只铁鼎捆住，拴在床腿上。第四层，写将捉住妖物的情况告诉众人。韦生还"以杵碎其鼎，鼎染有血色"，以此来印证马镇西宅就是这只铁鼎子兴妖作怪。自此以后，人们才真正相信了韦协律兄的确凶狠、厉害，是能够消灭凶宅里的妖怪的。这四层写了韦协律兄的动静：由"不为之动"到"亦不动"，再到"遽以手摸之"，最后"具白其事"，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结尾则与开篇相呼应，首尾圆合。

作品中对妖物的描写，采用了拟人的艺术手法。如妖物见到韦生时，竟然像人一样地说话来恐吓韦生。写妖物的形貌，既像人又像铁鼎："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冰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都是将二者的特征融合到了一起。由于采用了拟人的手法，让妖物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情态，从而将妖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我们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世界上是没有器物成妖作怪的现象的。本篇作为寓言来看待，则可让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启示，就是要不信鬼怪，不怕鬼怪。（欧阳周）

肖氏子 ·张读·

唐长庆中，兰陵肖氏子以胆勇称。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舍于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雷震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窣窸有声。肖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锤，持至垣下，俯而扑焉。一举而中。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亦霁。肖喜曰："怪且死矣！"迨晓，西垣下睹一鬼，极异，身尽青，伛而瘃，有金斧木楔，以麻缕结其体焉；瞬而喘，若甚困状。于是具告寺僧观之。或曰："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气曀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肖气益锐。里中人皆以壮士名焉。〔选自《宣室志》〕

●●

《肖氏子》的主人公肖氏子不仅不惧鬼神、不敬鬼神，当他借宿寺庙，偶遇雷鬼时，还将雷鬼痛打了一顿，打得那鬼家伙呼号呻吟、昏迷声绝，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这个家住山东兰陵地方的肖姓青年，平日是出名的勇敢胆大，作者仅用"以胆勇称"四字，极简练地概括了这个肖姓青年的性格特征，可谓言简意明。正因为他是出名的勇敢胆大，才一个人离家远游，来到数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也才敢于遇到雷鬼时将它痛打一顿。如果在开篇时不对肖姓青年的性格作这样的交代，那末，肖姓青年以后的言行就失去了"他必然会这样做"的依据，当然也就无法引出下文。

对于这个像貌丑陋的雷鬼，肖姓青年和庙里和尚所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作者以主要笔墨写了肖姓青年是如何痛打雷鬼的，写得有条有理、生动传神。这一部分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写雷鬼骚扰。肖姓青年借宿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雷震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

窣窸有声”。这一层写的较简略，雷鬼并未亮相，只写了雷鬼逞威，响起一阵暴雷，直朝肖姓青年借住房间的屋檐边轰打，后又落到西边墙角下悉悉索索地作响，扰人安宁。第二层写肖姓青年扑击雷鬼，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具体、生动的描绘。肖姓青年自持膂力过人，对鬼怪毫无畏惧之心。恰好床边有一根大马棒，他抓起来就跑了出去，跑到西墙边，弯着身子朝鬼怪打去，不想一打就打中了。打得那鬼物“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亦霁。”肖姓青年这时高兴地说：“这个怪物离死不远了！”你看，肖姓青年对雷鬼视同蔑如，他是那样气粗胆壮，意气飞扬。第三层写雷鬼的亮相。天亮后，肖姓青年在西墙角下终于看到了那个被他痛打了一顿的雷鬼，原来它的形貌是那样丑恶难看，挨打后显出十分痛苦疲惫的样子。那末，庙里的和尚和周围的群众对雷鬼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当肖姓青年将他击倒雷鬼的事告诉他们时，他们非常害怕，担心祸及自身，一致斥责肖姓青年：“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至矣”。还办了三牲酒品，纷纷前来供祭。和尚和乡民们受传统思想束缚，对雷鬼敬若神明，生怕亵渎了它。当然，他们对肖姓青年的行为难以理解，也是坚决反对的。

肖姓青年痛打了雷鬼之后，是不是就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呢？作品对此也作了交代：“俄而云气曛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看来，天界的神灵也不过如此，并没有将祸事落在肖姓青年的头上。

这则故事的结尾简短有力：“肖气益锐，里中人皆以壮士名焉。”经过痛打雷鬼的事后，肖姓青年的胆量、勇气更加锐利了。那一带的人都把他称为好汉。这与开篇“以胆勇称”相呼应，使其首尾圆合，通篇浑然一体。

（欧阳周）

尉迟敬德 ·卢氏·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

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日月、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于，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　〔选自《逸史》〕

●●

这是篇赞美唐初大将尉迟恭的作品。尉迟恭，字敬德，朔州善阳人。隋朝末年跟随马邑富豪刘武周起兵讨隋。后投降李世民，为李世民攻打天下，战功卓著，深得信任。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尉迟恭率兵杀死建成和元吉，驱散宫府兵，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唐太宗即位，贞观元年，封为右武侯大将军，赐爵吴国公。历位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同州刺史等职。晚年杜门不出，以声色自娱。

小说《尉迟敬德》，在描写人物形象方面有它自己的特色。作者没有写作为战将的尉迟恭，不写他英姿风发，横刀立马，也不写他如何驰骋疆场、拳旗斩将，而是把尉迟恭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写他一段平凡又离奇的事情，即书生借钱的故事。通过时间跨度很长的一件平中有奇的故事，塑造了尉迟恭豪放和慷慨的性格。作品所描写的尉迟恭是这样的：有一个膀大腰圆的铁匠，袒露半身，蓬头垢面，正在炉边，抡圆大铁锤打铁器。这就是书生眼里的尉迟恭。外表给人的印象，是粗犷、质朴、自然、有力，地道的铁匠。他说起话来也格外简短爽直。"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恭问曰：'何故？'"书生回答说来借钱。"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蔑视富贵，豪放不羁，喜怒俱形于色，此处颇见性格。书生见怒，立即哀告，"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表现他富有同情心，又乐于助人，但并不相信冥冥中事的豪爽。作者通过对外貌、语言、动作的几处粗略的点染，就表现出了人物粗犷、豪爽、慷慨、仁义的性格。小说结尾，作者又写尉迟公请归乡里后，"以库物分

惠故旧"，对书生"厚遗之"，它们都属于补笔，是对慷慨仁义的再补充。借此说明尉迟公的性格，从青年到老年，无论贫富，任何情况之下，数十年一以贯之，给予人物性格以稳定性、恒久性。

与尉迟公相反的，还有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尽管他是书生或教书先生，作者并不同情他。之所以写他，除了情节需要之外，显然也是为了反衬尉迟公，使尉迟公形象更高大。书生居太原，以教授为业，从生活境遇说，似乎要比高温炉前煅铁的尉迟敬德好一些。但从精神状态看，却远不如一个铁匠。他常戚戚于贫贱，"苦于家贫"，而且居然去穿穴偷盗官库，由痛苦而走向犯罪。这不仅有背于儒家的信条，恐怕连鬼神都不相容。不得已，又低三下四地向一个铁匠乞讨哀悯。由此看来，他无论在思想、行为上，都远不如一个自食其力、视富贵为浮云，脚踏实地的尉迟敬德。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并不追求财富的穷铁匠，若干年之后，却荣归故里，拥有人间巨大财富。那位，当年常汲汲于富贵的太原书生，终老仍不免于贫困，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财富和荣耀永远不属于他。此间的对比何其鲜明。难道真是命中注定，天命不可违吗？作者有这样的意思。它反映着作者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作者似乎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劝诫人们不应有非分之想或越轨行为，不应以非法手段去占有本不应属于自己的财富。从引人为善，反对邪恶这一点说，"宿命论"也有它可取的地方。为了发挥"宿命论"引人为善的积极意义，作者就有意识地将书生和尉迟恭作为两个不同类型的人，进行尖锐、生动的对比，将他们平日对生活的态度及日后的命运展现一二。在这种对比、反衬之中，不仅事理分明，而且正面形象也显得格外鲜明、耀眼。（马淑琴）

萧复弟 ·卢肇·

萧复亲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风》。因游衡湘，维舟江岸。见一老人，负书携琴。萧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风》耶？"曰："素善此。"因请抚之。尤妙绝。遂尽传其法。饮酒数杯。问其所居，笑而不答。

及北归，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风》，有女子双鬟，挈一小竹笼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报也。"萧问何来此？曰："采果耳。"去顷却回。曰："娘子召君。"萧久在船，颇思闲行，遂许之。

俄有苍头棹画舸至，萧登之，行一里余。有门馆甚华，召生升堂，见二美人于上。前拜。美人曰："无怪相迎，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生遂为奏，美人亦命取琴。萧弹毕，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问生授于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状。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传与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为司徒，已千年别。受此曲多年，忘之。"遂留生啜茶数碗，生辞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于人。"遂出门，复乘画舸，至弹琴之所。明日寻之，都不见矣。

〔选自《太平广记》〕

从史前时代直到近世，舜和尧、禹一样，是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因此那些关于其丰功伟绩的传说，便被儒家写进经典，被史家收入史书。而流传下来的佚事传闻，则被诗人、作家加上自己的丰富想象变为诗歌和小说。本文就是一篇这样的小说。

我们提到舜，首先会想到他"殛鲧用禹"之举，他杀了既治水无效又不服控制的实力人物鲧，接着任用了鲧的儿子禹来治水，终于战胜水患。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眼光：不因处决其父而疏远其子，不因重用其子而赦免其父。据说他又颇具文采，曾作《南风》歌，本文的故事线索就是这首曲子。相传他"勤政爱民"，高龄时还南巡湘水，结果就死在那里，并葬在湘江上游的九疑山。闻其死讯，他的两个妃子，尧的女儿娥皇、女英星夜赶来，悲痛异常，眼泪落在竹上，造成斑斑点点，人称湘妃竹。姐妹俩流了多少眼泪只有漫山遍野的湘妃竹知道。

本文是基于前人关于舜及其二妃的传说，经过作者想象虚构写成的小说，本是《逸史》中的一篇，后收入《太平广记》。《逸史》一书虽有史字，然而并非记载历史事实，乃以志怪为主。其作者为唐代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状元卢肇。他在《逸史》自序中说："凡纪四十五条，皆我唐之事。"于此可见本文的时代背景是唐朝，其中的萧生是"唐人"。

虽然写的是萧生遇仙的故事，但本篇的情节并不曲折。虽无曲折的情节，但此作却有清悠淡远的意境。介绍萧生，不过寥寥数句，却写出了他的雅洁与谦和。"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说他年轻时仰慕道家，不肯做官；常常服用芝桂等高洁之物（芝：又称灵芝，菌类植物，古人以为瑞草，植株尽可服用；桂：珍贵的芳香木本植物，服用其花）。他喜欢并善长弹奏古琴

曲《南风》。喜爱此曲，自然思慕作者，因此便来衡山湘水一带访其遗踪。见到"负书携琴"的老人，他彬彬有礼地请其坐下，并问道："父善琴，得《南风》耶"（父：古代对一般老年男性的敬称，此处当然不是指父亲；得：能，会）。陌生女子以"好琴"（喜好弹琴）相召，他欣然前往，并无保留地弹琴献艺。作者笔下的萧生，真是一位谦谦君子。

萧生在湘江岸上遇到的弹奏《南风》"尤绝妙"的老人，即"九天为司徒"（在天宫担任司徒之职；此职在唐代与太尉、司空同为品位最高的官员）的舜，已脱尽昔日人君的威严，为萧生"抚琴"，与萧生对饮。虽未便说出自己"所居"，有点驳了询问者的面子，但"笑而不答"也算是给了对方感情上的补偿。作者的疏笔淡墨，为我们画出了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人。

召请萧生演奏《南风》的两位舜妃，显然早已成仙，不然何能时逾千年而仍葆"美人"容颜。虽然成仙而凡情未断，她俩不是深切思念久别的夫君吗？对夫君作品"久不习理"而"忘其半"深以为憾，以致不揣冒昧邀请熟谙该曲《南风》的萧生当面"传受"。音乐最能牵动感情，萧生的演奏，自然勾起对夫君的怀念，她俩动情以至"掩泣"。读者从这两位女仙身上没有看到"飘飘仙袂"，却看到了思念远行夫君的少妇深情。她们对萧生信任、友善、感激而且给以礼遇，但也不过"留生啜茶数碗"而已，其实这是恰到好处，"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一直为人称道吗？

作者避开尘世的纷扰，而又描绘了人间的情怀。"慕道不仕"的萧生，成了天神的舜，化为仙女的妃，他们具有常人的善良与谦和，而又比常人超脱、闲静。他们之间信任、平等、和谐而又淡远的关系体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读者涉身这美妙的境界不应受到一些启发吗？（李郁章）

卢眉娘 ·苏鹗·

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称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足中，流落于岭表。幼儿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色，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外，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

一丈，称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豪傅之，则虮虱不断。

上叹其工，谓之神助。因令上宫中，每日但食胡麻饭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皇帝嘉其聪慧而奇巧，遂赐令凤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以黄冠，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

及后神迁，香气满室，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彻其盖，惟有蜕屣而已。后人海人往往见乘紫云游于海上。是时罗浮处士李象先作《卢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专人传焉。

〔选自《社阳杂编》〕

●●

古之能工巧匠的生平往往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如鲁班、欧冶子等等。而描绘他们形象的作品，也往往以传奇的色彩吸引人。

《卢眉娘》的艺术特色正是在传奇中刻画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巧手的形象。作品扣住两点：一为工艺精巧，二为性格恬淡。

在描绘这两点前，作者先概述其身世、遭际：卢眉娘是唐顺宗永贞元年由南海（今广州市）作为贡品送给朝廷的。仅十四岁，原是北朝帝王老师的后裔。后汉时，卢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皇王之师，因号帝师。"即眉娘是卢氏兄弟之后，因"眉如线且长也，故有是名也。"（《太平广记》卷六十六）。唐武则天大足年间（公元701年），流落到岭表（即岭南）。唐代朝官遭贬，大多流放于此。故卢眉娘的先辈可能是朝廷官员，她是因先辈贬谪而从中原流落到五岭以南地区的。这几句介绍，就记述了她那不幸的坎坷生涯，令人同情。

她幼而慧悟，工巧无比。作品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她的两件事：一是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这是一种佛教经典。"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这里运用比较和比喻两种修辞手法，将绣艺之精，形容得令人叹为观止。不逾粟粒，即不超过小米粒、比较也。小，但点画分明，小而清晰。而点画的情况又用"细于毛发"加以描绘。这是震惊宇宙的"微绣"艺术了。接着叙述她另一技艺，作"飞仙盖"。用一个"更"字起头，是与绣《法华经》比较。一尺绢上能绣《法华经》已使人惊诧了，但她还有比这更精巧的绝艺：一缕丝分三缕，染成五色，在手掌上结为伞盖五重。上绣海外的十洲三岛等传说中的仙家居址。除能编织"天人玉女"外，光执幢捧节的童子就不少于千人。真是巧夺天工了。

卢眉娘的性格是恬淡的，她技艺绝妙，得到皇帝的青睐。这在一般人，已是无比的荣幸了。但她不因宠而娇，不追求物质财富，每天仅仅吃胡麻饭二三合，所求大大低于常人。宪宗皇帝赏识她，用金凤环束其腕，但拴不住她的心，连皇帝也只好让她出宫。作品不用华词丽藻，不作渲染烘托，只是平平地叙事，以朴实的笔墨，将卢眉娘的恬淡品质描绘得突出鲜明。于平淡处显示深沉，正是作者技巧娴熟的反映。

文章的后一部分写卢眉娘的成仙了道，闪烁奇异的色彩。死时，香飘满室，葬时，棺内失尸，极写其不同寻常。果然，下海的人看见她乘驾紫云遨游海天。寥寥40字，不仅叙事层次分明，而且，充满传奇色彩，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结尾用李象先作《卢道遥传》，因作人微言轻，文不得传，致使卢眉娘也随之掩没，这种叙述，充满悲剧性，反而能激起人们对卢眉娘的同情、惋惜。（杨　光）

传书燕　·王仁裕·

长安豪士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书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东海来，往复必经由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付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睹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视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

〔选自《开元天宝遗事》〕

●●

作品的主人公是巨商任宗年轻的妻子绍兰，故事开始时，任宗去湖南湘江一带经商已经一去数年，"音书不达"。"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举止，使

思念、悬望之中的绍兰，愁绪拥胸，怅惘忧伤，见景生情，忍不住向"戏于梁间"的双燕，在长吁中吐露了心情，并且"言讫泪下"。一位思夫少妇的忧苦、悲伤、怅然的心绪开始展示。这种展示作者写得细腻、自然，合于情理。绍兰的忧、悲、怅均由思念、悬望夫君而起，而这之中也确确含蓄了她对丈夫的一往深情。她希望自己的这种深情能达于夫婿，让其了解，让其感念，使自己情有所托。于是忧怅之中她又生希望与祈求，向小燕子说："尔若相允，当衔我怀中。"致情达意于夫婿的愿望是这样的强烈，以至她忘记了人、燕的区别，径直向小飞燕提出了请求。充溢于忧、悲、怅之中的是她对丈夫深深的爱。爱，使她伤别离，使她触景生情，使她忍不住要向小燕子提出自己的请求。少妇的心理与愁情又有了深入一步的表现。小飞燕意通人语，解人情，如其所愿地飞到了她的膝上。寄情夫君的愿望可以实现了。这时的绍兰百感交集，别离的痛苦，思婿的悲怅，悬想的恼人、独居的寂寞一齐涌上心头，于是，她忧伤中又生忿怨，提笔写下了"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的诗句。"泣血书"极言其为心的痛苦，而"薄情夫"三字则忿怨交迭，写出了她内心对夫婿行为的深深的不满。少妇思夫，当然出于恩爱，本篇写绍兰，写出了她出于爱的忧苦、怅惘，写出了她出于爱而产生的希望、企求，也写出了她出于爱而产生的忿怨。笔势细腻而有层次，真切地再现了一位少妇的内心变化的清晰轨迹。应当说，写的很不错。

其次，作为作品另外主人公是一对娇小的飞燕，它们先是"戏于梁间"，身姿矫健灵快，后是对绍兰的"长吁语""似有所诺"，然后又"飞于膝上"，最后则"飞鸣而去"，真的送到了书信，并引出了"薄情夫"任宗"感而泣下"的泪水。它们灵异、活泼、忠人之诺，颇引人喜爱。这种描写，当然有作者理想色彩的流入，但它使作品在情浓的基础上，闪烁出了浪漫主义的光芒，增添了故事引人情思的韵致。没有它，也就没有这篇故事，更不会有绍兰感情波流的一步步、一层层的闪动、流淌。

此外，本篇文字清峻、行文舒缓，对描摹人物心态，是很好的语言上的相适。至于作品最后的"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为好事者写之"则是为证明事件的真实性，证明故事非为作者的妄谈。这或是作者确信其事，或是要读者不生怀疑，也是笔记小说涉及神异时贯用的手法。（臧博平）

以父为子

·王仁裕·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辈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斯婴孩矣。

〔选自《玉堂闲话》〕

●●

这篇微型小说写的是唐人逸事。唐代道教盛行，于是一些道士就以宗教为招牌，到处招摇撞骗，甚至不惜用颠倒人伦的办法来欺骗信徒。《以父为子》这篇小说对道士骗人的把戏作了有力的揭露。

这篇小说不过二百多字，却写得情节曲折有致，使人读起来很有兴味，这是与作者采用抑扬手法来描写人物分不开的。清人刘熙载说："抑扬之法有四：曰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欲扬先扬，欲抑先抑。"《以父为子》用得是欲仰先扬的笔法。小说的开头，作者先竭力渲染道士的道术是如何的高明。作者先指出，这位道士自言三百余岁，而颜如弱冠，以证实丹砂之妙，又谈到求丹砂者、请教者之多，"门若市肆"，说明"京都人甚慕之"。经过作者的反复渲染，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这个道士真是个活神仙。人们不由得想了解一下他的道术到底高明到什么程度。

道术人的本领到底如何，作者先不急于将它点破，却引来了他的"郎君"，使故事节外生枝。当时有几位做官的正在道士府第拜访，在大家谈论得兴致正浓的时候，守门人报告说，道士的儿子从庄上来了，想进见父亲。道士自言三百多岁，相貌却如青年，儿子如何呢？客人们自然想见一见。出人意外的是，进来的却是一位"鬓发如银，昏耄伛偻"的老叟。昏耄(mào)，

形容年岁甚老。伛偻(yǔlǚ)，形容腰背弯曲。道士显得那么年轻，儿子却是如此衰老，使人不由得吃惊。

人们一定会问，道士既然"称得丹砂之妙"，为什么丹砂对自己的"郎君"没有用呢？如果丹砂对自己的儿子尚且无用，对他人就更无法说了。这必然会使客人们对道士的道术发生怀疑。道士似乎也猜到了客人的心理，他立即解释说："小儿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愚騃(ái)，即愚痴，服了丹砂的老子，倒可以比不服丹砂的儿子更年轻，这更说明丹砂的灵验了。于是客人更加神往了。这真是一位令人仰慕的活神仙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作者用了欲抑先扬的笔法给读者造成的印象。

小说结尾处笔锋陡然一转："伛偻者即其父也。"一句话揭穿了道术人骗人的鬼把戏。这真出人意料之外。作者这样安排叙事层次，不仅使情节波澜起伏、跌宕有致，而且更加有力地揭穿了道术人的无能和狡诈。

（岳冬梅）

杀妻者 ·范资·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俱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横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为不谬。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盖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焉事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许其谳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等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

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妇，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 〔选自《玉堂闲话》〕

●●

本篇写一件冤案昭雪的故事。

一个人因事外出，待回到家乡，发现其妻已惨遭杀害。他把噩耗告诉其妻娘家人，娘家人反将他扭送官府，诬告他是凶手。狱吏对他严刑拷打，终于屈打成招。口供报到刺史的从事，即法曹参军那里。从事对全部案情进行调查审理，终于使真相大白，凶手伏法，冤屈者获得平反。小说的主旨是主张慎于典刑，明于察狱。办案一定要慎重勘察，周密思考。人命关天，不可轻信轻断。司法部门历来是掌生杀大权的地方，任何时代办案都讲究明察秋毫，谨慎从事。作品的主题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它积极的认识意义。

这篇作品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它不把重点放在讲故事上，不是匆匆忙忙去交待情节，叙述过程，而是有意识的在建立人物形象上做文章，尽可能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在刻画形象方面，作者大致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是重于铺垫。

在主人公正式出场之前，作者先写一段冤案。这桩冤案是如何造成的呢？"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泪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严刑拷问，被告有口难辩，等到忍受不了痛苦时，只好承认杀人，以求痛痛快快地死去。冤案是由拷打逼供制造出来的。然而，"款案既成，皆以为不谬"，"款案"即罪状。等到被告在"罪状"上签字画押以后，衙门里从上到下，连郡主吏使都相信是真的。敢不敢把案子推倒重审，如何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清官"和"昏官"的试金石。在前面有了充分铺垫的基础，再写"郡主委托从事，从事疑而不断"，那么从事（法曹参军）的形象就变得高大起来，这就如同将一尊铜像雕塑，放在大理石的基座上似的，取得了一种仰视的效果。

其次，突出法曹参军对案情的分析。

清官以理性取胜。表现理性的最好办法是使用思维缜密、敏捷，对答如流的论辩，本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法曹参军对刺史的一段表白，就很能表现他的个性。"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话讲得真

诚、剀切详明。"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更闪现出仁爱、人道的精神，立足点坦率、明朗。

下面，参军又从作案动机、手段、现场三方面对该案提出一系列疑点，"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焉事存尸而弃首？"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不得不令刺史认同。通过人物的语言，一个敏锐机警、忠于职守，老于断案，而又关心百姓的"清官"形象就矗立起来了。

再次，真实而富于刺激性的情节或细节描写，也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

作品开始，就给读者看一个血淋淋的现场。"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俱在"。惨不忍睹的现场，立刻激起读者的愤激之情，注意力自然能转到谁去破获这一案件。作者在写到法曹参军广泛深入调查时，又提出一个细节。据一个验尸的夫役说，有一次，他给一个富豪家的奶母验尸，都说她是被他人杀害的。但当尸体从墙上抬过时，棺材却很轻，好像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这个细节，是破案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线索。它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让主人公的活动变得真实可信。当法曹抓住线索，顺藤摸瓜时，情节又变得更加复杂而带刺激性。"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这就是说把奶母的棺材挖出来，果然得到一女性首级。把首级与被告妻子的尸体合在一起，让原告来辨认，又说不是这个人。等到后来，审问豪家，他才招认，把奶母杀掉，埋葬她的头，将她的尸身放在良家之妇的家里，又把良家妇抢到豪家，私藏起来，占为己有。这个案情曲折，复杂，案中有案，既包括杀人，又包括绑架、霸占妇女，还加之嫁祸于人，转移目标。这里充满了恐怖性和刺激性，同时又真实可信。以如此真实、曲折、刺激的情节，去塑造人物，就容易产生一种类似报告文学的效果，让人觉得法曹参军既可钦可佩，又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效仿的范式。由此可以说明，有生活基础的创作和缺乏生活的胡编乱造是根本不同的。

（马淑琴）

黄筌改画钟馗 ·耿 焕·

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鞯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笔迹

道劲，实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

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谢恩讫，昶谓曰："此钟馗若母指掐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绢素画一钟馗，以母指掐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母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缎银器，旌其别识。

〔选自《野人闲话》〕

●●

《黄筌改画钟馗》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命黄筌改画吴道子的钟馗图，黄筌经过反复琢磨，另画一幅钟馗图，同时呈现后蜀主，并阐明不改另画的原因。作者用衬托、白描等多种艺术手法，赞美了吴道子画艺的精湛，表现了黄筌高超的艺术鉴赏水平。

钟馗是传说中的人物。据说唐玄宗病时，梦见一个大鬼捉食一个小鬼，大鬼自称名叫钟馗，生前应武举不中，死后决心除灭一切妖孽。玄宗醒后，命吴道子为其绘像。鞹，用皮革包裹。作者运用白描手法，准确地选用了"衣"、"鞹"、"眇"、"腰"等动词，几笔就勾勒出了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形象。钟馗动态的描绘栩栩如生，读者如同亲眼看见这种钟馗图。真是"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接着又写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从侧面说明了这幅画的"神妙"。开头一段用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竭立渲染了吴道子画艺的精湛，为下文黄筌改画做了铺垫。

一日，伪蜀主"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黄筌是五代时期的著名画家，他擅长花鸟画，对人物画也有素养。这样一位名画家，"一见"就"称其绝妙。"这就衬托出吴道子的"钟馗图"，确实是一幅难得的好画。

伪蜀主孟昶却提出个要求："此钟馗若母指掐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这可真给黄筌出了道难题。对于这样一幅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名画，该怎么改呢？黄筌拿回家看了数日，"看之不足"，愈看愈爱。他毕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从艺术出发，感到这幅画改不得，"牵一发以动全身"，稍一改动，就会破坏艺术形象的整体美。但君命难违，他只得另画一幅画来应付。

黄筌把两幅画同时敬献伪蜀主孟昶。"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孟昶虽然也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但他并不了解黄筌改画钟馗的用意。黄筌就向他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见解："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如果按照孟昶的意见，仅将第二指改成母指，而其余部分不变，不仅不能互相照应，艺术的整体美也必将丧失殆尽。黄筌改画钟馗"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母指"，并不是简单的改动，而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这表明黄筌十分注意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他无论欣赏艺术作品还是从事艺术创作，都是从生活出发的。黄筌不去改画钟馗，而是另画一幅。这一情节衬托了吴道子画艺的精湛，也突出了黄筌艺术见解的高明。

孟昶也是一位喜欢绘画，有一定鉴赏水平的皇帝。他提出改画钟馗的要求，说明他并没有理解吴道子所画钟馗的"神妙之处"。当黄筌向他阐明不改画而是另画一幅的原因时，"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缎银器，旌其别识。"作者通过孟昶赏赐黄筌，从侧面映证了黄筌艺术见解的高明。作者描写孟昶的言行对黄筌这个人物起了陪衬作用。（岳冬海）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 ·王定保·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郊郭，忽有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选自《唐摭言》〕

●●

王定保的《唐摭言》记载了唐代的科举制度、文人习气及诗人墨客的遗闻趣事，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以贤妻激劝而得者》一文即选自《唐摭言·卷八》，记述一名小吏在贤妻激劝下，孜孜学业，"一举及第"的事，从文章的命意来看并未脱这类笔记小品的窠臼，无非是劝勉世人钻研学问，读书作官，然而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还是有可读之处的，即

通篇使用对比，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其一，彭伉和湛贲的对比。彭和湛，同是袁州宜春人，又是连襟，但彭伉举进士擢第，而湛贲只是一名小小的县吏，正是因为他们地位的高下不同，因此所受到的待遇自有尊卑之别，对此作品利用"贺宴"这一场景作了鲜明的对照。古代排座次的习惯是以右为尊，"伉居客之右"，是说彭伉在以"官人名士"为主体的佳宾中独居尊位，"一座尽倾"四个字写尽了彭伉在中进士之后所受到的尊宠，真是大出风头，而身为小小县吏的湛贲却颇受冷遇，竟然连"忝陪末座"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后阁用餐，同是人婿，但冷暖不同。这一对比，鲜明、生动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只重地位、不重人情的世相。

其二，湛贲与其妻的对比。面对"贺宴受辱"，夫妻二人的态度迥然不同：湛贲是面"无难色"，"无难色"三字并非是说他豁达、大度，而是着力点染他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从而为其妻的"激劝"张本。果然，其妻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责备湛贲说："窘辱如此，复何为容？"夫面无难色，妻忿然作色，夫"不能自勉"，妻不甘人下，两相对照，思想性格的差异了然分明。

其三，人物自身的对比。

湛贲先是受贬辱而"无难色"，但是在妻子的激励下，一反常态，"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从不思进取到发愤学习，由身为一名县吏到中举登第，湛贲的表现前后判若二人，其地位的变化更是"地覆天翻"，变化是果，"激劝"是因，这层对比是以果衬因，鲜明地烘托了"湛妻"之"贤"。

而彭伉的自身对比亦颇鲜明：及第之后，他得意洋洋，恃才傲物，常因湛贲地位卑下而"侮之"；而当听到湛郎及第的消息后，竟然从驴背上"失声而坠"。"失声而坠"四字，写出了彭伉的复杂的内心活动，揭示了其器量狭小的性格特点。结尾"湛郎及第，彭伉落驴"的谑语，亦用对比，扬湛而抑彭，章法十分谨严。

此文正是以对比的手法叙事言情，使小文意脉贯通，主旨鲜明。

（崔光远）

王勃展才

·王定保·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

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选自《唐摭言》〕

●●

王勃是初唐诗人，少年应举中第，做官期间两次遭贬。王勃十四岁那年，探望被贬为交趾令（交趾在今广东以南）的父亲，路经洪州（今南昌），正赶上都督阎公在滕王阁举行盛会，王勃赴宴，挥笔立就，写成《滕王阁序》。

《王勃展才》写的是真人真事。着重表现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展现出的不平凡的才能。文章的开头一句："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十四岁就能写出这样有名的作品，可见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小说也只有这一句是正面描述王勃的才能。王勃的不凡才能，主要通过都督阎公的情绪反应来刻画的，这是这篇小说构思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都督阎公在洪都举行盛会，他想让他的女婿孟学士借此机会出出风头，预先让他作好了一篇文章，准备拿到宴会上显露。他故作姿态，"以纸笔巡让宾客"，想不到王勃"不辞让"。使阎公子婿失去了出风头的机会，阎公于是"大怒，拂衣而起"，并"专令人伺其下笔"。意思是王勃每写几句，旁边就唱报出来。这既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也渲染了环境气氛。一个人是否真有才能，他的才能是否能得到充分的表现，环境气氛是很有影响的。当时洪都盛会，宾客满座，阎公又以纸笔巡让过宾客。王勃拿起笔来的时候，许多人都盯着他，阎公对他又抱有成见。在这怀有故意及监视、催逼之下写作，没有一定的才气及胆量，是绝对做不到的。王勃如果是个平庸之辈的话，早就吓傻了。而他却能从容挥笔，一挥而就。这就显示了王勃是与众不同的。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对王勃展才起了烘托作用。

王勃的才气究竟怎样，作者主要是通过阎公都督的情绪反应来表现的。当王勃写出"南昌故郡，洪都新府"两句时，阎公以"老先生常谈"，嗤之以鼻。当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公闻之，沉吟不言。"这说明阎公已开始注意并咀嚼品味了。当他听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矍然，惊异地注视的样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滕王阁序》中脍炙人口的名句。听到这句时，阎公这个对王勃怀有

成见和对立情绪的人，也不由得吃惊赞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说明他完全被王勃的才气所折服了。小说通过写阎公的情绪变化，间接表现出王勃的才能出众。（岳冬梅）

切　磋　·王定保·

大居守李相读春秋，误读叔孙婼（lüě）为婼（guǐ）。日读一卷，有小吏侍侧，常有不怿之色。公怪问曰："尔常读此书耶？"曰："然"。"胡为闻我读至此而数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缘某师授，误呼文字；今闻相公呼婼为婼，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师也，自检释文而读，必误在我，非在尔也。"因以释文示之。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惭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礼，号为"一字师"。〔选自《唐摭言》〕

一提起"一字师"的故事，人们恐怕总会率先想到郑谷，他把齐己《早梅》诗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数"字改为"一"字，从而博得"诗改一字，界判人天"的美誉。文坛的这段佳话，从此也就代代流传、历久而不衰。

无独有偶，五代时期王定保的《唐摭言》中也辑录着一则"一字师"的轶事，是说唐朝大居守李相读春秋时，误读一字，被在一旁侍候的小吏发觉，李相不以小吏地位低下为意，虚心求教，终"命小吏受北面之礼"，拜为"一字师"。

两则遗闻轶事，虽则都冠以"一字师"之名，但细细读来，二者内容有异，命意自有高下不同。从情节来看，一则是吟诗炼字，一则是读文正音；从人物关系看，一则是诗友之间的切磋、砥砺，一则却是太守与小吏的探讨和研读；从结果上看，虽然郑谷和小吏都因"一字之改"和"一音之正"而成为"一字师"，但僧人齐己服膺的毕竟是"才华横溢"的诗友，而李相拜服的却是仅仅指正一字读音的小吏。由此可见，前者歌颂的是"师"，只不过给后人留下一桩"一字之改、境界全出"的文坛"韵事"，而后者则盛誉了"徒"，将太守李相的那种不计尊卑，具有敬才雅量的风范勾画得了然分明。两相比照，立意的高下，不言自明。

有趣的是，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中也记载了一个"勘正读音"的"一字师"的故事，照录如下：

杨诚斋（杨万里）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曰："晋有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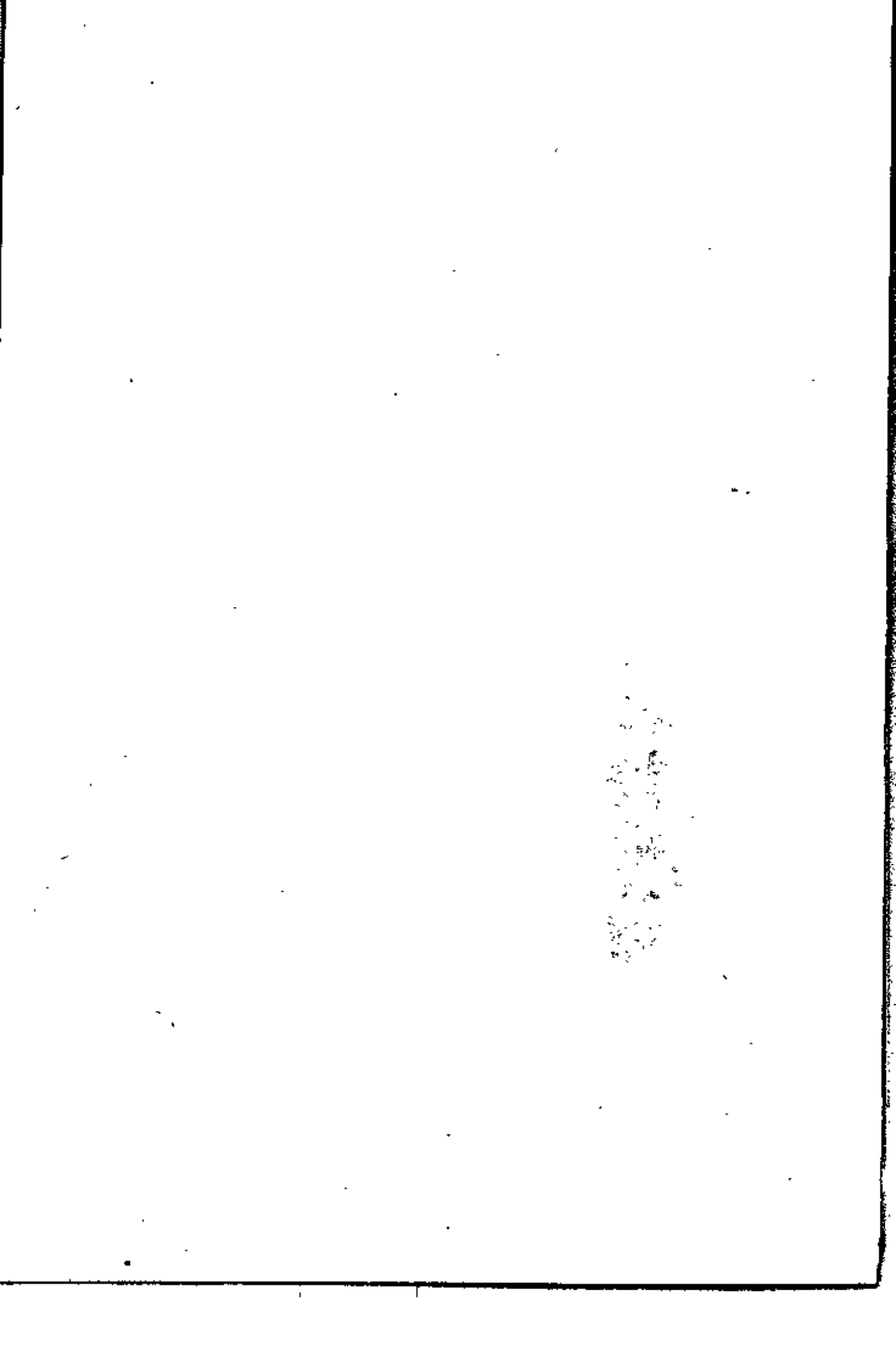
两则故事的情节、人物关系和最后的结果，几乎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小吏的性格。宋朝的小吏性情直率，他听到误读，马上进言，并且"取韵书以呈"，何其主动。唐朝的小吏则谨慎稳重，他听到太守误读，只"有不怿（yì 喜悦）之色"，在太守的追问下，他又以自责掩饰，直至最后方"委曲言之"。"委曲"，即委婉。这显得何其被动。但恰恰是小吏的被动，有力地衬托了太守的主动，当他发现小吏的不怿不色，他一问再何，面对小吏的顾虑，他坦率地说："吾未之师也，自检释文而读，必误在我，非在尔也。"为了求知，他竟不怕在下属而前暴露自学成才的秘密。最后又亲自"以释文示之"。这一问，一说，一示，生动、鲜明地展示太守性格的坦诚、态度的谦逊和求知的热切。和宋朝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诗人杨万里的形象比较，王定保笔下的大居守李相的形象显得丰满得多了。

由此可见，《切磋》一文，无论在构思立意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均不同凡俗，它不仅可雄居于所有"一字师"故事之首，而且在古代笔记小说的佳作中，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李相的那种谦逊求实、不计尊卑的风范，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种高风亮节，曾经给世人以教益，而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仍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崔光远）

宋代作品





掘地皮 ·郑文宝·

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问："谁何？"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选自《江南余载》〕

●●

徐知训是五代十国时吴国权臣徐温的儿子，为人骄横淫暴。《掘地皮》这篇微型小说就是讽刺他的。

小说一开头写道："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徐知训做宣州知州时如何治理百姓，作者概括了四个字："聚敛苛暴。"这就是说他在施行暴政，用苛捐杂税搜刮盘剥老百姓，来聚敛自己的财富。"百姓苦之"，一个"苦"字概括了在他的暴政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百姓深以为苦，但敢怒不敢言。

一个偶然的机会，徐知州进京朝见君主，陪侍皇帝参加宴会。伶人在皇帝面前即席表演。作者没有写表演过程，只用白描手法简单勾勒了一下角色的模样："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小说的关键之处是几句对白：

> 傍一人问："谁何？"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扮演土地神的伶人，对白幽默有风趣，但却是锋芒毕露的。徐知州入京朝见国君，连地皮都掘来了，可想而知，他平时横征暴敛，也真如掘地皮。对白富有讽刺意味，伶人借表演节目，毫不留情地在皇帝面前揭露了徐知州聚敛的苛暴。通过对白突出了伶人的机敏和勇敢的性格特点。

（连 枚）

逼婚 ·彭乘·

有一新贵少年，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至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避。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更归家，试与妻商量如何？"众皆大笑而散。〔选自《墨客挥犀》〕

●●

这篇微型小说写的是一个刚刚中榜获得功名的新贵少年，他"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要强行招他为婿。他服从呢，还是抗拒呢？这就留下了悬念。

作者巧妙地安排了情节：新贵少年在"十数仆拥至其第"的情况下，"欣然而行，略不辞避。既至，观者如堵。"堵，堵的意思。许多人围成一堵墙来观看，这就渲染了气氛。

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

衣金紫者：金指金鱼袋，紫是紫色公袍，衣金紫者就是指王公显贵，表明了这位招婿者的身份。少年"欣然而行"，又是"衣金紫者"愿招为婿。故事到这儿，似乎就顺水推舟而下了。但是到了节骨眼上，少年却道出了一句："待更归家，试与妻商量如何？"不管这位新贵少年是托辞拒绝还是真有妻子，他的这种做法，都表现了他是一个机敏而有心计的人。

少年的一句话使情节出现了大波澜，故事急转直下，围观的人"皆大笑而散。"哥尔多尼说："喜剧应'以嘲笑惩戒邪恶'为原则，来暴露人类的邪恶和可笑的一面，使它受到嘲讽；因此，喜剧是高尚有益的东西。"《逼婚》这篇微型小说收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它巧妙地嘲讽了那些以联姻作为向上攀附手段的恶劣风气。

一篇不足一百字的微型小说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含有深刻的寓意，而且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有致，确实是不简单的。

（连 枚）

安石嗜书

·彭　乘·

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昼或宴居默坐，研究经旨。知常州，对客语，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之。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技能使太守开颜，其可赏也。"有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间启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恒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选自《墨客挥犀》〕

●●

在宋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王安石是以坚毅果决的改革家的面目出现的。在正史传记中，他的改革者的风度曾得到了描写。但正史对他平日生活之表现，讲得就不多。一些笔记小说，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此篇小说，就以简单的笔墨，介绍了王安石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趣盎然，令人回味不已。

作者塑造了王安石这位专心致志于研究学问的人物形象。他在凝神思考问题的时候，丝毫也不被外界事物所干扰，仿佛走入无人之境一般。

原来，王安石（曾封舒国公，所以作者称舒王）"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读书简直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他常在宴居（亦作"燕居"，闲居之意）时默坐，研讨经书的微言大义。在接待客人时，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脑际之中，仍然萦绕着探讨的问题。一次宴会上，这位从来不笑的知州大人，因对《易》中的咸恒二卦有所领悟，不禁启齿大笑，震惊四座。当时因有"倡优在庭"，与宴之人遂以为引太守笑者乃倡优也，于是欢欢喜喜厚赐倡优。这一场面实在富于戏剧性。王安石在领悟《易》之微旨时，开怀大笑，自得其乐，并不知他这一笑给全体参加宴会之人带来了何等欢乐；众人只道是倡优之演技高超，引起王安石之喜悦，打破了宴会的拘束气氛，因此满心欢喜，殊不知王安石是自乐其乐，得到了一次莫大的精神享受。真所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欧阳修《醉翁亭记》）在皆大欢喜的场面中，作者通过对照的手法，把极富个性的王安石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喜剧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情节的安排。开始作者交代了王安

石极爱读书的特点，为他后来的笑作了铺垫。然后作者交代了一个事实，就是王安石在常州待客时，从来不笑。这就给读者留下了疑问，王不爱笑，是因读书太久，对外界麻木不仁，还是生来就如此？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作者故意不作回答，却又告诉我们，在一次宴会上，他笑了，而且是大笑不已。作者此时仍不急于揭示其笑之因，而用"人颇怪之"进一步发出疑问。接下是众人恍然大悟，厚赏演出者，读者也以为王安石之笑因已然找到。最后，才叫王安石亲自出场，解释其故。在如此简短的文字中，读者却感到处处峰回路转，真可称得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当读者看完全文时，这才明白：安石之笑因，本文开头早已暗示过了，于是在会心微笑、叹赏舒王的同时，也佩服作者在情节上的巧妙安排。

在语言方面，此篇突出之处是特重修饰词之运用。如"酷嗜"、"颇怪"、"窃疑"、"偶思"、"大笑"、"豁悟"、"自喜"、"默坐"等等，把人物的表情、神态、心理活动刻画得颇为细致、生动，更增加了喜剧的气氛。

（黎烈南）

石守道警语 ·彭乘·

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困穷困学世无比者。王侍郎独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腴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使。"以食还，王益重之。〔选自《墨客挥犀》〕

●●

笔记小说，常以隽永有味的人物语言塑造人物，表现人的思想境界。此篇小说中的人物石介（字守道），就以他的耐人深思的话语，显示他的人格与思想境界，显示有为的封建文人的情操。读者正可以一反三，从中获得教益。

石介在被举应试之时，一贫如洗，生计艰难。王侍郎见此，十分同情，于是借一次宴会的机会，送给他一顿饭食。每天吃粗茶淡饭的石介本可以接受这一美意，但他却谢绝了，而且还讲了一番道理。石介说，我并非不愿吃美味食品，只是今天吃您的一顿美餐，明天还要继续吃我的粗茶淡饭，

那时这"粗粝"之食就不太好咽下肚了，这样我会增加厌恶"粗粝"的思想，日子更加不好过，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惠赐。

朴素的话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它的深刻之处首先在于：石介把吃喝之事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人们的烦恼、苦痛，往往来于不能正确对待物质上的享受。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了某种生活（包括饮食）习惯或经历，一下子很难改变，当换了环境时，就不能马上适应，就会感到很别扭，甚至痛苦。因此，人们必须学会过艰苦的生活，才可能克服自身的弱点，求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其次，石介话语的深刻之处在于：人，作为一种高等动物，应该追求更高的境界。石介说："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过上美满富足的生活，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愿望，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如果心思一味扑在"膏粱"之上，在物质享受之外，没有精神境界的追求，其结果，只能是"暮厌粗粝"，精神空虚，生活无味，失去做人的意义。他的此一段话，表明他对单纯追求物质享受思想的警惕和追求心灵上具有更多自由的境界的卓识。他的话语，表明了他在重视人的低层次（衣食住行）的需要的同时，更重视人的高层次的（自尊、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那么，他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是什么呢？据《宋史·石介传》上记载："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盛"，"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可是这位发愤著书，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从不考虑个人的家计生活，以至弄到在自己死后"妻子几冻馁，富弼、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赡养之"的地步。（《宋史·石介传》）从石介的所作所为中，读者可进一步了解，石介的谢绝美味的话语，不仅包含了人人皆知的朴素真理，更显示着一位有为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本篇作者在记录石介的此一席话以前，以"固穷困学世无比"这几个字，对石介做了很高的评价，对石介的为人做了鲜明的提示。"固穷"，是安守贫困之意。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可见石介本是一个有理想、节操的人物，对于物质享受本不那么热衷。可是回王侍郎话时，他却专从物质享受角度谈起，以普通人的身份、从人之常情谈起，这样做，是使对方听了不起反感，更能体谅自己的心情，显得语气委婉，含蓄，态度诚恳。王侍郎本来就对他的"固穷困学"十分钦佩，现在见他不为物质享受所动，又增加了一分敬重之情。不但如此，石介还食时所表现的礼貌和朴素而耐人寻思的话语，又使他进一步增加了对这位苹苹学子的理解，使得他对石介更加敬重了。

独到的见识、高远的境界，并不一定都从长篇大套的议论和华美深奥的语言中表现出来。真理本身就是朴素的。由浅见深，由朴素中见美好，正是本篇人物语言的根本特色，作者已无需对人物的神态、仪止作描绘，

而一个耿介的、有思想、有境界的人物已经呼之欲出了。

（黎烈南）

田元均宽厚 ·欧阳修·

京师诸司库务，皆由三司举官监当，而权贵之家，子弟亲戚，因缘请托，不可胜数。为三司使者，常以为患。田元均为人宽厚长者。其在三司深厌干请者，虽不能从，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颜强笑以遣之。尝谓人曰："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闻者传以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选自《归田录》〕

这里叙写的是一位颇具才干的人的苦恼，在人们心目中，那些生活的强者们由于经常能成功地处理各种难题，他们的心情应总是很愉快的。本篇却告诉读者，他们其实并不是常常如此。田况（字元均）这位三司使，成功地拒绝了走后门的人们的请托，心中却有说不出的烦闷。作者就是在介绍他的才干的同时，又表现他的苦闷之情，让人们在笑声中深思这个人物的遭遇。

田况是一位敢于坚持原则的人物。他的这一性格，史书上也有记载。《宋史·田况传》说他"犖有大志"，"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同时他又是一位"宽厚长者"，为人很亲切随和，善于处理问题。为了突出他办事的才能，作者采用对照之法，先告诉读者了田况的前任们大感头疼的一件事。这些三司使们，常常被络绎不绝前来的走后门者纠缠得头晕脑胀，莫可奈何。原来，宋代三司以下的附属机构司库中的工作人员，都由三司使荐举。于是"权贵之家，子弟亲戚"，接踵而至，谋求美差，搞得三司使们坐卧不宁。从之不可，拒之亦难，他们哭也不得，笑也不是，"深以为患"。田元均上任以后，却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请托者们打发走了。他有什么法宝呢？作者告诉我们，他的主要法宝，是"笑"。作者惜墨如金，以极简单的笔墨介绍了这位三司使的才能。请托之人找上门来，他总给予"温颜"；请托者欲有所求，他总报之以"笑"。"温颜"与"笑"，包含很多内容，不宜粗粗读过。首先，对来访的客人，应热情招待，不失礼貌，因而须有"温颜"，须有

"笑"。其次，不能答应客人的要求，但若能晓之以理，亲切微笑，对方虽难满意，却也自觉无趣，因而不得不离去。此外，客人之种种请求、诘问之语和田况之苦口婆心的劝谕过程，也都包含在这简单的"温颜"与"笑"之中了。

然而，作者笔下的田况并不愉快。他的笑，须在"温颜"之外加一"强"字。"强"者，勉强之谓也。他的笑，不太自然，有几分做作。为了工作，出于礼节，他不得不如此。但是，作者告诉我们，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一贯"深厌干请者"。讨厌某种行为却须报之以欢颜，让工作责任感把自己感情的自然趋向紧紧束缚住，这位三司使大人怎么受得了？难以忍受可他居然受住了，而且不是一两次或十天半月，它一直持续了数年！无怪乎士大夫们"皆服其德量。"田况感叹说：我这酷似靴皮的满脸皱纹就是不断强笑出来的。常言说：笑一笑，十年少，而田却感觉自己越笑却苍老。这种感觉，正是身历其境、深味其苦之人才能说得出的体会，比喻又极生动，极形象，使人仿佛看见了这位宽厚长者的一副愁容，引人发笑，引人深思。

以极短的篇幅写出人物的才能和矛盾的心理，塑造了一位可敬又可爱的人物形象，是本篇最成功之处。它启发着我们：田况这样既有才干又常陷入苦闷之中的人，在生活中有很多，有待文学家以生花的妙笔描写之。（黎烈南）

两个宰相 ·欧阳修·

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哄堂大笑。〔选自《归田录》〕

这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纪实性小说，冯道与和凝，都是宰相，两人同在"中书"，即全国政务中枢办公，但两人的性格却完全相反，一个是急性子，一个是慢性子。

一般而言，小说不必写真人真事，而且，正如茅盾告诫的："第二是要谨防你的人物只成为某一个人物的模托儿。"因为这样不利于使人物有代

表性。但在我国，自古就有写真人真事的小说创作传统，并有"志人小说"的名目。即使是写真人真物，也应该写出人物的性格，艾芜说："人物性格掌握了，其它方面就活了。这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微型小说由于篇幅短小，不必提什么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性格刻画还是必要的。欧阳修的这篇志人小说虽然只八十字，但两个人物的形象却是鲜明的。

和凝看见冯道穿了双新靴子，问他多少钱一双。冯道是个慢性子的人，他抬起左脚，慢攸攸地说："九百。"冯道也刚买了双靴子，花了一千八百。他认为自己的价钱贵。"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责问之后，即加诟骂。一个"遽"字，写出人物的"急"，并不容别人申辩，就"诟骂"小吏。这里闹纷纷，和凝却纹丝不动，直待众人平息下来，他又慢慢地举起右脚，说："这也是九百。"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小说正以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就把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刻画出来了。

语言和动作是刻画人物的手段，但并非所有的语言和动作都是性格化的。因此要抓性格化的语言和动作。有经验的作家，永远拿些补充的小特征、小特性供给自己的人物。这些小特征、小特性在行动方面似乎没有作用，并不直接履行任何叙述上的任务，却能助其增加生命性，与艺术印象的鲜明性。这正是《两个宰相》在艺术表现上的特色。和凝听见别人问他新靴的价格，他不是一口气回答"每双一千八百。"而是举起一脚，说声"九百"，再举一脚，也说"九百"。这是很有特征的动作，从这个动作中，把人物的性格的"慢"就刻画出了。冯道听和凝说声"九百"，不询问其它，立即就责问小吏，他的动作正好表现了急。这些，仅仅是些小特征、小特性，但不因其小就失去展示人物性格的功能，相反，正因为"小"，反而有助于展示其人物的面貌。

这恐怕是将真人真事写得性格鲜明的宝贵经验。 （李 凡）

茅处士 ·张师正·

刘烨侍郎有别第在襄阳。烨卒，长子库部又卒，乃鬻其第，为茅处士所得。夜闻呼曰："我第尔何敢据？速出，无贾祸也。"凡三夕至，其声愈厉。茅叱曰："尔昔为人，今为鬼矣，尚恃贵气敢尔耶？若我擅居尔第，宜追我出。尔子不肖，不能保有先人旧

庐，售货于我，尚敢逐我耶？”言讫，反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选自《括异志》〕

●●

这篇作品内容十分简单，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但通过作者的巧妙安排，平中寓奇，淡中藏美，组织细密，通篇一贯，读后颇耐人寻味。

文章起首，写茅处士购得刘侍郎别第，引发出了人与鬼之间的一场斗争。刘烨，官居侍郎，在襄阳有一座本宅以外的外宅。“侍郎”，官职名称，唐宋以后封建王朝中央政府中六部所设的副大臣。任侍郎之职，官高爵显。刘烨死了以后，他的大儿子做库部这个官儿的，也死了。“库部”，是兵部所属的一个司，管理兵器、仪仗和乘舆。凡库部官员都可以称“库部”。“长子库部又卒”中的“库部”，是用官名借代为人的名称，“库部”的官小于“侍郎”，说明这个家庭正在没落。“库部”死后不久，他的后人就把这所宅院卖了。买到这所宅院的，就是茅处士。处士者，是古代对有学行而不愿做官的知识分子的尊称。茅处士购得这所宅院后，已死的“库部”心有不甘，就鬼魂显灵出来骚扰。于是，一场人鬼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这场斗争的特殊的地方，不是像平常那样以武力相搏，而是唇枪舌剑地对阵交锋。这里，既写了成了鬼的库部大人的横蛮无理，欺压生人；又写了茅处士的义正辞严，据理力争。茅处士搬进这所宅院后，半夜里，就听得有人大声叫喊：“库部来！”接着，进来一个人，戴着顶大帽子，后面跟着几个小鬼。他用斥责的口气对茅处士说：“我的房子，你怎么敢来占据？赶快给我搬出去，别招灾惹祸！”接连三个晚上，每晚“库部”的鬼魂都出现，声音也越来越粗暴。那末，茅处士又是怎么对待鬼魂的挑战呢？他开始引而不发，以静待动，看鬼魂究竟如何施其虐？到了第三个晚上，茅处士等到鬼魂把话说完后，反过来大声斥责他：“你从前是人，现在成了鬼啦，还敢这样摆官僚臭架子吗？如果我擅自占据你的宅院，你撵我走，也还有理由。明明是你的后人不好，不能保守先人的产业，把宅院卖给了我；这房子是我所有的了，你还敢来撵我走吗？”茅处士所说的话，句句在理，坚持了摆事实，讲道理，使“库部”鬼魂无言以对。

茅处士大义凛然地斥责了“库部”鬼魂后，反过来命令鬼魂赶快滚蛋，鬼魂自知理屈，只好悄悄地溜走了。

因为茅处士是个有道德、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以他和鬼魂作斗争，只能是据理力争，以理服人，这样才符合他的身份和性格。但他在与“库部”鬼魂针锋相对地以言辞诘难时，不是声色俱厉的谩骂，不讲道理；而是抓

住对方的弱点，指出鬼魂子孙的不肖，故不能保有先人的旧庐，将宅院卖给了外人。既然如此，怎么还有脸来骚扰别人呢？这就击中了对方的要害，最终达到了驱鬼的目的。还有，本篇运用了"对话"来表现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库官"鬼魂和茅处士所讲的话，既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当时的心态，又符合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客观环境，因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我们认为以上两点，可说是这篇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主要特色。

（欧阳周）

苏子由 ·张邦基·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墓，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艰；既入，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圹中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见有二冢相连，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见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饥色，饿于首阳之下，无以应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所。汝视我形貌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选自《墨庄漫录》〕

这篇小说主旨在赞扬苏轼兄弟为官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不任用私人。作品风格幽默，风趣，谐而不虐，颇给人教育和启发。

艺术技巧上，主要运用虚实结合和隐喻手法。

所谓虚实结合，即对苏辙（子由）采取虚写，而对苏轼（子瞻）采取实写，两种写法很恰当的统一在作品里。

故事开始，先写有一多年交情的朋友来请求苏子由介绍工作。文中所谓"求差遣"即谋个小官职的意思，按苏子由的社会地位和宋哲宗当时的社会风气，给老友安排个工作，似乎也不是难事。何况，朋友既然再三请

求，当然也有他不得已处。那么，苏子由对朋友的态度又如何呢？作者并未正面、具体加以说明或描写，而只是从侧面，用"久而未遂"四字，虚写一笔，不说苏子由如何拒绝，而说故人"久而未遂"，这就唤起一种想象的可能，让读者去设想，甲方和乙方过去可能的关系，双方在这事中的心态，以及说服故人是何等的困难等等。同时，这种虚写，也有引发下文的作用，使文章很自然地过渡到故人见子瞻。

苏轼对故人说笑话，才是文章实写处。他通过贫穷盗墓人与墓中人对话，婉转地表达了一种易被友人理解的想法或感受，使友人"大笑而去"。

故事讲述，盗墓人曾先后进入三座坟。在第一座中，他见到汉代富翁杨王孙。据说，杨王孙重病将亡时，遗嘱"裸葬"，自以为是"以返吾真"。他的朋友劝他不应如此，王孙回信说厚葬并无益处，他不想学其他人。这里隐喻苏轼想要保持"本色"的性格，如杨王孙那样以自己的行动来"矫世"，矫正世俗腐败风气，不同流合污，也不徇私情的态度。

在第二座中，盗墓人见到汉文帝。据说文帝临终前也留下命令，墓中不陪葬金、玉。因此其墓中"皆陶瓦"。在这里，苏轼隐喻自己作为朝廷官员，理应遵守法令、制度，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

在第三座中，盗墓人见到殷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周武王灭殷后，伯夷叔齐不与武王合作，逃到首阳山，由于耻食周粟，终于饿死在那里。宋神宗时，苏轼兄弟曾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多次受打击、排斥，甚至累遭贬官。这里以忠义千古的伯夷兄弟自况，说明作为一个坚守自己信念的人，在风云多变的官场，连自己都难以生存，更难保障朋友。

小说最后一句对话，更为生动有趣。盗墓人连续艰难盗开三座坟后毫无所得，但仍不死心，想再挖与伯夷相连的西边那座坟。伯夷对他说："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如果说伯夷是苏轼自况，那叔齐自然隐喻苏辙，个中意味不言自明。

苏轼才气横溢，妙喻连珠，含意蕴藉；他通过讲述看来荒唐的事，不仅表明自己的为人和品行，而且也最终为苏辙作了开脱。其出人意料处，不能不令友人开怀"大笑而去"。

总的说来，小说《苏子由》技法独具特色。虚写实写结合，虚写要言不繁，避免与下文重复；实处，采取隐喻手法，虚构一个出人意料的故事，一个盗墓人在富贵者的坟中竟一无所获。而且最后挖到的又是伯夷坟。尽管他在财产方面一无所得，但在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方面，都获益匪浅。文字进展，节节出人意料，然而又令人玩味。（马淑琴）

扬州夜梦 ·张邦基·

东坡先生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忽见一虎来噬。公方惊怖，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子夜术耶？"道士惊惶而退。〔选自《墨庄漫录》〕

●●

不足百字的一则笔记，不仅写出了一个离奇的梦的故事，而且塑造了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形象。读后令人感叹不已。

梦，历来就常被人涂上唯心的色彩。于是便有在梦上大作文章的巫师、术士，圆梦也罢，解梦也罢，不外胡诌一通，脱不开一个"骗"字。这则笔记中所写的妖道不似一般的巫师、术士，他以梦行骗比他人设计得更精心。这个心术不正的道士竟然给东坡先生变幻出一恐怖离奇的梦，以显示他的妖术。一会儿变幻出"山林间一虎"，一会儿变幻出一"紫袍黄冠"，先是以虎恐吓，再让"紫袍黄冠"出面搭救，然而偏偏遇到了不信邪的东坡先生。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东坡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义正词严，痛斥妖道。费尽心机策划的阴谋被揭破，妖道讨了个没趣，"惊惶而退"。正所谓"邪不干正，妖不胜德。"

正如清代戏曲家李渔所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这则笔记的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人物对话的描写中突出了个性色彩。东坡先生梦虎的第二天，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这是妖道在探石问路，这句对话暗示了妖道探询中包藏的祸心，一副小人得志的丑态，兴妖作法后的得意心情溢于言表。此时东坡先生立刻悟出夜梦真相。公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子夜术耶？"一番话表现出东坡先生不信邪、不怕邪，敢于斗争、毫不妥协的精神——凛然一身正气，这正是东坡先生正人君子的本色。这则笔记虽然仅有两句对话，但言如其人，"语求肖似"。使人物的性格塑造得更为形象、生动。

在这则笔记中，作者还显示了他卓越的驾驭材料的本领。这则笔记以"梦"为线索，循着"梦"——问"梦"——破"梦"这样一条主线组织材料，发

展情节，引导读者思考。开头先写东坡先生的"梦"，而把妖道隐藏在"梦"的背后。山林间遇虎得救，险而奇，这是作者设下的一个疑团。然后再写道士问梦，不相干的人却知道东坡先生夜梦恶虎，显然是妖道作法，但这里却只有暗示，没有明言，以期引起读者思考。最后写东坡先生破"梦"，妖道"惊惶而退"。于是尾与首相呼应，"梦"的疑团真相大白。这样精心的结构引人入胜，增强了这则笔记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这则笔记把一场正与邪的斗争表现得扣人心弦，把两个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而且惜墨如金，全篇仅用了八十二个字，真可称得上是精炼之极了。（刘书杰）

乌　巾　·张邦基·

荆公退居金陵。蒋山学佛者，俗姓吴，日供洒扫，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风堕挂壁旧乌巾，吴举之，复置于壁。公适见之，谓曰："乞汝，归遗父。"数日，公问："幞头安在？"吴曰："父，村老，无用，货于市中，尝卖得钱三百千，供父，感相公之赐也。"公叹息之，因呼一仆同吴以原价往赎，且戒苟已转售，即不须访索。果以弊恶犹存，乃赎以归。公命取小刀自于巾脚刮磨，粲然黄金也。盖禁中所赐者，乃复遗吴。吴后潦倒，竟不能视发，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尝令造竹器，亲说如此。时已年六十余，贫穷之甚，亦命也。〔选自《墨庄漫录》〕

这则笔记通过乌巾的辗转经历表现了大政治家王安石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作为后人，尽可以对王安石变法评头品足，因为历史是无情的；然而同是血肉之躯的人，读了这则笔记，却不能不为笔记中所塑造的荆公形象而心动。

做为主人赏赐仆佣钱财衣物是常有的事，然而能如王安石这样的周到和细心者却绝无仅有。笔记作者紧紧抓住了这一事件的独具特点精雕细琢，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大人物乐于助人而又平易可亲的形象。

"蒋山学佛者"，吴姓田家子到王安石身边，"日供洒扫"，自然无暇待

奉自己的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这种情况王安石一直记挂在心。“一日风堕挂壁旧乌巾，吴举之，复置于壁。”公适见之，谓曰：“乞汝，归遗父。”（乞，音 qì，遗，音 wèi，都是“给”义。）于是，这件“禁中所赐”的宝物就赏给了吴姓田家子。由此便开始了乌巾的辗转经历，而王安石对乌巾的下落关心备至，直到让吴姓田家子认识到这乌巾是黄金织成的宝物。这就是笔记描写的重心所在。

恩格斯说过：“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这则笔记的作者正是在王安石怎样做这一点上展开细致的描写。“数日，公问：‘幞头安在？’”幞头，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即指前文乌巾。当王安石听说乌巾“货于市中，尝卖得三百千”时，王安石“叹息之，因呼一仆，同吴以原价往赎。”赎归之后，“公命取小刀自于巾脚刮磨，粲然黄金也。”然后“复遗吴”。这一段，作者在细微处着墨，突出了细节描写，不仅写王安石对乌巾的下落一问二叹，而且写他派人“往赎”，并写他亲自动手于巾脚刮磨，形象地刻画了王安石在这件事情上的细心和周到。由于作者对“怎样做”描写得成功，所以王安石这个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产生了感人的力量。虽然笔记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王安石关心吴姓田家子及其老父的命运，然而却在王安石的言谈和行动中处处体现了这种好心。于细微描写中现真情，正是这篇文章的独具特色。

另外，这则笔记还采用对比的手法来表现人物形象。王安石对待乌巾，前后两种态度，判若两人。“禁中所赐之物”，又是“粲然黄金”织就，乌巾的价值自然不容置疑。王安石对此却从未放在心上，乌巾随便挂在墙上，任风吹尘落，外形已“弊恶”。（弊恶，破旧貌。）这样的描写表现了王安石于金钱财宝上的淡漠，的确是忧国忧民大政治家的本色。而一旦王安石把乌巾给了吴姓田家子，便时时惦记，处处关心，深恐吴姓田家不识其价值，如此不厌其烦。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鲜明的对比展现了王安石这个人物的性格光采：对己是淡泊以明志，对人是救助以为乐。

最后，笔记的作者交代了吴姓田家子的晚年情况，并说明这个故事是吴“亲说如此。”这样增强了这则笔记的真实性。而这则笔记中塑造的王安石形象，成为历史人物王安石形象的必要补充，给刚毅、果断，善于驾驭政治风云的荆公，涂上温和的人性色彩，使人们更尊敬中国封建社会这个伟大的改革家。

（刘书杰）

吕公试墨　·张邦基·

世传吕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时进士，能作诗，传者仅百首，往往卖墨世间。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谈《易》。众请讲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帏直入。邵恶之，掩卷而问曰："何来？"曰："卖墨耳。适闻讲《易》至小畜，其说非是。"邵惊，遽揖之坐。墨者脱履置于案上，取墨一丸，曰："墨价十千。"一坐皆笑。墨若纳履，取砚涤之，试墨，置日影中。贮墨而出曰："抵暮复来，当知十千非贵也。"邵且笑且骇。少顷，视砚墨之所濡，彻底为黄金，与日影相耀。邵悔恨不已。必吕公也。

〔选自《墨庄漫录》〕

●●

这则笔记讲了一个传奇故事，意在警世。它通过吕公卖墨、试墨的故事，写了得道之士吕公墨迹留金，出神入化，并深刻讽刺了妄谈《易》经，招摇过市的邵氏。

"文学作品的情节结构，是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作品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这则笔记正是这样。它的故事情节很富有戏剧性，常以出人意外之笔，把故事情节不断推向高峰，从而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主题。

故事从"众请"邵氏"讲于佛舍"开始，"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帏直入。"（《小畜》，《周易》六十四卦之一。"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褰，音 qiān，揭义。）这是情节中的第一个起伏。在佛舍里讲《易》经，场面自然很严肃，忽然来了"褰帏直入"的墨者，风波陡起。墨者虽是青巾布衣，但不同凡俗，接着就指出："适闻讲《易》至《小畜》，其说非是。"邵氏确实徒有虚名，在真人面前现了原形，"邵惊，遽揖之坐。"（遽，音 jù，急义。）邵氏的惊恐和窘急说明他本来就心虚，与吕公（即墨者）的胸有成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吕公试墨是这则笔记的高潮。这一场面描写得很精彩，严肃的讲经会被搅乱了，喧宾夺主，讲经人被冷落在一旁，"墨者脱履置于案上。取墨一丸，曰："墨价十千"，于是"一坐皆笑。"而吕公却旁若无人，从容试墨，"少顷，视砚墨之所濡，彻底为黄金，与日影相耀。"故事在高

潮中结束。这样的情节安排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读者的心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一惊，二叹，三疑，四悟。惊的是"墨者"狂荡不羁；叹的是邵氏虚名欺世，不堪一击；疑的是墨的价值，卖墨者的神秘；最后悟出本文警世的深义，在这一连串的思考中，吕公和邵氏这两个人物形象鲜明，宛如立在读者眼前。

这则笔记不仅情节安排巧妙，高潮迭起。而且注重通过行动描写、对话描写、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写吕公"褰帏直入"，"脱履置于案上"和"贮墨而出"，恰如其分的表现了他狂荡不羁的性格，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确是得道之士。而他的对话则表现出胸有成竹，充满自信，产生了威慑人心的力量。

对于邵氏这个人物，作者着力描写他事件前后的心理变化，表现他的色厉内荏，徒有虚名。从吕公直入佛舍之后，随着情节的展开，邵氏的心理亦不断变化。作者先是写他"恶之"，因为吕公打断他讲经，写他"掩卷而问曰：'何来！'"表现他的傲。一旦吕公揭了他的老底，指出"其说非是"，于是又写邵氏的"惊"，"遽揖之坐。"在吕公试墨时，写邵氏是"且笑且骇"，这里虽仅用了四个字，但真实表现了邵氏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他"骇"的是刚刚受了一场奚落，心暂时还没有安定下来，更怕"墨者"再有惊人之举；"笑"是因为"一坐"皆不信"墨者"，他也要看墨者出丑，抱着侥幸的心情。直到最后墨迹留金，邵氏方才醒悟，"惋恨不已"确实写出他此刻羞愧心情。

另外，结构谨严，首尾呼应是这则笔记的又一特点。故事以卖墨为中心环节，围绕"墨者"引出离奇故事。首尾呼应交代了"墨者"即吕公的事件真相。尤其是结尾一句："必吕公也。"中的一个"必"字，以此表示推断，反映了作者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刘书杰）

葛秀才强记 ·费 袞·

江阴士人葛君，忘其名，强记绝人。尝谒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轩骜。葛敝衣孑孑来，揖之殊不顾。葛心不平，坐良久，谓之曰："君谒太守，亦有衔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请观之，其人素自负，出以示。葛疾读一过，即以还之，曰："大好。"斯须见守，俱白事毕，葛复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窃为己有，适以为贽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请诵之。"即抗

声诵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视此人，且杂新之。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郤退，归而惭恚得疾几死。

葛浮沉闾里间，家傍有民张染肆，置簿书识其目。葛尝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翻阅。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书皆烬焉。物主竞来索数倍责偿，民无以质验，忧扰不知所出，其子谋诸文曰："吾闻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记，渠昨过吾家，尝阅此籍，或能记忆，盍以情叩乎？"即日父子诣葛，言其状，葛笑曰："汝家张染肆，且吾何从知其数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壶酒来，当能知之。"民喜，亟归携酒肴至。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月日、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民持归，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选自《梁溪漫志》〕

这篇小说通过记叙葛秀才捉弄以文章谒见太守的某官人和为洗染店老板复述帐本内容这两件事情来表现他的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的神奇本领。小说描绘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使人读来，形象鲜明，兴味盎然。

葛秀才是江阴人，作者虽然不知他的名字，但却强调了他"强记施人"的特长。故事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叙述、进行描写的。在短篇小说中，作者不可能面面俱到，限于篇幅，只能抓住人物的某一特征加以突出表现，将人物活现出来。作者是深知这一点的。

作者集中选取了两段具有典型性的事例来刻画人物的特点。第一个故事叙述了葛秀才凭借自己记忆力过人的特长巧妙地戏弄了那个自鸣得意，傲气凌人的官人。这位官人在谒见郡守之前准备了一篇精心构思的绝妙文章。他对此非常自负，以为郡守见了一定会嘉许称赞并会让自己做官的。他太看重自己了，外表也自然表现得不同凡响："意象轩鹜"，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而同去谒见郡守的葛秀才"敝衣孑孑来"，一副落魄潦倒的穷酸像。与这位官人相比自然逊色得多。于是官人便更加傲慢无礼！对于葛秀才的打恭作揖"殊不顾"。这就触怒了葛秀才。小说这部分可以说是故事的开端，交代了葛秀才何以要捉弄官人的起因。

葛秀才不平之余，便想出了捉弄这位狂妄自大的官人的具体办法。"坐良久，谓之曰：'君谒太守，亦有衙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请观之，其人素自负，出以示，葛疾读一过，即以还之，曰：'大好'。愚蠢自负的官人

不知道自己在洋洋自得的飘飘然中便中了葛秀才的计策。这段描写，是小说情节的发展，暗示了葛秀才设计引诱官人落入圈套的情节。

他们一同谒见太守，把来意一一表明之后，葛秀才给官人来了个出其不意的下马威："复前曰：'某敝箧之文，此官人窃为己有，适以为赞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请诵之。'即抗声诵其文，不差一字。"这段描写将小说故事情节推向高潮。葛秀才的语言神情，简直呼之欲出，颇富戏剧效果。这是作者这篇小说最精采的几笔，

小说的结尾部，写官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无以自解"，毫无精神准备，"仓皇郤退"，败下阵来的尴尬处境。这与前文所描写的"意象轩骞"、"殊不顾"和"素自负"的傲慢狂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写他"归而惭恚得疾几死"，是与他自高自大神情的反衬。这样写有极强的对比效果。

第二个故事则写葛秀才急人之难，以自己"强记绝人"的特殊本领救助遭受火灾、面临破产境地的洗染店老板，作者突出写葛秀才只是"尝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翻阅"，便可以将店家帐目细则数百条详为例举，且"无毫发差"。其记忆力实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由这个故事而表现葛秀才具有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而不计较回报的品质。本来洗染店老板遭了火灾就够倒楣的了。加上帐目被毁，无从核对顾客的财物。顾客便趁机敲榨高于原物几倍的赔款。这无异于将店主人往绝路上逼。与这些顾客的行径相对照，葛秀才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在危机中帮助了店主人，就连这些原打算敲榨一笔钱财的顾客也不得不惭愧得"叩头骇伏"了。作者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将两类人在特殊情况下的表现对照描写，不仅突出了葛秀才强记过人的特长，也展示了他优良的道德品质。这是一篇长于写人的短篇佳品。

（祁晓明）

道人堕盗计 ·费 袞·

高邮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驰数百里，气势猛壮，非得树不能止；为盗，寝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邮阛阓间，日则张食肆，夜则为盗。一日晨起，方坐肆间，有道人来食汤饼，食已，邀尉至闲处，呼为师父，且拜之。尉讶之曰："何为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师下远甚。闻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愿偕师

行，庶凭藉有所获。”尉许诺，使之先往，道人即驰去。逮夜，尉张灯闭肆，怒其仆执事不谨，殴之，仆纷拏不服，乃呼逻者，厢官俱系之，须翼日送郡。尉密谓逻曰：“吾与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窜，若姑纵吾归，明当复至。”逻许之。尉得释，即逾城驰二百里至楚城外，咚咚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见喜甚。尉自屋窗入，约道人伺于外。既入其室，视所藏金珠锦绮，烂然溢目，即以百缣掷出道人分两囊负之。斯须，尉复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为怠己，不如杀之，即拔刃断其首，随坠地，视之，则纸所为也。尉由他户复驰归高邮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负重行迟，为追者所及，执送楚州狱，自列与尉同为盗状，州为檄高邮，高邮报云：“是夕，尉自与仆有讼，方系有司，无从可为盗也？”道人终始堕其计，卒自伏辜。〔选自《梁溪漫志》〕

●●

这篇小说叙述了一个自作聪明的道人谋财行盗，劫货杀人，终于咎由自取的故事。小说情节跌宕，环环紧扣，头绪虽多而线索明晰，叙述语言简洁，是篇以情节取胜的佳作。

小说首先交代了尉九是一个白天开小吃店，夜里偷盗的不法分子，特别交代了他的疾足善走的专长：“日驰数百里，气势猛壮，非得树不能止。”这就为下文设计陷害道人埋下了伏笔。

接着叙述了道人贪财，想凭借尉九而“有所获”。于是拜尉九为师，相约明日共同行窃的经过。这是故事的开端，交代了事情的起因，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作者紧接着展开了另一条线索：尉九当天夜里因殴打伙计，伙计叫来巡逻的官吏，于是被捉入衙门。这一段叙述使小说波澜骤起，情节更加复杂。作者简洁明了地交代了故事的两条线索：道人与尉九相约行盗和尉九因事被拘。

随后，故事沿着第二条线索展开：尉九向看押的巡吏保证，如果放他今晚回家，明日一定会回来，一定不会逃掉。于是“逻许之。尉得释，即逾城驰二百里至楚城外，咚咚方二鼓矣”，尉九凭借自己“疾足善走”的特长，用了不大一会便跑了二百里地，没有误了与道人的约会，“道人果先在，相见喜甚”。道人当然不知道尉九这段经历，更不知道他是疾驰而来。这就为下文道人中计作了明确的暗示。

以下便是叙述尉九如何让道人等在屋外，又如何将金珠锦绮掷出，盗

窃活动进行得异常顺利，道人见财而起杀心："思天下惟尉为愈己，不如杀之，即拔刃断其首，随坠地"，到这里读者都觉得在意料之中，然而，小说由此从故事的发展进入高潮，尉九早就料到道人贪婪成性，必然对自己下毒手，于是以纸人"复由屋窗出"，自己则"由他户复驰归高邮就逮"去了。使道人在得意之中钻入预先设下的圈套。小说并没有正面叙述尉九如何设计、如何筹划，如何给自己留退路，而是在第一条线索的进行中逐步透露出尉九的精心策划。尉九的命运怎样？在读者说来一直是吸引他们看个究竟的悬念，这正是小说布局构思的巧妙所在。小说的结构可以有两条以上的线索，常常是以其中一条为明线，另一条为暗线，而暗线则往往是故事的主要内容赖以包孕的所在。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以明线造成悬念，吸引读者往下读，而暗线则恰到好处地把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明线和暗线并行叙述而在高潮处交汇，这正是作者写作的精彩之处。

故事的结尾写道人因为将金珠锦绮"分两囊负之"，"负重行迟，为追者所及"，虽然被"执送楚州狱"，仍然自作聪明："自列与尉同为盗状"。企图减轻罪行，然而这一着尉九也预先想到，依仗自己疾足善走，连夜早就跑回高邮衙门，致使看管官吏出而证明自己不可能到楚州为盗，从而让道人的企图又落了空。

这篇小说中的尉九，而然不能算是一个正面人物，作者在叙述中赞许一个"寝淫傍郡，淮人皆苦之"的盗贼的机智敏捷，似亦未必可取。然而对于那个自以为聪明，实则愚蠢且又贪婪，狠毒的道人的嘴脸的刻画，却入木三分。而道人的从始至终堕入尉九的陷阱这个故事的精彩叙述以及明暗线索的巧妙运用，使小说在艺术技巧上表现出独特的优点，这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祁晓明）

江东丛祠 ·费袞·

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相与营葺，土木寖盛。有恶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庙，肆言诋辱。巫骇愕不知所出，聚谋曰："吾侪为此祠，劳费不赀，一旦为此子所败，远迩相传，则吾事去矣。"迨夜，共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状，若固知之，傥因成吾事，当以钱十万谢若。"少年喜，问其故，因教之曰："汝质明，复入庙詈辱如前，凡庙中所有

酒肴，举饮啖之。斯须，则伪言受械祈哀之状，庶印吾事。今先赂汝以其半。"少年许诺，受金。翼日，果复来庙廷，袒裼翼呼，极口丑诋，不可闻。庙傍民大惊，观者踵至。少年视神像前，方祭赛罗列，即举所祀酒悉饮之，以至肴馔无孑遗；旋俯躬如受挚者，叩头谢过。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窍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传。傍郡祈禳者云集，庙貌绘缮极严，巫所得不胜计。越数月，其党以分财不平，诣郡反告：乃巫置毒酒中杀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余分隶诸郡。灵响讫息。

〔选自《梁溪漫志》〕

这是一篇写巫祝利用老百姓的迷信心里，骗取钱财，陷害人命的小说。它生动、有力地揭露了宗教迷信的危害性、残酷性、欺骗性。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在艺术手法上，这篇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善于制造悬念，引人入胜，吸引读者一口气读下去。文章一开始，即情节的开端部分，就写道："江东村落间，有丛祠。"丛祠，就是荒废破败的神庙，它不在人烟阛市，而是在僻静村落之间，颇带几分神秘、阴冷、萧条的色采和气氛。

下文，自然就是"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相与营葺，土木寖盛"。寖盛，就是日益兴盛，也就是说神庙越修越好。正当庙里香火越来越旺，神庙日渐完好的时候，忽然，风波陡然掀起。有个无赖少年因为醉酒，平日又不信神，他跑到神庙里放肆地大骂了一通菩萨。由此就形成全文的一个总悬念。读者看到这里自然会想，乡民会对少年怎样？巫祝将怎样处置他？这件事可能引发怎样后果？人们多半是怀着一种渴望解答的心情，去探究下文的。

在情节的发展部分，作者并不一下子把结果都说明白，而是剥竹笋似的，一层层，一步步的细细道来，这其实也是制造悬念，调动读者的推理、想象能力。

文章第一层，先写巫神们在一起商量："吾侪为此祠，劳费不赀，一旦为此子所败，远迩相传，则吾事去矣。"大意是说，我们为建这座庙，花费了不少钱，一旦真情被这个少年败露，我们的事情就完了。按常理说，巫师在一起商量的内容一定很多，但是作者在这里只是写了巫师们的忧惧心情，写了他们害怕可能会有的经济损失。因为，他们把神庙当作"摇钱树"，一

旦他们失去了诈骗钱财的神庙，一旦乡民不再信服他们的迷信活动，其后果，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可怕的。从这里，他们萌发了杀人的念头。作者聪明之处，就在于不直接写这群巫师的杀人动机，而是含蓄地写出了可能产生作案动机的诱因。文章第二层，写巫师们以十万钱笼络、收买无赖少年，让他天亮之后再到庙里去，像上次那样破口大骂，把供案上所有酒肴统统吃掉，然后，假装受到冥冥之中鬼神的责罚，哀告求饶，以此来印证这个庙正象巫师所说的，的确有鬼神存在。作者在这里写出了巫师作案的手法，但是不只是部分的、表面的手段。从表面上看，巫师仿佛在祈求无赖少年，请他配合宣传鬼神，而且，为此不惜付出重金，作出了巨大让步，可是，巫师这样做，骨子里安的是什么心，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是很乖巧地用了一个伏笔："凡庙中所有酒肴，举饮啖之。"巫师对无赖少年的这一要求，似乎很普通，但却包含着残酷的阴谋。这个阴谋，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同时也把故事情节推向高潮。

在高潮部分，前边的几处悬念都清楚地得到解答。少年在神像前按巫师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去作，当他正对神像叩头谢过时，"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窍皆流，即仆地死"。读到此处，人们一切都明白了。这显然是一件有预谋的充满欺骗性的谋杀案。

小说结尾部分，并不是直线式的急转直下，而是再造一次声势，写巫师如何得计，"里人益神之""傍郡祈禳者云集""巫所得不胜计"。就在这热闹非凡之时，忽然之间，"其党以分财不平，诣郡反告"。于是魁首伏法，其余人都得到应有的惩治。从此，"灵响讫息"，香火冷落。结尾部分的一起一伏，也是对悬念的补充性解答。它告诉人们，少年虽死，引出的积极的结果则是让乡里人认识了巫师的真面目，在一定范围虽破除了人们盲目的鬼神迷信。文章结尾处，小说的主旨也仿佛从故事题材中浮现出来。

（马淑琴）

包孝肃 ·沈括·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贵状，汝第呼号自辨，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贵状。因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

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小人为奸，固难防也。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选自《梦溪笔谈》〕

●●

本篇所记，乃是北宋著名清官包拯的一件轶事。

包拯(999—— 1062)，字希仁，合肥人。宋仁宗时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他为人刚毅峭直，审案公正，"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拯笑比黄河清"(黄河水清是罕见之事，以比喻包拯脸上难得有笑容)。当时民间百姓包括妇女儿童都知道他的名声，称他为"包待制"。他死后谥号孝肃。自宋朝以来，历代都有以包拯的事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他铲除凶暴、断案如神、为民伸冤、声张正义的动人故事，在人们心目中，"包公"一语早已是"铁面无私的清官"的代名词了。

作者沈括基本上是与包拯同时代的人，他著《梦溪笔谈》是在 1083 年之后，此时包拯才去世二、三十年，想必关于包拯的事迹，人们不会淡忘；作者没有去咀嚼人所共知的东西，也未乐道于包拯的卓著政绩，他另辟蹊径，选取了包拯一次办案的失误，从而揭示了"小人为奸，固难防也"的深刻主题。

小说第一句先写包拯尹京(任京兆尹，即知开封府)之时，"号为明察"。但接下来却记述了一件他受人蒙骗的事，令人读来，颇有兴味。开封府里的一个吏员因"受赇"(接受贿赂)，与犯人串通起来，欺骗包拯。包拯没有"明察"，竟上了一当。小说中的吏员长期在府衙当差，早已摸透了包拯的脾气，并深谙狱讼的程序，所以当一"编民(指编有户籍的平民)犯法，当杖脊(受杖刑，用木棍打脊背)"之时，他就胸有成竹地对犯人说："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指判决书)，汝第(只要)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事情的发展，正如小吏所预料的一样，包拯毫无察觉地受到了欺骗。包拯审完犯人，"付吏责状"时，犯人按小吏事先教给的办法，"分辩不已"，小吏就大声喝斥犯人"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以此激怒包拯。果不其然，包拯上当了。他一生"恶吏苛刻"，按《宋史》记载，按宋朝旧法，诉讼人不能直接来到大堂之下告状，而包拯却大开府门，"使得立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如今，这个小吏竟敢在包拯面前明目张胆地大施淫威。包拯认为他"市权"(卖弄权势)，怎能不怒火中烧，因而"捽(揪)吏于庭，杖之七十"。这些描写，把一个刁滑的小吏的形象刻画得生动逼真，也

把包拯嫉恶如仇的火爆脾气充分展示出来了。包拯由于重责小吏，"以抑吏势"，却不幸正符合了犯人向小吏行贿的愿望，包拯"特宽囚罪，止从杖坐"，只判以惩治从犯的杖刑，没有当作主犯施以杖脊的刑罚。就这样，小吏利用了包拯不满胥吏"市权"的刚正性格，导演了一出苦肉计，使罪犯免受了应得的惩罚。难怪作者在篇末感慨道："小人为奸，固难防也。"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把主要的笔墨用在刻画小吏的形象上。小吏的贪婪、奸滑刻画得十分成功，包拯上当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了。从故事中引出的教训也就有了典型性。（于河海）

蒋堂侍郎 ·沈括·

蒋堂侍郎为淮南转运使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使人，独不肯去，须责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回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隶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蒋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为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乃天章阁待制杜杞也。〔选自《梦溪笔谈》〕

蒋堂，字希鲁，常州宜兴（今江苏省宜兴县）人，曾任监察御史、左司郎中等职，死后转赠吏部侍郎。在宋朝，他是个有政绩、有名望的人物，《宋史·蒋堂传》说他遇事"毅然不屈"，对待年轻一代能"延誉晚进，至老不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能重视人才，为国荐贤，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个故事，是写他做淮南转运使时的一件小事。

"蒋堂侍郎为淮南（宋朝路名，为全国十五路之一，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转运使（官名，掌一路或数路财赋，并督察地方官吏）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旧时认为冬至是"阳气起，君道长"，故为书相贺。宋时重视冬至，与年节相当），皆投书即还"。文章开头简述各县送贺书的一般情况。

接着详述其中一县的投书人一定要索取回信，否则坚决不走，并说："宁得罪，不得回书不敢回邑。"

"时苏子美（苏舜钦，字子美，北宋诗人）在坐，颇骇怪，曰："皂（zào）隶

(差役)如此野狠(蛮横无礼),其令可知。"苏舜钦认为差役如此不讲理,则该县令更可想而知了。写苏舜钦的看法,以衬托蒋堂。

"蒋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蒋堂却从差役坚决不走以及"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的话分析,认为该县令一定精明干练,因为他能使部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轻慢他的命令。这里用对比的写法,表现出蒋堂独具慧眼善於识人的特点。

"子美归吴中(今江苏省吴县)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略写蒋堂经过调查,证明他对县令的判断是正确的,因而写信告诉苏舜钦。

"遂为之延誉,后卒为名臣。"从此,蒋堂替这位县令传播美名,后来这位县令终于成为朝廷的名臣。写出蒋堂奖掖后进的优点。

"或曰乃天章阁(北宋宫中藏书阁,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职)待制(唐时为皇帝顾问官,宋时为加给殿阁文职儒臣的衔名)杜杞(字受言,曾官提举江南西路茶盐常平事)也。"篇末点出那位精明强干的县令的名字。

本文以极短的篇幅,写出蒋堂是个颇有见地、极善识人的人。他爱惜人才,亲自为有能力的人传播美名,为国荐贤。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象蒋堂侍郎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难怪直到他死后,还转赠为吏部侍郎,在《宋史》中给他立了传。 (张 蔷)

吴中士人 ·沈 括·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僧家,顾谓一骆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速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蔡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骆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给坐客耳。李乃杖骆卒,使衙司白士人出城。郡像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

〔选自《梦溪笔谈》〕



沈括在他的闻名于世的综合性学术专著中杂有笔记小说，本已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了，而这篇小说还刻画了像吴中士人这样一种贪图虚荣、吹牛撒谎、哗众取宠，厚皮涎脸的典型，就更让人耳目一新了。

这个吴地的读书人在一次由转运司主持的考试中，有幸得中解头（考试的第一名），于是他"以此自负"，吹牛撒谎，喜好"附托显位"，在众人面前装作和达官显贵往来密切，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使人相信自己的"高贵身份"，他耍了一个小聪明，竟经过周密策划冒充常州知府侍御史李制的好朋友，招摇骗人。小说着力记叙了这一令人可笑可鄙的事，刻画出这个读书人可憎的嘴脸。一次他带着朋友在妓院喝酒，回顾对一个"驺卒"（衙门里的差役）说："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看他的口气有多大，堂堂的侍御史在他口中成了"李二"，看他的派头有多大，竟让知府大人速派管事的给他送酒肴来，真是语惊四座了。在众人眼里，这个读书人的话还真灵，因为一会儿工夫，"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洁（丰盛精美）"。这是多么大的面子啊！谁知他的这一花招在偶然之中被戳穿了。因为恰好有位治疮的医生正好也在那里，见到这件事，后来在侍御史家中提起此事，李制非常奇怪，派人把那个"驺卒"捉来一问才知，原来是那位读书人向兵马都监借来这个差役，指使他从饭店买的"饮食"，用以欺骗他的座上客。真象大白，李制让兵司都监赶走了这个招摇撞骗的士人。作者以简洁的文笔把这个曲折的故事叙述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对士人的一句语言描写，把这个人物的丑态形象地勾勒出来。最妙的还是最后一笔。这个读书人被驱赶出城，跟他相好的人去送行，当向他"仓卒遽行，当何所诣"时，他竟然大言不惭地又吹嘘起来，说是"且往湖州依庞九耳"。小说开头交代了"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他说去投奔的"庞九"就是这位排行老九、谥号为庄敏的庞公。这个士人真是恶习难改，令人可气可叹。这一笔描写最终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刻画。

小说语言洗练简洁，虽只有二百字，但情节生动完整，层次分明有序。一开始，先总写一笔，交代士人得以自负的资本，并用"附托显位"四字点出士人的个性特征，以此总领全篇。然后一句插叙："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表面看，这句游离情节，其实这是作者有意设下的一个伏笔，下文所写士人摆阔吹牛无不与这二人的身份有关。后面写"薛医"的"语及"和李制的调查而使士人的骗术败露，虽然涉及人物、事件不少，但文字极为精练，行文有条不紊，如：

"有一薛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

仅用"在"、"见"、"至"、"语"四个动词，便将其活动交待清楚，使故事情节得以发展。小说最后以士人"巨往湖州依庞九耳"扣住他"附托显位"的特征，又以"闻者莫不大笑"戛然收笔，令人回味无穷。

此外，本篇巧用讽刺手法，只让士人说了两句使人发笑的话，就把他那鲜明的个性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这里沈括既无评论，又无夸张，而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和语言，去表演自己的可笑之处，因而就更具有真实性。　　（于河海）

李侍读魁梧善饮　·文　莹·

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禹禁号为李方回。真庙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公居常寡谈，颇无记论（疑当作"颇能记诵"，见《青琐高议·李侍读》），酒至酣，则应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剧"字疑衍），引数大酔（"引"疑当作"饮"），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酔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不及于此。　　〔选自《湘山野录》〕

描写人物，除了概括叙述外，还需把人物放在具体环境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描写。作者正是用这种笔法写李仲容其人的。

故事开头，以简洁的语言，概括叙述了李仲容的特点，"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禹禁（禁，指皇帝居住地。此指开封府、河南府）号为李方回。"正面叙述了李仲容身体魁梧并善于饮酒。"真庙（指宋真宗赵恒）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用对照的手法写李仲容善饮，"公居常寡谈，颇能记诵，酒至酣（hān，饮酒尽量），则应答如流。"叙述李仲容的另一特点——酒后善谈。接下来，作者通过李仲容与宋真宗饮酒的场面，细致刻画李仲容的性格特征。

"……真宗命巨觥（gōng，酒器）俾（bǐ，使）满饮……饮数（shuò，多次）

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李仲容虽用巨觥喝了许多杯，已大醉，但还神志清醒，不失礼仪，请求真宗撤去巨觥。接着，真宗向他提出一个难回答的问题：“何故谓天子为官家？”回答皇帝的问话是很难的，有时实说不行，不实说也不行，说坏不行，一味说好而没有道理也不行。虽在平时回答也往往得不到皇帝的赞许，又何况酒后！可李仲容却立即应答。“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他的回答敏捷巧妙，有理有据地颂扬了皇帝，当然要博得皇帝“甚喜”了。

他们又慢慢地喝了几杯酒，真宗又说：“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李亟（jí，急切）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在真宗的称赞下，李仲容急表决心：“今后只有一辈子忠君孝亲。这样的回答就更合上意了。

就这样，在叙述李仲容与真宗皇帝一同饮酒、谈话中，生动地刻画出侍读李仲容不但“善饮”而且酒后“善谈”的特点来。正如作者所说，一般人“心纵冥搜，不及子此。”

本文只写了李仲容的一个生活侧面，但李仲容的形象却极为鲜明、突出，令人难忘。（兰虹　张健）

柳开轻言自炫　·文　莹·

如京使柳开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而尚气自任，潘常惮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谒江浒，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见中堂扃鐍甚秘，怪而问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无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慑夷夏，何畏哉！”即启户扫除，处中而坐。阆潜思曰：“岂有人不畏鬼神乎？”乃托事告归，请公独宿。阆出门密谓驿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轻言自炫，今作戏怖渠，无致讶也。”阆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袴褐，吐兽牙，被发执巨棰，由外垣而入，据厅脊俯视堂庑。是夕，月色倍常，洞鉴毛发，柳曳剑循阶而行。阆忽变声呵之，柳悚然举目。再呵之，似觉惶惧，遽云：“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于忤，幸赐恕之。”阆遂疏柳生平幽隐不法之事，厉声曰：“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

摄，便须急行。”柳怃然设拜，曰：“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诚有厚报。”言讫再拜，继之以泣。阎徐曰：“汝识吾否？”柳曰：“尘土下士，不识圣者。”阎曰：“只我便是潘阎也。”柳乃速呼阎下。阎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潜遁。柳以惭恶，诘朝解舟。　〔选自《续湘山野录》〕

为人轻率自负，随意说大话的人，到处都可能受到讥嘲和羞辱。故事的主人公柳开就是这样。

柳开和潘阎是颇为要好的朋友，柳开好意气用事，而且很自负，潘阎常为此嘲笑他。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端拱（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人居于彼，迎谒江涘（sì，水边），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见中堂扃鐍（jiǒng jué，锁扣）甚秘，……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无人居，已十稔（rěn，年）矣。”细致描写了中堂的神秘景象和驿吏的情况介绍。听了驿吏的话，柳开放言说：“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詟（zhé，恐惧）夷夏，何畏哉！”立刻叫打开中堂门，打扫一下，就在室中坐下。潘阎暗想：“岂有人不畏鬼神乎？”于是他：“托事告归，请公独宿。”并悄悄地对驿吏说：“柳公是我的老朋友，常爱说大话，我要吓他一下，你别害怕！”叙述柳开的自我吹嘘，引起潘阎恶作剧的决心。

夜幕降临，潘阎化装得十分可怕，“黛染身，衣（yì，穿）豹文顿鼻（围裙），吐兽牙，被（pī，披）发执巨椎……”他来到驿馆，“由外垣而入，据厅脊俯视堂庑（wǔ，堂下周围的屋子）。是夕，月色倍霁（jì，晴），洞鉴毛发”，细致地描写月色，衬托故事气氛。“柳曳剑循阶而行。”看到柳开曳剑而行的样子，潘阎的恶作剧开始了，“阎忽变声呵之”，听到这声音，“柳悚（sǒng，恐惧）然举目。再呵之，似觉惶惧，遽云：‘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忤，幸赐恕之。’”柳开已有恐惧之意。因而请求饶恕。潘阎再紧逼一步，“遂疏（分条指出）柳生平幽隐不法之事，厉声曰：‘阴府以汝积戾（lì，罪过）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听了这话，柳开慌忙下拜，说：“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诚有厚报。”说完又拜，并“继之以泣。”柳开对鬼神不仅畏惧，而且对之跪拜、哭泣，甚至想以“厚报”向鬼神行贿。至此，潘阎的目的已经达到，恶作剧也该结束了。潘问：“汝识吾否？”柳惊魂未定，说：“尘土下士，不识圣者。”阎说：“只我便是潘阎也。”恶作剧

揭穿，柳开连声叫他下来。潘阆知道柳开的性情急躁、暴烈，哪敢下来，当夜就逃走了。

虽然是朋友间开玩笑，但想起自己前面的话"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吞夷夏，何畏哉！"柳开十分惭愧，次日天一亮就上船走了。

故事写得详略有致，情节曲折。读来引人入胜，意趣隽永，堪称佳作。（兰虹　张健）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　·文　莹·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而复内惧。妇翁死，哭于柩，其孺人素性严，呼入缞幕中诟之曰："汝哭何因无泪？"渐曰："以帕拭干。"妻严戒曰："来日早临，定须见泪。"渐曰："唯。"计既窘，来日以宽巾湿纸置于额，大叩其颡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妻惊曰："泪出于眼，何故额流？"渐对曰："仆但闻自古云'水出高原'。"鸿渐秋赋警句曰："陈王阁上，生几点之青苔；谢客门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难，以凉德尽掩之，然不闻有遗行。

〔选自《湘山野录·卷中》〕

●●

这则小故事，写安鸿渐随机应变，有滑稽才能。

故事开头，用一句话概括介绍安鸿渐的特点——"有滑稽清才，面复内惧（怕老婆）"所谓"滑稽"，是说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安鸿渐就正是这样一种人。

接着，从具体事件中，以对话的方法，描写出他的这种特点。

"妇翁死，哭于柩（jiù，装着尸体的棺材），其孺人（指安的妻子）素性严，呼入缞幕中诟（gòu，辱骂）之曰："汝哭何因无泪？"渐曰：'以帕拭干。'妻严戒曰：'来日早临（lìn，哭吊），定须见泪'。"

安鸿渐轻而易举地应付了妻子的责问。然而妻子却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明天早晨哭吊时，必须见眼泪。再以"用手帕擦干了"的话来应付，显然不行了。怎么办？这位"有滑稽清才"的安鸿渐，很快想出了高招："来日

以宽巾湿纸置于额，大叩其颡(sǎng 额)而恸(tòng 大哭)。"安鸿渐的新招数终究逃不过妻子的严查，"妻惊曰：'泪出于眼，何故额流？'"安鸿渐滑稽成性，他轻松地答道："仆但闻自古云水出高原。"

安鸿渐曾写秋赋，其中的警句有："陈王阁上，生几点青苔；谢客门前，染一溪寒水。"这两句对仗工稳，秋天的萧索景象跃然而出。

安鸿渐才思敏捷，能诗，善诙谐，是个有才能的人。然而品德不高(可能因他"内惧"，所以人们认为他"凉德")的缺点，却把这些优点全掩盖了。虽然如此，却没听说他有什么"遗行"(失检的行为)。结尾几句，对安鸿渐做了较全面的评价。

此文虽短，却重点突出，有声有色地描写了安鸿渐对妻子的曲意顺从和诙谐辩捷的才能。读后不禁粲然。　　(兰虹　张健)

吕端为官　·文　莹·

吕正惠公端使高丽，遇风涛恍恍，摧樯折舵，舟人大恐。公恬然读书，若在斋阁。时首台吕文穆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后苑，作钓鱼诗独赐公，断章云："欲饵金钩深未到，碛溪须问钓鱼人。"意以首宰属公。公和进云："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文穆得谢，果冠台席。真宗初即位，居凉暗，每见公则肃然起敬，未尝名呼，或以字呼，上对公但称"小子"。公体貌魁梧，庭陛颊唆，命梓人别为纳陛。两使外域，虏主钦重，后使虏者至，则问曰："吕公作相未？"　　〔选自《玉壶清话》〕

●●

《吕端为官》虽然仅有二百余字，却涉及到宋代官场秘闻、君臣关系，中外关系等诸多层面，是一篇视野颇为开阔的微型人物传记小说。

北宋时节，积弱积贫，国力日趋衰微，外患日益严重。而本文在吕端诸多官海生涯中，却选取吕端乘海船出使高丽(即今朝鲜)当先写起，开篇即气势突兀，不同凡响。更妙的是，小说并未直接讲述吕端在高丽的外交活动，却详细地描述他在海船上，处子狂风巨浪，帆舵摧折，舟人大恐的危险境地时，仍象在书斋里一样安然地读书。这一段细节描写，不独写出了吕端胆识过人，而且予示他此番使外活动必然成功。

而后，详写皇帝因首宰吕蒙正告老甚切，属意吕端，并赐诗予以暗示，而吕端却赋诗婉辞，并力荐贤能之事。北宋时朋党之争最为酷烈，朝臣间互相倾轧排挤，屡起风波，直至亡国。而吕端独能屈己荐贤，在当时官场中实为难能可贵。经过此番刻画，吕端正直无私的品格已经展示得栩栩如生了。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金口玉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真宗皇帝即"每见公则肃然起敬"皇帝的表态，对于吕端其人的塑造，可说是于浓墨重彩勾勒渲染之后，又涂上了一层闪闪发亮的金粉，更显金璧辉煌。

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因皇帝表态而定论收尾，却于此时以平常小说章法正而描绘吕端体貌。如此用笔，显示出作者功力绝精，犹如运笔于险峻的顶峰绝壁之巅，尚能腾挪不息，而一瞬间又凌空而下，在一马平川之中再作渲染。就小说自身结构而言，前面出使高丽，赋诗荐贤，皇帝起敬几段文字已使吕端的人物形象颇为鲜明，但却毕竟还只是揭示了吕端内在的人物性格。作为读者，既然久闻吕端声名，当然渴望领略其庐山真面貌。故而，作者于此时对吕端进行直接描绘，可谓恰当其时，虽只用了寥寥几笔，已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结尾处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外域君主对吕端的钦重，外域使臣来朝时还打听吕端是否作了宰相。就小说布局而言，这一段与开篇一段首尾呼应，交代了吕端出使外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就人物塑造而言，这亦是画龙点睛的妙笔，使吕端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可爱。（澹台惠敏）

秦陇鹦鹉 ·文 莹·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鹦鹉甚慧，能诵陇客诗及李白宫词、心经。每客至，则呼茶，问客人安否寒喧。主人惜之，加意笼豢。一旦段生以事系狱，半年方得释，到家，就笼与语曰："鹦歌，我自狱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忆汝，汝还安否？家人喂饮，无失时否？"鹦哥语曰："汝在禁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其商大感泣，遂许之曰："吾当亲送汝归。"乃特具车马携至秦陇，揭笼泣放，祝之曰："汝邻还旧巢，好自随意。"其鹦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闻常止巢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鸣于巢外问曰："客还见我段二郎安否？'"悲鸣祝曰："若见

时，为道鹦哥甚忆二郎。”余得其事于高虞晋叔，事在熙宁六七年间。〔选自《玉壶清话》〕

●●

这是一篇反映宋朝人强烈爱鸟呼声的微型小说。此文构思奇特，艺术手法十分高妙。

小说首先着力刻画巨商段二郎所养鹦鹉的珍贵之处。此鹦鹉不但能诵诗读经，而且善解人意，并能呼茶待客，与客人寒暄。这已完全超出一般鹦鹉学舌的范围，而是聪慧到人鸟之间可以用语言交际的程度，难怪主人要倍加宠惜这只鹦鹉。

而后，小说突起波澜，段二郎竟因事遭人狱之灾。更奇特的是，段二郎半年后获释还家后，未及与家人话短长，却迫不及待地与笼中鹦鹉倾诉半年来日夜思念之苦，并详问它的起居安乐，真可算得人鸟无间，关怀倍至了。紧接着，小说中又生出轩然大波，鹦鹉对段二郎的关切并未感到受宠若惊，却出人意外地直言相告：你在狱中受罪只是几个月不堪忍受，和我多年被关在笼子里大不一样啊！对此，段二郎大受震动，他至此如梦方醒，知道鹦鹉并不喜欢安逸的笼中喂养，而是渴望自由，于是便忍痛割爱放鹦鹉飞回大自然。

世人多认为置鸟子精美笼中，加意喂养便算爱护，实则是把摧残当做爱护，却又执迷不悟。小说中的段二郎在开始时同样如此。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作者没有就事论事，大发议论，而是把段二郎放在入狱半年这种与鹦鹉笼囚相类似的典型环境中，让他亲身体味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再借鹦鹉之口将二者加以类比，形象而又具体地点明以笼囚鸟的残酷，诚可谓一语破的，入木三分，收到了震撼心灵，发人深省的极其强烈的艺术效果。文中的段二郎由此顿然醒悟，他毕竟是深爱这只鹦鹉，便满足其愿望，将鹦鹉放归秦陇旧巢。人鸟依恋不舍，缠绵悱恻，留下一段佳话。

（滑台惠敏）

艾　子　·苏　轼·

艾子行水，途见一庙，矮小而装饰甚严。前有一小沟。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顾庙中，而辄取大王像横于沟上，履之而去。

复有一人至，见之，再三叹之曰："神像直有如此亵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饰，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须臾，艾子闻庙中小鬼曰："大王居此为神，享里人祭祀，反为愚民之辱，何不施祸以谴之？"王曰："然则祸当行于后来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祸；后来之人敬大王者，反祸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祸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恶人也。"

〔选自《艾子杂说》〕

●●

俗话说：对鬼神"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宋人托名为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所著的《艾子杂说》中的《艾子》一文，形象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题目是《艾子》，艾子并不是这则寓言故事的主人公，而是写艾子途中所见所闻，以及艾子对所见事物的评论。"子"者，古代男子的美称或尊称。"艾子"，是对姓艾的男子的尊称，与古人称孔丘为"孔子"，庄周为"庄子"相同。

这则故事的内容较简单，没有复杂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环境气氛的烘托，只是将事情叙述清楚就行了。文字质朴，语言简洁，结构严谨，有条不紊。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写艾子行水所见。"行水"，就是巡视水道。那末，艾子到底见到了什么呢？他外出巡视水道，路上瞧见了一座庙，庙很矮小，但装饰得整齐庄严。在庙的前面，横着一条水沟。这时，有个人不敬鬼神，只图个人方便，无桥，不能徒步涉水而过，就搬出庙中的神像，搭在沟上，踩着过去。不久，又来了一个人，瞧那神像搭在沟上，他责怪前一个人对神像的亵渎、轻慢，不仅将神像扶了起来，用自己的衣服把它上上下下揩抹干净，捧着放到庙里的宝座上；而且恭恭敬敬地磕了头，这才走开。两个人对待神像的态度，截然不同。按照常理，如果大王神像果真能显灵的话，那前一个人应受到惩罚，后一个人应得到好处才是。

第二部分写艾子听到小鬼与大王的对话。小鬼看到大王的神像受到侮辱，愤愤不平，就提出建议："大王居此为神，享里人祭祀，反为愚民之辱，何不施祸以谴之。"不想，大王的回答却出人意料："如果要显灵的话，应该把祸事加到后来的人身上。"小鬼对此难以理解，又问："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祸；后来之人敬大王者，反祸之，何也？"大王则明确地回答说："先前的那个人已经不信神了，又怎么能给他降灾行祸哩！"大

王的答话，可说是这则故事的点睛之笔，也是这则故事的主旨所在。

第三部分，写艾子对见到的这件事的评价。这只有结尾的一句话："真是鬼怕恶人也。"这里的"恶人"，不是指坏人，而是指厉害的人。

"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俄·陀罗雪维支《寓言的寓言》序）《艾子杂说》是古代的一部寓言集。本篇作为寓言来读，它"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刘熙载《艺概·文概》）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人生哲理：对于坏人、恶人、反动分子（"鬼神"就是他们的象征），你越敬他，你越怕他，他越欺侮你；如果你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而是轻视他、蔑视他，在精神上占压倒的优势，而在战术上又不掉以轻心，与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那末，坏人、恶人、反动分子对你就莫可奈何，只得低头认输。（欧阳周）

杀　贼　·刘　斧·

张乖崖未第时，尝过汤阴县，县令赐束帛万钱，张即时负之于驴，与小童驱而归。或谓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泽深奥，人烟疏远，可俟伴偕行。"张曰："秋冷矣，亲老未授衣，安能少留耶？"但淬一短剑而去。

行三十余里，日已暮，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见张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张窃闻之，亦心动。因断柳枝若合拱者为一堵，置室中。店翁问曰："持此何用？"张曰："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行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张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应，即再三推门，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跄而入，张摘其首，毙之，曳入阁。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张持剑往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呼童牵驴出门，乃纵火焚店，行二十里始晓。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

〔选自《青琐高议》〕

●●

"乖则违众，崖不利物"，北宋张咏因以乖崖二字为号，由此也可想见其为人。张乖崖在宋人笔记中屡有所见，可算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这篇

《杀贼》，文中虽未标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但他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及第，那么这个故事当发生在980年以前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乖崖青年时代的一段经历。

开头点明时间、地点，及帛钱的由来。

"或谓曰：'此去……，陂(bēi，山坡)泽深奥，人烟疏远，可俟(sì，等候)伴偕行。'"通过旁人的劝告，写出路途的荒凉和艰险。"张曰：'秋冷矣，亲老未授衣，安能少留耶？'"为了让双亲早日穿上御寒的衣服，艰难险阻又算得什么？他毫无惧色地做好必要的准备"但淬一短剑"，就起程了。写出张乖崖的孝心和他的胆识。

"行三十余里，日已暮，止一孤店，惟一翁洎(jì，及)二子，见张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旁人的劝告果然应验，刚刚离开汤阴县三十余里，就遇到了"黑店"。店内贼人见张人店，喜动眉梢，说："今夜好个经纪。"他们没把乖崖放在眼里的狂态，一语道出。

"张窃闻之，亦心动。"张乖崖暗中听到这话，也很震惊。他不动声色地想好对策，"因断柳枝若合拱(gǒng，可用两手合围那么粗)为一堵，置室中。"先做好准备，这举动引起店主的怀疑，问："待此何用？"张却淡然说："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

"夜始分(夜分，即夜半)，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行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刚刚夜半，店主即开始了谋杀行动。先令其子探视乖崖情况，假做叫客人起行，张不答，即来推门。这时乖崖沉着、冷静地应付，"张先以坐床拒(顶住)左扉(fēi，门扇)，以手拒右扉……，再三推门，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跄而入，张擒其首，毙之，曳入阁(tà，门内)。"张乖崖有勇有谋，轻巧地结果了店主的长子。"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又如法炮制，杀了店主次子。

"张持剑往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又仗剑找到店主，一剑结果了他。张乖崖单身短剑，连刃三贼，其有胆有识，沉着机智的风范，跃然纸上。

"呼童牵驴出门，乃纵火焚店，行二十里始晓。"张乖崖从容杀贼后，立即叫小童牵驴离店，临走时并放火烧了贼店。走出二十里天才破晓，说明在贼店中的战斗，速战速决，干净利落。临行纵火，更是不留痕迹。

"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后来者的话，正是张乖崖希冀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为民翦除图财害命的盗贼，又可免去三条人命的案子，否则，势必还将遗祸于当地民众。

青年时期的张乖崖，就是这样有胆有识，有韬略。难怪后来成为宋代的一位十分有名的人物。

(张　婧)

不罪碎盏烧须人　·刘　斧·

韩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盏二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世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每开宴召客，特设一桌，以锦衣置玉盏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将用之酌劝。俄为一吏误触倒，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谓坐客曰："凡物之成毁，有时数存焉。"顾吏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叹服公之宽厚。

公帅定武时，尝夜作书，令一兵持烛于旁，兵他顾，烛燃公须，公遽以袖拂之，而作书如故。少顷闭视，则已易其人矣，公恐吏笞之，亟呼视之曰："勿较，渠已解持烛矣。"军中咸服其度量。

〔选自《青琐高议》〕

提起韩琦，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北宋名将。他生于公元1008年，相州安阳人，字幼圭，天圣五年（1027年）中进士。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侵宋边境，韩琦任陕西经略招讨使，与范仲淹率兵拒战。韩琦和范仲淹久在兵间，名重当时，为宋廷所倚重。时人称为"韩范"。庆历四年（1044年）宋与西夏和议成，韩琦回朝任枢密副使，嘉祐中（1059、1060年）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宋英宗即位（1063年），封魏国公。韩琦任宰相十年，临大节，决大议，虽处危难之际，知无不为。

有关韩琦的事迹，《宋史》有详细记载。其佚闻趣事，在宋人笔记中亦多有之，这篇《不罪碎盏烧须人》就是其中的一则。

这篇短文，写韩琦在大名府时对两件发生在他身边的事的处置和态度。

"韩魏公（韩琦）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盏二只，云：'耕者……表里无纤瑕，世宝也。'"开门见山，写出两只玉盏的由来及其珍贵之处。为了感谢送玉盏的人，"公以百金答之"。对这两只玉盏，韩琦"尤为宝玩"，甚至"每开宴召客，特设一桌，以锦衣（yī，铺，此指用锦铺在桌上）置玉盏其上。"生动

地写出韩琪对玉盏的喜爱和珍重。“一日召漕使，且将用之酌劝。”为召漕使，特别摆出玉盏，并将以此劝酒。“俄为一吏误触倒，盏俱碎”。在这时，玉盏被摔碎了。宴会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众宾客惊愕万状，摔碎玉盏的人更愧悔交加，只有伏在地上听候发落。可以设想，在那时即使重责他几十大板，甚或削去职务，恐怕也不为过。可是，韩琪却不动声色地对众宾客说：“凡物之成毁，有时数存焉。”以这样的议论来解除大家的惊惧。接着又回头对摔碎玉盏的人说：“你是一时失误，不是故意的，有什么罪呢！”一语把这件事轻轻地带过。结果“客皆叹服公之宽厚。”实在的，韩琦对这件事的处置，确乎异乎寻常。在此，韩琦的宽厚长者之风，进而“金玉是贱，人为宝（见《新序·杂事第四》）的贤者器度，跃然纸上。

一、二两段，详细叙述玉盏被摔碎的故事。

第三段，概括写持烛烧须的故事。

“公帅定武时，尝夜作书，令一兵持烛一旁，兵他顾，烛燃公须，公遽以袖拂之，而作书如故。”韩琪正在写信，突然胡须被烧，他仅仅“遽以袖拂之”，而照常写信。写专心致志的神态，异常生动。“少顷闲视，则已易其人矣。”持烛换人，全然未觉，说明写信时全神贯注，无暇他顾。“公恐吏笞（chī，鞭打）之，亟呼视之曰：‘勿较，渠已解持烛矣。’”古时，男子无须，是很难堪的，胡须被烧得参差不齐，更要成为笑柄，又何况身为全军主帅，而韩琦对这些全然未想，他首先想到的是持烛者的处境，急忙为他讲情。这样爱兵如子的主帅，率军抗敌，焉能不士卒争先，所向披靡！

读了此文，魏公的贤者器度，名将风范，令人肃然。

（兰　虹、张　健）

从群盗饮酒　·刘　斧·

张齐贤布衣时，性倜傥，有大志，孤贫落魄，尝舍道上。一日，偶见群盗十余人饮食于逆旅之间，居人皆恐惧窜匿。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公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我辈粗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碌碌辈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慷慨士，诸君何间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

三，又取豚肩，以手擘为数段而啖之，势若狼虎。群盗视之骇愕，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安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当念吾曹不得已而为耳。愿早结纳。"以金帛赠之，齐贤不让，遂重负而返。〔选自《青琐高议》〕

●●

张齐贤是北宋冤句(古县名，故城在今山东荷泽市西南)人，字师亮，为人豁达大度，北宋初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太祖赵匡胤幸西都时，他以布衣的身份向皇帝"陈十策"，得到赵匡胤的赏识，赵匡胤回京后曾对晋王说："他日可使辅汝为相。"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取进士，齐贤也在选中，可是由于主考官把齐贤放在下等，皇帝看后很不高兴，就将此一榜全赐为"及第"。齐贤以大理评事的官衔出任衡州通判。真宗时，张齐贤官至兵部尚书，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他历事三代皇帝，始终受到赏识，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

《从群盗饮酒食肉》这篇短文，记载张齐贤少年时代的一段故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胆略和见识确实与众不同。

故事开头，先概括介绍张齐贤未作官时贫穷无依的情况。"一日，偶见群盗十余人饮食于逆旅(逆旅：旅店)之间，居人皆恐惧窜匿(nì，躲藏)。"见了群盗，附近居民都惊慌失措，逃跑躲藏。写居民的情况，衬托齐贤的胆识。"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公求一醉饱，可乎？'"因为抢劫才被称做盗，常人遇盗，逃跑藏匿犹恐不及，如今盗未找齐贤，齐贤反而主动找盗，盗未劫他，他却向盗"求一醉饱"，确是奇人奇事。

"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我辈麤(cū，粗)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碌碌辈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慷慨士，诸君何间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手擘(bò，分裂)为数段而啖(dàn，吃)之，势若狼虎。"写张齐贤和群盗共同饮酒吃肉的情况。张齐贤对盗的看法，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群盗非常高兴可知，他们对张很尊敬，张即反客为主，自己取大碗饮酒，取猪肘自己剖开，大口地吃起来。

"群盗视之骇愕，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安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当念吾曹不得已而为耳。愿早结纳。'以金帛赠之，齐贤不让(推辞)，遂重负而返。"齐贤的行为，使群盗惊叹不已，认为他有宰相的度量，愿早些和他结交。于是群盗纷纷送给齐贤金帛。齐贤也不推辞，满载而归。

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早于水泊梁山的故事许多年，而张齐贤在所谓“天下升平”之时，就对盗抱有异乎寻常的看法，而且敢于和群盗同饮共食，情同挚友。这确可证明张齐贤具有超乎常人的胆略和见识。

（兰　虹、张　健）

遣鬼取名画　·刘　斧·

狄方，西洛人，好蓄古物，有画牛一轴，不知几年也。一童牧一牛，旁有草庵，方不以为奇异。一日，悬之于壁，夜偶执烛照之，则牧童卧于庵中，方因以惊。明日视之，则童立牛旁。夜复视之，仍入屋。方自此宝之。有善画者过门，方出而示之，云：“此画入神，绝世之物也。”

一日，有客谒方曰：“知于有奇画，可得见乎？”方示之。客曰：“愿以百金购之。”方云：“虽万金不愿易也。此吾家神物也。”客曰：“此江南李主库中物也，国破不知所之，主遣吾求之数年未获，于不诺，后必失之。”由是方锁于匮，出入自随，非亲友莫得见焉。

一日，方之友人钱淳与方不相见数年，忽然来谒。坐久，叩方曰：“知于得绝笔，淳颇识之高下。”方取以示淳，淳看毕乃怀之，掷金十星于地曰：“吾为李主取画，金特偿之。”出门不见，方大悔恨，卧病久方愈。后有人言淳死已久矣。

〔选自《青琐高议》〕

这篇短文，写狄方对一幅名画，由不知其贵，到视为珍宝，万金不易，并深藏起来，最后还是被鬼取走的故事。文虽简短，但构思奇特，情节曲折，颇能引人入胜。

开头两句话概括叙述此画画面没有特殊之处，狄方对它的认识是“不知几年”，也“不以为奇异”。一日，画挂在墙上，夜间偶然一照，画上的牧童竟卧在草庵中，狄方十分惊奇。第二天白天去看，牧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晚上再看，牧童又进屋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狄方发现名画的奇特之处，

狄方"自此宝之"。一天，有位善画者来访，方拿出此画请他看，善画者说："此画入神，绝世之物也。"这一段，通过狄方的偶然发现，及善画者的鉴定，叙述了名画的奇特之处和它的艺术价值。

"一日，有客谒方曰：'知子有奇画，可得见乎？'方示之。客曰：'愿以百金购之。'方云：'虽万金不愿易也。此吾家神物也。'"狄方有奇画的事不胫而走，引来了客人欲以百金买画，狄方坚决不卖。狄方"此吾家神物也"一语，引出了客人的话："此江南李主（即南唐后主李煜）库中物也，国破不知所之，主遣吾求之数年未获，子不诺，后必失之。"由客人的话，得知名画的来历。自此，狄方对此画更加珍惜，"锁于箧（qiè，箱子一类的东西），出人自随，非亲友莫得见焉。"

第二段，通过来客与狄方的对话，点出名画的来历，从而衬托、渲染此画无与伦比的价值。

"一日，方之友人钱淳与方不相见数年，蓦然来谒。"由于"非亲友莫得见焉"，因而多年不见的老友来访，要鉴赏此画，狄方只好拿出画来。不料，"淳看毕乃怀之，掷金十星于地曰：'吾为李主取画，金特偿之。'出门不见"。无价之宝的名画被拿走了，狄方懊悔莫及，终于"卧病久方愈"。找钱淳？"后有人言淳死已久矣"。点破了题目——确实是鬼魂取走了名画。

第三段，通过钱淳取画，说明原主虽死不忘此画，进一步写出艺术珍品的魅力及其永不泯灭的艺术价值。

本文以夸张的手法，写一幅名画的曲折经历，从而说明画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由于作者受志怪小说的影响，给全文披上了神话色彩。

（兰　虹、张　健）

王　缮　·李元纲·

司门郎中王缮，滁州人，治三传《春秋》，中第，再调沂州录事参军。时鲁简肃公宗道，方为司户参军，家贫，食口众，禄奉不给，每贷于王，犹不足，则又恳王予贷俸钱。

鲁御下严，库吏深怨之，诉鲁私贷缗钱，州并劾王。王谕鲁曰："第归罪某，君无承也。"鲁曰："某贫不给，以干于公，过实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经生，仕无他志，苟仰俸入，以养妻子，得罪无害，况以官物贷人，过不及免。君年少有志节，

明爽方正，实公辅器，无以轻过辄累远业，并得罪何益？”卒明鲁不知，而独受私贷之罪。鲁深愧谢不自容，王处之裕如，无憾恨色。由是沉困铨管二十余年。

晚用荐者，引对吏部，状其功过，奏内有鲁姓名。时鲁已参大政，立侍殿中。仁庙目鲁曰：“岂卿耶？”鲁遽称谢，且具陈其实。仁庙叹曰：“长者也。”先是有私过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诏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园丰腴，子孙蕃衍，寿八十九卒，亦庇贤为善之报也。

〔选自《厚德录》卷二〕

●●

北宋人王缯，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这则故事记载他勇于承担错误，肯于牺牲自己而设法帮助别人的事迹。

“司门郎中（掌管门关出入之事，属刑部）王缯，潍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潍坊市）人，治三传《春秋》（指《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中第，再调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县）录事参军（掌管州里多曹文书，纠察府事）。时鲁简肃公宗道，方为司户参军（常州里户口簿账之事），家贫，食口众，禄奉不给，每贷于王，犹不足，则又恳王予贷俸钱。”

第一段，简单介绍王缯的情况，及私借俸钱给鲁宗道的事。由于鲁宗道管部下极严，库吏怀恨在心，即向州官告发他私借俸钱。州官即将鲁宗道和王缯都一齐弹劾。“王谕鲁曰：‘第归罪某，君无承也。’鲁曰：‘某贫不给，以干于公，过实自某，公何辜焉。’”

在两人即将获罪的情况下，王缯让鲁宗道把过错都推到自己身上，鲁宗道认为是自己求王缯私借俸钱，过错是自己引起，王缯是无辜的。于是，王缯向鲁宗道分析这样做的理由，他谦虚地自认平凡而无大志，获罪没关系，何况把官钱私借给人，这过错也不到免职的地步。可是鲁宗道却与自己不同，他盛赞鲁宗道年少有为，豪爽正直，是朝廷的栋梁之材。劝他不要因为这点小错而影响远大前程，且两人同时获罪，毫无意义。王缯一席话，深刻表现出他处处为别人着想、牺牲自己、热心帮助别人的崇高思想境界。

在王缯的坚持下，“卒明鲁不知，而独受私贷之罪。”终于开脱了鲁宗道，全由王自己承担罪责。事情结束后，鲁宗道非常感谢他，而又惭愧得无地自容，王缯则一如既往，毫无怨色。然而王缯却“由是沉困铨管二十余

年。”

第二段，写王缙为鲁宗道的前程着想，勇于承担过错，因而二十余年未得提升官职的经过。王缙晚年因有人推荐，被召到吏部述职答对。这事让仁宗皇帝知道后，赞扬王缙是仁厚长者。

“先是有私过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诏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主管）名郡，晚年田园丰腆（tiǎn，丰厚），子孙蕃衍（繁盛众多），寿八…九卒，亦庇贤为善之报也。”从此，王缙屡得提升，田园丰腆，子孙繁茂。晚年生活异常幸福。

第三段，写王缙晚年仕途通达，生活幸福。

在封建社会中，像王缙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他同情鲁宗道生活贫困，因而设法私自借给俸钱。事发后，他又为鲁宗道的前程着想，挺身自承罪责，不计得失，他宁可牺牲自己前程，也要成全别人。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本文语言简洁、流畅，对王缙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明、生动。

（兰虹、张健）

吕元膺 ·丁用晦·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翼日，吕请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安，乃以柬帛赂之。如是十年许。吕寝疾将亟，儿妹列前。吕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即虑其忧惧；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子知闻。”言毕，惘然长逝。

〔选自《芝田录》〕

●●

本篇作者是宋朝的丁用晦，他所著《芝田录》是一本笔记小说，主要记述唐宋两代一些人物的轶事。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吕元膺是唐代宪宗时期的一个官员，出任过刺史，御史中丞、节度使等官职。据《旧唐书》本传中

说，他为人“坚正自处”。

这篇小说只写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却反映了一个比较严肃的主题。这就是吕元膺临终前告诫儿孙们的话：“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就是说，一个人在结交朋友的时候，应该认真谨慎地加以选择，不仅要看朋友的大节，而且不能忽视小节。

作者为了表现这一主题，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很下了一番功夫。吕元膺做东都留守时，常与“处士”（这里指门客）下棋，一次他下棋当中批阅文件时，他的棋友为了取胜，偷偷换了一着棋子。棋友的这一不够光明的小动作被吕元膺看见了，而棋友本人却不知道。第二天吕元膺请这位棋友“他适”（另找地方投奔），而且以礼相待，送他一份礼物。里里外外的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连这位棋友也莫名其妙，十分不安。读者此时也未必明白吕元膺这一作法，在心中形成悬念。这正是作者巧妙谋篇布局的所在。这件事，吕元膺在心中埋藏了“十年许”，直到他“寝疾将亟”（病终之前）才讲出这件事以及自己的想法，告诫儿孙们“游处交友，尔宜精择”。这时，读者才真正理解了吕元膺的作法很有道理，而且从中看出了他为人处事的正派、严谨与高尚。小说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和作者精心安排故事情节分不开的。

在刻画人物上，尽管作者着墨不多，但通过人物的几个动作、几句话语却揭示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写棋侣以为吕元膺批阅文簿“必不顾局”，就“私易一子以自胜”，仅仅一笔就把这个人物偷偷摸摸搞小动作的心理状态和琐屑行为勾画出来。他被道去时的“不安”，又显示出他的心虚与愚钝。而相比之下，吕元膺这个人物的正直、严峻、机敏又不失宽容的性格，在作者的笔下尤显得鲜明。当棋侣“私易一子”时，“吕辄已窥之”，既阅文簿，又兼顾棋局，其精明机敏一笔就写出来了。一件小事，积压在胸中十年多，直到临终时才讲出来，一方面表现吕元膺认为小事不小，不吐不快，足见他的严正刚直，一方面又表现他很有胸怀，宽容大度。作者惜墨如金，此时却详尽描写他的语言：“易一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急于说出来），即虑其忧惧；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在见识上草率轻忽）。”这段语言描写，既显示了他对人的诚恳和容忍，又表现出他不忽视小事，责己责人都十分严格的思想性格。作者最后写到吕元膺“言毕，惆然（哀伤的样子）长逝”。这精采的一笔，给人以“人去言犹在”之感，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千河海）

禁街遇丽

·方 回·

章子厚惇初来京师，赴省试。年少，美丰姿。当日晚，独步御街，见雕舆数乘，从卫甚都。最后一舆，有一妇人美而艳，揭帘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随之，不觉至夕。妇女以手招与同舆，载至一甲第，甚雄壮。妇人者蔽重杂众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无人居者。少选，妇人始至，备酒馔甚珍。因问其所，妇人笑而不答。妇人引侪辈选相往来，甚众，俱亦姝丽。询之，皆不顾而言他。每去，则以巨锁扃之。如果累日夕，章为之体敝，意甚彷徨。一姬年差长，忽发问曰："此岂郎所游之地，何为至此耶？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宠婢多而无歇息，每钩致年少之徒与群婢合，久则毙之此地，数人矣。"章惶骇曰："果尔，为之奈何？"姬曰："观子之容，非碌碌者，必能脱。主人翌日入朝甚早，今日解我之衣衣子，我且不复锁门。俟至五鼓，吾来呼子，亟随我登厅事。我当以厮役之服被子，随前骆以出，可以无患矣。尔后，慎无以语人，亦勿复由此街。不然，吾与若皆祸不旋踵矣！"诘旦，果来扣户。章用其术，遂免于难。〔选自《虚谷闲抄》〕

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在京城的御街上散步，几辆装饰华丽的车子，从他身边辚辚驶过。跟随车子的侍卫，也都服饰鲜丽、气度不凡。忽然，最后一乘车子的帘内露出一张美丽鲜艳的女子面庞，那女子正跟美少年眉目传情呢！

这是个颇为离奇的艳情故事，单是这个开头，就多么富于传奇色彩！可是真正离奇的情节还在后头呢。

美少年象是着了迷，恍恍惚惚地登上妇人的车子，又混在侍卫的人群中，进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大宅第，来到一个深深的院落。不一会，妇人来了。接着，备上酒食精美的宴席。在这个当口，美丽的妇人、珍异的酒馔，雄伟深宏的宅院，这一切如同仙居，又像是梦境。不要说那位少年，就是读者至此，也都满腹狐疑，急着想知道个中秘密。然而，宅中人的举措言笑，

反而更增加少年的困惑。

你看，少年"问其所，妇人笑而不答。"接着，妇人又引来一群美妇人，大家可以尽情宴饮嬉戏，却都绝口不提这是什么地方；仿佛这里存在着什么禁忌似的。小说行文至此，已经把读者好奇的胃口吊了起来，然而门上的一把大锁，又使读者增添了好奇心。

连日无节制的嬉戏，跟妇人频繁的交往，使少年"为之体敝，意甚彷徨"（身体疲惫，内心疑惑）。如果说，他开始来到这个"神仙境地"时，还暗自庆幸，那么现在他明白了，他是陷进了一个绮罗编织的网子里。在花团锦簇、珠光宝气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当他随着轿车来到这座宅邸前时，他曾担心欲入无门，可现在，他却担心欲逃无路了！

象任何小说一样，作者无论编织一个多么复杂的结子，最后总是要解开的。在这篇小说里，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一位年岁稍长的姬妾。

这一回，没等少年询问，这位姬妾反倒先开了口："这难道是你呆的地方吗？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呢？我家主人做事不行正道，养了许多爱妾宠姬，却没有儿子。因此常常诱惑少年跟姬妾们交合，日子久了，少年竟有死在这儿的，已经有过几位了！"原来如此！这里竟是个锦绣的虎口、玉砌的地狱！

正当少年惊恐万状的时候，年长的姬妾给他出了主意。在她的帮助下，少年人终于战战兢兢逃出了虎口。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似乎意在讲一个离奇惊险的故事。至于故事中的人物，作者仅仅是随笔勾勒，并未着力刻画。但即便如此，那寥寥几笔的人物勾勒，依然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象那个"美而艳"、"揭帘以目挑童"以及面对询问"笑而不答"的少妇，虽然在小说中没说过一句话，可她的表情神态却是生动的。又如小说后半篇出现的年长姬妾，对于她的容貌情态，作者竟吝惜到没写一个字。可是从她那大段道白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妇女形象。对待少年，她像是个大姐姐，体贴中带着责备，睿智里显出细心，读其言而想见其人，如闻如见。

小说中还有个虽未出场却始终存在的人物，他就是这所大宅第及众多姬妾的拥有者，那位"行迹多不循道理"的主人翁。他霸占了众多妇人，使她们身在绮罗丛中，却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理生活，这才导致"钩致少年之徒，与群婢合"的事情发生。此外，他是个暴虐的家伙，当"群婢"偷偷享受人伦之乐时，却一刻也没忘记他的存在，以至对少年的询问守口如瓶，不敢多说一句。尤其是年长姬妾对少年的再三叮嘱："尔后慎无以语人，亦勿复由此衙，不然，吾与若皆祸不旋踵矣！"（我和你还没挪步，大祸就临头了！）主翁那充满杀机的面孔，就隐现在这战战兢兢的语言后面哪！

（侯　会）

胶黏取虎　·何　蒗·

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白曰："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辗衮（疑应作"辗展"）取快，移时而去。宜徐往也。"从者有言，请付我一矢，当立毙以献。其一子弟在后笑谓群从曰："我不烦一矢之遗，当以胶黏取之，如粘飞雀之易也。"众责其夸言，曰："请醵钱五千具饭会（一本作"去饮"），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也。"众许之而还。翌晨集庄户散置胶黏，至暮得斗余，尽令涂场间麦秆上，并系羊以饵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秆丛身，牢不可脱，至于尾足头目朦暗无视，体间如被锢束。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之，则立死矣。

〔选自《春渚纪闻》〕

这则短文，写种氏子弟运用智慧巧杀老虎的故事。

开头先介绍种氏子弟的讲武特点："多以奇胜为能。"种氏子弟是将门虎子，讲武时不只一般讲取胜之道，更"以奇胜为能"。

接下来详细介绍每晚来庄那只老虎的习性："……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gāo，谷类的茎秆）间，辗衮（辗展，即来回打滚）取快，移时而去。……"种氏子弟们知道虎的详细情况后，众说纷纭。有的说，"请付我一矢，当立毙以献。"只用一矢，立毙老虎，也可算奇胜了，但其中一个在后面笑对群从（此"从"指堂兄弟）曰："我不烦一矢之遗，当以胶黏（lí，一种木胶，用细叶冬青树皮制成，可以黏鸟）取之，如黏飞雀之易也。"用这种方法杀虎，自是奇中之奇。大家说他夸口，他却打赌说："请醵（jù，凑）钱五千具饭会，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也。"大家只好同意了。

"翌（yì，明日）晨集庄户散置胶黏，至暮得斗余，尽令涂场间麦秆上，

并系羊以饵之，共伺其旁。”第二天从清晨起，开始置办胶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专等晚上去捉虎。

文章最后一层详细描绘了用胶糨取虎的场面：“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老虎和往常一样，“徐行安尾而至”，写老虎意态闲适，毫无警觉，看见系羊，饱餐一顿。后又至麦场打滚，以解疲劳。“数转之后，胶纔丛身，牢不可脱，至于尾足头目朦暗无视，体间如被韬束。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之，则立死矣。”

就这样，无一镝一矢之费，免腾挪拚搏之劳，只用斗余胶糨，竟把个老虎活活粘死。这确实是猎虎史中的奇迹。假如把这种方法推广开去，历来猎虎者当会省去多少气力！可是，很难想象，景阳冈上的武松，不用哨棒和铁牵，改用胶糨，就能把猛扑过来的吊睛白额的大虫杀死！李逵深入虎穴，拿四五斗胶糨就可以连杀四虎！细读全文，当知种氏子弟所杀之虎，与武松、李逵所杀虽同为虎，但时间、地点、环境及习性不同。种氏所杀是“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攫衮取快，移时而去”的虎，种氏子弟的妙处在于，他们因情设计、“因地制宜”，想出了“胶糨取虎”的高招。如果变时易地，另换他虎，是要另谋方案的。《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之谓也欤！ （兰虹、张健）

死马医 ·何蓥·

有名士为沏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医生杨介，名医也。适自都下还，众令其子谒之，且约介就居第诊视。介亦谦退，谓之曰：“闻尊君服药，且更数医矣，岂小人能尽其艺耶！”其子曰：“大人疾势虽淹久，幸左右一顾，且作死马医也。”闻者无不绝倒。〔选自《春渚纪闻》〕

人们常说“家学渊源”，这也得靠个人努力，否则，家学虽然渊深，子弟也未见一定贤能。请看这则故事中的名士之子，父为名士，其子在请医生给父亲看病时竟把父亲比作马，让医生死马当活马治，以致传为笑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谈文气时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

兄不能以移子弟。”其实，岂止文气，其他别的方面也是一样，爸爸好，儿子不一定也好。

这是一则不明词意，乱用词汇的笑话。

“有名士为泗(sì，县名，属山东)倅(cuì，古时地方佐贰副官)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文章开头介绍故事发生的情由：名士久病，其子笨拙无能。“郡有太医生杨介，名医也。适自都下还，众令其子谒之，且约介就居第诊视。”正巧郡中的名医来了，大家让他去拜见，并请医生到家居住，以便诊治。下面详写名士之子与医生的谈话。

“介亦谦退，谓之曰：‘闻尊君服药，日更数医矣，岂小人能尽其艺耶！’其子曰：‘大人疾势虽淹久，幸左右一顾，且作死马医也。’”紧接医生谦虚的话，名士之子说：“我父亲的病情虽然缠绵很久，幸得您来诊治，您就死马当活马治吧！”把自己的父亲比作马，而且郑重其事地说，一点不觉得用词不当，“闻者”怎能不“绝倒”！ （兰虹、张健）

酒　谑　·何　蓝·

宗室赵子正监永静军，耽酒嗜书札，而喜人奉己。有过客执觚而前，正遇赵子案间挥翰自得，客自旁视再三，而叹美其妙。赵举首视之，曰：“汝亦知书耶！”客曰：“小人亦尝留心字画，切观太保之书，虽王右军复有不及者。”赵诡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尝观《法书》云，王书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书，一落笔则入木十分，岂不为过于右军耶！”坐人皆赏其机中，为之绝倒。赵亦笑而遣之。 〔选自《春渚纪闻》〕

●●

“宗室赵子正监永静军，耽(dān，沉湎)酒嗜(shì，爱好)书札，而喜人奉己。”概括介绍了赵子正的身份、职务及三个爱好。

“有过客执觚(gū，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而前，正遇赵子案间挥翰自得……”过客端着酒杯而来，是想投其所好，碰巧赵子正并未喝酒，却在案上挥笔书写，并为自己的书法洋洋得意。“挥翰自得”一语具体描绘出赵子正的“嗜书札”，与开头一名紧相呼应。“客自旁视再三，而叹美其妙。”过客站在旁边看，而且看之“再三”，显得异常郑重。然后叹赏、赞美他的字写得

好。“再三”、“叹美”两词将过客一本正经、郑重其事的神态，生动地描绘出来。

“赵举首视之，曰：‘汝亦知书耶！’”过客的郑重态度和赞美引起赵子正的注意，这时才“举首视之”，并随口问“你也懂得书法吗？”口气十分轻蔑。“客曰：‘小人亦尝留心字画，切视太保（旧时对勋戚的尊称）之书，虽王右军（王羲之，晋琅琊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习称王右军，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复有不及者。’赵诟之曰：‘汝玩我耶！’”过客过分的奉承话，使“喜人奉己”的赵子正也难以接受，因而怒骂起来。“就是王右军的字，也有不及您的地方”这名话，写过客欲抑先扬的幽默神态，极其形象。过客不管赵的怒骂，仍然郑重地说下去：“某观《法书》（名家的书法）云，王书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书，一落笔则入木十分，岂不为过子右军耶！”相传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祝版（祭祀时写祝词的木版），工人事后削去，发现笔痕入木三分。这说法是极言王羲之的书法笔力雄健，神韵所至，无所不及。过客说：“王字一个字入木八分，而太保的字，一落笔就入木十分，这还不是超过王右军了吗！”表面看来是称赞，实际却是一种十分辛辣的讽刺。试想，说王羲之的字“入木三分”也好，“八分”也好，是说其神韵嵌木，虽削去字表，木中亦留痕迹；而“入木十分”，则透过了整个木版，自然不能留有任何痕迹。这说法正如《庄子·逍遥游》中说的“大而无当，往而不返”之言，纯是一种“大相径庭，不近人情”的话：说赵子正的字有力也可，但全无证据；而说他的字无力也可，却是无证反驳。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双关谑语，所以“坐人皆赏其机中，为之绝倒”，而赵子正也不得不自我解嘲，“亦笑而遣之”了。

本文虽短，却以流畅的文笔、简洁的语言，写出耽酒、嗜书、喜人奉己的人受到讽刺的故事。文中对过客的机智、滑稽辩捷之才描写得十分生动，虽着墨不多，而形象跃如。对赵子正这个人物的性格，也刻画得极其鲜明突出。

（兰虹　张健）

乖崖剑术　·何　蓳·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隐居君与张乖崖公居处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编《寄祝》、《隐居》二诗是也。隐居东垣有枣合拱矣，挺直可爱。张忽指枣谓隐居曰：“子宜伐勿惜也。”隐居许

之，徐探手袖间，飞一短剑，约平人肩，断枣为二。隐居惊愕问之，曰："我往受此术于陈希夷而未尝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还家，平野间，遥见一举子乘驴径前，意甚轻扬，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举子驴避道。张因就揖，询其姓氏，盖王元之也。问其引避之由，曰："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加礼焉。"张亦语之曰："我初视子轻扬之意，忽起子衷，实将不利于君。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遂握手俱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选自《春渚纪闻》〕

●●

张咏，宋朝濮州鄄城人，字复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出知陈州、益州等地。为人刚直方正，为治严峻，自号乖崖，著有《乖崖集》十卷。在宋人笔记中，有关张乖崖的记载是很多的，如刘斧的《青琐高议》中就有张乖崖出嫁侍妾和乖崖未第时勇敢杀贼等记载。看来，张乖崖在当时确实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这篇《乖崖剑术》，写乖崖日常生活中的片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乖崖其人的另一个侧面。

本文以朴实简明的语言记叙发生在乖崖日常生活中的两件事：第一，乖崖有精湛剑术；第二，与王元之的结交。

开始先介绍这段故事是由"祝舜俞察院言"，接着叙述乖崖与祝舜俞伯祖隐居公之间的友谊"……居处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编《寄祝》、《隐居》二诗是也。"

"隐居东垣有枣合拱(gǒng，两手合围)矣，挺直可爱。"描写隐居君院中枣树，为衬托下文。

"张忽指枣谓隐居曰：'子仍(gài，同丐，给予)我勿惜也。'"隐居君答应了他的要求后，乖崖"徐探手袖间，飞一短剑，约平人肩，断枣为二。"简明地写出张乖崖的精湛剑术。和他"交游最密"的隐居君从未想到乖崖竟有这样的绝技，十分惊愕，而乖崖却平淡地说："我往受此术于陈希夷(即陈搏，五代宋初道士。宋太祖赐号希夷先生。在演义小说《说岳全传》中，称他为包方老祖。小说中的陈搏，道行极深，善知过去未来，且有无边法力)而未尝为人言也。"身怀绝技却不"为人言"，这种深藏若虚的品格，实在可敬可爱。

接着，用"又一日"过渡到第二件事"……自濮水还家，平野间，遥见一举子乘驴径前，意甚轻扬，心忽生怒。"看到举子的"轻扬"态度，乖崖心怀怒意，后又见这位举子谦恭有礼地给他让路，这使张乖崖转怒为喜，客气

地向举子作揖，“询其姓氏，盖王元之（即王禹偁，北宋文学家，字元之。太宗时进士，任右拾遗，以刚直敢言著称）也。问其引避之由，曰：‘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加礼焉。’”相互间通姓名后，乖崖问王避道让路的原因，王说出自己对张的景慕心情。乖崖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图“我初视子轻扬之意，忿起于衷，实将不利于君。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两句话生动地刻画出乖崖坦荡的胸怀，爽朗的性格。“遂握手俱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张乖崖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与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就这样偶然相识，但却倾盖而故，成了亲密的朋友。

（兰虹　张健）

谑（xuè，开玩笑）鱼　·何　蓥·

姑苏李章，敏于调戏。偶赴邻人小集，主人者虽富而素鄙，会次章适坐其旁，既进馔，章视主人之前一煎鲑特大于众客者，章即请于主人曰：“章与主人均苏人也，每见人书‘蘇’字不同，共‘鱼’不知合在左边者是，在右边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体，移易从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鱼示众云：“领主人指拗，今日左边之鱼，亦合从便移过右边如何？”一座皆轰饭而笑，终席乃已。　〔选自《春渚纪闻》〕

善于开玩笑的李章，在邻人的宴会上，利用汉字的结构巧妙地嘲讽主人的悭吝、愚蒙和迟钝，合席人笑得无法用饭，直至终席。

文章开头一句，简明地介绍了主人公“姑苏”李章，敏于调戏。“姑苏”，为下文伏线；“敏”字，则是对李章的性格特征描写。接下来介绍宴会主人“虽富而素鄙”，富有而鄙俗，是对主人特征描写。“会次，章适坐其旁”，写李章在席上的坐位，为下面的玩笑做好铺垫。“既进馔，章视主人之前一煎鲑特大于众客者”。既是请客，自应以美酒佳肴劝奉客人，如今主人自己的鱼却比客人的大得多，简直是露骨的悭吝。这时，善于开玩笑的李章立即向主人请教说：“章与主人均苏人也”，与开头第一句相呼应。“每见人书‘蘇’字不同，其‘鱼’不知合在左边者是，在右边者是也？”李章从与主人

都是姑苏人的"蘇"字出发，请教"鱼"的位置写在左边对还是写在右边对，显得那么自然贴切，而态度又十分谦和。在席上谈论字的写法这类话题也是很风雅的。"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体，移易从便也。'"主人犹自懵懂，"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鱼示众云：'领主人指挥(即挥)，今日左边之鱼，亦合(应该)从便移过右边如何？"从"蘇"字的"鱼"落到席上主人面前"特大于众客者"的鱼，从"蘇"字"鱼"的位置可以移易从便，落到在李章左边的大鱼也"从便"移到右边来。有语言，有行动，自然而巧妙地揭露出主人的粗俗和悭吝。小说主人公即景生义，聪慧敏捷，从字到鱼，妙语雅谑。难怪"一座皆辍饭而笑，终席乃已。"

全文简洁明快，层层深入。读来妙趣横生，不觉绝倒。

（兰虹、张健）

愚人三事 ·赵与时·

俗说愚人以八百钱买匹绢，持以染绯，工费凡千二百。而仅有钱四百。于是并举此绢，足其数以偿染工。

《艾子》云："人有徒行，将吕梁汚舟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造舟师。师曰：凡无斋而独载者，人百钱；汝尚少半，吾不汝载也。人曰：姑收其半，当为挽绠至彭门以折其半。"

又《夷坚戊志》载："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亡仆出斡。抵暮趑趄呻吟而来。问：'何为？'曰：'恰在市桥上，有保正引绳缚二十人过，亦执我入其中。我号呼不伏，则以钱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吃县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经年佣直，不曾顿得五千钱，不可失此，遂勉从之。到鄞县，与同缚者皆决杖，乃得脱。'汪曰：'所得钱何在？'曰：'以谢公吏及杖直之属，仅能给用；向使无此，将更受楚毒，岂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产！可谓癡人。'仆犹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岂皆痴耶？'竟不悟。"前二事盖寓言以资笑谑，而后一事乃真有之。

〔选自《宾退录》〕

●●

三个愚人的故事，虽令人捧腹，然仔细想来，却也颇耐寻味，不可全以笑料视之。

其一，愚人去染绢，而手工费需一千二百钱，他只有四百钱。为了偿付染费，只好把八百钱买的一匹绢加上，凑足一千二百钱付给染工。故事至此结束。读了这段故事不禁粲然。去染房的目的，本为把绢染成绯色，现在把绢折做染费，则已无绢可染；既不染绢，何必付给染费？结果是无端给染工一匹绢、四百钱，而自己却一无所获。

其二，愚人将从吕梁坐船去彭门。拿五十钱去找船夫，船夫说："单身客人坐船，需一百钱，你这还差一半，不能载你。"愚人说："姑收其半，当为挽绠至彭门以折其半。"

此人与上则染绢之人，可谓难兄难弟，他们的做法简直是"异曲同工"。本来的目的是从吕梁去彭门，结果却花了五十钱当了个船家的义务挽绠工。

其三，某仆无辜被执，替人受刑。"汪仲嘉自言，其族人亡仆出斡。抵暮趑趄(zījū，行走困难)呻吟而来。"开头使用倒叙手法，以引起悬念。接着通过一问一答写出某仆的不幸遭遇。原来某仆想"顿得五千钱"，情愿替人"吃县棒"，可是为了少受些苦，又用这五千钱随大流给县吏送了礼。汪笑他憨愚，他还满不服气，说："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岂皆痴耶？"这结尾一句，活画出某仆的憨痴来，真有画龙点睛之妙。

此三则故事的妙笔在于，若把事情分解开，每一个片断又不无道理：染绢，当然要掏染费；坐船，当然要拿船费；为了"谢公吏及杖直之属"，也只得拿钱。但是，如果从事情的全体看，从结局上看，三位主人公又实实愚得可以：染费是交足了，可绢在哪里？辛辛苦苦给船家挽了绠，船费是清了，可却没有坐上船。为了不失"顿得五千钱"的机会，情愿替人"吃县棒"，可为减轻皮肉之若，却又用这五千钱贿赂了官吏。

三位主人公最"愚不可及"处在于，他们只顾眼前，全然不管原来做事的目的，干了蠢事还心安理得。正因为如此，所以称他们为"愚人"，所以谁都觉得他们端的可笑。（兰虹　张健）

王　寀

·蚕　珂·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师，会元夕张灯，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将帷观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襁服，冯肩以从，至宣德门上方御楼，芗云彩鳌，箫吹雷动，士女仰视，喧拥阗咽，转盼已失所在，骀驭皆帷扰不知所为，家人不复至帷次，狼狈归，未敢白请捕，襄敏讶其反之亟，问知其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咸叵测。居旬日，内出犊车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诸车，家人惊喜迎拜，天语既定，问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奸人利其服装，自襄敏第中已窃跡其后，既负而趋，南陔觉夤己者之异也，亟纳珠帽于怀，适内家车数乘，将入东华，南陔过之，攀帷呼焉，中大人悦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拥至上阁，以为宜男之祥，上问以谁氏，疎然对曰："儿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感以占对不凡，且叹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暂留，钦圣鞠视，密诏开封捕贼以闻，既获尽戮之，乃命载以归，且以具猷示宣敏，赐压惊金犀钱果，直钜万，其机见于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寀自号，政和间有文声，敢为不诎，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与其孙遇游，传其事。

〔选自《耀史》〕

一个刚刚会说话的小孩，能够机智地逃脱拐劫者之手，平安回到家中，不能不使人万分惊异，王寀就是这样一个机敏的孩子！

这篇小说以极为精练的笔墨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内容，塑造了一个年龄很小但聪明过人的儿童形象——南陔寀。在塑造这一人物时，作者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他，而只选取了他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这样就更加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使王寀这一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般小说中表现人物形象的艺术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篇小说为了

表现王家的机敏，采取了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的手法。

小说一开始，就写的是元宵节之夜，王襄敏家人出来观灯，"幼子家，第十三，方能言，殊帽襁服，冯肩以从。"王家是王襄敏的第十三个儿子，刚刚会说话，在这元夕佳节，他戴着镶满珍珠的帽子，穿着挂满饰物的盛装，骑在家人肩上，跟着大人一起观灯来了。这一段作者正面描写了王家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初步的印象——一个年幼的大家公子。在万头攒动的观灯人群中，"南陔觉负己者之异也，亟纳珠帽于怀，适内家车数乘，将人东华，南陔过之，攀帷呼焉。"当王家感觉到背自己的人不是家人时，他马上把珠帽藏在了怀中，这一举动是与一般孩子的表现极为不同的，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把自己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保管好，这就说明他已意识到贼人就是冲着这些珠宝而来的。足见这孩子很懂事，早熟。此时恰巧有皇宫车辆经过，他便跑过去，趴在车前的帷幔处呼救。这么小的孩子在与家人失散后，非但不哭闹，反而能有办法自救，表现出临危自若，处事不惊．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年龄是极不相称的。作者的这段正面描写，确实是令人们对王家在这紧急关头有主意．有办法应付赞叹不已。当中大人将他带入内宫，"上问以谁氏，竦然对曰：'儿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在威严的皇宫内，面对权力无边的圣上，王家并未被"震摄"住，他表现得对皇上很有礼貌，很尊重，同时又能对答如流，把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皇上，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这就更加深了人们对王家的认识：一派大家风范，与众不同。小说这些正面的描写使人物形象很鲜明，描写王家的外貌特征、言谈举止，行为动作全都是为的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抓住他的年龄小与胆略高的反差，突出了他的机敏，有胆量，非同凡响。

只有正面的描写，作者似嫌不能写尽王家的精明，于是在小说的适当地方，又采用了侧面烘托的方法，作者通过对与王家有关的其它人物的描写，写他们对王家的印象，以及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态度，来间接烘托出作者所着力描写的王家的性格特征，这样的写法，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在元夕灯夜，王家不见了．家人及侍从们都惊慌失措，非常狼狈地回到家中，"襄敏讶其反之亟，问知其南陔也，曰：'他子当随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大家都不知怎么办好时，王家的父亲却镇定自若，认为如果是其它孩子，应当去查访，"如果是十三子，一定能够自己回来。"非常自信的语气！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王襄敏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说明他早已深知、了解了王家，王家平常的所做所为已经让他的父亲认定在这关键时刻，他能应付，这也就说明王家早已表现出与其它孩子的不同之处。"中大人悦其韶秀……以为宜男之祥。"也是以中大人眼中所见，侧面写王家的美好、俊秀。"上顾以占对不凡，且叹其早

慧，曰：'是有子矣。'"在皇上眼中，王涤也是不同凡响的，同时也感叹他这么小就这么聪明，对他也是非常喜爱的，把他留在宫中，下令把劫持他的贼人"获尽戮之"，还赐给他的父亲压惊钱一万万两，皇上如此断事，完全是出于他欣赏这个孩子的聪明、可爱，这种不直接的叙述反而进一步从侧面烘托了王涤这一人物形象。

这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采取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的交插使用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岳珂，字肃之，号倦翁。岳飞的孙子。著有《金陀粹编》、《宝真斋书法赞》、《桯史》、《玉楮集》、《棠湖诗稿》。（贾　立）

相　马　者　·赵令畤·

唐兴元有知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适于马肆。有致悍马于肆者，结縻交络其头。二力士以木夹叉其颐，三四辈执挞而从之，马气色如将噬，有不可驭之状。幼清迫而察之，讯于主者。且曰："马恶无不具也，将货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万易之，马主惭其多，既而聚观者数百辈，诘幼青。幼青曰："此马气色骏异，体骨德度，了非凡马，是必主者不知，俾杂驽辈，槽栈陷败，粪秽狼藉，刷除不时，刍秣不适，蹄啮蹂奋，蹇取唐突，志性郁塞，终不得伸，久无所赖，发而狂躁，则无不为也。"既晡，观者少间，乃别市一新络头。幼清自侍，徐而语之曰："尔才性不为人知，吾为汝易是镟结秽杂之物。"马弭耳引首，幼清自负其知，乃汤沐剪刷，别其槽栈，异其刍秣，数日而神气少变，逾月而大变，志性如君子，步骤如俊乂，嘶如龙，顾如凤，乃天下之骏乘也。〔选自《侯鲭录》〕

本文以短短的篇幅，塑造了一位爱马、惜马且有精湛的相马、养马艺术的感人的艺术形象，令人感动、深思。

主人公李幼清是唐朝兴元（唐德宗年号）时人。作者从两个方面刻画了他的为人，从而使这个人物跃然纸上。

作者着力表现了李幼清爱马、惜马的深挚感情。小说一开始就介绍说，李的业余时间，大都是在马的交易场所度过的。这样，他的爱马的性格和趣味就透露出来。一天，李幼清在集市上发现了一匹骠悍的烈马被三四个人牵着打着赶了过来，头部被丝绳缠得很紧，面部被两个力士用木板夹住。李幼清"迫面察之。""迫"、"察"二字十分精妙地传出他此时的情态。那匹被五花大绑捆住的悍马是"如将噬，有不可驭之状"，李幼清靠近它，有被踢伤的危险，但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反而端详起这匹马来。这时，李幼清的爱马之心就被微妙地表现出来了。当他认定这是一匹"天下骏乘"时，毫不迟疑，要以"三万易之"。他的这种态度竟弄得卖马者惭愧起来。此买卖者本来认为他的马"无恶不具"，是匹不中用的马，他卖的本意，不过就是收回点本钱罢了。幼清本可以利用他的糊涂，以最小之代价取得最大之实利，然而他根本不曾有过一丝如此的闪念，这表明他对马的价值的尊重和对骏马的怜爱之心。买下此马后，幼清又为它买了一个新络头，慢语轻声道："你的才能不为驽人所知，我为你换下这肮脏杂乱的绳子。"此话说得何等动情，何等亲切啊！他的这话竟使得马垂下耳朵，昂起头，显出又驯服又有所领悟的样子。李幼清又为这饱受委屈的骏马洗澡剪鬃，单备食棚、槽圈和草料。种种细节的描写，向人们显示着：李幼清之所以能辨认马之优劣，其重要原因，是他有一颗爱马的赤子之心。

作者叙述了李幼清精湛的相马才能和李幼清观察马时，对马的体态、骨架诸方面的特征都不放过，对马的气势、神采尤加注意。不仅如此，他还精辟地分析了那匹骏马"无恶不具"的原因。他分析说：这样的好马被主人放进劣马之群，不好生喂养，居住条件肮脏，不予洗刷，甚至久遭踢、咬和蹂躏之若，又在艰难清况下驾驭它，乱闯乱跑，使它的本性抑塞，时间一久，便成了一个狂燥不安、难以驾驭的马了。在李幼清的精心饲养下，这匹"沉寂下僚"的骏乘变得"志性如君子，步骤如俊乂（音 yì，贤能之意），嘶如龙，颜如凤"，面目一新。这进一步表明，李幼清不但有超人的相马术，而且也是一位养马的好手。

本篇在前后鲜明的对照中，向人们提供了深寓哲理的启示。对于事物的本性，要有深透的把握。顺其本性，因势利导，就能大大发挥事物本身具有的潜能；反之，则一事无成，越搞越糟。本篇中的卖马者，以暴力对烈马，一筹莫展；相马者李幼清，以精养待骏乘，立见功效。世间一切事物，莫不可以此类推。这就是本篇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

此篇作者笔端富于感情，善比喻，状物生动，还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这些都为可敬可佩的相马者李幼清增添了光彩。（黎烈南）

曾　敨

·王　巩·

曾敨过泗州，谓余曰："某罢扬州教授时，子瞻守扬，某往见吕吉甫真州，吉甫问曰：'轼何如人也？'敨曰：'聪明人也'。吉甫怒，厉声曰：'尧聪明耶？舜聪明耶？大禹之聪明耶？'敨曰：'非三者之聪明，亦是聪明也。'曰：'所学如何？'敨曰：'学《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欤？'敨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学《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选自《随手杂录》〕

曾敨与吕惠卿（吕吉甫是吕惠卿的字）的对话发生在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断地贬官、迁徙的时期。吕惠卿是辅助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人，官至参知政事，《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中。笔者在此不涉及对变法和吕惠卿的评价，只就他与曾敨的对话来欣赏本文。

本文是通过三个回合的问答，显示了曾敨的辩论的才能，并塑造了两个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

吕惠卿与曾敨问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苏轼的为人。吕问：苏轼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看起来是对个人的评价问题，其实不那么简单。此时正是新旧两党矛盾激化时期，苏轼又是旧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关系到对变法和两党两派的评价问题。吕这一问实大有深意。曾敨显然是赞成苏轼的。他无意在回答中涉及这些敏感问题，可是又要在回答中表明自己的倾向，于是以"聪明人"回答之。这里不仅把苏轼为人正派、襟怀旷达以及文学上的优异才能全都包括进去，而且还暗示苏轼对当前局势的有甚为明智和正确的看法，暗示他的对立面（如吕惠卿）并不聪明。这个回答可谓巧妙。

不料吕惠卿听了勃然大怒，他厉声叫道："是属于尧一类的聪明，还是舜一类的聪明或禹一类的聪明？"盛怒之下，言语难免有失。吕惠卿这一问，就显得不够聪明。在吕看来，"聪明"只能是帝王、圣人品质的专有词，苏轼岂能当之？当然，吕惠卿不仅是生气时说了糊涂话，他认识问题的方法也错误的，他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曾敨抓住了他这一错误，以平静、

自然的语气说："不是这三者的聪明，但同样也是聪明呀。"聪明，是普遍概念，它有广泛的外延，人类有在各种场合、各种方式、各种专长中表现出来的聪明，而尧、舜、禹之聪明，不过是多种聪明中的一种罢了。怎能一提聪明，就必言尧舜呢？曾的这一回答表明，他此时头脑是冷静、清醒的，始终以理智在控制自己，以说理和对方论辩。这和怒气冲冲、感情用事的吕惠卿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确实是聪明的办法。

吕惠卿接着又问，苏轼在学问上到底怎样？这一问仍是关系到苏轼是否为"聪明人"的问题。吕的意思在于请曾敨从"所学"的角度证明苏轼是聪明人。这一回，曾敨的答话有点奇怪："他正学《孟子》呢！"这显然是所答非所问，吕惠卿惊愕了，他生气得站了起来："你这是什么话？"然而曾敨自有他的道理。他说，《孟子》中的精义，就在"民为重"。苏轼正是因为学习、修养到了非常高的程度重视老百姓，所以他才特别看重对《孟子》的学习。"此所以知学《孟子》也。""知"字耐人寻味。这一弦外之音是：知道并重视学《孟子》本身就说明了苏轼修养的程度。你吕惠卿没有读懂《孟子》，不知学《孟子》，所以你根本不可能了解苏轼，而我和你这位"不知"之人谈苏轼之修养，岂不是对牛弹琴？看来曾敨的一番话确实道着了对方的缺点，吕惠卿沉默不语了。

总归起来，曾敨的辩论技巧有三方面，一是以含蓄的语言回答对方的试探；二是及时发现对方的逻辑错误，予以反击；三是引人入彀，然后击中对方要害。此篇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伴随着辩论显现出来的。吕惠卿在开始时是"怒"、"厉声"，气势咄咄逼人；接着是"愈怒"、"愕然"，在盛怒之中夹杂着困惑；最后是无言可对，"默然久之，"一副沮丧之貌。这些表情在辩论中显现，使人觉得很传神。曾敨则始终语调平缓，语言简洁有力，比起高声大气、盛气凌人的吕惠卿来说，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作者虽没有对曾的表情动作加以刻画，但从他的语气、措辞中可知这是一位头脑冷静、反应敏捷、机智善辩的人物。（黎烈南）

宋真宗 ·苏辙·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见虏母于军中，与蕃将韩得让偶在驼车上坐，

利用下车，馈之食，共议和事。利用许之岁遗银绢三十万匹两。利用之行也，面请所遗虏者。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及还，上在帷宫，方进食。未之见，使内侍问所遗。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白："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泊，利用具闻其语。既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由此利用被赏尤厚。

〔选自《龙川别志》〕

●●

本篇通过对宋真宗在与辽交战、讲和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喜、忧感情的变化，刻画了这位大宋帝国皇帝的形象。作者使用的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曰"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是指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由于作者囿于某些原因不能直说，因此用意隐晦，粗粗读过，就很难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例如"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就是作者的曲笔。宋真宗是很怕与辽军打仗的，在景德（真宗年号）年间，辽人南侵的消息传来，集贤殿大学士寇准建议真宗亲征，真宗忧虑重重，想逃避，他的"亲征"，是在寇准的坚决要求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作者强调"用寇莱公计"，正是曲折地再现了一个忧心忡忡，视打仗为畏途的帝王形象。当宋军在战斗中射死敌方大将，辽国不利，因此求和时，"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这两句话，虽语调平淡，不见褒贬之词，却把以求和为乐事、唯恐得罪辽人的宋真宗的为人，隐曲地揭示出来。和交战相反，听到可以议和的消息，真宗是兴奋的，他马上响应辽人的号召，派出了曹利用去议和。在作者不露声色的叙述中，宋真宗的忧与喜的感情变化已隐含其中了。

二曰以人物的话语、动作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宋真宗虽以与辽人讲和为喜，但也是喜中有忧的。他很忧虑辽人对他的敲诈勒索。但是为了边界无事，又要向辽人输送金银布匹。于是他对出使敌国的曹利用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这两句叮嘱之言，把这个一心求和又怕勒索但终于又横下一条心忍受宰割的人物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真实。真宗清楚地知道：满足贪得无厌的辽人的结果只能加深、激化国内的各种矛盾，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总比得罪辽人好得多。不过，对他来说，最佳之方案，莫过于

在屈辱求和的同时，不受过大的损失，这样他的皇帝才可做下去。小说对真宗的这种心理揭示得非常细腻。曹利用出使回来拜见皇帝时，真宗正在吃饭，他马上命内侍问送了辽人多少银绢。当他听内侍说可能是"三百万"时，深感震惊，以至控制不住自己，"失声"道："太多。""失声"二字，把真宗的仓皇失措的神态和盘托出了。但是，这巨大的损失与苟安求和的政策比起来，毕竟又是次要的。因此他在忧愁之中又得到一点宽慰。待到曹利用来见他时，真宗"亟问之"，真有点急不可待了。曹告诉他是"三十万"时，真宗又一次失态了。然而这次是因极度喜悦而忘形("不觉")，是意外的惊喜。这样，一个典型的帝王形象的塑造也就完成了。

宋真宗这个典型的人物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以战为忧、以和为喜的人物，又是一个以战胜为忧、以屈辱求和为喜的人物。而他最大的欢喜，则又在于接受他认为很满意的、程度适中的屈辱条件。这犹如一个人在挨打时，欢喜于屁股被鞭笞，庆幸于头部得以保全一样。（黎烈南）

考　核　·王　谠·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自若，无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选自《唐语林》〕

●●

《唐语林》记载了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杂事、民间习俗、士林言行、典故名物等方面的内容，仿《世说新语》的体例，共分为五十二门。

本篇故事讲的是唐高宗总章(唐高宗年号，唐高宗在位时改元甚频，总章年号自公元668——670年称用。)年初，有督运官运粮，途遭大风失米。时尚书卢承庆负责考核官员，因其态度涵养，将考绩连拔两级，由"考中下"提至"考中上"。作者以赞扬的口吻描写了督粮官宠辱不惊的"雅量"和卢尚书品鉴人物的识见。

小说叙述层次十分清楚。作者先以"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十二字，将时间、人物、身份、事情背景交待出来。接着用七个字："有督运遭风失米"，将评考对象及情况叙出。卢尚书对他的评判是："监运损粮，考

中下。"这是对客观政绩的考断。对于这一评判，从卢的眼中来看督运官，"其人容自若，无言而退。"这一表现，超乎寻常。因为遭风失米，乃出不测，评为下等，实有委屈，这位督运竟然不著一言申辩，形容自若。卢尚书奇之，于是"重其雅量"，改判为"非力所及，考中中。"再看那督运，"既无喜容，亦无愧词。"恬然自若，不以荣辱萦心。卢尚书又加重之，改判为"宠辱不惊，考中上。"故事至此结束。通过作者这样一笔笔勾描，一层层添染，督运官喜怒不形、宠辱不惊的举止仪态便逐渐凸现出来。卢尚书考评认真，器重人品的雅量和识见也为读者所感受到。

"珠藏泽自媚，玉蕴山含晖"，事物的本质总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美好的品性是能够处处得到体现的。这位督运面对决定官场升贬的考评，能够看得极开，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表现了情操上的深厚修养。而这种内涵的发现，也有赖于卢尚书的慧目所识。卢尚书本人也重视品性修养，《新唐书·卢承庆传》说他"美仪矩，博学而才。"他对督运的赏识，既有着同声相和的感应，又有着惺惺相惜的情愫。正是由于这种心灵的激应相通，才流记下来这一段隽永有味的佳话。

这篇小说篇辐虽短，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趣高雅，富有哲理，耐人品读。（蒋佩春）

太宗解隙 ·王 谠·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人谓太宗曰："薛驸马无才气。"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数月。帝闻之大笑，置酒召诸婿尽往，独与薛欢语，屡称其美。因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酒罢，悦甚。薛未及就马，主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日。〔选自《唐语林》〕

小说讲的是丹阳公主因人言其夫婿薛万彻"无才气"，由羞生嫌，夫妻失和；唐太宗知道后设计调停，重使二人和好如初。故事很短，人物性格写得各有特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井然有序地展示了矛盾的产生、发展、解决、结果，使人犹如目睹其事，颇能启人心扉，获得某种教益。

该故事在《新唐书》中也有记载。丹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之女，唐太宗

李世民之妹。薛万彻是当世名将，由于战功卓著，得尚丹阳公主。小说序曲先用一句话"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将二人的关系摆出。"尚"意为仰攀婚姻，薛万彻"尚"丹阳公主，自然就是高攀皇家。唐朝社会十分看重门阀世系，婚姻更是讲究门当户对，这就决定了二人在家庭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矛盾的产生是有人对唐太宗说："薛驸马无才气。"这句话公主知道了，深为刺痛，"羞之，不同席者数月。"公主出身皇家，心高气傲，自尊心强，别人对其夫婿的贬语，使得她难以接受，感到面上无光。这种不快怨气，自然发泄到自己的男人身上。"不同席者数月"，说明分居日久、公主羞耻之深，同时也反映了公主骄傲、任性的性格，以及凌于薛万彻之上的气势。

小说展示了矛盾的产生、发展之后，作者集中笔力，描述唐太宗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公主夫妇失和的情形传到唐太宗那里，"帝闻之大笑"。这"大笑"，一方面是想不到丹阳公主这位御妹，听此一句话便大发脾气难为其夫，殊为可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唐太宗对于解决此事成竹在胸，视作甚易。小说具体地描述了唐太宗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

唐太宗在解丹阳公主夫妻之间的"疙瘩"时，采取了"对症下药"的办法。使得丹阳公主气不顺的症结是有人说"薛附马无才气"，这自然是相对于其他附马面言，使得丹阳公主在众姊妹中（丹阳公主姊妹有19人）面上无光，为此"羞之"。对此唐太宗大排宴会，"召诸婿尽往"。在众人面前，唐太宗独与薛万彻"欢语"，一再地称扬他，显示皇帝对他的看重与恩宠。又与薛拔袒赌刀，佯为不胜，输刀给薛并亲为佩之，曰此让薛万彻耀示其勇力。这些表演，当然尽人众人之眼，丹阳公主面上自然甚为好看，所以宴会告终时，公主"悦甚"。散席出来，薛万彻要去上马，公主急忙召唤他，与之"同载而还"，夫妻间的嫌隙涣然冰释。末句以公主对薛万彻"重之逾于旧日"，宣告一场夫妻矛盾以和好圆满而告终。

历史上的唐太宗英明睿智，富有权谋。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智谋。对于丹阳公主夫妇间的嫌隙，唐太宗并没有去做什么说服工作、用言语消除二人之间的隔阂，而是抓住矛盾的症结，对症下药，举办了这场宴会，于谈笑之间，不着痕迹地化解了丹阳公主的羞愤之气，使二人"悦甚"，和好逾初。足以见其处理事端手段之高明。这种处事解纷的方法，对于我们不无启迪，在我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艺术特点上，小说详略分明，重点描写唐太宗设计解隙的过程，突出了主题，同时也刻画了人物，使得故事隽永有味，启人心智。情节处理得也首尾完整，前因后果，交待分明，相互映衬呼应，构成浑然一体。另外，该小说写的是一则宫廷轶闻，人物性格和环境背景贴切吻合。公主的骄狂、

前后心理的转变，唐太宗的智而有术，读来富有生活实感，达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和谐统一。（蒋佩春）

魏征论谏 ·王 谠·

皇甫德参上书，言："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征进曰："贾谊当汉文帝之时，上书曰：'可痛哭者三，可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为激切。不激切，则不能动人主之心；激切，则似谤讪。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今苟责之，则于后谁敢言？"乃赐绢二十匹，命归。〔选自《唐语林》〕

●●

魏征和唐太宗，一个直言敢谏，一个从谏如流，以君明臣贤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便是他们君臣论政时传下来的箴言。史传说魏征"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这篇小说讲的便是其中的一次谏净情形。写的是大臣皇甫德参上书进谏，触怒唐太宗，魏征为之论理剖辩，喻明唐太宗，使之色霁回意，赐绢赏谏。

故事写了三个人物。皇甫德参上书，敢于指出唐太宗修洛阳宫是"劳人"、收地租是"厚敛"，甚至直言不讳地将"俗尚高髻"归源于"宫中所化"，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意见，显示出是一个忠正骨鲠之士。唐太宗在历史上是个英明能干的皇帝，但在追求享乐方面并不亚于其他奢侈的帝王，因此招致皇甫德参的上书谏事。由于上书言辞尖锐，干涉了他的所好，使他怒气勃勃，斥责说："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这句话故意歪曲上书原意，将皇甫德参之言推至极端，用国家招牌掩盖自己贪图奢侈享受的私欲，以使自己言之振振，怒之有理。说明他善于诡辩，很能为自己找理由。但当魏征向他剖明道理，讲出利害，他能翻然醒悟，回嗔转念，赐绢作赏。表现了政治上的颖悟和远见，不愧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魏征在历史上以刚正敢言闻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很懂策略，能够从唐太宗的思想特点出发，头头是道地讲明道理，收到

进谏的效果。唐太宗故意歪曲皇甫德参的上书原意，一是为自己护短，二是泄怒。如果魏征就皇甫德参的上书与其辩论是否偏激，势必让皇帝下不来台，把问题搞得更僵。所以他在姑且承认皇甫德参之言激切的前提下，引汉贾谊上书文帝之语"可痛哭者三，可长叹者五"，证明"自古上书，率为激切。"说"不激切，则不能动人主之心；激切，则似谤讪。"这样，从根本上为皇甫德参做了无罪的辩护。同时以贾谊之言辞激切，而汉文帝容忍之事例，暗示给唐太宗，让他品味。接着，举"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之话，给太宗树立了效仿的模式。最后以"今苟责之，则于后谁敢言？"提醒太宗，不能自断言路。唐太宗是个胸怀雄心，颇想有为的皇帝。隋炀帝刚愎自用，不恤人言，导致隋朝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二世即亡，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太宗即皇帝位后，很重视吸取历史的教训，经常与臣下讨论古今历代兴替之道。魏征的这番话，可以说句句打中其心，尤其是句末提出警告，切中他的思想要处，使唐太宗怒气全消，赏谏补过。唐太宗曾说："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新唐书·魏征传》）从这个故事，可以理解唐太宗何以乐听魏征之言。

小说通篇几乎全用对话组成，通过人物话语表现人物性格，组织故事情节。皇甫德参的上书构成故事的发端；太宗阅之大怒，忿忿斥之，掀起情节波澜，使气氛紧张，冲突激化；魏征当此之际，从容进言，一番话语，象凉雨浇下，熄灭了太宗盛怒之火，使矛盾转化平息，气氛松缓下来；太宗最后赏谏赐绢，作为故事的结局。整个情节变化张弛，颇合起承转合之律，篇章虽短，具有跌宕摇曳之美。（蒋佩春）

李卫公在珠崖 ·王 谠·

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游之，至一老禅院；坐久，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指曰："中有药物乎？弟子颇足疲，愿得以救！"僧叹曰："此非药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当朝时，为私憾黜于此者，贫道悯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贮其灰，俟其子孙来访耳！"公怅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选自《唐语林》〕

●●

李卫公，即李德裕，他是唐朝大臣，历任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等职。文宗和武宗时居相位，曾封卫国公。他是"牛李党争"中李派首领，后来受牛僧儒派的排挤，被贬到珠崖（今广东省琼山县一带），死在那里。这篇小说就是写他被贬到珠崖时精神上的痛苦及临终前的复杂心理。

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李卫公登临望阙亭题诗一事。李卫公每登临望阙亭，"未尝不北睇悲咽"。望阙亭，亭名取义于远眺京城。北睇（dì），即朝北望。李卫公自从被贬到珠崖后，每次登上望阙亭，都要北望长安。"悲咽"二字概括地写出他当时的心情。在牛李党争失败后受到排挤被贬的激愤、郁闷，失势后的惆怅……种种复杂的痛苦心理都蕴含在"悲咽"二字之中。这种痛苦的心境在望阙亭上的题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头两句写他独自登临望阙亭，向北遥望帝京时的感想。珠崖离长安那么远，鸟儿尚且要飞行半年才能到达，要返京城是多么难啊！后两句写他困在海南的崇山峻岭之中思归故都而不得的痛苦。好像青山舍不得让他离去，故意"百匝千遭绕郡城"，把他围起来。这首诗用了拟人手法，把李卫公那种眷恋京都思归不得的惆怅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反映了他被贬珠崖后的痛苦，为下文写他的死作了铺垫。

后半部分写李卫公访古寺的见闻及他的死。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李卫公看到了老禅院里的十余个葫芦。他以为葫芦里装的是药，想向寺僧要一些，以医足病。但寺僧说，太尉（即李德裕，曾加封太尉）在朝当政时出于私仇把一些人贬斥到这里致死。寺僧出于怜悯，焚其骸，留其灰，以待于孙来寻找。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情节完全是偶然的。但偶然的巧合常常是必然的反映，是符合生活真实的。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的情势变化无常，李德裕也难免身受其害。当年他曾因个人恩怨将许多人贬到珠崖，而如今他自己又被别人贬到这里。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远离京都远离家乡，被贬斥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平，使他深刻理解了当年那些不幸者的痛苦以及他们抑郁而死的可悲结局。寺僧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他的心灵。于是他"怅然如失，返步心痛"，这八个字刻画了李德裕临终前复杂的心理状态，反映了他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深深的愧疚，表明了他的良心并没有泯灭。当一个人做了错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使许多人受到损害，甚至丧失了生命，而后自己又遭到同样的命运，他所受到的良心的谴责比任何打击都要沉重。是悔疚、是怅惘、是怜悯还是辛酸……种种复杂的心理都包含在"怅然如失，返步心痛"这八个字里，由于长期的精神上的抑郁，再加上良心上的自责，李卫公心理上承受不住，当

天晚上就死了。 （连 枚）

唐太宗出李勣 ·王 谠·

太宗病，出英公为迭州都管，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后，可亲任之。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去。

〔选自《唐语林》〕

●●

这篇小说讲的是唐太宗病重时外贬大臣李勣，为太子（唐高宗）继位用人预作准备。小说通过唐太宗对于安排此事原因的说明，揭示了唐太宗的用人权术和自私冷酷的帝王之心。小说同时从一个侧面写出李勣的机智和对于权谋机策的谙达。

李勣就是通俗小说《说唐》里面的足智多谋的瓦岗寨义军军师徐懋功。他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瓦岗军失败后，徐懋功归降李唐，受到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赐姓为李。以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去掉名字中的"世"字，改称李勣。他"用兵多筹算，料敌应变皆契事机。"（《新唐书·李勣传》）在为李唐王朝效力的征战中屡立功绩，深得唐太宗的赖重，认为他"可托大事"。史载他曾得暴疾，要用须灰作药，唐太宗为他亲自剪须和药。又有一次他在宴饮中大醉，太宗解衣替他复盖。这些当然都是唐太宗的驭臣之术，目的是要他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忠。但是在这篇小说中，唐太宗却一变以前对他所施的拉拢恩宠手腕，采用了疏远贬放的措举，其中藏有太宗深沉的心机。他对高宗的嘱言中展露出他的内心考虑："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后，可亲任之。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这一段话反映了唐太宗好用权术的奸雄一面。他自知不起，把希望寄托在高宗身上，以维护他李姓江山的"万世基业"。由于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认为他可以辅佐高宗巩固皇位统治天下。但恐怕他"不厌服"（厌音 yā，心服。）于高宗，所以先将他疏贬到外地，等高宗继位后再"亲任之"，把他调回京师重用，从而树恩于李勣，使他效忠新主。名末的两句话阴怖可憎：万一李勣"迟疑顾望"，不能听从他策划的安排，指示高宗"便当杀之"。暴露了封建帝王自私残忍的丑恶心

态。

小说的后一部分正笔描写李勣听调以后的反应。他一经受诏，也不及回家，草草收拾行装，即便奉诏赴任。从这行动描写，反映了李勣老练机智，窥破事象内情，料得这次外调，寓有深意，所以即刻就道，不少停留。和通俗小说中描写的足智多谋，能掐会算的徐懋公的形象是相符的。

这篇小说虽然短小，内容还很完整：开首写唐太宗外放李勣；中间一大段由唐太宗自己话讲出外放李勣的原因；末尾写李勣对外调的反应。结构，情节虽较简单，但并不平淡。唐太宗出李勣，引起读者思问，为什么出李勣？唐太宗谓高宗李勣"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引起读者对李勣行动反应的挂虑，这样牵动读者思绪，又随即在下文给于解答，使读者获得惬意的快感，感受到小说的故事性。在笔墨分配上，唐太宗的话占据了故事的绝大部分篇幅，通过唐太宗的话来反映他的好用机谋、冷酷自私的性格；而对李勣的描写则十分简略，只有"勣奉诏，不及家而去"八个字。虽然十分简略，由于前文有关事情已经铺叙了，所以关于李勣只略点两笔，其形象便已宛然突出。由此看出小说布局的巧妙：详略分明，又互为生势，有机统一。在语言上，作者也惜墨如金，很见功力。　　（蒋佩春）

娄师德　·王谠·

狄梁公与娄师德同为相，狄公排斥师德非一日，则天问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对曰："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则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实师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笺纸，得十许通荐表，以赐梁公。梁公阅之，恐惧引咎，则天不责。出于外曰："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　　〔选自《唐语林》〕

●●

狄梁公即狄仁杰，与娄师德均是唐武则天时的名臣。蔡东藩说武则天时"嬖幸擅权，盈廷荒秽，无一非武氏家奴，惟娄狄二公，以功名终，颇有重名。"对二人的功绩人品，特为推誉。但这两位名重当朝的相臣，曾有一度存有暗隙。这篇故事便据此掌故，记载下来，特别突出了娄师德的容人雅量。

说起娄师德的量怀，在历史上可说颇为有名。史书说他"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则逊以自免，不见容色。"他于唐高宗上元初年进任监察御史，至武则天圣历二年殁世，其间近 30 年。这期间，武则天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奖励告密，使得大狱屡兴，罗织不绝，杀人成风。据统计，死于武则天淫威之下的有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中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在此制度下受迫害而死的不计其数。而娄师德却出将入相，从未殃及，便是缘于他与人无争，遇事辄让的明哲保身的涵养功夫。

也许正因为娄师德处事不争，只务圆融，使得狄仁杰与其不甚投合，入相以后，多次挤他出外。先是出讨契丹，事平归来，又被外调为陇右诸军大使，管理屯田事宜；继复调往并州长史，兼天兵道大总管。这数番出调的情景，武则天看在眼里，于是亲自出面，调解两位股肱大臣的关系，产生了本篇故事所叙的这一幕。

该篇小说在写法上颇为生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主题突出，剪裁精工。本篇故事主要在说明娄师德的容人雅量，所以选材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取舍。史录中武则天与狄仁杰关于娄师德"贤乎不贤"、"知人不知"的议论均略去，而沿着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狄仁杰反而排挤娄师德这一线索，通过武则天道出实情，在此上面抑扬生发，曲折造势，构成故事的波澜，收到不枝不蔓，突出中心的效果。

二、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形象凸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讲："文似看山不喜平。"作为小说，更是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这篇故事尽管短小，情节简单，仍然写得曲折生姿，读来有味。《古代文章学概论》一书谈到："讲究抑扬，也可以使文章曲折多变，摇曳多姿。……按下为抑，飚起为扬。一下一上，一束一放，两相对应，互相彪炳，就会形成波澜起伏之势。"这篇故事正是运用抑扬手法来制造情节的波澜的。史录中武则天说出娄师德推荐狄仁杰事只是一句直陈句，这篇故事则变演为武则天与狄仁杰的设问对答。通过狄仁杰的对白，着意刻画他昂然自负，心高气壮的情态；而后通过武则天说明："卿之遭遇，实师德之力。"并将师德的"十许通荐表"赐给狄，使其赧然愧怍，恐惧引咎，形成文势的跌宕。从而显出娄师德为国荐才的诚挚和度量。结尾狄公出叹："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作为点睛之笔，突出娄公荐贤不求报，受挤更能涵的高尚人品和过人胸次。

三、隐而愈显，笔墨生色。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说："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这篇小说可说得其妙旨，通篇并无娄师德出场，而娄师德的高尚人格和宰相度量，映托得十分感人。作者用语十分讲究，寓有深意。例如武则天"命左右取箧篋，得十许通荐表"，从此可见娄相

为国荐才，一荐再荐，竟上有十几通荐表，必使贤才为用方罢，表现出为国荐贤的拳拳之忱。又如狄公出叹："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借狄公之叹，回应娄师德虽力荐狄仁杰，却从未在其面前露出丝毫倨恩之色，反映了娄师德施不求报的高尚人品。语言运用上，有时一词点缀，便十分生色。如听了狄仁杰甚为自负的一番话，"则天久之曰"，一个"久"字，勾画了武则天沉吟，斟酌怎么说话的情态，从而也看到作者的文笔功力。（蒋佩春）

及第风波 ·王 谠·

进士王如洪者，妻公以伎术供奉。玄宗欲与改官，拜谢而请曰："臣女婿王如洪，见应进士举，伏望圣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许之，宣付礼部宜与及第。侍郎李暐以谐执政，右相曰："王如洪文章堪及第否？"暐曰："与亦得。"右相曰："若尔，未可与之。明经、进士，国家取材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材？"即令奏闻。居二日，如洪宾朋宴贺，车骑盈门。忽中书门下牒礼部："王如洪可依例考试。"闻者罔然自失。〔选自《唐语林》〕

●●

这篇小说写的是唐代科举中发生的一件事情。王如洪的妻公（岳丈）以伎艺供奉宫中，受到玄宗赏识，恩准赐其女婿进士及第。礼部接到皇帝旨意后洛示右相，被右相拒回。王如洪在接受众宾朋庆贺及第之际，重又接到还要应试的牒报。故事反映了有关唐代科举的一些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在唐代被正式确立。唐代的科举制尚处于初期阶段，旧的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残余影响还存在，表现为注重社会上名公巨卿对举子的评议，录取时可以公开接纳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的举荐。在故事的第一部分，王如洪的妻公请求赐其女婿进士及第，玄宗一口应许，并且宣付礼部执行，便很能说明这种情况。另一方面，科举这种新型的取仕制度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小说中也具体反映出来。王如洪妻公供奉伎艺得到玄宗欢心，要给他官做时，他竟拜辞，而请求允其女婿举进士。可见

进士及第在社会上已被引为殊荣，人心趋骛。

小说的第二部分着重表明的是右相对于科举所持的观点，也是故事的主旨所在。礼部侍郎（负责科举部门的副官）李畴接到皇帝旨意，便拿这件事去请示右相。右相首先问的是："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虽有皇帝旨意，也不盲目服从，而是着眼于关键问题：才与名能否相称，去问李畴，反映了右相持公严明的处事态度。李畴的回答是"与亦得（允其及第也行）。"话说得含含糊糊。对于这种回答，右相立即明确答复："若尔，未可与之。"断然否决了让王免试及第的旨意。并且申明："明经、进士，国家取材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材？"认为明经、进士是"国家取材之地"，决不能随意作为恩典赏赐，否则，"将何以观材？"义正辞严地阐明了科举考试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和严肃性，驳回了礼部的请示。

第三部分写两天后，正当王如泚在"宾朋宴贺，车骑盈门"的盛喜状况下，庆贺御准进士及第，礼部传来中书门所批复的牒报："王如泚可依例考试。"像一瓢冷水从头激下，热闹的喜庆场面顿时"冻结"住了，出现"闻者罔然自失"的戏剧性结尾，读者可以想象听到牒报时人人脸上顿现的各色表情。

当然，王如泚后来还是中了进士。如前文所说，唐代科举注重名公巨卿的荐举，更何况玄宗皇帝曾宣令礼部，这一关照，使得王如泚试后便顺利及第。小说首句便已道明了他的进士身份，此篇故事所讲的，乃是他中进士前的一段波折而已。

结构上，和情节相关的人物、场景由截然不同的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地点在官中，出场人物是王如泚的妻公、玄宗；第二部分地点在宰相官署，人物是礼部侍郎李畴和右相；第三部分地点是王如泚家，人物包括王如泚和众宾朋等。三部分场所人物虽各不相同，由于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和事情发展的脉络缀连构织，演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使人丝毫不觉断脱突兀之感。并且正因为此，该小说能以很短的篇幅，为我们展示了多侧面的唐朝政治生活面影。（蒋佩春）

西平王法 ·王 谠·

崔吏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崔氏妇颔之而去。有顷复

来。晟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病，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请教训子不至。晟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称西平礼法。〔选自《唐语林》〕

●●

《西平王法》一文讲的是西平王晟生日，女儿为其拜寿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作者通过对这件小事的叙述，反映了西平王晟治家的严谨及他待人处事的态度。

整篇故事的语言简洁、流畅，结构严谨、有序，且又不失情节的描写，使人读来既通俗易懂，又有情有景，很有特色。

故事以西平王的生日之宴为背景，这就将整个事件放到了一个广阔的场景之中，不难想出，以西平王之身份，他的生日之宴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排场，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在这里逗留，仅是一带而过，只用一个"大"字将西平王的生日宴淡描出来，这就给每个读者以想象的天地；可见这个"大"字，用得恰到好处，真是多写一字就有累赘之感，少了"大"字则又实感不足。本文中类似这样的描述，可谓是俯拾皆是，这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语言上非凡的造诣。

故事语言的简练、精巧，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也促成了本文情节描写不拖泥带水特点的形成，以上特点又决定着整篇小说在结构上的艺术特色。小说从事件的发生到结束，所用篇幅不长，但从整个结构上看，却是一气呵成、井然有序，情节发展亦交待得清清楚楚，首尾呼应。从小婢与崔氏妇附耳悄语，到崔氏妇颔首离去，去而归，看上去似乎写得平平淡淡，实写得是有景入情。小婢与崔氏妇长久的附耳低语，使读者意识到将要有事发生，而且事属非常，再加之崔氏妇颔首而去，更使悬念陡生，令人挂心不已，这就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出现了一环扣一环，一步步引人入胜，大有欲罢不能之感受。然而，作者的这些交待，只不过是故事情节发生的前奏，以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较低的音节，引出一个震人心魄的高音节，这才是作者良苦用心之处。正是因此，小说最为精采的部分，是作者着意落笔刻画的西平王父女二人的对话。这段对话，在小说中既占有较大的篇幅，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西平王治家有方的表现，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顶端。从崔氏妇回到宴上，到西平王问事，直至西平王的"怒曰"，虽然表面上看着平平，而在这平平之后，却是一场风暴；只此一"怒"，即将故

事情节推到了浪尖，读者的情绪，也随之起伏不迭。这也正是作者点睛之笔，使一切发展，尽在不言之中进行。

故事写到这里，作者并未就此搁笔，而是继续交待了事情发展的结果，和作者及当时世人的看法。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小说更具有了说理性，加强了作者所以要写这个故事意念，亦增加了读者对作者意图的理解；同时，也使得整篇文章具有一个较为良好的完整性，没有虎头蛇尾，戛然而止的感觉。

在故事的措写中，作者并没有直接交待自己的意图，而是采用了一种委婉的手法，通过讲西平王对子女教育的一件事，婉转地表达了作者思想，这也是整个故事结构的高明之处，这种写法，不仅使整个故事含蓄有味，而且不给人以说教之感，实实是做到了"寓教于乐"之中，并为整篇文章增添了不少美色。（王晓玲）

杜黄裳 ·王说·

●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使者未敢进，乃于宅门伺候。有肩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选自《唐语林》〕

●●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受到削弱，藩镇割据的格局形成。各地的节度使拥兵自重，控制了当地的军、民、财、政大权，不受中央政府节制。他们有时互相杀伐，有时又联合起来反抗朝廷，称王称帝，而唐政府也莫奈其何。这篇小说中的李师古便是盘踞在淄青镇（今山东淄州）的藩镇，承袭其祖、父的统治，到他已是第三代。其父李纳曾自号齐王，数反朝廷，逼得德宗皇帝检讨："朕实不君，人（指藩镇将领）则何罪？"但到了杜黄裳为相的时候，政治局面有所改观。杜黄裳坚决反对姑息分裂势力，力主修整法度，朘损诸侯，再加上他"达权变，有王佐大略"（《新唐书·杜黄裳传》），使得割据势力对他颇为畏惮。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演出了李师古送礼这一幕。

这则故事写李师古跋扈，又畏惮宰相杜黄裳，于是派人送礼以交结杜

宰相。使者赍礼至京，未敢遽献，在相府门外窥伺，见到宰相夫人出门，其亲随婢女衣衫褴褛，于是放弃进礼之图，归告李师古，李师古遂也作罢。

故事很短，不足70字，却刻画了三个人物，各具特色。作为威霸一方的李师古，小说以"跋扈"二字，表现其桀傲不驯、称霸一方的嚣张气焰。然而他的性格并非简单地只是狂妄的一面，小说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工于心计，阴险狡猾的另一面。由于宰相杜黄裳主张削蕃，又足智多谋，对于分裂势力无疑是一种威慑。李师古表面上"未敢失礼"，仍旧尊奉唐王朝为中央政府，实际上心术所甘，于是想出了"奇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的收买计策，行贿杜相。只要杜黄裳收下此礼，今后也就很难与他作对了。在筹谋此计时，鉴于杜黄裳的严正声望，李师古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审慎的布置，这主要体现在对于送礼使者的派遣上。小说对于使者的描写，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精明细心，练达事理的人。他携礼至京后，并不是直接去叩谒相府的大门，而是安顿一切之后，轻身到相府的宅门伺候，窥探动静。当他见到"有肩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于是向旁人打听"何人？"别人对他说是相公夫人，他便"遽归以告"。千里迢迢送礼至今，何至于一闻人言便放弃此行任务，"遽归以告"，而李师古听到回报之后，也就"乃止"。这是从相公夫人的从婢衣衫褴褛处，看到了杜黄裳为官清廉，决非贪污纳贿之辈，使者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知趣而退，没有去硬碰钉子。这篇小说没有直接去描写杜黄裳，实际上对黄裳根本就没有出场，但他的影响却笼罩全篇。从李师古送礼的定计、使者送礼的踟蹰，相公夫人从婢的衣衫褴褛，这些侧面的描写中，宰相杜黄裳立朝严正、治家清廉、声誉播远、奸佞畏惮的形象便立了起来。

这篇小说对我们很有启发，它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邪不敌正。只要我们守身持正，便会"鬼邪不侵"。同时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只要行为有不检处，外邪便会容易侵入。尤其是身居要职之人，如果不能持身严谨、清廉为政，便会危及国家、事业、个人。试想杜黄裳不能持家严谨，收了李师古的礼物，以后藩镇再反，身居庙堂之上的宰辅，还能堂堂正正地声讨逆贼，坚持己见吗？届时恐怕未言心虚，声气不足了。

在写作技法上，这篇小说很有特色。全篇主要写杜黄裳，而纯用侧写笔法，通过描写他人来表现主要人物。这种笔法比直接去描写杜黄裳的清廉刚正，要节省笔墨、含蓄、给读者留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更具艺术的魅力。这种侧写笔法也渗透在其他人物的描写中，例如从使者的精细有智，可以见到李师古派选使者的审慎，从而反映出他对送礼之计是煞费苦心，寄予厚望的。小说第二个突出之处是它的语言、人物性格塑造、情节设计，都达到精纯、洗炼的境地。海明威认为，作品宛如冰山，露在水面的只占全

部内容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应该全部抛到水下。这篇小说可以称为海明威理论的典范。李师古畏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遂"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至于他怎么盘算考虑,如何定计、嘱托使者,一字皆无,删去一切可删的部分,显得十分精简,给读者以最大的想象空间。又如使者打探清楚肩舆中是相公夫人后,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八个字便了结全文,而意思全到:杜相的清廉难动,使者的明智、师古的认可,皆一一表现出来了。而行文简洁含蓄,给人以思想、品味的余地,富有遵藉之美感。此外,小说情节完整,以李师古定计始,以其认可失败终,前后呼应,故事性强,实乃短制中的精品。 (蒋佩春)

王祚问寿 ·王铚·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耳。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聋者耳。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聋曰:"更向上!"问:"能至八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曰:"能至百岁否?"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其人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儿孙辈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选自《默记》〕

●●

问卦算命是种迷信活动,古代盛行,今亦不绝。这篇小说通过一次卜卦问寿的活动,将两个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妙不可言。

王祚,历史上确有其人,在宋初担任司空的官职,其子王溥任宰相。他官品不低,家庭富有,生活奢侈,只不知年寿高不高,于是便求卜问卦。小说以算卦作中心事件,用诙谐的笔调,通过人物的言语、表情的描写,把王祚和卜者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喷饭。

王祚在洛阳的府第是高宅大院,画堂深邃,他在府内,竟然能听见卜

者在街上摇铃卖卦的声音而"令人呼之"。这位富足的官僚一切都满足了，只是惦记着自己活得长不长，故此对卜者的声响便听得清楚了，所以，文章没有直接点明王祚的心理，从客观的叙述中，却把他的心态暗示出来了。算卦的人是个瞎子。这瞎子也是机灵的人，听见有人请他算卦，便悄悄询问去叫他的老兵："谁叫我算卦呀？"老兵告诉他，求卜的人是王宰相的父亲，官高富足，只想问寿数高低。他摸了底，在算卦中便争取了主动。

这是算卦前的序曲。王祚心情迫切，卜者狡猾多端。随后开始了求卦问卜的场面描写。卜者揣测对方的心理状态，随机应变，信口开河；富翁王祚只求长生，笃信胡说八道。一系列的对话和表情，把双方的心理交战写得维妙维肖。"令布卦成"即让瞽者把卦摆出来。推命，即据生辰八字来推究命运。这里作者紧扣人物的心理来描写人物的对话和表情，尽管有些夸张，夸大失实，生趣盎然。瞽者将王祚的八字推究一番，装出大惊的样子，说"此命惟有寿"。这个"惟"字描绘出人物的狡猾，"惟"有寿，反过来说，只有寿命长，而无富也无贵，实际是瞽者揣摩透了后才如此说的。因为瞽者如说富、贵、寿都齐，便会引起怀疑，真那么"全"吗？也让人知道，他是在宰相家，为宰相的父亲算命。只说"惟有寿"，便装出不知求卦者是"贵极富溢"的人家，这样，就使人相信了，可见瞽者的老于世故。王祚"喜"，"喜"卜者说"寿"高，连猜问两次寿限，其心情是想知最高寿限为多少。瞽者回答两次"更向上"，见王祚不敢往高里说，又"大笑"，笑王祚把数字说少了，王祚最后说出"百岁"，瞽者"叹息"，叹息王祚还说少了。他胡诌至少活一百三四十岁。从两人的对答中，一个迫切追求长生，一个巧言投其所好。两个人物的心态都跃然纸上。

随后，作者将夸张升级，描摩两人情状：王祚问活这么久，其间有无病痛，卜者回答，没病，只是近 120 岁时，微微有点肠胃病，"寻便愈矣"，寻，不久，即不久就好了。当时，从王祚问能否到 70 岁，可知算命时，他最多 60 几岁，到 120 岁，还差半个多世纪，卜者竟然算出 50 多年后会闹肠胃病，明显是无稽之谈了。但王祚笃信不疑，回转头去对站在身后的儿孙说："你们切切记住，那一年，莫叫我吃冷汤水。"这样，将王祚的愚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这是夸张的描写，夸张往往能突出特征，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作者这一夸张的描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物的愚昧无知。

老舍认为："对话很重要，是文学创作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这篇小说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的，不少对话闪着艺术的光彩。前边瞽者说的"此命惟有寿也。"后边卜者说王祚在 120 岁的春夏间要闹点小小的肠胃病，王祚竟要儿孙"切记"，"是年莫教我吃冷汤水"，一个狡猾，一个愚

昧，都从一句话中活画出来，真可谓一句对话写出两个人物了。

（曹治国）

李　播　·尤　袤·

播以朗中典蕲州，有李生携诗谒之，播曰："此吾未第时行卷也。"李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游江淮间二十余年。欲幸见惠。"播遂与之，因问何往，曰："江陵谒表丈卢尚书。"播曰："公又错也，卢是某亲表丈。"李渐悚失次，进曰："诚若郎中之言，与荆南表丈一时乞取。"再拜而出。

〔选自《全唐诗话》〕

●●

唐朝士子为了求得科举上的成功或仕途上的出路，盛行"行卷"之风，以诗文进谒名公贵人，求得赏识，以谋取政治上的荐引或经济上的资助。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南郭先生式的人物，有投机之心，无诗文之才，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结果"撞在枪口上"，弄得尴尬无地，狼狈而逃，读来令人解颐。

小说很短，不足 110 字，情节单一，但矛盾冲突剧烈，两起波澜，极富有戏剧性。第一次波澜先交待李播以郎中官职统辖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南），作为一州官长，正是士子投递行卷的对象。《唐音癸签》中谈到："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不辞，……至所干投行卷，半属谄辞，概出臆剿。"可知当时投献的行卷，臆剿（抄）者不在寡数。而这篇小说中李生所携的诗稿，却恰是郎中李播未第时的行卷，并且被李播当面脱口说出，构成矛盾的猛然爆发，情势陡然紧张，场面甚为尴尬。按说这位李生应该羞惭满面，无地自容了。不想他临不慌忙，仍能致词应对，说："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游江淮间二十余年，欲幸见惠。"真人面前难说假话，索性坦白承认此诗乃不久前在京师书肆间用百文钱买来的，"欲幸见惠"，显出对该诗极为欣赏喜爱，希望能赐还给他，实际上是顺风使舵，进阿谀讨好之辞，恭维主人诗才；抑且此诗乃百钱得来，也不忍便弃。由此可见，李生在干谒大人方面是久历风雨，猝遇意外，尚能把持，其语"游江淮间二十余年"，也证明其磨练非短。但这句话与前后话无逻辑联系，略显语无伦

次，当是烧香拜错菩萨之故。至此，一场风波似已过去，李播还给他书稿，接下和他叙谈，问其何往。这位仁兄顺口接上："江陵谒表丈卢尚书。"举出官亲来壮门面，想藉此得到李郎中的看重和款待。却不料巧之又巧，这句话又碰到石头上翻了车。李播说："公又错也，卢是某亲表丈。"两次弄虚，两次碰上真人，波澜再度掀起。这一回，李生脸皮再厚，也不由"渐愧失次"，慌忙中胡乱应对："诚如郎中之言，与荆南表丈一时乞取。"刚才要别人以诗"见惠"，这一回又要"乞取"别人的表丈，昏头昏脑，自己也不知在说些什么了，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

小说描写的李生这位以诗行骗的末行文人很为传神。其入谒、应对、强作镇静、顺口扯谎、惶悚失态，甚至脸孔的一红一白，都使人恍若能见，足见作者手笔之高。然而作者叙写的手法却相当简单：作者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描写，不置只词，而褒贬自现；另外，情节的推进，主要靠对话进行，依靠对话组织矛盾冲突，掀起波澜。人物的情态，在冲突中被揭示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尺幅卷波澜，像一幅精美的图画，令人观之不足。全文的语言也极为精粹，犹如千锤百炼，杂质全无，表现力极强。例如文末"再拜而走"，虽只四字，李生的昏乱之态、惭沮之心、狼狈之状，宛在眼前。而此许神态，只因此四字放在文中，便顿然生起；抽出来看，又平谈无奇，由此可见作者语言运用的奇妙魅力。　　（蒋佩春）

崔　郊　·尤　袤·

郊寓居汉上，〔与姑婢通。其婢端丽，善音律。姑贫，〕（据《云溪友议》校补）鬻婢于连帅，给钱四十一万，宠眄弥深。郊思慕无已。

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遥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归。至于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

〔选自《全唐诗话》〕

●●

"侯门一入深似海"，是世代传诵的唐诗名句；诗作者崔郊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秀才，今系其名下而传世的诗作仅此一首。此诗的广泛流传又得力于它的写作背景——一段曲折跌宕的爱情故事，按唐宋人的习惯就称为诗的"本事"。

故事的第一段先交待了事情的背景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秀才崔郊寄居在他姑姑家里(汉上是地名，唐置汉州)，与姑姑家的婢女相互爱慕，暗约终身。不料横生波折，姑姑因贫寒只好将这个婢女卖给了观察使(唐时称观察使为连帅，也泛指地方长官；据《云溪友议》此人为显贵于頔)。这位连帅为得到这位端庄秀丽又善解音律的少女，不惜重金，"给钱四十一万"，买到手后宠爱倍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崔郊的感情却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是一介寒士，无权无势，自然不抱幻想；但又"不思量，自难忘，"绝望而又"思慕无已，"这倍加痛苦。"连帅"和崔郊一得一失，相互衬托，一喜一悲，相为因果。

后来，事情又有了发展。一次寒食节，婢女和崔郊邂逅于途。婢女虽然被卖给了显宦，身不由己，心中却仍然保留着对崔郊的一片纯真的爱情。她在马上垂泪不止，向崔郊发下山盟海誓，表达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涟泣"是垂泪貌，语出《诗经·卫风·氓》"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崔郊尽管对这位姑娘"思慕不已"，但看待这件事件的态度却现实得多，也理智得多，他的赠诗中用"绿珠垂泪滴罗巾"表示对婢女处境和态度的同情与理解，既是用典，又切合眼前的情况。绿珠是西晋石崇的宠妾，"美而艳，善吹笛"，赵王伦专权，其爪牙孙秀倚势向石崇指名索要，遭石崇拒绝。后报复石崇，收其下狱，绿珠也坠楼而亡。用典恰合婢女的不幸遭遇。崔郊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侯门一入深似海"，破镜重圆是不可能的，"从此萧郎是路人"，写出了自己的绝望心态。("萧郎"，诗词中惯用于指称少女爱恋的男子，这里是崔郊自谓。)诗人突破了个人不幸的圈子，概括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公子王侯为一己之欢，随心所欲离散鸳鸯，弱女子在爱情上不能自主，随人摆布，至遭劫夺，痛苦非常。

事情至此非但没有了结，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嫉恨崔生的人将这首诗抄写下来，当作"匿名信"，"捅"到那位"连帅"眼前，意欲借刀杀人，手段卑鄙恶毒得无以复加。对已遭受命运的沉重打击的崔郊来说，这真叫祸不单行，雪上加霜。这回，不单是婢女的命运掌握在"连帅"于頔手里，连崔生的命运也一并掌握在他手里了。果然，"公睹诗"便马上命令把崔郊叫来。左右都莫测高深。可以想见，嫉恨崔生的人暗中得意，等着看

热闹；同情崔生的人不觉为他捏了两把汗；读者当然更不知这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事情的结局揭晓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于頔对崔郊并不嗔怒，而且十分热情和蔼，握手谈诗，很是爱才；不但成全了崔郊这对恋人，还因他们贫寒而有所馈赠。这样的结局对崔生二人不啻喜从天降，同情他们的遭遇，为崔生担心的人心中释然，嫉恨崔生的人却弄巧而成拙，反而帮了崔生的忙，真是始料不及，此时又不知作何感想。

这一则故事虽不足二百字，人物却写了好几个，互相间的关系微妙复杂，事情的头绪也很多，然而作者娓娓道来，不慌不忙，却举重若轻，"烦能不乱"，而且还能写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曹　健）

杜　牧　·尤　表·

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侈，洛中名士盛谒之。李高会朝客，以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邀之。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二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气意闲逸，旁若无人。

牧不拘细行，故诗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吴武陵以《阿房宫赋》荐于崔郾，遂登第。郾东都放榜，西都过堂，牧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

"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学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选自《全唐诗话》〕

●●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德宗贞元15年（803），卒于唐宣宗大中七年（853）。他出身于"一门朱紫，世代公卿"的世

家望族，处身于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晚唐时期，一生忧国忧民，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刻的思想见解，却因受"牛李党争"的牵涉，经历坎坷，颇不得志。他的诗成就很高，大多是"有为而作"，感时抚事，寄兴遥深，风格清雄俊逸；后人常把他和李商隐并提，称为"小李杜"，为晚唐诗坛上的双璧。然而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杜牧却是个"风流才子"，甚至是有才无行的"浪子"，实在是冤枉了他。无庸讳言，杜牧确有他喜好声色的"清狂"一面，但这也是当时一般文人的通病，何杜牧独以之闻名于世？这主要是由于宋人的笔记、野史记载了许多关于他不拘绳检的逸事，才使他不明不白地成了中国历史上无行才子的典型。

尤袤在《全唐诗话》中，也想刻画出杜牧清狂的性格特征，而不欲顾其全貌。但只是说他"不拘细行"，用语还算比较有节制。一则诗话的篇幅有限，有关杜牧清狂的逸事又很多，不可能详细地逐一介绍，作者主要是抓住杜牧赴李愿宴会这一件小事，用小说笔法描写杜牧在宴会上几个动作神态的细节，具体形象地刻画出其性格特点，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件事最早见于唐孟棨的《本事诗》，记述了杜牧33岁在洛阳东都留台任"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官职时发生的事，尤袤据以发挥。杜牧在筵席上即兴咏成的这首诗题作《兵部尚书席上作》，兵部尚书是指罢职闲居的李愿。李愿在家中高会宾客，因恐怕于杜牧的职司有碍；不便邀请他赴会，杜牧却执意要来；来了之后，本应以不引人注目为宜，他偏偏又不安于席。先是"独坐南行"，（当时礼貌，堂上饮燕以南向而坐为尊，故人皆不坐南向以示谦逊），"瞪目注视"，痛饮三杯，继而又发言无状，指名要主人赠妓，引起满堂哗笑。杜牧在哗笑声中神态自若，"气意闲逸"，反而又"朗吟而起"，的确是"旁若无人"，狂态可掬。作者不但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杜牧的清狂神态，而且也反映出他那不拘世俗礼仪，率性而行的处世态度，使人感到魏晋风度之遗响余韵。杜牧的"狂"，不仅在于他的言语神采，更在于他全不以官职俸禄为意，赴宴之事不久，他就因离职过百日不归而丢了御史的官职。

杜牧"不拘细行"，离职逸游习以为常。《诗话》所引《遣怀》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并非随意所置的闲笔。

杜牧的"清狂"，不以官职公务为意，缘于他的自负以及后来在政治生涯中的失意。《诗话》用《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一诗揭示出他少年得志时的踌躇志满，更使人理解了他"清狂"，"不拘细行"的性格渊源。

文宗大和二年（828），26岁的杜牧应进士考试。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崔郾。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太学博士吴武陵把杜牧的《阿房宫赋》推荐给崔郾，杜牧以第五人及第。这次考中进士的一共有33人。按当时的科举

制度，进士考试后，还要过关试，又称过堂，才算成进士，不过这主要是象征性的了。那一年的进士考试改在洛阳举行，考中后又要到长安参加过关试。所以说"东都放榜，西都过堂"。由洛阳赴长安的路上，杜牧咏成这首诗，其中"却将春色入关来"句的"春色"一词，一语双关，即指自然的景色，又是酒名，更喻进士及第后的一团喜色。可以感到杜牧当时神采飞扬，意兴豪迈的自负心理。（曹　健）

陈　子　昂　·尤　袤·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宜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选自《全唐诗话》〕

陈子昂是唐朝武后时人，出身豪富世家。少年时遍览经史百家，任气使侠。24岁中进士，官麟台正字，迁右拾遗。直言敢谏，切中时弊，而意见少被采纳。因不阿权贵，受到排斥打击，38岁辞官还乡，后被权贵武三思指使县令诬害而死。陈子昂还是初唐著名诗人，诗歌革新家。其名作《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感慨宇宙无穷、人生短促，悲叹知音不遇、壮志难酬，情调凄郁深沉，苍凉悲壮，成为千古绝唱，传诵人口。这则故事记述的则是青年时期的陈子昂初次入京会试时的一件轶事，读来可以窥到他倜傥豪侠、颇具奇智的一个性格侧面。

全文不足二百字，情节却一波三折，极尽跌宕之致。讲的是陈子昂初入长安应试，不为人知。这时有卖胡琴者，索价百万。如此高价，引起人们惊奇，京都豪贵们"传视"，却又"不辨"；在无人肯买的情况下，陈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缗市之。"（千缗：缗为串钱的绳子，一千文钱串在一起为一缗，千缗即为百万钱）引起众人惊问，回答很简单："余善此乐。"将人们对

琴与价的注意，轻轻一转，移到琴技之上。又引动人们产生“可得闻乎”的好奇心，回答：“明日可集宜阳里。”文势如波澜，至此由高峰而下，又酝酿着下一次波峰的涌起。次日，大家“如期偕往”，看到的是“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场面豪华，显出主人气派阔绰，信守诺言。食毕，主人捧琴，众人以为可以一聆妙音了，却不料主人说出一番话来，宣称自己由蜀诣京，“碌碌尘土”，“有文百轴不为人知，（唐人习以诗文制作成卷轴，如今裱画为轴一般）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言毕举琴碎之。如惊涛击崖，引起轰响，在众宾客惊愕之际，陈子昂以其文轴遍赠会者。其诗作又似一股清新的春风，风骨刚健，兴寄真挚，引起新的轰动，遂致“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故事以武攸宜将其聘为书记作为尾声，记为第二次波澜平息下去后的反响。

唐承隋制，以科举取士。每岁会考·全国举子集子京师，亦是一时之盛况。“麻衣如雪，布于九衢”，形象地描绘了应试举子布满长安街巷里坊的情景。在如许芸芸之众中，怎样脱颖而出，成为每一个应试者萦绕心头的头等大事。所以举子们入京以后，纷纷活动，投献诗文，拜谒京都的名公贵人，求得他们的揄扬和揣荐，以影响主司的视听。陈子昂是初次来京，不为人知，但他却能抓住卖胡琴者索价甚高，京都豪贵们传视不决的契机，掷钱百万，吸引住人们的注意，一步步引导，最后反客为主，赢得豪贵们的震惊、敬重，使他们自愿揄扬传播，取得“一日之内，声华溢都”的宣传效果。

这一段，非常生动地展示了陈子昂是怎样抓住人们心理，将众人的注意由琴转到琴技、聚集豪宾，摆下盛宴，为其诗文大作广告而布下会场的经过。虽仅两句对话，数语描叙，陈子昂的不动声色，欲擒故纵，巧谋善设，练达老成的心态已经足以被读者领会，反映了他机敏胜算，倜傥超群，颇具奇智的个性。

写作手法上，文势跌宕起伏，意境新颖，引人入胜。作者善于渲染气氛，运用对比，烘托描述对象。例如通过豪贵们“传视”、“不辨”，然后写“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两相对照，赫然突出陈子昂家室豪富，出手爽快，与豪贵们犹豫不决的情态构成鲜明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又如开始极写胡琴昂贵，众豪贵传视而不敢遽买，子昂购之而设盛宴陈前；而后再以诗文凌之子上，引起轰动，“声华溢都”，起到强化突出的作用。另外，小说剪裁得当，详略分明，用语精炼，表现力强，情节完整、具有传奇色彩。

（蒋佩春）

株连致误 ·陆 游·

绍圣元符之间，有马从一者，监南京排岸司。运漕使至，随众迎谒。漕一见怒甚，即叱曰："闻汝不职，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来见我耶？"从一皇恐，自陈湖湘人，迫亲窃禄。求哀不已。漕察其语，南音也，乃稍霁威。云："湖南亦有司马氏乎？"从一答曰："某姓马，监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则勉力职司可也。"初盖误认为温公族人，故欲客之。自是从一刺褐，但称"监南京排岸"而已。传者皆以为笑。

〔选自《老学庵笔记》〕

●●

这篇以讽刺的笔法，揭露了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派别斗争，选题新颖，刻画生动，实是一篇较有特色的讽刺作品。

讽刺者乃对生活中丑恶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现象的揭发和鞭笞也。讽刺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这篇小说的故事似乎荒唐，实际却有生活的依据，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后来，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从此，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一直贯串北宋王朝，斗争到后来，互相攻讦，感情用事，与变法并无多少关系了。这便是这篇讽刺小说的现实基础。

讽刺的真实因素只有寄寓于典型的情节中间，才能产生感染人的力量。而将真实用有高度代表性的讽刺形象和讽刺情节表现出来，正是《株连致误》重要的艺术特点，绍圣、元符是宋哲宗的年号，此时章惇、蔡京执政，他们打着实行新法的旗号，贬抑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那时，司马光已死，新党对他仍然切齿痛恨。在这种背景下，便发生了故事里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马从一担任南京的掌管水运的"排岸司监察"的官职。漕使，即转运使，一个掌管各道财赋的官员到来，马从一随众迎接。漕使听见迎者报名姓是"监南京排岸司马从一"，将官职的"司"与其人的姓——马，听成"司马从一"了便以为马从一是司马光的族人，立时大怒，便指责马从一不称职，要检举弹劾。后来知道闹了误会，这位"排岸司监察"不姓司马，是姓马，就让他安心任职。这个情节本身便具有讽刺性，读来令人喷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讽刺形象的刻画颇为精妙。这讽刺形象主

要是漕使这个人物。小说里，在刻画这个形象时共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他初来乍到，刚一见面，由于误听，便把马从一当成司马光的族人，便立即大怒，就要按不称职的罪名弹劾。第二层次，发觉口音不对，乃稍弄威、因为司马光是山西人，而马从一是湖南人，口音差别极大。霁威，即止怒，稍稍止怒，仍怒，只是稍微减轻点，这是漕使知道面前的“排岸司监察”不是司马光的族人，现在的怒，是生“司马”这个姓的气。第三层次，漕使弄清楚对方是姓“马”，便微笑了，这笑并不是他明白自己错了，更重要的是知道对方与“司马”一点关系也没有，可见成见之深了。他于是说：“这样，你努力做好工作就行了。”从漕使的脸色三变中，作者以讽刺的笔法，完成了讽刺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宗派斗争的无原则性，无是非性，简直是拿人的前途开玩笑。

这篇小说的讽刺特点还由于运用了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其色调也是单纯的。单纯的色调是作品中讽刺目标单纯的反映，即抓住讽刺对象的某一丑恶思想和行为集中地予以讽刺。在表现手法上则反复渲染人物的某一个特征。如小说的讽刺目标集中在漕使身上，不枝不蔓，反复渲染他的感情用事，以宗派的是非为是非，先恨其是司马光的族人，后又恨“司马”这个姓，因而一怒再怒，当知道是姓马，不是姓“司马”，就高兴了，前后对比，既有表情对比，也有语言对比，使讽刺色彩更浓烈。最后，马从一只好连官衔也不说全，在报名帖写“监南京排岸”，这一笔更把漕使的形象从侧面烘托出来。（曹小乐）

秦桧专权 ·陆 游·

秦丞相，晚岁权尤重。常有数卒，皂衣执梃，立府门外，行路过者，稍顾视謦咳，皆呵止之。

尝病告一二日，执政独对，既不敢它语，惟盛推秦公勋业而已。明日入堂，忽问曰：“闻昨日奏事甚久？”执政惶恐曰：“某惟诵太师先生勋德旷世所无，语终即退，实无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盖已嗾言事官上章，执政甫归，阁子弹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选自《老学庵笔记》〕

●●

《秦桧专权》仅120余字，便把秦桧的多疑、阴险、狠毒的性格刻画出来了，真是一字千金。

秦桧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后被金[illegible]所俘，被放归。南宋时，他两任宰相，封太师，力主投降金人，并杀害岳飞等抗金名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这篇小说便是从统治集团内部倾轧的角度来塑造秦桧的性格的。其突出的艺术特点是通过细节来刻画人物。

在小说中，其细节描写向来是丰富和加深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一个没有精彩细节的作品，既不能使人物形象丰满，也不能使故事产生艺术魅力。《秦桧专权》的开始交代秦桧的晚年执掌重权，其家门口，常有数名士卒站岗，穿黑衣，持棍棒，过往路人、只要稍微向门里看两眼，或是咳嗽、说笑，就会遭到呵责禁止。极力描写秦桧的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小说的重点却是写秦桧的排斥他人，专权弄权。秦桧因病告假一二日，另一位执政大臣被高宗赵构叫去询问事情。即使秦桧不在身边，这位执政大臣什么话也不敢说，只是一个劲地推崇秦桧的勋业。这既表现了这位执政大臣的软弱、怕事，也从侧面烘托了秦桧的威势。人物还未出场，煊赫的声势已咄咄逼人。第二天，秦桧入堂，劈头便问："听说昨天你同皇帝谈了很长的时间？"这见面既无寒喧，也没问候，只点"奏事甚久"，尽管没有写秦桧的表情，但秦桧的虎视眈眈，咄咄逼人的神色已见于言外了，执政惶恐，连忙解释："我只是称诵您的勋德历代都没见过。"他这回答倒是实情，他所以解释，正反映他害怕秦桧，甚至有乞求秦桧不要加害的意思。两句对话细节的描写，一个人物神态的描摩，已透视出：一个是盛气凌人、趾高气扬，一个诚惶诚恐，如鼠见猫，将秦桧的专权、骄横刻画得入木三分。

秦桧听了对方只是在皇帝面前称颂自己的"勋德"，嘻笑曰："甚荷！"一个表情，一句话，笑上加"嘻"，即笑得开心；"荷"上加"甚"，即感激上面加副词"很"。即"很感激"。事实上，却又嗾使人弹劾对方了。这里用表情、对话的细节，又写出秦桧性格的另一个侧面：虚伪、狡诈。

从整篇小说而言，只是一个细节：秦桧病休一二日，另一执政被皇帝召去问事，时间稍久。尽管那执政别无他语，只是称颂秦桧的功德，但秦桧还以为别人在皇帝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便让人弹劾。可见多疑，在大细节中，又有对人物的神情、对话的小细节。通过这些细节，把秦桧的多疑、骄横、虚伪、阴险都表现出来，以少胜多，难能可贵。最后，作者评论道：其忮刻如此，忮，音至，忮刻，即忌恨、狠毒的意思。这个评论起到画龙点睛的作

用。 （曹小乐）

马知节直诚 ·吴 曾·

真宗朝，签书枢密院马公知节，武人，方直任诚。真宗东封，下至从臣，皆禁戒。至岳下，抚问执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时宰相臣僚有私食驴肉者，马乃对曰："亦有打驴子吃底。"及还都，设酺宴。开封府命吏屏出货子，隔于城外。上御楼，见人物之盛，喜顾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辅佐之力。"马乃奏曰："货底总赶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为诚而亲之。 〔选自《能改斋漫录》〕

●●

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便能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是记实性的，仅通过人物的两句话，便把马知节的直诚写出来了。

对话，老舍曾说："小说中人物对话很重要。对话是人物性格的索隐，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一个人物的性格掌握住了，再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可以琢磨他将会说什么与怎么说。写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而不只是为了交代情节。"这是从创作而言，欣赏只要将此话反推过去就行了。即看人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了什么话，就可以知道他的性格。

马知节的这两句话，如果孤立地看，除了朴实得带点"土"味外，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由于每句话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说的，因此便闪着光彩，成了人物性格的聚焦。

第一句话："亦有打驴子吃的。"那是宋真宗赵恒东行去泰山封禅，祭祀天地。东封泰山是朝廷大典，必须"斋戒"，即沐浴更衣，不吃晕腥，以示虔诚。在东岳泰山下，皇帝慰问随去的宰相和枢密使等执政大臣，不知有的官员在路上偷偷地吃驴肉，还夸奖大家在路上吃素食很不简单。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马知节冒出一句："也有打驴子吃的。"这一句就不简单了：一是揭露了宰臣们的阴私；二是等于批评皇帝不了解情况，乱表扬。这没有勇气说不出，也透示了人物正直、诚实的品德。

第二句"货的总赶在城外。"那是在从泰山回来后，在皇帝特许办的大

型宴会上说的。为了制造升平的景象，开封府官员将贫民赶到城外。皇帝登上宫苑的高楼，看见百姓的衣着鲜丽，市井繁荣，非常高兴地对宰相说："现在京城里繁荣富足，都是你们辅佐得好的结果。"当此之时，群臣无非是阿谀皇帝，称颂是皇帝的功劳。马知节却又捅疮疤，揭露贫穷的人都被赶到城外去了的事实。这句话也是两点：一是批评皇帝不了解情况乱表扬，二是揭露宰臣们弄虚作假，粉饰太平。这句话再次将马知节的正直、诚实、无私、勇敢的性格在前面那句话的基础上再次浓加彩色。

在写对话时，两句话的安排却相似并不全同。头一句似是脱口而出，没有过多思考；第二句是上前"奏"闻的，是思考而后说的。第一句话，前有铺垫，后无渲染，第二句话说完后，又用"左右皆失色"予以渲染，更显得这句话的影响之大。而且，第一句重点是揭露，第二句是在皇帝"喜"顾宰臣说的，他夸宰臣，实际是夸自己治国有方，故马知节的第二句话，既有批评宰臣捣鬼的一面，但重点却是冒犯龙颜，批评的是皇帝，提请他注意：不要被虚假的繁荣现象迷惑，实际并不繁荣。

俗话说，青蛙终日喊叫，也不能阻止牛到河边喝水，公鸡只叫一声，人们就起床了。这说明对话多而滥，并无好处；对话只一句，但是安排在点子上，却具有极大的威力。可见，对话的个性化，不仅与话的内容、用词等有关，也与安排的位置有关，既考虑人物对话的内容，又注意把对话用在点子上，才能具有更大的艺术力量。这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恐怕值得借鉴。

（曹治国）

不过免官而已 ·吴 曾·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圣时，初为许州司理参军。里中女骑驴单行，盗杀诸田间，褫其衣而去。驴逸，田旁家收系之。觉，吏捕得驴，指为杀女子者。讯之四旬，田旁家认收系其驴，实不杀女子。公意疑，具以状白府。州将老吏，素强，了不之听，趣令具狱，公持益坚。彼乃怒曰："椽懦邪！"公曰："今触奏坐懦，不过一免耳。与其阿旨以杀无辜，又陷公子不义，校其轻重，孰为愈邪？"州将固不能夺。后数日，河南移逃卒至，详勘之，乃是杀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后因众见，州将谢曰："微司理，向几误杀人。"

〔选自《能改斋漫录》〕

●●

这篇小说通过王平不肯轻率断案，避免了一次错杀无辜的事件，刻画一个正直的官吏的形象，在艺术构思上，精于剪裁是其突出的特点。

著名文学家茅盾指出："如何剪裁，好像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实在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不能剪裁，不善于剪裁，就表示了作者的思想方法是受到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束缚的。"茅盾的这段话，既指出了剪裁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剪裁首先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这是颇有见地的。

《不过免官而已》叙述的是一个案子的发生及解决的过程中的斗争，按一般写法，也许要大写其作为司理参军的王平，其职责是掌管州里的讼狱，当写他如何调查、怎样破案。但是，作者的意图不是这个破案，而是刻画人物，表现断案不能轻率，以免错杀无辜的主题，因此，破案过程便完全略去，多用笔墨来写人物，这正是剪裁巧妙之处。正由于善于剪裁，所以，人物刻画得较有个性。

小说的开始对王平略作介绍，指出他是福建侯官地方的人，在河南许昌担任司理参军的官职。接著又简述案件发生的情况：村里一妇女骑驴单身赶路，被坏人杀死在田塍里，并被剥去衣服。她骑的驴跑到田旁家。州里捕盗官兵从田旁家发现驴子，就认定田旁是杀人犯。王平审讯了四十天，田旁家不承认杀了人。王平分析案情后，怀疑杀人犯不是田旁，而另有其人，便将审理情况及自己的怀疑写成公文，呈报州府。于是，他跟上司的矛盾产生了，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场斗争，并在斗争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全文只180余字，王平和上司的争执便占约70字，即用了全文约百分之四十的字数，足见地位的重要了。这正是善于剪裁的结果。在这70字中，先描绘州将是个老吏出身，素来强悍，可见王平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所碰的对手就不同一般。这不一般的州将根本不听王平的判断，还催促结案。"公持益坚"，这四字让人看到王平为了人命，敢顶上司，理直气壮的神情。这触怒了州将，他生气地说："你这位部下是怕事了吗？"掾，对属下的通称。"懦"，怯懦，这里有无主见、不敢断案、有私心，害怕审错了丢官等意思。王平说："现在我因犯了怯懦的错误而被奏章弹劾，不过免职而已。与其逢迎你的旨意而杀无罪的人，又使知州陷于不义，比较轻重，哪个后果更严重呢？"在强悍的上司面前敢于直言抵制，王平的气魄可知，他所以敢顶，又是出于爱民。为了不错杀人，宁肯自己获罪，表现了他无私的心胸，这一层次，作者重点描绘，便把王平的正直、勇敢、虑事周全，心地坦荡的性格表现得鲜明、突出。

最后，小说简略地交代了杀人犯是个逃兵。由于王平坚持，田旁家得

了活命，州将在众人参见的时候，感谢王平坚持，避免了错杀人的后果。

该简的简，该繁的繁，显示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这正是这篇小说较突出的艺术特色。（曹蓉晖）

乐　君　·叶梦得·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士人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特爱重之，故遣吾听谈。今吾尚略能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婢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

乐易坦率，多嬉笑，未尝见其怒。一日过午未饭，妻使婢告米竭。乐君曰："少忍，会当有馈者。"妻不胜忿，忽自屏间跃出，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袒而起，仆于舍下，群儿环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适送米三斗，乐君徐告妻曰："果不欺汝！饥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

凡五十年矣，每旦起，外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少间，必曳履慢声，抑扬吟调不绝，踱其后听之，则延笃之书也，群儿或窃数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诗，有数百篇。先君时为司理，犹记其相赠一联云："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梦回孤月满，雨余目断太虚宽。"先君数称赏之，今老书生未有其比也。〔选自《避暑录话》〕

●●

小说是要刻画人物形象的。小说中的人物有的是杂取揉合而成的，有的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来的。两者都有可能塑造出典型的形象。《乐君》在后一种方法上，能给人以启示。

在这篇小说里，乐君是位老塾师，他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专心教书课徒，生性随和，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这个特征是从一个典型事件的描摩中表现出来的。

首先交代人物天性坦率，爱开玩笑，很少看见他生气，接着就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因家中没米做饭，夫妻间的一场冲突。时已过午，家里无米做

饭，婢来询问怎么办。若是一般人，早已着急了，乐君则说："少许忍一忍，定会有人送吃的来的。"这种时候，不发愁，还"嘻笑"，惹恼了他的妻子，她从屏风后跳出来，抓筒敲其头，扑倒地上，学生围住取笑，扶他起来，恰逢人送米来。乐君挨了打，受到讥笑，一般人会怎么样呢？难说不发怒，乐君则不然，他慢慢地对妻子说："果然我没骗你，饿极了，快点烧火做饭吧。"神情举止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乐君的坦率、平和、多嘻笑，不易怒的性格便宛然在目前了。

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曾经指出："实际上，作家并不虚构出自己的主人公来，他往往是在他实际生活中的人物身上留取特性与本质，以创造性格。或者说，他寻常都是从某实际人物身上，即所谓'前身'为依据，描画某一个形象的，这样，可以减轻他不少的工作。"《乐君》便是这种创作途径的一个较成功的作品。乐君是作者的塾师，他了解他，能抓住其人的特征，所以，仅以一个事件便把其人的鲜明个性写出来了。

这个事件将人物的主要特征写出来后，作者再于写人物其他特征时，又再次对他的平和性格作了点染。五十年中，每天都诵数百遍《经》教学生后，便拖着鞋，拉长声音吟诵东汉学者延笃的文章，有的学生模仿他的声调、姿态，他也不生气。他爱作诗，不少诗句很有韵味。

在刻画人物的描写中，作者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字里行间，故此文章充满幽默的色彩，但绝无嘲讽的意思，完全出自善意。这也增加了小说的感染力量。（曹治国）

李光颜力拒女色 ·孔平仲·

淮西之师汴帅韩弘，骄矜倔强，常倚贼势，朝廷姑息。恶李光颜力战，阴图挠屈，计无所施。遂举大梁城，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乃命使者送遗光颜，冀光颜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使者即赍书先造光颜垒，曰："本使令公，忱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

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谓来使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家恩

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弃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言讫，泣涕呜咽。堂下兵士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其来使，俾领其妓自席上而回。自此兵众弥加激励。〔选自《续世说》〕

●●

这篇微型小说写的是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唐朝中期，文章的开头两句交代了背景。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反叛朝廷，唐宪宗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统帅，统兵十万人，去讨平叛军。韩弘却“骄矜倔强，常倚贼势”，致使讨贼使命不能完成。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受朝廷之命去讨逆贼吴元济，却受到韩弘的嫉恶。韩弘“恶李光颜力战，阴图挠屈”，在“计无所施”的情况下，就想出了一条美人计。

“遂举大梁城，得一美妇人”，说明美妇人得之不易。美人找到以后，又“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为装饰教习这位美人，不惜“计费数百万”，韩弘真算得上用心良苦。这位美人怎么样呢？作者把美人的出场安排在李光颜大宴军士的宴会上。

美人果然名不虚传。她的容貌美丽，举止端庄，真象仙女下凡。她出现后，“一座皆惊”，又从侧面烘托了她的美。

作者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笔墨写韩弘选美，又那么突出妇人之美呢？宋代画家郭熙说：“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烟霞锁高山，断脉映远水，用的就是衬托方法。作者写韩弘选美也是用的衬托。愈写韩弘用心之苦，愈写妇人之美，就愈能衬托出李光颜为人的正直、高尚和不凡。

小说突出李光颜人物形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看李光颜如何对待韩弘的美人计。李光颜对韩弘的诡计，不仅有清醒的认识，所采用的对策也十分有力。他接到使者的书信后，并没有立即拒绝接纳美女。而是将计就计，于第二天早晨，举行宴会，“大宴军士”，在“三军咸集”的情况下，“命使者进妓”。他当众慷慨陈词，遣妓归去，使得三军将士“感激流涕”，大大激励了士气。韩弘进妓的目的是“冀光颜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李光颜这一对策，却使韩弘事与愿违。通过这一不平凡的举动，充分显示了李光颜不平凡的风度和高超的谋略。

李光颜在宴会上，当着全军将士的面，对使者讲的话，对表现他的品格也起了积极作用。他先对韩弘的“美意”表示感谢，话说得委婉得体，柔中见刚。“然”字的后面才是他讲话的重点。“然光颜受国家恩深，誓不与

逆贼同生日月下。"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金石声，充分表现了李光颜抗贼到底的决心。"今战卒数万，皆弃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这话说得有情有理，表现了李光颜对将士的理解和体贴，也表达了他与将士同甘共苦的愿望，极富有感召力。通过这一番慷慨陈词，使李光颜的形象更为高大。（连枚）

一言决狱 ·施德操·

魏公应，为徽州司理。有二人约以五更乙会甲家，如期往，甲至鸡鸣，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鸡鸣尚未至，何也？"其妻惊曰："去已久矣。"复回甲家，乙不至，遂至晓，遍寻踪迹，于一竹丛中获一尸，即乙也，随身有轻赍物，皆不见。妻号恸谓甲曰："汝杀吾夫也。"遂以甲诉于官，狱久不成。有一吏问曰："乙与汝期，乙不至，汝过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杀其夫也。"其人遂无语，一言之间，狱遂具。

〔选自《北窗炙輠》〕

●●

小小说——小巧玲珑之作，本篇不负此名。它以极为精炼的语言，叙述了一个古代断案故事。在整个事件的描述过程中，刻画了人物的情态，从而增加了小说情节的生动和曲折。而对人物的对话和行动的描写，所用的语言都是相当简约的，对整个案件的交待及结果，作者也是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进行了精心的安排的。

事件发生在魏公应做徽州司理时，司理是宋太祖时设立的官位，主管狱诉事宜。作者首先叙述了事件的经过，但我们并不知道凶手是谁，而实际上甲就是凶手，他杀害了乙，并劫夺了乙的赍物（钱财），由于作者极其客观的叙述，使我们认为，甲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他的行动似乎也毫无破绽，你看他与乙相约五更，至鸡鸣，理所当然会往乙家问乙妻："既然已经相约在五更，现在已经到鸡鸣了还没来，什么原因呢？"其实此时，甲早已将乙杀死，他为了不露马脚，争取了主动，反去乙家诘问，由此可见其贼胆包天，甲的这一段话活生生地暴露了他这个杀人越货却又百般掩盖事实真象的贼人的丑恶面目。其后至晓，在漫山遍野寻找乙的踪迹

的人群中，自然也少不了甲，更可见其奸诈狡猾。作者在这里对甲的言行的描述没有带上"他是一个坏人"的倾向性，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乙不来，甲理所当然会去乙家询问，乙不见，他自然应该漫山遍野帮助寻找，作者越是这样顺理成章地叙述，越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一时可能不会怀疑甲，他们更关心的是凶手是谁，这样就使文章意外地增加了许多兴味，为下文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育了很强的吸引力。在这个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作者着意刻画了甲的凶残、狡猾。

上文并没有交待凶手是谁，那么凶手是谁呢？"妻号恸谓甲曰：'汝杀吾夫也。'"乙的妻子认定是甲杀害了她的丈夫，这也只能看作是一种直觉，充其量我们也只能想到乙妻判断的根据也不过是在这一段时间内，乙所接触的人只有甲，但是判定杀人是没有证据的，因此乙妻虽然诉诸官府，但长时间结不了案，作者这样写，必然引起读者对乙妻诉甲是否合理表示怀疑，反而否定了甲是凶手，这一情节的安排是很有必要的，它使案情显得更加曲折复杂，使读者更加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读，探究到底谁是凶手。

"有一吏"的出现，使事实真相大白，"狱遂具"。前面曾提到"狱久不成"，人们可以想象经过了长时间艰苦的审讯，作者不去详尽描写这个过程，一带而过，却抓住了"吏"破案的关键。他的逻辑推理，不惜笔墨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吏"抓住了甲的破绽，这就是乙没来，你去乙家应该喊乙询问，你却直接喊的乙的妻子，你怎就知道乙不在家呢？"舍乙而呼其妻"，则证明你心中明白乙不会在家，那么肯定是你杀无疑，"聪明反被聪明误"，甲哑口无言，认罪伏法。小说写到这里，人们会发现前面"甲至鸡鸣，往乙家呼乙妻曰……""呼乙妻"原来作者早已设下伏线，多少官吏糊糊涂涂或不经意地忽略了这一重要线索，造成"狱久不成"，他们自己最终也落了个破不了案的庸碌之辈。而"吏"就是在长期断不了案的情况下出来破案的，他把那些平庸之辈很里不成为线索的枝节小事抓住不放，通过剖析问题的关键所在，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从而震慑住了狡猾的凶手，表现了他的聪明，突出了他智慧过人。作者塑造"吏"的形象，只用了一段话，但它是极为关键的一段话，正是它，"一言之间，狱遂具"。

这篇小说对甲杀了乙这一事实的叙述一直是含而不露，使读者对谁是凶手这一问题感到扑朔迷离。作者对这一案件的叙述如茧之抽丝，从头到尾，顺着秩序一层接一层地铺叙，承接密切，定夺合理，情节安排得于平淡之中有波澜，使全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贾　立）

陶四翁 ·施德操·

禹锡高祖，谓之陶四翁，开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数日，有驵者至，视之曰："此伪草也。"四翁曰："何如？"驵者曰："此蒸坏草，色泽皆尽矣，今色在外，实伪物也，不可用。"四翁试之，信然，驵者曰："毋忧，某当为翁遍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诺。"明日驵者至，翁尽取四百万钱草，对其人一燕而尽，曰：宁我误，岂可误他人耶！"时陶氏资尚薄，其后富盛累世，子孙登第者亦数人，而禹锡其一也。禹锡名舆诣，钱塘人。〔选自《北窗炙輠》〕

●●

读罢这篇小小说，陶四翁的形象是令人难忘的，当然，驵者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小说，虽然只有短短的二百字，只写了小生产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普普通通的平凡小事——所买生产资料是伪劣品，应该怎么处理？就是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和采取的做法上，小说展示了两个不同人物的道德品质。

俗话说，做买卖的没有不赚钱的。以获利为目的，这是一切商人的经营之"道"，本无可非意。是要钱财，不要人格；还是宁舍钱财，保全人格，则成为人们衡量一个人的"有德"与"缺德"的标准。这篇小说，就是从一件事情，两种人格上，刻画了两个品质不同的人物。

陶四翁开着一家小"染肆"，想来这个作坊也是不大的，因"时陶氏资尚薄"，他出了四百万钱买紫草，为的是维持染肆的生产活动。四百万钱，对于他来讲，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并没有看出紫草是伪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陶四翁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小生产者。驵者则不然，驵者，这种市场的经纪人，见多识广，他们的职业，注定了他们为人的精明甚至诡诈。因此，四翁买了紫草后，"数日，有驵者至，视之曰：'此伪草也。'"只是看了一眼，他便马上断定，这是假的，并且能够详细指明从色泽上可以辨出"此蒸坏草"，"不可用"。"四翁试之，信然。"对于驵者的话，陶四翁只有在自己实践之后，才能辨明草之真假，才肯相信驵者，这也更补充说明了他的性格——小生产者固有的执拗、木讷、直质。一个是只知花钱买却不辨草之真

伪的陶四翁，一个是经验丰富、精于生意之道的驵者，在生产、生活能力上，他们是有高下之分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又想赚钱，而买来的紫草又都是伪草。小说写到这里，情节发展到了高潮，往往在这种时候，人物的思想表现得也最为充分。怎样处理这批伪草？"精明的"向前走了一步，倒向了"奸诈"，驵者劝慰陶四翁不要着急，"某当为翁遍诣小染家分之"，他要帮助陶四翁把这损失转嫁他人，紫草是伪草，小染家买了照样也是不能用，这一点，驵者当然是明白的，但是只要帮助陶四翁卖掉这四百万钱的伪草，使四翁少受损失，他想他能得到的好处自然是不会少的，至于小染家们的死活，实在也就顾不上那许多了。陶四翁又是什么态度呢？他回答说："诺"。同意了，一个"诺"字，勾画了陶四翁作为一个小生产者要赚钱，赔不起的本质面貌，虽然他不精明，但在钱财上表现了一种本能的渴求；一个"诺"字，点写了陶四翁灵魂深处的东西，使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多重性格；陶四翁最终是把伪草烧掉了，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决定的，这个"诺"字，说明了陶四翁性格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这个情节的构成，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故事如果写到这里，便也算一篇完整的小说，来龙去脉清楚，然而却偏偏没有完。第二天，当驵者来的时候，陶四翁把四百万钱草全部搬出，当着驵者的面，一把火烧掉了那些伪草。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转折！让驵者意想不到，也让读者深感意外，可仔细一想，却又在意料之中，联系前面陶四翁的为人，对他一把火把四百万钱草烧掉，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终归是一个老实人，在人格与钱财发生矛盾时，他选择的是人格，"宁我误，岂可误他人耶！"这质朴却有力的话语显示了正义力量的胜利，它是陶四翁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所选择的"有德"之道。这便与驵者如期而至，只待遍诣小染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这篇小说采取了对比的手法，在围绕处理伪紫草的问题上，驵者的损人利己与陶四翁的不误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人之道的两种不同品格交相辉映，美的表现得更美，丑的表现得更丑，对比的双方，各自的性格、道德显得更加鲜明、突出了。（贾　立）

依样画葫芦　·魏　泰·

陶谷，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自汉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祸，由是缙绅莫不畏而忌

之。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章足用，故尚寘于翰苑。谷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谷下。谷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词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选自《东轩笔录》〕

●●

这篇小说叙述了翰林学士陶谷自恃资深名重，求官心切，不自量力，终于因为不受宋太祖赵匡胤赏识而怨望自嘲，大发牢骚的故事。

陶谷从唐五代迄于宋初，曾是文坛佼佼者．大家公认为"文翰为一时之冠"，另方面他是旧朝遗臣，为官日久、资历颇深，宋太祖刚建国，对于这样的文人，尚须"藉其词章足用"，因而将陶谷"寘于翰苑"。不过是想借他的一技之长，庶几有益于朝廷之意，并未有器重提拔之心。小说这部分，是故事的开端，引出了矛盾冲突的起因，即陶谷求官。而后，故事就围绕这一矛盾而逐渐发展变化，陶谷自以为才高，朝廷升擢任用，理应提拔自己才是。他天天期待着升官，幻想着有朝一日，大权独揽。然而事与愿违，自建隆年以来，朝廷提拔的宰相，都不是从翰林苑中遴选的。更有甚者，这些出任宰相重职的官员，无论是声名还是威望，都远不如陶谷显赫。他自然感到不满，由不满而怨愤，由怨愤而按捺不住。一扫平日名士超脱的骚洒风度，召集自己的同党，在朝廷中替自己评功摆好。这些人说：陶谷长期从事翰林苑编修重要文件的工作，功劳不小，出力甚多。却屡屡不能委以重任，他本人对此颇有牢骚。小说写到这里，就已经将矛盾冲突推进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陶谷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对皇上的游说上，小说也把这部分当作矛盾解决与否的高潮而加以叙述描写。读者也随着这条线索弄清事情的究竟。宋太祖赵匡胤对于陶谷的"久在词禁，宣力实多"，颇不以为然。认为陶谷所撰文件，不过是拾前人牙秽，改头换面，凑合成篇而已。正像俗话所说"依样画葫芦"。缺少创造力。谈不上有什么功劳。一句形象的比喻，把陶谷求官的希望化为泡影。至此，陶谷求官的矛盾就以皇帝的裁决而告解决。这个结局，初看似出人意表，实则与前文相互呼应。小说开始，益然叙述了陶谷的才学出众，资质颇深。同时也指出他为人"倾险狠眉"，颇不足

取。而且"缙绅莫不畏而忌之"。因为他在五代后汉朝当官时曾经导致了李崧遭到满门抄斩的大祸。人品极端恶劣。对于这些，宋太祖自然不会不知，加上陶谷名不符实，"久在词禁"，不过是抄袭别人的文章，稍加改动而已。考虑到陶谷德才均不足用，自然提拔升擢与他无缘了。

故事的结局，以陶谷作诗自嘲，以抒发怨忿不平为全文终结。陶谷此刻自知升官无望，又不好对皇帝有所不恭。只能在诗中对自己讥嘲讽笑。同时抒发才高不遇明时的感慨。他说，现在升官的机遇只由命定。有终须有，无终也无。而受重用的官员有无才能却是次要的，朝廷是不看重的。这两句诗突出表现了陶 谷的怨望之情。后两句则自嘲自己这些年忙忙碌碌，到头来不过被皇上评价成"依样画葫芦"而已。语含不服气、不甘心之意。（祁晓明）

邓绾荐士营私 ·魏 泰·

熙宁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吕惠卿，而门下之人复为谀媚以自安。而荆公上告求去尤切，有练亨甫谓中丞邓绾曰："公何不言于上，以殊礼待宰相，则庶几可留也。所谓殊礼者，以丞相之子雱为枢密使，诸弟皆为两制，婿婭皆馆职，京师赐第宅田邸，则为礼备矣。"绾一一如所戒而言，上察知其阿党，亦颔之而已。一日，荆公复于上前求去，上曰："卿勉为朕留，朕当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穏便第宅耳。"荆公骇曰："臣有何欲，而何为赐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荆公恳请其由，上出绾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绾欲用其党方扬为台官，惧不厌人望，乃并彭汝砺而荐之，其实意在扬也。无何，上黜彭汝砺，绾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砺之为人，昨所举卤莽，乞不行前状。"即此二事，上察见其奸，遂落绾中丞，以本官知毓州。亨甫夺校书，为漳州推官。绾制曰"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士荐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又形于色，汝之事朕者，志在子邪。"盖谓足也。〔选自《东轩笔录》〕

●●

这篇小说写御史中丞邓绾阿谀媚上，弄虚作假，结党营私，以致被识破而遭降职处分的经过。充分表现出邓绾不择手段、捞取私利的良苦用心。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小说叙述了邓绾推荐官员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熙宁八年，王安石重新担任宰相。一时间，属于赞成推行新法的官员纷纷得志，而反对新法的官员如吕惠卿之流均遭罢黜逐退。那些首鼠两端，随波逐流的官员却依靠阿谀拍马，谄媚邀宠来搏得上司的欢心。当时的校书郎练亨甫和御史中丞邓绾即是这一类人物，他们千方百计想攀结依附王安石，只是没有适合的机会，正值此时王安石"上告求去尤切"，练、邓二人知道，皇帝非常器重王安石，绝不会让他引退，而对他们来说，这正是一个取宠于王安石的绝好机会。于是，练亨甫就给邓绾出主意，让他向皇上建议，以殊礼厚遇王安石，自然可以留住他。这所谓殊礼，就是任命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枢密使，委王雱的几个弟弟和王安石的女婿、甥侄以高官显爵，并赐给王安石以京师豪华住宅。于是邓绾便具表上奏，练、邓此举完全是想借此机会替自己捞取好处，一方面向皇帝出谋划策，使王安石留任，以安皇帝之心；另一方面让王安石感激他们的美意，可谓借花献佛、上下邀宠，左右逢源。小说写到这里，便将邓绾的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丑恶行径描绘得淋漓尽致，他推荐王安石的子婿媚婿担任要职，根本不管他们的德才是否堪用，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只因为他们的父亲是王安石，当朝权倾一时的宰相，这样做能替自己保住地位、亨通官运，作者活脱脱地刻画出了一个腐朽而善于钻营的封建官僚的嘴脸。

然而，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不买邓绾的账："上察知其阿党"，"出绾所上章"，王安石却"恳请其由"，"即乞推劾"，皇帝当着王安石的面把邓绾的奏章公开，王安石自然不能同意这个使自己身败名裂，遗笑天下的主意，于是要求澄清事实，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小说在这里插叙了与邓绾荐士营私相联系的第二件事，说明邓绾一贯如此，发生上述事件绝非偶然。此前，邓绾为了两罗党羽，安插亲信，在举荐官员的时候想把他的爪牙方扬提拔为台官，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这个方扬无论是德还是才都很糟糕，担任台官，难以取信于众人。于是巧作手脚，掩人耳目。将一个叫彭汝砺的人一同荐举上来，以示不偏不倚。但他的真实目的却在提拔方扬。

可是，事情偏又出了差错。这个被稀里糊涂提拔上来的彭汝砺不能让

皇上满意，很快就遭罢黜。邓绾眼看自己的计划即将败露，便马上要求同时罢免方扬，声言自己并不了解彭汝砺的为人，只是荐举"卤莽"而已，为自己开脱罪责。这件事，皇帝早已察觉邓绾的真实用心。再加上上面的事情，就更加坚定了皇帝的决心。于是将位居御史中丞要职的邓绾降为虢州地方官。而那个为邓绾出主意的练亨甫则降为漳州的推官。皇帝对邓绾的评价是：用心险恶，生性奸滑。在推荐士人时，不按自己的职责行事，常常假公济私，为自己捞取好处。皇帝的这个评价的确说出了邓绾阴暗的内心世界。

我们说，邓绾这个奸臣贪官的形象，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邓绾的存在才屡禁不绝。而大多数正直有才干的士人的官途失意，也正是遭到邓绾之类贪官排挤，无法伸展抱负的结果。今天看来，这篇小说也的确有很强的认识意义。（祁晓明）

刘攽滑稽 ·魏 泰·

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亦屡以犯人。熙宁中，为开封府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刘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又有请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盖南苑豢驯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间也。马嘿为台官，弹奏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闻而叹曰："既为马嘿，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三司使曾布劾其违法，王荆公惑党人之说，反以罪三司，曾既革，下朝请，而嘉问治事如故。攽闻而叹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乎？"望之，嘉问字也。〔选自《东轩笔录》〕

●●

这篇小说记叙了刘攽的几则轶事，充分表现了刘攽喜谑善讥，有时未免得罪人的鲜明个性。刘攽是著名的学者，曾协助司马光编撰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然而对其为人，一般正史却鲜道及。这几则小故事却将刘攽的性格活脱脱地刻画出来。

小说首先概说刘攽除了学问广博，才能出众而外，还非常幽默善谑，常常因为开玩笑而伤害别人，接着叙述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刘攽在熙宁年间出任开封府考官时，出了一个考题，内容涉及到卜卦吉凶。于是应考举人请教刘攽，"你所考的这一卦在《周易》中的象传里总的说明此卦的大象是什么？"因为《周易》每卦都附有象传，分两种，总的说明一卦的是大象，说明各爻的是小象。这个常识，熟悉经籍典故的刘攽当然明白，然而他却开了一个玩笑："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宋代的开封南苑，是皇家驯养珍禽异兽的园圃，那里有供人观赏的大象，刘攽对那个举人说，我这里没有大象，要看到南苑去，语言诙谐，把个只知埋首经卷典籍的书生弄得摸不着头脑。又有一个举人请教刘攽："卦象上说，到了八月便会有不吉利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刘攽仍然言在此而意在彼："九月固有凶矣"，因为宋代举人考试结果的公布，常常在八、九月间，而对于大多数举人说来，这个时期每每是名落孙山，失望而返的倒楣日子，所以刘攽不言卦象而直言相告：除了少数几个幸运儿之外，九月份对你们应考举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吉利的时期啊！虽然让举人难堪，却出言巧妙、思维跳跃，联想出人意表。

第二个故事叙述了刘攽对一个名叫马嘿的同僚的讥讽。马嘿出任台官，非常嫉恨刘攽，尤其对于刘攽的滑稽喜谑不能容忍，于是弹劾刘攽于皇帝面前，说刘攽轻薄不稳重，安置在编修国家重要典籍文件的文馆工作实在不妥，这完全是出于马嘿一己对子刘攽才学的嫉妒而发的偏狭之论，《资治通鉴》的编撰，完全得益于刘攽在文馆的辛勤劳动。刘攽对于马嘿的攻击不作正面反击，因为对马嘿这样的人根本不屑于认真对待，于是刘攽便以嘲讽出之：你既然名字叫做马嘿，说出来的话就应象马嘶一样，声音怎么也对不上驴鸣？意指马嘿之论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根本用不着考虑它是否有点道理。回击得尖刻而又机智，充分表现出刘攽的机敏、诙谐、风趣、善调笑的性格。

第三个故事以刘攽的谑言表现了他对一场官场纠纷是非曲直的评判。当时有个名叫吕嘉问（字望之）的官员，负责掌管经济事务，由于他为政不廉，贪赃违法，中饱私囊，利用掌握的市易之权损害国家利益。当时的三司使曾布公然弹劾，揭露他的种种罪行，使真象公之于朝廷，证据确凿，是非昭然。但是吕嘉问与朝廷中许多要员结成朋党，他们不顾铁的事实，公然出面为他回护开脱，反诬曾布。宰相王安石在他们的花言巧语面前，不能明辨曲直，裁定的时候，竟然判曾布有罪，遭到革职黜退出朝的处分。本应治罪的吕嘉问却赢了这场官司，依旧掌管手中的权力，丝毫未受损害。对此，一般官员因为害怕受到党人的排挤迫害，明知曾布冤枉，也不敢

替他说话。刘攽对这种现象，自然痛心疾首。他说，古人说过曾子避席，望之俨然的话，谁料今天这件事对这句话重新作了解释呢！曾子指孔子的门生曾参，是孔门最杰出的弟子，为后人尊为宗圣。他曾对孔子尊敬而离坐而起，古人称之避席，曾子是有君子之风的人，使人远远望着，庄严可畏，所以说"望之俨然"。这两句话出自《论语》。刘攽在这里却化用典故，以曾布的蒙冤黜退为"曾子避席"，意谓君子失意不见重于朝廷；以吕望之（吕嘉问）的逍遥法外，洋洋自得，堂而皇之地继续为官为"望之俨然"，意谓小人得志，奸邪当道，朝廷不明。辛辣地嘲讽了朝政的昏暗。如果说前两个故事只表现刘攽的谑玩好逗的性格的话，那第三个故事则在此之外又表现了刘攽正直、有正义感和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

（刘晓明）

胡忠简上书　·罗大经·

胡忠简乞斩秦桧之书，既具藁矣，迟疑未上，以示所亲厚。其人畏惧，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讵可为此？以其藁寸裂之！"忠简愈疑。有书吏杨其姓者，请间曰："编修此书，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今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暧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忠简大悟，亟缮写投进。乘夜潜诣逆旅，讫其亲厚以老亲妻子。其后祠犹以腾藁四传为其罪。

且曰：倘有心于为国，自合输忠；惟诡道以取名，故兹惑众。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断。此吏真忠简之忠臣，其识见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选自《鹤林玉露》〕

●●

本篇围绕着是否向皇帝上书的问题，写出了封建时代处于官场下层的一个小小的书吏胜于庙堂士大夫的高明识见，并对那些地位虽较高、禀赋却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平庸的官僚进行了批评。

全文采取了平铺直叙的写法，虽然其中没有曲折、惊险的情节，但却能够通过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塑造出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

首先是胡忠简，他身上有一定的斗争性，欲和专权误国的奸相秦桧作斗争，打算向皇帝上书"乞斩秦桧"。"既具藁矣"，已经写好了稿("藁"应为"槁"，即"稿")，但他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向自己平日所亲密交往的一位人士征询意见。这一"迟疑"，乃是他惧怕权奸势力、身上存在着妥协性的体现。当听了所亲厚者"力止之"的意见后，更加迟疑不决。若不是后来听了手下那位书吏的分析和提醒，恐怕这"上书"之举就要作罢了。小说中的胡忠简是一个想与权奸作斗争但又缺乏坚定性和果敢精神的忧柔寡断的士大夫形象。

其次便是胡的"所亲厚"者，文中写此人"畏懦"。他对胡的上书举动是"力止之"，并认为："您有老母在堂，怎么能做这种事！"在他眼里，上书弹劾并请求严惩权奸是十二分危险的事，会送掉上书者的性命。他索兴建议胡忠简快把这份奏章稿撕碎、毁掉。这个人物比起胡忠简来，就更逊色了，提起与权奸斗争，简直是"谈虎色变"，哪里有半分勇气！看来此人不是普通的布衣百姓，也不会是一般的下层小官吏。特别是从下文中写胡"乘夜潜诣逆旅"的"诣"字(指"到某人所在的地方"，多用于所尊敬的人)以及胡将老母、妻、子托付与此人的情节来看，此人很可能也是属于士大夫或绅士阶层的人物。这是个怯懦的、缺乏正义感的官绅阶层的人物形象。

第三个人物，也是本文中最主要的人物，是胡忠简手下的这位姓杨的书吏。书吏，不过是掌管文书之类的小官，在官府中是属于地位较低的"工作人员"而已。但他的见识，做法却远远高出于前两个人物。"请间(jiàn)曰"，说明他是在胡身旁没有第二个人的场合下，悄悄地向胡进言的，他很机警，懂得保密。他对胡忠简说："您这份奏章稿的内容，早已传到外面老百姓的耳中，现正在众口喧腾地互相传诵呢。朝廷中想来也都知道了。现在是奏章呈上去会获罪，不呈上去也会获罪。依卑职看，如果因呈上去而获罪，那是光明正大的；若没有呈上去却也获了罪，那可就是胡里胡涂、不明不白的了，而且招来的祸患恐怕还要比呈上去所招来的还大。"这位书吏在当时已形成的事实面前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替胡忠简做出了恰当的权衡，不愧为识见高明。而他之所以识见高明，乃是基于他具有一定的正义感——认为与权奸作斗争是正义的，即使为此获罪也是光荣的。小说通过描写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塑造了这个头脑清醒、具有卓越见识的、正直的下层小官吏形象。

小说写胡忠简听了书吏的正确分析后不禁"大悟"，很快将奏章缮写完毕呈了上去，并及时做了善后安排——将老母、妻、子托付给他所亲厚的那个人照顾，做好了因上书而获罪的准备。接下去，小说交代了胡忠简因"瞽稿四传"而获罪于朝廷的结局。尽管如此，胡毕竟是在朝廷政治斗争

中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反对权奸误国的态度，做了顺应民心的事。这不能不主要归功于那位姓杨的书吏对他的忠告。所以作者在文章结尾中议论道：若一片真心为国，那就应当献出一片忠心；而若只是用取巧的办法来博取名声，这就得算是迷惑众人、哗众取宠了。做事时该保密的要保密，该果断的要果断。这些，都是从胡忠简上书之事所引出的教训。作者认为姓杨的这位书吏真是胡忠简的忠实下属，这位小小书吏的见识是当时许多士大夫所不及的。至此，作者鲜明地表示出自己对笔下人物的褒、贬态度。

小说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利用描绘人物的语言、举动以及采取对比、映衬的手法来塑造各具特色的人物，不能不说是颇具功力的。

（关依兰）

方朔窃酒 ·罗大经·

岳阳有酒香山，相传古有仙酒，饮者不死。武帝得之。东方朔窃饮焉，帝怒，欲诛之。方朔曰："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遂得免。方朔数语，圆转简明。意其窃饮以发此论，盖风武帝之求长生也。〔选自《鹤林玉露》〕

●●

西汉时代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被作者只用了77个字便生动地道了出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看本篇如此短小，却是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作者的认识、议论都包括了。

故事中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他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多有建树，但又不免喜好神仙，欲求长生不老）；另一个是汉武帝朝中那个性格极为诙谐、滑稽，头脑十分机智的大臣东方朔。这两个人物在后世读者中的"知名度"是颇高的，故事的作者看来善于利用这一点，因而叙写的笔墨便简练到近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地步。而如此"恰到好处"的境界，正是我国古代很多文人对文章所持的一种审美标准。

故事讲的是汉武帝、东方朔君臣之间的一场冲突。开头三句"岳阳有酒香山，相传古有仙酒，饮者不死。武帝得之。东方朔窃饮焉，帝怒，欲诛之"，把尖锐的矛盾冲突亮到读者面前。"相传"二字，表明那只不过是当时

人们的一种传说，体现着人们求长生的幻想。而"武帝得之"，皇帝求长生不老之心，自然比黎民百姓更切，这"仙酒"当是臣子、方士千方百计、不辞辛苦地为皇帝寻来并极其郑重地献上的。简短的四个字，不难使读者联想出这些来。"仙酒"如此珍贵，寄托着最高统治者长生不死的热望，但却被朝中的东方朔"窃饮"了，这个家伙真是胆大包天！东方朔将遭杀身之祸，自在情理之中。至此，小说已交代出这个冲突事件的发端，接下去乃是事件的经过及结局。

东方朔，可称是汉武帝朝中独具特色的一个人物。历史上其人乃是应武帝征举"方正贤良材力之士"的诏令而自荐于朝的大臣，任过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滑稽，善辞赋，常以正道讽谏武帝，终不得重用。故事中的他，行动极为大胆，并且能言善辩，与历史上的东方朔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故事也就更具有生活的真实性。且看他如何辩来："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就这么寥寥数语，居然使"天颜盛怒"的汉武帝赦免了他的死罪。后世读者真得要佩服人物语言的惊人的逻辑力量了：皇上您不是要杀我抵罪吗？但是我饮过"不死之仙酒"，若仙酒是灵验的，那么我应是杀不死的，因此您惩罚我的目的也就达不到；如果您坚持要我尝一刀，我真的被杀死了的话，那么所谓的"不死之仙酒"就根本不灵验。皇上您为了这假的"仙酒"杀人，岂不是太不"仁"了吗？看，14个字的背后竟有着如此雄辩的逻辑力量，终于使那个"内多欲而外示仁义"的汉武帝放弃了杀东方朔以示惩罚的打算。故事的结局用"遂得免"三个字一笔带出，写出皇帝态度的转变，从而印证了东方朔回答之辞的巧妙，与此同时，人物的机智、诙谐的性格特征也被映衬了出来。

小说的最后是作者的分析、议论："方朔数语，圆转简明。意其窃饮以发此论，盖风武帝之求长生也。""圆转"，即"婉转"；"风"，通"讽"，指"讽喻"。作者认为东方朔的应答是婉转而又简单明了的，含蓄地赞扬了人物机敏的头脑和超群的口才；并分析出东方朔是借窃饮"仙酒"这一大胆之举，来发表议论，对汉武帝热衷于求仙得道、长生不老的迷信行为进行讽喻。文章至此，鲜明地点出了主题。（关汝兰）

韩璜 ·罗大经·

绍兴中，王铁帅番禺，有狼籍声。朝廷除司谏韩璜为广东提刑，令往廉按。宪治在韶阳。韩才建台，即行部指番禺。王恍

甚，寝食几废。有妾，故钱塘倡也，问："主公何忧？"王告之故。妾曰："不足忧也。璜即韩九，字叔夏，旧游妾家，最好欢。须其来，强邀之饮，当有以败其守。"已而韩至，王郊迎，不见；入城乃见，岸上不交一谈。次日报谒，王宿治具于别馆，茶罢，邀游郡圃，不许，固请乃可。至别馆，水陆毕陈，伎乐大作。韩踧踖不安。王麾去伎乐，阴命诸倡，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宫，剧饮。妾于帘内歌韩昔日所赠之词。韩闻之心动，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见之。妾隔帘故邀其满引，至再至三，终不肯出。韩心益急。妾乃曰："司谏裹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为妾一曲，即当出也。"韩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涂抹粉墨；踉跄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舆，诸倡扶掖而登，归船昏然酣寝。五更酒醒，觉衣衫拘丝，索烛览镜，羞愧无以自容，即解舟还台，不敢复有所问。此声流播，旋遭弹劾，王连善罢。夫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韩璜之谓矣。　　〔选自《鹤林玉露》〕

●●

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但是作者却以其娴熟的文笔生动地刻画了韩璜、王铁、王铁妾三个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从而揭露了官僚的秽行丑态，暴露了官场的腐败黑暗。

韩璜是小说里的中心人物，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活动围绕他展开。出场时，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威风凛凛地来到任所韶阳（今广东曲江县），准备"廉按"（察访法办）贪官王铁，他鞍马未歇，"即行部"（钦差出巡）指向王铁治所番禺，显示出一副铁面无私、奉公尽职的架势，但是虚伪的外表很快就被戳穿了。当王铁从自己的爱妾那里知道了韩璜的弱点时，便与爱妾设下层层圈套，诱使韩璜步步就范。一开始，作者以极为经济的笔墨先写了韩、王之间交往的四个回合：其一，王不惜远道"郊迎"，韩"不见"；其二，王陪其岸上同行，韩"不谈"；其三，王于次日"邀游郡圃"（郡里的花园），韩"不许"；其四，王设伎作乐毕陈"水陆"（山珍海味），韩"不安"。这四"不"，其实是韩璜虚假的表面姿态，在其后的行动才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当初他"不见"王铁，一点面子也不给，以示其威严；上岸后虽"不谈"，但态度有所缓和，"入城乃见"，以示其大度；次日王邀其游圃，初虽"不许"，"固请乃可"，足见其随和；等到大摆筵宴时，韩尽管"不安"，但早就举止失措了，这又见其虚弱。此时他那钦差大臣的架子已被王铁搬掉

了。接下来，作者又绘声绘色地写了韩璜与那些“姬妾”之间又四个回合的交往：一是请倡（娼妓）诈作姬侍后宫陪酒，韩“剧饮”；二是王妾“帘内歌韩昔日所赠之词”，韩“心动”；三是王妾“邀其满引”（干杯），韩“心急”；四是王妾令其起舞作歌，韩“醉甚”。这段描写极为精采，它无情地剥下了韩璜虚伪的外衣，将他那卑鄙龌龊的灵魂一下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谓查办坏人的司谏大人却原来也是个道德败坏的衣冠禽兽啊。

小说中的王铁属于另一类官僚荀才，他和其妾的活动是小说的线索。故事以他事发始，又以他“迄善”终。作者直接刻画他劣迹的笔墨不多，只说他“有狼籍声”（指贪渎的名声），但这也就够了。当韩璜要来查办他时，他“寝食几废”，钻头觅缝，找寻门路，后来竟不知羞耻地利用其妾与韩璜昔日的特殊关系将韩搞臭，这也是无耻之徒。王妾忠于贪渎的丈夫并不可取，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妇女形象，作者对她的描写是相当成功的。她虽是裙钗之辈，却玩弄钦差于股掌之上。她曾胸有成竹地说“当有以败其守”（指韩璜的操守），王铁诱使韩璜陷入圈套，并非王铁高明，而是她让丈夫“强邀之饮”；韩在后宫“剧饮”时，又是她亲自出面，勾引韩璜上勾，利用韩好欢心切、狂不自制的心理，于帘内引而不发，迫使韩就范，丑态百出。其心计之刁钻，手段之精明，男人也无法与之比拟。不过，她的行动的意义是可悲的，尽管她打败了一个荒淫的昏官面令人称快，但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个声名狼籍的狗官丈夫。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出作者是通过揭示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刻画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的。韩璜虽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中心，表面上大家都围着他转，但由于与王铁的爱妾有过旧交，他的行动又情不自禁地任王妾摆布，于是人物的性格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发展变化，而这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又清晰地透视了整个封建官场的腐败污浊。

此外，作者通过对人物的行为和神态进行绘影绘形的描绘，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是这篇小说的特色。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是他精神状态的表白，它就象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人的心扉，使之肝胆可见。小说最后写韩璜向王妾求欢时的细致描写，充分暴露了韩的丑陋内心。“虽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

（于河海）

王荆公简率 ·朱弁·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

有择，自少时则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

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

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　〔选自《曲洧旧闻》〕

●●

这篇微型小说写的是真人真事。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列宁曾称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推行新法，曾遭到守旧派的反对，某些人对他进行攻击时，不择手段，甚至说他因好吃獐脯而面目猥琐，心术不正。这篇微型小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两段见闻，表现了王安石简率的性格特点，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

小说的开头概括叙述了王安石的性格特点：他在生活方面比较随便，饮食粗劣，不修边幅，对自己的衣食从未有选择，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接着引苏洵《辨奸》里的一段话，说王安石穿的是奴仆的衣服，吃的是猪狗的食物，象囚犯和居丧者那样蓬头垢面，并以此说他"不近人情"。其实《辨奸》并非苏洵所著，但文中对王安石的攻击，则有影响。这里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方法，为下文写王安石的两件琐事作铺垫。

这篇小说写了王安石的两件生活琐事，通过细节描写突出了王安石的性格特点。小说写的第一件事是韩缜（即玉汝）拉着他一同去洗浴，悄悄为他准备了一套新衣服，换掉他的旧衣服，王安石竟然"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写衣一则用笔墨不多，仅仅作为陪衬。重点在写食一则。

第二件事是写他食獐脯一事，作者为此不惜用了大量笔墨。王安石执政时，有人说他喜食獐脯。他的夫人听说后感到奇怪。通过夫人与左右执事者的一段对话，说明王安石并非特别喜欢吃獐脯，而是因为獐脯放在他

的近处，他就吃獐脯，如果放在远处，他就不去夹了。什么菜放在他的近旁，他就吃什么菜。可见他吃东西是随随便便的。

通过上述两件生活琐事，说明王安石对衣食之类从来是不以为意的，已证明了反对派对他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小说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王安石简率的性格特点。

两件生活琐事记叙有详有略，重点突出，叙事完整，文笔简练。食獐脯一节，用的几乎都是人物对话。小说写来平淡，却能从平淡中见精神。

（连　枚）

楚将亡金　·洪　迈·

隆兴元年，镇江军将吴超守楚州。魏胜在东海，方与虏抗，遣统领官盛彦来索资货。它将袁彦忠者，主押金帛，从丹阳来，盛谒之，见舟内白金盈载，语袁曰："银置屪（按"屪"字似"篓"字之误）。中甚易负，吾今夕当携壮士共取之，可乎？"袁笑曰："无伤也。"是夕有二十盗，挟刀登舟劫缚袁，掠银四百锭以去。明日，袁诣府泣告吴，备道盛语。吴捕盛及其亲校讯治，不胜惨酷，皆自诬。追赃无所有，妄云："即时付一媚旧，赍往湖湘贩鱼米矣。"吴不俟狱成，将先诛盛。前一日，市人王林者，素亡赖，其妻冶容年少，当垆于肆，与邻恶子通。适争言相詈，林妻持杖击其七岁儿，儿曰："尔家昨日拆灶修治，必是偷官银埋窑耳！"逻卒闻之，相议曰："小儿忽有此言，出于无意，而王生固穿窬之雄也，何往察之！"乃率五六辈，往肆沽酒，且乞鱼肉，妻曰无有。群卒醉殴，突入厨，推灶砖落，妻大骂，卒谢曰："此细事，当为整之。"妻遽遮止，卒故毁之，见白铤满中，即执王及妻赴府，并俦党皆弃市。盛彦几死而得生矣！　〔选自《夷坚志》〕

●●

洪迈是南宋的文学家，从小博闻强记，遍读群书。《夷坚志》为他晚年所作。书中多神仙鬼怪，异闻杂录，也记载了宋人的一些遗闻佚事，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夷坚志》曾受到比他小两岁的同代伟大诗人陆游的推重：

"足堪堪史补，端足擅文豪"，意思是说，《夷坚志》不只是史籍的重要补充，作者尽可以凭此在文坛称雄。

《楚将亡金》一文所指却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没一点鬼气，讲的是当时南宋王朝留守楚州的一名军将吴超，被一伙盗贼劫走了一笔军饷，却轻信部属的一面之词，对其部将盛彦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差点成刀下鬼，幸被一群机智的巡逻士卒缉得真正的窝主王林一伙，才使案情大白，挽无辜于屠刀之下。纵看全文作者款款叙来，几乎不着修饰，然而其褒贬臧否之情尽在其中，对其刚愎自用，草管人命的楚将作了辛辣的讽刺与揭露。由此可窥偏安一角的腐败的南宋朝廷之一斑。

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巧妙的情节安排，鲜明的人物面目，诸如楚将的昏愦、逻卒的机智，甚至是临街当垆婆娘的蛮横撒泼，七岁儿的率直不屈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令人叹服，足见作者的匠心所在，真乃无愧于陆游的赞赏。

本文详写了一群出身低微的巡逻士卒，遇事好冷静分析，处事机智有谋，这跟位居高爵却昏愦无能，武断残酷的楚将成鲜明的对比。在屈打成招的盛彦即将被屠市的前一天，一群士卒在街上正见一无赖的妻子杖击一七岁孩子，却听得这小孩愤言相击：你家昨天忙着拆灶整修，必定是偷了官银窝脏呢。士卒们一想，小儿出真言，而无赖王林本也是附近皆知的梁上君子，于是这群士卒故意撞进这婆娘的酒肆，佯装酒疯，闯过厨房，掀翻炉灶，终于找到了楚将丢失的白银。同是一件事，楚将吴超却不作调查，昧良打盛彦，即使不见脏物，又急急于竟天等案情全部弄清，要把盛彦杀掉，企图摆脱干系。当逻卒们取回脏物，拿下这伙盗贼后，这起冤案似乎了结了。作者却在结尾悲叹道："盛彦几死而得生矣！"这位正在东海跟着魏胜与"虏"对抗的统领官盛彦却是差一点丢了小命而侥幸获得生命的啊。这里蕴含了作者多少复杂难遣的情感啊。既有对盛彦的庆幸，又有对逻卒的赞赏，更有对吴超一流坐镇一方的昏庸将领的怨愤。这个"虏"是指当时日日进逼南宋朝廷的金兵。当时南宋小王朝偏安东南一方，苟且偷安，不事收复中原失地。这使多少类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辈力主抗战的仁人志士愤笔疾书。"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从"楚将亡金"中，我们看到，一名正在前线与金兵抗衡的将士急需的粮饷非但不能及时供给，相反却被朝廷命官诬为盗贼，差点肝脑涂地，怎不令人悲愤！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地理解洪迈此刻的心境。　　（刘玉气）

寺僧治猴 ·洪 迈·

徽州休宁县西十里外有小溪流水甚浅，正鄣江发源之处。溪之北有寺，其南大山，林木蔚然。予尝从其处登舟远乡，因与僧语，僧云："山间旧多猴，盖以千数，每成群涉水，白昼相暴，炊饭才熟，辄连臂入厨，舁甑著地攫食之，且抛弃蹂践，必尽乃止。寺众不胜厌苦，至坚闭门，携盆盛贮，藏诸袖中，归房内，良久，然后敢食。后一游僧来，见其害，谓众曰："吾有一计，当使永断踪迹，今夕试为之！"乃设罥纲于厨，而置枣栗。俄顷，二猴罥中。不能出。别磨墨烟斗许，拌以水浆灌沃之，自头至足，通身成黑兽，始从之。猴自视毛色浸异，急奔窠穴寻其类，其类望见，良以为他恶物也，悉力窜走，不敢回顾。黑者遂之愈切，群猴去益远，不三日，满山皆空。"予记旧小说亦有一事，又读《列子》，杨朱之弟布，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而返。其狗迎而吠之，布怒，将扑之，朱曰："子无扑矣！使狗白而往，黑而归，岂能无怪哉！此理殊相似也。〔选自《夷坚志》〕

本篇叙述了云游和尚以猴治猴的故事。在动物界，猴子也算是个精灵，似乎还通一点人性。它们群居在深山老林里，常常要干点荒唐事。你看，这个休宁县外的寺庙里一度猴害成灾。弄得这座依山傍溪的寺庙天天坚闭山门仍不解其苦。白日里，炊烟刚刚散去，山间的猴子就呼啸而来，它们闯进厨房，犹如一股打家劫舍的强盗，端锅揭盖，连吃带扔，糟蹋以尽，才哄然远去。却害得那些"慈悲为怀"的众僧们叫苦不迭，束手无策，只得紧闭山门。日后众僧们似乎也学点乖了，把做好的饭菜藏在袖筒中，带进内房去吃，但也是悻悻然，"良久，然后敢食"。其惴惴不安的迂态，实乃可掬。

但世间毕竟还有比猴还精的人。一个云游和尚出一妙招，设计逮住二只猴子，把它们满身涂黑，放回山中。竟然不出三天，满山的猴子逃个精光。原来猴子们见其满身墨黑的猴子奔来，以为是不祥的怪物，头也不回

地四处逃窜，黑猴子追得愈紧，群猴们逃得愈快。一度霸道作践的猴子竟又是如此的愚钝可笑。

那成百成千只逃进深山里的猴子，日后是否会认出其黑者是同类，然后会卷土重来，再次滋扰寺庙里的和尚，我们是不得而知了。但正如作者结尾引述的穿了白衣出门的杨布因为换了黑衣回家，竟遭到家犬吠咬的故事一样，耐人寻味。生活里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一旦改头换面后错当为异物而不敢相认的事例还少吗？

小说成功运用了对比、衬托的描写方法。作者一开始着力渲染猴患之烈，为游僧出场，做了必要的准备。金圣叹曾指出："以懦夫形勇，不若以勇夫形勇"，这里极写猴精，正是为了写人（游僧）精。群猴猖狂，精明令众僧苦不堪言，而游僧略施小计就永绝猴患。在群猴的衬托下，游僧形象非凡。作品为了突出游僧形象，还将众僧之"迂"与游僧之智进行对比，面对猴患，众僧"迂"得颇为可笑，他们在猖獗的群猴面前，软弱无能、杀生，为佛家戒律所不许；驱猴，又力不能为。只能一味消极防之。人为猴治，岂不可悲可笑？游僧，周游四方，见多识广，智慧超群，作品虽然对游僧的正面描写很少，但由于描写方法运用得当，所以游僧的形象不失为鲜明、生动，这正是作者的功力所在，值得一读。（刘五庆）

临川倡女 ·洪 迈·

临川倡女仪二十二名珏，赋性凶横，御其下尤酷。尝怒小环失指，鞭之百，又烧铁灼之至死，为邻人所告。倡家无蓄婢法，珏行赂狱，置辞云："车驾旦日过德寿宫，环炽炭不谨，故约饬之，因其抗对加棰挞，偶火箸在侧，取而杖其背，误中要害致然。"遂以情理奏谳，减死杖脊编隶鄱阳。中途窜归，复授杖锢逮。既至鄱，使预乐部。颇狡绝粗疏，颇慧悟，能立成诗词。予尝于席间与纸笔，即赋词，大略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气钟三秀之语。盐商太游其家，以钱买关节为脱籍，为置于舟中以为妻，悍心不悛。太先有妾，珏日夜棰骂，竟杀之，投尸于江。是夕，即有物腾踯船舷，往来枕席间，点烛视之，无所睹。珏宛转不得寐，告其良曰："境象甚恶，眼见极非人趣，将必不免。我再入牢

狱，讯掠惨苦，今岂复可堪。”太恐其自戕，以好言宽释。明日，防察备至，偶登蓬直欲取水，珏大叫求哀，若有曳其头者，径赴水。篙工下救之，则已死，仍与先妾相抱持。太自言于官，检尸不伤，自捐赀数百千乃已。〔选自《夷坚志》〕

●●

这篇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像倡女珏这样集才气与暴虐于一身的女性，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倡女珏的相貌气质极其一般，但她“颇慧悟，能立成诗词”，且有“鄱江英气钟三秀”这一类佳句，其才气非一般女子可比。然而她的才气与其暴行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她秉性凶残，先后虐杀两人，如此暴行，令人发指。

第一个遭她虐杀的是一个丫环，丫环并无大错，只不过做事一时失手，她却怒火中烧，凶性勃发，先“鞭之百”，又“烧铁灼之至死”。这哪是一时泄愤，分明是血淋淋的酷刑。杀人理应严惩，但她以其狡猾，得免死刑。一方面，她对狱吏行贿，打通关节，另一面她又编造谎言：“车驾旦日过德寿宫，环炽碳不谨，故约饬之，因其抗对加棰挞，偶火箸在侧，取而杖其背，误中要害致然。”隐瞒自己违法蓄婢实情，将自己肆意逞暴，虐杀丫环，说成是无意杀害，真是欺天罔上，罪孽深重。

第二次遭她虐杀的是盐商太的妾。上次犯罪，侥幸得免死刑，她被发配充作官妓，后来为盐商太所看中，用钱使她从良，并娶作妻子。这对于她来说应是件幸运之事，但她不思悔过，重新作人，反而故技重演，她把“太”的先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她对“先妾”日夜捶骂，仍不能解心头之恨，最后竟把她杀死，“投尸于江”。其心肠之歹毒，手段之凶残，世上罕见，对于这样一个负有两条人命的恶人，再也不能让她逍遥法外了。小说最后，以弱者复仇这种方式写她被先妾鬼魂溺死，这种结局，虽说奇异，缺乏现实性，却乐于被读者接受。

读罢小说，我们一方面为她那出众的才气而惋惜。作者在小说中为突出她的才气，曾有这样描写：“予尝于席间与纸笔，即赋词，大略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气钟三秀之语”，这段话意在强调，不容怀疑。另一方面更对她凶横、暴虐、滥杀无辜的罪行而愤慨，此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作者在小说中，虽然表达的是劝人向善的主旨，但它还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一个人不论才气多高，只要他为非作歹，就应该受到惩治，对于倡女珏这类恶人，绝不能姑息，迁就，否则她（他）们还会继续作恶，为害他

人。 （杨茂祥）

王运使仆 ·洪 迈·

庐江王运使之仆，因入市，逢富家少年正醉骋马，为所触仆地，呼痛怒骂。富子与王氏往还，识此仆，怒其骂辱，举鞭连击之，遂死鞭下，始皇怖，亟走谒王公，以情告，曰："非欲故伤之，偶相致命，愿办棺殓之具，并周给其家，以赎过误之罪，唯公调护之。"王乃招仆妻语之曰："汝夫非命，死于不幸，若果闻于官，便当露尸检视，愈为亡者羞苦，彼既无杀心，度必不致偿命，今勉从其请，汝夫得早入土，一家获小富，似亦为便。"妻垂泣曰："主公之旨岂敢违？但恐亲里以为夫死不诉，受财私私和，反难免耳。"王见其意坚，不敢强。妻归，即欲殡敛，会日暮，哭而须明。梦其夫来言："我为王家仆二三十年，今以死故，而使主人失欢于富室，于义不可！汝宜从其命葬我，我自于幽冥伸冤。"妻于是往白王公，谕富子如约。后二年，子复乘马到暴处，觉神思迷谬，背若负芒，幸而无他苦，乃戒御者，它日切勿再经此路。又岁余过市，值郡官联骑出，势必引避，偶趋入其地，即坠马死。 〔选自《夷坚志》〕

●●

这篇小说写了一则鬼魂复仇的故事，情节曲折，令人深思。

王运使的仆人，无辜在市集上被"富子"鞭打致死。此事理应告官，谁知富子与王运使素有来往，在"富子"的托付下，王运使出面斡旋，力主"私了"，仆人的妻子坚决不从，后来，仆人鬼魂显灵，说服妻子"汝宜从其命葬我，我自于幽冥伸冤"，果然，二年之后，富子坠马而死。

小说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塑造了四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富子"专横拔扈而又色厉内荏，他趁着酒意把马在集市上赶得飞快，王运使仆被撞翻在地，呼痛怒骂，尽管"富子"认得这个仆人，但也怒火上升，举鞭连击，打死仆人之后，他又害起怕来，马上拜访王运使，请求"调护"，他为自己辩白："非欲故伤之，偶相致命"，以求得王运使体谅，接着表

示要出一笔钱，办理"棺殓"周济其家，"以赎过误之罪"妄图用钱来逃避法律责任。

王运使身为官吏，应该懂得人命关天的道理，可是死者只不过是社会地位低贱的仆人，他徇情枉法，站在"富子"的立场上，极力主张"私了"。他以主子的身份把仆人的妻子叫来，故意把其夫的惨死说得轻描淡写："汝夫非命，死子不幸，"接着对之恐吓："若果闻子官，便当露尸检视，愈为亡者羞苦，彼既无杀心，度必不至偿命。"进而利诱"今勉以其请，汝夫得早入土，一家获小富似亦为便，"这番话多么虚伪，明明要为富子开脱罪责，却好象处处是在替死者和仆妻着想。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这种不平等的对立关系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丈夫惨死，仆妻非常悲痛，"垂泣""会日暮，哭而须明"，反映了她对丈夫的深挚感情。所以，对于以钱私了的解决方法，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但她的回答以退为进，非常得体，首先她说"主公之旨岂敢违？"强调不敢违背主子的旨意，接着用"但"一转，"恐亲里以为夫死不诉，受财私和，反难能免耳"，用亲戚和乡人的舆论压力来表明自己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坚决要报官解决。这些都反映了她虽身居奴才地位，但具有美好情操和可贵的反抗精神。

王运使仆的性格最为复杂，一方面他讲究愚"义"，身虽惨死，但还替主人着想，"我为王家仆二三十年，今以死故，而使主人失欢于富室，于义不可！"一方面他又有极强的反抗复仇心理，"我自子幽冥伸冤"非报此仇不可，他等待时机，一次不成再来一次，终于使"富 子"在自己死的地方坠马而死。

小说较成功地运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如王运使仆何以被鞭致死。如何解决此案，作者都是运用正面描写的方法，但仆的鬼魂怎样报仇，作者未进行任何正面描写，只写二年后富于"复乘马到曩处，觉神智迷谬，背若负芒"，"又岁余……偶趋入其地，即坠马死"。侧面写仆魂复仇的经过，笔墨经济简洁。另外小说通过人物对话来展示人物性格方面也很突出。

（杨茂祥）

崔 春 娘 ·洪 迈·

南城士人张临，壮岁未受室，与郡倡崔春娘甚昵，约为夫妇，偕诣城隍庙诅盟。居数年，尝宿其家，崔亦坚意合好，不复

纳他客，已而临连获乡举，有媒约来为议，聚富家婪妇。临深念半世困于书生，苦贫为祟，若更聘一倡，两穷相守，何时可苏？今幸会此姻，当不终否。彼要盟无质，何足恤哉！乃备礼纳采，不令崔知。将成昏，或以告崔，崔走仆邀临至，责其负约。临犹讳云："焉有是事？谗者妬我二人耳，勿轻听妄言。"崔曰："君嘉期已定，卜用某日，谓我真不知邪？不然，可同谒城隍以验之。"临既馅于心，不愿行，而辞不得免，强往焉。崔拜泣而诉曰："春娘昔与张临立誓于大神，有谕盟者神殛之。不意临见利忘义，欺人罔神，神如有灵，乞重警治。"临即股栗仆地，禁不能言。但悔惧搏颊。舆还家，数日而卒。此卷皆邓直清说。

〔选自《夷坚志》〕

●●

神亦有知，助善惩恶，这不是很离奇吗？然而掩卷思之，明知为假，却乐于接受这种事实，且觉得快心快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主要由于作者的虚构，合于"人情物理"，同读者的善恶观和同情心一拍即合。

小说中，崔春娘是一个社会地位低贱、但具有美好情操的女子。她向往、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真心实意地爱着穷书生张临，两人"约为夫妇"，到城隍庙立下山盟海誓，并从此不再接客，一心只在张临身上，翘首盼望早日成婚。岂知张临是一个极其自私的负心男子。当她得知张临毁盟即将他娶的消息时，震惊，屈辱，愤怒一下涌上心头。她要当面质问张临，于是让人把张请来，"责其负约"，并一针见血戳穿张的谎言，拉着他"同谒城隍以验之"。神灵被她的至诚心意所感动，从而惩治了"见利忘义，欺人罔神"的张临。

张临是一个心灵龌龊、行为卑劣，令人憎恶的形象。他境遇稍有改观（连获乡举），就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他"深念半世困于书生，苦贫为祟，若更聘一倡，两穷相守，何时可苏。今幸会此姻，尝不终否。彼要盟无质，何足恤哉！"这一段心理活动，揭露了他的自私、冷酷、虚伪，为了摆脱受穷的命运，他将苦等他多年的崔春娘像抛弃一张写了字的废纸一下扔掉了。对于当初的山盟海誓，也因没有凭证而毫不顾及，他玷污了春娘深挚的爱情。他准备婚事，"不令崔知"，妄图瞒天过海。面对春娘的指责，他仍继续撒谎："焉有是事，谗者妬我二人耳，忽轻听妄信。"（"忽"有绝、灭这个义

项，在这里可理解为“停止”、“不要”。）然而用谎言欲盖弥瘴是不行的，春娘看穿了他的拙劣表演，坚决拉着他去城隍庙，他心中有鬼，不愿去，又不得不去。春娘在神像前，控诉张临见利忘义，欺人罔神，乞求神灵对他警治之后，只见他“股栗仆地，禁不能言，但悔惧搏颊。”他受到神灵的惩罚，用车拉回家，不几天，就一命呜乎了。张临的死是自食其果。

这篇小说篇幅短小，但结构严谨，故事以城隍庙诅盟始，以城隍庙警治终，前后照应，使故事情节更为紧凑。（杨茂祥）

荆南妖巫 ·洪 迈·

荆南有妖巫，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居郡县者莫敢问。吴兴高某为江陵宰，积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谏，请勿治，且掇奇祸。高愈怒，拆吏下与巫对杖之二十，巫不谢，嘻笑而出。才食顷，高觉面微肿，揽镜而视，已格格浮满，仅存两眼如线大。遽呼吏，询巫所居，约与偕往。吏以为必拜谒谢过，乃告其处。径驰马出门，行三十余里，蓦幕始至，萧然一败屋也。巫出迎，高叱从卒缚诸柱，命以随行杖乱棰，凡神像经文等悉发之。巫偃然自若。后入其室，获小筒，破镮观之，蓦包裹数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惧色，然殴掠无完肤矣。高面平复如初，执以还。明旦，入府白曰：“妖人无状，某不惜一身为邦人除害，惧语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帅壮其决，谕使尽其命而投之江。〔选自《夷坚志》〕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横行乡里的妖巫被敢于为民除害的县令铲除的故事。尽管妖巫的“幻术”被写得神奇怪异不足信，但是作者塑造的那个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和邪恶斗到底的江陵县宰高某的形象，的确值得景仰。

作者为了塑造高某这个人物形象，刻画人物鲜明的思想性格，在短短三百字之中，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法，收到极强的艺术效果。

江陵县宰高某的个性十分鲜明，他嫉恶如仇，不信邪，不屈挠，刚烈勇猛，不达目的不罢休，对于“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的妖巫，别人不敢

斗，他却"积不能堪，搏欲杖之"。"大吏"阻拦，怕招来"奇祸"，他就连吏带巫一起"杖之"。妖巫"幻术"使他满脸浮肿，两眼如线，他不畏惫，不罢休，驰马三十余里找到妖巫家中，把妖巫捆在柱子上以杖乱"棰"(chuí，用棍子打)，而且"凡神像经文等悉发之"，直至搜出"小笥"(笥，音 sì，盛物用的方形竹器)，发现"木人"并打碎，使妖巫"始有惧色"，这时的妖巫早已被打得体无完肤了。在作者的笔下，高某的性格鲜明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人物的性格主要是通过对人物自身的一系列行动的描写表现出来的。这是正面描写。

同时，作者还运用了侧面描写和反面衬托的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

当高某提到妖巫"欲杖之"的时候，"大吏泣谏，请勿治"；当高某满面浮肿"遽呼吏，询巫所居，约与偕往"的时候，"吏以为必拜谒谢过，乃告其处"。这个"吏"，先是阻拦，后是猜想；阻拦使高某"愈怒"，猜想又没猜对。这些侧面描写，把高某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而又巧有智思的思想性格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

反面衬托的手法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妖巫的手段高强，以至"居邻县者(各级官府)莫敢问"。"大吏"也深知妖巫的厉害，他"泣谏"是担心"旦掇奇祸"。妖巫果然有些手段，"杖之二十"之后，"巫不谢(罪)，嘻笑而出"，一顿饭的工夫竟使县令脸肿得"两眼如线"，即使是被捆在柱子上被"乱棰"的时候，仍是"偃然自若"。就是这样一个"挟幻术为人祸福"的妖巫，最终还是败在了高某手下，被"尽其命而投之江"，不能再"横于里中"了。这就从反面衬托出江陵县宰高某的不凡。敌手越是高强，越能显示英雄的本色。高某不顾个人安危，定要战胜邪恶的性格越发突出了。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小说结尾对高某的语言描写十分重要，"某不惜一身为邦人除害"一句，道出了这位县宰全部行动的思想根源。这样的语言描写显然不同于情节发展中的一般的描写，而是作者在有意识地塑造一个英雄的人物形象。 (高 森)

韩氏放鬼 ·洪 迈·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放。命壮仆或僧守其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鄱阳民韩氏姬死，

请族人永宁寺僧宗达宿焉。达瞑目诵经，中夕，闻姬房中有声鸣鸣然，久而渐厉，若在瓮盎间，蹴蹋四壁，略不少止，达心亦惧，但益诵首楞严咒，至数十过。天将晓，韩氏子亦来，犹闻物触户声不已，达告之故，偕执杖而入。见一物四尺，首戴一瓮，直来触人。达击之，瓮即破，乃一犬吻然而出。盖初闭门时，犬先在房中矣，瓮有糠，伸首舔之，不能出，故戴而号呼耳。谚谓"疑心生暗鬼"，殆此类乎。〔选自《夷坚志》〕

●●

这是一篇破除迷信的小说，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写了一个惊心动魄而又令人喷饭的故事，无情地嘲讽了"信巫鬼"的陋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小说仅二百余字，却写得绘声绘色，曲折生动。小说的开头，先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即江浙一带"信巫鬼"的风俗中所谓"避放"的一套迷信作法，为下文张本。这段交代文笔简法，叙述清楚，而且必不可少。小说要写的一出闹剧，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而这出闹剧恰恰又是对这一背景——迷信陋俗的辛辣讽刺。

作者写这出闹剧，亦庄亦谐，曲折有致，韩氏家中死了老太太，"避放"时请族人寺僧宗达宿守其家。半夜黑，忽听老太太房中"呜呜"有声，越来越厉害，"若在瓮盎间"，还"蹴踏四壁，略不少止"。这段描写，绘声绘色，笔墨不多，却渲染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使读者产生悬念。可想而知，在笃信"巫鬼"的环境中，那位和尚宗达难免毛骨悚然，"惧"了起来，于是他"但(只)益诵首楞严咒，至数十过"。岂料这无济于事，直到"天将晓"的时候，"犹闻物触户声不已"。这时幸亏来了"韩氏子"这个壮胆的，二人"偕执仗而入"，也顾不得"避放"的一套讲究了。开门之后，还真有怪异之物，只见"一物四尺，首戴一瓮，直来触人"。此时读者更是大惑不解了。谁知击破瓦瓮，原来"乃一犬吻然而出"。读者释然，故事中人简直该啼笑皆非了。本来"避放"是等待死人的魂魄复还，以便次日"视其迹"，看看"受生为人为异物"的，这下用不着"视其迹"了，一条活狗闹了半夜跑出来。作者寓谐于庄的描写，不但使读者如临其境，而且对这种迷信的习俗作了辛辣的嘲讽，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小说的最后，一笔交代了事情的原委："盖初闭门时，犬先在房中矣，瓮有糠，伸首舐之，不能出，故戴而号呼耳。"房中为什么会跑出狗来，狗为什么顶个瓮，半夜房中为什么"有声呜呜然"，还"蹴踏四壁"，读者的诸多疑问，凭这一笔交代，全部得到合理的解释，继而就

只有捧腹大笑了。读者在捧腹之中，破除了迷信。小说的艺术效果正在于此。

小说虽短小，艺术性却很强。情节的展开曲折有致，有条不紊，描写生动形象，语言亦庄亦谐，伏笔的运用巧妙，悬念的制造引人入胜，真是多姿多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迟少宇）

蔡侍郎 ·洪迈·

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命道士设醮，倩所亲王生作青词，少日而蔡卒。未几，王生暴亡，三日复苏，连呼曰："请侍郎夫人来。"夫人至，王乃云："初如梦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床见执。回顾，身元在床卧，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浓阴大雾中，足常离地三尺许，约十数里，至公庭。主者问：'何以诡作青词诳上苍？'某方知所谓，供对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霁，押令退立。俄而西边小门开，狱卒护一囚，杻械联贯立庭下。别有二人舁桶血，自头浇之。囚大叫，顿挫苦痛，如不堪忍者。细视这，乃侍郎也。主者退。复押入小门，回望某云：'汝今归，便与吾妻说，速营功果救我，今只是理会鄆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鄆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时中作黄箓醮，为谢罪请命。〔选自《夷坚志》〕

●●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怪诞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北宋末年的户部侍郎蔡居厚，他在鄆州为帅时，曾残酷屠杀了五百名梁山泊降卒，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追究，死后在阴间却受到严厉的惩罚，读来令人拍案叫绝。这篇小说看似充满迷信色彩以及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假如我们透过这层薄纱去看它的内蕴，就不难发现作者强烈的正义感以及显示这正义感的艺术手段是多么的高明。

首先，故事情节的设置和结构的安排就颇具匠心。小说由阳间到阴间再到阳间，以时间的先后和地点的转换为序展开故事情节。小说一开始先交代阳间的情况：蔡侍郎"疽发于背"，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命道士设醮"，并请他亲信的王生作"青词"，然后不几天就死了。"青词"是道观荐告用的词文，以红字写在青藤纸上。王生所作"青词"显然是些颂扬蔡侍郎的话。这里给下文设下伏笔。接着事情发生了，"未几，王生暴亡，三日复苏"，醒来以后就连呼"请侍郎夫人来"。王生的死而复生看来和"侍郎"密切相关无疑，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笔立刻形成悬念，牵系着读者的心。接下去，通过王生的口，使故事从阳间转到阴间。阴间"公庭"的"主者"怒问王生："何以诡作青词诳上苍？"至此，读者才得知王生的"暴亡"，是因为阴间要追查他替蔡侍郎唱赞歌的罪责。多亏"诳上苍"的罪责还是在蔡侍郎的身上，"主者怒稍霁"，王生才得以"复苏"。王生在阴间还亲睹了蔡侍郎"杻械联首"，受到"不堪忍"的刑罚。此时，读者又会发问：追究"诳上苍"是指什么事呢？原来阴间"今只是理会郓州事"。"郓州事"又是哪一桩呢？王生回到阳间以后，从侍郎夫人口中才得知蔡侍郎杀害过梁山泊五百降卒。小说至此，悬念得释。读者释念之际，正是拍手称快之时。真是"老天有眼哪！"不过且慢，那么阳间的"公庭"是干什么的呢？这不正是作者匠心之所在吗？

其次，作者神奇的想象，生动的描写，为主题的展现作了充分的铺垫。王生暴亡，被抓往阴间时，"天色如浓阴大雾中，足常离地三尺许"，真是阴森可怖。"约十数里，至公庭"，原来阴间也有"公庭"！"主者怒稍霁，押令退之"的描写，显示了阴间"公庭"的法度森严，阴间对于蔡侍郎的惩罚，作者描写得更为精彩。阴间的惩罚难道不就是作者对生前罪恶滔天的主人公无情的鞭挞吗？作者对侍郎夫人的一段描写尤为重要：她"恸哭"着道出了"悉诛之"而"屡谏不听"的事实真相，从而使蔡侍郎凶残狠毒的本质暴露无遗。这样罪大恶极的一个刽子手，在阳间无人去问他的罪，反而有人为他歌功颂德，真是天理难容。在作者笔下，虚构的阴界和实实在在的阳间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的主题得到充分的展示。（迟少宇）

丰城孝妇 ·洪 迈·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濒江之民多就食他处。丰城有农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临川，道间过小溪，夫密告妻曰："方谷贵艰

食，吾家五口难以偕生，我今负二儿先渡，汝可继来。母已七十，老病无用，徒累人，但置之于此。渠必不能渡水，减得一口，亦幸事。”遂绝溪而北。妻愍姑老，不忍弃，掖之以行，陷于淖。俯而取履，有石碍其手，拔去之，乃银一笏也。妇人大喜，语姑曰：“本以贫困故，转徙他乡，不谓天幸赐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计。便当却还，何用去？”复掖姑登岸，独过溪报其夫。至则见儿戏沙上，问其父所在，曰：“恰到此，为黄黑斑牛衔入林矣。”遽奔林间访视，盖为虎所食，流血污地，但余骨发存焉。不孝之诛，其速如此。　〔选自《夷坚志》〕

●●

这篇小说无情地鞭挞了一个丧尽天良抛弃老母的不孝之子，尽管作者感叹“不孝之诛，其速如此”，带有“因果报应”的意味，但是不孝之子的可悲下场也确实令人痛快之至，和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塑造了一个善良淳朴的农妇的形象，感人至深。

对照的写法，使残忍的农夫和贤惠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在水灾迫使人们转徙他乡的时候，“谷贵艰食”，五口之家“难以偕生”，做儿子的这个农夫竟然“密与”妻子，要在逃荒路上丢弃70岁的老母亲，并果真背着两个儿子“绝溪而北”，真是残忍之极。而善良的妻子却不忍舍弃婆母，搀扶老人过溪，当她意外地在泥淖之中拾到银子以后，还想着全家的生计，“独过溪报其夫”，听说丈夫被虎“衔入林”，又不顾自己的危险，“遽奔林间访视”。妻子的高尚言行，映照出丈夫的渺小和狠毒；丈夫的卑劣行径，反衬出妻子的高尚和善良。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强烈对照中，小说产生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文笔简练，用词精当是这篇小说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这在塑造农妇的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时显得尤为突出。在残忍的丈夫“绝溪而北”的时候，作者写道：“妻愍姑老，不忍弃，掖之以行，陷于淖。”“愍”（音 min，同悯，哀怜）、“不忍”刻画出农妇善良的性格，“掖”（音 ye，扶持），表现了农妇果决的行动，“陷于淖”（淖音 nào，烂泥）写出了搀扶老人涉溪的艰难，更突出了人物贤惠的性格特征。当那位可恨的丈夫被虎衔去以后，作者写农妇“遽奔林间访视”，“遽奔”二字把一位贤良的妻子既不忍丢弃婆母，又不愿失去丈夫的心理状态刻画得真实形象，就是对于次要人物，作者用笔也十分准确，农夫被虎捉去以后，两个孩子却“戏沙上”，一个“戏”字极其生动

地勾勒出孩子的幼小和无知。

人物语言的描写也很有精妙之处。作者描写农夫的语言，寥寥几笔就把这个人物丑恶的心灵刻画得淋漓尽致。农夫在"密告"妻子时有这样的话："母已70，老病无用，徒累(拖累)人，但置之于此。渠(她)必不能渡水，减得一口，亦幸事。"农夫那丧尽天良，大言不惭、险阴恶毒心态从这几句话，尤其是"渠必不能渡水"一语中，暴露无遗。他被虎吃掉，简直是罪有应得。作者对于小孩子的语言描写更是绝妙之极。当农妇"问其父所在"时，孩子说："恰到此，为黄黑斑牛衔入林矣。"农夫的小孩只见过牛，没见过虎，称老虎为"黄黑斑牛"是理所当然的了。语言描写符合人物身份，真是天真烂漫，憨态可掬。这样的语言描写配合"儿戏沙上"的行动描写，实在是相得益彰，把两个小孩子勾画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了。

（高　森）

綦叔厚　·洪　迈·

綦叔厚尚书登第后，僦马出谒，道过一坊曲，适与卖药翁相值。药架甚华楚，上列白陶缶数十，陈熟药其中，盖新洁饰而出者。马惊触之，翁仆地，缶碎者几半。綦下马愧谢。翁，市井人也，轻而倨，不问所从来，捽其裾，数而责之曰："君在此尝见太师出入乎？从者唱呼以百数，衙卒持杖前诃，两岸坐者皆起立，行人望尘敛避。亦尝见大尹出乎？武士狱卒，传呼相衔，吾曹见其节，奔走不暇。今君独跨敝马，孑孑而来，使我何由相避？"凡侮诮数百言，恶少观者如堵。綦素有谐辨，不为动色，徐徐对之曰："翁翁责我甚当，我罪多矣。为马所累，顾无可奈何。然人生富贵自有时，我岂不愿为宰相，岂不愿为大尹？但方得一官，何敢觊望？翁不见井子刘家药肆乎？高门赫然，正面大屋七间，吾虽不善骑，必不至单马撞入，误触器物也。"恶少皆大笑称善，翁亦羞沮，以俚语谓綦曰："也得，也得。"遂释之。井子者，刘氏所居，京师大药肆也，故綦用以为答。

〔选自《夷坚志》〕

●●

这篇小说写了"素有谐辨"的綦叔厚，以谦恭的态度和诙谐的言辞为自己解围的一个小故事，属于记载佚闻趣事一类的笔记小说。小说的表现手法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对比的手法是最突出的。小说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市井之中卖药的老头，他轻慢倨傲，人家撞翻了他的药架，虽然惭愧赔罪，他却不依不饶，百般奚落，"侮诮数百言"；而另一个则是登第后的綦叔厚，自知理亏，"愧谢"之外，以诙谐的辩才替自己解围，得以脱身。矛盾的双方态度迥异，处事方法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其中语言描写的对比最为出色。

卖药翁"侮诮数百言"，作者长于取舍，只选取最有代表性的话，刻画出卖药翁的"轻而倨"；而描写綦叔厚回敬的语言，则是选取最能表现"谐辨(辩)"的话，与卖药翁的话针锋相对，以一当十，轻取胜利。卖药翁的话极力渲染太师、大尹出行时的排场，奚落綦叔厚做不了高官，"独跨敝马，孑孑而来"。针对这种当众侮辱，綦叔厚回答，自己不敢奢望当大官，然后辞锋一转道："翁不见井子刘家药肆乎？高门赫然，正面大屋七间，吾虽不善骑，必不至单马撞入，误触器物也。"綦叔厚的语言，于谦恭中来了一个反唇相讥，致使卖药翁羞惭沮丧"遂释之"。

其次是行为描写也形成鲜明对比。卖药翁是"不问所从来，捽其裾(揪住他的衣襟)，数面责之"，"凡侮诮数百言"；而綦叔厚则是"不为动色，徐徐对之"。倨傲与谦恭，泾渭分明。两个人物，个性鲜明，活灵活现。

此外，侧面描写虽然先后各用一笔，效果极佳。当卖药翁尽情嘲弄綦叔厚时，"恶少观者如堵(墙壁)"，只此一句，使人不难想象，围观的人多，势必使卖药翁得意忘形，而綦叔厚被揪住衣襟，脱身不得，处境尴尬。可是到后来，綦叔厚诙谐的话一出口，"恶少皆大笑称善"，在这种情况之下，形势急转直下，卖药翁只有"羞沮"，而且"以俚语谓綦曰：'也得，也得。'"放手拉倒。侧面描写虽很简略，却充分起到烘托气氛，突出人物形象的作用。

由于本篇主要是要突出綦叔厚的"谐辨"，所以语言描写比较详尽，而其他描写就比较简略了，这是很值得借鉴的表现手法。

(迟少宇)

蓝　姐

·洪　迈·

绍兴十二年，京东人王知军者，寓居临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远，地迥多盗，而王以多赀闻。尝与客饮，中夕乃散，夫妇皆醉眠。俄有盗入，几三十辈，悉取诸子及群婢缚之。婢呼曰："主张家事独蓝姐一人，我辈何预也！"蓝盖王所嬖，即从众中出应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愿勿相惊恐。"秉席间大烛，引盗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箧笥曰："此为酒器，此为彩帛，此为衣衾。"付以钥，使称意自取。盗折被为大裹，取器皿蹴踏置于中。烛尽，又继之，大喜过望，凡留十刻许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蓝始告其故，且悉解众缚。明旦诉于县，县达于郡。王老戚戚成疾，蓝姐密白曰："官何用忧，盗不难捕也。"王怒骂曰："汝妇人何知，既尽以家赀与贼，乃言易捕，何邪？"对曰："三十盗皆著白布袍，妾秉烛时，尽以炬泪污其背，但以是验之，其必败。"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两日，得七人于牛肆中，展转求迹，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无所失。

〔选自《夷坚志》〕

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面对明火执杖的强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果敢机智的妇女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蓝姐，是京东人王知军家的婢妾，平时受到主人的宠信。当主人家中遭到将近三十个强盗抢劫的时候，她忠于家主，勇敢地站出来，巧施奇谋，骗过盗贼，最终保住了家主的财产，又使强盗就擒。

作者塑造这个人物，运用了正面描写和反面衬托相结合的手法，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跃然纸上。正面描写既有行动描写，又有语言描写。当强盗将家中"诸子及群婢"绑缚起来的时候，有人指证蓝姐"主张家事"，她"即从众中出应"，毫无惧色，而且"秉席间大烛，引盗入西偏一室"，把钥匙交给盗贼"使称意自取"，行动大胆果决。面对众多强盗，她敢于宣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诸君欲之非敢惜"，只是要求"勿相惊恐"家主。这里不但

表现出蓝姐的敢作敢当，而且突出了忠于主人的思想性格。事后，当主人"戚戚成疾"的时候，她密告主人："官何用忧，盗不难捕也。"当主人怒骂她的时候，她才道出原委："三十盗皆著白袍，妾秉烛时，尽以炬泪污其背，但以是验之，其必败。"这些语言描写进一步揭示了蓝姐的足智多谋，成竹在胸。除了正面描写以外，小说还运用反面衬托的手法，使蓝姐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比如以群婢中有人保护自己，把蓝姐推到强盗面前一事，反衬了蓝姐的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又如以群盗"大喜过望，凡留十刻许乃去"的上当受骗的情况，反衬出蓝姐的足智多谋。蓝姐的作为，岂止骗过了强盗，连主人都"怒骂"她："既尽以家赀与贼，乃言易捕，何邪？"小说正是以这种正面描写和反面衬托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蓝姐这样一个令人感佩的人物形象。

此外，小说的结构也很有特色。蓝姐迷惑强盗，最后使强盗落网"不逸一人"的奇谋，是直到篇末才真象大白的。这与作者善于制造悬念，巧妙布局谋篇的高超手法是分不开的。故事从王家半夜遭到强盗抢劫到次日早晨报官，作者虽然不惜笔墨描写蓝姐的言行，却始终没有交代她用烛泪滴在强盗身上，从而留下标记这一情节，使读者初时对于蓝姐"引盗入室"，使强盗"称意尽取"并"大喜过望"，感到莫名其妙，到后来虽然能想到这样一位敢作敢为的妇女决不会轻易便宜了强盗，却想不出她的言行背后预伏着什么样的计谋。直到读完全篇，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蓝姐竟有这样的奇谋和胆识！人物形象的塑造至此才算完成，一个活脱脱有勇有谋的人物形象兀立在读者的面前。

还值得一提的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虽是寥寥数笔的交代，对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起着重要作用。王知军寓居的青泥寺，"去城邑远，地迥多盗，而王以多赀闻"，而王又恰好"尝与客饮，中夕乃散，夫妇皆醉眠"。故事就是发生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时间、地点，蓝姐就是要在这样的境地中独当一面，与强盗周旋。越是在危难之中，情节的发展越能扣人心弦，越是在急迫之时，人物的言行越能感人至深。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小说才具有了感染读者的强烈艺术效果。（高　森）

孙俦击鬼　·洪　迈·

孙俦大夫者，邓州人，在金国为千户长。绍兴末，归正得官。淳熙中，为京西兵马副都监，因买田筑室千谷城。其人甚

勇。庖婢尝报："比夜入厨，辄有一物蹲灶下，蓬头垂发，不可认面目，呼之不应，逐之不退，必鬼也。"孙曰："此后再来，当告我。"明夕，又至。孙往视之，信然。笑曰："是桑仲军吃了底人魂魄耳。"即奋拳搥其顶，立没于地。迨早，命仆发土，得遗骨一具。乃埋而弃诸野。 〔选自《夷坚志》〕

●●

《孙俦击鬼》写的是孙俦大夫奋拳击鬼、灭除鬼怪的故事，同时也谴责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开篇从介绍孙俦的生平和为人入手。这个名叫孙俦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县）人，原先在金国做千户长这样一个武官，率领兵士千把人，警卫地方。南宋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公元 1131——1161 年）末年，从金国反正回宋，做了官。淳熙（宋孝宗赵昚年号，公元 1174——1189 年）年间，做到了京西兵马副都监。他就在湖北谷城地方买了田、盖了房。作品对孙俦的生平介绍得较为详细，而对他的为人却高度概括，文字极为简练，只用了"其人甚勇"四个字。"甚"，文言虚词，表示程度相当高，与"很"、"非常"相近，而与白话中的"甚"有时作"较"、"颇"解不同。孙俦最主要的性格特点，就是为人非常勇敢。正因为孙俦"其人甚勇"，他才能对鬼怪无所畏惧，敢于"奋拳搥其顶"，毅然决然地去翦除鬼怪。

在介绍了孙俦的生平和为人之后，接着，作品以主要篇幅，具体地叙写了孙俦是如何击鬼灭怪的。这里，作者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着笔写孙俦与鬼物相遇，而是调转笔头，先写厨娘之所见：厨娘一连几个晚上都看到有一个怪东西蹲在灶门口，蓬头垢面，长发下垂，看不见它的本来面目。叫它，它不应；赶它，它不走。厨娘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认定它是一个鬼。孙俦听了厨娘的话以后，他一点也不害怕，决心翦除鬼祟。他对厨娘说，如果再看到这个鬼，一定告诉他。作者这么写的作用有二：一是为了增加作品情节的曲折性，使之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二是孙俦主动提出和鬼会面，瞧瞧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儿，以图相机行事，除鬼灭怪。这就使孙俦以后的行动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表现了他的性格的一贯性。紧接着，叙写孙俦翦除鬼怪的过程。果然，第二天，这个鬼又出现了，孙俦连忙去瞧，确实和厨娘讲的一模一样。笑曰："是桑仲军吃了底人魂魄耳。"孙俦一边说着，一边就举起拳头使劲朝那个鬼的头顶打去。那个鬼随即缩进土里，立刻不见了。"底"：即今"的"字。"搥(zhèn)"：用力打击。孙俦高高地举起拳头，朝那个鬼的脑袋重重地打击下去，没有一点迟疑、姑息，只想一拳就解决

问题。这个"摄"字用得传神，把孙俦当时的神态、动作，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很难用别的字来取代。

作品结尾，点明这个鬼是从那里钻出来的："迨早，命仆发土，得遗骨一具，乃辇而弃诸野。""迨(dài)"：等到，到，及。"辇(niǎn)"：古是用人拉挽的车子，这里作动词用，是"用车子装载"的意思。孙俦叫仆人就地挖掘，挖出来的是一副人骨头，鬼就是这个冤死的人的白骨变的。孙俦连忙让仆人用车子把这副人骨头拉到野外扔掉了。

这则故事通过孙俦奋拳击鬼、灭除鬼怪的事迹，表现了他不惧鬼神、主动除鬼灭怪的大无畏精神。作品的故事情节较简单，但作者避免了平铺直叙，在结构上注意了点缀生波，以虚带实。如孙俦在击鬼前，对他生平的介绍——与常人比，他的经历是遍为曲折、复杂的；厨娘向他报告见到鬼物的情景，都对后文起了铺垫的作用。后者还渲染了环境气氛，烘托了人物的性格。在语言运用上，简练精当，没有冗句，以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如写孙俦的为人，只用了"其人甚勇"四个字；对鬼的丑陋形相的描绘，也只用了"蓬头垂发"四个字，高度概括，简练得不能再简练了。

这则故事中写到，蹲在烘门口的这个鬼，不过"是桑仲军吃了底人魂魄耳"。桑仲，北宋末年襄、邓、隋、郢的镇抚使。史书上记载他的军队"在京西连跨数州，'无粮食，人相食啖。'"(《潮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四十四)因为缺乏粮食，桑仲的军队就捉生老百姓杀掉当饭吃。这个鬼，就是被桑仲的军队吃掉的人的魂魄。作品虽然只是附带地提及此事，没有正面着笔，但我们切不可把它当作闲笔看待。因为它从一个侧面揭露和控诉了北宋和辽、夏、金的连年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当时边境的人民不仅负担了沉重的赋税劳役，有时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住，有可能被桑仲的军队捉住杀掉充饥。这真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当我们分析作品的思想意义时，对这一点是切不可加以忽略的。（欧阳周）

泗州邸怪 ·洪 迈·

安定郡王赵德麟，建炎初，自京师挈家东下，抵泗州北城，于驿邸憩宿。薄暮，呼索热水。即有妾应声捧杯以进，而用紫盖头覆其首。赵曰："汝辈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为揭之，乃枯

骨耳。赵略无怖容，连批其颊曰："我家不是无人使，要尔怪鬼何用！"叱使去。掩冉而灭。赵不以语家人。留驻竟夕，天明始登途。〔选自《夷坚志》〕

●●

"泗州"：宋代州名，在今江苏省。"邸(dǐ)"：旅舍、客店；古代供官员路过时中途休息的驿站亦称"邸"。因为是泗州驿站里出现的鬼怪，故以《泗州邸怪》名之。

这则故事的内容也较简单，但作者注意到材料的合理安排，做到了前后连贯、线索分明，因而写得很有兴味。

作品的主人公是南宋安定郡王赵德麟，文章开头就从赵德麟的挈家南迁落笔。建炎(宋高宗赵构年号，公元1127——1130年)年间，赵德麟全家从京城搬家到南方去，经过泗州城北，在驿站里休息生下。不料，他在驿站所住的房间里却遇到了鬼怪。快天黑的时候，赵德麟喊人拿开水来。这时有个侍妾应声而来，手里捧着茶杯，头上却盖着紫头巾。按当时的风俗习惯，北方民家妇女出门时头上常着盖头，前后全用紫罗为幅，并杂他色为四带，垂于背，称为紫盖头。尤其是在远行乘马的时候，一般都着这样的装束。(见陈仁锡《潜确类书》卷八十八"面衣"条)但在家里，妇女则不是这样的装束。所以，当赵德麟看到侍妾着这样的装束时，感到很奇怪，就说："汝辈既在室中，何必如是？"亲自把这个侍妾的头巾扯下来。谁知头巾下面罩着的，并不是人的脑袋，却是一个骷髅头。也就是说：这个骷髅头着意打扮，以人的装束来掩盖它鬼的真相，装扮成赵德麟的侍妾，"应声捧杯以进"，以达到它骗人、害人的目的。

那末，赵德麟又是如何对待这个女鬼的呢？他先是"批其颊"，接着怒斥鬼怪。"颊"：即面颊，指脸的两侧。"批"：手击。"批其颊"：就是打它的耳光。赵德麟伸手连打了这个女鬼的几个嘴巴子，并大声喝道："我家不是无人使，要尔怪鬼何用！"呵叱它赶快滚蛋。那个女鬼挨打受骂以后，没有什么表示，渐远渐淡，逐渐消失了。"掩冉"：一作"奄冉"，形容由近及远、由浓到淡，逐渐趋于消失的样子。在泗州驿站里，虽然发生了这件怪异的事，但赵德麟并没有把它告诉家里人，安心安意地住了一晚，等到天亮，又上路了。

这则故事虽然内容简单，但却富含哲理，使我们获得很多教益。它告诉我们：看人看事不能只看表面，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它)的本质，而切不可被他(它)伪装的外表所迷惑、所欺骗；当我们对某些人和事一时难辨真

假美丑时，就应象赵德麟那样，亲手撕下他（它）的伪装，从而显现出他（它）的本来面貌，暴露出他（它）固有的丑恶本质；当我们看清他（它）的庐山真面目后，还应象赵德麟那样，气粗胆壮，敢于斗争，主动地除妖灭怪，而决不能让妖魔鬼怪（这里当然也包括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巧妙伪装了的坏人坏事）的阴谋得逞。　（欧阳周）

晁安宅妻　·洪　迈·

邓州晁氏，大族也。相传云：自汉以来居南阳，刘先生尝从贷钱数万缗，诸葛孔明作保立券，犹存其家。建炎二年，邓民残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数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为红巾邵伯邀击，尽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为邵之党王生所得。张丞相宣抚陕蜀，邵举军来降，王生为右军小将，与晁妇同处于阆中。阆有灵显王庙，妇与乳姬以月二日往焚香。姬视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纸自蔽，形容甚悴。谛观之，以告妇曰："有丐者，绝类吾十一郎。"遣询其乡里姓行，果安宅也。妇色不动，令姬持金钗与之，约十六日复会，且戒无易服。及期相见，又与金二两，曰："以其半诣宣抚司投牒，其半买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通诉，宣抚下军吏逮王生。会王出猎，妇携己所有直数千缗，与姬及女赴安宅舟，顺流而下。王生家赀巨万，一钱不取也。王晚归不见其妻，而追牒又至，视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闻渠为晁家妇，今往从其夫，理之宜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妇离而复合如初。妇人不忘故夫于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虽武夫，盖亦知义理可喜者。　（选自《夷坚志》）

本篇写了一个动乱时代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赞扬了"不忘故夫于丐中"的晁安宅妻。小说的情节扣人心弦，人物的不幸遭遇令人慨叹，故事的结局使人感动。小说塑造了一个在逆境中敢于毅然决定自己命运的妇女

形象，人物性格鲜明。

小说的主人公晁安宅妻感情专一，遇事冷静，足智多谋，情操高尚。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来塑造，刻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小说的开头，作者对于晁氏大族的交代并非闲笔，其用意是明确的，即是要告诉读者，生活在这样的邓州著名大族之中的晁安宅妻不是一般的妇女，她在困境中所显示出的思想性格是由她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接着，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经历。建炎二年正是南宋之初，邓州百姓遭到金兵的残害，"或俘或死"。晁氏大族数百人，也都被金兵掳掠北去。到达汾州青灰山时，金兵受到当时抗金义军邵伯的拦击，"尽失所掠而去"，于是晁安宅妻和她的女儿以及乳母落入邵伯部下王生的手中。在战乱的年代，像这样三个女子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后来张丞相宣抚陕蜀的时候，邵伯率军归顺，王生成为右军小将，晁安宅妻便到了四川阆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是那个动乱时代的产物。而作者正是把人物放在了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刻画的。故事情节的展开，使读者看到晁安宅妻并不是听任命运摆布的。

意外的机会出现了。主人公去庙里烧香，发现了已沦为乞丐、处在病中的丈夫。她首先打发乳母"询其乡里姓行"，确认以后，她不动声色，让乳母送去金钗，相约再见的日期，还特意告诉丈夫不要改换服装。"及期相见，又与金二两"，并出主意，让丈夫到宣抚司投递诉状，并雇好船在约定地点等待。丈夫按计而行，妻子趁王生出猎的时候，携带自己价值数千缗的东西找到丈夫逃走。"王生家赀巨万，一钱不取也"。从晁安宅妻偶然发现丈夫到随丈夫逃走，作者详尽加以描写，刻画了主人公感情诚挚、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性格特征。而在那动乱的时代，主人公不弃处于厄运中的丈夫，不慕王生的富贵，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小说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其成功就在于作者刻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除此以外，小说还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手法，这对于突出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小说对丈夫晁安宅悲惨境况的描写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笔。晁安宅的样子是："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纸自蔽，形容甚悴"。主人公面对这样的现实，并未弃之不顾，相反却主动询问，送钗，送金，定计，最后一起逃走。主人公的高尚情操因而得到充分展示。又如写王生出猎归来，"视室中之藏皆在"，并喟然叹道："素闻其为晁家妇，今往从其夫，理之常也。"小说对王生的言行描写，除了表现出王生这个人物的通情达理以外，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也起到衬托作用，她不留恋王生的富贵，临逃走也不拿王生一物，而宁与沦为乞丐的丈夫逃去，就更显出

情操的高尚。　（高　森）

霍将军　·洪　迈·

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黧面，贸贸然出于榛中。见众至，有喜色，左顾而啸。俄数人相继出，挟槊持刀，气貌凶悍。皆知其贼也，虽惧而不可脱。同行霍秀才者，长大勇健，能角抵技击，乡里目为霍将军。与诸人约勿走，使列立于后，独操所策短棒奋而前。群贼轻笑，视如几上肉。霍连奋击，辄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兴，然后得去。前行十余里，过巡检营，入告之。巡检大喜曰："此辈出没近地，杀人至多。官立赏名，捕不可获，何意一旦成擒？"邀诸客小驻，自率众驰而东。俨然在地，宛转反侧，凡七八辈。尽执缚以归，护送府而厚谢客。五士谓霍："非与君偕来，已落贼手矣。"霍曰："吾若独行，亦必不免。诸君虽不施力，然立卫吾后，无反顾忧，此所以能胜也。"

〔选自《夷坚志》〕

●●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形象鲜明突出。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临危不惧、胆识过人的秀才的形象。

小说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情节的发展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的，由遇险开始，经过搏斗而脱险，到报官擒贼，最后以释疑结束。小说的开始写六个读书人携带百匹纱夜行在汴堤上，忽见从树丛之中"贸贸然"（蒙昧不明的样子）钻出一个"蓬首黧面"的"黥卒"。（黥，音 qíng，在脸上刺字的刑罚），已是够吓人的了，而这"黥卒"又"左顾而啸"，引出"挟槊持刀，气貌凶悍"的强贼数人。几个读书人"虽惧而不可脱"，形势极为险恶，读者恐怕也要倒吸一口冷气了。出人意料的是，六人之中竟有一个被"乡里目为霍将军"的秀秀才，毫不惊慌，让众人"列立于后"，他自己"独操所策短棒"（拄着的短棍）奋力向前，上下五去二，击中强贼膝盖，使他们"仆地不能兴（起来）"，众人就这样脱身。后来报告巡检营，巡检率众捕捉时，七八个强贼竟

又是"俨然在地，宛转反侧"，一个跑不掉，这更是出人意料的事。最后霍秀才与另五人的对话，使读者不但佩服这位"霍将军"的武艺，而且更佩服他的胆识，原来"诸君虽不施力，然立卫吾后，无反顾忧，此所以能胜也。"

小说就是在这步步扣人心弦的情节当中，塑造了这位有勇有武有智的霍秀才的形象。小说塑造这个人物形象，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手法。首先是作者直接介绍："长大勇健，能角抵（摔跤）技击（武术），乡里目为霍将军"。然后是人物的行动描写："与诸人约勿走，使列立于后，独操所策短棒奋而前"，"连奋击，辄中其膝"。最后是语言描写，交代"使列立于后"的作用。除此以外，作者还运用衬托手法突出人物形象。先以强贼为衬托：强贼是一伙亡命之徒，"挟槊持刀，气貌凶悍"，面对几个书生，"群贼轻笑，视如几上肉"，结果却被手无寸铁的秀才击败，"皆迎仆仆地不能兴"。后来巡检的"大笑"及所说的话也是衬托："此辈出没近地，杀人至多。官立赏名，捕不可获，何意一旦成擒？"所有这些表现手法汇集起来，就使一个勇、武、智兼备的人物形象站立了起来，"霍将军"在读者心中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英雄。

还应指出的是，作者刻画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没有把笔墨用在描写他的"角抵技击"本领的高强上，正面描写搏斗场面不过就是"连奋击"、"中其膝"六个字而已，而大量的笔墨是用在这场搏斗的结果和斗争的策略上，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因为"霍将军"这个人物并不是仗恃勇武的一介匹夫，而是具备勇武的"士子"——读书人。作者要颂扬的就是"这样"一位读书人中的伟丈夫，一位不畏强徒、既有勇武又有智谋的读书人中的英雄。由此可见，小说的艺术手法和小说的主题之间，亦即艺术性和思想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高　森）

徐大夫　·洪　迈·

绍兴初，韩叔夏以监察御史宣谕湖南归。有旨令诣都堂白宰相。时朝廷草创，官府仪范尚疏略。两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简倨称，先在客次，眡韩绿袍居下座，殊不顾省。久之，乃问曰："君从甚处至此？"韩曰："湖外来。"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纵见得庙堂，亦何所济！"少焉朝退，省吏从庑下过，徐见之拱而揖曰："前自指挥某事已，即奉所戒。"吏方愧谢，望见韩，惊而

去。徐固不悟，继复一人至，其语如前，俄亦趋避。而丞相下马，直省官抗声言请察院。徐大骇急起欲谢过，燎炉在前，袖拂汤饼仆，冲灰敝室，而不暇致一语。是日韩除右司谏，即具所见奏劾之，以为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罢。后数年，起知婺州。时刘立道大中为礼部尚书，旦夕且秉政。其父不乐在临安，来摄法曹于婺。因白事迟缓，徐责之曰："老耄如此，胡不归！"刘曰："儿子不见容，所以在此。"徐瞠之曰："贤郎为谁？"曰："大中也。"遽易嘻为笑曰："君精采逼人，虽老而健，法掾非所处；教官虚席，勉为诸生临之。"即以权州学教授。

〔选自《夷坚志》〕

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它通过徐大夫待人接物中的几件小事，寥寥数笔，简约传神地为封建官僚勾勒了一幅漫画像，于中亦可见那个社会的炎凉世态。

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颇为生动、逼真。方法之一是采用性格化的语言，通过个性特征极强的对话，让人闻其声知其人，将人物典型性格活脱脱地描绘出来。徐大夫先是担任两浙转运副使、官职可观。有一次，他在政事堂候客室里见韩叔夏（韩璜）"绿袍居下座"，徐并不认识他，便冷淡问道："君从甚处至此？"韩回答之后，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纵见得庙堂，亦何所济！"（差遣，即派差、派官。庙堂，即指宰相。）徐大夫误以为韩璜是到政事堂来求丞相安排工作的，便想用三两句话敷衍一下，打发他走人。那居高临下的口气似乎比丞相还威风。这是在他用不着的人，地位似乎比他低的人面前。当过不了一会，皇帝退朝，中书省或尚书省一级的办事人员，从走廊经过，徐大夫却赶忙跑过去，拱手揖曰："前自指挥某事已，即奉所戒。"意思是说，上次您亲自布置、安排的那件事已经顺利完成，我完全都是按您的教诲去办的。转运副使对一个机关办事人员说这类肉麻的奉承话，连受奉承的人都感到吃惊、愧不敢当，有的人干脆立刻躲开。徐大夫那种趋炎附势的性格，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嘴脸，不是被活画出来了吗？几年之后，徐大夫出任婺州知府，他的一个下级，主管司法的法曹参军，因为年老，呈报公务时说话慢了些，徐不耐烦地厉声责备他："老耄如此，胡不归！"俨然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式。对方回答说，儿子刘大中不见容，所以在此。徐大夫一听说他是礼部尚书的父亲，立刻换了一副腔调，说：

"君精采逼人，虽老而健，法掾非所处；教官虚席，勉为诸生一临之。"意即您虽然年事已高，看上去依然那么硬朗，尤其是您那双眼睛，更是精采逼人。当一个辅佐我管法律的官，那太委屈您了。现在州学教授正好找不着合适的人选，那就麻烦您去掌管教育吧。徐大夫瞬息之间两副腔调，前倨后恭，转换自如，一副变色龙的嘴脸，也就跃然纸上了。

在对人物的刻画中，动作和神态的描写，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这篇小说里，动作、神态往往是伴随语言出现的，它们或为语言的前奏，或为语言的尾声，起着强化语言效果的作用。作者写道，徐大夫"素以简倨称"，以简慢倨傲出名。"先在客次，眡韩绿袍下座，殊不省顾。"对座在下位，穿绿袍的官员，视而不见，傲慢无礼。当"省吏从庑下过，徐见之，拱而揖"。对于他需要拉关系，又有点小权势的人，态度谦卑，作揖打拱，令人趋避，真像演戏一样。不过，有时他演得并不成功。"丞相下马，直省官（值班官员）抗声（高声）言请察院。"听到请监察御史韩璜的传唤声，意识到刚才怠慢了韩，"徐大骇，急起欲谢过，燎炉在前，袖拂汤饼仆，冲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语。"惊慌之余，前趋谢罪，急忙之间衣袖带倒火炉上水罐，弄得炉灰冲满屋，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是一种近似小丑似的表演，作者以揶揄的笔墨入木三分地勾画了无耻小人的灵魂。

小说结尾处，还有一种"变脸术"的描写，也很能代表阿谀奉承者的特点，徐大夫对军曹不满，对他"责之"、"瞠之"，吹胡子瞪眼地责备老人，简直到了驱逐开除的边缘。忽然间，对方说礼部尚书是他的儿子，这一下子可非同小可，徐大夫"遽易嗔为笑"。迅速地把长脸揉成圆脸，从眼睛里挤出笑容，堆在脸上，身体各部位的形体动作恐怕也有相应的改变。总之是一副胁肩谄笑，拍马奉迎的模样。凡此种种容色、姿态、动作同语言、对话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中国封建时期的"变色龙"，具有很强的讽刺和揭露意义。（马淑琴）

草　书　·刑居实·

张丞相好草圣而不工，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绝书，满纸龙蛇飞动；使其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丞相熟视久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我忘之？"〔选自《拊掌录》〕

●●

张丞相这位官僚，故作风雅，卖弄斯文，心想通过书法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打出崇拜师承"草圣"的招牌，乱涂几笔冒充书法家，招摇过市自我宣传，企图给自己脸上贴金。此小说一开头就指出："张丞相好草而不工"。他口头上好"草圣"而已，并未真心练字以求进步，挂起好"草圣"这块金字招牌来装装门面罢了。因此，"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这就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他厚着脸皮，不怕众人讥笑，还若无其事，自鸣得意呢！这一笔就揭示了丞相哗众取宠的用心，目的在于制造舆论，扩大影响，捞取文人雅士——书法家的桂冠吧？

此文开门见山，提出问题，接而予以回答，否定其"好草圣"之实为第一层次，此为略写，文字简洁，线索分明。从而过渡到第二层次，以典型情节的展开，比较深入细致地刻画了丞相这个"伪君子"的故作姿态：从"得句，索笔绝书"到"满纸龙蛇飞动"，可说是"神来之笔、一气呵成"之杰作了。这似若"小品"的表演，丞相从构思得句到挥毫泼墨的神气十足，"满纸龙蛇飞动"的奇迹出现妙若魔术，其滑稽可以想见。作者于第一层次中巧伏妙笔"皆讥笑之"，早已揭穿了他唬人、冒充的伎俩，但还要自欺欺人的表演一番，就成了可笑的双簧戏了。这是高明的"自我揭露"法，用得恰如其分，妙传神韵。

与此同时，"使其侄录之"，让他的侄儿登场，故事情节则通过他与侄子的双边活动来进行，又像是两人说"对口相声"似的，通过对话妙趣横生地让读者捧腹，收到极好的剧场效果呢！

请听这多么诙谐的问答，简直令人笑出热泪来，拍案叫绝了：

（侄）执所书问曰："此何字？"

丞相熟视久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

"胡不早问，致我忘之？"

自己写的字，反复地看了又看，连自己也不认得了，这是何等尖锐地讽刺，丞相所书写的"满纸龙蛇飞动"纯系骗人的乱划一气以掩人耳目的把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世上难道竟有如此厉害的"健忘症"？如果说这是情节发展的高潮，对丞相的伪君子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的话，那么，作者的高明手法，还要在闭幕结束时再让他亮相——出尽洋相，让观众捧腹大笑不止。

最后，丞相恼羞成怒了，诟者，发怒了，气急败坏地对他的侄儿斥责道："为什么你不早点问我呢？等到我忘了的时候你才问我呢？"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写法，用人物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让他自己去越描越黑

吧!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一笔,揭露得淋漓尽致,通过对话的艺术,卒章显志,深化了此文主旨,可说是对世上一切假的、丑的、恶的东西的揭露与批判,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张捕中)

瓦学士 ·邢居实·

石曼卿隐于酒,谪仙之才也。然善戏,尝出游报宁寺,驭者失控,马惊,曼卿堕马,从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观,意其必大诟怒。曼卿徐着鞭谓驭者曰:"赖我是石学士也,若瓦学士;岂不破碎乎?" 〔选自《拊掌录》〕

●●

这篇小小说总共72字,却妙趣横生地给小说的主人公石曼卿勾画出一幅漫画像,活灵活现他的醉态、窘态,以及堕马后不无幽默地自我解嘲,善于自找台阶下的聪明,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人物历历在目,读者如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发出会心的微笑。

说它短小精悍,不仅语言文字上如此,而且,此文的情节、结构上亦如是。精心的构思立意,使它的情节单一、结构集中,通过场面的描写,再现人物在特定时空、情况下的表现,从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状态等来塑造人物,由而突出他的个性。也许,这就是这篇小小说获得成功的秘密吧!

首先,通过石曼卿有"谪仙之才",但"隐于酒"的概括简介,让读者了解主人公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文人学士",犹如"醉酒诗百篇"的李白那样大的才气与酒气。这先声夺人的"第一印象",自然如同"一石击水",在读者心灵中浪花飞溅了!

小说主人公不仅文采盖世、酒量惊人,而且是位旅游家,寄情于山水之间,"尝出游报宁寺"名胜等地。这潦潦几笔,就将"这一个"石曼卿其人其事、其志其趣的素描速写,跃然纸上了。从气氛的渲染上、情节的开展上,都为进一步描写石曼卿的性格做了铺垫,使"这一个"酷似李白那样"放纵不羁"的个性、旷达豪放的襟抱的石曼卿,以他独特的幽默风趣、平易随和、开朗乐观而与群众打成一片,相处得极为和谐舒心。

作者巧妙地从"驭者失控"到"马惊"而"堕马"的动作描写,犹如活动的电影镜头,连续的动作直拍摄到"从吏遂扶掖升鞍"为止,可想见石曼卿

这一连贯的窘态——狼狈像！应当说，其惊险程度相当可观的了，但他却不责怪，毫无愠怒之容，足见他涵养之深、气度之大。如不知，他与驭者的关系正是主与仆、尊与卑之别，主人对仆人犯了错误，造成失控堕马的过失，此时石曼卿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原谅于他。主仆之间这种相互"理解"、体贴之情，通过"从吏遽扶掖升鞍"一语道出，在此可见自己"醉于酒"也是应有责任的。因此，石曼卿这种对人宽、对己严，能够平等待人，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不摆官架子、不以权势地位压人的品质，在当时的社会是多么可贵和难得呀！到此，石曼卿的形象可说活在读者的心中而感到无比崇高了！

如果给什么是"美"下个定义，人们都会同意"和谐就是美"的说法，但崇高的美给人的庄严、伟大的印象与感觉，它不一定能产生平易近人、亲切感人的和谐之美。作者似乎娴熟此美学原理，为此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上，别具匠心地给了个全景的场面描写，让更多的群众——平民百姓进入镜头的群众场面，与主人公石曼卿平起平坐，直接"对话"，可说对他"围观"了，并在窃窃私语："市人聚观，意其必大诟怒。"出人意外地是"曼卿徐瞢鞭谓驭者曰"，他主动地打破这一窘境，先张口和驭者说话了、逗乐了，并以最佳的表达方式——"徐瞢鞭谓驭者曰"，抓住时机开起玩笑来：

"赖我是石学士也，若瓦学士，岂不破碎乎？"……

这睿智妙语，字字玑珠，耐人品味。巧妙地以"石"字的字义声韵，与"瓦"字对比，其中的蕴含便不言自明了。而石曼卿却是那样亲切自然地、乐观开朗地自我解嘲，以一种不无幽默的口吻说出来，他这个石学士的性格连同他的爽朗笑声，将栩栩如生地永远地录在读者心灵的磁带上了……

（张炳中）

米从何处来

·曾敏行·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啗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其一人遽对曰："从白子里出。"京大笑。其一从旁应曰："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选自《独醒杂志》〕

●●

这是一则令人深思的故事。作者用朴实的文笔，记述了一个小小的场面：北宋时，当时宰相蔡京同他的几个孙子聊天，问米是哪里来的。他的孙儿有人说是臼中来，有人说是从席中出，谁也不知是耕作的产物。从故事里，深刻地揭示出膏粱子弟的无知。

微型小说一般是不便于刻画场面的，这篇故事却在轻松的气氛里描绘了场面，它象电影镜头，一闪而过，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的开头是一句评论性的话："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膏粱，原指精美的食品，这里借代为富贵人家。稼穑，即播种和收获，也泛指农业劳动，意思是蔡太师的那些孙子，生长在富贵之中，不知道农业劳动。这个评论性的话，实是整个故事的"眼"，下面的具体描写就是"不知稼穑"的具体化。

一天，蔡京同他的孙儿们闲聊，他以逗孩子玩的口吻问他们："汝曹日啖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汝曹，即你们。啗，即啖，吃也。蔡京所以"戏问之"，从这个"戏"字，反映出蔡京心绪不错，而且，他的孙儿们"不知稼穑"，他是清楚的，对此，他是"欣赏"的。"米从何处出"这是个极寻常的问题，谁都知道米是农民栽种的水稻而收获的。问题寻常，回答却大出人意料之外：一个孙儿遽对曰："从臼子里出。"臼是舂米的工具。另一个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席，即运米时，那用来囤米的苇席。这种出人意料的回答，正表现了富贵子弟严重脱离劳动的现实、反映了统治者的腐朽，这个场面的描绘是很巧的，场面的中心是人。由于对人的神情状态的描绘生动，整个场面便别有生趣。如蔡京提出问题后，他一个孙子就"遽对曰"，遽字即快的意思。从遽字中，透示出蔡京的这位孙儿他认为自己的回答是对的，并想抢在别人之前表现自己，以求获得他爷爷的夸奖。其人性格是率直的。蔡京听后大笑，这是笑孙儿的幼稚无知，笑中表现的不是忧虑，而是好玩的情绪。他的另一孙儿见爷爷大笑，感到前边的人回答错，他便"从旁应曰"。这"从旁应"三字，就把回答者那经过思索的神情描绘出来了。他不是率直的，而是较为稳重的。三个人，三种神情，便把小场面写得多姿多彩，灵活自然，并且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然而，以欢快的气氛来反映一个严重性的内容，这反而使问题增加了悲剧色彩：这些"不知稼穑"的后代，他们如果靠蔡京的权势，走上政坛，那么，国将何堪？民将何堪？这里提出了一个如何教育后代的问题。蔡京对孙儿们的无知是抱着逗乐的态度，这自然会使后代的无知更趋严重。那么，今日的父母如何教育自己的后代呢？从这篇故事里，不是能得些启示

么？ （乐 牛）

韦秀庄

·戴孚·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韦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云："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

至其日，秀庄率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

〔选自《太平广记》〕

●●

黄河水含沙多，因此河道易淤塞。当然此处淤塞，便在彼处决口，而决口便往往形成改道。自古以来，黄河改道次数，连大带小数以千计。其中大的有六次（取清人胡渭说法），集中于下游。本文写到的唐代滑州城下黄河逐步北移，其实就是此后改道的酝酿过程。黄河从"欲毁我城"——逼进滑州到"此后渐退"，若局限于当时当地，是难于认清这种"神秘"现象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此作的产生感到奇怪了。滑州即今河南省滑县一带，其州城即滑县的旧县城。有一点须特别指出：现在的滑县与黄河相隔不下一百公里，而且在黄河北面。而唐代，滑州却紧靠黄河，雄踞南岸的。

作品里提到的"黄河之神"，也称河伯，《庄子·秋水》中已经有"河伯欣然自喜"的句子。所谓"城隍之主"，即管理城池的神，一般直称为城隍，我们不妨称之为城神，此神更是历史悠久，其前身竟已进入周朝岁暮祭祀的八神之列。河神、城神与土神（即社神，俗称土地）、灶神（俗称灶王）等一样，土生土长，血统纯正，不像如来佛祖、南海观音那样是异域来客。

本篇不足三百字，但故事完整。情节虽属虚构，但合乎事理。故事分

为订盟、交战两层。做为滑州刺史，韦秀庄自然关心州城的安危，"暇日来城楼望黄河"，大约也是感到了黄河的威胁。因此当城神讲出"通名参谒"（报出自己名字来谒见）的缘由，并要求支援时，便当场"许诺"。从"欲毁我城，以端河路"（以毁灭滑城的作法使河道取直，端：正，引申为直）看出，河神是多么凶暴肆虐，但城隍"固（坚决）不许"。至此，毁城与护城的一场争战已不可避免。果然，"克后五日（规定五天之后），大战于河澨（河岸）"。城隍不敢轻敌，"恐力不禁"——担心自己力量不足，支持不住，因而要求刺史"物色相助"——察看情况给予援助。

订盟一节，写得简略而耐人寻味；而描绘交战情状，则善于化繁为简：交战的进程，力量的消长，都通过韦秀庄的观察来表现。因此，头绪错综繁杂，写来却是寥寥数句，然而读者并不感到兴味索然，倒是觉得恰到好处。请让我引征原作以验证此说："河中忽尔晦冥"——晦冥：昏暗。这当然是韦秀庄所见，此句意在表现河神正集结军卒。"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白气先发制人，而且来势汹汹，显然是河神的大军；青气出自城楼，自然是城隍的将士；"相萦绕"三字，实在妙不可言，描绘两军厮杀难解难分，多么形象，多么准确！厮杀未见胜负，秀庄就参战了。人间刺史和神界城隍的联军大获全胜。

河神真的一败涂地了，此后几十年黄河逐渐北移可以为证。本来"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俯近：就是居高且靠近，因为河身高出地面，所以用了"俯"字。"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今：作者活动于唐肃宗、代宗时代，写本篇时距开元年间至少二十年。用几十年间黄河渐退来回映当年那场交战，堪称意味深长。（李郁章）

昌化章氏 ·周 密·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几，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与我？"兄告其妻，妻犹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前得子而弃之，人其谓我何？且所生那可保也。"弟请不已，嫂曰："不得已，宁以吾所生与之。"弟初不敢当，嫂卒与之。

已而，二子皆成立。长曰翮，字景韩；季曰翊，字景虞。翮之子樵、橚，翊之孙铸、鉴，皆相继登弟，遂为名族。孝友睦渊之报

如此。妇人有识，尤可尚也。　〔选自《齐东野语》〕

●●

昌化章氏，善侍父母，友于兄弟，亲戚和睦，因而家庭兴旺，子孙相继登第，遂为昌化名族。

文章篇幅不长，却疏密有致，重点突出。

开头简述故事发生前的情况："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在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奉为至理名言的封建社会里，兄弟两人都没有儿子确实是件严重的大事。怎么办呢？难道章氏一脉就此断了不成？接下来是故事的开端："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几，其妻得子。"为了传宗接代，章兄从本族人家抱养一个儿子。不久，章嫂生一子。而章弟却连养子也没有。故事就从这里展开，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与我？"章弟的请求是合情合理的。因无子而抱养子，现在嫂既生子，那么把养于给无子的弟弟，不正是两全其美吗？可是章嫂却拒绝了，她说："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fǔ，刚、才)得子而弃之，人其谓我何？且所生那可保也。"章嫂的话颇耐人寻味。这句话，揭露了许多抱养子后又得子的人的丑恶思想，同时也表现章嫂有着一颗与众不同的仁慈、善良的母亲之心。在章弟一再请求的情况下，章嫂最后说："不得已，宁以吾所生与之。""弟初不敢当，嫂卒与之。"这是故事的高潮。仁慈、善良的章嫂，不忍抛弃养子，当然更爱自己的亲子，可是为了使无子的弟弟有子，终于把所生的儿子给了弟弟。章嫂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了她的深明大义：对孩子仁慈，对兄弟友善。

在章嫂这样伟大女性的抚育教养下，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已而，二子皆成立。""翊之子樵、橚，羽之孙铸、鉴，皆相继登第"，而章氏一门"遂为名族"。这是故事的结局。

文章最后说："孝友睦渊之报如此。"用者在这里提到报应，似应作如是解：正是章嫂的高尚情操，善施教化，致使章家日益昌盛起来。这是不期然而然的事。"善有善报"，何其不爽！

全文语言质朴，简洁，人物描绘极为生动、形象。

（兰虹　张健）

张定叟 ·周密·

建康溧阳市民，同日杀人，皆系狱。狱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时相与语，监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谓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顾事适同日，计亦有可为者。我有老母，贫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称冤，悉以诿我，我当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脱，君家素温，为我养母终其身，则吾死为不徒死矣。"乙欣然许之。

时张定叟构尚书知府事，号称严明。囚既至，皆呼使前问之。及乙，则曰："某实不杀某人，杀之者亦甲也。"张骇异，使竟其说，曰："甲已杀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为甲所杀也。平日与某有隙，遂以闻于官。已而甲又杀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暗而吏赚，故冤不得直也。"张以问甲，甲对如乙言，立破械纵之，一县大惊。甲既论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张竟不悟。甚哉！狱之难明也。〔选自《齐东野语》〕

●●

这是一起明显的错案。

号称"严明"的张定叟，只凭杀人犯甲、乙二人的口供，竟当堂判定乙犯无罪，立即释放，致使"一县大惊"。判定甲犯死罪后，审理乙犯的官吏也因此获罪。张定叟竟一直不知自己所判的是个错案。

文章开头一句："建康溧阳市民，同日杀人，皆系狱。"明确地叙述甲乙二人确实因同日杀人被捕入狱。"狱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时相与言，监者不虞也。"在解犯人去府的路途中，二犯互相谈话，而解差竟不加监管。"夕宿邸舍，甲谓乙曰……则吾死为不徒死矣。乙欣然许之。"当晚在邸舍，甲乙二人定计：甲犯以"为我养母终其身"为条件，愿替乙承担死罪。这一段写由于解差不加监管，致使两杀人犯乘机定计串供，为下段审案作好铺垫。

第二段写张定叟断案经过。

"囚既至，皆呼使前问之。"由县解来的犯人，有完整的案卷，定叟自应

先研究案卷及一切有关材料，然后调查、核实，把多种证据了解清楚，再传犯人审问。现在他却先将诉犯都叫到堂前审问。单此一端，张并非"严明"亦可尽知。再看审问情况，乙犯把杀人罪完全推给甲犯，并骂官府黑暗，官吏贪脏，冤情一直未能查清。张定叟又审问甲犯，甲犯供词与乙犯相同。仅仅根据甲乙两犯的口供相同，既不调查，又无证据，张定叟竟然命令打开刑具当堂释放了乙犯。这样荒唐的行径，难怪要引起"一县大惊"。而且，乙既无罪，原审官吏自然要"坐失入抵罪"了。然而，事情的经过既已大白，究竟是原审官吏"失入"，还是这位"号称严明"的张定叟"失出"，就不辨自明了。作者在这里以"失入"照应题目的"失出"，如此点题，堪称高手。且实为"失出"者反将他人"坐失入"，两相映衬，亦颇耐寻味。

本来，在审理案件中，罪犯狡辩、抵赖，诬陷他人等行为是累见不鲜的，甲乙二犯所搞的一套其实并不高明，可是在张定叟的审理下，二犯的伎俩居然得逞。人们不禁要问，"严明"者尚且如此，不严明者又当如何？

文章结尾作者慨叹："甚哉！狱之难明也。"其实如果审案人不轻信口供，细致地调查了解，周密地分析案情，则"狱"又何尝"难明"！

（兰虹　张健）

洪景卢自矜　·周　密·

洪景卢居翰苑日，尝入直，值制诏沓至，自早至晡，凡视二十余草。事竟，小步庭间，见老吏负暄花阴。谁何之？云："京师人也，累世为院吏，今八十余，幼时及识元祐间诸学士，今予孙复为吏，故养老于此。"因言："闻今日文书甚多，学士必不劳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工十余制，皆已毕事矣。"老者复颂云："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矜之云："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老者复首肯咨嗟曰："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不曾检阅书册耳。"洪为赧然，自知失言。尝对客自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

〔选自《齐东野语》〕

●●

这篇小说不足二百字，写翰林学士洪景卢自吹自擂，放言无忌，老院

吏因势利导，语富机锋，终使洪学士愧赧无地，自怨自艾的故事。

故事开头，作者以寥寥数语简洁叙述洪景卢一次在翰林院值班时的工作情况"值制沼沓至，自早至晡(bū，午后三时至五时)，凡(共计)视二十余草。"

接着写洪景卢与老院吏的相识和谈话。

"事竟，小步庭间"。洪景卢干完了工作，在院中踱步。他这时的心情，可以想见：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正这时，"见老叟负暄(晒背取暖，花阴"。略加询问，知老叟是个老院吏，他见多识广，还曾认识元祐年间诸学士(指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张来等人)时，就与老叟进一步攀谈起来。老叟说"闻今日文书甚多，学士必不劳神也"，听老叟语含赞许，洪景卢喜形于色，他本是审阅别人起草的东西，然西竟脱口而出："今日草二十余制，皆已毕事矣。"老叟听了，明知不是事实，但却不动声色，并进一步赞颂道："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真不多见"，出自一位见多识广的老者之口，本已满含点拨之意，让他稍安勿躁，可是这位洪学士颇不自揆，反而更加得意忘形，妄自矜伐不已："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老叟这时仍不正面反驳，而是顺其势头赞叹说："是，苏学士确也不过如此，只是他可未曾查阅其他书册呀。"一句巧妙揭底的话，使洪景卢顿时涨红了脸，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最后写洪景卢由此汲取了教训，"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全文着墨不多，然而故事中的两个人物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洪景卢的先是踌躇满志，进而得意忘形，自矜自伐；老院吏的稳健持重，语短意长，层层逼近，巧施教化，终使洪景卢幡然悔悟，写得活龙活现，两个人物栩栩如生，各具特色。（兰 虹）

赵温叔 ·周密·

赵温叔丞相，形体魁梧，进趋甚伟。阜陵素喜之，且闻其饮啖数倍常人。会史忠惠进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对便殿，从容问之曰："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赵悚然起谢。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至六七，皆饮嚼。继以金盘捧笼饮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尽之。"于是复尽其余，上为之

一笑。其后均役闽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马监押某人为荐者，遂召之燕饮。自早达暮，宾主各饮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赵公已醉饱摩腹，而监押者屹不为动。公笑云："君尚能饮否？"对曰："领钧旨。"于是再饮数杓。复问之，其对如初。几又饮斗余乃罢。临别，忽闻其人腰腹间砉然有声，公惊曰："是必过饱，腹肠迸裂无疑。吾本善意，乃以饮食杀人。"终夕不安。黎明，亟遣铃下老兵往问，而典客已持谒白曰："某监押见留客次谢涎。"公愕然延之，扣以夜来所闻，局蹐起对曰："某不幸抱饥疾，小官俸薄，终岁未尝得一饱，未免以革带束之腹间。昨蒙宴赐，不觉果然，革条为之迸绝，故有声耳。"

〔选自《癸辛杂识》〕

●●

这是一篇写奇人奇事的小说，它通过一个小官吏偶然一次饱食之后，皮带忽然崩断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小人物的可怜和不幸。

首先，这篇小说题材便很有特色。

作者不从子虚乌有的神仙鬼怪落笔，而从一般生活中取材。小说中的奇人奇事，不奇在神怪，不奇在大盗豪侠，而奇在饮食。它是一种"平中见奇"的生活趣闻。既给人一种似乎真实之感，又给人一种比较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主要来自作者精心选择并通过某种夸张处理的题材。

某监押者陪赵温叔燕饮，"自早达暮，宾主各饮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蒸糊即用米粉裹以糯米的食物。每个人吃了10斤肉，50个蒸糊，饮酒三斗。然后，监押者"再饮数杓"、"又饮斗余"。作品在饮食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夸张监押者的食量之大。给读者一种不胜惊奇之感。但是，这种夸张又不是毫无根据的伪造，它是由人物的生理特点和处境形成的。"某不幸抱饥疾"，即是说监押有一种饥饿症，总是处在一种病态的饥饿之中。然而，"小官俸薄，终岁未尝得一饱"，因为俸禄微薄，又不可能放开肚皮吃饭，于是整年都处在饥饿的痛苦煎熬之中。不得不"以革带束之腹间"，以稍稍减轻饥饿所带来的生理痛苦。

由于人物对于这些真实的情况有所交代或说明，所以他最后因为吃得太饱，"革条为之迸绝"，读者就不会认为这是荒诞不经的夸张，反而会对他产生更多的同情或怜悯。读完小说之后，笑声中终不免有些苦涩、辛

酸的味道。

除了"平中见奇"的夸张之外，悬念的设置也是显见的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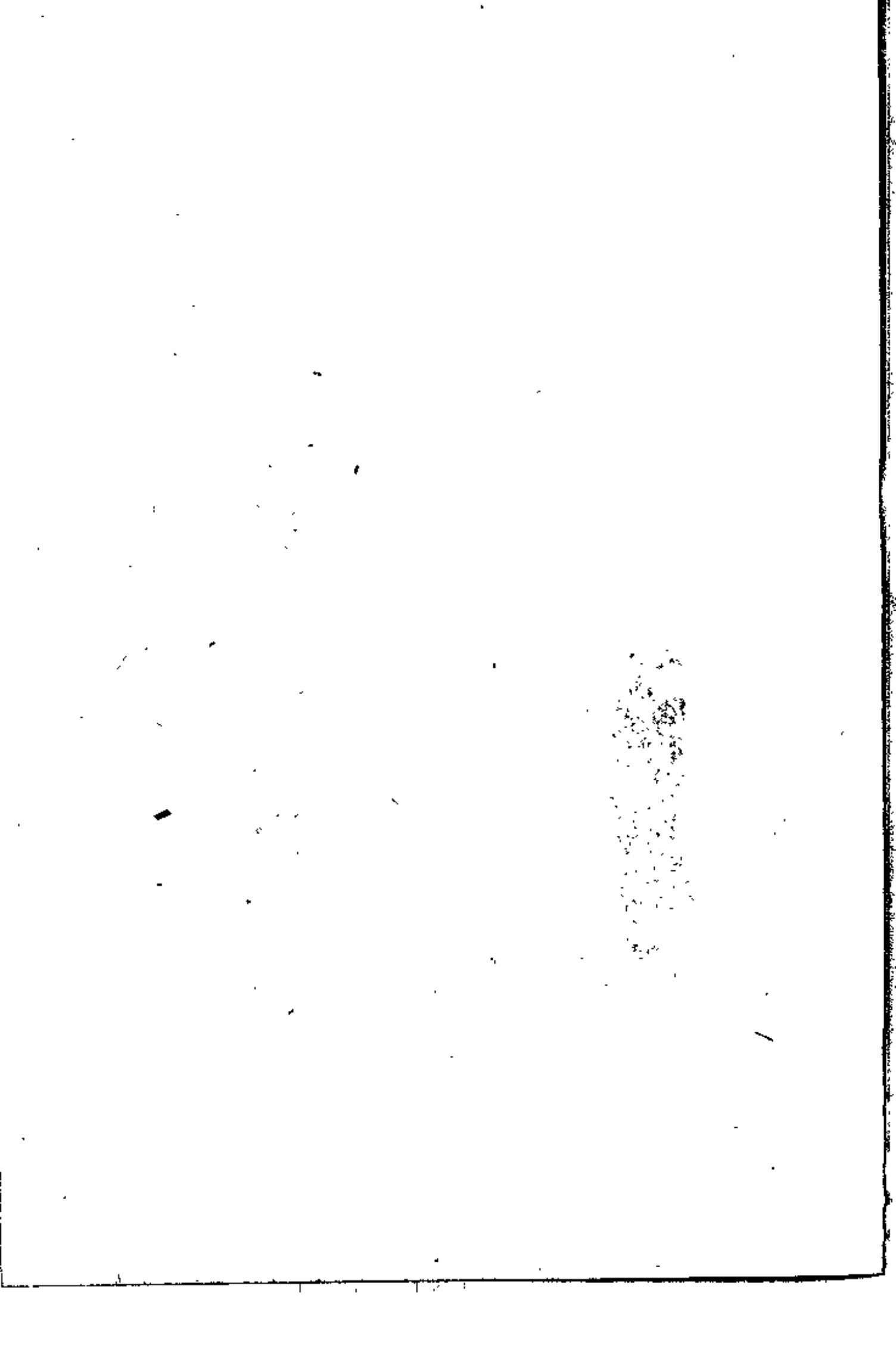
赵温叔宴饮完毕，监押告辞而去。"临别忽闻其人腰间砉然有声，公惊曰：'是必过饱，腹肠迸裂无疑！吾本善意，乃以饮食杀人！'终夕不自安"这里仿佛在写一次由饮食所发生的"事故"。赵温叔的惊讶、猜疑、自咎，使读者心中升起疑团，急于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作者却并不马上告诉读者。本来是临别时发生的异常情况，赵温叔当时就可派人去弄明白，作者却故意用赵温叔"终夕不自安"的写法，把问题拖延了一个晚上，在这里设置一个人命关天的悬念，吊吊读者的胃口，等到第二天黎明，监押者重到客房中叩谢昨日赐宴"愕然延之，扣以夜来所闻"，方才真相大白。读者抱着急切的心情，一口气读到这里，印象也格外深刻。

再次，《赵温叔》一文，衬托法也运用得很成功。作品中写了两个饮啖过人的奇人。一个是"形体魁梧，进趋甚伟"的担任过丞相的赵温叔：他俸禄极厚，有条件整日饮宴，而且，他的健啖，在朝廷中是出了名的，连宋孝宗（阜陵）都对他颇为欣赏。作者先描写赵温叔应召在便殿中为皇帝"表演"饮食的本领，目的并不在写赵温叔。这是在为写监押作准备，先立起一个可用作比较的标准，树起一个参照物。当参照物完成之后，作者笔锋一转，便写出赵温叔在福建任军政长官，"均役闽南"。"均役"，指执掌地方军民事宜。因其食量数倍于常人，"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忽然有一天，赵温叔终于找到了"对手"兵马监押陪他吃饭，"自早达暮"，客主饮食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之后，作者以传神之笔写道："赵公已醉饱摩腹，而监押者屹不为动。公笑曰：'君尚能饮否？'对曰：'领钧旨。'……复问之，其对如初。几又饮斗余，乃罢。"通过有力的衬托，以一种烘云托月的手法，将监押者食量过人，描写得淋漓尽致，给人以强烈的实感。反过来说，如果前边不先写赵温叔，而是孤立地写监押者，或者用一般人作陪客，与监押者共饮食，不但缺乏真实感，而且效果肯定不会如此强烈。

（马淑琴）

元明作品





戴十妻梁氏 ·元好问·

戴十不知何许人，乱后居洛阳东南左家庄，以佣为业。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马箠乱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诣营中诉之。通事乃贵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头，白金一笏，就梁赎罪；且说之曰："汝夫死，亦天命。两子皆幼，得钱可以自养。就令杀此人，于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无罪而死，岂可言利。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众不可夺，谓梁氏曰："汝宁欲自杀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所之。众惧此妇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杀之。梁氏掬血饮之，携二子去。 〔选自《续夷坚志》〕

●●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梁氏妇女为其夫报仇雪恨的故事。作者将梁氏坚毅、果敢的精神与有胆有识、不为金钱所动的气度，刻划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顿生敬佩之情。

命案的经过很简单，"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马箠乱捶而死。"通事上人家豆田中牧马，实在欺人太甚。戴十逐他出去合情合理。但是通事却勃然大怒，用马策将戴十捶死，酿成这桩人命案。事发后，戴十妻梁氏"舁尸诣营中诉之。"舁，抬也。梁氏抬着丈夫的尸体去"营中"讲理。她能打赢这场官司吗？戴十不过是个"以佣为业"的贫苦农夫，通事则是"主人所倚"的"贵家奴"，谁来替梁氏做主为她喊冤鸣屈呢？读者不禁为之担忧。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在通事的"主人"看来，死个农夫算什么，穷人告状无非为了钱。为了庇护通事，也为了了结这桩人命案，于是以"牛二头、白金一笏，就梁赎罪。"并且对梁氏说："汝夫死，亦天命。两子皆幼，得钱可以自养。就令杀此人，于死者何益？"这叫什么话！戴十明明是被通事活活捶死的，怎成"天命"该亡，两头牛、一笏白金就能抵命吗？但是这个歪理却具有一定的迷惑力，如果梁氏是个糊涂人，或者性格懦弱，惧怕权势，或者思想狭隘，为金钱所动，都可能落入圈套，屈辱地接受这份金钱、财物。梁

氏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要么"就范"，要么力争。梁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作者正是把人物放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其过人的胆识与坚定的气度的。

"吾夫无罪而死，岂可言利。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在"吾夫"戴十究竟是"无罪而死"还是"天命该亡"这个原则问题上，梁氏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且态度鲜明地指出，在命案未结的情况下，根本谈不到什么"利"的问题，如能为夫雪恨，我们母子甘愿沿门乞讨。梁氏的这番话，真是句句铿锵，掷地有声，显示了一种"千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概。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只好让步。

"主人"自知理亏，但又不愿轻易服输，于是故意刁难梁氏说："汝宁欲自杀此人耶？"他们料想梁氏绝对不敢手刃其仇人。在这关键时刻，梁氏毫不手软，说："有何不敢？"说着就要"自斫之"。这里固然表现了梁氏的果敢，同时也反映出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一旦被激发，就会怒不可遏地喷涌出来。

通事这个恶奴终于被杀，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梁氏掬血饮之，携二子去。"梁氏作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不仅眼见仇人被杀，而且还要"掬血饮之"。可见其冤之重，其恨之深。这位颇有丈夫气的梁氏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了。

这篇小说仅用二百余字就写出一件起伏跌宕，有声有色的故事，塑造出一位胆识过人，栩栩如生的女性来，其叙事之精炼，揭示矛盾之深刻，写人物之声情并茂，说明元好问不愧为大家手笔。（唐国英）

高丽氏 ·陶宗仪·

中书平章阔阔歹之侧室高丽氏，有贤行。平章死，誓弗贰适。正室子拜马朵儿赤，悦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纳环子，献于太师伯颜，此物盖伯颜所嘱意者。伯颜喜，问所欲，遂曰前事。伯颜特为奏闻，奉旨令拜马朵儿赤收继小母高丽氏。高丽氏夜与亲母逾垣而出，削发为尼。伯颜怒，以为故违圣旨，拜奏命省台泊侍正府官鞫问。诸官奉命惟谨，锻炼备极惨酷。时国公阔里吉思，于鞫问官中独秉权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数至语曰："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

此守节者，莫之大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国公悟，为言于伯颜之前，宛曲解释，其事遂已。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后至监察御史而卒。〔选自《辍耕录》〕

●●

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有才学，但仕途并不顺畅，元末曾屡举进士不第，长期隐居于淞江。生活闲逸而笔耕不辍。相传，他常在树荫下采摘树叶作笔记，十年间积满十几盆，于是抄辑而成《南村辍耕录》三十卷。书中记载了许多元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物掌故，也有论及小说、戏剧、书画和诗词本事的文字。《高丽氏》是其中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一篇笔记小说。

《高丽氏》所叙事情无十分新奇之处，但它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同时，它以三百余字的篇幅，却写了五个人，显现他们的性格特色，文字质朴而清晰。作品描绘人物之时，又决不用雷同手法：有的以其行为举止勾勒出灵魂的卑劣、肮脏；有的以神情的变化托现精神性情；有的以寥寥数语而显现人物的思想、心机……描述的入笔角度不同，却达到了在一篇短文之中尽力写生动几个人物的目的。

作品中首先提到的是官居“中书平章”的阔阔歹的侧室夫人（妾，小老婆）高丽氏，她“有贤行”，在丈夫死后誓不二嫁，却没想到，丈夫正妻的儿子拜马朵儿赤垂涎于她的美色，想要据而为妻。她先是不从，后是与亲生母亲“逾垣”出逃，削发为尼，甚而为此而遭受了“备极惨酷”的刑罚……作者对她，只点示性地写了几句话，然而，她悲苦的处境、凄惨的遭遇以及为挣脱厄运而进行的挣扎却写全了。一个命运卑微、凄苦而也还倔强的女性形象站立起来了。用笔的重点是写她的命运。

对于陷高丽氏于悲惨境地的拜马朵儿赤，作者以对其行为举止的描述突现了他：他欲娶小继母，是“悦其色”，不能遂愿，于是以太师喜爱的大答纳环于向太师伯颜行贿，请太师奏请君王，以君王之命迫高丽氏就范。他卑劣好色，而又工于心计。有求于太师，先送礼后提要求，而太师果然按他的要求去做了。作者入笔处是他的行为举止，突现的是他卑劣、肮脏、而又狡狯的灵魂。至于太师伯颜，作者则以他受“献”时的“喜”，既而的“问所欲”，以至听到高丽氏出家为尼时的“怒”，几个字刻画了他。由他神情态度的变化显示了他的性格：贪婪、卑鄙、暴虐。弱女子高丽氏在他的心目中全无位置，他想让她再嫁，她就得再嫁，他想要严厉惩治她，“诸官”就得“奉命惟谨”严刑逼讯。而究其根理，这一切都只因为有人送了他所喜爱的大答纳环子！

作者在作品中给予了赞赏的是"侍正府都事"贴木儿不花。是他解救了在酷刑中呻吟的高丽氏，使这件不幸的事件结束。作者只写了他的寥寥数语。他向国公阔里吉思说："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节者，莫之大幸，"这是以情促动国公；又说："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这又是晓以道理。句句合于人情，句句深有道理，不由国公不听。从他的语言，人们可以体会到他主持正义、头脑清楚、善于言辞的性格特色。而他的这一番话只向"独秉权力"的国公说，又显示了他的精明、处事得当的为人特点。国公阔里吉思，用笔最少，只写了他听了贴木儿不花致语后的"悟"，以及在太师伯颜面前的"宛曲解释"，于是一个头脑尚明白，处事手段圆润的官场者手的性格、作为也写出来了。（臧博平）

秦君昭 ·陶宗仪·

维扬秦君昭，妙年游京师。其执友邓，载酒祖饯。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为部主事某人所买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达。"秦弗敢诺。邓作色曰："纵君自得之，亦不过二千五百缗耳，何峻辞乃尔？"秦勉强从命。

逦迤至临清，天渐暄，夜多蚊蚋可畏，内之帐中同寝。直抵都下，置舍馆主妇处。持书往见主事。问曰："足下与家眷来耶？"曰："无有。"主事意极不悦，随以小车取归。逾三日，谒谢曰："足下长者也。昨已作答简附便邮报吾邓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负公付托之意矣。"遂相与痛饮，尽欢而散。

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颜叔子独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执烛，至明不二志，故千古认为美事。今秦之于此女子也，相从数千里，饮食起居，无适而不同。又非逆次颠沛者之比。可谓厚德君子矣。〔选自《辍耕录》〕

●●

《秦君昭》描述细腻而兼有议论。作品叙述故事时层次清晰，小有波折；描写人物时语言、神情语态都有顾及。文章由一段生动的故事引出作

者要表达的一种感慨，一种议论，从而申明作者的一种观点。这种先叙述后议论的写法，在笔记小说中屡有应用。如果说，整个故事是鳞爪毕备的壁上神龙，那么议论就是能使之裂空腾云而去的"睛"。作者以议论为全文点睛，让作品的思想主旨以及创作目的豁然显现，既助人理解，又给人一种爽朗、快直的感觉。运用得好，叙议互辉：叙因议而增色，议因叙而有据，相得益彰。当然，运用得不好，议论也常成为赘笔。

本篇对故事的描绘，摇曳有姿，生动，活鲜，不满足于平平的叙述。主人公秦君昭的性格、品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种展示又常以别人对他的误解而显得颇具韵味。误会解除，秦君昭品德的光芒也就像脱棳而出的宝珠愈见璀灿。例如作品开始时，秦君昭的友人邓某，请托他顺便带一位买来的"殊色"少女同行，送给京都某部的主事。秦君昭坚辞，朋友不高兴了，变颜变色地说："即使你自己要了她，也不过区区两千五百串钱，为什么这么坚决的推辞？"认为他是怕担责任，作事小气。其实，秦君昭是因为孤男寡女同行，多有不便，有得古训而拒绝。朋友动怒，他只得应允了。一段有声绘色的描写，使读者认识了略有迂讷而不失正直忠厚的秦君昭。然后写途中情况：夜暑热，蚊蚋逞凶，秦君昭情少女同入帐中共寝。此处，作者惜墨如金，决不多写，给读者留下一个悬想：他与少女同寝时怎么样呢？秦君昭真是君子吗？到达京都之后，秦君昭持友人函见买妾的主事。这里作者写了两人的对话——主事问："您带了家眷吗？"秦君昭答："没有。"于是主事"极不悦。"为什么？显然他对秦君昭孤身带少女，"相从数千里"，有怀疑，甚而认定此中定有苟且，怏怏不快地用小车接走了少女。主事大人不快，读者也不由心生犹豫、怀疑。作品又有波叠。三日后，主事"谒谢"秦君昭，大赞："足下长者也。"由极不悦到登门拜谢，大回环的转折。也显然，他已从少女那里得知了、验证了秦君昭的君子风度。二人"相与痛饮，尽欢而散"。读者也前疑尽释：秦君昭伴少女同行几千里，俨然君子；至于"内之帐中同寝"则出于忠厚、仁爱的秦君昭对少女的怜惜与关怀。秦君昭正直而又不失慈爱善良。一篇小故事，一波三叠，"误解"——"悬念"——"释解"，连环相扣，后浪叠前浪，文至最后才豁然，哗然，文笔摇曳而多韵趣。

故事结束，议论由之而生。但议论不作空谈，而是由柳下惠"坐怀不乱"、颜叔子"至明不二志"的"千古认为美事"谈起。柳、颜所为千古美谈，比之秦君昭何其相似，因而秦君昭事也应是可以传之千古的美谈。先从相似中赞美了秦君昭。但是柳下惠拥女于怀，仅仅至晓，颜叔子令女执烛不过一夜，而秦君昭与少女是"相从数千里，饮食起居，无适而不同"，决非志坚于一时，束己于一处所能比的。较之柳、颜，秦君昭，其道德品质的高尚更胜一筹。作者从秦与柳、颜相似起笔而落于相比，然后深沉发出："可谓

厚德君子矣"的赞叹，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由不令人信服。

《秦君昭》在手法上，叙议兼具。叙述为议论提供依据，议论又点出叙述的主旨。同时叙述精当而富有形象性，议论也生动、确当，使作品既有生动的故事，又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看法，相补相益，相得益彰。

（臧博平）

盗 有 道 ·陶宗仪·

后至元间，盗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于纱帷中窥见之，美髭髯，身长七尺余。时一姬亦见之，大呼"有贼"。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贼敢来？"——盖虞其有所伤犯故也。纵其自取七宝系腰、金玉器皿，席卷而去。翌旦，责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获解，沿门搜索，终不可得。越明年，才于绍兴诸暨州败露。掠问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东，相去三十余家。是夜自外大醉，归倒于门外。主人扶掖登楼而卧，须臾呕吐狼藉满地。至二更。开楼窗缘房檐至府内，脚履尺余木级，而带优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头，置于白塔上，复回寓所。侵晨罗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略无髭髯，竟不之疑。数日后，方携所盗物抵浙东，因此被擒。盗亦有道，其斯之谓欤？

〔选自《辍耕录》〕

●●

这篇小说题目"盗有道"中的"道"为道具。说的是一个戴着"优人假髯"化装行窃的盗贼，虽然一时得手，但终于败露被擒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元末后至元年间。文章先写盗行窃的经过。

"盗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于纱帷中窥见之，美髭髯，身长七尺余。时一姬亦见之，大呼'有贼'。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贼敢来？'——盖虞其有所伤犯故也。"这段描写将贼之"美态"，相与姬面对贼所持的不同的态度以及月夜的景色都勾画出来。可谓有景有情，情景交融。丞相制止其姬呼贼，其意为"盖虞其有所伤犯故也。"如果说丞相此举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读罢下文，你会觉得这位丞相的心思简直是不可思

议。“纵其自取七宝系腰，金玉器皿，席卷而去。”这里，一个“纵”字，就把盗在丞相眼皮底下偷盗自如的情形勾勒出来。看来这位丞相的好奇心颇重，他是想验证这位相貌堂堂的人究属窃贼，还是想看看盗作案的技巧，这就不得而知了。

“翌旦，责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获解，沿门搜索，终不可得。”丞相故意纵贼，然后又命令官兵“刻期获解”，全然不顾此举之劳民伤财，这种毫不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封建官僚的写照。作者仅用几笔就把这个人物的伪善面目刻划得入木三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盗被擒之后交待的口供。其实盗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全仗道具——一副“优人假髻”，既骗了丞相，又骗了官兵。“……至二更，开楼窗缘房檐至府内，脚履尺余木级，而带优人假髻。既得物，直携至江头，置于白塔上，复回寓所。侵晨罗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略无髭髻，竟不之疑。”罗者，搜捕的官兵。按说他们是有擒贼经验的，无奈眼前这个无髭髻的侏儒显然不是丞相“刻期获解”的盗贼，按图索骥的结果是盗又一次脱逃。至于这个丞相眼中“身长七尺余”的汉子如何变成“身材侏儒”，作者没有交待，大概是丞相老眼昏花地看错了吧。如果“罗者”将盗贼的住所仔细按查一下，是不难找到他的脏物和作案用的道具的，可惜“罗者”也是应付差事，并无认真破案的态度。

这个案子直到第二年才侦破。作者不禁感叹：“盗亦有道，其斯之谓欤？”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恐怕不仅是道具，而是指盗的“道数”，言其盗术甚高，颇能迷惑人，有点“修炼”成精的意思。这也从反面讥讽了丞相的昏愦和官兵的无能。

这篇小说寓意深刻，意在言外，颇能发人思索。（唐国英）

猴　盗　·陶宗仪·

夏雪蓑云：尝见优人杜生彦明说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绣衣服，琢玉帽顶，而仅皮履。生惑，具酒延款，问以姓名履历，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为盗也。次日客酬宴，邀至其室，见柱上锁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纵使周旋席间，忽番语遣之，俄捧一碟至。复番语署之，即易一碗至。生惊异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弥月而亡。时此猴

生旬有五日，其母毙于猎犬，终日叫号可怜。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长成，遂能随人指使，兼解番语耳。”生别后至清州，留吴同知处。忽报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吴语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盗，凡至人家，窥见房室路径，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内偷窃，彼则在外应接。吾必夺此猴为人除害也。”明日客谒吴，吴款以饭，需其猴。初甚拒，吴曰：“否则就此断其首！”客不得已允许。吴酬白金十两，临去，番语嘱猴。适译史闻得，来告吴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饮不食，彼必解尔缚，可亟逃来，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吴未之信。至晚，试与之果核水食之类，皆不食。急使人觇之，此客果未行。归报，引猴挝杀之。

〔选自《辍耕录》〕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擅长偷盗的贼猴，取材颇新颖，对于贼猴“作案”技艺的高超和吴同知杀猴除害的义举，文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

小说从杜生彦明途中寄宿旅邸，偶遇猴主人写起，“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绣衣服，琢玉帽顶，而仅皮履。”猴主人衣冠楚楚，服饰华丽得令杜生生疑，“生惑，具酒延款，问以姓名履历，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为盗也。”猴主人侃侃而谈，对答如流，谁能怀疑他是个纵猴行窃的大盗呢？“次日客酬宴，邀至其室，见柱上锁一小猴，形神精狡。”这个贼猴一亮相就非同一般，“形神精狡”四个字将贼猴动作灵巧、两眼闪光，但却显得狡诈、猥琐的神态概括得十分传神。“既而纵使周旋席间，忽番语遣之，俄捧一碟至。复番语詈之，即易一碗至。”此猴果然身手不凡，它能懂主人的番语，忽而捧来一碟，忽而又将碟换成碗，人与猴配合得如此默契，其意何为？难道仅仅像猴主人诡辩的那样“遂能随人指使。”把猴当作仆人使唤吗？作者在这里埋下伏笔。

杜生与猴主人分手后，到清州留宿吴同知处，“忽报客有携一猴入城者。”猴主人携其猴尾随而至，得吴同知一番指点，杜生方解其疑。“吴语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盗，凡至人家，窥见房室路径，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内偷窃，彼则在外应接。吾必夺此猴为人除害也。’吴同知将猴主人纵猴行窃的伎俩揭露无遗。读者在憎恨猴主人及其猴之余，急切欲知其下场。

“明日客谒吴，吴款以饭，需其猴。初甚拒，吴曰：‘否则就此断其首！’客不得已允许。吴酬白金十两，临去，番语嘱猴。”对于吴同知的索猴要求，

猴主人开始坚决不允，后见吴同知态度强硬并答应付白金十两为酬，方才答应。但在吴同知引猴时，猴主人又用番语嘱咐猴。适逢有"译史"解其意，这才知道，原来猴主人让贼猴以不饮不食为手段争取"获释"，"汝若不饮不食，彼必解尔缚，可亟逃来，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猴主人为贼猴设计的退路可谓周密，可惜"天机"泄露，贼猴终于没能逃脱。"吴未之信。至晚，试与之果核水食之类，皆不食。急使人觇之，此客果未行。归报，引猴挞杀之。"贼猴最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固然令人解恨，但猴主人呢？他不但未受到惩罚，反而得了十两白金的报酬。按说猴主人才是主犯，他的罪过远胜于猴，杀猴而酬其主，吴同知这种作法颇令人费解。这恐怕正是作者留给我们思索的。

这篇小说以夏雪蓑讲述优人杜生彦明的见闻为线索结构全文。叙事平稳，语言简朴。文中层层埋设伏笔，环环相扣，读来引人入胜。

（唐国英）

勘　钉　·陶宗仪·

姚忠肃公，至元二十年癸未，为辽东按察使。武平县民刘义，讼其嫂与其所私同杀其兄成。县尹丁钦，以成尸无伤，忧懑不食。妻韩问之，钦语其故。韩曰："恐顶颔有钉，涂其迹耳。"验之，果然。狱定上谳，公召钦诮询之。钦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处子耶？"曰："再醮。"令有司开其棺，毒与成类。并正其辜。钦悸卒。时比公为宋包孝肃公拯云。

〔选自《辍耕录》〕

这篇小说用洗炼的笔法写了连破两案的经过。两桩命案的作案手法一样，但又并非出自一人。案情虽然不算复杂，但罪犯之一却是县尹夫人。揭露了罪犯的狠毒与卑劣，突出了姚忠肃公明察秋毫，举一反三的破案才能，在不算曲折的故事中时有悬念。读来引人入胜。

县尹丁钦受理一桩命案。案情颇简单，"武平县民刘义，讼其嫂与其所私同杀其兄成。"县尹丁钦验尸后，却发现"成尸无伤"。找不到罪证，无法结案，丁钦忧懑得吃不下饭。作者在这里设下一个悬念：此案怎破？

谁也不会想到，提供破案线索的竟是丁钦之妻韩氏，这位堂堂的县尹夫人竟然颇懂刑侦之术。"妻韩问之，钦语其故。韩曰：'恐顶颇有钉，涂其迹耳。'验之，果然。"颇，囟脑门。此处骨头较软，故而罪犯由此下手。那么，丁妻怎么会有这种刑侦经验呢？作者在这里埋下伏笔。

丁妻的话果然应验。"狱定上谳"。谳，审判定罪。本来案子已破，罪犯伏法，故事到此也该结束，谁想作者笔锋一转，又引出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来。

因为丁钦办案有方，"公召钦谕询之，钦因矜其妻之能。"这里，作者仅用一个"矜"字，就把丁钦因"其妻之能"而洋洋自得的神色描绘出来，这和后面的"钦悸卒"形成强烈对比。"公曰：'若妻处子耶？'曰：'再醮。'"这位姚忠肃公也挺有意思，别的不问，光问人家妻子婚前是否处女，这个问题问得似乎突兀而荒唐。可是，当丁钦回答说其妻是丧夫再嫁，"有司开其棺"，开棺验尸发现丁妻前夫之死，竟然"毒与成类"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丁妻正是用顶颇揳钉的狠毒手法谋害前夫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为公明察秋毫，断案如神的本领所折服。

丁妻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虽隐匿一时，但终归败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信哉斯言。

作者对姚忠肃公着墨不多，但是写出了他处事的谨严，思考的缜密以及讯侦才能的卓越，文章最后说："时比公为宋包孝肃公拯云。"确也是他应当承受的赞语。

对于那位县尹丁钦，作者里着墨不多，但写出了他为官负责，性格脆弱的一面。他的死是令人同情的。

这篇小说结构严谨，时有悬念，写得跌宕有致。语言异常洗练，如"毒与成类"，仅用四个字，就把丁妻谋害前夫的手段与特点揭示出来。不愧为古代推理小说的佳作。（唐国英）

贤妻致贵 ·陶宗仪·

程公鹏举在宋季被虏，于兴元版桥张万户家为奴。张以虏到官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窃谓其夫曰："视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后者，何不为去计，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试己也，诉于张。张命棰之。越三日复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

否则终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诉于张。张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临行,以所穿绣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执此相见矣!"程感悟,奔归宋。时年十七八,以荫补入官。迨国朝统一海宇,程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自与妻别,已卅余年,义其为人,未尝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履,往兴元访求之。市家云:"此妇到吾家执作甚勤,遇夜未尝解衣以寝,每纺绩达旦,毅然莫可犯。吾妻异之,视如己女。将半载,以所成布疋,偿元鬻镪物,乞身为尼。吾妻施资以成其志,见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寻见,以曝衣为由,故遗鞋履在地。尼见之,询其从来。曰:"吾主翁参政,使寻其偶耳。"尼出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复合,吾愿毕矣。归见程相公与夫人,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参政未尝娶,终不出。旋报至,移文本省,遣使檄兴元路路官,为具体,委幕属李克复防护其车舆至陕西,重为夫妇焉。 〔选自《辍耕录》〕

●●

这篇小说描写一位坚贞、贤良的妻子,不计个人利害生死,在动乱的时代,为丈夫程鹏举指点迷津,使之得以脱离困厄,才能有所施展。而程鹏举在富贵之后,亦不忘糟糠之妻,最后夫妻团聚,和合美满。

作品中程鹏举之妻的形象塑造得极为成功。她的贤良,首先表现为眼光敏锐、远大,性格刚强自信。

她对丈夫的关怀体贴,不表现在一般的衣食寒暖、温柔敦厚;而是为丈夫的远大前途考虑,从才有所用着眼。"视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后者","君若去,必可成大器",这些劝诫都是为了丈夫将来"可成大器",有大用,彻底摆脱被人奴役的地位。主人张万户为此让人鞭打她,而挨打后的第三天,她仍坚持这番话。她认为大丈夫有人能,有机会就应当远走高飞,不能甘居人下,任人奴役。后来,张万户驱逐了她,并将她卖于市人家。临别时,她为自己不被丈夫理解而感到苦痛,"以所穿绣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执此相见矣!'"在如此凄苦的情况下,她仍然对丈夫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丈夫必有用武之地;坚信自己的预言和希望必然会实现。

她被卖之后,生活的艰难,促使她奋斗不息,在市人家"执作甚勤","每纺绩达旦","毅然莫可犯"。这样,仅半年时间,便以所成布疋,偿还卖身债务,"乞身为尼"。这一切显示了这位女性不甘为奴,要求自由、独立的

倔强个性。

程妻不仅眼光远大，性格坚韧，而且无私无畏，具有牺牲精神。为了丈夫的未来，她不顾个人安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再大的痛苦和委屈，她也能承受。三十年漫长的岁月，她洁身为尼，遁入空门，清静自守，从不为个人荣华富贵，另觅夫婿。更令人感动的是，当鞋履相合，丈夫高官的消息传来，她亦无半点动心。只是平静地说："鞋履复合，吾愿毕矣。归见程相公与夫人，为道致意。"过去为丈夫受苦，她从不抱怨，后悔；现今丈夫得高官，她也不狂喜自负。尽管来人一再说明程公未尝娶妻，她也不再出来接见他们。足见其心地善良、纯真、无私。她所希冀的是丈夫摆脱困境，自奔前程，既然丈夫已东山再起，她毕生的心愿也就实现了，至于今后能否在一起生活，在她看来无关重要。她决不是为夫贵妻荣、凤冠霞帔而暂时苦度时光的妇女。因此，她的纯真无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作品在艺术处理上，也很有特色。作者将主人公放在矛盾激化之中，放在困顿的逆境之中，去表现人物特有的个性或情操。以艰难困苦，激烈的斗争，长期的考验，作为试金石，去显示人物金子般的性格。

对男主人公程鹏举，则是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

开始，程对妻子的规劝心存狐疑，"疑其试己"，竟然两次报告主子张万户，给妻子带来毒打和不幸。而妻子不但不忌恨怪罪于他，临别时反和他交换信物。这才激起他内心激烈的斗争，"程感悟，奔归宋"。程的觉悟虽是在妻子付出重大代价之后，但后几十年却一直不忘旧情。"自与妻别，已卅余年，义其为人，未尝再娶。"这对一个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程的感情也经受了时间和环境的考验，他的性格是在矛盾斗争中逐步向上趋于完美的。

全文的大团圆结局，表现了中国人民善良美好的愿望，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方法。因为人们总是希望善有善报，好人应当有美好的结局。

（马淑琴）

假水心论才 ·白 珽·

韩侂胄为相时，尝招致水心叶适，已在座，忽门外有以漫刺求谒者，题曰："水心叶适候见。"坐中恍然。

胄以礼接之。历举水心进卷中语，其客皆曰："某少作也，

后皆改之。”每诵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书院饭焉。出一杨妃手卷，令跋其后，索笔即书曰：“开元天宝间，有如此姝，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叶某跋。”又出米南宫帖，即跋云：“米南宫笔迹尽归天上，犹有此纸散落人间；吁，欲野无遗贤，难矣！”如此数卷，辞简意足，一座骇然。胄大喜，密语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岂天下有两子张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车载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与进至此！”胄然之，为造就焉。

其人姓陈，名谠，建宁人，后举进士。

〔选自《湛渊静语》〕

这篇小说运用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巧妙地安排故事情节，成功地塑造了陈谠这个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散文家水心叶适先生正在宰相韩侂胄府上作客，门外忽然递进一张名片，题曰：“水心叶适候见。”客人们也许在等着看这个冒名顶替者的笑话，说不定他会陷入怎样尴尬的局面呢？出人意料的是韩侂胄竟然以礼接待了他。

韩侂胄要考这位冒名者，读者也许会想，这下他该露馅了。而当韩侂胄“历举水心进卷中语”时，想不到他说：“某少作也，后皆改之。”而“每诵改本，精好逾之。”冒名顶替者的改本竟比水心叶适的进卷更为精妙，这又是出人意料的。通过一试，假水心初步表现出自己的才华。他不但没有出丑，还被韩侂胄迎入书房，受到招待。这也是读者当初料想不到的。

如果应试使假水心初露锋芒的话，两次题跋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韩侂胄“出一杨妃手卷”，即画有杨贵妃的长幅画卷，让假水心作跋。按一般人的心理，给美人的长幅画卷写跋，就该赞美这位美人，而假水心呢？

索笔即书曰：“开元天宝间，有如此姝，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叶某跋。”

姝，指美女。丹青，即图画。麒麟、凌烟，是指汉宣帝和唐太宗分别命令把功臣名将的图影陈列在麒麟阁和凌烟阁。“世道判矣”，即指唐玄宗晚年和汉宣帝、唐太宗时期相比，真是判然不同了。这个跋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他在给米南宫帖上所题的跋“欲野无遗贤，难矣！”语意双关，用以自况。言外之意就是说像他这样有才能的人，却落得个冒名顶替，天下不知

有多少有才能的人被埋没了呢？

两次题跋，假水心的才气、胆识乃至政治见解，在短短的一瞬间，得到充分的展现。致使韩侂胄府上"一座骇然"，相比之下，真水心倒有点黯然失色了。

既然有才能，为什么又冒名呢？"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与进至此！"与进，即赞助和提拔的意思。假水心的这个表白印证了他题的跋——"欲野无遗贤，难矣！"这反映了他对自己处境的不平。

作者巧妙地安排故事情节，给假水心陈谠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人物性格的表现起了烘托作用。作品除了写陈谠"索笔即书"、两次题跋直接施展才能外，还从侧面写了众人的反应，如对其精彩的题跋"一座骇然"、"胄大喜"等，间接地表现了陈谠的才能不凡。

韩侂胄这个南宋大臣虽只寥寥几笔，但他爱才惜才的特点表现得也很突出。（岳冬梅）

告　荒　·杨　慎·

有告荒者，官问："麦收若干？"曰："三分。"又问："棉花若干？"曰："二分。"又问："稻收若干？"曰："二分。"官怒曰："有七分年岁，尚捏称荒耶？"对曰："某活一百几十岁矣，实未见如此奇荒。"官问之。曰："某年七十余，长子四十余，次子三十余，合而算之，有一百几十岁。"哄堂大笑。〔选自《丹铅杂录》〕

幽默和讽刺总是有生命力，这篇小说具有一种奇趣，其根源就在于幽默和讽刺。

告荒，即向官府报告灾荒的情况，一般而言，农业有九成以上的收成就是丰年了。如果收成在七八成，就是平年。六成以下就是荒年了。收成只有三成，那是大灾荒。小说选取告荒的题材，描绘了官吏的无知和农民的机智。

向官府告荒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民，通过他与官员的对话，便把两个人物都写活了，并且具有讽刺与幽默的双重魅力。这篇小说讽刺不是用反语的手法，而是采用白描的方法来形成的。老农民到衙门报告灾荒严

重，官员问他具体情况，作者用极简省的的笔墨，描写了三问三答：麦收若干？三分。棉花若干？二分。稻收若干？二分。这就揭示出粮、棉都歉收的严重局面，那位官员听后竟然大怒："有七分年岁，还捏造谎报灾情！"这一句就把官员那无知、蛮横的面目揭露无遗了，作者就用人物自己的话来表现人物的昏聩。充满了讽刺的色彩。官员将各项的数字相加，竟说成是"七分年岁"，真是愚不可及了。作者讽刺的匕首扎在官员身上，实际是对整个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讽刺。

老农民对官员的昏聩采用了幽默的反击。他并不对官员那种计算年成方法的错误提出正面的否定、而是采用迂回的包抄战术："某活一百几十岁矣，实未见如此奇荒。"他明明是七十多岁，怎么说是活了一百几十岁呢？这必然引起官员的追问。随后，他答道："某年七十余，长子四十余，次子三十余，合面算之，有一百几十岁。"原来他用官员算年成的方法来计算自己的岁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侧面迂回，批评了官员的谬误。这个方法的采用，就把人物的机智描绘出来了。而且，充满了幽默的味道，这比正面地揭露官员的愚蠢显得更有力量。

讽刺的力量在于真实。这篇小说所以讽刺得有份量，在于它的讽刺是扎根在真实的现实土壤中的。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昏聩的官员是司空见惯的。幽默容易流入油滑，油滑就无力量，而且让人讨厌。这篇小说的幽默很有分寸，一点也没有油滑的地方。

这篇小说只两个人物，作者用农民的聪明与官员的愚蠢对比描写，互相映衬，表现了爱憎分明的感情，这也是其重要的艺术特点。

（曹治国）

芮伯献马 ·刘 基·

周厉王使芮伯帅师伐戎。得良马焉，将以献于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无厌，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师归而献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获为不止一马，而皆求于子；子无以应之，则将晓于王，王必信之。是贾祸也。"弗听，卒献之。荣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谮诸王曰："伯也隐。"王怒，逐芮伯。

〔选自《郁离子》〕

讨好领导、给领导送礼，看来是古今都有的事。送东西给领导，往往从领导那儿得到的好处比送出的东西更有价值、更有用。如果都像芮伯一样，送了东西反而被逐，给领导送东西之风就不会延续至今了。这篇小说恰恰是写芮伯给周厉王献良马，反致祸端被放逐的事，大概作者以此来针砭时弊吧！

这篇小说共分三层。第一层是开头至"将以献于王。"讲芮伯得良马的原因并交代芮伯准备把良马献给周厉王。这是矛盾的起因，交代得清楚、明白。第二层从"芮季曰"至"卒献之"，讲矛盾的发生，为后面矛盾的结果作了非常妥贴的铺垫。芮伯的弟弟芮季分析了周厉王及其左右大臣的为人，明确指出：周厉王是一个贪得无厌、轻言谗言的人，周厉王的左右大臣也是一帮贪婪索贡的人，你献一匹良马，他们都以为你从盛产良马的西戎打仗归来，一定不止只有这一匹，问你要你又没有，这不是自招灾祸吗？分析很透彻，但芮伯"弗听"，还是把马献了上去。第三层是故事的结局：周厉王的宠臣荣夷公派人问芮伯要良马，没有得到，于是就在周厉王跟前进谗言，说：芮伯还有良马不肯献出来。周厉王听后很生气，就把芮伯流放出去了。这一层的语言非常干脆利落，"弗得，遂谮(zèn)诸(之于)王"，反映荣夷公进谗言的快，自己的目的一没有达到，马上就去说坏话；"王怒，逐芮伯"，反映周厉王轻信到什么程度，人家一说他就信，而且马上就把芮伯流放了。

这篇小说的概括性非常强，内容丰富而语言而练。这篇小说的最大特色，是在塑造奸佞小人荣夷公的形象。对荣夷公，作者并没有多用笔墨，而只是说："荣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谮诸王曰：'伯也隐。'"粗线条的几笔勾勒，荣夷公整人有术的形象就突现出来了。荣夷公明明是贪图芮伯的良马，未能如愿以偿，又不直接出面去找芮伯，而是去"谮"（如果理解成"打小报告"或"诬告"可能更准确一些）。对王只说：芮伯还隐匿着良马没有全送给您，而不照实说：我去问芮伯要良马，他没有给我。照实说，曲在荣夷公自己；诬告一下，则芮伯有欺君之罪，当然"王怒"而"逐芮伯"了。奸佞小人信奉的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小人整人鲜有不达目的者，原因是有周厉王在。

小说的作者虽憎恶周厉王和王之左右如荣夷公这类人，但并不同情芮伯。芮伯明明知道周厉王及其左右的为人，为什么还不听劝告而送礼呢？这是"芮伯之罪也"。

（王殿松）

道士救虎 ·刘 基·

苍凉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筑于其上以事佛，甚谨。

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庐，塞溪而下。人骑木、乘屋，号呼求救者声相连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浒，督善水者绳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众。

平旦，有兽身没波涛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应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则蹲蹲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则瞪目眠道士，跃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伤焉。〔选自《郁离子》〕

●●

这篇小说通过道士救虎反被虎伤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人具有善心，能够救人于灾难之中，固然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好坏不分，把"虎狼蛇蝎"之类也当作人而加以怜悯和拯救，那就有自招祸患的危险。本篇小说的主题同希腊寓言《农夫和蛇》相类似，比刘基约晚一百年的明朝的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的主题也类此。看来，古今中外，都不断有人用形象在告诫人们：不能可怜有蛇蝎心肠的人，不能援救虎狼之辈！

道士明知是兽而救之，是因为他"事佛，甚谨"（佛、道是两家，道士不能信奉佛教的教义，作者在文中既批评道士的迂，又批评佛教教义的好坏不分，是一箭双雕，还是另具深意，不可妄测，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笔误），佛教提倡"慈悲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普度众生"，所以笃信此教义的道士连老虎都救，结果险些被老虎吃掉。要避免重蹈道士的覆辙，就必须彻底摈弃道士所笃信的那类荒谬的教义。这篇小说，在五百多年前就能这样告诫人们，我们不能不钦佩作者思想认识的深度。

这篇小说的语言简洁流畅，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十分鲜明的形象：如山洪暴发，"人骑木、乘屋，号呼求救者声相连也"，一幅水灾灾情的画面；"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浒，督善水者绳以俟"，道士救灾救难的形象如见。本篇描写老虎神态、动作的部分尤其出色，"始则蹲蹲然"写老虎被水

淹得奄奄一息、昏昏沉沉的样子;"坐而舐其毛"写老虎的精神已有点恢复,在舔身上湿漉漉的毛;"比及岸,则瞠目眡(shì,同"视")道士,跃而攫之,"写老虎一到岸上,已没有再被水淹的危险,就瞪大眼睛看着道士,迅猛跳起来捕抓道士,要吃他了。过程写得非常清楚,老虎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形象逼真,生动地显示了老虎吃人的本性。 (王殿松)

子侨陷友 ·刘 基·

西郭子侨与公孙诡随、涉虚,俱为微行。昏夜窃其邻人之垣。邻人恶之,坎其往来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侨先坠于溷,弗言,而招诡随,诡随从之坠,欲呼,子侨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虚至,亦坠。子侨乃言曰:"我欲其无相咥也。"

〔选自《郁离子》〕

●●

本篇用很简洁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包藏祸心以陷害朋友的不仁不义的小人形象。对待朋友应该以诚相待,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有福让给朋友,有祸自己承担。西郭子侨却不是这样,他自己不慎掉进粪坑,不但不提醒朋友而且还招呼朋友过来,让朋友掉进粪坑。当掉进粪坑的朋友要高呼以引起后面的朋友注意时,西郭子侨还掩住朋友的口,让他别说话,致使后面的朋友也掉进粪坑。作者通过西郭子侨的行动,彻底否定了这种不顾友情、存心害友的卑劣行径。描写人物,不仅要描写他做什么,更要揭示他为什么这样做,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本篇的最后用人物自己的话语:"我欲其无相咥(xì,讥笑)也。"为自己卑鄙的行为寻找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更见西郭子侨品格的卑下,西郭子侨的内心世界比他掉进的粪坑还要肮脏十倍。

本篇全文仅87字,一个陷害朋友的卑鄙无耻的小人形象就活生生的立在我们面前。虽然他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臭气,但对我们识别貌似朋友、实则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陷害朋友、拉朋友下水的卑微小人很有好处。

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语言来塑造人物,是本篇最具特色的艺术手法。 (王殿松)

北郭氏之宅 ·刘 基·

北郭氏之老卒、僮仆争政，室坏不修，且压，乃召工谋之。请粟，曰："未间，女姑自食。"役人告饥，莅事者弗白而求赂，弗与，卒不白。于是众工皆怠惰，执斧凿而坐。

会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两庑既圮，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饩以集工，曰："惟所欲而与，弗靳。"工人至，视其室不可支，则皆辞。其一曰："向也，吾饥请粟而弗得，今吾饱矣！"其二曰："子之饔馁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无所用其力矣！"则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

〔选自《郁离子》〕

●●

这篇小说通过北郭氏家政不修，奴仆争权，贪财索贿，致使一室不保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家族，特别是一个政权机构，如果没有精明的主事者，没有清廉的作风，就必定陷于衰亡。刘基很善于托古讽今，也很善于以小喻大，本篇就是很好的一例。"老卒、僮仆争政"喻朝臣争权夺利，"室坏不修"喻朝政腐败，以"请粟"弗与喻朝廷不体恤百姓，以"役人告饥"而管事的人反而索取贿赂喻官员不管百姓死活而变本加厉地贪贿索贿，以廊倾屋圮喻元朝必然崩溃。本篇看似谈家政，实则是抨击朝政的一篇政治性很强的小说。

本篇叙事，重点突出，因果分明，前后连贯，条理清楚。北郭氏之宅室坏不修并且要倒塌的原因是：不管是年老的佣人还是年轻的仆人，都在争夺管理家务的权力，无暇顾及还要修缮房屋。众工执斧凿而坐不干活的原因是吃不饱肚子而管事的人反而向他们公开索取贿赂。等到在倾盆大雨中房屋即倒时再来请人修，"室不可支"，已经来不及了。全文以房倒屋塌为线索，先写"室坏不修，且压"，次写"步廊之柱折，两庑既圮，次及于其堂"，最后写"室遂不葺以圮"，脉胳极为清晰。

本篇在人物语言的描写上极有特色。主事人（以喻当政者）一共有两句话：第一句是在召工人干活，工人请求先发给粮食时说的"未间，女姑自

食”(没有空闲时间发粮食，你们暂且先吃自己的粮食吧)，显得非常傲慢且不关心众工疾苦；第二句话是在两庑倒塌危及正屋、又发放粮食又备饭菜请工人时说的：“惟所欲而与，弗靳”(只要你们提出来，想要什么都给予满足，决不吝惜)，显得非常恭敬而又大方。主事人的前倨后恭，是从他本身的地位出发的。本身地位虽“且压(将要倒塌)”但还没有倒塌，忙着“争政”而倨傲；本身地位已岌岌可危时急需众工的支撑而后恭。但人心已失，要想再获得众工的帮助已不可得，众工竟“相率而逝”。三个工人的话，各有重点且相互呼应，突出了失却人心的严重后果。

(王殿松　徐晶石)

蜀贾　·刘基·

蜀贾三人，皆卖药于市。其一人专取良，计入以为出，不虚价，亦不过取赢。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价之贱贵，惟买者之欲，而随以其良不良应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卖则贱其价，请益则益之，不较，于是争趋之；其门之限月一易；岁余而大富。其兼取者，趋少缓，再期亦富。其专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

郁离子见而叹曰：“今之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县之尹三：其一廉，而不获于上官，其去也无以僦舟，人皆笑，以为痴。其一择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称其能贤。其一无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宾富民，则不待三年，举而任诸纲纪之司，虽百姓亦称其善，不亦怪哉！”　〔选自《郁离子》〕

●●

这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专售好药的，门前冷落，连饭都吃不饱，为官清廉的，上司不喜欢他，解职离任时连租船的钱都没有，人们还讥笑他呆痴；相反的是，投机商却生意兴隆，大发横财，大肆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的贬官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对比如此鲜明，反差如此强烈，如对官场的黑暗没有深切的感受，是不可能写得如此深刻的。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很新颖，它实际上包含了“蜀贾三人”和“楚鄙三县

之尹"两个故事。表面看来,"蜀贾三人"是处于主位,后一个故事处于客位,是"郁离子见而叹曰"说出来的,没有主位就不会有客位。但从文章的内容看,前一个故事"蜀贾三人"是一个"引子",是引出"楚鄢三县之尹"的缘头,是由彼及此,处于类比的地位,后一个故事才是本文的主位,是本文主旨的所在。

本篇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三点运用得非常成功:

一、运用比较手法。在内容上,有商业市场的情况和官场情况的类比;在商业市场内部,有专取良、不取良、良劣兼取三者的比较;在官场内,有廉、择取民脂民膏、对民无所不取的三种官的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按常理、按公德,专售良药且不虚价、不多要钱的诚实商人应该事业发达,但却"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到了中午,店铺门前还像夜晚一样萧条,每天吃了早饭就没有晚上吃的了);卖劣质药材的,"岁余而大富"。在官场情况也是一样,当官的清正廉洁,不能得到上级的喜欢;对老百姓无所不取的贪官污吏因为能贿赂巴结上级,却能提前得到上级的荐举而升官。这真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社会,这是通过比较手法的运用,而让读者自己得出来的结论。

二、运用细节描写。卖劣质药材的,门庭若市,他店铺的门槛,一个月就要换一根新的("其门之限月一易")。卖良药的,店铺里"日中如宵"。这种细节能加深读者的印象,很有形象性。

三、讽刺手法的运用。廉官,人"以为痴";赃官,人"称其能贤";贪得无厌的官,百姓反而"亦称其善"。贪赃枉法的官,本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却反而被任命为主管司法的官。当时人们的心态,当时的法律制度,通过这些描写,读者都能看清了。 (徐晶石)

商陵君 ·刘基·

有献陵鲤于商陵君者,以为龙焉。商陵君大悦。问其食,曰:"蚁"。商陵君使聚而扰之。或曰:"是陵鲤也,非龙也。"商陵君怒,扶之。于是左右皆惧,莫敢言非龙者,遂从而神之。商陵君观"龙","龙"卷屈如丸,俄而伸,左右皆佯惊,称"龙"之神。商陵君又大悦,徙居之宫中,夜穴壁而逝。左右走报曰:"'龙'用壮,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视其迹,则悼惜不已。乃养蚁以

伺，冀其复来也。

无何，天大雨，真龙出焉。商陵君谓为豢龙来，矢蚁以邀之。龙怒，震其宫，商陵君死。〔选自《郁离子》〕

●●

本篇是从刘向《新序·叶公好龙》脱化而来的，主题思想也同《叶公好龙》基本一致，即：通过商陵君好龙而不识龙、误将假龙当真龙豢养的故事，对统治者表面上重贤才而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是贤才，以至把庸才、蠢才当作贤才使用的愚蠢情景，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

真龙和假龙本来是很好区别的，但商陵君刚愎自用，听不得一点"非龙"的话，谁讲就鞭打（"挞之"）谁一顿，使左右的人谁都不敢讲"非龙"的话，只好都顺着他把穿山甲当成真龙供奉起来。大家为了讨好商陵君，还把穿山甲的习惯性动作"卷屈如丸，倏而伸"，称之为"'龙'之神"，一方是"左右皆佯惊"，另一方是"商陵君又大悦"，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左右皆知此为穿山甲而商陵君独以为龙也。这里的"又大悦"同本篇开头得"龙"的"大悦"相呼应。"大悦"是受了献穿山甲人的骗，"又大悦"则是进一步受了左右人的骗，受人愈骗而愈"大悦"，真是可悲得很。而商陵君的受人骗，又全是他一人滥用权力造成的。故事的结尾是真龙出现了，商陵君却又拿出豢养穿山甲的食物来招待龙，结果遭震而死。这真是自食恶果。作者无疑是在警告统治者：如果继续真假不分、良莠不辨，必将落得可悲的下场。

本篇的对照写法用得很好：商陵君对假龙可谓恩宠有加，但假龙却并不领情，"夜穴甕而逝"，假龙既逝，商陵君还养着蚂蚁，希望假龙能够回来；真龙来了，商陵君却以为是豢养的假龙回来了，马上命令人取出很多蚂蚁请真龙来吃，以对待假龙的方法来对待真龙。两相对照，商陵君的愚蠢表现得非常鲜明，讽刺性很强。（王毅松）

冯妇之死 ·刘 基·

东瓯之人，谓"火"为"虎"，其称"火"与"虎"无别也。其国无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灾，国人咸苦之。

海隅之贾人适晋，闻晋国有冯妇，善搏虎，冯妇所在，则其邑无虎。归以语东瓯君，东瓯君大喜，以马十驷、玉二珏、文锦

十纯，命贾人为行人，求冯妇于晋。冯妇至，东瓯君命驾虚左，迎之于国门外，共载而入，馆于国中，为上客。

明日，市有火，国人奔告冯妇。冯妇攘臂从国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宫肆，国人拥冯妇以趋，火灼而死。于是贾人以妄得罪；而冯妇死弗寤。〔选自《郁离子》〕

●●

本篇是从"冯妇搏虎"这一典故创作出来的。小说的前因后果，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十分清晰而有条理。先写东瓯人把"火""虎"读成同音，其国没有砖瓦，以茅草盖屋，所以多火灾。因"国人咸苦之（火灾）"，就引出商人把搏火与搏虎当作一回事，然后又引出隆重聘请冯妇、冯妇救火与冯妇被火灼而死。层次分明，情节曲折生动。

本篇塑造人物非常成功，商人的天真，东瓯君求能人贤士的急切、真诚，冯妇的勇敢，都刻画得非常真实可信。但恰恰是这些人酿成了搏虎英雄无端丧命的悲剧。这悲剧的直接责任者，一是商人，二是东瓯国君。商人在晋国听说冯妇善于打老虎，只要有冯妇在，其地就没有虎。商人"闻"虎以为火，以为只要有冯妇，就不会发生火灾，把打虎英雄错听为"灭火英雄"了。商人以讹传讹，把这错"闻"又告诉了东瓯国君。东瓯国君也不作调查，就以高薪和隆重的礼节聘请冯妇来灭火（"虎"）。冯妇也以为来东瓯国是搏虎的，当国人奔告有火时，冯妇立即捋上袖子跟从国人出来去搏虎，冯妇面对的不是老虎而是熊熊的大火，国人拥着冯妇向大火扑去，结果是冯妇被火烧死。文章说"冯妇死弗寤"，他的确是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烧死的。一个好端端的打虎英雄就这样被国君、国人当作灭火能人而被大火吞噬了生命，岂不惜哉。

刘基写此文的目的，恐怕不在于写出这一悲剧，而在于深刻揭示出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能人贤士纵使有很大的本事，但用非其能，使非所长，必将酿成能人贤士亡而国家事业遭受损失的悲剧。

（王殿松　徐晶石）

赵人患鼠　·刘　基·

赵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之人予之。猫捕鼠及鸡，月

余，鼠尽而鸡亦尽。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无鸡。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坏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无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选自《郁离子》〕

●●

本篇取材于生活中的小事，读起来让人感到亲切自然。猫的确既吃鼠也吃鸡，还要不要猫呢？有猫则无鼠无鸡，无猫则有鼠有鸡。"两弊相权取其轻"，其父是很懂得这一道理的。其父说：老鼠偷我的粮食吃，毁坏我穿的衣服，洞穿我的房屋，坏伤我的器具用品，这样我就会受饥受寒；没有鸡，大不了不吃鸡罢了，根本谈不上受饥寒。其父讨厌担忧的是老鼠而不在乎没有鸡。道理讲得很透彻，所以其父最后说：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扔掉猫呢？

刘基的目的当然不在于讲猫、鼠、鸡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猫鼠鸡的比喻，讲如何用人，讲的是用人之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话很多人都会说，但要真正用起人来，还是唯求完人，最好这个人什么缺点也没有，什么错误也不会犯；被用的人一旦有了缺点和错误，唯一的办法只会像赵人之子所说的："为什么不扔掉他？"

用人，要用人之长，对他的短处就不必多所指摘。有的人，往往优点冒尖缺点也冒尖，像文中的猫一样，"月余，鼠尽而鸡亦尽"。要能容纳这样的人的确需要很大的肚量。赵父能容之，是因为赵父之患在"鼠"而不在乎"无鸡"，本来饲养猫就是让它捕鼠的，这只猫很善于捕鼠，与用猫的目标相一致，还要苛求它什么呢？猫吃鸡当然不好，但可以用其他办法防范猫吃鸡，但不能去掉猫。这就是刘基在本篇中告诉我们的具有辩证意义的思想方法。

（王殿松）

虞孚贪利 ·刘 基·

虞孚问治生于计然先生，得种漆之术。三年树成而割之，得漆数百斛，将载而鬻诸吴。其妻之兄谓之曰："吾常于吴商，知吴人尚饰，多漆工，漆于吴为上货。吾见卖漆者煮漆叶之膏

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闻之喜，如其言，取漆叶煮为膏，亦数百瓮，与其漆俱载以入吴，时吴与越恶，越贾不通，吴人方艰漆，吴侩闻有漆，喜而逆诸郊，道以入吴国，劳而舍诸私馆。视其漆甚良也；约旦夕以金币来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叶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吴侩至，视漆之封新，疑之，谓虞孚改约。期二十日至，则其漆皆败矣。虞孚不能归，遂丐而死于吴。

〔选自《郁离子》〕

●●

虞孚是一个奸商的形象，他为了牟取暴利竟采纳了内兄告诉他的投机取巧的骗人办法，结果是以骗人始，以害己终，最后当乞丐饿死于异乡。本篇故事辛辣地嘲笑了贪利者弄巧成拙的可悲下场。

本篇叙述虞孚为贪利而弄巧成拙的过程非常清楚。一开始，写虞孚向计然先生问谋生致富之道，这很正常。虞孚学到种漆之术后回家种漆树，经三年树成割漆，得到几百瓮漆，打算运到吴国去卖。这也很正常，而且写出虞孚很巧、很能干，第一次割漆就能割这么多，三年的辛苦，以劳动所得赚点钱谋生致富，也在情理之中。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听信了内兄在漆中掺假的骗人之术，听到“其利倍而人弗知也”时“喜”并照着去做。虞孚迈出了弄巧成拙的第一步。到了吴国，吴国正缺漆，吴国人约定带金币来取货。这时虞孚如果良心发现，不把带来的漆叶之膏掺和在漆里，他肯定能卖得一个好价钱，谋生致富的路就走通了。但他财迷心窍，为追求“其利倍”而不惜弄虚作假去骗人。他以为“人弗知”，却偏偏忘记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人生格言，吴国人看到漆瓮的封口是新的，对漆的质量产生了怀疑，把提货日子后延二十天，结果虞孚的漆全部腐败了。本来想赚一笔大钱，发不义之财，结果连回家的钱也没有了，只得沦为乞丐而“死于吴”。

（王殿松　徐晶石）

知一而不知二　·刘　基·

若石隐于冥山之阴，有虎恒蹲以窥其藩。若石帅其人昏夜警，日出而殷钲，日入而燎炬，宵则振铎以望，植棘树墉，坎山

谷以守。卒岁，虎不能有获。

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为虎死无毒己者矣。于是弛其机，撤其备，垣坏而不修，藩决而不理。无何，有貙逐麋，来止其室之隈，闻其牛、羊、豕之声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为貙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块，貙人立而爪之，毙。

〔选自《郁离子》〕

●●

本篇运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反映了人们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剧，告诫人们遇事要多准备几手，以防不测。

若石（人名，小说主人公）只知虎是猛兽而不知貙（chū 初，一种毛纹如狸、形大如狗的猛兽，能捕食其他动物）是猛兽，以至遭致貙的伤害。若石知道虎是猛兽，对虎的防备很严密，警惕性很高：若石带领全家人昼夜警戒，白天太阳一出来就敲铜锣，晚上太阳落山就点起火，半夜里就摇响铜铃来代替了望。若石还在生房四周的空地上插满荆棘、筑上石墙，在山谷里挖了不少深坑以加强防守。如此严密的防守，老虎当然一无所获。老虎死了以后，若石以为再也没有伤害他的猛兽了，防备就完全松懈下来了，警惕性完全解除了：防虎的器械丢弃了，警备人员撤掉了，围墙坏了也不加而，篱笆裂了也不修补。貙听到家畜的叫声就进来吃，如人无人之境，最后连若石都被貙咬死了。知猛兽而防备之严，不知猛兽而无防备之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教训多么惨痛！

本篇有较深的社会意义。自然界的猛兽绝不止老虎一种，老虎以外有貙，貙以外还会有别的；人世间的坏人也绝不止一种类型，杀人越货、谋财害命者有之，坑蒙拐骗、非法取利者有之，貌似令人同情、实则包藏祸心者有之，对这些衣冠禽兽中的豺狼、蛇蝎、虎貙，善良的人们也要多加防范才是。

（王殿松　徐晶石）

刍甿乘马　·刘　基·

刍甿之市，见市子之骑而都也，慕之。顾无所得马，归而悦形于色。

一夕，乃梦骑，乐甚，寤而与其友言之。其友怜而与俱适

市，傲马与之，骑以如陌。马见青而风，嘶而驰，驰然而骧，蹙然而若鬼。刍豆抱鞍而号，旋于马腹之下，马跃而过之，头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驰救之免。

归而谓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无乘马而已！"

〔选自《郁离子》〕

●●

本篇运用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贪羡浮华、爱作不切实际之想的人物形象。刍毗(chú méng 除萌)只看到骑马"都也(此处指潇洒、有风度的样子)"，而不知道骑马要有技术(越是潇洒有风度，越要有高超娴熟的骑艺骑术)，结果险些为骑马而送命。这对那种只顾追求虚荣而不通过实际锻炼和刻苦学习就想获得高超技艺的人，是一个绝好的讽诫。

本篇对刍毗骑马前想骑马的急切心情和骑马后的狼狈之相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刍毗想骑马的由来，是"见市子之骑而都也，慕之"，是因羡慕人家骑马有风度而想骑马。"顾无所得马，归而惋形于色"中的"顾"字，用得非常传神。"顾"，是四顾，是到处寻找，没有找到马的满脸怅惋、懊丧之情似可想见。刍毗想骑马想得都快疯了，竟然夜里做梦时骑上了风，"乐甚"，得意之态可见。醒来却是一场梦，其怅惋、懊丧之情可能更甚了。与友人讲时，竟使得友人非常可怜、同情他。想骑马想到了极点，慕虚荣也慕到了不顾脸面的程度。而与后面写到刍毗在马飞驰时吓得抱住马鞍子大声哭叫，从马上摔下来，头栽进泥塘里一尺多深的可怜、可悲相形成鲜明的对比。

结尾处刍毗的现身说法，最滑稽可笑。看来他经过这一番险些丧命的折腾，似乎大彻大悟了，实际上是陷入了另一种愚昧的"泥淖"。作者偏偏让他站在这个"泥淖"里教子，越加显出刍毗的可悲、可笑。这样的总结教训，使刍毗一辈子也得不出正确的认识。（王殿松）

姑苏之围 ·刘基·

姑苏之城围，吴王使太宰伯嚭发民以战。民诟曰："王日饮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驱予战。战而死，父母妻

子皆无所托；幸而胜敌，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战？”太宰嚭以告王，请行赏，王吝不发；请许以大夫之秩，王顾有难色。王孙雄曰：“姑许之，寇退，与不与在我。”王乃使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诈，必诳我。”国人亦曰：“姑许之，寇至，战不战在我。”

于是，王筑城。鸱夷子皮虎跃而鼓之，薄请阊阖之门。吴人不战。太宰嚭帅左右扶王以登台请成，弗许。王伏剑，泰伯之国遂亡。

〔选自《郁离子》〕

●●

本篇借历史上越国灭吴的故事，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吴王夫差只知饮宴淫乐，不知思虑国事，不防备敌人的入侵，他只知驱民骗民，不知爱民恤民，最后只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对于不把民众放在心上，不体恤百姓疾苦，专在欺诈百姓上下工夫的夫差来说，他伏剑身亡，实在是他最好的应得下场了。夫差的死，形象地告诉人们：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是一个政权存亡的根本。

本篇叙事，重点突出，揭露吴王，重点在他的“饮”、“吝”、“诈”；写老百姓，重点在对“王日饮而不虞寇”的不满，对战死不得恤、战胜不得赏的愤慨。老百姓对吴王的好诈诳，也自有老百姓自己的对付办法，针对吴王的“与不与在我”，老百姓采取的是“战不战在我”，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上骗下，失民心在先；下瞒上，不舍命在后。当政者和老百姓都在互骗互瞒，这种政权怎么能存在得下去呢？本篇的重点，处处围绕着主题写出：失民心者失天下，老百姓是社稷的根本。

本文还使用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吴王的诈和老百姓的对付办法，用相同的语言结构形成强烈的对比：吴王的做法是“姑许之，寇退，与不与在我”；老百姓的做法是“姑许之，寇至，战不战在我”！吴王只想到“寇退”，却不想：老百姓不与战，寇是退不了的！最后，的确因“吴人不战”而促成了“王伏剑”。为吝啬给百姓赏赐，为不给有功老以大夫的俸禄，以至身死国亡，夫差的愚蠢也真是到了极点了。本篇的第二处对比是越国军队在范蠡（鸱夷子皮）勇猛有力的击鼓声中，奋勇进军，一直打到阊阖门前，而吴国军队却无声无息“吴人不战”。两国士气对比如此强烈，吴国怎能不亡？吴人士气低落、不战，完全是吴国统治者造成的。统治者终日饮酒作乐，平时

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即使是战争时期也不给老百姓实惠，允诺的东西只是一张骗人的空头支票，只知驱赶役使老百姓上战场，老百姓为什么要为这样的统治者去卖命呢？为什么要甘心受他们驱使呢？

（王殿松　徐晶石）

郑人之学　·刘基·

郑之鄙人学为盖，三年艺成而大旱，盖无所用，乃弃而为桔槔。又三年艺成而大雨，桔槔无所用，则又还为盖焉。未几而盗起，民尽改戎服，鲜有用盖者。欲学为兵，则老矣。

〔选自《郁离子》〕

●●

本篇的故事比较简单，却告诉了人们一个生活的哲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固然同能否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但自己是否有坚持性和预见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篇小说意在批评某些没有主见和远见的人，郑人一辈子都在赶潮流，但一辈子也没有赶上，最终一事无成。但他的一事无成却不在赶潮流，他见大旱而学制作提水的吊杆（桔槔），见盗起而学制造兵器防盗，正是他的优点，他不墨守成规，努力使自己的手艺为客观环境所用。他的错有两点：一是学艺时间太长，一学多年，学成已时过境迁，不为社会所用，“为盖”是这样，为“桔槔”也是这样。如遇大雨而学为盖艺成，遇大旱而学为桔槔艺成，则就能为社会提供直接有效的服务，何能一事无成？所以，一个人事业的成功要顺应时势，及时地抓住有效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二是郑人缺乏预见性，一辈子都在被动的赶潮流，他不知久旱之后必有大雨，水涝之后必有干旱的客观规律，不懂得“旱斯具舟，热斯具裘”的道理，没有能够提前一步做。提前一步则胜，落后一步则败，恐怕不单是学艺一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败”，这是这一篇小说给我们的教益。

（王殿松　徐晶石）

良　桐　·刘　基·

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下之美也，献之太常。使国公视之，曰："弗古。"还之。工之侨以归，谋诸漆工，作断纹焉；又谋之篆工，作古款焉。匣而埋诸土。期年出之，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以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终。　〔选自《郁离子》〕

●●

小说是通过同一张琴在外表未经修饰与经仿古修饰之后的不同遭遇来展示主题的。

小说一开始，就介绍了工之侨得到了一块极好的桐木，把它削制成一张琴，安上丝弦弹奏，音质优美动听，好像金玉之声，斫，削也，此时的琴具有真实的不加任何虚饰的自然美，工之侨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琴，于是把它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常，太常请宫中的乐工来检验，乐工却说："并不古老，"把琴还给了他。琴作为一种乐器，是用来愉悦感官、陶冶情趣的，琴的古与非古与琴的作用有什么联系，但在迂腐、教条的太常及乐工的眼中外貌古老的琴要比音质优美动听的新琴强得多，甚至在主观意识作用下，他们会觉得音质差的古琴要比音质美的新琴动听得多，针对这种情况，工之侨抱琴回家，就开始在"古"琴上作文章，这里运用了对比手法：琴的外貌与琴的命运与前截然不同了。在新琴的漆上故意造了很多断纹，又刻镂了古字题款，甚至把新琴装到匣子里，埋在地底下，"窾"，挖空、掏空的意思。这样过了一年，把琴从土中取出来，抱到集市上卖，同是一张琴，但因现在的琴貌似出土文物，所以一到集市上，就被一个富贵人物看中，并用一百两金子买下来，献给朝廷，乐官们争相传看，都称赞是"希世之珍"。同样一张琴，前后的命运截然不同，开始的新琴毫无虚饰，音色优美，却被认为不古，打入冷宫，后来的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面纱，故意使之仿古，却被认为"希世之珍"，琴的一沉一浮的对比，渲染了两种气氛，造成前后极大的反差，更反衬出乐官们盲目崇古的愚蠢可笑。仅仅是为一张琴的古与非古，

受到不公正的裁决，尚且危害不大，如果推之于国家大事，竟不分青红皂白，唯古是崇，唯古是尊，则危害匪浅。所以作者最后借工之侨的嘴无限感叹地说："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作者就是在这种前后强烈的对比艺术中达到了讽刺效果，不仅使主题表现得更集中、更鲜明，而且发人深省，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

（程　红）

蹶叔三悔　·刘　基·

蹶叔好自信而喜违人言。田于龟阴，取其原为稻、而隰为粱。其友谓之曰："粱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获？"弗听。积十稔而仓无储，乃视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获，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相贷之急于时者趋之，无所往而不与人争，比得而趋者毕至，辄不获市。其友又谓之曰："善贾者收人所不争，时来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听。又十年而大困，复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后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于海，要其友与偕，则泛滥而东，临于巨渊。其友曰："是归墟也，往且不可复。"又弗听，则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鼋之涛，噬之以还。比还而鬓尽白，形如枯腊，人无识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谢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则悔矣，夫何及乎？"人谓蹶叔三悔以没齿，不如不悔之无忧也。　〔选自《郁离子》〕

●●

所谓概述细叙法，就是先简笔勾勒出一个人或一个事物的全貌，然后再具体叙述典型事实，使读者对描写对象既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又有具体细致的感受。《蹶叔三悔》这篇小说就采用了这种写法。

首先小说简明扼要地概述了蹶叔的性格特点："好自信而喜违人言"，接着具体叙述了三个典型事例，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蹶叔的这一特点。这三个事例也可看成三个层次：第一层，他不听朋友的劝告，违背种田的客观规律既"粱喜亢，稻喜隰"之特征，"亢"指干而高的地方，"隰"指低湿的地

方，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正确，而使"积十稔而仓无储"，"稔"，年也，在这种情况下，他观察朋友的田地，一派丰收景象，与自己土地的荒凉恰成对比，在事实面前，他后悔了，由他的不听劝告到后悔给读者一种由张到弛的错觉感，他的失败造成紧张感，他的后悔又使读者能轻松下来，但可悲的是他的后悔并不是真正的自省，他并没有认真地总结教训，这是在种田上。第二层，描绘了赝叔的经商，朋友告知他经商要讲究方式方法，还指点他具体怎样去做，他仍一味自信，依照自己的"必相货之急于时者趋之"的做法，又是"十年而大困"，此时比种田更加惨败，他又后悔了。第三层，又因他的自信，不听朋友的忠言，几乎在海上丧失性命，多亏"九年得化鲲之涛，嘘之以还"，而此时的赝叔形象已使读者惨不忍睹，"发尽白，形如枯腊，人无识之者。"这次的后果不仅仅是贫困，而是关系到生死问题。总之，无论种田、经商、下海，都可归结为"不听劝告——后悔"这样一个公式，但这三个层次不完全是并列关系，而是层层深入的，都扣住了赝叔"好自信而喜违人言"的特点。他太刚愎自用了，又不善总结教训，在他这种不听劝告、盲目自信的主观意识支配下，几乎毁灭了他的一生，他一次次的后悔，都伴随着内心极大的痛苦。尽管他的后悔程度也是一次次加深的。开始是拜谢朋友"予知悔矣"，其次是反复思索朋友之言拜谢他"予今而后不敢不悔矣！"最后达到了叩头去谢朋友，对天发誓："予所弗悔者有如日"，他的后悔，既是真诚的，又是无意义的，既显示了他的可爱处，又突现了他的可悲，因为他并未认识到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根本原因，这也恰好扣住了他自信的性格特征。所以他希望达到的东西和实际相差甚远，甚至相反，他一次比一次走向更深的痛苦深渊，又不能自省，与其一次次的后悔，何不如人们所言："不如不悔之无忧也。"这一切，都归于赝叔自身致命的性格特点。

总之，小说的概括与具体叙述紧密勾连，互相照应，始终没有脱离赝叔的"好自信而喜违人言"的特征，概述既统领了全篇，细叙又能处处照应，选用的三个典型事例，种田、经商、下海，很有表现力、说服力、概括力，能以一当十，"借一斑而窥全豹"，人物的个性更鲜明突出了，使小说取得了周转变化而又凝炼集中的效果。（程　红）

蟾　蜍　·刘　基·

蟾蜍游于泱漭之泽，蚓蚷以其族见，喜其类己也，欲与俱

入月，使毫颖呼之。问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栖桂树之阴，餐泰和之淳精，吸风露之华滋，他无所食也。"蚵蛸曰："若是，则予不能从矣。予处泱漭之中，一日而三饱，予焉能从彼单栖于泬漻，枵其胃肠而吸饮风露乎？"问其食，不对。毫颖复命。使返而窥之。则方据溷而食其蛆，鹽粪汁而饮之，满腹，然后出，肭肭然。毫颖返曰："彼之食，溷蛆与粪汁也，一日不可无也，而焉能从子？"蟾蜍蹙额而咍曰："呜呼！予何罪乎？而生与此物类也！"　　〔选自《郁离子》〕

●●

《蟾蜍》这篇寓言小说，之所以能生出波澜，关键在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

小说着重描绘了二个艺术形象，一是蟾蜍，这里指传说中月宫里的一种神仙动物，二是蚵蛸即癞哈蟆，此外使二者发生联系的是毫颖，指虾蟆，癞哈蟆的别种。作者在蟾蜍的心理变化过程中展示了它与癞哈蟆的不同。首先蟾蜍因癞哈蟆与自己外形相似，格外喜欢它，派虾蟆邀它去自己的月宫里居住，这是出自蟾蜍真心的。但癞蛤蟆却反问虾蟆，蟾蜍吃什么？作者调动了他的想象力，荡开笔写道："彼宅于月中，身栖桂树之阴，餐泰和之淳精，吸风露之华滋，他无所食也。"从虾蟆的回答可以看出，这确是神仙动物，它住在月宫里，栖息在桂树的荫凉里，吸着太空的纯洁之气，饮着风露的精美液汁，这种幻境般的生活极富诱惑力。出人意外，癞蛤蟆拒绝了这种邀请，这就形成了波澜，因为癞蛤蟆"一日而三饱"，"焉能从彼单栖于泬漻，枵其胃肠而吸饮风露乎？""泬漻"通"泬寥"，指空旷晴朗，"枵"指中心空虚的树根，引申为空虚。癞蛤蟆的一席话明显地使读者感到它与蟾蜍的习性截然不同。这对满心欢喜地邀请癞蛤蟆的蟾蜍的心理造成不平衡，它极为诧异，在它看来自己的月宫是人们所求之不得的，怎么会有癞蛤蟆这样愚蠢的举动？承上文这不解之状，作者紧接着用对比的方法描绘了癞蛤蟆的食宿，写得很有趣味，只见癞蛤蟆趴在粪坑里大嚼着蛆虫，吸吮着稀屎汤子，还"肭肭然"，这里指肚子吃得凸起的样子，一幅满足得意的神态，这时小说又出现波澜，掀起蟾蜍心理的更大不平衡，这与蟾蜍形成强烈的对比，随着蟾蜍对癞蛤蟆认识程度的加深，它好似从高处跌落下来，造成前后极大的心理反差，由喜欢之感突变为厌恶之情。蟾蜍的食宿虽有点儿缥缈，但高雅，癞蛤蟆的食宿普通甚至龌龊，但却自由自在，乐得其所，二者各有各的习性。这里作者把水火不相容的两种食宿情况放

在同一篇小说中描绘，写得绘声绘色，不仅有利于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增强作品的戏剧性，而且能使艺术形象的鲜明特征在对方的映衬下充分显示出来。蟾蜍之所以发出："呜呼！予何罪乎？而生与此物类也！"这样的感慨，就反衬了癞蛤蟆的庸俗、肮脏、普通，突出了自己的高洁、典雅、与众不同，从蟾蜍的视角看，说明了任何事物都有质的区别，不能因为外表的相似，就随意地把它们归为一类。从癞蛤蟆的视角看，说明了任何事物都要受客观生活环境的制约，只有适于自己的生活环境才能乐得其所，否则人云亦云，会造成更大的不幸。蟾蜍认为自己的月宫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而与之习性不同的癞蛤蟆并不认为如此，反而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也反衬出蟾蜍的主观臆断。

总之，作者思路灵活，迂回宛转，通过对二者的错落有致的对比描写，使之互相交融，互相映衬，形成小说的一个个波澜，在轻快的文笔下展示出生活的哲理，读来既兴趣盎然、清新自然又让人回味。

（程　红）

即　且　·刘　基·

即且与蛮遇于嗥，蛮裹首而逝。即且追之，蹑旋焉绕之。蛮迷其所如，则呀以待。即且摄其首，身弧屈而矢发，入其肮，食其心，啮其脐，出其尻。蛮死不知也。他日，行于煣，见蛞蝓，欲取之。蚿谓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触也！"即且怒曰："甚矣！尔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蛮。蛮嗌木则木翳；啮人兽，则人兽毙。其烈犹火也，而吾入其肮，食其心，茁鲜其腹肠，醉其血而饱其脐，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于一寸之蛇蠕乎？"跂其足而凌之。蛞蝓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涕以俟之。即且粘而颠，欲走则足与须尽解，腮腮而卧，为蚁所食。

〔选自《郁离子》〕

●●

这篇小说描绘了三个鲜明的形象，即且即蜈蚣、蛮子、蛞蝓俗称蜒

蚰，蜈蚣与蜚子、蛞蝓都处于对立面，在蜈蚣与蜚子这对矛盾中，蜈蚣看似弱者，但以它的机巧战胜了貌似强大的蜚子，旋转着围绕着它，蜚子辨不出逃开的方向，乖乖等待蜈蚣的处置，充分显示了蜈蚣的机敏、有勇、有谋。但在蜈蚣与蛞蝓这对矛盾中，展示了蜈蚣与上截然不同的举动，他陶醉于昨日战胜蜚子的喜悦中，忘乎所以，没有听从"蚿"俗称马陆的好言相告，反而炫耀昨日的战绩，强大的蜚子都不在话下，何况区区小蛞蝓，可悲的蜈蚣就这样被蛞蝓分泌的毒液粘在地上，让一群蚂蚁吃掉了。从以上可以看出，作者在故事情节安排中有对比，在对比艺术上有情节安排，二者水乳交融，难以分割。小说首先为我们描绘了蜈蚣与蜚子的搏斗，蜈蚣看似弱者，它的吃掉蜚子正体现了弱者可以战胜强者这一真理，它杀掉了这最毒的蛇，确是事实，然而环境变了，对象变了，蜈蚣的思想仍不变，遇到蛞蝓后，一心想吃掉它，就像战胜蜚子似的，尤其二者相比，蜈蚣是强者，蛞蝓是弱者，但蜈蚣并不了解看似弱小的蛞蝓的特点，居功自傲，听不进忠言，以至被蛞蝓所击毙，正像蜚子到死不知怎么一回事一样，蜈蚣的下场也如此，在这一胜一败的情节对比中，很能使人领悟到一些辩证法的哲理。"一物降一物"，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即使它有强大的进攻武器，但总有能战胜它的其它事物，因此决不能盲目自大，恃才傲物，否则即使强者，也可能败于弱者，蜈蚣可以战胜最毒的蛇即蜚子，然而却抵不住弱小蛞蝓的毒液。

此外，小说的语言生动、形象，描写具体。蜈蚣将要吃蜚子时有段精彩的描绘，原文是这样的："即且摄其首，身弧屈而矢发，入其吭，食其心，啮其骭，出其尻。""摄"，缩也，"吭"同"吭"，指喉咙，"骭"即腓，指腓肠，尻指臀部，脊骨的末端。首先蜈蚣缩起头，弯曲了身子，像箭一般突然冲向旋子，钻进蜚的喉咙里，然后吃了它的心，咬断了它的肠子，最后从它的尾部爬了出来，作者运用了一连串具体可感的动词，细致入微，通过缩、弯、钻、吃、咬、爬，就把蜈蚣战胜蜚子的全过程惟妙惟肖地写出来了。下文在描述蜈蚣向马陆洋洋得意炫耀它的战绩时，作者同样把蜈蚣的高傲而又不可一世的神态写得绘声绘色，因此成功地运用语言，也使小说增添了不少光彩。

总之，这篇小说构思精巧，寓意深刻，艺术形象生动，读来兴趣盎然，给人以美的享受。（程　红）

太监阿丑

·文 林·

宪庙时，太监阿丑善诙谐。每于上前作院本，颇有方朔谲谏之风。时汪直用事，势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骂如故。又曰："驾至！"酗骂如故。曰："汪太监来矣！"醉者惊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驾至不惧，而惧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宠渐衰。直既去，党人王钺陈钺尚在。丑作直持两斧，趋跄而行。或问故，答曰："吾将兵，惟仗此两钺耳！"问钺何名，曰："陈钺、王钺也。"后二人以次坐谴。保国公朱永，掌十二营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诵诗，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声。"一人曰"八千兵散！"争之不已。徐曰："尔不知耶？二千在保国公盖房。"于是宪庙密遣太监尚明察之。保国即撤工，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颇弛，丑子上前作六部差遣状，爰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论。"主者曰："公论如今无用！"次一人，问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难行！"最后一人，曰："胡涂。"主者首肯，曰："胡涂如今尽可去得！"宪宗微哂而已。

〔选自《琅琊漫钞》〕

这篇小说写一位"颇有方朔谲谏之风"的太监阿丑，以他的正直与诙谐，谏讽朝政，揭露与抨击宦官、贪官污吏的故事。

明成祖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曾给予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隐事"等大权，使他们成为皇帝得力的助手。从明英宗到武宗时期，明朝的统治已经开始走向衰败的道路，宦官专政愈演愈烈，宪宗成化时，宦官汪直更是气焰熏天，不可一世。本文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阿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他嫉恶如仇，讲究斗争艺术，连倒数孽。并且把讥刺的锋芒直指当时腐败的政局，是作者笔下的理想化的人物。

先来看看他怎样"倒汪"。

阿丑明白,像汪直这样势倾朝野的大宦官,是很难与其正面交锋的。他巧妙地利用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把汪直与宪宗"拴对儿",引起宪宗警觉,达到"倒汪"的目的。为此,他自导自演了一幕"醉酒"的小品,"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骂如故。又曰:'驾至!'酗骂如故。"直到说"汪太监来矣!"他才"惊迫帖然"说出"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也!"的话来,宪宗闻之不由不怒,"自是直宠渐衰。"这段描写简练传神,把阿丑外表佯醉,内心清醒的机智、诙谐的神态刻划得惟妙惟肖。

汪孽既倒,余党王钺、陈钺尚存。对这二孽,阿丑抱着除恶务尽的态度,又编演了一幕"舞斧"的小品,"丑作直持两斧,趋跄而行。或问故,答曰:'吾将兵,惟仗此两钺耳!'问钺何名,曰:'陈钺、王钺也。'后二人以次坐谴。"坐谴者,以欺诈定罪也。对于"二钺"等宦官来说,这个罪名是再恰当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阿丑以"六千兵散楚歌声"揭出"保国公朱永,掌十二营役兵,治私弟"这一丑闻时,宪宗竟然"密遣太监尚明察之。"这个昏庸的皇帝在这件事上忽然英明起来,不幸的是那察的结果却是"保国即撤工,赂尚明得止。"还是保国公乖觉,不但即刻停工,而且贿赂太监尚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都"明戏","蒙"的只是皇上一人。封建政治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看看阿丑是怎样抨击当时"刑政颇弛"的政局的。

"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命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论。'主者曰:'公论如今无用!'次一人,问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难行!'"一个失去了"公道"与"公论"的社会,其政治之腐败,民怨之沸腾,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什么人符合标准呢?阿丑答"糊涂 如今尽可去得!"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老百姓对腐败政治除了造反就只有装糊涂,别无他途。作者正是通过阿丑这个人物宣泄了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

太监阿丑无疑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的所做所为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但是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刻划是成功的。阿丑正直、诙谐的性格,嫉恶如仇而又巧妙机智的斗争风格都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唐国英)

吴官童

·文 林·

吴官童归自也先，系锦衣卫狱。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谋于上曰："得吴官童，可以计退。"诏出之，见上，释其械，问曰："尔能退此胡否？功成赏以侯。"对曰："能。"赐易新衣，押至石营。石曰："吴先生至，吾无忧矣！"官童乃逐一驴，戴破帽，手持腐肉，直撞入达围。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番语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买肉啖之。执我何为？"复曰："我非与尔等有乡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见杀。我闻中国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潜至尔地，剿老营，尔尚守此何为？某日又当作战，吾非有乡情不言，言之只自害耳！"虏闻言始有退志。然后石亨以火器击之。围遂解。盖亦所谓先声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佥事。英庙复辟，进大都督，坐南京两府。

〔选自《琅琊漫钞》〕

本文说的是吴官童计退番兵，为国建功的事。

吴官童本是"驿使"，正统十三年出使番邦，"被拘为奴"。第二年"英庙蒙尘"，即土木之役后，英宗朱祁镇为也先所虏。当时吴正被罚放牧。一日，也先问他"尔识若君耶？"吴答"我君岂有不识者。"于是也先命从者引其见英宗。吴对也先说，"中国为君者甚众，失一君复立一君，执之何为？"敦促也先放英宗，当时英宗与也先尚未相见，"未有定其礼者。"吴理喻也先说，"尔母某年来朝，受某赐，某年又受某赐。尔亦臣也，岂可为宾主礼。"吴以也先母曾"来朝受赐"的事实，推出也先"亦臣"的结论，为英宗在也先面前争得君主之尊。"也先设五拜稽颡，复进膳，英宗饮而赐其余，也先饮之，如是者三。"也先果然对英宗行五拜叩首之礼，而且竟然三次饮了英宗的赐酒。英宗以被虏之身，反行君主之仪，其功全赖吴官童。

"吴官童归自也先，系锦衣卫狱。"吴何以下狱呢？原来英宗被虏，代宗继位，吴被羁押纯属统治者内部矛盾所致。如果不是"胡人攻城急"，吴恐难被赦免。幸亏石亨献策，"得吴官童，可以计退。"景泰皇帝这才起用吴，

并且许以"功成赏以侯"的赏赐。

吴官童果然不辱使命。文章写他"逐一驴,戴破帽,手持脔肉,直撞入达围。"这里连用"逐""戴""持""撞"四个动词,把一个果敢、智慧的爱国义士的形象勾勒出来,尤其是一个"撞"字,尽写出他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的精神。同时也给读者设下一个悬念:吴一人一驴,怎样完成使命呢?

吴扮成一个普通百姓的模样儿,被敌人拿获后又装出委屈的神情,"官童乃番语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买肉啖之。执我何为?'"话说得在情在理,不由敌人不信。尤其是他说的是番语,这就更容易接近敌人,解除他们的戒备。接着吴又絮絮叨叨,欲言又止地诈称,"我闻中国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潜至尔地,剿老营,尔尚守此何为?"他的话无疑打中了敌人的"要害",而且妙在他反复磨叨,"我非与尔等有乡情,吾固不言。""吾非有乡情不言,言之只自害耳!"全然是一副把"乡情"看得高于国家利益的糊糊涂涂的汉奸嘴脸。作者仅用数笔,便把吴官童机智,镇静,能言善辩的品质和才能揭示出来。果然,"虏闻言始有退志。"加上石亨用火器攻打,"围遂解。"

孙子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吴官童不用一兵一卒,徒以口舌之劳退兵解围,其功不可没,其"善"足以令后人从之。

值得提出的是,无论英宗还是石亨,对吴官童都极信任。吴官童名重一时,饮誉朝野,凭的是胆识、智谋与出众的辩才。这正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地方。

(唐国英)

史痴翁 ·焦竑·

金陵史痴翁,名忠,字廷直,能诗,又能为新声乐府。性豪侠不羁,不喜权贵人,有不合,辄引去,或径以言折之,不顾。遇所善,则留连忘怀,无贵贱皆与款洽。家有楼,迈冶城,扁曰"卧痴"。中列图史敦彝,位置雅洁,有酒肴,引客谈笑呼卢其中,不醉不已。然醉饮辄醉,醉则按拍歌新词,吐音清亮,旁若无人。

有姬何,名玉仙,号白云道人,聪慧解篆书,居常以文字相娱乐,甚适也。有时出游,辄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弟当嫁,婿贫不能具礼,翁诡携观灯,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别。年

逾八十，预命发引，已随而行，谓之出殡。其达生玩世如此。

善作画，不拘家数，纵意作山水树石，清润纷错，天机浑成，大率以韵胜，得其片纸者，皆藏去以为宝。余友盛仲交，尝辑翁遗诗，同金元玉诗为一帙，题曰："江南二隐。"惜未能极行耳。〔选自《焦氏笔乘》〕

●●

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长于经史考订之学，然而，他的小说也写得不错，就以这篇《史痴翁》来说，在不足四百字的篇幅里，刻划了一个傲视权贵、蔑视习俗的封建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史痴翁的个性就是四个字：豪侠不羁。作者采用概括描写与具体描写结合的手法，既突出了人物主要个性，又表现了人物的其它特征。小说的开始，简略地交代了人物的姓名、诗才、音乐才能后，便以粗线条的概括叙述方法，介绍他的待人的态度：不喜权贵人，合不来，就离开，甚至敢于当面折辱他们，不计较利害。对自己喜欢的人，不论其人地位高低，是贫是富，都真诚款待。从对比的叙述中，立刻揭示了鄙弃流俗的鲜明个性。他家在冶城（今江苏江宁）附近有楼台，藏有典籍史册及敦、彝等商周时代的青铜文物。他却招引朋友到楼里玩用纸牌赌输赢的"呼卢"游戏。并饮酒唱歌，旁若无人。真是有点"放荡不羁了"。

这段概括的描写，不仅突出了人物的主要个性，而且又描绘了不畏权贵、行为通脱、才能卓越等特征，透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接着，小说用三个细节重点描绘其豪侠不羁的主要侧面。一是携带何玉仙出游，无视社会舆论；二是女婿家贫，无力备礼迎亲，他却借口观灯，诓女到婿家成亲；无视嫌贫爱富的社会习俗；三是年逾八十，预命"发引"，发引即灵柩出发。这句意思是说他人还没死，就用空棺出殡，无视迷信的风气。这三个细节，从三个方面描绘了人物鄙弃社会流俗，具有反抗的意识，但反抗又用豪侠不羁的态度表现出来。在前边概括的基础上，此处用细节进行具体描写，人物便具有立体感了。

最后，从艺术的角度再次刻画人物"不羁"的品质。他会绘画，却不拘泥于一家一派的成法，纵意挥毫，爱画山水树石。画风清丽丰润，具有自然的情致，不求形似，也不求神似，只是尽情抒发自己心灵的感受，故作品以气韵和性灵见长。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受到人们的喜爱。

这篇记人小说，几乎没有一句环境描写，也没空想的故事情节，只是运用概括和具体描写的方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人物富于特征的

行为上，寥寥几笔便勾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现了高度的技巧。结尾写盛仲交这位嘉靖时的贡生，他将史痴翁的诗作搜集起来，同号"赤松山农"的金元玉的诗作，合编一集，却未能印刷发行。这个结尾点真人，叙真事，这故然是笔记小说常用的手法，但起到增加真实性的效果。因为史痴翁的行为不同常情，读者不免起疑，怀疑人物的真实性，这个结尾显然会起到释疑的作用。（曹治国）

冯瀛王 ·焦竑·

《五代史补》言：冯瀛王在中书日，有举子李导，投所业为贽。冯见之，戏谓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谓不知。然亦名道，于礼可乎？"李抗声对曰："相公是无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为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吾子可谓知人。"了无怒色。向南都一学使新至，集诸生唱名有与同姓名者，占二语令其属对曰："蔺相如、司马相如，既相如又何相如？"生应声曰："魏无忌、长孙无忌，尔无忌我亦无忌！"学使笑而释之。〔选自《焦氏笔乘》〕

●●

这是一篇典型的笔记小说。所谓"笔记"，有"随笔记录"的意思。这种小说篇幅短小，内容庞杂，大多记录作者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跟今日所谓小说不尽相同，然亦不乏相通之处。

本篇中便记录了两则因名字雷同而引出的故事。其中有情节、有对话，也有简略而传神的情态描写。虽然没有着意刻画人物，而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却透过言行自然凸现出来，是意味隽永的微型小说。

前一则虽的冯瀛王即五代时的冯道。冯道是位历史名人。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位官场上的不倒翁。在五代那个纷乱的时代，先后经历唐、晋、汉、周四朝，侍奉过十位君主，还曾出使契丹，受到契丹主的器重。他一生三入中书省，身居相位二十多年。眼看着政权换了一个又一个，皇帝来来去去，如同走马灯，他却稳居相位，自得其乐，自号为"长乐老"，因他死后追封"瀛王"，故这里以"冯瀛王"相称。这里说的，就是跟他有关的一则小故事。

过去的读书人要想作官，除了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还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见有势力、居高位的长官。一旦得到他们的推荐，便可以身价倍增、青云直上。文中这位举子李导，就是怀着这样的心理去见冯道的。

不想冯道倚老卖老、仗势压人，一点不把对方看在眼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夫的名字叫'道'，你不是不知道吧？可你竟也叫这个名字，这可有点不合礼法啊！"原来封建社会讲究避讳，凡皇帝、长官、父母的名字，是不可以随意说出口的，甚至连同音字也不行。譬如唐太宗叫李世民，于是唐人写文章，遇"世"便写作"代"，遇"民"写作"人"。冯道所说的不合于"礼"，就是指这个避讳之礼。

可是这位举子并没被这话吓倒。他理直气壮地高声争辩说："您那个'道'是没'寸'的道字，我这个是有'寸'的道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里说的有"寸"的道，是指"导"字。"导"的繁体字写作"導"。

看到李导没被唬住，冯道反倒笑起来。他自我解嘲地说："若夫不但名字没有'寸'，所干的事也都没有'寸'，你可谓是了解我啊！"冯道所说的"诸事亦无寸"，可以大致理解为做事没有尺寸、没有原则。这倒也是实话。冯道一生做事圆滑，凡事不置可否；从不坚持任何原则。这大概正是他历经四朝、风雨不动的诀窍吧！

文中描写情态的"戏"、"笑"、"了无怒色"等词语，活画出这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的形貌和心态。用最经济的文字表现出生动丰富的内容，是这则小说的高明之处。

另一则故事跟这一则有共同之处。但它的重点，似乎是在强调属对的巧妙。

学使是上级委派巡视学校的官员，在各级学校中学习的学生统称诸生。学使官大一级，自然要作威作福。他召集诸生点名，见有跟自己姓名雷同的，就语带讥诮地出了一个上联："蔺相如、司马相如，既相如又何相如？"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的大臣，司马相如是西汉时的文学家。学使的上联暗含着这样的意思：我叫这个名字，你也叫这个名字；名字尽管雷同，我是学使，你是学生，咱们的实质又怎么能是一样的呢？

那个同姓名的学生却毫不示弱，他机智地接上下联："魏无忌、长孙无忌；尔无忌我亦无忌！"这个下联里也有两个人名：魏无忌是战国时魏的宗室大臣，就是有名的信陵君。长孙无忌是唐初功臣，他的妹妹是唐太宗的皇后。这两句的含义跟前一联针锋相对：既然你叫这个名字没关系（无忌有没忌惮，没关系的意思），我叫这个名字又有何妨！

学使本想拿官势和才学压人，不想道到当面反击，颇觉狼狈，只好一

笑作罢。这一笑不尴不尬的，跟冯道那一笑，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侯　会）

湖心亭看雪　·张　岱·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选自《陶庵梦录》〕

●●

张岱的《陶庵梦录》，以平易浅近、秀逸娟丽的笔调，描述自然景物、人情风土、日常琐事，并于其中寄寓了自己的故园之思。文章感情细腻，韵味浓郁，点染所至，自成妙文，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从《湖心亭看雪》中，可窥其文章风格之一斑。

《湖心亭看雪》是张岱的代表作。作者为文的目的决不在编织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无意于展示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让生活中存在着的诗意情趣，人的主观情感意识流溢、漾浮于叙事之中，是用散文笔法，牧歌情调，展现人物内心的特殊感受。作者语松势缓，款款而叙，以雪景的如诗描绘，人物事件的几笔点染，抒写内心情致。

作者写雪境，突出其恬淡、安适，制造了一种寂寥、空灵、幽静的氛围，以大写意的手法，勾勒出西湖大雪的景观。先以"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进行概括描绘。不仅写出了雪的连绵不断，而且融进了作者的主观感受——雪中的西湖真静啊！一个"绝"字，意境全出。我们好似看到了作者凝神谛听于雪中的西湖，感到了他心中悠然而生的赏雪情趣。写雪景，由听觉开始，起笔新颖，韵致浓烈。飞雪柔扬，拥山披水，西湖雪夜该是什么样呢？于是作者夜深人静时，独往湖心亭看雪。文章也变换角度，轻涂淡抹，写极目所见，描绘出夜幕下西湖的又一番景致。远处，"雾凇沆砀（雾气迷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看似寻常之语，却具有神韵：依稀可

弊的天空、蜿蜒起伏的山峦、迷蒙游浮的云雾、微波轻荡的湖水浑然一色，静谧安详。近处，“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介，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是啊！和茫茫一片银白的宇宙相比，数里长堤成了轻轻的“一痕”，湖心亭成了小小的“一点”，所乘小船仅是“一介”，船里的人更是微乎其微，只不过“两三粒而已”。用词精巧、准确，不仅生动地再现了雪夜西湖景物的神韵，而且溢透出作者那自觉身为沧海一粟的微有孤凉的感触，又有自我陶醉的怡适之情。情寓于景，景因情而生色、生辉。

如果说本文的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已展现了雪夜西湖的话，后半部分则集中笔力，写景中人，写置身雪夜西湖中人的举止、言谈、情态，再抒写胸中情。显示了作者不但善于写景，而且善于摹写人物不同心态的才能。雪夜独往湖心亭看雪，情怀不同流俗。可“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原来还有情致如我者在！双方相见，互感惊奇。“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既是客人的问语，也是作者的诧异、感慨。邂逅相逢何分彼此，于是客“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先到者的好客、热情以及相见的喜悦，“余”的豪爽、快意、恰逢同志向者的欢欣，都描述得简洁而传神，用笔不多，而人物声形毕现。分别之时，询问客人姓氏，知其为金陵人，客居于西湖。叙事情晰、完整。文章以舟子的一句话为结：“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语言率直，也显现了情态，写出了舟子对雪夜赏景的不解。既符合人物的身份，也写出了他的心理状态，为文章再添趣致。同时它也隐含了作者写此文的要旨，作者极力追求的，在世俗人看来却是“痴”！是画龙点睛之笔。

张岱作为明末遗臣，常有大势去矣的感叹，于是他寄情山水，流连自然，以此为自己精神的寄托和追求。自然的陶冶，有意地追寻，久而久之，亦使他的心境怡然、淡适，常有超“俗”之情。而他胸怀锦绣，化为文章，于是我们读到了《湖心亭看雪》这样的文字，它清新、淡远，雅含情致。把刻划人物，描写景色，抒发感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够传神尽意。读其文，真犹如在风雨之夕，听故人娓娓而谈，一吁一叹无不洋溢着浓郁的诗意，蕴含着深厚的情思；又仿佛饮龙井吃橄榄，其味淡淡的，清清的，耐得人细细咀嚼，慢慢品味，给人留下长久的余甘。 （王彩慧）

柳敬亭说书 ·张 岱·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麻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零不得

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嘹尖。声如洪钟，皆瓮瓮有声。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至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磁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龁舌死也。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选自《陶庵梦录》〕

●●

柳敬亭是明时驰名江南的说书艺人。记载他书艺的文章较多，张岱这篇别具一格。

其一，本文使用了比喻、对比、举例、夸张等说明方法，将柳敬亭的书艺刻划得细致，传神，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柳的书艺自成一家，不为本传所匿。本传烂熟于胸，表演时任其删削增减，挥洒自如，这正是书艺精湛所致。"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嘹尖。"柳说书，既具体细腻，又脉络清楚，干净利落，没有一般说书人常爱犯的啰嗦絮烦的毛病。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声如洪钟"的比喻句，"叱咤叫喊，汹汹崩屋"的夸张句极写柳嗓门之豁亮，气魄之宏大。"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只这一"吼"，武松这个英雄人物便形神兼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柳敬亭书艺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据传京剧名净金少山就有一条声震屋瓦的好嗓子，一嗓子能吼破窗户纸。看来柳、金颇能媲美。

柳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说书时，只有当听众"屏息静坐，倾耳听之"时，"彼方掉舌"。座下稍有骚乱，"辄不言"。柳对自己的艺术事业是非常敬重并引以为自豪的。

作者对柳的书艺倍加颂扬，"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龁舌死也。"龁，咬也。就是说，倘若其他说书人听完柳说书，会羞惭得咬掉自己舌头的。其实，书艺也和其他技艺一样，互有短长，各领风骚，不宜如此简单褒贬的。

其二，作者将柳敬亭的"貌奇丑"与其过人的口才对比，使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麻瘤。"人是够丑陋的，"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这就形成鲜明的对照。貌丑不能掩其慧，反倒相反相成，成就了一代艺术大师。作者写人物瑕瑜互见的求实态度值得赞许。

其三，文章前后两次写"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

王月生是出身于南京低级妓院的"朱市妓"。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对其出众的品格容貌作过细致描写。王月生"矜贵寡言笑"，无论姐妹，帮闲们怎样费尽心思也无法使之一笑。有一位公子缠了她半月之久，"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走伺之。面颊，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嚅涩出二字曰：'家去。'"她终于开了口，但只说了"家去"两个字，其中包含多少酸楚！

作者张岱是秦淮河上的常客，他对这种生活是非常熟习的。他凭着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能从热闹中看出冷静，喧笑中发现眼泪。他将柳、王并称，称他们"同其婉娈"，赞美中饱含深切的同情。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像柳敬亭这样杰出的艺术大师，其社会地位也同王月生一样，是十分卑微的。（唐国英）

县令明察 ·祝允明·

前辈说某县令之能。县有民将出商，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见其单子也，地复僻寂，忽发恶念，急起挤之水，携其资归，更诣商家击门，问商何不行。商妻遣视舟，无有也。问奴，奴言至舟不见主人，莫知所之也。乃始以闻之县，远舟人邻比，讯询反复，卒无状。由是历年莫决。至此令因屏人独询商妻，始舟人来问时言语情状乃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来击门，门未启，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来下船？'言只此耳。"令却屏妇，召舟人询状，其语同。令笑曰："是矣，杀人者汝，汝已自服，无须他证。"舟人哗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门称娘子。岂有见人不来而即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

乎？”舟人骇伏，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惜逸姓字。

〔选自《野记》〕

●●

这是一篇中国古代优秀的推理小说。它没有复杂的结构和过分曲折的情节，它强调的是一种机巧和智慧。这跟西方那种使用先进侦破手段进行侦破的推理小说不尽相同，从而反映出中国文人文化的某些特点。

为了突出县令的智慧，小说没有简单采用通常那种悬念结构，而是一开头就把凶手做案经过揭示在读者面前，这使读者有一种从容之感，这样一来，破案的机巧和智慧，便成了读者唯一注意的事情。

案情是这样的：一位商人雇船运货，船家见他孤身一人，船又停在僻静无人的去处，于是见财起意、邪念顿生，遂将商人推入水中害死，所有货物全都据为己有。——目的达到，船家本来可以就此罢手，可他偏偏是个聪明人，为了洗刷自己的嫌疑，他又跑到商人家去敲门叩户，问商人为什么还不起身。

船家真可谓做得天衣无缝，因为这一问，正可以证明，他压根儿就没看见那位商人，所以商人的失踪，跟他没有一点干系！果然，这么一件无头案，搁了好几年，也没有侦破。

新县令上任了。他旧案重提，一切都从头做起。首先，他单独询问商人的妻子，问她船家来敲门时的“言语情态”如何。商人妻子回忆说：“丈夫去了很久，船家来敲门，门没开，他急呼道：‘娘子，为什么官人（对女人配偶的尊称）这么久还不来登船？’只是这么一句话而已。”

县官让商人妻子回避，又把船家叫来询问，问的还是这么一句话。船家的回答，恰恰跟商人妻子的证明一模一样！县令笑了，他对船家说：“是了，杀人的就是你，你已经自己供认了，无须别的证据了！”——假如故事至此为止，这不啻是一道有趣的逻辑难题。每个读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难道县令不经过任何侦察推勘、明察暗访，单单凭这一段叙述，就查明案情的真相了吗？船家自然也不服气，他虽然被点破真相，难免惊慌，可又自认为案子做得无懈可击，所以壮着胆子高喊：“我供认什么了？”

县令不慌不忙剖析道：

“你敲门时，心里已明知道官人不在家，所以口喊娘子。难道有谁见人家没来就知道他不在家、打门时因而不招呼人家名字的吗？”

县令的两句话一正一反，言简意明，连刚才还气壮如牛的船家，也不能不“骇伏”。“骇”是因为罪行败露、严谴临头；“服”的是县令推理严密、自

已无所逃罪。

这篇小说才三百字，却写得语言简洁，很有味道。 （侯 会）

杨逢春 ·陆粲·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福建人。一日当直，忽报其妾为人杀死舍馆。宗奔去，旋来告。尚书周公用发河南司究问，欲坐宗罪。宗云："闻报而归，众所共见；且是妇无外行，素与宗欢，何为杀之。"考掠累日，终无异词。隔数月，都察院会审，事檄浙江道御史杨逢春，杨示约某夜二更时后鞫王宗狱，如期鞫之，猝命隶云："门外有觇视者，执以来。"果获两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与王宗馆人妻乱，为其妾所窥，杀之以灭口。即置于法，而释宗。杨曰："若日间则观者众矣，何由踪迹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来瞰乎？"由是举称神明，一时震都下。 〔选自《说听》〕

●●

《杨逢春》就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公案小说。全文不过二百余字，却把一件疑案的侦破写得抑扬曲折、花明柳暗，读后颇有余味。

小说的前半部分，叙述了一件无头冤案：南京刑部典吏王宗，一次正在官府当值，忽然接到爱妾在家被杀的噩耗，急忙回家察看，并马上转回来向上司报告。刑部把这件无头案交给河南司勘问，可是庸愦无能的地方官反把王宗当成凶手，逼他承认杀人罪行。王宗不服判决，据理力争；昏官连日拷问，"终无异词"（始终没有不同的供状），案子算是走进了死胡同，只好交都察院会审。

究竟是谁杀死了王宗的爱妾？凶手杀人又出于什么动机？这一切都是谜。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杀人凶手不是王宗。正像他在争辩时所说的，第一，他是听了爱妾的死讯才赶回去的，许多人都可以作证；换句话说，犯罪时他不在现场。第二，这位死者没有外遇，而且平日跟王宗感情甚笃，王宗不存在杀人动机。接手办案的浙江道御史杨逢春很清楚这一点，他大概一上来，就把王宗杀人的可能性排除了。他是从凶手的犯罪心理入

手来展开推理的。

一个尚未暴露的杀人凶犯，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呢？他肯定不会安安稳稳地在家中闲坐；他应当是王宗案件最热心的关注者，说不定，每次开庭审讯时，他就挤在熙熙攘攘的看客中呢！可是又怎么把凶手跟众多好奇的看客区分开呢？杨御史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杨御史先放出风声：某夜二更后开庭审问王宗案件。审问如期举行。审讯中，杨御史突然命令皂隶："门外有偷看的人，快抓来见我！"果然，两名偷看者被抓了进来。而其中一个，正是凶手。

原来，凶手跟王宗家仆人的妻子关系暧昧，两人间的私情恰好被王宗的爱妾发现了。为了掩盖劣迹，凶手便动了杀机。跟一切案子一样，不管它如何复杂曲折，一旦真象大白，谜底揭穿，也便失去了神秘性。不过众人感兴趣的，倒是杨御史的推理方法和侦破思想。

杨御史解释说："日间审问，观者甚多，怎么能发现罪犯？夜间就不同了，如果事情跟自己没有切身利害关系，又有谁肯深更半夜来这里探头探脑！"

小说所记述的，大概是一件真实案例。不过作者在选材和裁剪上，却是费了一些心思的。在前半部分，小说突出写了地方官的冥顽和昏愦。他闭眼不看事实，只会拷掠敲扑。作者这样写，正为了从反面衬托杨御史的见识和才干。前者愚蠢而残暴，后者则从容不迫、料事如神，两相对照，优劣自见。

小说的行文也干净利索，很见功力。如王宗的自辩之辞："闻报面归，众所共见；且是妇无外行，素与宗欢，何为杀之。"只寥寥二十二字，便从两方面为自己做了有力辩护。杨御史对侦破思想的表述也十分简洁，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却把话说得明明白白。

小说作者始终以极客观的态度平铺直叙，不向读者做任何解释和交待。直至最后，才由破案的主角点破迷津，解除读者心中的困惑，这种写法，使人想到克利斯蒂娜笔下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的习惯作法。两人国别不同，古今异代，但在结案时侃侃而谈的作法和风度却如此相似，这倒是挺有趣的现象呢！　　（侯　会）

关政之恶　　·徐树丕·

从来滥墅主政狼藉者有之，然未有如朱术珣者之穷凶极

恶也。术珣倚恃宗室，目不识丁，以荐得官。其在关，杀人无数。凡遇关之灰粪及惠山泉皆有税。而客舟妇女，每人诈银二两，不期年积赀钜万。桐城左侍御光先弹之，奉旨令抚按察明，先褫其职矣。抚黄者愦愦；乡绅之嗜利无耻者，受术珣千金，固以危言吓黄抚，以为其人狠心辣手，不期年而课已及额。继之者不胜其任，上必思之。于是死灰复燃，将行报复，则事正不可知！——黄鄙夫也，大以为然。而术珣之白镪三千，昏夜适至。遂令兵三百护之行。小民聚而击之以瓦砾，兵发矢，中而踣者数人。遂纵之，满载而逸。〔选自《识小录》〕

●●

这是一篇记实小说。——从另外的角度说，又可以叫"黑幕小说"。小说中揭露的是明代一桩官场丑闻。谴责所及，有贪婪的皇亲国戚、昏愦的官僚，还有无耻的乡绅：从而涂抹出一幅墨色昏黑的明代社会图画。

小说里的大贪官朱术珣本为宗室，是皇帝的本家。他本来"目不识丁"，没有资格做官。却因为有几个钱，捐了个"浒墅主政"。浒墅位于江苏吴县附近，地处鱼米富庶之乡，是全国有名的重要税卡，每年要向国家输送巨额税金——主持关政者自然也都"经手三分肥"喽！

果然，朱某到任之后，坏事做绝。作者没有多费笔墨，只举了几件最具典型的事例。其一是"杀人无数"。搜刮银钱乃至杀人无数，足见其压榨之酷烈。其二是"凡遇关之灰粪及惠山泉皆有税"。税及粪便和饮水，足见其无孔不入。其三是"客舟妇女，每人诈银二两"。这是极端无理的规定，亦足见其巧立名目、挖空心思。所举三事，具体形象地为小说开头所谓"穷凶极恶"四字做了注脚。难怪主政不及一年，已经"积赀钜万"了呢！

朱某劣迹昭著，连统治阶层中的人也看不过去了。于是有一位侍御史站出来，上章弹劾他的罪行。皇帝不好护短，乃降旨命令抚按严察，并先行将朱氏解职。

然而朱某岂肯坐以待毙？他平日贪婪攫取的金钱，此时显出了神通和威力。作者至此笔锋一转，把读者领进官场黑幕的那一边。

朱某不好自己出面活动，他用千金买通一位"嗜利无耻"的"乡绅"，让他到查办此案的巡抚黄某那里去作说客。此人果然不负重托，他抓住一般官僚怕丢乌纱的心理，展开了一场攻心战。他对黄大人说：朱某是个手辣心狠的家伙，在浒墅主政不及一年，超额完成了税收款额。他若下台，继任

者的压榨手段肯定不如他，那么皇帝一定会想念这位能干的本家，还会重新起用他的。到那个时候，朱某还有不报复的吗？最后会怎么样，可就很难预测喽！

黄大人果然被吓住了，他何苦跟皇上的亲戚过不去呢？得罪了他，很可能就是自掘坟墓。就在这个时候，朱某用来行贿的三千两白银，在夜幕笼罩下恰到好处地运到了。一面是心理的威吓，一面是金钱的利诱，钦差大人彻底投降了。他非但不再追查朱某的罪行，反而派遣卫兵护送朱某离境。

百姓们恨透了这位杀人如麻、敲骨吸髓的魔鬼。他们用瓦块石子表达自己的愤怒。黄大人的士兵竟向百姓发箭弹压，不少百姓中箭倒地。就这样，朱某不但未受到任何制裁和惩罚，反而"满载而逃"。

小说让人读了透不过气来。作恶者大发横财、逍遥法外，执法者贪赃枉法、官官相护，百姓呢，不但受盘剥于前，而且遭杀戮于后。

小说的结构很有特点。情节曲折跌宕，颇有出人意外处。就在一擒一纵、一抑一扬之间，写出恶势力的根深蒂固、生生不已！小说的文字也极见功夫。全文不足三百字，表现的内容却丰富而曲折。文中叙事简洁，惜墨如金，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可是人物的内在形象却不显单薄：或贪酷、或无耻、或昏愦自私，几张丑脸都跃然纸上。

作者着力鞭挞的，是这位朱术珣。其实，"从来滨墅主政狼藉者有之"，只不过这一个更加穷凶极恶罢了。通过这一个，写出整个社会的腐败与黑暗，这正是本文的深刻之处。（侯　会）

冯　翼　·郑元祐·

中奉大夫西台侍御曹南冯公，讳翼字君辅，为中台监察御史时，尝与一蒙古御史并马行。蒙古马肥健，尝先一射行。冯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达达，见冯马羸衣笠弊，用捶策冯马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监察御史为人捶，宪度坠矣。亟捕捶者毋贷！"冯举手谢曰："无是！无是！"醉达达跃马去。前御史至察院，语同僚曰："冯御史道中为人所捶，我命捕之，而冯曾不恤，恶有是耶！"语竟，冯至。同僚迎谓曰："何故？"冯谢以无事。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则是我妄言！"冯因起立，语众人曰："某

本疏远下僚，朝廷不以某无似，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与醉人竞曲直？"诸僚曰："继此有言，我辈得预闻耶？"冯笑而不答。已而成庙驾下陪京，公朝服拜道左，进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选自《逐昌杂录》）

赏析

这篇小说在不长的篇幅中，作者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展示其思想、品格，塑造了一位气宇恢宏，深明大义的人物形象。

冯翼虽官至"中台监察御史"，但他衣饰简朴，骑一匹老瘦马，与蒙古御史并马行时，常常落后"一射行"，与蒙古御史坐下的"肥健"的蒙古马形成鲜明对照。那位"醉达达"大概有点势利眼，他见冯翼"马羸衣笠弊"，顿起歹意，"用捶策冯马三四鞭"。这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在那个时代，是严重的"犯上"行为。正像蒙古御史呼吁的："监察御史为人捶，宪度坠矣。""醉达达"的行为实属"大逆不道"。如果冯翼依了蒙古御史的意见，将"醉达达""缚捕毋贷"，那么他也是活该倒霉。但是冯翼"举手谢曰：'无是！无是！'"将"醉达达"放了。在这里，蒙古御史是一副威风凛凛，官气十足的样子，冯翼则显得雍容大度，全然是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冯翼一亮相就给人一种好感。

这件事揭开了冯翼与蒙古御史之间矛盾冲突的序幕。

蒙古御史回到察院后，将此事告诉了同僚，并且强调"我命捕之，而冯曾不恤，恶有是耶！"恤，原意为体恤，怜悯。这里是说冯翼不理解，支持他。在蒙古御史看来，"醉达达"捶冯翼，无异于捶他，不仅亵渎了"宪度"，而且是对为官者的尊严的极大侵犯，所以他力主"缚捕捶者毋贷"，这是其一。其二，冯翼当着醉达达驳回了他的意见，使他失了面子。由于这二者，所以蒙古御史大光其火，回来后，极力发泄他对冯翼的不满。一句"恶有是耶"道尽了他的怨愤。当同僚们问冯翼"何故？"时，"冯谢以无事。"本想息事宁人，却更加激怒了蒙古御史，"如此则是我妄言！"矛盾冲突渐趋激化，这才引出冯翼的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来。"冯因起立，语众人曰：'某本疏远下僚，朝廷不以某无似，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与醉人竞曲直？'"前一句话是谦辞，以缓和周围紧张的气氛。后一句话问得有份量，有说服力。将"天下大事"和"与醉人竞曲直"对比，哪个重要，不言自明。冯翼与蒙古御史究竟谁是谁非，也尽在不言中。

作者在文章中反复使用对比的手法，形象鲜明地突出了冯翼公而忘私，以国家大事为重的思想品质。

"已而成庙驾下陪京，公朝服拜道左，进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后来，冯翼果然向元成宗进疏十件大事。至于"疏"的内容以及成宗采纳的情况，文中未提。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反映的时代，正是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元代。元统治者把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备受歧视。了解这一点，就能更深刻地认识蒙古御史这个人物，对他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唐国英）

钱若水 ·郑瑄·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诉于州，委之录参。录参旧与富民有求不获，遂劾富民父子共杀，证服具申，复核无异，独若水迟疑。录参骂曰："汝得赇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岂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诣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访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纵之。泣谢曰："非使君，某灭门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赐，非我也。"富人诣若水谢，闭门不纳。富人绕垣而哭，归饭万僧，为若水寿。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水辞曰："止欲报冤，非图爵赏。万一敷奏，在某固好，于录参何如？"知州叹服。录参知之，诣若水叩头谢罪。〔选自《眉非庵日纂》〕

粗看上去，这篇小说应当归入推理小说之类。然而，作者的热情不在于描摹案情的离奇、侦破的巧妙，而是抛开案情的细节，重在写钱若水这个人，写他的个人品质。作者抓住了人物之间的对话直截了当地表达人的思维活动。

小说重点写了钱若水与他人的三次对话，钱若水的内在形象，就是通过一次次的对话，逐渐鲜明起来的。

第一次对话，是在钱若水与录参之间进行的。录参破案无术，又急于事功，便葫芦提把女奴的失踪算在富民父子帐上。可若水却有所怀疑，他

不同意这么草率结案。若水的态度激怒了录参。因为这无异于怀疑他的能力、触犯他的权威。于是他大骂道："你难道是得了贿赂、要开脱他们的罪行吗？"钱若水对此只是付之一笑，他从容地反问："父子双双判了死刑，难道还不允许我仔细勘察一番吗？"若水此时没有急于为自己辩白洗刷，他拿出最郑重、最堂皇的理由回答对方：人命关天，而且一下子就是两条人命，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第二次对话，是在若水和州官之间进行的。案子终于查清，事实证明，若水是对的。这一回，若水总该大张旗鼓地宣扬一番了吧？起码应当把录参的诬蔑之辞回敬过去。可是钱若水呢，却出人意外地采取了低调处理。他独自一人来到州所，"屏人"向知州禀告了调查的结果。就这样，两条无辜的生命悄然获得了解救。这一次对话，使人们看到，若水敢于承担责任、复勘此案，确实只是为了解救无辜，此外别无目的。若水心地的高尚、襟怀的磊落，至此已显露无遗。

然而还有第三次对话。这一回，依然在若水与知州之间进行。知州要为若水报功，若水却拒绝了。他说："止欲报冤，非图爵赏。万一敷奏，在某固好，于录参何如？"若水有功，本当受赏；录参失误，理应挨罚。谁也不能说若水是在踏着别人往上爬。可若水却是这样考虑问题：要为我若水请功，必然涉及录参之过。与其如此，倒不如双双拉倒。好在若水的初衷，只是为了雪冤救人，绝没有任何别的贪图。——这第三次对话，又使人看到若水品质中忠厚、淡泊、以德报怨的一面。

其实，若水还有一次对话，是在他跟富民之间进行的。富民"诣若水谢"，若水却"闭门不纳"，来了个以不言为言。若水为民雪冤，只不过是尽心、尽责、尽力而已，不需要任何感激和回报。若水的高风亮节，就在这不言之中，又增添一层光辉。

当然，除了对话之外，小说还采用了衬托的手法。如写富人"绕垣而哭，归饭万僧，为若水寿"，以及录参"诣若水叩头谢罪"等情节，在塑造人物时都起到很好的反衬效果。这些在欣赏小说时，也是应当注意到的。

（侯　会）

罚人食肉　·冯梦龙·

李载仁唐之后也。避乱江陵，高季兴署观察推官，性迂缓，不食猪肉。一日，将赴召，方上马，部曲相殴，载仁怒，命急于厨

中取饼及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复戒曰："如敢再犯，必于猪肉中加之以酥。"

〔选自《古今谭概》〕

●●

苏东坡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全唐诗话续编》卷上引惠洪《冷斋夜话》）这也同样适于做文的道理，《罚人食肉》这篇不足一百字的小说，恰恰突出了这一特点。

"反常合道"指行为上的不合情理，却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使小说出现奇趣的艺术效果。这篇小说抓住了主人公李载仁性格特征的主导方面"迂缓"，同时又加一笔不吃猪肉，看似闲笔，实际为下文的展开做了铺垫。李载仁本是唐人的后代，在江陵躲避世乱，被安排做了观察推官，"署"指布置安排。"一日，将赴召，方上马，部曲相殴"，"部曲"是古代军队的一种编制，作为观察推官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要管恰，小说描写了载仁的"怒"，这一"怒"定要惩罚他们，的确，他的惩罚开始了："命急于厨中取饼及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急"表明了载仁惩罚的及时，但出人意外，他在猪肉上作文章，由自己的不吃猪肉而推之别人，人物的迂腐、愚蠢、可笑一下子暴露出来，尤其最后他还警告相殴者，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惩罚更重，"必于猪肉中加之以酥"，"酥"指油腻的食品，这一连串的行为都是读者始料不及的，使人感到不合情理，但行为上的"反常"，恰恰扣住了主人公"迂缓"的性格特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由他的迂腐、愚蠢，必然出现以己度人的主观意识，形如违反常情常理，实为合情合理，这也是对"惩罚"二字的无情嘲弄，惩罚乎？奖励乎？使小说出现了奇特的趣味性，人物的性格也更鲜明突出了，给读者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

其次，作者在结尾的处理上，手法巧妙。从小说情节发展看，读者不会觉得有什么惊人的结果会出现，也不会立即猜透情节发展的用意，直到最后，作者才用简炼的几笔透露出真谛，使读者恍然大悟，这是本文结尾的一大特色，即用反巧合的出人意料之笔，这也是欧·亨利小说中常用的一种手法，使这看似荒唐的结尾有着"言尽意不尽"的回味力量。

（程　红）

商季子悟道 ·冯梦龙·

商季子乌好玄，挟赀游四方。但遇黄冠士，辄下拜求焉。偶一猾观其赀，自炫得道，诱之从游。季子时时趣授道，猾以未得便，唯唯而已。一日，至江浒，猾诒云："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艄杪，若自升求之。"乃置赀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连呼趣之曰："升、升。"至杪，犹趣曰："升。"季子升无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实处！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抱檣欢呼曰："得矣！得矣！"猾挈赀疾走，季子既下，犹欢跃不已。观者曰："咄，彼猾也，挈若赀去矣。"季子曰："否，否，吾师矣！吾师矣！此亦以教我也！"〔选自《古今谭概》〕

这篇小说叙述了商季子求道途中的经历，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商季子与骗子这两个人物形象。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成功地运用了戏剧性的手法，所谓戏剧性，就是指作者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如何安排戏剧冲突，组织动作发展的问题。这篇小说就很有戏剧性，戏剧冲突伴随着人物的语言、行动而展示出来。

小说开篇就介绍了商季子非常喜欢道，因此周游四方求道，碰上个"黄冠士"，立刻下马求道，可见求道之真诚。这时小说描写了一个关键人物，即"骗子"，他构成了戏剧冲突的一方，因他已注意到商季子挟带很多资财，"赀"，通资，又盲目好道，便装做非常懂道的样子，向商季子炫耀，而季子求道心切又很真诚、虚心，于是二人结伴游玩，这是矛盾冲突的开始，一方面是想求得"道"，一方面是本无道而想求得"财"，所以"季子时时趣授道，""猾以未得便，唯唯而已。""趣"，通"促"，催促也，这是冲突的发展，随之，作者描写了骗子的授道，一日，他们来到江边，骗子告知季子，"道在是矣，"季子问："何在？"骗子说在船的桅杆的末端，自己爬上去，就能求得道，显然这是骗子在设圈套，以便得机会，偷走钱财，而季子一心在求道上，根本没有察觉骗子的一举一动，认真地依照骗子所言，扔下行囊，爬上桅杆，这一扔使读者意识到行囊已处于危险之中。果不其然，他高兴地在

桅杆下拍手连声呼叫并催促季子继续爬，这拍手呼叫把骗子即将得到钱财的焦急兴奋活现出来。季子爬到最末端，再也无处可爬了，自己猛然顿悟，"此理只在实处，"他高兴地欢呼，"得矣！得矣！"此时正是骗子下手的好时机，他拿起行囊就跑，一个跑字写出了骗子的做贼心虚，但这丝毫未引起季子的注意，他已沉醉于得道中。从情节发展看，一个求得了道，一个得到了财，似乎矛盾已解决了，然而这才是矛盾冲突的最高潮。当季子从桅杆上下来，围观者好意告知，那个人是骗子，读者一定猜想，冲突的双方一下会显明，恰恰相反，因季子碰巧顿悟得道，就成了骗子的支持者，为其辩护，"否，否，吾师矣！吾师矣！此亦以教我也！"他是真正地向骗子求得了道吗？试想，在现实社会中能有这样愚蠢、不开窍的人，而作者正是在这看似违背常理、看似失实的现象中，找出了合情合理的一面，就是一方面符合季子这一人物的心理状态，求道已到了忘我之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骗子行骗的丑态，小说在读者心理还未达到平衡时煞住了，但冲突已不复存在。小说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使情节起伏跌宕，极富戏剧性，读来引人入胜。（程　红）

陈公戒酒　·冯梦龙·

南京陈公镐善酒，督学山东时，父虑其废事，寓书戒之。乃出俸金，命工制一大碗，可容两斤许，镌八字于内云："父命戒酒，止饮三杯。"士林传笑。〔选自《古今谭概》〕

《陈公戒酒》以幽默诙谐的口吻叙述了主人公陈公镐在山东做督学时，父亲知他好饮酒，怕他因此耽误公事，就寄信让他戒酒，"寓书"即寄信、传书之意，他的解决方法，出人意料，他出俸金让工匠制做一个能容纳二斤多酒的大碗，在碗内刻了八个字"父命戒酒，止饮三杯。""镌"，刻也。这样既没违背父命，又未放弃饮酒，从上可看出，小说的情节极简单，但陈公镐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却跃然纸上，关键就在于作者恰如其分地运用了细节描写。

所谓细节，是艺术整体构成的基本单位，是造成艺术形象具体可感、鲜明生动的基本因素，细节应是真实、独特而富于表现力的，能给人以认

识和审美作用，使人物形象更丰满。小说中的陈公镐让工匠制做大碗这一细节，就很真实，把陈公镐这一人物在父亲让他戒酒这一特定情境下的特殊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示了他的虚伪、狂放、缺乏自尊，使人物立体化了。父亲让他戒酒，而他又非常善饮酒，处于这种矛盾对立中，按一般人的思维逻辑，或干脆违背父命，或听从父命，作者却别出心裁，写出了制做大碗这一典型化、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尤其是主人公还在碗内刻上八个大字，滑稽到了极点，从主人公的思维逻辑出发，似乎这样既没忘记父命，又可继续饮酒，岂不两全其美，实际上却是真正的自欺欺人。作者通过这一细节，揭示了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使读者能以"小"见大，窥见主人公的心态，使人物更有血有肉，对刻划他的性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饶有风趣，在笑声中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其中的"善"饮酒的"善"字，就点明了陈公镐对酒的溺爱程度，这恰好与下文的命工匠制一大碗的"大"字相呼应，就不能不使读者发笑，本要戒酒，为何又制大碗，尤其刻的八个字"父命戒酒，止饮三杯"，更烘托了这一人物对酒的喜爱。陈公镐这一连串的举动，不仅使人感到滑稽可笑，而且引人深思，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我们既然嘲笑丑类，就比它高明，滑稽引起我们的自尊心。"（程　红）

不误反误　·冯梦龙·

有一狠子，生平多逆父旨，父临死嘱曰："必葬我水中。"冀其逆命，得葬土中。至是狠子曰："生平逆父命，今死不敢违旨也。"乃筑沙潭水心以葬。〔选自《古今谭概》〕

●●

现实生活，很多方面都充满着辩证法，而小说是要反映某种生活的，就应把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辩证法反映出来，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法，《不误反误》极好地运用了这一手法。

事情是复杂的，人的心理状态也同样复杂，"相反相成"有多种情况，相反而能相成是有条件的，一般情况相反的东西只能相克，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相反才能相成。小说就要从复杂、丰富的现象认识生活

的本质，就要挖掘这一特定条件下的辩证法。《不误反误》描绘了一个"狠子"，平素大多违背父亲的意愿，一个"狠"就活化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但父亲临死时，他一改平时的做法，遵从了父愿，然而父亲的本意却是想葬在土中，他按儿子生活中的一贯表现认为儿子一定违背他嘱咐的葬在水中，但恰恰相反。因为一个人的某一种思想品质是有其确定性、一贯性的，但是人物在特定的情况下，往往就有很复杂的表现，甚至相反的表现。这个狠子平时违背父命，这是他一贯性的表现，才被称为"狠子"，在父亲去世这一前提下，"狠子"的心理活动不会是单一的，父亲毕竟是父亲，他的心理发生了突变，把父亲临死前的遗嘱看成是不可改变的，应该遵从的，于是把父亲葬在水中。这一举动恰是父亲本心所不希望的，这里实际也讽刺了父亲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以为的高明，却是十足的愚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父亲不了解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性。这些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的现象，正是事物在特殊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特殊反映，狠子的遵从父命正是人物在父亲离开人世这一特定情况下的特殊反映，这是符合生活辩证法的，作者在短短的文字中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使小说不单调、不平淡，让读者在小说既可笑又可悲的多种味道中去咀嚼、去思考。（程　红）

秀才康了　·冯梦龙·

柳冕为秀才，性多忌讳。应举时，有语落字者，忿然见于词色。仆夫犯之，辄加棰楚。常谓"安乐"为"安康"。闻榜出，遣仆视之。须臾，仆还，冕迎门曰："得否？"仆曰："秀才康了。"

〔选自《古今谭概》〕

●●

小说的主人公——秀才柳冕，因"冕"是帽子，且是大官所戴的礼帽，所以在他应举期间，特别忌讳"落"这个字，"落帽"就做不成官了。作者通过他应举忌"落"这件事，写出他唯恐不中的心态：听到说落字，就满脸愤怒，对之言词激忿；仆人说落字，就用荆条鞭打；遇到同音或近音字，他都要改换避开，比如"安乐"要说成"安康"。他应举落榜了，平常被逼不许说"落"字或同"落"字相同音字的仆人，就告诉他："秀才您康了"。通过秀才

的言行，像几个电影分镜头一样，给我们勾画出一个心胸狭隘、猜忌多疑的封建儒子形象。

封建社会，一般读书人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科举考试，是读书人进入官场的关键。考上了，就做官，就有权有势，名利双收；考不上，就依然是平头百姓，要被人认为没出息、没学问。长期的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柳冕当然也很希望自己高中。柳冕焦急等待的急切心情，文章写得很生动：听到发榜，柳冕马上派仆人去看。仆人回来，柳冕甚至都不顾主人脸面，迎到门口去问仆人。

本文的语言非常简明，但对柳冕的刻画很成功。柳冕应举时写他忌讳怕"落"，发榜时写他急切盼"中"，一怕一盼，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柳冕怕"落"，怕得有点精神失常；柳冕盼"中"，盼得有点失态。一反一正，人物形象已栩栩如生。

柳冕的形象还告诉人们：对自己的名字如此计较，在自己的避讳上如此认真，把心机和精力都耗费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怎么能认真读书、在学问上下苦功夫呢？秀才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徒有虚名，怎么能不"康"呢？

（徐晶石）

刺　眉　·冯梦龙·

彭渊材初见范文正公画像，惊喜再拜，前磬折称："新昌布衣彭几幸获拜谒。"既罢，熟视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镜自照，又将其须曰："大略似之矣，但只无耳毫数茎耳。年大，当十相具足也。"又至庐山太平观见狄梁公像眉目入鬓，又前再赞曰："有宋进士彭几谨拜谒。"又熟视久之，呼刀镊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鬓之状。家人辈望见惊笑。渊材怒曰："何笑！吾前见范文正公恨无耳毫，今见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选自《古今谭概》〕

本篇用夸张的笔法，刻画出一个只学皮毛不学精髓的形式主义者的形象，既令人发笑又令人心酸。

小说的主人公彭渊材崇拜名人、想成为名人，这想法并不错。但他盲

奉的却是"有奇德者必有奇形"的理论，不去追求自己的"奇德"，却专事追求模仿名人的"奇形"。初见范仲淹画像，他惊喜地一拜再拜，然后细致地审视画像，引镜自照，发现自己比范文正公少几根耳毛。遗憾之余，他聊以自慰的认为：自己年龄大了便会长出耳毛，那时自己的全部相貌都像范文正公了。后又在庐山拜谒了唐代名相狄仁杰(死后追封梁国公)的画像。他反复观看后，便叫来拿刀剪和镊子的人，剌他眉尾，把眉毛修成枝状插人鬓角。家里人见他这般模样，都吃惊发笑，他却发怒说："有什么好笑的！先前我看到范文正公的像恨自己没有耳毛，现在看到狄梁公的像，怎么敢不剃眉，有什么好笑的？"仅此两件小事，就塑造了一个专门追求貌似名人的又自以为是的、愚蠢而可笑的彭渊材形象。最可悲的是他对"有奇德者必有奇形"深信不疑，而且身体力行，当别人觉得他十分可笑时，他还怒斥人家，责怪别人不理解他。

彭渊材的形象虽然有夸张、荒诞的一面，但主题却是很严肃的：学名人，究竟应该学什么？ (徐晶石)

洗　桃　·冯梦龙·

畅纯父有洁疾，与人饮，必欲至尽，以巾拭爵干而后授之，则喜，自饮亦然。食物多自手制，水惟饮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一日，刘时中与文子方同过，值其濯足。畅闻二人至，辗洗而迎曰："适有佳味，可供佳客。"遂于卧内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于濯足水中，持啖二人。子方与时中云："公洗者公自享之，勿以二桃污三士也。"因子案上各取一颗，大笑而出。

〔选自《古今谭概》〕

本篇塑造了一个对待同一事物，对己对人的做法截然相反的小人形象。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自开头至"葱必以寸"，极写他的洁癖：同人一起喝酒，必定要非常干净，酒杯一定要用手巾擦拭干净给他，他才高兴；饮水一定要饮前桶的，甚至牵涉到同清洁没有什么关联的用柴禾一定要用尺把长的、吃葱一定要吃寸把长的。他的爱洁，的的确确已经达到一种病态的程度("洁疾")。第二部分从"一日"至完，写畅纯父对待客人却又脏

到了极点：拿刚洗过脚的水洗桃给客人吃，还说“适有佳味，可供佳客”，真是可恶透了。

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畅纯父却己所不欲，专施于人，而且还当着客人的面用洗脚水洗桃，就非但不讲道德、且有污辱人的意味了。两位客人对待他的办法也写得极好，他们对畅纯父说：“您洗的桃您自己吃吧，不要因二只桃弄脏了我们三个人。”话中讽刺畅纯父用洗脚水洗桃怎么不嫌脏？说完各从桌上拿了一只没洗过的桃，大笑而出。人物的语言、行动非常生动。

本篇主要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写畅纯父对自己的洁真是洁到了极点，写畅纯父对别人的脏也脏到极点。他的洁和脏，都是常人接受不了的，对己是一个极端，对人又是另一个极端，作者正是在如此反差强烈的对比中勾画出畅纯父的灵魂的。一个人对己如何，对人如何，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道德，作者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暴露畅纯父表面干净、内心肮脏的本质的。（徐晶石）

暴城隍 ·冯梦龙·

万历己丑，苏郡大旱。时石楚阳为守，清惠素闻，祷雨特切，乃舁城隍于雩坛，与之对坐，去盖，暴烈日中。神像皴裂，而石感暑疾几殆。〔选自《古今谭概》〕

●●

本篇为我们记述了明朝万历年间，发生在苏郡大旱年间的一件奇特的事情：清廉聪慧的郡守石楚阳求雨心切，就把城隍菩萨搬上求雨的祭祀台，自己也坐在台上，同城隍神像一块在烈日下暴晒，想让神灵亲身感受到烈日的威力，以便使神灵降雨解旱。结果是神像晒裂了泥皮，郡守中暑差点丧了命。看来，雨是没有求到。本篇通过石楚阳暴晒城隍求雨惨败的故事，告诉人们：神灵不灵，此路不通。本篇有很强的破除迷信的意义。

小说用请神像上祭祀台暴晒这种非同寻常的求雨作法，表现了郡守的清廉、聪慧，也表现了郡守为民求雨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好品质。文章最后的传神之笔是“神像皴裂，而石感暑疾几殆”，是向读者指出：神在烈日下都无可奈何，何况人呢！迷信神灵只能是自讨苦吃。（徐晶石）

太 史 公 ·冯梦龙·

山人某姓者，自负其才，傍无一人。途中闻乞儿化钱，声甚凄惋，问曰："如此哀求，能得几何？若叫一声太史公爷爷，当以百钱赏汝。"乞儿连唤三声，某倾囊中钱与之，一笑而去。乞儿问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钱乃尔？"。

〔选自《古今谭概》〕

●●

一看到"太史公"这一称呼，人们就会想到名垂青史的司马迁。他才华横溢、品格高尚，他和他的开史传文学先河的《史记》，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太史公"的名字，与日月可同辉，与天地共长久。然而，本篇中的"太史公"却是山人用百钱买得乞儿的一声呼叫！

自负其才的山人某姓，自认为他的才学没有一个人能与他匹敌，大概只觉得他能与历史上的司马迁齐名，所以他就用百钱向路上的乞儿去买一声"太史公爷爷"的称呼。当不知"太史公是何物"的乞儿向他连叫三声"太史公爷爷"时，山人倾囊付钱，大笑而去，表示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某姓山人的愚蠢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一个极度虚荣、极度愚蠢的人却偏偏"自负其才，傍无一人"，真令人可悲！对太史公真是一个极大的亵渎！

本篇用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心理状态的写法运用得很好。山人对乞儿的话，表现了山人傲慢、虚荣的心态，凭着自己有钱让乞儿叫他"太史公爷爷"，是有意的对乞儿的欺侮。山人的"一笑而去"，表现了山人精神胜利后的满足心情。乞儿问人的话，表现了他的无知和疑惑不解的心情。

（王殿松）

靠谁养活 ·冯梦龙·

吴蠡子年三十，倚父为生。父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寿当八

十，予当六十二。蠢子泣曰："我父寿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后，那二年靠谁养活？"〔选自《古今谭概》〕

●●

吴地的一个蠢子，是个依赖父亲过活的寄生虫。当算卦的推算父亲寿当八十，其寿当六十二时，蠢子哭泣了。哭泣的是他父亲死了以后他自己还剩的二年靠谁养活。故事很简单，作者直陈其事，不加一字评论，而内涵却很深刻。这则小说，不但向依赖父母的权势、钱财过活的子女提出了父母死后靠谁养活的问题，而且向仗着自己的权势、钱财庇护子女的父母提出自己百年之后子女靠谁养活的问题。

蠢子年已三十，古人云："三十而立"。他已达到建立功业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倚父为生"呢？大概是仗着一个"蠢"字。蠢子为遥远的不确定的利益而悲哀哭泣，是有点蠢。但同时又表明他能算计利害，能考虑三十年后的事，反应也不算迟钝，并不很蠢。他为什么不考虑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能自食其力呢？这恐怕和他父亲不去培养、锻炼他有关，只知养着他，使他也只能"倚父为生"。这样的父亲实在是害了他儿子，使儿子悲泣"那二年靠谁养活？"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这样不明事理的蠢父怎么不生"倚父为生"的蠢子呢！（徐晶石）

智 短 汉 ·冯梦龙·

则天朝大禁屠杀。御史娄师德使至陕，庖人进肉，问："何为有此？"庖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豺大解事。"又进鲊，复问之。庖人曰："豺咬杀鱼。"师德叱曰："智短汉，何不道是獭！"〔选自《古今谭概》〕

●●

本篇写到唐朝的历史人物娄师德。娄师德(630—699)字宗仁，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人。进士出身。高宗上元初，为监察御史。当时，吐蕃势力东进，威胁关中，娄师德自请从军，屡有战功，以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曾与吐蕃战，八战八克，此后长期在青海、甘肃一带，组织军士屯田，使军需供应得到丰足，形成对蕃作战的坚强据点。则天朝时，累官至

同平章事。娄师德总管边疆要地为将相三十年，恭勤、朴实、忠厚，辛谧"贞"。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将才。在本篇中，对娄师德的评价不清楚，但联系历史上真实的娄师德，应该说，小说对娄师德还是肯定的，这从取篇名《智短汉》上也可以看出。

在对娄师德有一个基本评价的基础上，才可以说本篇的主题是斥责违反上级规定的溜须拍马者。上级规定不许杀生，但当御史娄师德出巡至陕西时，厨师竟在娄师德吃饭时端上了肉，当娄师德问时，厨师回答说：此羊是豹咬死的。厨师又端上来鱼而娄师德又问时，厨师还回答说：这鱼是豹咬死的。这不由得使娄师德勃然大怒，骂曰："你这笨蛋，你还不如说是獭咬死的呢！"不但揭穿了厨师的谎言，而且嘲讽他们连谎都不会说，拍马拍到了马脚上。

本篇仅有娄师德的三句话，但娄师德恭勤、正直又幽默风趣的形象已能显现。尤其是第二句"豹大解事"，把娄师德不便马上判断真假、又略带幽默、嘲讽的语调、神态都托出来了。"豹太懂事了"，懂什么事？是赞赏？是嘲讽？语言的很不明确同娄师德不能立即判定真假的心情是一致的。当厨师第二次回答鱼是豹咬杀时，真相已经大白，所以娄师德的态度也明朗了，文中用的是"叱"！即使是叱责，语中仍含有幽默、嘲讽的意味，显示出娄师德语言的个性特点，使我们感觉到娄师德的活生生的存在。

本篇记事和刻画人物，全依仗对话。可见作者语言功力之深。

（徐晶石）

双见鬼 ·冯梦龙·

有赴饮夜归者，值大雨，持盖自蔽。见一人立檐下溜，即投伞下同行。久之，不语，疑为鬼也，以足撩之，偶不相值，愈益恐，因奋力挤之桥下而趋。值炊糕者晨起，遥奔入其门，告以遇鬼。俄顷，复见一人，遍体沾湿，踉跄而至，号呼有鬼，亦投其家。二人相视愕然，不觉大笑。〔选自《古今谭概》〕

作者冯梦龙是运用偶然、巧合的神手。他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撰中，多有显露。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本篇就是运用巧

合这种手法编撰成功的。本篇的"巧"有以下几处：

1. 环境巧。

一个下大雨的深夜，路上寂无人迹。一个人一声不响地投到伞下一起走，是会"疑心生暗鬼"的。这样的环境正是人们臆想中"鬼"出现的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才会出现"双见鬼"这样的人和事。如果是大白天，如果路上行人很多，双方是不会怀疑对方是"鬼"的。

2. 时间巧。

故事发生在深夜里，又值大雨。从"值炊糕者晨起"的时间看，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正是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本来就黑幕深沉，再加上雨蒙蒙，相互之间更看不真切了。如双方都看得清楚，就不会互见"鬼"了。

3. 人物巧。

这"双见鬼"的两个人，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一是"赴饮夜归者"，喝酒一直喝到深夜，一定是醉醺醺，昏昏然，神志不很清醒；其二是躲雨溜檐者，这本是很平常的，但见人撑伞而过，竟不声不响投伞下同行，又值深更雨夜，怎不令人生疑？他在开始投伞下时，是不会怀疑持伞者是鬼的。如是怀疑，怎自投鬼伞下？只是双方都因为"久之，不语，疑为鬼也"，越害怕越不敢语，越不语越以为双方是"鬼"，如果这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胆子稍微大一点，问一问对方，也就不会"双见鬼"了。巧就巧在两个人的胆子都很小，又都不说话。

4. 情节巧。

一开始，写一个赴饮夜归的人，正巧遇上大雨，就自撑伞挡雨。这是一般的叙述，未见奇。接着写一个人立在人家屋檐下躲雨，见着撑伞的过来，竟投伞下同行。如果躲雨的人向撑伞的人打一声招呼，请给予方便同行，事情也就没有了。巧在躲雨的人一句话都不说，而且"久之，不语"，使撑伞的人疑为鬼。撑伞的人由疑心而产生了试探的心理，他"以足撩之"，试探试探对方的反应，没想到竟没有碰到对方，民间传说的"鬼有影无形"的说法在他头脑里起了作用，使他确信投到他伞下的是"鬼"了，于是他就更加恐惧。情节的发展至此已达高潮，把情节推向高潮的每一步，都伏着一个"巧"字，如没有巧，情节就不可能向前发展。情节继续向下发展，撑伞人奋力把投伞下同行的人挤落桥下，极力奔逃进做炊糕早起的人家，告诉他们他遇到鬼了；那个被挤落桥下跌入水中的人也踉踉跄跄地跑进这家，也说遇见鬼了。二人相视愕然，恍然大悟，不觉释然大笑。这个结尾多么巧啊！如果不是跑进同一家，双方见不到而，则彼此都坚信遇见的是"鬼"了。

（徐晶石）

廉官董三泉 ·冯梦龙·

董三泉公由蜀西充令，升蓬州守。官十数年许，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时，诸子请曰："平生志节，儿辈能谅，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可为百岁后计也。"公曰："唯。"既致政，诸子迎之，间请于公曰："往者所言美材，颇择得否？"公曰："闻之人言，杉不如柏也。"子曰："今所具者柏耶？"公莞尔曰："吾兹载有柏子在，种之可尔。"〔选自《古今谭概》〕

●●

本篇记叙了一位古今难得的廉洁清官。

本篇一开始，交代主人公的姓名、经历，董三泉由一个蜀西的县令升任蓬州（今四川蓬安县）的郡守，他的政绩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他在经济上如何呢？文中说，他当官十多年，仅有一件青布袍、一双升堂视事的革靴，别无所有。董三泉的廉洁，董三泉的人格，用非常简短的文字表现了出来。他为一县之长十多年，蜀西又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他是很可以为所欲为、鱼肉乡里的，然而他仅有一青布袍、一革靴；他为官十多年，要迎来送往，要到州府去述职谒见上司，要接见地方士绅，在以衣帽取人的年代，着装的过于清贫是要遭人白眼的，然而十多年里，他仅有一青布袍、一革靴而已。这为下文情节的展开，作了十分有力的铺垫。

文章的第二部分写董三泉赴蓬州守的任所时，他的儿辈们对他的嘱咐。这个嘱咐是非常动人的：您年事已高，蜀中又盛产很好的木材，您可为自己准备些寿材。在封建时代，这个要求也不为过。董三泉对儿辈们的嘱咐，只回答了一个字："好。"读者到此，不由得一惊：怎么，董三泉答应为自己敛美材了？如此做来岂不晚节可哀！这么一个廉洁十几年的清官，不至于名声毁于一旦吧！在读者的惊诧、怀疑中，文章进入第三部分。文章的第三部分是从董三泉年高退官回来开始的。诸子迎接他退官回家时，得便时问他："以前同您说的准备美材的事，很选择得一些了吧？"诸子的问题也正是读者所想问的。但文章的妙处在于董三泉并不直接回答，而是说："听人说，杉木不如柏木好。"看似答非所问，且回答的是一般常识。读者愈是想知道他有没有敛美材，作者愈不令他急于回答，用情节紧紧地抓住读

者，使读者非读下去不可。董三泉的儿子听到他父亲说杉木不如柏木好，以为他父亲准备的都是柏材，心里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问："现今您所具备的都是柏木吗？"他儿子心里高兴，读者正以紧张的心情等待着董三泉的回答。只见董三泉微微一笑，轻声回答说："现在我装载的是柏树的种子，种下就可以了。"董三泉廉官的形象由他结尾这句话，使之耸入云端：高大、挺拔！读者在松一口气的同时，不由得由衷地钦佩作者塑造人物手段的高明，真是一波三折，折折勾人心魄。董三泉的回答非常巧妙，既不违背赴任时的应诺，又的确没有为自己敛美材，而且又带回一些柏树种子，造福后人。

冯梦龙塑造的廉官董三泉的形象，像一面历史的镜子，依然在闪闪发光。（徐晶石）

眉间尺 ·冯梦龙·

眉间尺仇楚逃之山，道逢一客曰："吾能为子报仇，然须子之头与子之剑。"尺与之头。客之楚，献王。王以镬煮其头，七日不烂，自临视之。客人从后截王头入镬，两头相啮，客恐尺头不胜，自拟其头入镬，三头相咬，七日后，一时俱烂，乃分其汤葬之，名曰"三头冢"。〔选自《古今谭概》〕

●●

小说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入紧张的气氛中：一个少年为躲避楚王官兵的追捕，逃进了山。读者必然会问：他怎么了？楚王为什么要追杀他？他为什么要以楚王为仇敌呢？这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我们补上作者省略的部分：传说眉间尺是干将和莫邪的儿子，因为两眉之间相隔较远，取名为眉间尺。干将是天下第一的铸剑名工。楚王得了块奇异的铁，命干将把这块铁铸成剑。干将花了三年时间，铸成了一对举世无双的宝剑。这两柄剑纯青透明，像两条发着寒光的冰。干将知道楚王残忍多疑，绝不允许世上再有超过他的宝剑，献剑之日必定是被杀之时。干将便让妻子莫邪藏起雄剑，留待以后报仇用，自己便带着雌剑去献楚王。凶残的楚王果然用刚到手的雌剑砍下了干将的头。干将的遗腹子眉间尺长成少年，背着父亲留下的雄剑去找楚王讨还血债，却被楚王发觉而悬赏搜捕，眉间尺只得背

着剑逃进深山。这就是本篇开头的"眉间尺仇楚逃之山"的前因。作者避开了对前因的叙述，是为了更好地突出眉间尺的勇敢无畏，为了更好地突出"客"的智勇双全的性格。

文中的眉间尺，是一个敢于向凶残的最高统治者宣战的英雄少年。他的父辈虽已对最高统治者的本性有所认识，但缺乏针锋相对的斗争精神。眉间尺虽然年少，却敢于向最高的无道昏君挑战，无所畏惧，甚至为了杀死楚王，他毫不迟疑地割下自己的头颅，献出了宝剑。残暴的楚王得到眉间尺的头还不解恨，又把他的头放到大锅里去煮。眉间尺的一腔仇恨集中于头，虽经七日七夜的煮烧磨难，复仇之心永不泯灭，头也不烂。当楚王的头被客截落入锅后，眉间尺以头相咬，英勇战斗，在客头的帮助下，终于咬死王头，"一时俱烂"。一个坚韧顽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

文中的客，是一个为伸张正义而献身的英雄。眉间尺要杀楚王，是为报父仇。客帮助眉间尺杀楚王，不含有一点私人感情成分，完全是为孤儿寡母、贫弱无助者伸张正义，为铲除邪恶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眉间尺的英勇无畏、客的救助弱小的精神都是受到推崇的民族精神。作者让三个头骨无法分辨，以"三头冢"葬之，实际是让眉间尺和客，享有人间至尊"王"的待遇。

本篇悬念迭起，扣人心弦。本篇的悬念有三：其一在本篇开头，一少年在山间奔跑，远远的似能看到楚王的追兵，使读者惊诧。"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清·李渔《闲情偶寄》）；其二在客一语而使眉间尺"与之头"。读者并不了解客的为人，客仅说：我能为你报仇，但需要你的头和你的剑。眉间尺对客竟毫不怀疑而割下了自己的头。这一悬念有一箭三雕的功用，一是表现眉间尺报仇心切，只要能杀死楚王，用自己的头换取胜利也值得；二是表现客的救人急难、一诺千金的侠义心肠；三是抓住读者的心理：客是楚王的奸细，赚取眉间尺的头颅怎么办？读者越疑越要往下读。其三是客献眉间尺头，眉间尺怎么报仇？直至眉间尺的头在客人头的帮助下咬杀王头，读者才释然。短短的文章竟设置了这么多悬念，真可谓曲尽其妙。

本篇塑造眉间尺，用的是一种怪诞的手法：以头相咬而报杀父之仇。这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不可能存在。这种奇特、荒诞的手法，既是封建社会专制、强权压迫下平民百姓反抗的变形反映，又是作者冯梦龙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吸收滋养的表现。

本篇所讲述的故事，曾被鲁迅改编为《铸剑》，收入《故事新编》中。

（徐晶石）

嫁娶奇合 ·冯梦龙·

嘉靖间，昆山民为男聘妇，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说，遣媒议娶。女家度婿且死，不从。强之，乃饰其少子为女，归焉，将以为旬日计。既草率成礼，男父母谓男病不当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寝，而二人竟私为夫妇矣。逾月，男疾渐瘳，女家恐事败，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无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穷问得知。讼之官，狱连年不解。有叶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妇得婿，颠之倒之，左右一义。"遂听为夫妇焉。

〔选自《古今谭概》〕

●●

本篇的题目有统摄全篇的作用。"嫁"是嫁女，"娶"是娶媳，这是很不相同的两件事竟奇妙地合成一件事了。唐朝的贾岛说："题者，诗家之主也；目者，名目也。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则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窥万象。"（《二南密旨·论题目所由》）题目灼烁有光，摄人眼目，就会使读者不得不看下去。

本篇全在"奇"字上做文章。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题有题眼，文有文眼"。"奇"字就是本篇的题眼。以"眼"而"坐窥万象"，组织全篇。本篇的"奇"有六处：

1. 男得痼疾而信冲喜之说，为男遣媒议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男聘妇本不足奇。奇在男已得了不易治好的病，却信冲喜的无稽之谈而要娶妇。本篇的"奇"均由此起，是为首奇。

2. 女家把小儿子装扮成女的，"嫁"到男家。这本当是不会发生的事，但女家认为婿将死，把女儿嫁出去就会守寡，害了女儿的终身，所以就以子代女了。原想这不过是十几天内的事，好混过去。

3. 男家让小女儿伴嫂睡觉。如嫂是真嫂子，也就不足为奇。但此"嫂"却是男扮女装，少男与少女同衾而卧，私为夫妻了，伴嫂成为伴夫。"嫂"没去伴男睡，是因为男的父母认为男已经病得这样，不应当近女色。新婚之妇，不应当冷落让她寂寞独卧，就让小女儿来与"她"作伴。奇而又合于常情。

4. 男的病将好，元气将恢复。男的父母和女家的父母都认为男的将死，女家还认为这不过十几天内的事，没想到男的病将好了。这实出女家的意料。如果男的在十天之内死掉，事情将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男的病好，将意味着同妻子同房，假女的事将揭穿。女家只好借一个口实，让假女回娘家了。

5. 假女回了娘家，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想到男家的女儿怀孕了。事情遮掩不过去，只好对父母实说了。男方就告了女家一状。女家当然也不示弱，辩说自己的理由，使官司拖了两年也无法解决。

6. 叶御史的判词很新奇，竟两不追究，听其自然，使"嫁女得媳，娶妇得婿"，嫁娶合一，皆大喜欢。（徐晶石）

卿言亦好 ·冯梦龙·

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选自《古今谭概》〕

●●

这是一篇志人小说。志人小说的总旨就是塑造人物形象并以此来反映作者的思想以及他对社会人生的评价。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司马徽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东汉末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字德操，被人称为"水镜"。他善于知人，曾推荐诸葛亮、庞统于刘备。长期居荆州，后来刘琮以荆州降曹操，他为曹操所得，不久病死。

这篇微型小说的特点是通过对话塑造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十分突出。小说的开头写道："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这两句话先点明司马徽生活的时代，又交代了他的性格特点。他从来不说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和别人谈论事，不管是好是坏，一律说"好"。很显然这是一位"好好先生"。接着作者就用白描的手法，勾勒了司马徽的这个性格特点。"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这个回答还比较自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这个事例只是个陪衬，关键是第二个事例。别人向他诉说自己死了儿子，这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认为他能理解人同情别人的不幸。他却回答"大

好”。这就太不近人情了。难怪他的妻子要责备他呢？妻子的话有情有理，在小说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司马徽这种“好好先生”态度的有力讽刺。小说没有对司马徽这个人物做过多的描述，连他的外貌也没有写一句。但通过对人物语言的勾勒，司马徽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突出。（连　枚）

称　象　·李　贽·

曹冲五六岁，有成人之智。孙权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而载之，则可知矣。”操大悦。〔选自《初潭集》〕

这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曹冲是汉末曹操的儿子，很聪明，其人早卒。但他称象的故事却长留人间。

李贽运用这个历史材料，进行了改编，因此，《称象》可以说是志人的历史小说了。这篇东西仅五十余字，但写得简洁，明确，在艺术上有其可取之处。

《称象》的简洁，首先是材料的选择和处理，小说并没直接描写称象的具体过程，只是记述了曹冲称象的具体设想，动议，也就是说，他认为象很巨大，没那么大的称能称它，于是提出先把象拉到船上，将船舷吃水深度划下来，然后往船里装其它东西，直到船的吃水深度达到载象的深度，这样，等于将“象”化整为零了，就可以称了。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故不必再具体描写称的过程了。这样，就省却不少文字，整个小说就自然简洁了。因为具体再现称象的场面，是无论如何用二十二三个字没法表现的。这是这小说简洁的基础。

《称象》的简洁还有文字问题。全文没有多余的字，有的地方简直简得不能再简了。如“称物而载之”，它表达的意思是，将象拉下船后，再将其它物品，如土、石，先称一称，记好重量，再运到船上去，直到称量过的东西达到船载象时的吃水深度为止。然后将这零星的数字相加，便是象的重量了。但这些一概省去，仅用“称物而载之”来表达，就很简洁了。甚至达到这种程度，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所以，从语言的简洁而言，也是很有

求十日。　（李　凡）

箭　喻　·李　贽·

吐谷浑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支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汝取十九支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

阿豺有子二十人，终生同心协力。　〔选自《初潭集》〕

一个比喻写出一个人物：阿豺。

写出个什么样的人呢？写出一个深谋远虑、善于用形象教育别人的人。阿豺，历史上实有其人。当他临死的时候，耽心兄弟子侄为争夺权位自相残杀，便以箭为喻，来教育家里人要团结。

这个比喻的运用，反映了人物的深谋远虑。在历史上，当一国之君去世后，其子侄兄弟为争皇位互相杀戮，结果社稷不保，他们自己的性命也不保。实际上，很多王朝的覆灭，并非灭于外敌之侵犯，而是灭于自己的内讧。所以阿豺的箭喻是以古为鉴，认识兴替的规律的表现，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在现实中，阿豺有子二十人，平日出现过矛盾的苗头，这苗头便是未来内讧的因素，他预为防备，这也是反映他远见卓识是察微知渐的结果。

这个比喻的运用，反映了人物性格上善于教育的特征。他不是压服，不是凭空地讲道理，而是让人从感性上去体会，再从理性上开导。阿豺病重时，召母弟慕利延去，先不说明意图，只要求母弟先拿一支箭折之，再拿十九支折之。单独一支箭，一折就折；十九支箭合在一起，则折不断。当慕利延有了实际体会后，阿豺才从道理上点明：汝曹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由于道理是在感性的基础上自然引发出来的，所以易为人接受。这正是阿豺善于引导的表现。

所以通过一个比喻的运用便能写出一个人物，在于这篇小说写得集中。整篇小说，没有背景的渲染，没有多余的议论，作者集中写了箭喻一个情节，不枝不蔓，故此人物也突出了。　（李　凡）

煞　神　·王同轨·

鄂城之俗，于新丧避煞最严。楚王孙尚良，素负气，矫厉不信。当兄丧煞回，独入坐灵旁，将几筵肴酒自啖自酌。至夜半，见群鬼如氤氲之气，绕堂而过。叱之。忽有雄鸡巨如鹤，钩喙怒目，飞立棺上。尚良发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鸡，右手执觜，怒而责曰："汝是煞神手？何不畏我？"门外窃听者闻之，皆为股栗。　〔选自《耳谈》〕

●●

这篇小说题名为"煞神"，其实它的中心不是表现煞神的，而是写"楚王孙尚良"的，楚地的世家子弟尚良才是小说的主人公、刻画的重点。煞神只不过是主人公的陪衬，是为刻画尚良这个人物的性格进行的侧面描写。小说采用侧面衬托和正面描写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主人公"素负气，矫厉不信"，冲破一般习俗不畏凶神恶煞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同站在读者眼前一样鲜明突出。

《煞神》成功地运用了侧面衬托，主要有三处：1. 文章开头的环境衬托。"鄂城之俗，于新丧避煞最严"，这是人物活动的环境，鄂城的风俗，新死了人以后要躲避凶恶的神，以避灾祸。这是环境的衬托，以此说明下面尚良之举并非一般行动，而是超人破俗的非凡行为，需要具有过人的胆识者才能如此做。这样就鲜明地突出了尚良的性格特征。2. 文章中间，矛矫对立面的反衬。"至夜半，见群鬼如氤氲之气，绕堂而过"，"忽有雄鸡巨如鹤，钩喙怒目，飞立棺上"，这是写群鬼和凶恶的煞神，写主人公尚良的对立面，是反衬。时间，半夜；地点，灵堂；氤氲，是像烟雾一样的鬼气。在这样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中，群鬼绕行于灵堂之上，凶相如雄鸡一样的煞神被尚良刺激得怒目而视。此情此景从反面衬托出尚良确非一般之人，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了尚良的性格特征。3. 文章结尾的烘托。"门外窃听者闻之，皆为股栗"，吓得门外偷听的人两需打颤，这是烘托尚良怒责煞神的声威，与直接描写相呼应，最后完成尚良戚震煞神的性格刻画。

全文直接刻画的有四处，可分两部分：一是概括介绍，二是具体描写。第一部分"楚王孙尚良，素负气，矫厉不信"这是概括介绍，说尚良是楚地

的世家子弟，一向好胜，他与众不同，对鄂城避煞的习俗根本不信。这是主人公的身世、性格特征，是全文的中心，也是全文着力表现的重点所在，加以概括介绍，为具体刻画做了准备。

第二部分，具体描写。“当兄丧煞回，独入坐灵旁，将几筵肴酒自啖自酌”这是写尚良用行动直接向“鄂城之俗”、向煞神挑战。“煞回”是时间，“独入坐灵旁”是地点。从时间地点上看是“专此恭候”煞神的，是找上门去向煞神挑战。“将几筵肴酒自啖自酌”更是一种蔑视煞神的态度，把挑战推向了激烈的顶端，从正面生动地表现了尚良的性格特征。至此，煞神和尚良的矛盾箭在弦上势在必然爆发，尚良的性格在发展的事态中要得到进一步表现。“叱之”，是尚良对“绕堂而过”的鬼气汹汹的群鬼的叱责。“尚良发上指，……‘何不畏我?’”面对“钩喙怒目”的煞神，尚良不是害怕、被吓倒，而是“发上指”，头发都竖了起来。这里描写了尚良对煞神极端愤怒的状态，表现出了尚良在心理上、气势上一直是绝对压倒煞神的。在此心理基础上就产生了一连串的动作和语言：“直前擒之”、“左手持鸡”、“右手执觞”、“怒而责曰：‘……何不畏我?’”。值得注意的是“执觞”，即手举酒杯，这一举动表现了尚良在“强敌”面前充分自信的非凡风度，与“何不畏我?”的语言和谐一致地直接刻画了尚良的性格特征。（戈纪敏）

姜还树生 ·江盈科·

楚人有生而不识姜者，曰：“此从树上结成。”或曰：“从土里生成。”其人固执己见，曰：“请与子以十人为质，以所乘驴为赌。”已而遍问十人，皆曰：“土里出也。”其人哑然失色，曰：“驴则付汝，姜还树生。”〔选自《雪涛小说》〕

作者用幽默的笔法嘲讽了那个楚人的固执己见。

小说的开头，先介绍这个楚国人“生面不识姜”，他认为姜是“从树上结成”的。这个人显然五谷不分，他的无知是不言而喻的。可他有个特点，就是“固执己见”。当有人告诉他，姜是土里生长的，他不相信。他要请十个人来证实，还要拿自己所乘的驴作为赌注，可见他对自己的看法是确信无疑的。请十个人证实，这就足以表明他的固执己见了，而他还要拿所骑

的驴作赌注，其固执已见到了何等地步，就可想而知了。不久，当他遍问十人，人家都说姜是土里出的。听了这话，"其人哑然失色"。看来，十人的说法，使他内心深受振动，他已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理应醒悟，接受正确的看法，可他却说出这样一句话："驴则付汝，姜还树生。"把驴给对方，说明他承认自己赌输了。但他要坚持"姜还树生"的看法，真是固执已见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了。实在可笑。

这篇小说描写人物有个特点，就是抓住人物性格的某一特点，反复渲染，加以突出。这样一来，楚人固执己见的特点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 枚）

放下即实地 ·刘元卿·

有盲子过涧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过者告曰："无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长号。久之，手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蚤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选自《应谐录》）

作品通过描写盲人的动作、语言和心理，表现了盲人庸人自扰的性格特点。

盲人要过桥，桥下的溪水已干涸，盲人看不见，以为桥下还有水，小说写了盲人过桥时的一个动作——"失坠"。失坠，即失脚跌了一跤。盲人跌一跤，这本是极其平常的事儿。这位盲人却把它看得很严重。"失坠"的动作引起了盲人一系列的反映。作者先描写盲人过桥时的动作："两手攀楯，兢兢握固"。楯，即栏杆。盲人两手攀着桥栏杆，战战兢兢握得很紧。为什么要这样自找麻烦呢？作者描写了他的心理："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自分，即自己以为。盲人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还是由于刚才的"失坠"。真是前后呼应，环环相扣。

过桥的人看见盲人那副样子，就对他说："不必怕，只要放下就是实地。"盲人却不信，作者又写了他的一个动作："握楯长号。"盲人不信别人的话，又怕掉下深渊，没有办法了，就握着栏杆大哭。盲人庸人自扰的性格特点刻画得生动逼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久之，手惫，失手坠

地。"盲人这个"失手坠地"的动作与前面的心理描写相呼应，表明盲人的担心害怕完全是庸人自扰。"乃自哂曰：'咄，垂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哂(shen)：自己嘲笑自己。蚤：通"早"。失手坠地以后，盲人认识到自己判断上的错误，"垂知是实地，何必自苦耶"。盲人的话是自我嘲讽，也表明了作者的态度。　　（连　枚）

悦　谀　·刘元卿·

粤令性悦谀，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赞誉，令乃欢。一隶欲阿其意，故从旁与人偶语曰："凡居民上者，类喜人谀，惟阿主不然，视人誉箴如耳。"其令耳之，亟召隶前，抚膺高蹈，嘉赏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自是昵之有加。

〔选自《应谐录》〕

以82字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县令喜欢阿谀奉承的故事，生动地刻划了他"悦谀"的心态，形象逼真，有呼之欲出之妙。

这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善于通过人物的动作，来表达其内心的隐秘："其令耳之，亟召隶前，抚膺高蹈，嘉赏不已"寥寥数语，将这位县太爷的形喜于色，舞之蹈之神态，跃然纸上了。这是从侧面来多层次地刻划县令"悦谀"的性格，言简意赅，有形神兼备之美！

作者写法的别致，角度之新颖，正是以衙役摸透了县太爷悦谀的性格，来个投其所好，用贬低其他官吏来抬高这位县令的手法，极尽奉承、吹捧之能事，以满足他"悦谀"的心理。于是，当县令听到衙役对他的肉麻吹捧之词："凡居民上者，类喜人谀，惟阿主不然，视人誉箴如耳"，这位县太爷早已飘飘然、忘乎所以了。

此文开篇破题，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地指出："粤令性悦谀，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赞誉，令乃欢。"可见他"悦谀成性"，已不是一般地喜欢听听奉承的话了。看来危害不浅，他中毒太深——性悦谀，已渗透到他的全部工作中，并以此来划线，对那个会吹捧的衙役，则作为自己的亲信、耳目加以提拔、重用，还大言不惭地说："嘻，知余心者惟汝"，立即"自是昵之有加"，给予特殊待遇了。可说这是古人以悦谀代替原则、以感情取代政策的先例。

常言道：忠言逆耳。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已成了一条真理。但像广东的这位县令，如此醉心于拍马奉承，生活在一片谄媚的赞颂中过日子，哪有不误国害民的。而这一切，并非空洞地说教，而是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描写，所启迪于人的哲理思考，也就是此文的真谛和主旨之所在了。

从人物的塑造上看，这篇小说不仅将县令悦谀的形象跃然纸上，性格鲜明。而且，县衙小隶也描绘得栩栩如生，他那"善谀"的面目，吹捧的手段并非寻常之辈，有点像《红楼梦》中那位献"护官符"的门子。那狡黠、机灵、善变的性格，刻划得惟妙惟肖。首先，他非常了解县令的性格，但不作一般化的迎合，他的聪明在于心理分析。可以设想"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赞誉，令乃欢"，已是"老调重弹"，并不新鲜了。而这种从"正面"的吹捧，依靠谄媚强加的"肯定"，当然不如从"反面"、"侧面"加以纵横突破，以"否定"之态写其"肯定"之实，这不仅"花样翻新"，对这位"性悦谀"的县令，会更大地刺激他的这种悦谀心理，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为此，这个衙役从制造舆论入手，在底下散布放风了，他"故从旁与人偶语"，其目的在于传入"其令耳之"，以收到"亟召"——马上叫他前去会见的效果。既如此，小隶平步直升，进入县令的"亲信"之圈，从此"自是昵之"——对小隶的亲近、信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这样容易获得县令如此的青睐呢？正如县令的绝妙自白："嘻，知余心者惟汝"。这位小隶的成功，好就好在顺应其心理，拍马拍的恰中县令的心怀，摸透了他的脾气性格，而没有拍马拍在马蹄子上之失误。综上所述，这两个人物可说是一唱一和，妙趣横生地合演了一幕双簧滑稽戏了。以此简约的文字，描写如此复杂的心理活动，是这篇小小说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和成功！

（张捐中）

万　字　·刘元卿·

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揭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甚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遣楚士。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氏者

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促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成五百画也。"

〔选自《应谐录》〕

●●

这篇讽刺小说，以夸张的手法，描写田舍翁之子的无知、自信，结果贻笑大方。

讽刺小说的特点是漫画化。

这位富裕农民，家里有钱，但代代不识字，于是聘请楚地的读书人来教自己的孩子。老师先教执笔描红仿写，画一横，说："这是一字。"画二横，指为二字，画三横，指为三字。那农民的孩子，刚学了三个字，就欣欣然，以为自己全学会了。在这朴实的叙述后，小说转入漫画式的描写。并扣住这孩子的自作聪明和自找苦吃。

他自作聪明，老师刚教三个字，他就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连续两个"儿得矣"，活画出其自鸣得意的神情。其实，他是将"三个字"代替一切字，实际是愚昧的表现。他吝啬，认为自己学好了，不用先生教了。再留先生，是多费供养，立刻要将先生辞去。

一切自作聪明的人，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先生辞退后，其父要请一位姓万的亲戚来吃饭，让孩子早起写个"治状"，即写个请帖。孩以为一字为一画，二字为二画，那么姓"万"，就得画一万画了。他足足画了一早晨，其父催促他还生气，埋怨那位亲戚："天下姓氏多了，为什么偏偏姓万？让我自早晨画起，累得手酸，才画了五百画。"结果出人意料，深刻地嘲弄了其人的无知和自食其果。

漫画式的描绘，往往能取得笑的效果。从这则故事而言，也能反映出漫画式的手法的一般规律：即故事要有明显的虚构性，尽量使其不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混同；其次，常常运用夸张的手法，以突出人物的可笑的言行；第三，要力求引起笑声，让读者在笑声中去批评落后的东西。在这三点上，《万字》的表现是比较全面的。

这则故事另一个特点是构思精巧。前面老师教字，一画为一字，二画为二字，三画为三字，巧妙地运用数字的笔划特点，经过三个反复，给人印象深刻。结尾安排召饮万姓的亲戚，也是个数字。利用数字的特点，进行构思，这样使结局巧妙，达到辛辣地讽刺的目的。　　（李　凡）

路贵不喜神怪 ·朱国桢·

路贵，字秉彝，顺天人。粗涉经籍，少为童子师。性伉直，不匿人过。母丧发引，仿家礼，去幡幢鼓乐，用人为方相。市儿争哗笑之。尤不喜神怪。尝有降鸾者，人各献香楮；贵脱所穿双鞋置案上，曰："吾无他物，聊以供神。"观者缩颈。贵大笑而去。后以寿终。（选自《涌幢小品》）

《路贵不喜神怪》写的是一个名叫路贵的人，他不信鬼神，尤其反对那些装神弄鬼的事情，表现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路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作品开篇就对他作了介绍："路贵，字秉彝，顺天人。粗涉经籍，少为童子师。性伉直，不匿人过。""顺天"：地名。明代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清代仍之，其所辖范围包括今北京市及其周围的一二十个县。"伉(Kàng)直"：刚正爽快。路贵虽然只读过几本经书，文化程度并不高，年轻的时候教过几个启蒙的小学生；但他性情刚正爽直，不阿谀迎奉，见到别人的缺点、错误，敢于当面批评。平心而论，路贵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在封建社会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正因为路贵具有这样的个性和气质，所以，他不受迷信思想的束缚，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当然也就不害怕鬼神。他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装神弄鬼的事了。路贵是怎样反对那些装神弄鬼的事的呢？作品中主要写了这样两件事：一件事是他母亲死了，"母丧发引，仿家礼，去幡幢鼓乐，用人为方相。""发引"：指在丧礼中把棺材从家中移出的仪式。"仿家礼"：家礼，指的是家庭中行的一种古礼。这里是说按照南宋理学家朱熹制定的家庙礼节行事。"方相"：开路神。因为路贵最不喜欢装神弄鬼，所以母丧发引，按照古礼出殡，不用旌旗乐器；又由于《周礼》中的方相氏，本是个官，所以他也遵照古法，不用纸扎，而用活人来装扮。街上的人对此很不理解，都讪笑他行事特别。另一件事是他戳穿"降鸾"的骗局。在旧社会，有一种骗人的把戏，就是在一间空房子里，放了笔墨纸砚，然后把房门锁起来。隔了一些时候，听见房里有鞭炮声响，开门看时，那些纸上常写了格言、对联、诗词或开药方等。主持者就说这是神仙、佛祖或有名望的古人降灵。实际上是

那间房有暗门，由雇来的外地书手偷偷地进去写的。主持其事的人往往借此以愚弄群众，敛聚钱财。这种骗人的把戏，就叫做"降鸾"。一次，有一处地方"降鸾"，很多人恭恭敬敬地在供奉香烛纸钱("楮(chǔ)"：即楮钱，旧俗祭祀时焚化的纸钱)。路贵却把他拖着的那双鞋，放在神案上。并且说道："吾无他物，聊以供神。"表示了对神仙佛祖老大的不敬。大家都吓得缩成一团，怕有祸事降临，他却毫不在意，大笑而去。

作品结尾写路贵"不喜神怪"的后果。在有迷信的人看来，路贵不敬鬼神，反对装神弄鬼，那一定会受到鬼神的惩罚。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路贵一生平安度日，活到很大年纪才辞世。作品就以路贵作为活的证据，具体地说明了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一切鬼神都是假的，是不值得敬畏的。

本篇最主要的艺术特点是运用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作品主人公讲的话很少，主要是通过"母丧发引，仿家礼"和揭穿"降鸾"骗局这样两件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具体表现了路贵"不喜神怪"的性格特征，也就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来塑造人物的形象。这种艺术手法，是中国古典小说(包括笔记小说)常用的传统表现手法之一。

(欧阳周)

病　忘　·陆　灼·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予！"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乃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踏却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适见之，知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　〔选自《艾子后语》〕

●●

这篇小小说在起伏曲折的故事中，通过层层递进的情节发展，刻划了

一个得了严重的"健忘症"的患者——"病忘者"的形象，逼真地再现他发病时的种种心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奇人奇事奇病，这篇小说的"文眼"就在于一个"奇"字上了。如何"奇"中见"理"——即切合病忘者的"病态心理"、"模糊意识"，写出他的混乱神志、幻觉、梦境、潜意识、呓语等等，而顺这个"病理"，能自圆其说，入情入理，无懈可击。为此，这篇奇文，既包括独特的情节，也包括特殊的"病历"，才能塑造出非同凡响的人物，正如黑格尔老人指出的"这一个"，即独一无二的"病忘者"的形象来。

诚然，小说人物的塑造应符合文学创作的原理，要写出栩栩如生的人物，他的音容笑貌、性格气质、情趣修养等等，特别是要善于刻划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于有关"病忘者"形象的刻划，其描绘自然又多加了一条要求，那就是要符合医学的原理。

通过故事情节的曲折发展，选择典型的细节，加以入微地刻划，让人物在动作中、疯颠的自言自语中展示其错乱的神经，进而描写他的心理活动。重点放在他离家前往艾子处求医的路途中，"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一句，就暗示出此人的病态心理，神经紧张、敏感而多疑，不然，求医路上，还得携带武器卫身——挟弓矢而行呢？据精神病医生介绍，得此病者屎尿多，大便失常小便失禁。病忘者"未一舍"，走了不到三十里地，古时指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而且是骑马而去，估计两个多小时他就要大便了。这里明写"内逼，下马而便焉"，暗写患者的生理病态。也是为"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伏笔。为此，逼过病态的心理与生理的描写，等他便讫而出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予"的恐惧反映，前后呼应再现其神经病态的表现。他喜怒无常，"虽受虚惊，乃得一马"的狂喜之举，于同一时空内刻划出他的独特心态、表情和自言自语，真是绘声绘色，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了。

情节层层递进，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引出病忘者"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的动作，到顿足曰："踏却犬粪"……这自己刚刚拉的屎，恐怕还在冒热气，他竟健忘到如此地步，自己骂自己是狗屎了，足见神经的胡涂、错乱的程度了。进而中途折回，忘了去求医了呢？抑或是迷路走了回头路？这一细节既是过渡又是铺垫，为他抵家时认不得自己的家，更荒唐的是连自己的妻子也认不得了："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故事至此结束，病忘者的形象就在他妻子的骂声中木然地、痴呆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了……。如此简约的文字，尽传人物形象的独特情趣，如果说"也能给人以美感，此文可当之无愧！

（张）

张祥与王富 ·浮白斋主人·

嘉靖中，锡人王富、张祥俱有胆，素不畏鬼。夏日同饮溪上，日将晡，王曰："隔溪丛冢中，昨送一新死人，汝能乘流而过，出其尸于棺外乎？"张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尔，当输腊酿一瓮，吾先取来等汝。"俄、日没，张遂过溪，见棺已离盖，方疑之，忽棺中出两手抱张颈。张惧而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赌胜，明日当奠而埋汝。"言毕，抱益紧。张大叫，声渐微。溪旁人家闻声，群持火来照，抱张颈者乃王也：盖诡言取酒，从便处先渡，出尸而伏棺中耳。〔选自《雅谑》〕

●●

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却是十分鲜明突出，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全文仅二百余字中，却连续不断出现七、八次回环曲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像峰回路转，刚登上一座山峰，另一座又出现在面前，层层迭迭，层层紧逼，渐次推向高潮，直到文章结束。这些波澜曲折既出人意料，然又入情合理，全文处处照应，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作品虽小，却让人领略到了艺术的光彩。

首先故事矛盾的提出，就不同凡响，作者通过王张二人的对话，把矛盾的紧张程度推到了扣人心弦的顶端。

对话是简捷的，三层意思却包含两次曲折。第一层，王富向张祥提出，河对岸乱坟堆中，有一新死的人，你能否过河去，把它的尸体搬到棺材外面来。这时时间是午后，"日将晡"，晡，即日过午后为晡。这在迷信盛行的封建社会，对一般人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了，所以王富才这样提。可是张祥的回答不是简单的能与不能，而是"能黑夜出之"。能在黑夜里把尸体搬到棺材外面，一般认为黑夜是鬼的世界，张祥把时间从下午提到了黑夜，这是出人意料的回答，使文章陡起波澜。显然事情难度加大了，矛盾向激化推进了，这是矛盾提出中的第一次曲折，文章意思的第二层。紧接着王富提出用腊酿一瓮打赌。腊酿，是腊月酿的好酒。并说："吾先取来等汝"，要用好酒等张祥，这使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文章的又一曲折波澜，是第三层意思。这一部分围绕着能与不能的矛盾，从"晡"到黑夜，到

“腊酿一瓮”，短短几十字，却波澜迭起，曲折横生，层层逼进，把矛盾推向激化的顶端，为张祥如何渡溪搬尸，王富如何取酒等待埋下了下一步情节曲折变化发展的伏笔。

接下去，是矛盾的发展、高潮和结局，这部分的曲折变化更是出人意外，为人所始料不及。从“俄，日没”到全文结束，通过层层波澜，层层曲折，在把情节不断推向高潮直到结束的过程中，小说在百余字中写了五处曲折从而造成始终扣人心弦的气氛。

“张遂过溪，见棺已离盖”，张祥过河见棺材盖已经打开，对此，读者和张祥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这是意外，是一曲。“方疑之，忽棺中出两手抱张颈。”棺盖被打开，已令人疑惑不解，忽然从棺材里伸出两只手抱张祥的脖颈，就更出人意料了，这第二曲使情节顿然紧张起来，使本来很自信的张祥“惧而私祝”。张祥的害怕和心里暗暗祈祷，从情节的发展看是自然的，然由他开始的自信看又是曲折的，是又一次波澜，是刻画人微之笔，让人感到可信，充满生活气息。“抱益紧”、“张大叫，声渐微”是在曲折的发展中把情节推向了紧张的高涨。“两手抱张颈”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紧张的高潮一直是悬念，而结局，“群持火来照，抱张颈者乃王也”又是出人意外的波澜，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悬念，王怎么来的呢？结尾补白：“盖诡言取酒，从便处先渡，出尸而伏棺中耳。”又是出人意外的一曲，然又入情合理，让人感到浓厚的生活气息。小说既是波澜曲折，又有伏笔照应。

（戈纪敏）

清代作品





王秋泉 ·浩歌子·

王秋泉者，吾邑名医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适治某贵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绵惙，谓其子曰："吾宁得一晤王先生，虽死不恨。"子乃复走仆秋原所，顿首敦促，会所治贵人疾良已。又数日，贵人起，治具觞秋泉，奉金帛为寿。秋泉饮大醉，归至舟中，语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约矣。"而富人子所遣仆，蚤踊跃解维，代摇橹。至其家，传呼曰王先生至矣，举家鹜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诸梦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肃客。秋泉谢暮夜，请得诘朝栉沐登堂。主人固请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临，何栉沐为强之入？"诊脉已，与药竟出。主人盛馔揖秋泉，秋泉但摇手谢，还舟解衣卧。鸡鸣酒醒，呼其家人骂曰："情奴误乃公事，某富人延我久，当夜赴之。何尚泊此？"家人曰："公顷已诊脉与药，忘之耶？"秋泉大惊曰："宿与药乎？吾直大醉，必杀之矣。"顿足促解维归，谓不去必受辱。家人匆遽解维。主人已遣仆伺秋泉，闻去，即入报。须臾门启，望岸上烛笼数十，传语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为。俄而主人踉跄至，入舟顿颡，泪下承睫，谢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寝，病若脱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终哀怜之。"秋泉自疑曰，世岂有是事哉，必给我。然已无可奈何，强随之登堂，门且掩，心犹怦怦然。坐定，主人申谢再三，先生用药何神验乃尔。秋泉乃漫应曰，昨已得其概，请更得审视。遂入视，索药渣观之。私自慰曰："幸不误。"更与数剂，起其疾，厚获而归。呼为醉先生云。〔选自《萤窗异草》〕

情节迭宕，步步生险，这是小说《王秋泉》在结构设计上的特点。

乡医王秋泉治好了一个贵人的病，贵人设酒席招待他。王秋泉大醉中忽又想起另一户延医求治的富人，于是对家人说，现在可以去给富人治病

了。前来催请的富人家的仆人欢跳着解船揽、摇橹，富人家惊喜地出迎。到了富人家，王秋泉因醉酒以天黑作理由，要求天亮再行医。哪知主人求医心切，王秋泉只得黑夜诊脉、开药。如果故事写到这里结束，倒也没有惊险之处，因为酒后出诊、夜里行医，也都是常有的事。故事的险处就在于王秋泉的这些行动自己并不知道！你看拂晓酒醒之后，他的话竟是："情奴误乃公事，某富人延我久，当夜赴之。何尚泊此？"当家人告诉他"公顷已诊脉与药，忘之耶"时，王秋泉大惊道："审与药乎？"（审，"果真"的意思。）作为医生，王秋泉知道自己在神志不清时诊脉、开药意味着什么。为了不受辱于人，只得立刻逃走。不料岸上几十只灯笼一齐迎来，有人传话请王先生留步。于是故事迭宕入险境。逃跑已成不可能的了，王秋泉万般无奈地随主人进入室内，回头看看，门是半掩的。这样，故事情节进入"险绝"阶段。王秋泉察看了药渣之后，心里暗暗庆幸"幸不误"。故事情节一下子从"险绝"中走了出来，以"喜剧"形式结束。清人金圣叹说："夫天下险能生妙，非天下妙能生险。险故妙，险绝故妙绝；不险不能妙，不险绝不能妙绝也。"《王秋泉》好就好在作者将人物置于"险"中，并一步一步地推到"险绝"的境地，使故事迭宕生波，妙趣横生，人物性格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在表现方法上，小说采用了烘托的手法。王秋泉是贵人与富人争相延请的医生。因给有权势的贵人治病，所以不能赴富人的约请。贵人的病被他治愈后，便"治具觞秋泉，奉金帛为寿。"他高兴而饮，以至大醉。这是从正面描写王秋泉医术的高超和他的社会名声。在王秋泉因给贵人治病而不能赴富人的约请时，富人说："吾宁得一晤王先生，虽死不恨。"这是从侧面烘托王秋泉的医术的社会声望。其它如"富人子所遣仆，蚤踊跃解维、代摇橹"，"至其家，传呼曰王先生至矣，举家惊喜出迎"，"主人已盛衣冠，鞠躬人舟肃客"等，也都是侧面烘托王请泉医术高超。

另外，这篇小说很重视细节的描写。"主人盛馔揖秋泉，秋泉但摇手谢"，"但"字活画出王秋泉其时酒力正酣、神志不清的情状；"鸡鸣酒醒，呼其家人骂曰……"，"骂"字表明夜里的事他一点也不知道，所谓"醉先生"是真的，面不是假的；至于"顿足"，更是描写出王秋泉因怕醉中误害人命而又着急逃跑的急切心情。有意思的是，王秋泉听了主人颂扬他的话后的反应是"乃漫应"，一个"漫"字含有多少内容和神态！医的道德告诉他醉中看病、开药可能会误杀人，然而眼前主人一再说着颂扬的话。主人会不会是在哄骗自己呢？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还是慎重为好。于是只好不置可否地"漫应曰"，一种惊疑不定的表现也就跃然纸上，使读者的心情与主人公一同紧张起来。

面面言之，作者不在王秋泉如何行医等具体医治方法上落半点笔墨，

而是从上述的三个方面，仅以五百来字，就写尽了王秋泉医术的高超，应该说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李 勤）

老僧辨奸 ·沈起凤·

严分宜未贵时，与敏斋王公读书菩提寺东院。一日，同阅《荆柯传》，至樊於期自杀处，严曰："此骇汉也！事知济不济，辄以头颅作儿戏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复仇，杀身不顾，志可哀也！"遂大哭。又阅至白衣冠送别时，严复大笑曰："既知一去不还，乃复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壮士一行，风萧水咽；击筑高歌，千古尚有余痛。"继阅至震慑剑斫，箕踞高骂，严更笑不可抑，曰："是真不更事汉。不于环柱时杀之，而乃以嫚骂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杰上报知己，至死尚有生气。铜柱一中，祖龙亦应胆落。"一时哭声笑声，喧杂满堂。一老僧倾听久之，叹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测也！二十年后，忠臣义士无遗类矣！"后王官中牟县令，颇有政声。而严竟以青词作相，专权误国，植党倾良，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预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门所谓定劫欤！〔选自《谐铎》〕

●●

这是篇别具一格的小说。写的是尚未发迹时的严分宜，即严嵩与王敏斋，读书于菩提寺（佛教寺院）内，同阅《荆柯传》时的情景。

《荆柯传》是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一节，其中有三个片断写得至为生动、感人：一是樊於期本为秦王悬赏千金以购其头的秦将，当燕太子丹派荆柯去刺秦王时，他应荆柯请求立即自杀，以头相助；二是燕太子丹穿白衣戴白帽送荆柯于易水之上，以示诀别，其时风萧水咽；三是荆柯刺秦王未果，反被秦王砍伤后"自知事不就"，仍"箕踞以骂"（屈膝张足而坐，以示轻慢，并骂之）。小说写的正是严、王二人读这三个片断时的种种情态——或哭或笑，并外加评说。

王敏斋是痛哭，哭得"涕泗沾襟"；严嵩是狂笑，笑得"不可抑"也。王敏斋是倾心赞叹："烈士复仇，杀身不顾"，"豪杰上报知己，至死尚有生气"；

而严嵩则是肆意嘲讽："此骙汉也"，"真下愚也"，"是真不更事"（实在是缺少阅历）也。俗话说，言为心声；哭笑更是内心感情的外露。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位人物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

显然，王敏斋是动了真情。荆柯等人舍生取义，却功败于垂成之际，既悲且壮，怎不令人唏嘘再三。无怪乎老僧的评价是"哭者人情"。而严嵩却一反人之常情，竟然"大笑"，表明人世间美好的事物已打动不了他的心。他的话，无论是说"事知济不济，辄以头颅作儿戏耶"，还是说"既知一去不还，乃复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都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功利分明，唯独信义全无。无怪乎老僧对他的评价是"笑者真不可测也"；并忧虑地预测，"二十年后，忠臣义士无遗类矣！"

这的确是篇不同凡响的小说。首先，它以场面描写见长。不仅绘声绘色，而且因人不同而声色各异。从来写小说，都以勾画出人的灵魂为最难。而这篇小说，偏能在三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显现出严、王二人的内心世界，不能不令人叫绝。其次，小说以严、王二人同读《荆柯传》为串连三个场面的线索，堪称别出心裁。随着《荆柯传》故事情节的推移，严、王二人的反应也在变化。这就使得三个场面的描写既有相同之处，前后得以相续；又有相异之处，避免了雷同。第三，作者采取对比的手法，使人品、心性本不接近的两个人物在互相对比、互相映照、互相衬托中，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加突出。第四，写老僧"倾听久之"后的一番议论，令人叫绝。它既是"哭声笑声喧杂满堂"场面的一个收束，又为人物平添了一层传奇色彩。事实上，严嵩其人虽为历史上所实有，但这篇作品中所讲的故事，却无从考证。虚构也罢，实有也罢，老僧的推论还是很有逻辑性的呢！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知人论世的一个参考。（王震亚）

壮夫缚猫 ·沈起凤·

沂州山峻险，故多猛虎。邑宰时令猎户捕之，往往反为所噬。有焦奇者，陕人，投亲不值，流寓于沂。素神勇，曾挟千佛寺前石鼎飞腾大雄殿左脊，故人呼为焦石鼎云。知沂岭多虎，日徒步入山，遇虎辄手格毙之，负以归，如是为常。一日入山，遇两虎帅一小虎至。焦性起，连毙两虎，左右肩负之，而以小虎生擒而返。众皆辟易，焦笑语自若。富家某钦其勇，设筵款之。焦

于座上自述其平昔缚虎状，听者俱色变。而焦益张大其词，口讲指画，意气自豪。俄有一猫，登筵攫食，腥汁淋漓满座上。焦以为主人猫也，听其大嚼而去。主人曰："邻家孽畜，可厌乃尔！"亡何，猫又来。焦急起奋拳击之，座上肴核尽倾碎，而猫已跃伏窗隅。焦怒，又逐击之，窗棂尽裂，猫一跃登屋角，目眈眈视焦。焦愈怒，张臂作擒缚状，而猫嗥然一声，曳尾徐步，过邻墙而去。焦计无所施，面墙呆望而已。主人抚掌笑，焦大惭而退。夫能缚虎而不能缚猫，岂真大敌勇小敌怯哉，亦分量不相当耳。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千斤之弩，不可以中鼷鼠。怀材者宜知，用材者益宜知矣。〔选自《谐铎》〕

德国十八世纪美学家莱辛在其名著《拉奥孔》中曾谈及诗与画的不同。他认为二者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区别。前者宜写先后承续的事物的发展，后者适于对静止物体作并列的罗列的描绘。比如荷马史诗要描绘一个物体，就写这个物体在一系列先后承续的顷刻里所现出的不同样子。我国古代著名评点家毛宗岗也认为：塑造一个人物的形象，可采取化静为动，层层渲染的方法，即"作数层出落"。

沈起凤的笔记小说《壮夫缚猫》在塑造焦奇形象时，便采取的是这种方法。

首先写他"挟千佛寺前石鼎飞腾大雄殿左脊"，显露其神力、武功。其次写他进山擒虎，"遇虎辄手格毙之，负以归"；"众皆辟易（因害怕而退却）"，而他却"笑语自若"，进一步显示他的超人勇武。再次，写他酒席宴上"口讲指画""张大其词"，"自述其平昔缚虎状"，自矜自豪，溢于言表。最后写他奋拳、张臂，缚猫，却遭败绩。表明他里有所长，却非全才；毕竟是人，而非神。至此，焦奇的形象比较全面地逐层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作者写这篇小说的用意主要还不在塑造人物上，而是想通过焦奇擒虎缚猫的故事阐发一些道理。如篇末所言：

>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千斤之弩，不可以中鼷鼠。怀才者宜知，用材者亦宜知也。

函，当包容讲；鼎，是古代煮东西用的锅。容得下一头牛的鼎锅，当然不宜于烹煮小鱼；用千斤之力才能拉开的强弓，也难以射中小小的鼷鼠。所以，有才干的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以扬长避短；使用人材的人也要有知

人之明，方能善用其长。

虽然主要是为了说理，但笔记小说的作者是极少板起面孔说教的。他们深知寓庄于谐的妙用，善于制造娓娓絮谈的氛围。作者用略带调侃的笔调写下的焦奇与猫较量的场面。这虽，猫的形态和动作何等灵活、机敏："跃伏窗隅"，使焦奇的铁拳落空；"跃登屋角"，化焦奇的勇力为无用；"目眈眈(注目而视)视焦"，不啻在向焦奇挑衅；"嗥然一声"，简直是示威；至于"曳尾徐步"，更是神来之笔。"曳尾"状其形态，而"徐步"，不仅是写猫的步态，还是用拟人的方法写猫的心态——对焦奇的蔑视与对安全的自信。相形之下，我们的打虎英雄又如何呢？奋其挟鼎腾飞之力击猫，只落个"座上肴核(肉菜果品之类)尽倾碎"，"窗棂尽裂"，何其笨拙。虽然焦躁，暴怒，却只能"面墙呆望"，"计无所施"，听任可厌之猫"过邻墙而去"，令人哑然失笑。笑毕，人们不禁要问，焦奇那"连毙两虎，左右肩负之"的神勇哪里去了？"生擒小虎""笑语自若"的潇洒又哪里去了？为何擒猛虎能唾手可得，欲缚猫反受其辱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宣告了作品的成功——它已在不知不觉中给读者以启迪，用擒虎之法不能缚猫；它也为作者于篇末的议论作了铺垫，使其论点易为读者接受。（王震亚）

识 字 犬 ·沈起凤·

孩时蓄一小犬，名进宝。继入书塾，必提抱与俱。偶置案头，见予读书，辄注目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戏书"进宝不许入塾"六字，粘诸座隅。犬审视良久，垂首丧气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予呼之始至。益奇之，增其字曰"慧儿"。犬摇尾踊跃，作感恩状，犹名士之爱呼表字也。犬自识字后，颇数品格，食必择器，寝必择地。偶出游衢市，夷然不屑与凡犬伍。残羹剩炙，蹴而与之，怒目不顾去。里中周孝廉闻而异之，配以北犬，终岁不与同食宿。犬一无所好，惟好卧熟中，为予守架上书。后予随先大父宦淮甸，置犬于家。偶遣老仆回，必衔衣若问讯者。出平安书示之，始欢跳去。垂二十年，闻其忽发狂疾，见褴缕者，欢迎慰跳；遇鲜衣华服者，必狂吠。因叹曰："积怪成癖，畸士类然。然反乎常性，恐自此取祸矣！"不半载，为东邻子夜以竹弓

而毙。家中人因予豢养，瘗诸桑树之下，志以片石，曰"识字犬"。继闻牝者终日叫号，亦触墙而死。喟然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是犬其苦而节者乎？或亦识字者猶介之报也！"邮信命并瘗之，以全是犬之志云。〔选自《谐铎》〕

●●

这篇小说讲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一条名进宝字慧儿的狗，居然会识字，居然还染上了读书人的某些习气。遗憾的是未得善终——先是发狂疾，后死于"东邻子"之手。

或有人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的确，这已是很多人阅读小说的习惯了。总认为故事是小说中表层的、非独立的东西。因此，总要先去探索故事所负载、体现的创作意图、主题思想或在结构上的作用。其实，我们完全应该扩展一下我们的观念——把故事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本体范畴来看。这样就会发现，故事本身就是审美对象。

譬如《识字犬》的开头部分。写进宝随小主人入书塾，见主人读书，"辄注目凝想，若有所得"；因主人戏书"进宝不许入塾"六字，贴在座位的边角上，便"审视良久，垂首丧气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至主人增其字曰"慧儿"则"摇尾踊跃，作感恩状"。这里，狗能识字、会意，已是奇了；更何况对狗的情思动态，描绘得如此细腻、传神——那动作明明是属于狗的："摇尾踊跃"，那神情却又酷似人："注目凝想"、"审视良久"、"作感恩状，犹名士之爱呼表字"——这就更加引人入胜了。

再如，作品写小主人"随先大父（祖父）宦淮甸，置犬于家。偶遣老仆回，必衔衣若问讯者。出平安书示之，始欢跳去。"仍是狗的动作："衔衣""欢跳"；却全是人的常情：对主人的挂念。故事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娓娓动听地叙说出来的。这叙述融会着追忆往事所常有的那种深情，使狗的不幸结局拨动了人的心弦——为之动情？为之叹息？还是为之深思？掺杂着，一时很难说清。其实，说不清又有什么关系？这故事已经够动听、耐看了。虽是趣闻，却觉不出离奇；读着轻松、愉悦，回味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到心头。

当然，说识字犬的故事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别的意义可言了。问题在于，在《识字犬》这样的小说中，故事与意义是一种辐射关系：故事是中心，将各种意蕴辐射开去；而不是相反，将主题思想作为中心，而将故事作为派生物、作为载体。

那么《识字犬》是怎样辐射的呢？不妨试举几例。

一种意蕴：狗能识字，虽奇，但对于生物学家来说，不啻是发现了新大陆。或许他们会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又一种意蕴：通篇都是写狗，但请看那些描述："自识字后，颇敦品格，食必择器，寝必择地。偶出游衢市，夷然（踽踞，傲慢的样子。）不屑与凡犬伍。残羹剩炙，蹴（踢、踏）而与之，怒目不顾去。"若把句中"犬"字改为"夫"字，则分明是在为某些独立不群的读书人画像。

再一种意蕴：小说写犬因识字而"积怪成癖"；因"反乎常性"而"自此取祸"，是否也可理解为作者对"狷介"（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之士常遭文字狱之祸的一种慨叹呢？须知，作者所生活的乾隆时期，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

还有其他种意蕴，如作者在"牝者终日叫号，亦触墙而死"一事上所寄寓的封建节烈观等，这里不可能全都罗列出来。但据此，已经可以肯定，《识字犬》这篇小说，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既审美又动用心智。

（王震亚）

气　戒　·沈起凤·

虞山迂叟庄某，年六十余，始举一雄。甫周岁，继室耿氏爱若拱璧。偶邻女招赴白衣会，捉其子付庄抱之，再四谆嘱，登舆而去。庄抱儿竟入书室，读《秦汉纪略》。至始皇焚书处，辄拍案而怒曰："拙哉祖龙！尔欲尽愚黔首，琅琊记德碑教谁识也？"儿惊，大哭，庄置不闻。继读至博浪沙椎击处，又拍案怒曰："惜哉！天不绝秦，副车仅中。否则鲍鱼遗臭，何俟三十六年后哉？"儿又大哭，庄仍读如故。至沛公入关，鸿门掷斗，勃然大怒，拍案起立曰："此时纵却，后将奈何？不识亚父计，老重瞳当扶去矣。"儿哭不可止。后更读至烹翁鼎上，分我杯羹，庄益怒气填胸，翻案而起曰："父子如此，君臣可知！走狗之烹，夫何怪哉！夫何怪哉！"怒未息，视怀中儿面青气塞，不复作啼声矣。妇适归，见之，惊欲死。庄犹摩拳擦掌，怒目视书曰："断蛇剑何在？吾当取赤帝子斩却也。"妇唾之，急抱儿眠榻上。延医治之，不

救。妇痛儿之死，搜括案上书，尽投釜下。庄怒，自此与妇别室居，而迂叟子嗣遂绝。

铎曰："逞一时之忿，斩百世之祧，气顾可妄动哉？然英雄按剑，叱咤风云；名士挥毫，动摇五岳。勿以迂叟为鉴，而竟作无气男子也。"〔选自《谐铎》〕

●●

读《气戒》，始信大千世界果然无奇不有。

凡读书，读至精妙处，击节赞叹者有之；读至伤心处，涕泪沾襟者亦有之。依文艺心理学的理论，这是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所具有的感染效应发生了作用，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作品所设置的境界中，染上了作品的情绪、色调。但是，如小说中庄某那样，读《秦汉纪略》竟至身心全然入境，而置怀中婴儿生死于不顾者，堪称痴迷至迂第一人。

对于他的"迂"，小说采取的是抓住特征反复描写的手法。

比如写他读至始皇焚书处，是怒："儿惊、大哭"，若不闻。读至博浪沙椎击处，又怒；听任儿哭，"仍读如故"。读至沛公入关，鸿门掷斗，更怒；继置儿哭于不顾。读至"烹翁鼎上，分我杯羹"，益怒；眼见"怀中儿面青气塞，不复作啼声矣"，"犹摩拳擦掌，怒目视书"。至此，他的"迂"，可谓登峰造极了。

当然，反复描写并不意味着单调地、简单地重复。应该有变化、有发展、有深入，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反复强调；而在不同的情况下，又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这样才能吸引读者饶有兴味地读下去，更关心人物的命运，细揣摩作品的内蕴。例如小说写庄某一怒，是怒始皇的"拙"，竟不明白天下书尽，百姓皆愚，那谁还能看得懂琅玡山上颂扬他丰功伟业的碑文呢？二怒，则是惋惜张良所遣之力士的一椎，未能击中始皇的座车，否则，何至于三十六年后才死于巡视途中。三怒，又是责怪项羽，怪他不该在鸿门宴上不用亚父范增的计谋，致使刘邦得以脱身，终成后患。四怒，已是义愤，怨刘邦眼瞅着敌方将要烹煮自己的父亲，还竟然说出"分我杯羹"的话来，全无一点父子之情。这里，由于怒的内容各不相同，就使得人物的性格不仅鲜明，而且丰富；使得读者不但见其性格，而且见其情志。

作品不仅写庄某时颇有层次，写其妻、于时也取逐层渲染之法。如写其子，由"惊"至"大哭"，再至"哭不可止"，直到"面青气塞，不复作啼声矣。"小儿受惊吓至死的全过程勾画得何等精细。再如写其妻：初见儿状，"惊欲死"。此为人之常情。继"唾之"，是生庄某的气。"唾之"，是妇人泄

愤的一种表达方式。最后，“搜括架上书，尽投纂下”，更是她痛儿死，恨庄迂，却已无补于事，而迁怒于书的独特表现。

还需指出，《气戒》的语言也是极精妙的。譬如，写他三怒是“拍案起立”；四怒是“翻案而起”。“拍”与“翻”仅一字之差，而庄某火气愈来愈大，乃至“怒气填胸”的暴怒之状已全然画出。

《气戒》选自沈起凤的笔记体小说集《谐铎》。铎，本指金口木舌之铃。上古传布政令时，用以警众的工具。小说集取名为《谐铎》，含有“寓庄于谐，借以劝惩”的意思。所以，集中的小说模仿《史记》和《聊斋》的体例，于每篇之后，都有“铎曰”。虽只一两句，但其写作意图与劝诫之论尽在其中。

这篇小说亦不例外。在“铎曰”句中，既给庄某之“迂”以批评，又劝人们不可因噎废食而致全无血气、脾性。我以为然。（王震亚）

老 面 鬼 ·沈起凤·

吾师张楚门先生设帐洞庭东山时，严爱亭、钱湘舲俱来入词馆，同堂受业。一夕，读文灯下，疏棂中有鬼探首而入。初犹面如箕，继则如复釜，后更大如车轴。眉如帚，眼如铃，两颧高厚，堆积俗尘五斗。师睨微笑，取所著《桔槔编》示之曰：“汝识得此字否？”鬼不语。师曰：“既不识字，何必装此大面孔对人！”继又出两指弹其面，响如敲革。因大笑曰：“脸皮如许厚，无怪汝不省事也。”鬼大惭，顿小如豆。师顾弟子曰：“吾谓他长装此大样子，却是一无面目人，来此鬼混。”取佩刀砍之，铮然堕地，拾视之，一枚小钱也。〔选自《谐铎》〕

●●

这是一则讽刺性的寓言小说。“吾师”云云，似乎实有其事，其实为作者的假托之词，暗中寓有故事中的鬼怪在人间也存在的含意。说的是“鬼”，指的是人。

所谓“老面”，顾名思义，即不知羞耻、老面皮之谓也。你看这个老而鬼在读书人灯下谈文兴浓之时，愣从窗棂中钻进脑袋来，硬要占上一席之地，鬼混其间。而且那副嘴脸还不断自我膨胀：起初簸箕那么大，接着象只

倒扣的黑锅，后来更加大，就如车轴一般，俨然成为庞然大物。再加上条帚一般的眉毛，铃铎一般的眼睛，高大宽厚的颧骨，堆积着五斗厚的世俗尘土，好不可憎！老面鬼在搞这一套把戏时，是很自鸣得意的，以为凭着这副"尊容"能把人唬着，听其所为，殊不知读书人不吃这一套，不看重外表，而要看看肚里的货色。当考考它识不识得字时，这个"老面鬼"就哑口无言，"傻眼"了。原来它腹中空空，只会装模作样。不识一字、没有本事的鬼，为什么会装出大面孔来对人呢？再弹弹它的面皮，发出破旧皮革一般的响声。原来是因为面皮厚，也就不知羞耻，不懂事。道破这一层，"老面鬼"虽然惯会装腔作势，此时却无地自容，顿时小如豆粒，"大面孔"变成了"无面目"。——被人看清了真相，无法再诈骗、唬人，即使原先脸皮再厚，又怎么能见人呢？

读到这儿，读者会不由得联想起世上那些有着偌大面孔（各种唬人的"招牌"）、神气活现的人，一旦揭穿他们毫无本事的真相，他们的脸皮虽然也如"破革"一般厚，也将会无法见人。

但是这则小说的讽刺意味并未仅止于此。它的点睛之笔在末一句："取佩刀砍之，铮然堕地，拾视之，一枚小钱也。"为什么毫无本事却敢厚着脸皮、装模作样？原来不过凭着手中的一点钱。有钱，就可以假充斯文，就可以四处露脸，甚至装出大面孔唬人，这是某些有钱人的逻辑。然而在真正的知书识理的读书人面前却摆不出谱来，最终要原形毕露，贻笑大方。结尾这一句对腹中空空、却装成"大面孔"的有钱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真让人痛快、解气！

这篇小说在写法上也颇具特点。虽然文字不多，却不惜笔墨对"老面鬼"的脸面的变化作了生动的描写。《老面鬼》，又题为《大面孔》。这张由一枚小钱膨胀成的"大面孔"，是恶鬼的主要特征，所以要写得具体、细致。其他则略而不提。这样就突出了"这一个"恶鬼的个性。

其次，文中张先生说的四句话，是一层深一层地剥开"老面鬼"的虚弱本质，也是一层进一层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这情节的推动中，又使张先生作为正直明理的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和"老面鬼"作为不识字的有钱人的反面形象，逐渐完成。

最令人叫绝的是，小说在结尾处才点明这个"老面鬼"，是"一枚小钱"。讽刺极为辛辣，痛快淋漓，且让人回味无穷。（顾建华）

怕婆县令 ·沈起凤·

县令某，性猥鄙，莅任十二年，绝无政绩，惟逢迎上台为得计。有同乡某公，作巡抚。某投谒，禀见时，同僚具在。某即于仪门唱名，膝行至堂上，叩头以千百计，额上磊块坟起若巨卵。叩毕，袖中出金珠，潜至座下，又匍伏不起。公有怒色。某仰首启白曰："大人是卑职老子，卑职是大人儿子。不到处，训诲可也。"公愈怒，曰："汝欺我太甚！"以金珠掷地下，叱之去。同僚代为解见。公曰："汝等不知。彼非趋奉，直绐笑我耳！"众珠不解。公曰："我与彼为同乡，素悉其有惧内之癖。每蚤起即冠服于寝门外，叩首问安。盥沫既毕，膝行趋伏子奁次，据地叩头以百数，声如响析，随出金珠等物，献作簪珥。稍有不怿，双手捧藜杖以进，口呼：'求夫人训诲。'叱之，始战栗而去。适见景象，宛乎相似，是直以细君戏我矣！岂不令人发指？"众皆色变。公笑曰："汝等想亦有是癖耶？自今以后，尽肃夫纲，无速官谤。逢迎之术，适足以取辱耳！"众唯唯而退。 〔选自《谐铎》〕

这篇小说仅用了四百来字便把一个猥琐不堪、庸庸碌碌、政绩全无、逢迎有术的七品怕婆芝麻官的丑态刻画得维妙维肖。这个"怕婆县令"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说他典型，是因为作者虽然只写出了"这一个"，但同时好像写出了一群，写出了一种倾向，一股潮流，以至一个特定的社会。

"怕婆县令"的表现确实是独特的。作者是以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这个人物的。人物虽然是漫画式的，但这好像是在放大镜下看事物，可以把事物看得更清楚一样，透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封建官吏的庸俗无能，惧内媚上的丑恶嘴脸。

为了节省笔墨，作者采用了以刻画人物行动为主和侧面描写的方法，抓住最能突出表现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的行动，以准确、传神的词语加以形象的描绘。"唱名"于仪门，并无惊奇之处，可是从仪门"膝行至堂上，"便让

人感到奇怪了。此县令为何要跪着行走呢？何以骨软如此？更让人吃惊的是，这县令居然"叩头以千百计。"磕头如捣蒜，已经够让人肉麻的了，而这"以千百计"，实在让人齿冷。再看那县令满额头"巨卵"似的肿包，更让我们知道：这每次磕下去的头都是十分用力，落地有声的。显而易见，这里是夸张的描写，然而这是"燕山雪花大如席"式的夸张，读来并不让人感到虚假。这是因为作者抓准了人物的本质，一经放大，便让人看得更加清晰。

行文至此，作者觉得尚欠深刻，便又让这县令从袖中取出金珠，偷偷地放到上司的座位下面，而后仍然"匍伏不起。"这是怎样的一副媚态啊！从"唱名"、"叩头"、"献珠"到"匍伏不起"，就这么几个动作描写，就把封建社会下级官吏那种卑懦的性格、丑陋的心态，令人作呕的奴颜媚骨，准确、鲜明、有力地暴露无遗了。

对封建官吏的丑态，作者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暴露上，而且还进一步加以抨击。作者没有按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让笔下的县令得到上司的赏识，而是让他遭到上司的愤怒斥责，被赶了出去。

为了增加作品的揭露和讽刺力量，作者又以一段侧面描写：通过县令的同乡上司的口，道出这奴颜婢膝的县令的上述令人可笑、可气、可恨的举动，原来不仅是对上司如此，在家里对老婆竟也如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侧面的好处是一箭双雕。从小说结构上看，这段与前一段前后呼应，回答了上段中巡抚怒斥县令的原因，县令那种荒唐可笑而又可鄙的作法，至此也有了答案：原来是积习成癖，竟借公堂来操演"家法"。从内容上看，这段侧面描写有着突出人物形象、深化小说主题的作用。县令在家里的表现更足以暴露他庸俗无能的本质，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段中对县令在家中对老婆"叩首请安"、"膝行"、"献珠"等描写与上文对比，相同之中又有不同，这样写不但可加深读者的印象而且耐人寻味：这种俗不可耐的小丑，竟然能当上县令，而且在位十二年，虽然"绝无政绩"，却稳坐钓鱼台。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封建官场的腐败、封建官吏的昏庸吗！小说对此讽刺得实在鞭辟入里，力透纸背。

小说结尾巡抚对幕僚们的一番话也颇有深意。"汝等想亦有是癖耶？"可以说是由点及面，点出"怕婆县令"在当时的普遍性。巡抚告诫下僚赶紧整肃"夫纲"，以免招致上司的指责，则可以说是对当时所有官吏的警戒。

小说中"巡抚"的形象虽说不上高大，但作者是把他做为理想化的人物来塑造的，他拒贿叱谀，颇有清官之风。可惜的是这种人在当时的社会并不多见。没有生活基础，作者是不可能将这个人物写得深刻感人的。

（徐祖淳）

神　赌

·沈起凤·

穹崖山庙，廊下有神像二，绯袍锦带，乌帽皂靴。其旁各塑一夫人像，珠冠绣帔，俨同命妇。二神同院居，仅隔一墙。一夕，有庙祝宿廊下，忽见左座一神，竟趋右座曰："今昔更漏颇长，伏枕不能成梦，盍一作樗蒲戏？"右座者笑曰："牧猪奴！赌兴又发耶？但我辈近日香火零落，何得有现注？"左座者曰："请以箸马，负者明日偿算。如不归，当以新妇准负债。"右座者笑诺。于是，折香为箸，铺芦作席，二神相对坐，呼卢喝雉，约两时许。右座者起笑曰："热中人败北矣。归且休，明日当以七香车送新妇来也！"左座者丧气而散。庙祝异之，明夕，仍宿廊下。见右座者竟诣左座，责负甚急，并索妇。夫人闻之，怒诟其夫曰："黑心贼！汝当日在修文殿铨选时，幸侬脱簪珥赍缘得一官。今以淫赌，辄将枕边人作孤注，天下负心人有若是哉？"左座神垂首不作一语。右座者索愈力，狂啤不休，继以谩骂。幸其妇隔墙唤，始引去。自此，无夕不争。庙祝厌之，白于董事，竟具鼓乐，送左座夫人亦登右座，喧声始绝。而所隔一墙，旋修旋圮。识者曰："是新夫人不忘故夫也。"命筑墙者留一穴以为瞰夫人之地。墙自此遂不复圮。至今土人呼为输赢庙。好赌者引为笑柄云。

〔选自《谐铎》〕

●●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它是要反映社会生活的。《神赌》虽然谈神说鬼，但作者却借此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指出了赌博的极大危害——好赌倾家。对于赌博成风的封建时代，《神赌》堪称警世之作。

《神赌》的作者很善于抓问题的核心和实质，以急衔中的简洁笔墨一下子就把赌博的最大危害写出来了。赌博的形式五花八门，赌博的手段千变万化，赌博的人物三教九流，赌博的场面千奇百怪。元论从哪一方面写，都可以写得洋洋洒洒。然而作者却独辟蹊径，不写人间写神像。这有什么

好处呢？写神还能警人吗？

从今天看来，神像之赌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封建社会迷信盛行，人们对神像的膜拜是虔诚的，对神的威力是笃信不疑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神赌而不写人赌，意义反而显得更为深刻。作者想警告世人的是：赌博之害，神人概莫能外，连"神"参与赌博都会落得以妻抵债的可悲下场，更何况是人呢？

其实，无论是写人也好，写神也好，文学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都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虽然是谈神说鬼，无非是把人"神化"而已，而实际上写的仍然是人。你看，作者笔下的神像"绯袍锦带，乌帽皂靴"，与人一般无二，神也只能操人语，做人戏，毫无"神奇"之处。因此作者笔下的"神"，实际上就是人，只不过披上了一层"神"的外衣罢了。作者十分传神地为我们刻画了两个赌徒的形象：二神耐不住长夜的寂寞，要以赌博来消磨时光。左神一提出"作樗蒱戏"，右神就嘲笑他"赌兴又发"。作者仅以一个"又"字，便写出二神赌博是经常的事。当右神提出二神都没有"现注"亦即赌资的时候，左神竟提出先用筹马代替，输者"当以新妇准负债"，就是拿自己的妻子来折算赌债。一句话就写出了"左神"赌瘾之大，竟到了毫无人情的地步，这是把赌徒阴暗的心理暴露得深刻之至。对赌博的过程，作者写得极为简略，只用了"呼卢喝雉，约两时许"，（卢、雉，本指赌具上的两种颜色。呼卢喝雉即指赌博。）仅仅八个字。而结果呢，左神果然输了。

后面的情节，作者写得更为精彩。第二天，右神竟离神位到左边神像那里"责负甚急，并索妇。"全无昨日笑脸，竟是一副讨债凶神的嘴脸。这里把赌徒讨债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而左神夫人骂其夫的一番话则可以说是对丑恶社会、对赌徒的阴暗心理的有力揭露。神原来也有"黜选"，即贬选。是左神的夫人"脱簪珥"——摘下簪子和耳环——才使得左神"贪缘得一官"。贪缘，这里是攀附权贵得以升官之意。可左神不念旧恩，竟将夫人当作赌注输与他人。难怪夫人骂他："天下负心人有若是哉？"这句话何止是在骂神，可以说骂天下无耻之徒。作者以神喻人劝人戒赌，真可谓苦心用尽。又以"所隔一墙，旋修旋圮"，（所隔开的墙壁随修随塌）来说明输出去的夫人"不忘故夫"的一片痴情是多么强烈，同时也告诉人们：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离别啊！作者形象而深刻地警醒世人：赌博之害，害莫大焉。

《神赌》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做到言简意赅，是和作者熟悉生活，熟知赌徒的心理及表现，善于选取具有典型化的生活片断予以突出的描绘分不开的。作者笔下"人物"——神的语言、行动都是高度典型化的，因而能够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徐祖淳）

帖　嘲

·沈起凤·

陈小梧，家吴之专诸里。负才傲物，多所凌折。一日有人投门，视之，年暮同学弟某拜也。讶其素无半面，何以来此？已金顶华服，闯然而入；举手一拱，竟登上座。陈叩其邦客曰："仆浙之归安人也。遍觅雅流，未曾一觏；今闻小友高放而奉访。"言竟，抵掌捋须，笑傲自若。陈睨视而笑曰：！异哉！世有一字不通之辈，而能知我高才，可谓咄咄怪"客愕然曰："仆虽不才，与汝邂逅萍踪，何便知我一字不而公然谩骂？"陈曰："人之不通，岂在读文数典？即以君名之，何曾道着一字。"客请其说。陈曰："君虽通遥华胄，而数代明农，从未挂名仕籍；年之一字，义于何属？至于指称，我与贵族，实无一点葭莩亲；则此字亦属可删。君游浙我来吴庠；同学二字，全然附会。我年仅三十有二，而君须皆苍；自称曰弟，无乃太谦。适见君入来，举手一拱，即登宾长揖且未之有，何言拜乎？试思此一行名帖中，有一字解得否？谓君不通，确有明证，何曾谩骂？"客曰："汝真少不更事，名帖之俗例耳！"陈曰："君以俗例待我，尚欲觅雅流于天下？"拂袖竟入。客旁皇久之，收其名帖，踉跄而出。

〔选自《谐铎》〕

"察其言而知其人。"这话可信吗？让我们看看《帖嘲》这篇小说便可找答案。

《帖嘲》以刻画人物语言为主，而对人物的行动描写极为简略。然而这小说的优点，作者的艺术功力，恰恰表现在这一点上。小说仅以四百多，几段对话，便把两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人物语言描写应当符合人物自身的身份、地位、思想性格。这就如古人所说的"语

求肖似。”清代戏曲家李渔曾说过：“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看来，《帖嘲》的作者是深谙此理的。小说一开始便交待了主人公陈小梧是个“负才傲物”的人。下文对陈小梧的语言描写便是紧紧围绕这一性格特点而展开的。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客”，做为陪衬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两个人物互相衬托，相得益彰。

故事是围绕一张“行名帖”而展开的。行名帖即如现在的名片之类。客慕陈之高才前来求见；原来素不相识，为套近乎在行名帖上写道：“年眷同学弟某拜也。”意思是既是“年亲”又是“同学”还是你的“兄弟”前来拜见。递上名帖之后便毫不客气地“闯然而入；举手一拱，竟登上座。”俨然是亲朋好友。看来，来者也是个狂傲之人。接下去作者主要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客自报家门：“仆浙之归安人也”——我是浙江归安人——之后，便道出造访陈小梧之因：“遍觅雅流，未曾一觐；今闻小友高才，故而奉访。”“觐”，音 dí，这里是“见”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到处寻找高雅之士，始终未曾见到；现在听说您才学高超，故此前来拜访。这“未曾一觐”，仅只四字便让我们看到这位来客实在高傲得可以，不然何以到处寻找都见不到高雅之士呢？他虽称陈为“高才”，但看他那“抚掌捋须，笑傲自若”的动作神态，其实也并未把陈看在眼里。故此引来陈小梧的嘲讽。

小说创作须前后勾连、融为一体，方能收到艺术的功效。《帖嘲》中写陈小梧对客的嘲讽便是紧紧扣住前文中“行名帖”的内容——年、眷、同学、弟——逐一否定，从而嘲讽来“客”“一字不通。”小说的作者很善于“代人立言”，人物对话写得简炼传神而又极合人物的性格特点。陈为说明“客”“一字不通”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将自己与“客”的“名帖”中所列的内容逐一对举：“君虽遥遥华胄，而我家数代明农”——您是几代显贵者的后代，而我家几代都是农民。不仅如此，而且“从未挂名仕籍”。对比何其鲜明！“年”字之说，自属无稽。而对于“眷”的指斥则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与贵族，实无一点葭莩亲。”“葭莩”，本指芦苇里的薄膜，这里比喻疏远的亲戚，既然连远亲都无从谈起，“眷”从何来？接下去又用对比的方法指出毫无“同学”关系可言，而后再对比年龄，用“须鬓皆苍”（鬓，这里通鬓；苍，这里指灰白色。这个词语的意思是说“客”胡子、头发都白了。）形象地说明“客”比陈年岁大，怎能称弟呢！而对于“拜”字之说呢，则是针对“客”初到时的表现：“举手一拱，即登宾位，”让事实来说话。这个反驳真是太有力了。由于方法得当，作者未费多少笔墨，便把人物写活了。这一番咄咄逼人、无可辩驳的语言，不正是陈小梧“负才傲物，多所凌折”的有力的证明吗！可见作者是多么注意文字的前后关联。前文所言，后文字字有着落。

前后巧妙呼应，衔接紧凑有力，因此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篇小说不重外貌描写，于陈小梧竟未着一字，然而由于对人物的语言刻画十分成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主人公那"负才傲物"的鲜明形象。借助人物的语言描写，同样能将人物写好、写活，而人物的具体形象呢，则留给读者去想象，给读者以再创造的余地。（徐祖淳）

鬼隐 ·纪昀·

戴东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县深山中。日薄暮，风雨欲来，见岩下有洞，投之暂避。闻洞内人语曰："此中有鬼，君勿入！"问："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请一见。曰："与君相见，则阴阳气战，君必寒热小不安。不如君燕火自卫，遥作隔座谈也。"宋问："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贷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殁而祈于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升忉利天矣。寂历空山，都忘甲子。与鬼相隔者，不知几年；与人相隔者，更不知几年。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不意又遘人迹。明朝当即移居，'武陵渔人'，勿再访'桃花源'也。"语讫，不复酬对。问其姓名，亦不言。宋携有笔砚，因濡墨大书"鬼隐"二字于洞口而归。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这是篇人与鬼的对话记录。

"此中有鬼，君勿入！""与君相见，则阴阳气战，君必寒热小不安。"这是担心鬼身上的阴气与人身上的阳气发生冲突，造成人体的忽冷忽热，带来小小的不舒服。虽是鬼，但有着多么直率的性格、多么善良的心灵啊！

"君燕火自卫，遥作隔座谈"。燕，是烧的意思。劝人点堆火，以保护自己不受阴气的侵袭，便可以与鬼遥相对话了。想不到，这鬼不仅极富人情

味，考虑问题还很周到呢！

“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所谓“相攘”，是侵夺的意思；“虞”当预料讲，“不虞”即不料。前一句，谈的是阳世官场。人们为获得钱财互相争夺，为追求升迁彼此倾轧。说得真真切切。后一句，谈及阴间官场。出乎他的意料，争斗、倾轧，竟与阳世一般无二。实在令人震惊。看来，这鬼不仅熟谙人世积弊，还不讳言阴间的丑恶。

“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升忉利天矣。”这里，“萧索”当冷落讲；“机阱”当陷井讲；“忉利天”，原为佛家语，也称“三十三天”，引申为天堂。显然，这鬼已大彻大悟了。在他看来，住在深山岩洞里，虽然凄风苦雨，冷落难堪，但比起官场上的风波，人生路上的陷阱，仍如同升入天堂一般。这种超脱，使我们不由地想起了历朝历代的隐士。

作品开头有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是“明季”（明代末年），但作者的矛头所向，实指他所生活的清代中叶。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是深刻的，不仅在于借“鬼”的遭遇，批判了“相攘”、“相轧”的阳世，更为重要的是也批判了与阳世一般无二的阴间。

纪昀的笔记小说，每篇都写有故事来源。其用意无非是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这篇作品也不例外。篇首“戴东原”是指戴震。他与作者属同时代人，是有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借他之口，谈论鬼、否定鬼，使作品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至于作品的结尾，既然当年的“武陵渔人”（典出晋·陶潜《桃花源记》：东晋时，武陵地方一个渔人误入桃源，发现了一个由秦代避难的人组成的与世隔绝的社会。他出来后再去寻找，却找不到了。）不可能再访“桃花源”，那么作品中的“鬼”也必然会永远地“隐”去。但鬼虽隐去，留下的“鬼话”却音犹在耳，耐“人”深思。（王震亚）

雷击案 ·纪昀·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献县城西有村民为雷击。县令明公晨往验，饬棺殓矣。越半月余，忽拘一人讯之曰：“尔买火药何为？”曰：“以取鸟。”诘曰：“以铳击雀，少不过数钱，多至两许，足一日用矣。尔买二三十斤何也？”曰：“备多日之用。”又诘

曰："尔买药未满一月，计所用不过一二斤，其余今贮何处？"其人词穷。刑鞫之，果得因奸谋杀状，与妇并伏法。或问何以知为此人。曰："火药非数十斤不能伪为雷。合药必以硫磺。方今盛夏，非年节放爆竹时，买硫磺者可数。吾阴使人至市，察买硫磺者谁多，皆曰某匠。又阴察某匠卖药于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问何以知雷为伪作。曰："雷击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毁屋，亦自上而下。今茅草屋梁皆飞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从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电相同。是夜雷电虽迅烈，然皆盘绕云中，无下击之状。是以知之。尔时，其妇先归宁，难以研问。故必先得是人，而后妇可鞫。"此令可谓明察矣！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虽然推理小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发端于欧美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但我以为，早在十八世纪末叶就写成的《雷击案》中，已有了推理小说的因素——把罪犯作案的情节放在办案人员的推理判断中加以表现。

比如，知县"知雷为伪作"，就是运用逻辑推理判断出来的。一方面，他知道雷击人或毁屋的规律性——都是自上而下，不会炸裂地面的。而勘察到的现场情况却完全相反，是屋顶苫草、房梁都被炸飞，土炕表面也被揭去。另一方面，"是夜雷电虽迅烈，然皆盘绕云中，无下击之状"。既然出事地点离县城仅五六里，雷电理应相同。所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都能得出"雷为伪作"的结论。

又如，知县认定某人是嫌疑犯，也是运用逻辑推理判断出来的。既然雷火是假造的，那么人死必是被谋害的。而要伪造雷击的现场，造出雷击死人的假象，非要有数十斤的火药和大量的制造火药的硫磺不可。由此层层推断，顺藤摸瓜，找到了买硫磺最多者。此时，"非年节放爆竹时"，买如许多的硫磺何用？理应受到怀疑。

再如，知县最终判定某人是凶手，还是运用逻辑推理：以买火药的用途追问到日消耗的数量，一步紧似一步，把某人逼到了绝处。无论招认也好，不招认也好，交不出余下的火药，就无法脱卸杀人的罪名。

作为一篇以侦破案件为题材的小说，应该有与内容相适应的结构，方能相得益彰，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作者是深知这一道理的。他利用一般读者都有的好奇心理，开篇即以肯定的方式，写"夜大雷雨""有村民为雷

击”。用突发的意外事件，引起读者的关注。继写“县令明公晟往验，饬棺殓矣。”饬，是命令的意思。即查验之后，县官明晟就下令把死者棺殓了。到底死因有无疑问，未作任何交代，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如果按照破案的顺序，接下去应是先写县官对雷击人的怀疑和否定；再写县官是如何缩小范围，追查到凶手的；最后才写刑讯，取得口供。但作者有意采用了倒叙的结构方式，由记叙案发一下子“越半月余”，去写刑讯。这样，就给读者以突兀之感；同时也令读者在佩服县官“明察”之余，还想进一步探究“何以知为此人”，“何以知雷为伪作”。

作品中明知县办案的方法与作风还是能给人以许多教益的。例如他办案，一是重调查（作品中有两处写他“阴使人至市，察买硫磺者谁多”、“又明察某匠卖药于何人”）。二是善思考（推理判断，十分周严）。办案如此，办其他事情，不也需要这样一种工作方法与科学精神吗？

（王震亚）

泥古者 ·纪昀·

刘羽冲，佚其名，沧州人。先高祖厚斋公多与唱和。性孤僻，好讲古制，实迂阔不可行。尝请董天士作画，请厚斋公题。内《秋林读书》一幅云：“兀坐秋树根，块然无与伍；不知读何书，但见须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谱。”盖规之也。偶得古兵书，读伏经年，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全队溃覆，几为所擒。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干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由是抑郁不自得，恒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发病死。后，风清月白之夕，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倾耳听之，所诵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则欷歔。次日伺之，复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何文勤公尝教昀曰：“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国弈不废旧谱，而不扑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又曰：'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所谓"泥古"，顾名思义，是指拘泥于古人、古制、古书。小说中的这位刘羽冲先生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泥古者"。

他偶然得到一部古代的兵书，便埋头苦读一年，自以为懂得了用兵的奥妙，夸口说自己有统领十万大军的本领。说来也巧，恰有"土寇"来侵。刘羽冲按兵书行事，将本地青壮年编练成乡兵去与"土寇"对阵。结果是"全队溃覆"，连他自己都几乎被俘。

他又得到一部古代兴修水利的书，仍然是苦读一年，尔后自以为掌握了治水的本领，便吹嘘自己有办法便方圆千里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他以书为据，绘制出兴办水利的图样，并一一写上详细的说明，呈请州官采纳。适逢州官也喜好搞些名堂，就确定了一个村子，让他试验。不料沟渠刚刚修好，就遇上了发大水。水流竟然顺着他修的沟渠灌进村子，使全村的人差点儿都成了鱼鳖。

小说写刘羽冲泥古，只举了这两个例子。例子虽不多，却都精当，把他凡事只知泥古，全然不问实际现状的性格特征勾画得极其鲜明、生动。

当然，"泥古"不是他唯一的性格。他还执拗：

恒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

要说执拗，这已到了不解不化的地步，却也可怜，至死不明白屡屡失败的原因。这里，"日千百遍，惟此六字"，若不是作者的夸张，则分明是一位精神已然失常的人的形象写照。

作者是很懂得笔记体小说"寓庄于谐"特点的，在接下去的几行文字中，作者写道："风清月白之夕，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倾耳听之，所诵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则欻隐。次日伺之，复然。"

人死之后，居然魂还在，已是荒诞；泥古者的魂魄竟然如生前一样"所诵仍此六字也"，则更其荒诞。这倒恰和了"冥顽不化"的成语。不过虽荒诞，却也使人警醒。这几行文字，既是为"泥古者"之"愚"再著一笔重墨，也是为后面的议论开道。

果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引出了何文勤的一番议论。这议论还是颇为辩证的。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刘羽冲书倒读了不少，但其一事无成，乃至病、死，就是毁在了"尽信"二字上。然而是否就干脆甭读书

了呢？也不然。“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所以何文勤说得对：下棋的国手不应废弃传世的棋谱不学，可也不能墨守成规；治病的国医不应照搬古已有之的药方治病，可也不能尽弃古方。最根本的是要靠自己去消化、变通，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

今人有“反对本本主义”之说，《泥古者》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正可为之佐证。（王震亚）

戴东原言 ·纪 昀·

戴东原言：其族祖某，尝僦僻巷一空宅，久无人居，或言有鬼。某厉声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灯下见形，阴惨之气，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也？”某应曰：“然！”遂作种种恶状。良久，又问曰：“仍不畏耶？”又应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驱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实不畏汝，安可诈言畏。任汝所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终不答。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余年，从未见强项似汝者。如此蠢物，岂可与同居！”奄然灭矣。或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谬答以畏，可息事宁人，彼此相激，伊于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静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气凌之，则气盛而鬼不逼；稍有辛就，则气怯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饵我，幸未中其机械也。”论者以其说为然。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戴东原言》这篇小说刻画的是戴氏族祖某这样一个人物，表现的是不怕鬼这样一个主题，表现形式粗看起来主要是对话，其余穿插一些叙述描写。把悬念法和蓄势法结合起来运用，借助“戴氏族祖某为什么不怕鬼？”这样一个悬念，加上“他为什么‘硬’的不怕，而‘软’的又不吃？”这样层层蓄积起来的读者心中的疑问，最后豁然释疑，阐明戴氏族祖某异于他人的不怕鬼的真正原因。由于悬念和蓄势造成读者的思索，使小说的主题思想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品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小说一开始就设下了戴某为什么不怕鬼的疑问。"尝骫僻巷一空宅，久无人居，或言有鬼。"空宅，长期没有人住，说是闹鬼，所以人们不敢住进去，戴某是在这样的背景气氛下租住进去的。别人都不住，他为什么住进去呢？直接的答案是他的言行："某厉声曰：'吾不畏也！'"即态度严肃情绪激烈而大声地说"我不怕"，他为什么不怕呢？设下了疑问，留下了悬念。

戴某的不怕，招来的是巨鬼的两次硬的威逼。在硬的威吓面前为什么依旧不怕，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使尚未有答案的疑问又加深了，悬念的积累逐渐变成了蓄势。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巨鬼变换策略向戴某进攻。巨鬼甚至说："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只要说一怕字，鬼就走，"讲和"条件已降到最低度，但戴某始终不畏未变，最后鬼只好叹息着溜了。但在这"软"的人鬼较量中，鬼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说一怕字呢？而戴某为什么又强项得一定不说怕字呢？至此，旧的疑问未消，新的疑问又产生，疑问越积越多，气势越蓄越厚，已到达高潮，小说也进入了尾声。

结尾借有人责问戴某为什么不说一怕字以求息事宁人，实际上是把小说前面蓄积的疑问加以概括地提了出来，而戴某的答话则是对全部疑问的回答。气盛则鬼无可奈何，如果稍一动摇，鬼就乘虚作祟，鬼的硬是逼，软是骗，戴某软硬不怕，原因全明，至此前疑尽释。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作文有先暗后明之法。先不说出，至后方露"。这篇小说的悬念和蓄势的结合运用就是先暗后明，使明的内容更鲜亮光彩。（戈纪敏）

老儒用墨涂鬼脸 ·纪 昀·

刘香畹言：有老儒宿于亲眷家。俄，主人之婿至，无赖子也。彼此气味不相入，皆不愿同住一屋。乃移老儒于别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洁，笔砚书籍皆具。老儒于灯下写书寄家。忽一女子立灯下，色不甚丽，而风致颇嫣雅。老儒知其为鬼，然殊不畏。举手指灯，曰："既来此，不可闲立，可剪烛。"女子遽灭其灯，逼而对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砚上墨渖，掴其面而涂之，曰："以此为识，明日寻汝尸，锉而焚之。"鬼呀然一声去。次日，以告主人。主人曰："原有婢死于此室，每夜出扰

人，故惟白昼与客坐，夜无人宿。昨无地安置君，稍君耆德硕学，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现形也。”乃悟其婿窃笑之故。此鬼多于月下行院中。后，家人或有偶遇者，即掩面急趋。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污狼藉。〔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这篇小说没有作者直接站出来发的议论，但是通过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其它一些叙述的文字，小说的主题思想还是表现得十分鲜明的。过去人们心理上怕鬼，其实并不知道鬼的底细，只是人人觉得鬼可怕，因此鬼就变成吓人的东西了，所以一遇到鬼就害怕。小说的主题思想告诉读者：如果人在鬼的面前表现出不怕，鬼就无可奈何，最后就变成鬼怕人了。

清人王夫之说过：“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他强调的是主题的重要，把它比作带兵的统帅，一切以它为中心，服从它的号令安排，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人的论述非常丰富，都能说明作品的全部材料、结构安排、遣辞造句、全部艺术手法都是要很好地为表现主题服务的。

这篇小说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它的主题就像统帅、统御着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形式。老儒用墨涂鬼脸的故事情节是为表现主题服务的，老儒这个人物形象是为表现主题服务的，小说的结构、语言和一切艺术手法都是鲜明形象地表现鬼是并不可怕的，只要人思想上首先不怕鬼，鬼就无可奈何，鬼就怕人这个主题思想的。这就是这篇小说鲜明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如下：

1. 从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中形象地、生动地表现主题。这篇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就是老儒和鬼的较量，前后共两个回合，以鬼向老儒挑衅开始，以鬼的呀然而去告终。第一回合开始虽然这时的鬼是以风致娴雅的文子形象出现，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丑恶状态，但是由于人们长期积淀的怕鬼心理，一般人在这时就害怕了，也就是人鬼一遭遇，一般人就害怕、就输了。那鬼倒底有多大魔法，因为并未进行真正的较量，所以也就无从知道。这一般人的输是心理上的输、思想上的输，正因为此，一开始鬼也未露出狰狞面貌。但是老儒不一样，他明知女子是鬼，“然殊不畏”，一点也不害怕，老儒的与众不同首先是心理上思想上的“不怕鬼”，这是老儒与鬼较量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就有了下面的语言行动“举手指灯，曰：‘既来此，不可闲立，可剪烛。’”这些不但表现了不害怕，且表现了幽默的轻蔑态度。由于以前人们害怕惯了，在鬼的心理上总认为人是怕鬼的，现在老儒的作为是

对鬼心理上的反击和挑战。第一回合，人鬼较量，鬼要老儒怕，老儒不怕且反击，虽然胜负未分，但矛盾在激化、在升级中。第二回合，"女子遽灭其灯，逼而对立"。这是对老儒的威吓。你让我剪烛，我把你灯灭了，且对面逼立，真是针锋相对！灭灯、逼立，两个动作，虽未说话，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警告，如再不退缩，似乎将要施以惩罚。如果倘有人在第一回合尚未被吓倒，那末在这一步威吓前就可能被吓坏了，其实这时尚属心理战。老儒心理上不怕，所以他的反应是随着升级："老儒怒，……锉而焚之"，在老儒实实在在的警告面前，鬼终于并未表现出任何法术，反而"呀然一声去"吓得跑了。人鬼较量是小说情节的核心部分，这对主题形象生动的体现是非常清楚的了。

2. 以房主人的话烘托主题。"主人曰：'……'乃悟其婿窃笑之故。"这段文字是前面分析中一再提到的一般人心理上怕鬼的说明，所以此室"夜无人宿"，是对老儒的衬托，从另一面表现主题。也是对前面"其婿睨之而笑"悬念的释疑。

3. 用结尾强化主题。"此鬼多于月下行院中……面上仍墨污狼藉"，"即掩面急趋"表明人不怕以后，鬼就怕人了。"面上仍墨污狼藉"是老儒与鬼较量的实证，也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4. 设悬念多方衬托主题。"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这是悬念。"笑"是幸灾乐祸，眼看老儒要遇鬼受灾，此无赖子满足地笑了。但却从这反映出人们一般的怕鬼状态，衬托表现了主题。

小说用事实揭示了鬼的奥秘，其不怕鬼的思想是可贵的，有积极意义的。（戈纪敏）

田不满 ·纪昀·

客作田不满，夜行失道，误经墟墓间，足蹋一髑髅。髑髅作声曰："毋败我面，且祸尔！"不满惫且悍，叱曰："谁遣尔当路？"髑髅曰："人移我于此，非我当路也。"不满又叱曰："尔何不移祸尔者？"髑髅曰："彼运方盛，无如何也！"不满笑且怒曰："岂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髑髅作泣声曰："君气亦盛，故我不敢祟，徒以虚词恫喝也。畏盛凌衰，人情皆尔，君乃责鬼乎？哀而拔入土窟中，君之惠也。"不满冲之竟过。惟闻背后呜

鸣声，卒无他异。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这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对话的巧妙运用，全文除了开头和结尾各用一二十字分别交待事由、写清结果外，其余故事的情节主要就是田不满和髑髅的人鬼对话。

对话开始是髑髅威胁恫喝，田不满转而反诘，以后是田不满步步诘责，直至写出"畏盛凌衰，人情皆尔"和对于凶恶之鬼只要不畏就"卒无他异"的主题。

"毋败我面，且祸尔"不要毁了我的面容，不然将要使你受到灾祸。这是髑髅指责田不满坏了它的面容，并且用降灾对他进行威胁情喝。看起来髑髅似乎占了理，而且又有使人受灾的暴力，真是气势汹汹，不可冒犯，不可违抗。在它面前田不满似乎完全只有挨指责、听吩咐、受摆布的余地了。髑髅的这一句话就把它"凌衰""恫喝"的面貌表现得清清楚楚，把人鬼的矛盾也一下推到了尖锐的顶点。

"不满戇且悍，叱曰：'谁遣尔当路？'"戇厚面且强悍这是田不满的性格特征，小说仅用"戇且悍"三个字加以概括介绍，但人鬼对话的全部过程中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却表现得十分生动形象。面对髑髅的指责、威喝，"叱曰"这是田不满的答复，他在心理上没有屈服，在态度上就表现出针锋相对。"谁遣尔当路？"田不满没有依照鬼的指责、吩咐所指引的逻辑线路去说话、表态，进行辩解或者哀求饶恕。而是反戈一击，变被动为主动，责问它谁让你挡路。当路，阻碍通行，即挡路。这一叱问既有理又有气势，只有认死理强硬不屈"戇且悍"的性格的田不满才能提出。这一叱问使矛盾双方形势顿起变化，从这开始髑髅成为被责问者，而田不满从这开始理直气壮地成了责问者。这一叱责虽然只有五个字，却是全部人鬼对话的关键转折处。对田不满来说，这是他遇髑髅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但这第一句话就立即充分表现了他强硬不屈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可以随便欺凌的弱者。对髑髅来说，这是它听到的第一句答话，在这强硬的答话面前立即表现出它虚词恫喝、畏盛凌衰的特点。从这开始，人鬼对话就沿着田不满的步步责问的方向进行，沿着进一步体现人鬼双方性格特点的内容展开，请看在叱责前："髑髅曰：'人移我于此，非我当路也。'"髑髅说是有人把我放在这里，并不是我挡路！它虽想强作拼搏，但这时争论的已只是挡路的过错责任由谁负的问题，髑髅完全处于招架辩解的地位，初时的威风已锐减。"尔何不移祸尔者？"你为什么不降灾祸于那个人呢？这是田不满综合

髑髅第一句中的恫喝第二句中的辩解进一步提出的责问，内容是继续追究髑髅的过错问题，髑髅是进一步被动，田不满是进一步主动出击，情节是按照田不满的责问方向发展。强有力的责问下，髑髅已丝毫没有开始时的威风了，说："彼运方盛，无如何也！"这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气的实话，为此田不满"笑且怒曰：'岂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怕硬的欺弱的，田不满一针见血的揭露、诘责髑髅可恶无理的性格本质。至此，髑髅已被斥责得体无完肤，彻底崩溃了，只有哭着辩解和哀求了。"畏盛凌衰，人情皆尔，君乃责鬼乎？"髑髅的辩解最后揭示了小说的主题。"不满冲之竟过"、"卒无他异"这结尾又强化了主题。到此，"畏盛凌衰"的髑髅、强硬不屈的田不满两者的性格，小说的主题都活脱脱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领略到了小说人鬼对话之妙的独特的艺术光彩。（戈纪敏）

鬼避姜三莽 ·纪 昀·

姚安公闻先曾祖润生公言：景城有姜三莽者，勇而慧。一日，闻人说宋定伯卖鬼得钱事，大喜曰："吾今乃知鬼可缚！如每夜缚一鬼，唾使变羊，晓而牵卖于屠市，足供一日酒肉资矣。"于是夜夜荷挺执绳，潜行墟墓间，如猎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即素称有鬼之处，伴酒寝以诱致之，亦寂然无睹。一夕，隔林见数磷火，踊跃奔赴；未至间，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是月余，无所得，乃止。盖鬼之侮人，恒乘之畏。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也。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着意原资妙选材"，说的是文章立意的表达要依靠选材之妙，文章的意的表达不能光靠抽象的议论，还需要靠一定的材料，具体的事实来体现，文艺作品的小说更是这样，主题才能表达得形象、生动、有说服力。所以强调选材的巧妙，妙，就是材料能很好表现主题。《鬼避姜三莽》这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它的选材巧妙之上。小说成功地抓住了一个"避"字，成功地突出一个"避"字，小说主题

就得到成功的体现，表现得形象、生动、有说服力。而这"避"字的突出，就是因为作者成功而巧妙地选取了表现姜三莽"慑鬼"气焰的语言、行动的材料，并成功地进行了描写。

小说语言描写只有一次，却很重要。它是在姜三莽听到宋定伯卖鬼得钱的事情后："吾今乃知鬼可缚！如每夜缚一鬼，唾使变羊，晓而牵卖于屠市，足供一日酒肉资矣。"通过这段自白式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姜三莽"勇而黠"的性格，在姜三莽眼里鬼非但不是可怕之物，反而成了酒肉饭钱的来源，这是姜三莽"视鬼蔑如矣"的物质基础、心理基础。蔑如，如同没有，鬼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本是可恶可怕之物，现在姜三莽把它看得如同没有一样，而且还要靠它来供应"酒肉资矣"，鬼变成酒肉饭钱，不但不可怕，反而变成要追寻的"宝物"了，这样寻找酒肉饭钱就成了姜三莽寻鬼行动的基础，就产生了下面姜三莽一连串的寻鬼的行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段语言在表达主题上的巧妙功用了。

姜三莽捉鬼的行动小说共写了三次，三次都突出了是三莽积极主动的去寻鬼，去找鬼，而且想的办法是一次比一次深，行动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积极，更加主动。三莽越积极、越主动，其"慑鬼"的气焰就越足，所以鬼就"反避之也"，反而躲避他了。这样三次行动描写的选择是属于"妙"选材的，它使主题的表现更形象、更生动、更有力。

第一次："于是夜夜荷挺执绳，潜行墟墓间，如猎者之伺狐兔"，"每天晚上，偷偷地在荒村和乱坟堆中寻找，好象猎人小心寻找狐狸野兔一样。这些都表现了三莽急切想找到鬼的主动精神，唯恐鬼被吓跑的谨慎心理，也就展现了三莽"勇而黠"的性格，"视鬼蔑如矣"的气势。

第二次："即素称有鬼之处，佯酒寝以诱致之"，到一般被人称作有鬼的地方，假装喝醉了酒躺着引鬼来。这可比第一次进了一步，从地点看，从荷挺执绳到酒寝看，都进了一步，都是在想方设法找到鬼、甚至是在用"鼓励"鬼来加害自己的方法而想找到鬼。读者可觉察到鬼在隐隐的"避"姜三莽，并且比第一次得到进一步的表现，其"勇而黠"的性格，"视鬼蔑如矣"的气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

第三次："一夕，隔林见数磷火，踊跃奔赴；未至间，已星散去；懊恨而返"，"踊跃奔赴"写出了姜三莽已见鬼火时的高兴、积极情状。"懊恨而返"写没有捉到鬼时三莽的脑怒生气。这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表现了他的性格和气势。"已星散去"是明显的写出鬼是在躲避姜三莽了，这比前两次鬼隐隐的"避"都进了一步。从比较可以说明姜三莽的三次行动描写在表现主题上是一次比一次生动地表现"避"的，一次比一次深刻的表现姜三莽的性格和气势的。以上三次捉鬼的地点场合，也是一次比一次接近鬼，

第一次是"墟墓间",第二次是"素称有鬼之处",第三次是"隔林见数磷火",依次突出鬼魂是在"避"三葬,而不是相互不遇。小说就是通过语言、行动的描写形象、生动地突出了主题,而形成了它的艺术特色。

(戈纪敏)

迂夫子 ·纪昀·

傅显喜读书,颇知文义,亦稍知医药,性情迂缓,望之如偃蹇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辄问见魏三兄否。或指所在,复雅步以往;比相见,喘息良久,魏问相见何意,曰:"适在苦水井前,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黹,倦而假寐,小儿嬉戏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虑。男女有别,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觅兄。"魏大骇,奔往,则妇已俯井哭子矣。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这篇小说刻画了一个读书读呆了的迂夫子形象,令人又气又笑。

他性格最大的特征是"迂缓",作者是用夸张的手法,来描绘其形象的。

首先,作者描绘其外貌:"望之如偃蹇老儒",这位傅显的年龄不会太大,可能是三十左右。因他朋友魏三兄的孩子仅三四岁,傅显称魏为兄,可推知比魏三年轻,而魏三的孩子尚幼,其人恐怕也仅三十左右了,傅显年纪不大,形貌却象"老儒",而且是"偃蹇"的。偃蹇即弯腰曲背、行动迟缓,似乎要跌倒的模样。真是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

其次,描绘其性格。朋友的妻子在井台边做针线活时睡着了,她的孩子年幼,向一口极深的苦水井走去。在这幼童无知,形将落井,人命攸关的时刻,他一不是去叫醒那睡着的女人,二不是去抱住孩子,而是转身去寻找还不知身在何处的朋友魏三。其理由是"男女有别,不便呼三嫂使醒。"这是何等的迂呆啊。作者以夸张的笔法描绘傅显找魏三报讯的情态:他雅步行市上,逢人便问看见魏三兄没有。"雅步",即慢攸攸地迈着四方步也。这是迂缓的表现。当别人指出魏三的地址,他又"复雅步以往"。为什么不急走、跑步呢?他认为是失礼的表现,读圣贤书的人,怎么能慌急呢?可见

迂缓得可以了。作者不仅从行动上描绘，也从言语上来描绘其人的迂缓。他见了魏三后，喘息良久，才说："适在苦水井前，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黹，倦而假寐，小儿嬉戏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虑。"他说话文绉绉的，用词不急不缓，如"似乎可虑"，不说"幼童无知，恐将落井"等，一派迂夫子的口气。结果，小儿果然落井。

夸张的描写，它将对象的某些特点扩大，扩大到超常的程度，就显出其鲜明性。这篇小说将人物迂缓的特点夸张了，于是人物的性格便愈见分明。尽管作者没有置一词评论，但其批评的倾向便在夸张的描绘中表现出来了。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虽不长，却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迂夫子形象。（李　凡）

永春僧　·纪　昀·

永春山中有废寺，皆焦土也。相传，初有僧居之。僧善咒术。其徒夜或见山魈，请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两无涉也。人自行于昼，妖自行于夜，两无害也。万物并生，各适其适。妖不禁人昼出，而人禁妖夜出乎？"久而昼亦殴人，僧察无宁宇，始施咒术。而气候已成，党羽已众，竟不可禁制矣。愤而云游，求善劝治者僧之归。登坛檄将，雷火下击，妖歼而寺亦烬矣。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术，始足以胜之，而弗肯胜也；我道力不足以胜之，而妄欲胜也。博善化之虚名，清败决裂乃至此，'养痈贻患'，我之谓也夫！"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永春僧》写了一个僧人与山怪由井立到对立的故事；进而从佛寺被焚，化为焦土，引申出"养痈贻患"的教训。

这位主事的和尚是位心慈面善之人。他有用咒语降妖驱怪的本领，却不肯擅用；他明知山魈（山怪）在夜间出没，却不加制服。他大度，他善良，他认为世界万物应该齐生并存，互不干涉。然而他错了，日于一久，山怪竟敢大白天也到寺院里来搅闹，弄得僧人们没个安宁的住所。这是僧人始料

不及的。虽然此时，山怪的势力已经壮大，僧人的法力不能将其制服，但他仍"施咒术"，表明他虽善良却并不怯懦，性格纯正，却不单一。此时的僧人，心境已难平和，一个"愤"字，写出了他性格的发展。遗憾的是，请来的降妖者法力虽大，但在神将的雷火轰击下，难免玉石俱焚——"妖歼而寺亦烬矣"。睹此惨状，僧人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拊膺"（拍着胸脯）虽是写他的动作，却也是他内心悔恨交加的外化。应当说，这一故事虽然极简短，但刻划的人物形象还是比较丰满的。

古希腊有个《农夫与蛇》的寓言，说的是一个农夫看到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拾起来揣到怀里。体温救活了冻蛇，冻蛇却掉头一口将农夫咬伤。临死前，农夫说："我怜惜恶人，应当受到这个恶报"。他的话与僧人"博善化之虚名，赍敝决裂乃至此，'养痈贻患'，我之谓也夫！"的自责与慨叹何其相似。这里，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两个故事，竟说明了同一个道理，给人以启示：不仅应吸取社会人生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可做文学创作方面的比较研究。（王震亚）

避　谀　·纪　昀·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则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前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做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讪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见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俱在。人即可谀，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在，谀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胜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

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避谀》的情节并不复杂，就是写某个旧家子（破落的官宦人家子弟）"夜行深山中"，在一岩洞内，与已然过世的前辈某公的几段对话；但很生动，某公的音容笑貌、心胸见识，无不一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小说写他"招邀甚切"，招手邀请晚辈进洞，态度十分恳切；"寒温劳苦如平生"，问寒暖，道辛苦，如同生前一样；"略问家事，共相悲慨"，探问家中的变化，一起悲伤感叹一番。其举止言谈，与生者毫无二致。

旧家子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佳城，是指墓地，典出《博物志·异闻》。按说，人死，理应在墓地安身，某公却独自游历到了山中洞里，所以要问。某公自述生前虽无过失，但读书只是信从别人的讲解，做官只是照章办事，所以没什么建树。然而儿孙辈却在他墓前立碑刻字，所述，或平空生造，或言过其实，使他深感不安。为避游人的讥评、鬼物的讪笑，只好远离墓地。这里，某公虽是虚幻的鬼魂，但他遇到的麻烦——谀墓（撰写的墓志称誉不实），却是极现实的。社会上，不只"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甚至象蔡中郎（蔡邕）、韩吏部（韩愈）这样的名流学士也不免随俗，给人写过颇多溢美之词的碑文墓志。这就更能说明，谀墓已成为社会的一种风习。

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借某公的避谀，游人的讥评和鬼物的讪笑，抨击了这样一种社会风习，说明了作品的寓义，而且也塑造了某公的鲜明形象。作品写他"正色曰"：

"是非之公，人心俱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在，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

这话说得何等好！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自有公论。以不实、溢美之词欺世盗名，即使一时可以诳过旁人，扪心自问，也会感到惭愧的。何况大众的舆论尚在，诳骗又有什么用处！荣耀父母，应当是做出显赫的事业，传扬好的名声，为什么一定要用虚夸的词语招来毁谤呢！如果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所看到的还只是个一生朴拙、不贪虚名的正直人形象，那么他板起面孔、十分严肃地说下的此一番话，就表明他还是个不为世俗所囿的真有见识者。

小说以玉典的亲家翁田白岩的话结尾："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这话既说清了寓言的特点——事不一定实有，不过借事以寄托寓

义；又肯定了某公的见解——这见解的意义是深远的。确实，不仅在封建时代，某公的这一见识不同凡响，即使到了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虽然在墓前树碑立传已不多见，但写悼词、传记、人物介绍等文字时，不是仍应坚持实事求是，以免虚词招谤吗？ （王震亚）

狼 ·纪 昀·

沧州一带海滨煮盐之地，谓之"灶泡"，袤延数百里，并斥卤不可耕种。荒草粘天，略如塞外。故狼多窟穴于其间。捕之者掘地为阱，深数尺、广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凿圆空如盂大，略如枷状。人蹲阱中，携犬子或豚子击使嗥叫。狼闻声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即握其足立起，肩以归。狼隔一板，爪牙无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群行，则亦能搏噬。故见人则以嗥据地嗥，众狼则毕集若号令然，亦颇为行客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二小狼，与家犬杂畜，亦与犬相安。稍长亦颇驯，竟忘其为狼。一日，昼寝厅事，闻群犬呜呜作怒声。惊起，周视无一人。再就枕将寐，犬又如前。乃伪睡以俟。则二狼伺其未觉，将啮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杀而取其革。……"狼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更不止于野心矣！兽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作品开篇就不凡：

沧州一带海滨煮盐之地，谓之"灶泡"，袤延数百里，并斥卤不可耕种。荒草粘天，略如塞外。故狼多窟穴于其间。

灶泡，指煮盐谋生者所处之荒洼地；袤，为南北距离的长度；斥卤，即含有过多盐碱成分的土地。荒凉、广袤、衰草连接天际，作者给我们展示了怎样一幅图景啊！它雄阔、苍劲、撼动人心；它正是作者笔下的狼、我们心目中的狼，所应出没的地方。

小说没有静止地单一角度地去为狼画像，而是把它放在与人的对立

中多侧面地展示：

人在与狼的生死搏斗中，智慧战胜了凶猛。作品细写阱的形式、人的计谋以及狼因贪婪而中计的过程，都极具体、生动。尤其是"狼隔一板，爪牙无所施其利"句，把狼那困兽犹斗的挣扎与无可奈何的窘态都活画了出来。但狼在与人类的对立中，它并非总是处于劣势。它会把嘴抵在地上嗥叫，以此作为信号聚集群狼，伤害过往的旅客。显然，作者对狼的习性十分熟悉，再加上传神之笔的描绘，使得我们读者仿佛亲眼见到了充满野性、充满活力的真正的狼。

小说后半部分关于狼崽的故事，就纯粹是为了阐发道理而写的。当然，这故事还是很精彩的。它有完整的结构：自"偶得二小狼"始，至"杀面取其革"止，有头有尾。它有曲折的情节：先是狼"与家犬杂畜"，相安无事，"稍长亦颇驯"；后某日，二狼乘主人"昼寐厅事"，竟欲"啮(咬)其喉"，几乎得逞。围绕这一故事，狼的本性不改；狗的忠于主人，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特别是写主人颇有层次。初，"忘其为狼"，何等糊涂；后"惊起，周视无一人"，仍"就枕将寐"，又何等大意；直至群犬二次"呜呜作怒声"，才"伪睡以俟"，弄明白了原委，则又粗中有细。

故事引人入胜，作者的议论也就随之而来："'狼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更不止于野心矣！……"的确，"狼子野心"这话不是瞎说的。作者是在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表面上与你亲近，暗地里却藏着莫测祸心的奸诈小人。（王震亚）

生死间 ·纪昀·

门人有作令云南者，家本苦寒，仅携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会城，久之得补一县，在滇中尚为膏腴地，然距省窎远；其家又在荒村，书不易寄。偶得鱼雁，亦不免浮沉，故与妻子几断音问。惟于坊本缙绅中检得"官某县"而已。偶一狡仆舞弊，杖而逐之。此仆衔次骨，其家事故所备知，因伪造其僮书云："主人父子先后卒，二棺今浮厝佛寺，当借资来迎。"并述遣命，处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时，亲人以其朴讷，意未必得缺，即得缺亦必恶。后闻官是县，始稍稍亲近。并有周恤其家者：有时相馈问者；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且有以子女结婚者；乡人有

宴会，其子无不与也。及得是书，皆大沮。有来唁者，有不来唁者；渐有索逋者，渐有逆途相遇似不相识者；僮奴婢媪皆散。下半载，门可罗雀矣。既而，令托人觐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书之伪，举家破涕为笑，如在梦中。亲友稍稍复集。避不敢见者，亦颇有焉。后令与所亲书曰："一贵一贱之态，身历者多矣；一贫一富之态，身历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载而复生，中间情事能以一身亲历者，仆殆第一人矣。"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生死间》讲了一个十分生动且又令人深思的故事。某县令居官在外。一次，他的一个仆人因舞弊而受到他的责罚。事后，仆人"衔次骨"（恨之入骨），利用县令与妻子分处两地，路途遥远，书不易寄；"偶得鱼雁（指书信），亦不免浮沉（指书信丢失）"，以致"几断音问"的机会，伪造书信，谎称县令与子已先后亡故。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出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丑剧。

这丑剧的第一幕是"初，令赴滇时"：

有周恤其家者；有时相馈问者；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且有以子女结婚者；乡人有宴会，其子无不与也。

"周恤"，是周济抚恤之意；"馈问"，是赠送礼物表示问候之意。请看，这是怎样融洽的人际关系啊！充满情意，充满信任（"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然而，接下去的第二幕，把这美好的世界全然打破。县令已死的谎讯传到了村中：

有来唁者，有不来唁者；渐有索逋者，渐有逆途相遇似不相识者；僮奴婢媪皆散。下半载，门可罗雀矣。

信任变成了"索逋"（讨取拖欠的债务）；交往频繁变为了"门可罗雀"。原来，那美好的世界是靠县令的官帽支撑着的。一旦树倒，猢狲便散。"逆途相遇似不相识"还算好的，若反目为仇，落井下石，岂不更糟？作者的笔是尖刻的，他对这世界的戟刺还没有完结。"既而，令托人觐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书之伪。"于是作者又为我们展示了丑剧的第三幕：

举家破涕为笑，如在梦中。亲友稍稍复集。避不敢见者，亦颇有焉。

三句话，写了三种情状："破涕为笑"，不难理解；亲历了炎凉、冷暖之后，能没有"如在梦中"之感吗？亲友复集，是必然的。但作者用"稍稍"二字，恰到好处。虽说有脸皮厚的，立时就来趋奉；但大部分人由避之唯恐不

及到董霖门下，是要有个过程的。或找借口，或找台阶，或扭捏作态一番。这"稍稍"二字已尽得其神韵了。至于"避不敢见者，亦颇有焉"，是指那"索逋者"之流吧？但愿他们是因愧悔而"不敢见"。

这个故事的确十分生动。各种人物的嘴脸与心态，都在曲折的情节变化中真切地显现出来。正因如此，它吸引了读者。不仅是吸引读者饶有兴趣地看一则笑话，更主要的是它让读者从中品出作者的用心。这用心当然包括对世态人情的讽刺。同时，也还有劝善惩恶、益于教化的目的。作品写"避不敢见者，亦颇有焉"，也许就寄托了这种希望：人应有愧悔之心；进而有超脱"势利"二字的友爱之心，真诚之心。（王震亚）

科尔沁达尔汗王仆 ·纪 昀·

喀喇沁公丹公言：科尔沁达尔汗王一仆，尝行路，拾得二毬囊：其一满贮人牙，其一满贮人指爪。心颇诧异，因掷之水中。旋一老妪仓皇至，左顾右盼，似有所觅。问仆："曾见二囊否？"仆答以未见。妪知为所毁弃，遽大愤怒，折一木枝奋击仆。仆徒手与搏，觉其衣裳柔脆，如蒲草之心；肌肉虚松，似莲房之穗。指所抠处，辄破裂；然放手即长合如故，又如抽刀之断水。互斗良久，妪不能胜，乃舍去。临去，顾仆詈曰："少则三月，多则三年，必褫汝魄！"然至今已逾三年，不能为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是以"尚质黜华"著称的。即使写及鬼神，也没有那种重笔浓彩的张扬、修饰，未见跌宕起伏的情节波澜，不叫读者屏声息气，毛骨悚然。这则《科尔沁达尔汗王仆》，写的是王仆遇鬼相斗，鬼不能为祟的故事，就体现了纪昀小说的素朴风格，平平叙来，如诉家常，却又饶有趣味。

纪昀的笔记小说，常喜用"×××言"为开端，本文也如此。一句"喀喇沁公丹公言"，拉开了读者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说，是瑞士美学家布洛提出来的一种学说，认为人们在鉴赏时，必须在心理上和审美对象保持

一定的距离。有些鬼怪小说的描写维妙维肖，倘读者缺乏心理距离，就会把艺术的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混同，难以产生真正的审美感受。这篇小说有了第一句的交代，读者便知是他人讲的一个故事，记住自己听故事人的身份，不会进入"角色"，可从一旁细细嚼味。但是如果"距离"过远，会让人对审美对象觉得莫测高深或毫不可信，那也不能引起情感共鸣。所以这则小说紧接着特地点明故事的主人公是科尔沁达尔汗王仆，又使人感到这是确凿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喀喇沁公丹公的信口胡诌。

一个鬼怪故事就在这种令人感到亲切、可信的叙述中展开了。

小说正面主人公王仆是个颇有正气的汉子。他在路边拾得两只满贮人牙和满贮人指爪的口袋，便心生疑惑。"诧异"什么呢？故事中没有明说。但我们从他把口袋掷之水中的行动中，可以想知，他在怀疑这是害人之物，不能留着它继续作祟。当化形为老妪的鬼怪寻觅时，他也佯答未见，不据实相告。遭到"老妪"的"奋击"，更毫不示弱，纵然空手，仍英勇与之搏斗。在搏斗时，他从感觉"老妪"的衣裳柔脆、肌肉虚松等等异常情景中，肯定更加清楚：这是一个害人的鬼怪。然而却没有一点儿气馁，反愈战愈勇，以至"互斗良久"，使这个惯会害人的鬼怪无法取胜，愤愤离去。正因为他正气在身，不怕鬼魅，才使恶鬼"不能为祟"，安然无恙。这种敢于毁弃鬼物、敢于与鬼搏斗的精神，的确值得人们敬佩、赞扬。

与之相反，化为"老妪"的鬼怪，是一个丑陋的反面形象。她的两个装满人牙、人指爪的口袋，都是她作祟害人的"战利品"，足见她的歹毒。寻不见口袋，便"大愤怒"，甚至折木击人，足见她的凶狠。斗不胜离去，还要破口威吓咒骂，活现出一个老泼妇的蛮横刁钻的嘴脸。然而，为非作歹的害人鬼怪对于凛然正气、无所畏惧的人是无可奈何的。尽管她厉声喊叫：少则三月，多则三年，要夺人魂魄；但最后还是不能（大半是不敢）再去作对为祟。于是这个色厉内荏的恶鬼，只给人留下了"只不过会用大话恐吓"的笑柄。

整个故事质朴简洁，不加铺张，但极富理趣。通篇围绕科尔沁达尔汗王仆来叙述，而不撇下王仆另去对鬼怪大肆渲染，结尾又点明王仆与鬼搏斗的事情"至今已逾三年"，这都是为了维持读者和小说的一定的心理距离，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而读者在这种朴素、亲切的叙述中也会感悟到：张牙舞爪的恶鬼、恶人只会虚张声势，对他们不必胆怯，只要敢于斗争，他们是无法加害于人的。（顾建华）

还磕头

·诸联·

华亭知县许公以廉明称，民无谤讟。有某武生扭乡人来禀，许悉其人，因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担粪污我衣。许拍案曰："尔乡氓，安得漫不经心，致坏相公衣，应重责不贷。乡人哀求甚切。曰："然则尔愿罚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向坐，乡人叩首于下。俾役数清楚，数至七十余，曰："止。我亦鹘突，犹未问尔是文生，抑武生。"某对以武。曰："误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只须五十耳，当还叩二十。"又令乡人南向坐，某叩首于下。某不肯，两役交掖之。叩毕，武生愤愤而出。

〔选自《明斋小识》〕

古代作家在刻划人物形象上，讲究人物语言要"声口如闻"，也就是说人物的语言务必体现出人物的个性来。这篇《还磕头》只用了人物的四句话，便刻划出华亭知县许公栩栩如生的形象来。小说开头介绍许公因为廉明而称于乡里，老百姓对他没有怨言(谮，dú 怨言)。然后以许公断一小案加以佐证。案情是有个乡人因为自己担子里的粪水弄脏了某武生的衣服，而被武生送到公堂。在日常生活中，大街之上，你来我往，彼此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碰碰。乡人弄脏了武生的衣服，这本是一件小事，可武生偏要小题大作。俗话说"恶人先告状"，许知县一眼看穿武生恶人恶心的嘴脸。为了打击武生的气焰，他采取了先曲后伸的策略。听了武生的没诉，许知县对乡人又是"拍案"，又是"重责不贷"，逼得乡人只好听从知县所判，向武生叩首一百下。许知县的头两句话，听起来声厉色荏，实际上是将乡人保护起来；表面上顺从武生的意愿，实际上将主动权操在自己的手里。当乡人向武生磕头磕到第七十下的时候，许知县突然叫"停止"，说"我亦鹘突，犹未问尔是文生，抑武生"。这种自怨自责的口气，首先将错误的责任归子自己，使自己站到了进攻的有利地位。当武生回答完毕时，许知县说出一句令人惊绝的话："误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生只须五十耳，当还叩二十。"磕头还要还，这正是许知县决定戏弄、污辱武生的一个计谋。武生虽然不

肯，但也奈何不得这位县老爷，因为科举时代文重于武确是事实。这样，我们看到，许知县利用官官相护、思维糊涂这两层保护色达到打击狂傲，保存弱者的目的。整个故事许知县只说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既刻划出他为人机敏，抑强扶弱的性格。

另外，这篇小说虽然二百字，但是故事叙述得有头有尾，中间情节曲变，人物语言诙谐生动，这也是小说成功的一个原因。 （李 勤）

轴 中 珠 ·诸 联·

亦园有友居维扬。虽敝，抱书画癖。于市见店悬古画，装潢华美。知为唐宋人手笔，不敢问价。晨夕往视之，行思坐筹，几忘寝食。逮届除夕，薪米无措，以屋质人，得白金二十。归途经店，复入视，店靡其贷，曰："如君欲购，我愿贬价，得二十金，径携去，无烦屑屑造门也。"闻之忻然，谓缘系前定，罄囊以授，持告室人，喜溢眉宇。室人怒曰："举家嗷嗷待哺，而犹贸无用物，穷措大终无发迹时矣！"掷画于地，画碎轴落，内藏珍珠一串，皆圆径寸，细审轴边，列楷书一行，乃明季某中丞献魏阉者。

〔选自《明斋小识》〕

●●

亦园居于维扬的友人，是一位"抱书画癖"的人物。这篇小说着力刻画这个人物的"癖"。所谓"癖"即深爱，痴爱达到执著不放的程度。

维扬人爱书画，并识得古画为唐宋人手笔，因而晨夕往观，只是由于穷，不敢问价。然而行思坐筹，必欲得之。这一层写他爱画之深，在结构上也为下文作了铺垫。本为过节费用所需而"以屋质人""得金二十"，但他却以之全部易画而归，并且"告室人，喜溢眉宇"。到此，维扬人爱书画的癖好被表现得活灵活现。以上是从正面描写维扬人爱书画癖。店主人廉价出售和室人的怒责则是从侧面衬托他的书画癖。爱书画、懂书画，用抵押房子的钱，置没有柴米于不顾，终于买来这副出于唐宋人手笔、轴中藏有珍珠的珍贵之物，作者就是这样对有书画癖的人持着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才是"发迹"之始。

画碎轴落而得珍珠，这本来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细审轴边"，此画是明末某中丞向魏忠贤行贿之物，这就使轴中藏珠的偶然性带上了必然性。这个结尾又与开头"装潢华美"相照应。这样，全文情节生动而又具有推理的因素。（李　勤）

汤文正抚吴政绩　·阮葵生·

汤文正试抚吴时，有司报湖荡莲芡，公驳还；吏固以例请，曰："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且莲芡或不岁岁熟，一报部，即为永额，欲去之得乎？"常熟县奴讦告其主父，国初时得隆武伪札，迫主远遁，欲据有主妇。公曰："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问？而逆奴以胁其主乎？"追札焚之，毙奴杖下。常州守祖进朝有惠政，落职，公奏留之。祖制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着之。人谓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烦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学术纯粹，世惜其用之未尽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学宗孙夏峰先生，自言为方面时，居官行政，只遵宁陵吕叔简从政录，行之不尽。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汤子遗书数种，皆失本来面目。〔选自《茶余客话》〕

●●

《汤文正抚吴政绩》以极其简洁而凝炼的笔墨，塑造了一位深体民情、明察善断、公正廉洁的封建官员的形象，给人以深刻印象。

汤文正，名汤斌，是清初的一位颇有政声的官员，他在不少地方当过官；特别是任江苏巡抚时，救济灾民，减轻田赋，有利人民的休养生息。这篇作品，就是选择了他在江苏巡抚任上的几件事来写的。这几件事看起来似乎都不大，然而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作者以赞赏的笔调写他虽为大官，却体恤民情，深晓民之疾苦。江苏属古吴地，这里河湖港汊，交错纵横，出产水生植物。有关方面向他报告说，湖荡中的莲子和鸡头米今年丰收了，应予征收，汤驳回了报告。有关方面坚持说，这是过去的惯例，不能废止；汤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就是说，惯例是人制定的；而宽限一分，百

娃们就能得到一分的实惠。这种见识，在当时的封建官员中，是颇为难能可贵的。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正是由于汤斌有这种民本思想，他才能当一个好官。而且他说，莲子鸡头米这种东西，并非年年可以丰收，然而报到有关主管部门，就成了每年要上征的固定名额了，万一没有收成，想不再征收，那可能吗？这就从另一侧面说明，他体察民情，也懂得一定的生产知识，从而为他能制订和推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作品又以钦佩之情赞扬了他的明察善断。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清初，常熟县有个奴仆告发他的主人曾收到过南明隆武帝朱聿键的信。主人被吓跑了，这个人趁机想霸占他主人的妻子。而对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政治的极端尖锐敏感的问题，汤斌没有回避，而是果断地作了处理。他严正指出："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问？"即国家（指刚刚建国不久的清王朝）多次颁布大赦令，赦免那些与明朝有瓜葛的人；如今一封信这样的小事，也值得追查吗？这种决断，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勇气和胆量，否则他自己也可能因此得祸。而且他看清了那奴仆的险恶用心是以此"胁其主"，于是汤斌把信烧掉，把那奴仆打死于杖下。他如此处置，无疑是正确的，有利于安定民心，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避免制造冤案，牵连好人，因而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明见和善断。

作品还热情地褒扬了他的公正廉洁。他胸怀开阔，不以一时的失误取人，而是重视人的才能。常州守官祖进朝为政有实绩，政声很好，但却被免除了职务。而汤斌不避嫌疑，上表奏明皇帝留用了他。他非常感激汤，为表达谢意，他制做了一套衣服和靴子想献给汤，但很长时间没敢向汤说这件事，最后，他还是自己穿用了这套服装。祖为什么始终没敢献出呢？显然这是汤斌为政清廉，使汤没敢，因为他怕碰钉子。这也从侧面说明，汤斌为祖进朝说话，是因为他要用的是祖的才能，并不是跟他个人有什么交往，更不是为了得到他的物质图报。因此，这位正直廉洁、光明磊落的汤文正的形象便非常鲜明地树立在了读者的面前。

尔后，作者把他与前代名臣海忠介、周文襄作了比较，盛称他比之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不仅为官政绩斐然，且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这就总结性地把这一形象再次突现出来，给人以更其深刻的印象。

此外，这篇作品结构十分严谨。文中三个小故事叙述简洁，虽各不相连，但由人物为线索连接到一起，显得自然顺畅，并无生硬拼接之弊。

（霍秀全）

是镜之诡诈 ·阮葵生·

江阴是镜，诡诈诞妄人也。胸无点墨，好自矜饰，居之不疑。海宁陈相国，为其所惑，高东轩相国亦信之。尹健余侍郎督学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庐请谒，结布衣交。镜遂辟书院，招生徒，与当时守令往还，冠盖络绎。常州守黄静山永年，亦与过从，其后因嘱托公事不复往。镜因于书院静室中，供陈高尹黄四木主，俗所谓长生禄位也。稍有识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学至，广文以为言，先生贻书令其来见，以觇其学。镜不往，而令广文谕意，欲先生过庐，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贤士不可召见，但恐吾往见后，则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为耳。"后数年，镜为乡人告讦，亡命不知所终。镜居村去市数里，有小路，逾沟而行，稍近数十步。镜平生必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一日自市归，途遇雨，行至沟旁，四顾无人，一跃而过。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镜饵以一钱，嘱勿言。童子归，其父诘钱所从来，争传是先生跳沟，声名大损。〔选自《茶余客话》〕

●●

这篇作品以辛辣讽刺的笔调，塑造了一个胸无点墨、故作斯文，利用假名声招摇行骗的反面人物是镜的形象，读罢给人极深的印象。

文章一开始，即明白指出是镜是个伪君子，"诡诈诞妄人也"。按一般理解，就是说此人诡计多端，狡诈，办事荒唐狂妄，作品着重从文化素养的角度来揭露他："胸无点墨，好自矜饰。"即没什么学识，却自命不凡，夸饰自己，时间长了，也没人怀疑他。这些，都是从总括的角度先对人物来个概略的介绍，使人了解此人的品质和特点。

接下来，作品对人物的行动和灵魂作了具体的剖析。

首先，写是镜骗取了官员的信任，为自己树立起了虚假的名望，使自己声名鹊起。出身海宁县的陈相国和高东轩相国都被他的假象迷惑了，相信了他确有学问。这两个位极人臣的大官僚带了头，谁还能不信呢？因此，

离京到江阴来检查学务工作的侍郎尹健余，甚至降尊纡贵，枉驾屈尊"造庐请谒，结布衣交"；常州守官黄静山虽然后来由于是镜向他"嘱托公事"——请他在办理某项公务时给予关照——即托关系走后门，不再来往，但这之前也慕于其名而与是镜有交情的。这样一来，是镜便轻而易举地凭空筹集了一笔虽看不见却作用颇大的政治资本——与大官僚们有密切关系，他有没有学问就更无人怀疑了。于是，是镜开始进一步行骗，办了书院，招了学生。

其次，作品写了是镜真面目败露的过程。他虽然有了一面吓人的大牌子遮掩自己的浅薄鄙陋，但毕竟不能遮严实和长久。他的俗不可耐终于由他自己无意之中暴露了出来。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几位大官的铭感之情，居然不顾自己名士的身份，在家中"供陈高尹黄四木主，俗所谓长生禄位也"。这本来是行巫卖卜之人干的事，高雅的读书人是绝不干的，而是镜以名士身份竟干了这种所谓"子不语"蠢事，足见其浅陋，他的"学问"都是些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稍有识者，皆非笑之。"他麒麟皮下的马脚，由他自己伸了出来，这是何等尖锐辛辣的讽刺！

正因为他的真面目已为人识破，所以另一位来这里检查学务的督学雷翠亭先生听说此事后，不客气地"贻书令其来见，以覘其学"。覘，观测；这里引申为观察、考察。面是镜恬不知耻，居然让人告诉雷督学，让雷学当年尹督学的样子前往"造庐请谒"。雷笑道："吾固知贤士不可召见，但恐吾往见后，则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为耳。"这是尖刻得不能再尖刻的讽刺和挖苦了，从而说明了是镜在人们心目中已一钱不值，也含蓄地批评了陈高尹黄四人的不知人。至此，这一诡诈诞妄的伪君子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最后，作者又补叙了一件小事，来进一步揭露他的虚伪：他家与市镇之间有条小路，要过一条沟，从沟上跃过，可近几十步；是镜作为声名赫然的贤士，从来是绕行几十步从桥上走的，因为跳沟不雅，有辱斯文。有一天遇上了雨，"行至沟旁，四顾无人，一跃而过"；一个小孩子看见了他跳沟，他回身"饵以一钱，嘱勿言"。这是十足的虚伪，封建读书人的信条之一，是行动的"不逾矩"，即不违反一定的规矩，跳沟大概就是逾了矩。这当然迂腐。但是镜不仅"逾矩"，而且前有"四顾无人"，后有"饵以一钱"，这简直是对孔夫子的亵渎。这一情节使形象更显丰满而有个性。

除了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外，作品的结构也有点特殊。在按事情的前后过程塑造形象，是镜的虚伪面目被揭破后，作品即以"后数年，镜为乡人告讦，亡命不知所终"作了收束，但作品行文并未到此打住，而是补写了是镜遇雨跳沟。从结构上看，这笔绝非蛇足，它使全文在形式上有变化，更活

泼些;在内容上使对是镜的揭露更深刻,也再次照应了是镜的"诡诈诞妄"的特点,起到言有尽而意未尽的作用。 (翟秀全)

管库人势利 ·阮葵生·

台州侯元经嘉绪,才士也,词赋敏赡,屡困场屋,年五十,官江左县丞。解饷户部,为库吏需索,不即予驳回,侯大窘。时梁文庄公为侍郎,见侯名,曰:"奥门也!"顾司官谓"某尚书祭文,诸君谦让不作,盍以属之?"即传至户部后堂,授笔札,不移晷,成骈体,极壮丽。某司官复进曰:"此堂官祭文,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属。"侯磨墨濡笔,复成四言韵文。此何足尽奥门才?而一时堂上下称诵不已。彼管库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装行矣。镇江黄太守永年,试童子,邀奥门至署阅卷。一夕自持烛入厕,久不出,家人怪之,启户则已堕厕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选自《茶余客话》〕

●●

管库人即管理国家银库的官吏。作品说的是封建时代管库的官吏利用职权,对前往办理支取饷银的人敲诈勒索,不向他行贿,他便不发放饷银。这是当时的不正之风。其实这篇作品仅是以此事为因由,通过台州县丞侯嘉绪(字元经)前往领取饷银中的一段经历,塑造了这位"词赋敏赡",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而又不得志的"才士"的形象。

小说一开始,即道出侯的"词赋敏赡"的突出特点。敏,才思敏捷;赡,富足。四个字概括地写他工于词赋,文思迅疾,作品众多。初步描画了他形象特征的一个轮廓。尽管有才华,但他的经历却坎坷:"屡困场屋,年五十,官江左县丞。"场屋,科举时代考场的称谓。他仕途不顺,五十岁只做了个小小的县丞。这句交代人物身份和地位的话其实很重要,正因为他文思敏捷,后来在代人捉刀写祭文时,才很快写成,技掠四座;又因为他官卑职小,才来干解饷银的差事,才受到管库人的欺凌,才被指定代人作文。这里仍是概括地介绍人物。

之后,他赴京到户部"解饷"。户部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一个部,主管

财政。解饷，即把中央政府发的薪饷押解回去。然而出师不利，库吏索贿，侯不知道还需行贿，因此他的申请便被驳回，"侯大窘"——非常尴尬难堪。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哪懂得官场中的这些龌龊事？这就写出了他形象的一个侧面——颇具书呆子气的知识分子的一面。

当其时，梁文庄公正任职户部侍郎，他在报批饷银的申请书上见到了侯的名字，很有些吃惊，"曰：'夷门也！'"夷门，本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的东门，后代指魏国信陵君的著名幕僚侯嬴。侯嬴是当时把守夷门的小吏，被信陵君迎为上宾，他为信陵君救赵却秦出谋划策，在历史上传诵至今。侯元经本有文名，又与侯嬴同姓，故被梁侍郎誉称为"夷门"，意即象侯嬴那样有非凡才华的人。于是，梁让他代拟某尚书——显然就是户部尚书——的一篇祭文；而这祭文，正是他属下的诸曹司官们"谦让不作"——实际是既无其才，又无其胆而作不出的。小说中用相当简略的文字写了侯作祭文的过程："即传（侯）至户部后堂，授笔札，不移晷，成骈体，极壮丽。"晷，日影，也是古代计时的一种工具。把笔纸给了侯，日影还未及移动，文辞壮丽的一篇骈体祭文已经写出来了。这虽然似乎有点儿夸张，但侯一挥而就的丰采，却也可见一斑，他的"词赋敏赡"更非虚妄之词了。同时，这与众司官们的"谦让不作"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十二个字写尽了侯的出众才华。但这还没有完。"某司官复进曰：'此堂官祭文，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属。'"堂官，指尚书；诸曹司，户部衙门中的各专门机构，进言者即这类机构中的一名官员；属，这里同"嘱"，引申为托付。就是说，不仅尚书，连诸曹司的祭文，索性也托付给侯一块儿写了算了。这就不仅是对比的笔法了，简直是辛辣的讽刺——那些诸曹司官员，不但不替他们的顶头上司尚书写，反而连自己的也写不出，而只好让侯来捉刀代笔，真够无能和厚颜的了。这就从另一侧面有力地烘托了侯的形象。而侯也不推辞，他"磨墨濡笔，复成四言韵文"，从而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超人学识。

"此何足尽夷门才？而一时堂上下称讶不已。"作者笔锋一转，先用一句反问，盛赞侯的前述行动，只不过是小试锋芒，不足以显示他真正的才华；后一句用众人的"称讶不已"，从更高的层次上极写他的超然不凡，具有"一览众山小"的压人气势。一件写祭文的小事，塑造出了令人钦佩不置的"才士"形象，确实生动有力。

小说的最后一笔十分有趣："彼管库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装行矣。"当侯从户部衙门中出来时，管库者再没索取贿赂，是不敢再要了呢，还是由于钦佩侯的才学而不能再要了呢？不得而知。总之，这从管库者的角度再次突出了侯的形象，使之愈鲜明。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侯写祭文的一显身手，恐怕他的批文要想拿到还早着呢！ （霍秀林）

叶奕绳强记法　·阮葵生·

张尔岐云，历城叶奕绳，尝言强记之法，云："某性甚钝，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三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读有所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隔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约取而实得也。"叶有文采，善剧曲，济南人士推为洽洽，其所言真困学要法。〔选自《茶余客话》〕

●●

《叶奕绳强记法》是一篇记学习方法的作品。文章全篇仅二百来字，却写出了一位勤勉好学、善学、终至学有所成的读书人的可敬形象。

作品采用了由人物自述的手法来写，因而更使人感到亲切和真实可信。叶奕绳所讲的，是自己学习中运用的"强记之法"——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增强记忆，或使学到的东西记得更牢固的方法。

文章中，叶先正面讲述强记法。他说，自己之所以采用此法学习，是由于"性甚钝"，意即天资驽钝，不像有些人那样资质聪慧机敏。从全文看，这并不是他的谦逊之辞。他的具体作法可以概括为"录、诵、粘、观、熟"五个字。这五个字即强记法的五个环节。录，即把所读书中的精粹部分摘录下来；诵，朗读十几遍；粘，把摘录的东西粘在墙壁上，为的是看着方便；观，每天翻来复去观看多次；熟："务期精熟，一字不遗"。按这五个环节做，一段摘录文字便牢记于心，轻易不会忘记了。这之后，他便取下记得精熟的摘录，换上新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岁，指一年；就是说，一年之中，没有一天停止过。这样做的结果，叶奕绳自己说："一年之内，约得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笥，竹子编制的方形器物，几年下来，他的学识便有长足进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后，叶奕绳把自己的方法与有些"泛览者"——满足于泛泛地浏览，

而不求甚解的人——的方法作了比较，那些人"略得影响而止，稍隔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约取而实得也。"枵，空；枵腹，比喻腹中空空，什么知识实际也没学到。约，此处意为简单，少；约取，即一次摘取得少。那些泛览者稍微了解一点意思就满足了，隔不了多久也就忘记了，叶认为，不如象他那样一次摘录一点，但记得很实在。经过这样一对比，叶奕绳强记法的优越性就显得很突出。

作品的主要篇幅虽为叶的自述，但透过其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勤奋踏实，兢兢业业治学的读书人的影子。他不好高务远，也不靠小聪明、走捷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知识的道路上跋涉，这种"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治学精神，是他取得成功的必然保证。他的强记之法，的确是"困学要法"，即得到和掌握知识的根本方法。作品用人物自述的方法来塑造自我形象，这种尝试新鲜独异，应该说也是成功的。

此外，文章首尾用第三人称的介绍的方法来写，显得朴实诚挚；特别是结尾部分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的一句议论，指出叶奕绳"所言真困学要法"，极为精到。全文的文风朴实，也与叶奕绳这个踏实治学的人物性格特点及其治学方法和谐融洽，十分统一。（霍秀林）

沈百五 ·钱泳·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客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故承畴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不数年，承畴已归顺本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徒结援，为大兵所获。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认识曰："吾眼已瞎，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献我于不义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颊。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妻张氏收其尸，尽剥衣

装，葬之虎丘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结援时，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选自《履园丛话》〕

●●

《沈百五》可称为一篇纪实性小说，它以生动的笔致，塑造了一位真诚爱才、为国忘家、并有着高尚民族气节的明末志士沈百五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

作品是通过写沈百五和与沈有关的四件事，来刻划这一人物的性格的。

一是识才、爱才、育才。小说中先写了他当年发现洪承畴的事。洪承畴，明末清初人，祖籍福建。明朝末年，颇受崇祯皇帝的宠信，历任要职。他手握重兵，参预了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后又率大军与清兵在今锦州、沈阳一带作战，战败被俘降清。他在清初又做高官，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洪十二、三岁时，沈百五在一次作客时遇见了他，认为他"非常人"——才华出众，非同一般人，就下决心培养洪成才。文中写道，沈"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西席，指教书先生；古人礼节主位在东，宾位在西，故这样称呼。沈一下请了洪和洪的父亲到自己家，让父亲教儿子，把他们养起来，实际上是沈自己负起了教育洪成人的责任，这仅仅是因为沈认定了洪是可造之才，才这么做的。这真是求才若渴，为才忘己。在整个事情进行的过程中，沈并没图谋任何私利，并未把洪居为奇货，特别当洪"已贵"后，沈并未得利。因此，通过培养素不相识的少年洪承畴成才这件事，首先就使读者对沈百五这一人物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

二是为国尽散家财。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义军蜂起，天下大乱。南粮北调的主要通路淮河经常受阻，"当事者咸束手"——那些当政的人都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推荐了沈百五负责运粮工作。这时的沈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应当指出，文中称农民义军为"流贼"，这当然是一种污蔑，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作者，自然是从他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待农民起义的。沈当然也是绝对忠实于明王朝的。为了明王朝的国家利益，他确是舍身忘家，他倾尽家资，变卖成钱，不是把钱收藏起来，而是买了数千船米，取道海上送至北京。作为一种奉献精神，作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其形象给予人的印象，在第一部分爱才育才的基础上，显得更加鲜明生动。

三是宁死不屈节。这部分是表现沈百五性格和精神风貌的重头戏。洪（畴兵败降清，而"百五独不肯"，"独"，表明了他的志气和铮铮铁骨，令人（佩。这是这部分的第一层。不仅不降，他还"脱身走海，尚徒结援"，就是（，脱身从海上逃跑，希望着去联络组织援军，以救国难。这是第二层。第（层，在不幸被俘后，作品中对沈百五的行动作了十分精彩的描写。

他先是故作不认识，显然是不愿相认，不屑于认这个汉奸，这从他"吾（恨已瞎"的愤激之话中就可看出，他已深悔当初看错了人；当洪恬不知耻（地自报其名后，沈"大呼"，极言其怒；他说洪"殉节久矣"，则是他的希望，（是他又一次忠告洪，应当以死殉国，保持名节，不应苟且偷生，与敌为伍，（令后世唾骂；他说"尔何人斯，欲献我于不义乎？"是正面自明其志，还暗含（劝诫之意；至于"掀洪衣襟，大批其颊"，只是把痛恨到极点的情绪化作行（动罢了。而洪的"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的自我解嘲，从反面更烘（托了沈的形象的高大。钟鼎，指致仕朝廷，为官作宦；山林，指归隐乡野，不（求闻达。洪以此为自己开脱，更显出他无耻的面目。至此，沈作为品格高（尚的民族志士的形象，顶天立地般地树立起来。

四是补写沈身后的两件事，更突出他的形象。一件是沈妾张氏卖掉自（己衣服，换钱埋葬了他，并在他墓旁盖一草屋，为他守墓二十年至死；另一（件是他当初联络援军时，手下的五百壮士在他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这两件事一柔一刚，都很悲壮，从又一侧面再次强调了沈的精神、气（节的可贵感人，使其形象得到有力的烘衬和补充。（霍秀全）

陆清献公 ·钱 泳·

陆稼书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民有事控县者，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兄弟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式好无尤。呜呼！若先生者，诚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贫不能备寿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视之，较寿筵何如？"但见堂上下香烛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选自《履园丛话》〕

●●

《陆清献公》是一篇极其简洁凝炼的好文章，它恰如一方小巧玲珑、精美雅致的古砚，东西不大却弥足珍贵。作品以十分清新流畅的笔调，为我们塑造出一位以独特奇异的方式断狱息讼的父母官的形象。

作品写的是清代嘉定县官陆稼书的逸事。文内对人物的描写，主要是从三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概括介绍陆稼书平日的行止及其断案方法。宰，指主宰者，这里用如动词，是"做嘉定县的主宰者(县官)"的意思。他平日无事时，每天"坐堂上课子读书"——开篇便是绝妙的一笔。堂，即公堂，本是县官办理政事的地方，他却当作了课堂，每天在这里教孩子读书。由此便可以看出此人风貌，也可从侧面看出在他治下的嘉定，民风一定是纯朴的，同时更是陆在用自己的榜样来教化百姓们，足见其良苦用心。而他的夫人则"在后堂纺绩"。这后一笔似可不必写，但作者行文至此其实寓有深意，在于表明他的谨严敦厚的家风。夫妻二人男读女织，夫唱妇随，把一座公堂利用得可谓充分。

这还是次要的。接下来文章写他的断案方法，当地方上有了事情，有人到县衙告状时，他的处理方法是："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他先不派差人去传唤被告，而是把传票交给原告，让原告去传唤；如被告不来，再派差人前去。这种方法是前所未见的。这就是说，陆把断案的基础，首先建立在相信当事人之上。他不怕被告逃逸，不担心他不来，不给他在精神上造成更大压力，这样，便给当事者一种通情达理的印象，使其从心理上容易接受未来的处理调解。

那么，他如何审理案件呢？以理喻情恕，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不是靠用法律和刑具去治服。这种方法是在前边充分相信当事人的基础上采取的，因此看似不易令人理解，实则很自然。作者从他的家风，写到他的政风，进而写到民风——"渐成无讼之风"，一层层地由小及大，由点到面，由家庭到社会，把他的重在教化的为政思想，用十分简短的文字，简炼的语言，写得顺理成章，十分清楚。

然后，作品中用一具体事例从实践的角度来阐释他的为政思想："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兄弟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式好无尤。"这是个极为生动的例子。而对"伦常大变"的局面，他的"以理喻"的原则显然行不通了，于是使用了"以情恕"的法宝——以情动人。恕，本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陆自跪烈日下以自谴没尽到息讼的责任，从而感动了那争讼

不休的兄弟，使他们也能将心比心，互相体谅，也理解了县官，不再争讼。陆的这种清教徒式的作法，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为政思想的笃信和至诚。

这一为政主张，经过自己身体力行坚持不渝的贯彻，终于大见成效。他得到了当地百姓们的尊敬和爱戴。作品最后，写他过生日，因为太穷了，连一桌作寿的宴席都备办不起，因而招得"夫人笑之"。但陆心中有数。他让夫人到公堂上去看看，"但见堂上下香烛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这如林的香烛，是对为政宽松清廉的陆稼书的最充分肯定和最高褒奖。由此，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父母官的形象，便个性鲜明地被塑造了出来。

作品在写法上以叙事为主，中间也插入了一段议论，它是作者由衷地赞赏陆是那种象圣人所说的用道德来启发人，用礼义来规范人，使人们懂得羞耻并且使其行动合于规矩的人。这一议论使陆的所作所为具有圣人色彩，因而他的形象也更理想化了。作品结束收束突然，但也不是半截文章，而是具有意尽旨远的作用。（霍秀全）

成 衣 匠 ·钱 泳·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宁波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皆宁波人也。

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逐询主人之性情、年纪、状貌、并何年得科第，而独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肥者，其腰宽；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至于尺寸，成法也，何必问耶？"

余谓斯匠，可与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辄以旧衣定尺寸，以新样为时尚，不知长短之理，先蓄覘觎之心。不论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诗所谓"稳称身"者，实难其人也。

〔选自《履园丛话》〕

●●

一般说来，成衣匠给人做衣裳，重要的一步是量尺寸。钱泳描写的这位成衣匠却与众不同，有人让他裁剪衣裳，他却询问主人的性情、年纪、状

貌、"并何年得科第，而独不言尺寸。"人家怪他为什么这样做，成衣匠谈了自己的见解。通过成衣匠的语言可以看出他裁衣技术高明、经验丰富。他认为衣裳要做得合身，应该注意几个方面：首先要体察人的心理。"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长而后短；者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科第者入仕年纪的不同，心理状态不同，身姿行态也不同。做衣裳就要根据这不同的特点，来决定"前长而后短"、"前短而后长"的不同裁法。其次要观察人的胖瘦，"肥者，其腰宽；瘦者，其身仄"，腰身的宽仄要根据胖瘦体态的不同来决定。还要了解人的性情特点。"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性情不同，衣服的长短也要有区别。"至于尺寸，成法也"，这是不言而喻的。总之，通过成衣匠的一席话，说明他对于衣裳怎样才能做到"稳称身"，其见解是与众不同的。

这位成衣匠之所以能编出这一套裁衣要领，是与他深刻地观察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分不开的。他的裁衣要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以及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他像一位高明的画师，给那些醉心功名的人画了一幅漫画。他使读者看到了少年科第者人仕后那种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神态以及者年科第者屡试不第，科场失意后那种心灰意懒、弯腰驼背的可怜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考试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腐蚀。

这篇微型小说构思是极其新颖的，作者的用意并不完全是要成衣匠谈自己的裁衣经验，而是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的。（连　枚）

陈玉方侍御　·梁章钜·

陈敷之郡丞廷恩，前侍御玉方先生之子，文采书名，克继前武；而才气通达，则有跨灶之称，不似侍御之古执也。相传侍御在刑曹时，一日司厅门外，车夫喧斗，究主名者，咸指是江西陈老爷所役使。拘至堂中，交侍御自行处置。侍御熟视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识。"车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识也？"侍御不得已令转其背视之，曰："诚然。"一时传为笑柄。按名臣言行录中，载魏王文正公宅中有控马卒，岁满辞去，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耳。然则令之玉方先生，亦

暗合古名臣风味，未可厚非矣。 〔选自《浪迹丛谈》〕

●●

《陈玉方侍御》实际是由两个笑话式的小故事组成的，但两个故事性质相同，然而又有主有从：前一个为主，后一个为副，且后一个是补充说明前一个的。小说主要写了一个叫陈玉方的侍御的一件逸事：陈的车夫与人打架斗殴，别人看陈面子，把车夫扭送来让他自己处理，而他却说不认识车夫，最后才搞清楚，那确是自己的车夫，闹了一场笑话。作品以极其简洁的笔墨描写了这位"古执"可笑的官僚陈侍御的形象。

小说对陈的描写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先是侧写，作品开篇没直接写陈侍御，而是首写其子、官居郡丞的陈延恩（字敦之），说他"文采书名，克继前武；而才气通达，则有跨灶之称，不似侍御之古执也。"这里把陈敦之与其父陈玉方作了比较，说明对子老子来说，当郡丞的儿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文章华美，书法漂亮，能继承父亲的传统；而才气和通这事物，则超过了父亲，不像父亲那样古板面迂腐。武者，足迹也，这里可引申为传统、风格、成就等。跨灶，指超过父辈；据说，马的前足掌空处称为灶门，好马跑起来，后足踏印常越过前跨足印，遂称跨灶，后专指子辈超过父辈。这样，作品从一开始，便从侧面告诉读者，陈玉方侍御是个不谙世间某些事物的"古执"老人。

然后是正面描写，也就是通过陈玉方自己的一件事来写他的迂腐性格，当在外边与人"喧斗"的车夫被送进来让他处置时，"侍御熟视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识。'"熟视半晌，表明他的确在认真回忆、思考，不是敷衍了事地对付；否则，看一眼便说不认识此人，也可能是没看清楚。因此，他看得越仔细，想的时间越长，超说明陈的认真，他说不认识也就越发可笑。当车夫急着辩白后，"侍御不得已令转其背视之，曰：'诚然。'""转其背"之后才认清确是自己的人，说明对"背"熟悉到了何等地步！这样，一般人对一个人主要是熟悉面影面非背影，与陈的只熟悉背影而不认识面影形成了鲜明对比、巨大反差，其行动就非常可笑了，特别是"不得已"三字，说明陈知遂，自己若从背面认出这个人来，必成笑柄，从而写出他的被动无可奈何的情态与心态，更显"古执"。

这篇作品在结构上很有特点。如前所述，文中写的是同样性质的两件事，但是一主一副，前主后副。后边魏王文正公同样只认识马夫之背，不识其面，实际是为了补充说明陈玉方行事虽可笑，但却是"暗合古名臣风味，未可厚非矣"，即让人们不必过多地责备陈的不识其仆这类不通情理的行

动。这种构思安排，使文势显得厚实丰满些，人物形象也不显得过于单薄，确实具有一定作用。（霍秀全）

送　钟　·慵讷居士·

广东为富庶之区，重在洋物。民间凡有喜事，莫不斗丽争华。昔有大宪生辰，官绅士商，各献奇珍，迎合趋奉。洋商某，思内地宝物衙中都有，惟以洋货为重，遂出重资钜万，购得西洋自鸣钟，高五尺，机关灵动，八音克谐，按时呈牌，不爽毫发。至期呈送，为显者寿，斯时僚属毕见，和容愉色。忽见家人手持红柬曰："洋商送钟，谐谒拜寿。"大宪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极人臣，欲享期颐之寿，他物俱可送，何独送我以钟？钟与终，字不同而音同，使我心惊肉感，是该商明假此以咒我也，情殊可恨！"即令人将钟携至大堂，用铁杵击碎，将商发县讯问，亦不排宴享客矣。洋商挽人求饶，不准；后情与面俱到，乃已。是商欲以钟而见长，今反以钟而贾祸，从知话言，固当谨慎；而馈送亦应审音，吾故载之，以为刻意逢迎，漫不警心者，作励颂焉。

〔选自《咫闻录》〕

●●

《送钟》是一篇篇幅不长的小说。说的是一位高官显宦在庆贺生辰的时候，有个洋商给他送了一份厚礼——自鸣钟，不但没取得他的欢心，反使 他大怒，砸了钟，把洋商送县审讯。后洋商一再托人求情，才被放出来。

文章伊始作者即用寥寥数语勾勒出 一派民风日下，趋炎附势，官场秽浊的社会风气。一个到中国来作买卖的洋商，为了求得这位大官的保护，不惜花重金，买了一架珠光宝气的自鸣钟当作寿礼送来。接着作者以生动、凝炼的笔触描绘了自鸣钟的精美、昂贵："高五尺，机关灵动，八音克谐，按时呈牌，不爽毫发。"这特写镜头使 读者眼前有如出现一座晶莹剔透、华贵精美的自鸣钟，耳际仿佛鸣响起"叮叮咚咚"梦幻般清丽悠扬的报时声。文字朴实无华，并无过多的雕饰，却使读者如见其物，如闻其声，可见作者功力不凡。紧接着大宪出场："至期呈送，为显者寿，斯时僚属毕见，

和容愉色。”作者稍加勾画就描绘出主人公所固有的官僚的形象与性格。

如果说作品开始部分洋溢着的是一派平和洋瑞的气氛；那么接下来作者却笔锋一转，顿起波澜，而这也恰恰是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忽见家人手持红柬曰：‘洋商送钟，请谒拜寿。’大宪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极人臣，欲享期颐之寿，他物俱可送，何独送我以钟？钟与终，字不同而音同，使我心惊肉惑，是洋商明假此以咒我也，情殊可恨！’”大宪随即命人将钟砸毁，把洋商逮捕入狱。原来洋商送礼，求福反而得祸的因由在此：“他物俱可送”唯独送钟（终），大宪岂有不怒之理。这里作者采用变直为曲、化浅为深的手法来写，寥寥数语即把大宪的心理、神态点活，使大宪这一愚昧、守旧、迷信，又专横和自以为是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神余言外，从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当时官场的丑恶现象和到处散发着的腐朽、庸俗气息。字里行间充满讽刺意味。

按说文章到此已经可以结束了，但作者还不停止，他又荡开一笔，说：“是商欲以钟而见长，今反以钟而贾祸，从知话言，固当谨慎；而馈送亦应审音，吾故载之，以为刻意逢迎，漫不警心者，作励颂扉。”真是神来之笔，变化莫测，看似说洋商的不懂中国官场习俗，实则是对大宪的辛辣嘲讽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伤心叹惋，寓愤世疾俗于诙谐滑稽之中，颇耐人寻味。

纵观全文，篇幅不长，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精细的描摹，但却浅中有深，平中有奇。就其主题思想而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特别是针对时弊痛加嘲讽，不仅有深刻的见解，而且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就其文辞而论，语言简洁凝炼，笔调清新明快，琅琅上口；就其结构而论，故事情节完整周密，构思奇巧，行文有如黄河之水自然奔放千里无阻，使得全文环环紧扣，一气呵成，不容伸缩吞咽。作品巧思妙笔，技法高超，颇为耐读。

（邢　安）

虎口余生　·慵讷居士·

浙宁镇海县姚墅山有一人，遇大虎，爪抓其面，走投洼下，虎含柴掩之而去。移时，若人死而复苏，虽负疼胆落，犹冀躲避逃生。扶柴撑起，急升大树上，蹲踞密叶中，见虎同一豹至，视柴开人无，虎与豹若失所望，豹即动身欲走。虎咬其尾而留之，

虎乃东西四望，纵身上山，凡有凹曲之区，寻觅无踪，虎回。豹怒目张牙，向虎颔一口，血流满地而死，豹即跑去。盖虎以得人邀豹同啮，豹见无人，怒恨肆怒，故啮虎焉。若人见虎毙豹远，心宁下树，尽力负虎而归，剥皮下庙，以作神褥，割肉分邻，以尝野鲜。疗伤月余，乃愈。然伤虽愈而颜面五疤犹存，咸呼为"虎口余生"。夫虎兽之烈火。人虎最爱者也。今已入其穴，犹得其生，是若人必有善可录，故使虎邀豹，得脱其灾。是虎必啖人不少，故遭豹残命耳。后闻之土人，咸称姚墅山人，贫而至孝，穷不改正。死而复生，即此报也。〔选自《咫闻录》〕

●●

这篇小说的特点之一是短小精悍，情节曲折。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扣人心弦，一下子把读者吸引到文章中来。接下来一环紧扣一环，情节跌宕起伏，如写：人苏醒后，急忙爬上树，躲在密叶中隐蔽起来，虎找豹回来后，不见了人，于是四处寻找……等等，文章的结尾却出乎读者预料，写老虎被豹咬死，人剥了虎皮，做成神褥，并把虎肉分给了四邻。这样的结尾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再一特点是结构很严谨，层次清晰。从人遇大虎，被虎抓伤；到虎去寻豹，人藏树中；直至虎被豹咬，人剥虎皮，层层深入，最后把故事情节引向高潮，使人读后余味无穷。而虎被豹咬死的场面一带而过，这就使文章写得细致而不繁琐，有条理而不紊乱。

这篇小说以细节描写取胜，既把老虎的动作刻画得活灵活现，又贴切地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如："若人死而复苏……扶柴撑起，急升大树上，蹲踞密叶中"，"虎咬其尾而留之，虎乃东西四望，纵身上山，凡有凹曲之区，寻觅无踪"这两处细节描写真实生动，前一处把人急欲逃生的心理和动作写得简练、传神，后一处把老虎的动作"咬其尾"及其中不甘心、不相信人逃走的心理描写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渲染了气氛，使读者印象深刻。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详略得当的问题。

小说最后写道："是若人必有善可录，故使虎邀豹，得脱其灾，是虎必啖人不少，故遭豹残命耳。"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思想，这是唯心主义的。（郭　萍）

王解官 ·慵讷居士·

广东仕宦，自巫牧以下均有恤差，惟滇省最远，山川危险，往返万有余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间，有雄务大使姓王者，领饷到滇，行至云南平彝县境，山峦高峻，林木葱茏。忽一阵狂风，舆夫弃官而遁，王在舆中，恍惚不知所为。仰首见一黄虎，怒目张牙，徐步而来，至舆四面，以鼻嗅之。王已胆落，寂然无声，虎即摇尾大吼而去，山鸣谷应，百兽震恐。移时，舆夫复至，群讶曰："官虽无恙，而魂胆已裂矣！"亟负至廨，用汤灌之，始甦。曰："青莲所咏剑阁之险，亦不过如是耶！"由是恍惚如病，闻响即惊；惊则遍身汗出，色蓝如靛。医云："其胆已破，汁随毛孔而出，非药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 〔选自《咫闻录》〕

●●

这篇小说论艺术情节，并不算太曲折，但在情节安排上却是高度集中，作者善于构置尖锐复杂的矛盾，用以状物写人。以黄虎的第一次出现，作者就以其简洁练达的叙述技巧，一下子就完全驾驭了读者的注意力，遍使你情不自禁地随着故事发展，疾步走进作者所要展现的艺术境界里。那黄虎怒目张牙，徐步而来，它先是以鼻嗅之，紧接着是摇尾大吼而去。这篇小说在情节的提炼上不落窠臼，王解官没有被黄虎吃掉，却被黄虎的一嗅和一吼吓破了胆，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写到：医云："其胆已破，汁随毛孔而出，非药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这样的描写既有些离奇又不失真实。

小说在用词上非常严谨，语言简洁明了，王解官登程、路上山势高峻，黄虎之凶猛，至到王解官被吓破胆而死，写得纤悉无遗，思路清晰，而不是繁杂冗乱，千头万绪，作品的结构集中紧凑而又简练。

另外，小说中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方法，写出老虎的凶猛和王解官被虎所吓的神态。如形容老虎"怒目张牙，徐步而来，至舆四面，以鼻嗅之。"又有"……虎即摇尾大吼而去，山鸣谷应，百兽震恐。"作品中对王解官的描写则是"恍惚如病，闻响即惊，惊则遍身汗出，色蓝如靛。"

（冯 巍）

郭　佳　·慵讷居士·

一枪获一虎两豪猪者，郭佳也。佳本楚人，随父贸易，遂家余姚，贫无立锥之地，弋猎为生。一日，携枪入山深处，见丛薄间有两豪猪，思欲击之。蛇行匐伏，至偏石下，将施火具，忽有水滴头上，腥臊难闻，举头仰视，见石上蹲一斑虎，只露下颏——盖虎欲食豪猪，涎垂下流也。佳惊悸自思，若被虎见，命已了矣！是欲得豪猪以嗜我口，反送身命以饱虎腹也，今虎不杀我，我当杀虎。遂取枪照准虎项，引火开枪击之，适中其颏。虎大吼一声，虎即耸跃，从佳头上过去，直前搏啮豪猪，相持良久，力尽俱毙。佳奔告家人，舁至县堂前。某为邑令，重赏之，留其虎而还以豪猪，谕曰："尔等之来献者，专以虎为民患也；今民患已除，我心见怿，出银赏之，以酬尔等之力。吾收此虎，以志郭佳之勇。二豪猪当与民等烹而食之，共领野鲜之味可也。"

〔选自《咫闻录》〕

●●

《郭佳》通过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胆大、心细的猎户形象——郭佳。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小说刻画人物性格具体、生动、形象。

"一枪获一虎两豪猪者，郭佳也。"文章一开始使用了一个判断句，开门见山地介绍了郭佳这个猎户的令人不可思议的高超猎术，然后采用倒叙的方法详细描写了郭佳是如何获得这一重大成果的。当他看到"从薄间有两豪猪"他就"蛇行匐伏，至偏石下，将施火具"虽寥寥数语，却描写出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猪人。"忽有水滴头上，腥臊难闻，举头仰视，见石上蹲一斑虎，……"这是个多么可怖的景象啊！郭佳恐慌害怕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不愧是个有经验的猎手，马上就能冷静下来，沉着、果断地向虎开枪，虎受伤，在惊吓和暴怒之中，扑向豪猪，"直前博啮豪猪，相持良久，力尽俱毙。"虎和豪猪力量都用尽而死了，郭佳一举两得。这"一枪获一虎两豪猪"的过程，相当充分地把这位猪手大胆、心细、勇敢、机智的性格特

点出色地刻画了出来。

其次，作品语言文字简练，概括性强，动词使用准确。

本文的文字简炼，没有长句，短句的使用亦大都干净利落。恰合概括郭佳这个机智的打猎能手的特点。这得力于动词使用的准确，从而使其达到了传达人物精神的目的。如"蛇行匐伏"逼真地把郭佳当时匍匐前行接近猪物那种小心谨慎的心理，生动地描绘出来。又如"蹲一斑虎"、"只露下颏"把虎将要捕捉豪猪前的形态活生生地再现在读者而前，增强了恐怖气氛。还有"耸跃"、"博啮"极写动作的刚猛，力度十足。

同时，小说全文结构合理，详略得当，层次清晰。

本文短小精悍，采用了倒叙的方法介绍郭佳打虎的情况，所以作者很注意文章的详略安排。对郭佳的身世和进山的过程采用略写，对能反映郭佳性格的打虎过程采用详写，而其中遇豪猪、打虎、虎博猪、受到褒奖的过程，写得极清楚，使文章很有层次。

同时，作品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也较突出。

当郭佳看到老虎时，"惊悸自思，若被虎见，命已了矣！是欲得豪猪以嗜我口，反送身命以饱虎腹也，今虎不杀我，我当杀虎。"这一段较长的心理描写文字，突出地反映了人物急剧动荡的内心世界，相当真实。中国古典小说，对心理描写往往是溶于动作之中的，惊这篇小说，突出地专门作心理描写，在古典小说中是少见的。（潘　锐）

谈　三　·慵讷居士·

谈三，开平人，瞽目，家贫，竟有绝技，寓居广州府城。傍晚，一肩负大布袋，装笙箫琴笛，锣鼓钹锌，凡和音叶律之物，无不齐备；一肩负木器，右手持锁钹，左手携竹杖。索隐摘埴，凡闻钹音一声，即谈三来也。欲试其技，则呼之入室。以席布地，架悬大锣，将大锌小锌锣鼓各物，按布地中，身坐席上，先吹打一会；"口吹锁钹，肘敲大锣，右足撞锌，顺击鼓锣，左足敲鼓摇板，在门外闻者，不知其几许人也。吹打尽则戏曲来；口唱各调，手弹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净丑，声音毕具。遇武剧则大锣大鼓，恍如杀退贼兵，班凯回朝，更觉周到。夫以一弓瞽而周身上下，无不有用，且各出其奇，并无合掌雷同之

弊，虽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亦不能造于至极。问其从何学来，答曰："无人传授。小时无目静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试撞击，各行其音；则又加一器而演之，熟则复加。所难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变化，如左足击鼓，右足敲板，鼓还鼓音，板还板音，方谓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尚不能于两手而两得其音，况于足乎？两手得音，故非易易，况两手两足而各有音乎？两手两足得音困难，而况欲轻重捷徐，不出夫调乎？是必静坐揣摹，听音学调，乃得之矣！"〔选自《咫闻录》〕

●●

这篇小说记述了盲艺人谈三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身怀绝技的民间艺术大师的成功形象。作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结构安排乃至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各具特色。

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形象塑造。这方面小说中采用了概括介绍、具体描写和人物自述的三种方式。一开始，作品先简单介绍了谈三的基本情况：开平人，瞽目，家贫，住在广州等。他一出场，如戏曲舞台上的人物亮相一般，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一肩负大布袋，装笙箫琴笛，锣鼓锹镲，凡和音叶律之物，无不齐备；一肩负木器，右手持锁锹，左手携竹杖。"显然，这是一位生活能力极强的、对这套物事已驾轻就熟的不同一般的民间艺人，否则一个盲人怎么可能带这么多东西呢？因此，人物的出场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当然人们也存有疑问，他能演奏得了这么多乐器吗？这就为下边详述他的绝技作了心理铺垫。

作品重点描述谈三表演技艺。他把各种乐器按一定顺序架设摆列妥当，就开始了表演。一位盲艺人，能做到这地步，确是旷古绝今，难能可贵；就是明目人，一个人演奏恐怕也达不到这地步。这一具体描写，把谈三多年练就的令人惊讶、叹赏、难以置信的绝技呈于读者面前，从而也把这位不同一般的人物形象树立了起来。

谈三为什么能有如此四座皆惊的技艺呢？文中又以他的自述详细地介绍了他从小开始，用多年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揣摹与演练各种乐器和戏曲，从少到多，从易到难，用尽了心机，才达到如此境界。总之，小说通过概括介绍、具体描写和艺人自述，成功地塑造出这位无师自通、技艺高超的民间艺术大师的形象。

小说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根据人物形象描写的需要，分为了三个部分，各部分之间过渡极为自然顺畅。如概括介绍了谈三之后，即将转入对

他技艺的具体描述之时，作品以“欲试其技，则呼之入室”一句作为过渡，巧妙地连接了上下文，使之浑然一体，无生拼硬接的缝隙；到进入第三部分即谈三自述的时候，作者发表了一番精辟赞赏的议论，既对谈三的技艺给予了高度评价，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对谈三如此技艺从何学来的疑问，全文前后衔接了无痕迹，十分完整，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巧妙构思。

作品的语言富于变化，特别是对谈三表演技艺时的具体描写，非常讲究遣词用字，特别是动词的选用，使之适应艺人的动作，尽量准确地传达出其精神。如写吹打：“口吹锁呐，肘敲大锣，右足描锣，顺击敦锣，左足敲鼓摇板”，这里的“吹、敲、擫、击、摇”都是动词，极其准确传神地写出了谈三技艺的精妙熟练已臻于化境的特点，相当生动。

此外，作品在手法上也比较注意。如议论性语言的插入，显得精警深刻而恰 到好处，评论谈三技艺的一番话即是很好的例证。小说中还使用了比喻，像“遣武剧则大锣大鼓，恍如杀退贼兵，班凯还朝”这样的句子，有力地烘托了气氛，从侧面表现了谈三的绝技。（霍秀全）

某观察 ·慵讷居士·

昔有父为尚书，子援例观察者，在部候选。家本素豪，寓中无事，日与宾朋赌博消遣。所爱者，惟有开宝。日在私室装成宝匣，令亲信小子来福捧出，安置客厅几上，前后左右，或金或银，任人臆度下注。未开以前，如出场士子候榜，无不欣欣得意；既开以后，有讥其落想平常，有悔不与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而观察本不以银钱为轻重，专以热闹为开怀。有张姓者，常出入其门，宾主极称相得。一日，见福携匣出来，急取金钏倩福开视，知其情，随将银二千金二百，独门孤注。众见其平日胆怯畏输，下注谨慎，兹何胆大若此？必有所见而然也。各如其门买之。开之果中。管事人白观察曰：“以闲冈而消遣，张某竟起吞心，至随同附合，情殊可恶！”观察令照数赔偿，给公等银票，令各赴铺自取。局竣，约赢二十余万两。观察曰：“请公请进书房，一叙衷曲。”行至一处，高轩敞亮，让次坐定，观察色庄厉声曰：“我与请公相聚有年，今日之局，

必是来福携匣，泄漏机关。”命仆挞之，来福泣告其故。观察云：“张某在吾家往来数年，每年给渠千金，情分不为不厚。我闲时聚局，不过取乐，何以财物陷人不义，使我耗费多金？交游之谊，请从此绝！”即命家人叱逐张姓，而来福给伊父母领回。观察亦由此断赌焉。〔选自《咫闻录》〕

●●

《某观察》是一篇以记事为主的小说。它通过叙述赌博场中的一场输赢纷争，揭露了赌博者的不顾交谊，不讲信义，通同作弊，奸诈虚为，为赢钱而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的丑恶行为，从而告诫人们不要误入此道。

作品的特色之一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主要指的是主要人物“某观察”的形象。这个人物虽未加以刻意塑造描摹——因小说实际不以写人为主——但仍然使形象给人以深刻印象。他当上“观察”，有资格“候选”为官，是因为他父亲在朝中身居高位的缘故。援例，即根据定例；封建社会中，高级官员的子弟在一定条件下可入朝为官，这作为一种成例沿袭了下来。作为纨裤子弟，他闲得难受，又不务正业，便开局设赌，以此取乐，也赢些钱，并不奇怪；然而此人赌则赌矣，给人的印象并不坏，原因何在？一是他处理输赢事落落大方，风度颇佳，不要赖仗势欺人，还不在有理时得理不让人；另一点是他看透赌场中的卑劣奸诈的众生相后毅然戒赌，改掉恶习。作品中当张某买通来福，把宝局底牌露给自己，自己和别人狠捞了一笔，让某观察损失惨重，栽了大跟头之后，观察不动声色，十分冷静。管事人沉不住气，将要追究此事时，观察却让照数付给张某等赢家所赢之钱。这里，作者运用对比的写法，显出了观察的冷静、风度和气量。但这事办完后，他却后发制人，当众查出真相，让来福说出他与张某作弊的实情，从而让大家看清张某的卑劣奸诈，自己则变被动为主动；这一来，他也更占了理，他完全可以凭借这点让张某吐出所赢的昧心钱，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不因为有理而要回钱，因为那样做多少有损他的名誉和声望，他要永远把张某钉在耻辱柱上难受，而使他自己名气更大更光彩。因此，他当众叱责了张某的不讲交谊，他说：“张某在吾家往来数年，每年给渠千金，情分不为不厚。……何以财物陷人不义，使我耗费多金？交游之谊，请从此绝！”这就把张某品格低下、灵魂卑污、重钱不重谊的小人面目揭露无遗，最后把他轰了出去。而自己从此断赌，更显得观察有志气。

小说的另一特点是细节描写细腻生动，颇富情趣。如写众赌徒开宝前后判若两人的情态：“未开以前，如出场士子候榜，无不欣欣得意；既开以

后，有讥其落想平常，有悔不与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光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这段文字把赌徒们侥幸、得意、失望、悔恨等种种复杂的、可笑可悲的情绪和心理写得活灵活现，相当传神。又如某观察听了管事人要追究张某的话后不动声色，先客气地把众人让到里面“高轩敞亮”之处，再“色主厉声”地后发制人，从容追究的心计和谋略，掌握最有理有利的时机的特点表现得相当突出，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此外，作品结构谨严周密，层次分明，也是小说写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作品可划分为三部分，从开始到“专以热闹开怀”为第一部分，写某观察开局设赌，以此取乐，其中写了设赌的原因。赌博的办法，和赌徒输钱后的丑态；第二部分从“有张姓者”到“约费二十万两”，写张某买通来福，作弊赢钱，观察大损。这部分写了张与观察二人平时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张与来福的作伪，张的赌注之大、管事人和观察的不同反应等；最后一部分，从“观察曰”到结尾，写观察当面揭穿张某作弊，痛加叱责，轰走张某，断绝交谊，赶走来福，从此戒赌。作品写某观察从开赌到戒赌，作者娓娓道来，把前因后果，中间过程，说得条分缕析，在在分明；文章首尾相接，前后呼应，十分严谨。（霍秀全）

屠板生珠 ·慵讷居士·

广东十三行街，为西洋诸国贸易之所。岸有赵屠，设案市肉，历有年矣。一日，鬼子行至，愿市其案板，屠欲五十金。鬼子持银至，屠曰：“前言戏之耳。子欲售，必须重价。”鬼子增至五百金。屠思二板值价百钱，今计数千倍之多，不知是何宝也！不售恐错过时候，售之疑价太贱，游移未决。迁延三年，鬼子回国。屠恐人窃去，收藏房中。次年，鬼子复来问，屠引至案前，大笑而去。屠曰：“自子去后，携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价，须求其异。”鬼子曰：“内有大蜈蚣，日饮猪血，已有定风珠，诚希世之宝也。必得养之，斯不害。今藏日久蜈蚣已死，珠亦韬晦。”屠不之信，劈案视之，果有蜈蚣一条，死焉，口内衔珠，白如鱼目。屠乃悔前此不售，计相左矣！〔选自《咫闻录》〕

●●

《屠板生珠》是说在卖肉人的切肉的砧板中，藏着一条大蜈蚣，蜈蚣口中生有一颗稀世之宝的定风珠。显然，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小故事。但从这故事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悟出点什么来。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设案市肉"的赵屠户，其实是个贪心不足的人物。"鬼子"——这里指洋商——大概有"特异功能"，他看出来切肉砧板，即屠板中藏着一条大蜈蚣，这蜈蚣不是一般的毒虫，它口中含有一颗正在生长着的定风珠，所以，鬼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买这两块屠板。第一次，赵屠户开价五十金，即五十两银子，鬼子二话不说，便"持银至"；这时，赵屠户看出了问题，他用先前要价五十金是开玩笑为借口，提出，鬼子要想买的话，"必须重价"，鬼子同样没有犹豫，便"增至五百金"；这样一来，反使赵屠户越发犯开了猜疑。

"游移未决"三年而无结果，直至鬼子回国。那鬼子也真有恒心，第二年又来询问屠板的事。而在这期间，贪心的赵屠户既没有把屠板售出，也没有仔细查究一下，为什么他的两块屠板在鬼子眼中值这么多钱？而是把屠板居为奇货，"携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价"。当鬼子再来问价时，看到这种情景，二话不说，便"大笑而去"。这之后，他才道出出重金购屠板的秘密，原来是内藏蜈蚣口中含有定风珠的缘故，蜈蚣靠喝从板上渗下的猪血活着，珍珠才能生长。赵屠户在鬼子走后，不再用它卖肉，这样蜈蚣喝不到猪血而饿死，珠子也便停止了生长，不可能再长成定风珠。赵屠户劈开已成寻常之物的屠板，证实了鬼子所言非谬，"屠乃悔前此不售，计相左矣！"左，错误。总之，赵屠户既没有发现珍珠的本领，又没有去探究鬼子购买屠板的原因，更不出售，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又改变了珍珠长成的条件和环境，且一味贪财，居为奇货，实在是愚昧可笑。可以说，这是个贪心不足、可笑可怜的典型。

这篇小说的再一特点是非常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对赵屠户，作者把他在重金诱惑和"售之疑价太贱"之间游移不定的商人心理特征写得相当生动而真实。在鬼子回国后，他把屠板珍藏起来的愚蠢行动，又一次表现了他同样的奇货可居的心理。这种相当典型地特意描写人物心理的文字，在古典小说中并不太多见。

作品在构思上采用的是制造悬念、引而不发，最后才揭出谜底的方法。鬼子花大钱买块不起眼儿的切肉砧板，这事本身一发生就令人不解，读者与赵屠户的心理恐怕是一样的。因此，小说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随着鬼子买屠板的给价越来越大，读者的胃口也被吊得越来越高。最后，

当鬼子说出秘密，人们才明白个中原委，心中疑团才告冰释。这种构思方法虽说不上很新鲜，但确引人入胜，而且特别适合于表现这类荒诞题材。

（霍秀全）

鲁颠传 ·朱一是·

颠不知何里人，独行吴越间，体上裸，披单大被，被中圆一孔；下体着絮厚裩，汗重染，不易也；翼飞莲，足跣而跣；手一龟，龟习颠，颠俯首，则龟昂，鼻息相接以为常。颠所过，群儿什百怪随之，颠即踞地展被，头出巾孔，伸缩象龟行，群儿抑且笑。又坦腹命群儿拳，腹坚，群儿争拳之，痛；更击以石，石碎，腹彙彙然。颠喜酒，酒鼻饮。群儿愿观颠鼻饮，多就家索酒酒颠也。夜倒悬桥梁，或城女墙卧鼾鼾焉。横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颠归，问吐纳水火之术，不答，惟日戏群儿如故。颠食尽一器，徐故予大器，无问多寡，食辄尽；又故以肥腻冷水，诸不可口物内器，无问多寡予颠，颠亦食辄尽。问颠："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窥之，见颠方呼呼然，俯水面饮前浴人垢，不更去己垢也。夜过桥梁城女墙，则悬足架上，垂首卧。夜分人定，即溺。人乘颠起，入问之，颠语庄，微及日用细碎，卒不答吐纳水火事。在吴越十余年，人皆识之。一日过华亭，太守方岳贡，出见市儿数百，哗曰："颠来颠来！"怪问颠不答；再问，再不答，以为惑民，系且杖，杖下而颠死矣。后有人入杭之西山，复见颠曳杖蹩蹩行。朱子曰："颠灵知其不死。"

〔选自《虞初新志》〕

●●

《虞初新志》是明末清初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此书成于康熙年间，其目的是"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实际上是一种传记文学的选本。

《虞初新志》的编著者张潮，在论及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问题时，他提出题材必须是"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以新奇动人作为选

材的标准。但新奇的题材却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而不在现实生活之外。因此，选材要"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立足于近代，着眼于时贤，做到"事奇而核"，把搜奇探异建立在对现实生活作真实考察的基础上，即所谓"任诞矜奇，率皆实事"(《虞初新志凡例》)。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超现实为奇的传统观点，赋予"奇"的概念以现实生活的内容，从而引导作者面向社会现实。《鲁颠传》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鲁颠这个人物虽然奇，但他并没有超越现实生活，他是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的。

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强调要"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在这里所说的"似"与"真"，实际是"形似"与"神似"的关系。清沈宗骞的《芥丹学画编》说："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有不能相同者矣……形或小失，犹之可也，若神有少乖，则竟非其人矣。""神似"则是用极经济的笔墨和浪漫主义的夸张渲染写人，突出强调典型特征，使之神情毕肖，性格鲜明，以臻栩栩传神，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鲁颠传》中作者对鲁颠的描写则是成功的例子。如小说中描写鲁颠的外形和动作，便体现了"神似"所要求的逼真和真情实感。

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典型的细节和场面，寥寥几笔，就能形神毕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写鲁颠所到之处，有许多人跟着他走，这时鲁颠便"踞"地"展"袱，头出巾孔，伸缩象龟行。接着又"坦"腹"命"群儿拳。当让他洗澡时，他只是"俯"水而喝别人洗过的污垢之水，而不"更"去自己身上的污垢，…等等，通过描写他的言谈、举止写出鲁颠的怪，语言生动，准确，将鲁颠这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冯 巍)

杨公临刑语 ·邹 弢·

杨维斗，为复社巨擘。国变时，匿迹深山，为逻兵缚去，备极惨掠，而仍骂不绝口。裂其襟衫，得血书《绝命词》十二首。志气浩然，拟诸文文山。后跋云："后人念我，当思忠孝。"临刑时，仰天长啸，连呼"大明"。头已落地，而"大"字尚有声可听。亦烈矣哉！ 〔选自《三借庐笔谈》〕

明神宗后期，朝政腐败，太监魏忠贤专政。而对清军入侵的威胁，社会

矛盾激化，江南一部分士大夫，组织文社，反对魏阉，主张改良，以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崇祯元年，"娄东二张"（张溥、张采）等合并江南若干文社，称为复社。在抗清斗争中，复社人物大都或壮烈殉国，或退隐山林不与清廷合作，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杨廷枢就是这样一位"复社巨擘"。《杨公临刑语》不足百字，叙述了杨廷枢为国捐躯的壮烈情景，讴歌了至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杨廷枢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成了复社的骨干。1645年清兵攻入南京后，他"匿迹深山"，被捕后备受酷刑拷打"而仍骂不绝口"，并且撕开襟衫，用鲜血写下了《绝命词》十二首，决心效法文天祥为国捐躯，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杨廷枢的浩然志气源于对大明的忠孝。他在《绝命词》后跋中写道："后人念我，当思忠孝。"这忠孝使他在敌人面前至死不屈。而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仰天长啸，连呼'大明'"之时最集中、最鲜明、最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呼声震天动地，这呼声传之久远，时间似为之停步，空气似为之振颤。"头已落地，而'大'字尚有声可听"，这是血的力量，这是广大明遗民的共同呼声。作者也正是在这悲壮的呼声中，完成了对这位忠肝义胆的历史人物的歌颂。

我们知道，笔记不致力于面面俱到地塑造人物形象，它擅长的是剪下人物的侧影，惯用的手法是白描。白描即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通过人物富有特征的片言只语、行动细节，去具现其性格、心理和神韵。这篇短文即抓住了杨廷枢临刑时的壮举，具现了这一英雄的形象。

短文作者清末邹弢，著有《三借庐笔谈》十二卷，书中所记大抵以表扬忠孝、阐发贞烈为旨，这篇短文即体现了这一宗旨。短文语言简洁，节奏感强，富有昂然诗意，体现了作者写作上的特点。（赵文友）

陈 化 成 ·淮阴百一居士·

陈忠愍公，讳化成，籍隶闽垣，由行伍起家，缉捕洋盗，屡建奇勋，洊擢提督。道光二十年，调任江南。不逾月，沪上有西兵之乱，亲帅部兵，防堵吴淞。与士卒同甘苦，攘臂一呼，应者如云集。以其得将士心深也。先是，吴淞口南北两岸。南枭公自将，北为牛制军。檄令太湖水师镇守，公以其师多怯弱，力阻

之，不从。五月八日，谍人来告云，西人船势将直逼。公乃登炮台，持远镜窥探，知敌船将至，饬舟将巨炮装弹药以待之。无何，遥见黑雾漫天，奔腾渐近，开炮轰击不绝。恐弹药不继，赴演武厅牛制军处接领，讵意制军不发，且传谕速退。公恐乱军心，仍令尽力攻敌。敌人亦有退意，或教其将长铁装入铜炮，向演武厅施击。牛制军正属目探视，忽当空如火龙降至，惊慌无措，即乘肩舆而逸。公见制军已遁，回顾北岸太湖兵亦散去，西船傍北岸驶入。公知势不可为，遂具衣向北叩拜曰："臣力竭矣！"遂服毒自尽。裨将刘国标负其尸，匿塘下芦苇中。是役也，使北岸有勇敢之兵，主帅无畏避之举，弹药不匮，应接无亏，西船未必能逞志。乃矫矫虎臣竟至束手无策，是谁之咎欤？

〔选自《壶天录》〕

●●

这篇短文以记实的手法，记述了吴淞口之战的始末，塑造了勇武出众、忠贞报国的"矫矫虎臣"陈化成的英雄形象，同时揭示了吴淞口战役失败的原因，抨击了临阵脱逃的投降派的罪行。

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打了许多败仗，其原因何在呢？是中国无人吗？不，中国有"缉捕洋盗，屡建奇勋"的将领，有一呼即应、云集而来的将士，那么，为什么仍不免战败呢？吴淞口一战回答了这个问题。

应该说，对吴淞口一战清兵是早有准备的，"沪上有西兵之乱"，陈化成"亲帅部兵，防堵吴淞"，"先是，吴淞口南北两岸。南系公自将，北方牛制军。檄令太湖水师镇守……"可见，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准备。

仗打起来之后，南岸设防的陈化成率部英勇善战，终使"敌人亦有退意"。但在这种情况下，设防于北岸的牛鉴，却不肯配合作战，甚至连弹药也不予接济，竟临阵"惊慌无措，即乘肩舆而逸"，也就是坐着轿子逃跑了，"北岸太湖兵亦散去"，吴淞口失守了。

正如短文分析的，"是役也，使北岸有勇敢之兵，主帅无畏避之举，弹药不匮，应接无亏，西船未必能逞志。"然而，也正是由于北岸无勇敢之兵，主帅有畏避逃跑之举，弹药匮乏，作战不配合，终使西船得逞，陈化成所属官兵皆壮烈牺牲。

"矫矫虎臣竟至束手无策，是谁之咎欤？"这是一切爱国志士的悲愤的呼声，这是对投降派罪行的愤怒斥责。

纵观全文，对当时的战况，虽未作详尽的记述，但由于抓住了战役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因而深刻地揭示了战败的原因。

短文在记述战事和揭示战败原因上是有特色的，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同样有其特色。

文章开头，便简洁地介绍了陈化成的身世；在简洁介绍的基础上，作者又通过点滴细节描写和人物语言的实录，更进一步地展现了人物性格。当陈化成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而服毒自尽前，他"遂具衣向北叩拜曰：'臣力竭矣！'"临死前想到的不是自己，不是家小，而是君王和国家，他那"臣力竭矣"的呼喊震撼着人们的心。一个叩拜，一声呼喊，一个细节描写，一段话语的实录，虽寥寥数字，却表现了一个忠君报国的虎臣之心，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催人泪下。

一个国家需要忠勇的将士，国家的强盛需要内部的团结统一，这就是《陈化成》一文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赵文友）

"宰白鸭"

·陈其元·

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先大夫在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甫十六岁，检尸格则伤有十余处，为一人所弗能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为。提取复讯，则供口滔滔汩汩，与详文无丝忽差。再令复述，一字不误，盖读之熟矣。加以驳诘，矢口不移。再四开导，始垂涕称冤，即所谓"白鸭"者也。乃驳回县更讯。未几，其又顶详，仍照前议。再提犯问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他委员嗟先大夫之迂，径行提讯，遂如县详定案。比臬使过堂问之，仍执前供。因讯尔年纪甚轻，安能下此毒手？则对曰："恨极耳。"案定后发还县。先大夫遇诸门，问曰："尔何故如是之坚？"则涕泗曰："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狱，必处尔死。'我思进退皆死，无宁顺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为之泪下，遂辞谳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为

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选自《庸闲斋笔记》〕

●●

这篇短文，记叙了一个“宰白鸭”的案例，深刻揭露了清末黑暗的吏治，表达了对受冤者的极大的同情。

文章开头先介绍了“何谓‘宰白鸭’”。简洁而概括的介绍已使读者为之一震：贫苦老百姓竟被逼到了代人抵死的悲惨境地，当时的官府竟如此腐朽黑暗。

为了使读者有更深切的体会，作者具体介绍了“先大夫”即作者已去世的父亲，亲自经办的一起“宰白鸭”案。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斗杀案。“先大夫”经察，得知“正凶”是所谓“白鸭”。因为尸体伤有十多处，不是一人所能干得出来的，而“正凶”才十六岁，身体又弱。再三审讯，口供一直与文件上所写一字不差，可见是事先编好的。因而多次开导，“正凶”才痛哭流涕地说出冤情，承认了是所谓“白鸭”，于是驳回县重审。

然而再次提审时，“正凶”又不肯翻供了。原因何在呢？定案后，“正凶”哭诉说：回到县里，遭到县官更加残酷的刑讯，求死不得时，父母又来责骂，进退皆死，不如顺着父母去死。

对此案，“先大夫”认真审理，而“他委员嗤先大夫之迂，径行提讯”；对正凶，“先大夫”为之泪下而无力救之于水火，只好辞职不干了。

作者为我们记述了一场多么触目惊心的悲剧啊！然而，如此悲剧，在当时何止一起呢？作者不禁发问：“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悲剧是杀人的富户造成的，是残忍的“县官”造成的，是无穷的贫困造成的。一句话，是黑暗的社会造成的。

这篇短文，使我们看到了“正史”中看不到的黑暗的一幕。

（赵文友）

十 五 贯 ·俞 樾·

南宋临安有刘贵者，字君荐。妻王氏，妾陈氏。一日携其妻往祝妻父寿。妻父王翁以其贫也，予钱十五贯，使营什一。留女而遣婿先归。途遇其友同饮而醉。及归，妻见所负钱，问其故。

刘贵醉后戏之曰："吾因家贫，不能共活，已赁汝于人矣。此赁钱也，明日当送汝去。"言已，就枕，即入睡乡。妾思告知之父母，乃之邻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焉。黎明即行。而刘贵固熟睡未醒。有贼入其家，窃其钱。刘贵惊觉，起而追之。适地下有斧，贼即取斧斫刘杀之，尽负钱去。次日，邻人见其门久而不启，入视得状。朱三老乃言夜间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寻。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宁者，自城中卖丝亦得钱十五贯，与之同憩。追者至，并要之归，闻于官。谓妾与崔有奸，杀其夫，窃赁偕亡也。覆尸于市。后其妻以夫死家贫，其父王翁使人迎之。归途遇大雨，避入林中，为盗所得，据为妻。偶言及数年前曾为贼，入人家杀其主人，得钱十五贯。妻乃知杀其夫者即此盗也。乘闲，出告于临安府。事乃白。杀盗。没其家赀，以半给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终。〔选自《春在堂随笔》〕

●●

《十五贯》情节极为奇巧。刘贵拿着岳父所赠的十五贯钱往回走时恰遇朋友，于是"同饮而醉"。这是一巧。归至家中，因醉而与妾戏言："吾因家贫，不能共活，已赁(典卖)汝于人矣。此赁钱也，明日当送汝去。"一番话吓走了其妾陈氏。而偏偏就在陈氏已走，刘贵尚在熟睡之际，"有贼人其家，窃其钱。"这是二巧。"刘贵惊觉，起而追之。"刚好"地下有斧"，使得贼人得以"取斧斫刘贵杀之，尽负钱去。"这是三巧。"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正好"有崔宁者，自城中卖丝亦得钱十五贯，与之同憩"，以致被误为"妾与崔有奸，杀其夫，窃赁偕亡也。"这是四巧。后刘贵之妻"途遇大雨，避入林中，为盗所得，据为妻。"而此盗恰是当年杀刘贵之贼。这是五巧。

所以俗谚曰："无巧不成书"，又云："人要直，戏要曲。"

别看生活中未必有奇巧如此集中的事，作者依旧这般写小说；读者仍然爱看这样的小说。因为人有一种本能的好奇心，有要在审美对象上见出奇巧的心理特征。

于是，在俞樾的《十五贯》之前，有宋代话本《错斩崔宁》(后收入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中，改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有清人朱素臣所作《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而在俞樾的《十五贯》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有了昆曲《十五贯》。前后历时七、八百年之久。可见这一题材的生命力是何等的旺盛。

比较以上各作品，《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与俞樾的《十五贯》在情节结构上一般无二。只是前者为话本，即说书人的底本，为要牢牢地抓住听众，所以特别重视故事情节的铺陈描写。篇幅长达万言。而后者是笔记，不过是作者随手札录、不拘体例写下的东西，因此只用四百余字记下个故事梗概。虽然短小，仍不失奇巧的特征。至于《双熊梦》，虽然仍保留了十五贯钱（这里改铜钱为宝钞）的线索，但又敷演出了金环的线索，并改盗贼杀人越货为老鼠作祟（将宝钞衔回鼠洞；将金环衔上书架；并移动拌有鼠药的毒饼，致人死命）。与俞樾的《十五贯》比较，头绪更为纷杂，情节也更为离奇巧合。创作于当代的昆曲《十五贯》，在主题的开掘与情节的安排上，都与前述各作品有大的不同。如全剧的重心不在敷演故事，而是通过办案、审案塑造况钟、过于执、周忱等封建官吏的形象，提炼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思想，作为全剧的主题。显然，在作品的思想意义、认识价值这一点上来讲，俞樾的《十五贯》与昆曲的《十五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王震亚）

看写缘簿 ·石成金·

有一军人，穿布衣布靴游寺。僧以为常人，不加礼貌。军问僧曰："我见尔寺中也甚淡薄，若少甚的修造，可取缘簿来，我好写布施。"僧人大喜，随即献茶，意极恭敬。及写缘簿，头一行才写了"总督部院"四个大字，僧以为大官私行，惊惧跪下。其人于"总督部院"下边又添写"标下左营官兵"，僧以为兵丁，脸即一恼，立起不跪。又见添写"喜施三十"，僧以为三十两银子，脸又一喜，重新跪下。及又添写"文钱"二字，僧见布施甚少，随又起立不跪，将身一摆，脸又变恼。先不礼貌，因无钱，后甚恭敬，因有钱；先一跪，为畏势；后一跪，为图利。世人都是如此，岂不可叹！〔选自《传家宝》〕

●●

这是篇不足三百字的超微型小说。虽短小，却情节、人物一样不缺。尤其是人物，"军人"的诙谐、调弄，"僧人"的势力重心，都在富有戏剧性的场

面描写中活现了出来。

初见军人，僧人"不加礼貌"，因为军人"穿布衣布靴"，"僧以为常人"；及至军人唤取缘簿来，"我好写布施(指以财物施给佛寺)"，僧人才又"大喜，随即献茶，意极恭敬。"这里，转瞬之间，180度的大转弯，使小说在一开头就勾画出了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轮廓。但真正富于戏剧性的场面还在后边，即僧人看军人写缘簿时的种种表情、动作的描绘。

先是"总督部院"四个大字使僧人"惊惧跪下"；后因军人在"总督部院"下边又添写了"标下左营官兵"六字，僧人的"脸即一恼，立起不跪"。这里，脸色的一惊一恼，身子的一起一落，虽都只是人物神情、动态的客观描绘，但他的内心世界却已显露无遗。见大官面下跪，对他这样的势利小人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但之所以"惊惧"，是因为他所习见的大官衣必佛袍玉带，行则随从簇拥，与面前这人全无相似处，所以"惊"；面先前对此人有"不加礼貌"的举动，万一真是微服私访的大官，怪罪下来，如何得了？所以"惧"。至于"恼"的潜台词就更多了。既恼军人不该行笔有停顿，致成误会；又恼自己沉不住气，面失了身份(自以为比兵了的地位高)。于是化为行动，"立起不跪"。

按说，小说至此，僧人的势利相已然清晰，但作者的讽刺没有完结。他有意不让军人一笔写完，从而造成僧人的判断再三失误：因见添写"喜施三十"，僧人便以为是三十两银子。立时"脸又一喜，重新跪下"。显然，对于他来说，身份是重要的，但财物更可爱、更实惠。所以，虽认为军人是兵了，地位在自己之下，仍然喜出望外，照跪不误。可惜，也很可怜，富于心计的僧人偏偏又一次失算了。军人的布施，其实甚少。可以想见，此时僧人的羞恼程度必更甚于以往。果然，不仅"随又起立不跪"，面且还"将身一摔"，恼羞成怒了。

我国古代著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曾主张："正文之外，旁作余文"。即强调情节应具有多层含义。《看写缘簿》这篇小说中的情节便有着多层含义。首先，一波多折的情节内容凸现了僧人畏势图利的性格特征，即金圣汉所言的"正文"。其次，这些情节本身又有另外的含义：出家人并非都已四大皆空，寺院也不可能是超凡入圣的一片净土；寺院中的僧人尚且如此势利，尘世间的风习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者是把这篇作品当作笑话来写的，因此，他还果用了夸张的手法，夸大了僧人畏势图利的表情动作。有意写他的脸色忽喜忽恼，变化极速；写他的身子又脸又立，大起大落。这样，使读者不能不发笑；既嘲笑僧人的鄙陋，亦在笑中自省为人之道。

(王震亚)

梁夫人

·贾茗·

按《宋史·韩世忠传》：世忠妻梁氏及子亮为苗傅所质，防守严密。朱胜非给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抚世忠，则平江诸人益安矣"。于是召梁氏入，封安国夫人，俾逆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驱出城，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兀术入侵，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俟敌归邀击之。金兵至，世忠已先屯焦山寺。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建康六年，授世忠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革菜，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亲织薄为屋。

〔选自《女聊斋志异》〕

●●

清代贾茗所辑的《女聊斋志异》"罗辑数千年来之贞女、才女、侠女、情女之魂"，"一言以蔽之，皆中华之奇女子也！"梁夫人就是其中一位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奇女子。几百年来，这一人物形象经久不衰，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

欲写"奇人"必写"奇事"。这"奇事"可以是社会生活中新奇的事情，也可以是重要的历史史实。本文就是将主人公置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来写的。

我国宋朝国弱民穷，屡遭外族入侵，虽然不乏爱国之士，但由于统治者的软弱，一退再退，终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分治局面。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不思进取，而北方各国虎视眈眈，觊觎南方丰厚物产，多次入侵。1229年冬，金兀术分道渡江，沿途烧杀抢掠。南宋名将韩世忠，当时镇守镇江，他调集兵力，准备截敌归路，1930年初，以八千人与金军十万鏖战于长江之上。作品主要是以这次重大战役为背景，来塑造梁夫人这位巾帼英雄形象的。主要写了她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负重任，俾逆世忠。战役前，她与其子韩亮被丞相苗傅作为人质，严加看守。丈夫在外领兵打仗，家属却被当作人质，这无疑是统治者

的权术，后来因金兀术入侵对平江构成威胁，统治者出于自身安危考虑，才解除她人质的地位，“封安国夫人，俾迓世忠”，“俾”，使；“迓”，迎，就是让她去找世忠，速来保卫皇帝，此时此刻，她不计较个人屈辱，以国事为重，“疾驱”日夜兼程，仅用一天就与世忠会合，从而反映她襟怀宽阔，顾全大局的思想性格，“疾驱”初步展示了她的巾帼英姿。

第二件事是临战场，亲执桴鼓，这场战斗是在敌众我寡，双方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我方将士驭船如骑马，谙习水战，但敌人归路被截，必然殊死一战。这场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鏖战“数十合”，（据《宋纪事本末》）而梁夫人不顾个人安危，亲临战场，执桴击鼓。古代作战，靠鼓金指挥战斗，击鼓冲锋，鸣金收兵，鼓声在战斗中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在鼓声的激励下，我军将士奋勇抗战，寸步不让，敌人最终未能过江。据史载，这次战斗，我方俘获甚众，并且擒获“兀术”之婿龙虎大王。这次战役一共进行四十八天，“金人曰是亦不敢渡江矣。”一位女性若无勇毅的性格，视死如归气魄，断不会有此宏举。

第三件事，耐劳苦、织薄为屋。这是写战后，丈夫虽被授与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的高级官职，但军旅生活仍十分艰苦，“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而梁夫人深明大义，毫无怨言，亲自动手织薄为屋。薄是一种植物，可见其条件的简陋。一位女性能与丈夫并肩战斗，同甘共苦，这在封建社会中是绝不多见的。

作品对于人物的外貌、语言未着一笔，只是写了梁夫人“疾驱”、“执桴”、“织薄”几个特写镜头，但人物形象已豁然突出。写人必须传神，就是要分明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上面几处动态描写，作用于我们想象之中，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踏踏的马蹄声，震天的战鼓声，和窸窣的编织声，那飞奔马上的英姿，那挥汗击鼓的高大形象，那专心织薄的倩影逐渐重叠在一起，——梁夫人不愧是一个中华奇女子。（杨茂祥）

义牛传 ·陈鼎·

义牛者，宜兴铜棺山农人吴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亩，虽饥甚，不食田中苗。呈宝之，令其十三岁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随牛所之。牛方食草涧也，忽一虎从牛后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转向虎，徐行啮草；希

年惧，伏牛背不敢动。虎见牛来，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儿也。牛将迫虎，即遽奔以前，猛力触虎；虎方垂涎牛背儿，不及避，蹼而仰偃隘涧中不能辗，水壅浸虎首，虎毙。希年驱牛返白父，集众舁虎归，烹之。他日孝先与邻人王佛生争水，佛生富而暴，素为乡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殴死孝先；希年讼于官，佛生重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毙杖下。无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号哭于牛之前，且告牛曰："冀幸藉汝，吾儿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于仇人矣！皇天后土，谁为吾雪恨耶？"牛闻之，大怒，抖擞长鸣，飞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欢饮，牛直登其堂，竞触佛生，佛生毙；复触二子，二子毙。客有持杆与牛斗者，皆伤。邻里趋白令，令闻之怖死。　〔选自《虞初新志》〕

●●

《义牛传》是一篇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传奇性小说。它通过写一头小牯牛先是从虎口救出小主人，继而又为被害死的主人复仇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恶势力的憎恨和对锄除恶势力的正义力量的赞美与希望。

小说以充满崇敬色彩的笔调，精心地刻划了义牛的形象和性格。

首先，小说概括了这头水牛的主要特点："力而有德"——力量很大，又很有德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日耕山田二十亩，虽饥甚，不食田中苗。"牛一出现，就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不平凡的形象，获得了好感。正因为有这特点，主人把它当成了宝贝。

接着，小说中写了这头水牛之所以被称为"义牛"的第一件事：毙虎救主。

十三岁的孩子吴希年去放牛，一只老虎从山林中出来，想吃掉牛背上的孩子。作品中生动地描述了水牛智斗老虎的过程：水牛知道了老虎的意图，它不是逃跑，而是"旋身转向虎，徐行啮草"——这一行动初看很奇怪，其实正是体现了水牛的机智和勇敢。把身子面向虎，可以更清楚地观察老虎的动向，以便抓住机会采取主动行动；"徐行啮草"，而不是立刻扑向虎，是为了麻痹老虎，待靠近后再采取行动。牛的这一举动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因为老虎本欲直扑上去"攫牛背儿"，当牛吃着草向它慢慢走来时，它便"且踞以俟"了。踞，即蹲坐；俟，等待。老虎绝没想到牛要对自己主动实施攻击。"牛将迫虎，即遽奔以前，猛力触虎；虎方垂涎牛背儿，不及避，

蹼而仰偃隘洞中不能辗，水壅浸虎首，虎毙"。"犇"同"奔"。牛的举动迅捷而勇猛，使虎不及提防和躲避，被撞跌而仰躺在狭窄的山洞中不能转动身子，遂被洞水淹死。这一毙虎过程，极其传神地体现了这头水牛超凡脱俗的智谋和勇毅，这确是一头难得的"义牛"！

然后，小说又写了水牛替被无辜害死的主人复仇的第二件事。

吴孝先的邻居王佛生，是个"富而暴"的人，"素为乡里所怨，皆不直之"。直，本是不弯曲的意思，这里可引申为向着、支持或同情。吴与王因水的问题发生了争执，王竟然率其子打死吴；吴希年到官府告状，却被接受了王的贿赂的官府"毙杖下"。这简直是无天理可言了！吴孝先之妻把此事哭告给了水牛。水牛为主报仇。小说中用"大怒，抖擞长鸣、飞犇、直登、竟触、复触"等词汇和词组，写尽了牛的暴怒、勇猛不可阻挡的形象和气势，更写出了牛的通晓人意、明辨善恶和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这简直已不是牛，而是一位行侠仗义、扶弱锄暴的义侠形象了。

应当说，在这头义牛形象的塑造中，饱含着善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即由于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往往遭受恶势力的无端欺压而困苦无助、求告无门，只好寄希望于各种非现实的力量来解救自己。《义牛传》便有这方面的因素。因此，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定到形象的塑造，乃至故事的结局，小说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特点。（霍秀全）

秋瑾冤死案 ·徐珂·

山阴秋女士瑾之死，为绍兴守贵福所杀也。桐城吴芝瑛女士经纪其丧，芝瑛确访其事，而知为冤。盖秋自被逮后，即入山阴狱，次日夜深，正商明禁婆为解刑具，具纸笔作书，忽闻叩门声急，禁婆隔门与语，答以复审之事，趣禁婆速启门。门辟，灯光烛天，兵士列队，如临大敌。禁婆入见秋，战栗不能出一言，秋曰："汝勿怖，待我出门往观。"及狱门，知有变，语兵士曰："汝暂息灯，容我凝神片刻，有语问县官。"及见令，询以："予犯何罪至此？欲一见贵福，死无憾。"令曰："吾极知汝冤，无回天力，奈何？且事已至此，见贵福胡为者？"秋乃与令约三事，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令许以后二事，秋谢之，即有兵士前后掖之行，秋斥曰："吾固能行，何掖

为?”及至轩亭口,秋从容语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时光绪丁未六月下旬也。秋为贲之义女,嫁湘人某。

〔选自《清稗类钞》〕

●●

这是一篇记载秋瑾被害、从容就义的笔记小说,文笔简洁凝炼,表现手法多样,人物形象鲜明感人,使人读来对清政府杀害革命志士的卑鄙手段顿生愤慨,对秋瑾烈士油然而生敬仰。

一开始,作者明确指出秋瑾是“为绍兴守贵福所杀”,是吴芝瑛女士“确访其事,而知为冤”的,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接着就简洁而详尽地记载了深夜秘密杀害这位女英雄的情况。

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很有功力,把笔墨集中用在对秋瑾的言行描写上,同时着力渲染了当时的恐怖气氛,表现出这位女中英豪、民主斗士的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坚毅品格和浩然正气。朴实无华的文笔和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反动派的卑劣行径是见不得光明的,事情发生在秋瑾人狱的第二天深夜,当时秋瑾“正商明禁婆为解刑具,具纸笔作书”,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忽闻叩门声急”,声言要“复审”,“趣(音 cù,催促)禁婆速启门”,真是惊心动魄!门打开了,“灯火烛天,兵士列队,如临大敌”,多么威风!震慑之力使禁婆竟然“战栗不能出一言”。和这种恐怖气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秋瑾镇定自若,对禁婆说:“汝勿怖,待我出门往观。”到狱门一看,“知有变”,从容地见县官,“欲一见贵福”。贵福这个刽子手当然是见不到的,于是秋瑾大义凛然地与县令“约三事”,坦然赴死。去刑场时,“兵士前后掖之行”,秋瑾斥责道:“吾固能行,何掖为?”真是“士可杀而不可辱”。敌人的猖狂,气氛的恐怖,丝毫吓不倒秋瑾。无论是环境的渲染,还是正面的描写,以及衬托手法的运用,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是塑造这位女英雄的崇高形象。轩亭口就义的描写简直催人泪下了:

> 及至轩亭口,秋从容语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

这段描写,把读者的感情推向了高潮。一个“且住”、一个“可矣”,表现了秋瑾对敌人的极端蔑视,对自己为革命而献身的强烈自豪。“张目四望,复闭目”,这一描写集中在眼睛上,使人如见其人,看到秋瑾那从容镇定、坚毅安详的神态。而“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这一语言描写,看似平

淡，实际包含着秋瑾烈士感情波涛的剧烈震荡，它既是对敌人秘密杀害的讽刺与嘲弄，又是对生命的悲壮告别。作者的生动而真切的描写，令人愤慨，令人惋惜，令人敬仰。（高　森）

上海三姓娶女案　·徐　珂·

光绪时，陆春江中丞元鼎尝知上海县事。乡民杜某有女及笄，许字赵子矣。有某者惯作冰人，未知其已许人也，请于杜妻，为之作伐。杜妻固悍妇，恶其夫以女女人而不谋也，又许之。女之舅氏不知其事，又复以女许嫁某姓子焉。无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月老相将持聘礼至，杜争持之，久不决，相与诉子县。

陆悉召三姓之子若父与杜夫妇而聚讯焉，乃质女以所愿。女泣曰："从其一，则负其二矣，吾宁死也。"陆故迫之曰："愿乎？"曰："愿也。"曰："死则不能复生，尔无悔！"女曰："死则死耳，不悔也。"言次，令胥吏取鸦片至，令饮，女无言，立取仰之，须臾僵矣。杜夫妇睹状大恸，而三姓之子亦惨沮不声。陆言曰："有欲收其尸者乎？"赵氏子挺身曰："愿。"遂以尸归赵氏，且以两姓之聘仪为赙，而嘱其厚葬焉。既而女复活，群始悟所饮非鸦片，乃陆之所以委曲成全之也。〔选自《清稗类钞》〕

●●

本篇写的是知县陆春江巧断三姓同娶一女的诉讼案件。小说通过曲折而又令人慨叹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一位县官的智谋以及杜氏女的可怜遭遇，刻画了这个女子可悲的性格特征。小说的表现手法洗炼而又多姿。

首先，作者以简洁的文笔交代这件诉案的起因，一百余字的叙述，涉及四户人家，实写人物五个，虚写两人。笔墨简省而原委交代得井井有条。先写"乡民杜某有女及笄（笄，音 jī，及笄，指女子已到出嫁年龄），许字（许配）赵子矣"。然后写有个惯作"冰人"（媒人）的，"为之作伐（作媒）"，而杜妻本是"悍妇"，明知丈夫已把女儿许配给赵家了，却因恨丈夫"以女女人"

(后一女字,音 nù,以女许嫁)没跟她商量,竟又答应另许他人。事有凑巧,女孩子的舅父"不知其事",又把她许给第三家,这下乱了套,"婚各有日","月老相将持聘礼至",争持不决,只好"诉于县"。姑且不说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在那封建时代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谁都能替她作主,就说这种棘手的民事纠纷也够让县令头痛的了。读到此处,谁不为这可怜的女子担忧?谁不想看看这县令的贤愚?

可巧遇到了这位明白县令陆春江,不然杜氏女必将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作者刻画陆县令,寥寥数笔,却写出了一个胸有成竹,奇谋惊人的"父母官"。他"聚讯"之后便"质女之所愿",女答"宁死",他又"故迫之",女答"愿也",他再次叮问:"死则不能复生,尔无悔!"女答"不悔",于是他就"令胥吏取鸦片至,令饮",致使女孩子"须臾僵矣"。这时人们自然大放悲声了,连读者至此也大惑不解了。此时此刻,他问:"有欲收其尸者乎?"也不奇怪,而当赵氏子"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把另两姓的聘礼判给赵家"为赙"(赙,音 fù,助人办丧事的财物),还"嘱其厚葬"。谁料,一会儿女孩子复活了,"群始悟所饮非鸦片,乃陆之所以委曲成全之也"。读者这下才恍然大悟,陆县令的手段真高,作者的表现手法真妙!

这段判案过程的描写,悬念迭起,使读者为杜氏女的担忧和对县令言行的不解,始终系挂在心头,直至"女复活",才松了这口气。悬念释除,读者的感情得到满足,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作者正是抓住了读者的这种心理,安排故事情节,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再有,作者刻画杜氏女的性格,真实生动,文笔也十分简洁。当县令问"所愿"的时候,她哭着说:"从其一,则负其二矣,吾宁死也。"在县令叮问之下,她的态度很坚决,说:"死则死耳,不悔也。"当鸦片送来时,"女无言,立取仰之",真是性情刚烈,视死如归。不过这种鲜明的个性,今天看来,并不令人感动,它感染读者的地方是让人觉得可怜与可悲。但这也是小说刻画人物性格成功的结果。因为杜氏女的鲜明个性带有典型性。处在封建婚姻制度之下,无法摆脱不幸遭遇的女子,在贞烈观念的愚弄之下,采取这种"宁死"的态度和作法,是有其共性的。作者刻画的正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感到杜氏女的可怜与可悲,是小说对于今天读者的艺术感染力的体现,也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 (高 森)

张李成 ·徐珂·

张李成，台湾内山人，美风姿，操俳优业，媚目巧笑，俾脂粉登场，初不审其为男士也。光绪乙酉，法人攻台北，观察李某以刘省三中丞命，练士兵拒敌。张忽舍所业应选，李呼张小字曰："阿火，汝胡解兵事！"张慷慨言曰："火生长是间，不欲变服饰为西人奴也。"

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善猎能枪，可应敌。李善之，易其名曰李成，谓李氏所成就者也。时擢胜军二千众，屯沪尾炮台坡，李成则率新卒五百，分为两队，承其后。擢胜军一与敌接，立败，张以二百五十人出，散发赤身，嘴槟榔，红沫出其吻。时潮上，法人争以小船抵坡下，坡上草深没人。此二百五十人者见敌皆仰卧，翘其左足，张趾架枪以待敌。敌近，二百五十枪齐发，法人死者百数。大骇而遁。山后复出二百五十人，作圆阵包敌。时潮落舟胶，有巨贾购得法华战事败衅，从军观胜败，时亦陷足泥中。船上张白麾，请以金赎，张不可，作俳优声曰："吾不欲伏人金也！"杀而烹其尸。 〔选自《清稗类钞》〕

●●

这是一篇记载台湾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的笔记小说。全文主要记载了一次痛击法国入侵者，保卫台北的战斗，塑造了张李成这位爱国英雄的感人形象。

作者的表现手法是，先描写主人公的形象，展示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然后通过记叙一场痛歼人侵之敌的战斗，表现人物的英勇善战和指挥才能。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

首先，作者以简练传神的文笔描写"操俳优业"的这位台湾内山人张李成的外貌特征和职业才能。俳优，是古代的一种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张李成就是这样一位滑稽演员，他"美风姿"（风度仪态优美），表演的时候总是"媚目巧笑，俾（敫，搽）脂粉登场"。作者仅一笔就把人物的舞明生动的形象胶现在读者的面前，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样的一个人

物，谁能想象到他竟是一位勇士呢！光绪乙酉(1885年)，法国入侵者攻打台北，李观察奉命操练士兵抗敌。这时张李成忽然丢下他的滑稽戏不演了，跑来应选。作者对张李成应征作了精彩的描写，使一位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艺人的形象简直活灵活现地站在读者的面前。原来这个人物还有极大的号召力，山里人和他交好的约有千人，都是"招之立集"的"善猎能枪"的山民。这在抵御外侮的紧急关头，是一支多么宝贵的生力军啊！

接着，作者把主人公放到一场振奋人心的战斗中加以刻画，既塑造了同仇敌忾、巧妙克敌的五百台湾山民的英雄群像，又显示出张李成的指挥才能。作者首先用反衬手法表现主人公所率五百人的英勇善战。堂堂"擢胜军二千众"，"一与敌接，立败"，真是不堪一击，同时也可见法军的攻势之猛。但是张李成的五百人一出战，"法人死者百数，大骇而遁"，最后竟扯起白旗。这些描写都从反面衬托出张李成的指挥得当和山民们的英勇善战。作者对于五百山民巧妙歼敌的描写更为精彩。张李成把所率新卒五百分为两批，先以二百五十人出战，"散发赤身，嚼槟榔，红涎出其吻"，当法军利用涨潮乘小船抵达炮台坡下的时候，二百五十人占据"草深没人"的有利地形，"皆仰卧，翘其左足，张趾架枪以待敌"，待到敌军冲到近前，"二百五十枪齐发"，消灭法军上百人，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于是张李成又指挥另二百五十人"作圆阵包敌"。这时海水退潮了，敌人登陆的小船搁浅，欲逃不得。其中"有巨贾(大商人)购得法华战事股票，从军观胜败，时亦陷足泥中"，法军攻打台北，自以为必胜无疑，来的时候气焰是多么嚣张啊！不料在台湾人民的英勇打击之下，落得失败的可耻下场。结果敌船上挂出白旗，"请以金赎"。张李成不答应，还用演滑稽戏的腔调说："吾不欲仇人金也！"然后"杀而烹其尸"，"操俳优业"的张李成在战场上也不失戏谑诙谐的独特个性。

这场战斗的描写，处处显示出张李成的指挥若定、拒敌有方，与当初李观察所说："汝胡解兵事"的话形成强烈对照。特别是最后一笔描写，充分表现出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主人公不愧是一位滑稽戏演员，在战场上也笑谑自如，他的举动充分表现出对外国侵略者的极端藐视和与敌不共戴天的仇恨。作者的生动描写，就这样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可敬可爱的英雄形象，令人难忘。

(迟少宇)

县试题指焉为马 ·徐 珂·

开封武生某少有膂力，好拳勇。咸丰时，粤寇变起，隶左文襄部下，积功至参将。嗣以求改文职，授江苏华亭县令。莅任甫三月，值县试，届期，点名扃门毕，高坐堂皇，礼书以出题请。先是，某以不读《四书》，早倩幕友拟题，置之靴筒。至此，遍觅无著，殊懊丧，而应试诸童复索题急。礼书私询之曰："公尚忆题纸为何字样乎？"曰："余多忘，仅记有匹马在其中。"礼书乃遍翻《四书》，问是否"百姓闻王车马之音"，曰："非此马。"问："至于犬马"是否，曰："亦非此马，我即记此马字不在中不在下乃在顶上。"礼书憬然曰："得之矣。"乃大书"马不进也"四字。某令端详审视，仍不识，曰："我记得跟在马后者，尚不止此数字。"礼书于是计穷，姑妄询之云："顷见公搜题纸，右靴筒尚未检点，题或在内。"令顿悟，摸之，果得一纸，乃相与展视，则为"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一句，始知其误焉为马也。

〔选自《清稗类钞》〕

本篇写了一个由行伍出身而改任文职的县令，在县试的考场上窘态百出的故事，堪称一篇绝妙的讽刺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华亭县令，是个不但没有读过《四书》，而且连"焉"字和"马"字都分辨不清的人，他却堂而皇之地充任主考官。偏巧事先请幕友写好的考题找不到了，弄得十分狼狈。小说尖锐地讽刺了这位华亭县令，同时也暴露了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幕。

小说在情节的设置、情境的渲染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十分精彩，因而收到辛辣讽刺的艺术效果，使人读来在开怀大笑之余，深感作者艺术手法的高超。

小说一开始先交代这位县令"少有膂力，好拳勇"，"积功至参将"，后来他自己"求改文职"当上了县令。不料上任刚三个月，就赶上县试。考试那天，点过名，考场的大门也锁上了，这位县令"高坐堂皇"之时，"礼书"请他出题，这下麻烦来了。因为这位县令大人没读过《四书》，事先请人出的

题目（显然是《四书》中的一句话），放在靴筒里边，这时却怎么也找不出来了，而应试的童生们又急着要题目，这下急坏了县令和"礼书"。故事的开端，交代得十分简洁。一边是"遍觅无着，殊懊丧"，一边是"索题急"，寥寥数语，就把主人公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在这里，作者渲染出刻不容缓的气氛，为情节的展开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氛围。

故事的发展妙趣横生。那位极会帮衬的"礼书"看来经验丰富，他多方启发诱导，无奈县令大人就认定有个"马"字，虽举出《四书》文句一一提醒，始终不对，弄到"计穷"，最后"姑妄询之"。谁知这随便一问倒使县令"顿悟"，竟在右靴筒中找到题纸。故事的结局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原来题目当中根本就没"马"字，只有一个"焉"字，"始知其误焉为马也"。小说至此，嘎然而止，而余味无穷。小说的讽刺意义昭然若揭。

小说的人物刻画十分成功。作者仅凭语言描写就把这位不学无术的县令刻画得神形毕肖。比如"礼书"私下询问他"公尚忆题纸为何字样"时，他答道："余多忘，仅记有匹马在其中。"一是"多忘"，一是"仅记"，县令的胸无点墨就显现出来了。他不是说"有一个马字"，而是说"有匹马"，其鄙陋粗俗的性格特征立刻跃然纸上。主考官之粗和县试考场的雅，形成强烈对照，小说的讽刺意味也由此产生出来。当问到是不是"至于犬马"时，他回答："亦非此马，我却记此马字不在中不在下乃在顶上。"一句话竟使"礼书""憬然（憬，音 jing，觉悟），以为"得之矣"，于是写出"马不进也"四个大字，岂料县令大人"端详审视，仍不识"，说道："我记得跟在马后者，尚不止此数字。"看来这位县令只认识"马"字，别的字全不认识，"跟在马后"一语中的"跟"字，与上文的"有匹马"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的语言描写，写出了县令的丑态，刻画出县令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的可笑、可鄙、可憎鲜明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

此外，小说对于"礼书"这个人物的刻画虽着墨不多，却也栩栩如生。在县令找不到考题时，他"私询之"，为上司保面子，听得一个"马"字，就"遍翻《四书》"，逐句提示，当他被上司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还要"姑妄询之"："顷见公搜题纸，右靴筒尚未检点，题或在内。"致使"令顿悟，摸之，果得一纸"。这位"礼书"真是言行得体、力气卖尽、心计颇多、处处留意，既不伤上司的自尊心，又成全了县试的大事。在作者笔下，一个工于心计、老于世故，遇事周旋有方的县署胥吏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高　森）

孙钰胜日人于关外 ·徐 珂·

寿州孙钰以拳勇名。其村前有石龟，重八百斤，能抱之行百步，人号曰"孙八百"。吴大澄家居吴，以重金聘之，任捍撖。光绪甲午之战，吴在湘抚任，帅师出关，钰愿挈其徒百人从，许之。

吴师甫出关，未战而溃，钰独率其徒求主将，不期反与日军遇。时日军来者近千人，钰度势不敌，退入林中，与其徒舍骑登木，择树枝之阴翳者踞之。日军以大队围林，而分骑搜索，辄自上枪毙之。日军发枪，皆格于林，不能损也。久之，日军亦不动，钰与其徒谋曰："日军不来，知林战不利也。不去，岂必待其运炮至耶？炮至，吾侪死矣。"

钰徐按辔至林侧，猝一跃而入，日兵不及备，仓猝短兵接。日兵用枪上刺刀，钰军则以腰刀奋斫，日军不能当，皆纷纷退。钰度相去稍远，必为火器所困，乃与其徒力挽之，彼此错杂，纷纭挈斗，日枪不得发。其大佐某以柔术鸣，自跃马当钰，钰挥刀一击，人马皆中裂。日暮，手斫杀且百人。会章高元军至，遁得脱。钰失其徒十二人，而杀日人数百，日军为之夺气。然以吴败故，竟不叙功，惟以白衣归耳。〔选自《清稗类钞》〕

●●

本篇以四百余字记载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一段感人事迹，刻画了来自民间的一位深明大义保卫祖国、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主人公孙钰本是民间的一位武艺超群、力大无比的勇士，被吴大澄重金聘为"捍撖"(音 hàn zōu)担任巡夜工作。甲午战争时，吴大澄正在湖南巡抚任上，"帅师出关"抵御日军的侵略。孙钰自愿率领徒众百人跟随官军同往，得到允许。但是吴大澄所率官军出关以后"不战而溃"，使孙钰处于危险境地。孙钰在寻找主将时，不料与十倍于己的日军遭遇。在紧要关头，孙钰充分表现出大智大勇，带领百名徒众利用森林的有利条件歼灭日军，

并扬长避短与敌肉搏，歼敌数百，保存了自己，使日军丧胆。可惜因吴大澄是败将，孙钰不能论功受奖，只能以百姓的身份回家。作者对英雄的赞扬与惋惜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

为了刻画英雄的形象，把笔墨主要用来描写这场遭遇战中主人公的言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从记叙战斗的开始，作者就着力表现主人公的机智。由于日军"来者近千人"，孙钰"度"(考虑)敌众我寡，无法抵挡，就退入森林，"与其徒舍骑登木，择树枝之阴翳者踞之"，首先抢占有利的位置，便于保存自己。这时日军以大队"围林"，而分出小股骑兵进行搜索。孙钰就居高临下用枪歼灭日军。而日军从下向上开枪射击，却打不到他们。相持时间一长，日军按兵不动了。孙钰发觉日军不进攻，是要去运炮，所以"与其徒谋"，撤离树林。一句语言描写，刻画出孙钰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智谋。结果这一计谋奏效，当孙钰他们骑马到"林侧"时，突然跃入敌阵，出其不意，造成短兵相接的有利形势，以腰兵砍杀日军。日军抵挡不住，纷纷退却。这时作者又写孙钰的"度"，他考虑敌军渐远，一定要用枪射击，于己不利，于是"乃与其徒力挠之"，尽力阻止敌军远离，再次造成"彼此错杂"的形势，使日军的枪仍不能发射。孙钰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接着，作者在写混战的时候，又专用一笔写孙钰刀劈日军大佐的情节，运用反衬手法突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

这位日军大佐自恃柔术高强，跃马上前和孙钰搏斗，不料被孙钰挥刀一击，连人带马给劈成两半。仅仅二十三字，文笔简洁，意味深长。敌大佐的高强不堪一击，恰恰反衬出孙钰的武艺高强和力大无比。主人公英武的形象生动感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斗的结局交代得也很简练。正好章高元军来到，孙钰得以解围，孙钰只损失了十二人，却歼敌数百，"日军为之夺气"。这场遭遇战的辉煌战果，正是孙钰的大智大勇换来的。

读了这篇笔记小说，我们不能不感谢作者为我们记下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英雄的光荣事迹，也不能不赞叹作者为塑造这一英雄形象所运用的巧妙的艺术手法。（高　森）

酒家叟识王筱岚　·徐　珂·

黔阳王筱岚，同、光间以诗文名。少时家贫，为村塾师，三应童子试，不售，人咸藐视之。王郁郁不乐，寄怀于酒，日持百

钱至村店沽饮，必醉而归，醉则益詈人，或痛哭大叫不已。酒家叟独敬之，待遇不与常人同。王怪之曰："汝酒家佣也，岂知我哉！何厚我？"叟曰："君举止非碌碌者，何困于是？"王曰："汝岂知，贫家子岂有读书分耶？终岁辛苦，得馆谷，不足买一书。富人图书满家，子孙窃出易狗马，然不得入寒士手。若吾，岂有福读书者？已矣，吾其醉死矣！"言已，掷杯，狂叫而起。叟曰："君不闻映雪凿壁事耶？士岂患贫哉！虽然，老夫当为君助。"乃延王至家课子，兼督其自学，有所需，力为之谋。王感其意，肆力于学，数年乃大进。后王与叟子皆成进士，为诗古文辞，有名于时。时叟年七十余，犹亲见之，王尊为师。叟曰："君力学之功也，老夫何与焉。"

〔选自《清稗类钞》〕

●●

本篇通过写王筱岚读书成才的坷坎经历和不同寻常的遭遇，塑造了一位独具慧眼、全力助人的酒家佣工老人的形象。小说在表现这位令人起敬的酒家叟的同时，充分揭露了封建时代贫富的悬殊和贫寒子弟走读书科举之路极其艰难的社会现实。

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以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重在侧面描写。作者主要是塑造一位不同凡响的酒家叟的形象，却把大量笔墨用在描写王筱岚这个人物身上，尽力写王筱岚的不得志以及他的消极颓唐，从而突出了酒家叟的敢于向命运挑战、积极进取的精神。

小说一开始先交代王筱岚年轻时家境贫寒，在村中做塾师维持生计，三次参加"童子试"都没有考中秀才，被人藐视的境况。他因而郁郁不乐，借酒浇愁，每天在村店沽酒，"必醉而归，醉则益詈人，或痛哭大叫不已。"可想而知，对于这样一个连秀才都考不取的年轻人，对于这样一个"不求上进"、"酒后无德"的落泊人，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除了藐视，恐怕还要厌弃的。但是"酒家叟独敬之，待遇不与常人同"。酒家叟的行动使王筱岚感到奇怪，以致他问道："汝酒家佣也，岂知我哉！何厚我？"至此，小说对于酒家叟只作了一句正面描写，其余全是通过写王筱岚的言行来表现酒家叟的与众不同。这种侧面描写的手法对于突出主要人物，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小说除通过描写酒家叟的语言（"君举止非碌碌者"），正面表现主人公的独具慧眼以外，又是着重描写王筱岚的语言和行动。王筱岚的一

席话，看来似酒后狂言，其实不然，他分明是很清醒的。他的话，是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控诉，但是他的慷慨陈辞也仅仅是抒发了愤懑的情怀，其中还暴露出他思想上的弱点。他讲"分"，他信"福"，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不该读书，宁愿"醉死"。这充分表现了对现实的屈服和自暴自弃的心理。而酒家叟却不然。他以"映雪凿壁"的事迹和"士岂患贫"的道理启发教育王筱岚，并表示"老夫当为君助"。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王筱岚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就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不信命、不屈服、进奋斗的杰出品格。

由这里开始，作者的笔锋一转，改为正面描写酒家叟的言行。他请王筱岚到家中教自己的儿子，这自然是对王筱岚的一种物质支援，同时还督促王筱岚自己也认真读书，"有所需，力为之谋"，以致感动了王筱岚，从此努力学习，不几年就有很大长进，后来成为进士，诗文名于当时。王筱岚不忘老人的恩德，尊他为师，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他却谦虚地说："君力学之功也，老夫何与焉。"最后这一笔语言描写，更显出酒家叟情操的高尚，更让人感到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实在可亲可敬。

此外，小说在塑造主人公的形象时，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也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比如王筱岚"三应童子试，不售"和"王与叟子皆成进士，为诗古文辞有名于时"的对比，酒家叟与常人态度的对比，酒家叟与王筱岚思想的对比等等，都突出了主人公的不凡。（高　森）

沙河堡谋杀案　·徐　珂·

光绪初，京师有布客甲乙二人携资归，途遇一卖花者与同行，至沙河堡，夜矣，舍于逆旅之西偏屋中。卖花者仅一担荷两箱而已。而东偏屋中，则先有贩沙壶客与一瞽者同宿。夜半，瞽者闻西屋斧声，而呻吟声寒窣声继之，大疑，潜呼贩壶客醒，语之曰："我姑碎君一壶，君即起而与我争，佯为喧扰者，以观其变。"于是西屋中有三人出而劝其息争，店主亦往劝，请搜贩壶客之橐，无所得。瞽者大哭曰："我以赤贫卖卜，积得两缗，大不易，今失之，安知非汝等所为？凡居此者当悉搜其橐，不然，誓不出此门矣。"西屋三人曰："吾侪以相劝至此，乃诬我耶？"瞽者曰："汝不至，吾安得诬汝？今既入吾室，自必搜检矣。"店主闻其无告，又虑有意外事，乃婉劝三人启箱以释其惑。三人固

不可，众益疑，谓钱必彼窃，群起迫之，搜其箧，则有血渍殷然之油纸包各一，启之，支解之二尸在其中，乃缚之送官，一讯而服，贯瞽者，置三人于法。 〔选自《清稗类钞》〕

●●

这篇笔记小说记载了光绪初年在京郊发生的一件命案，由于有一位盲人见义勇为，巧施机谋，使凶犯当时落网。作者以简洁的文笔，生动地记叙了事情的始末，着意刻画了有勇有谋的盲人的形象，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感人力量。

首先，小说的详略安排合理。作者以极简省的笔墨交代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言简意赅，而以较多的笔墨详实地记叙盲人施巧计揭露凶犯的过程，突出了主人公的胆识与智谋。

故事的开头交代得十分简洁又很充分，为下文写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局，作了周到的准备，埋下伏笔。时间是"光绪初"的某日"夜"。地点是出京师至沙河堡，"逆旅"（旅店），东西两偏屋。人物先交代五个，住西屋的是两个"布客"（布商），和一个卖花人，住东屋的是一个卖沙壶的，一个"瞽者"（盲人）。作者还特意交代了两点，一是"布客"是"携资归"，预伏了杀身之祸，二是卖花人"仅一担荷两箱而已"。两个箱子显然就是后来装"支解之二尸"的"箧"（音 qiè，箱子），另两个杀人犯有可能就是藏在箱中进店的。以上这么复杂的情况，作者仅用七十字就交代得情清楚楚，足见精练。

从事情的发生开始，作者采用详写的方法，重点在描写盲人的行动和语言。半夜的时候，盲人听到西屋有"斧声"，接着听到有"呻吟声"和"蹇窣声"，于是"大疑"。一个盲人，什么也看不见，却勇于管"闲事"，他由此往后的行动就具有了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描写道，他"潜呼贩壶者醒，语之曰"。这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的人物，已经开始行动了。他的主意更妙：他和卖沙壶的人商量好，打破一个壶，假装争吵起来"以观其变"，意在惊醒他人，调动西屋的人。事情的进程竟按照盲人的设计发展了，或许比他设想的还要理想。因为西屋出来三人"劝其息争"，店主人也来劝了。这时盲人"情搜贩壶客之橐（音 tuó，口袋），无所得"。说不定这是盲人的随机应变，采真如此，盲人的智谋更是高明。然后作者不惜笔墨描写盲人的行动和语言："大哭"，煞有介事，令人同情。语言当中，"赤贫"，"大不易"，使"悉搜其箧"顺理成章；"汝等"、"凡居此者"，把矛头指向西屋三人；"不然，誓不出此门矣"，把店主扯进来，使他必然要干预。这段描写，充分显示了主人公的足智多谋。正是这一番声泪俱下的哭诉，使事情的发展完全进入盲人设

下的圈套。西屋三人不让搜不行了，越不让搜越有"偷钱"的嫌疑，即便是为了释疑也得由人搜一搜了；而店主既"刘(哀怜)其无告，又虑有意外事"，也就范了。最后"群起迫之"，"搜其箧"，终于搜出了三犯杀人的罪证，官人大获全胜。作者的精雕细刻，使一个充满正义感、具有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感慨，使人敬佩。

小说的结尾干净利落，"乃缚之送官，一讯而服，赏脐者，置三人于法"，十七个字，结局交代得一清二楚，大快人心。　　(高　森)

何晴岩游戏判案　·徐　珂·

明奸党赵文华，慈溪人，其后嗣颇兴盛，且有列名仕版者，甲其一也。甲本驵侩，纳赀得同知职衔，出入县署，颇以士绅自居。一日，其邻村演剧，甲往观之，适演《鸣凤记》，至文华拜严嵩为义父时，描摹龌龊形状，淋漓尽致。甲大怒，谓其辱及先人，不可不报，次日，执全班子弟，送县请究。县令何晴岩，汴之名进士也，笑谓甲曰："伶人大胆，敢辱君家先人，宜枷责，方足蔽辜。"甲拜谢。何升堂，提伶人至，命仍服饰文华时之服，红帽红袍，荷以巨枷，枷额大书"明朝误国奸臣赵文华一名"，枷号示众，且命押赴赵氏宗祠前，荷枷三月。甲大窘，泣人恳求，乃罚令出瓦三万片修文庙，始得释。　　〔选自《清稗类钞》〕

●●

这是一篇记载佚闻趣事的笔记小说，让人读过之后拍手称快，既对赵甲的可耻下场感到痛快之至，又为县令何晴岩的机敏、诙谐和正义拍案叫绝。作品的成功之处固然全于故事本身的趣味，而作者表现手法的高妙，更增强了艺术效果。

本篇的表现手法，以人物形象的刻画见长。作者刻画的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明。赵甲是明代奸党赵文华的后代，这本无可非议，让人可恼的是，他本是个"驵侩"(音 zāng kuài，马市上的中间介绍人)，却花钱买了个"同知"的官衔，平日"出入县署，颇以士绅自居"。在清代，只有府州两级设"同知"，不难想见，像"汴之名进士"出身的何晴岩这种人只做个

县令，对这种有钱买官的人是心怀鄙视的；而这位假"士绅"也必是令人生厌的。假士绅赵甲终于露出了马脚。一天他去邻村看戏，见到戏中演到他的先人赵文华拜大奸臣严嵩义父时的"龌龊形状"，不禁"大怒"，硬说戏班侮辱了他的先人，决心报复。第二天他就把戏班的人全抓起来送到县府"请究"。这段明代奸臣误国的事是尽人皆知的，赵文华巴结权臣，狼狈为奸，无论明清，都是骂为奸臣贼子的。赵甲竟然敢于出来鸣不平，还要请县令来究办，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如果不是要翻历史的案，至少也说明这个"士绅"的愚蠢和无知。不意何晴岩竟笑着答应要严究，赵甲高兴得直"拜谢"。从"大怒"到"拜谢"，作者把一个平日令人生恼，此时又授人以柄的赵甲活生生地推到了读者面前示众。赵甲的愚昧无知、恶霸行径，可鄙可笑可憎鄙形象地托出。正是由于作者把这样一个丑类"描摹"得"淋漓尽致"，才使人们在读到将"明朝误国奸臣赵文华一名"枷号示众时，无不觉得这位县令的手段高明；才使人们看到赵甲"大窘"，被罚"出瓦三万片修文庙"的结局，个个拍手称快。"大窘"和"浼（音 méi，请托）人恳求"，刻画出赵甲"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狼狈相。

作者对于县令何晴岩形象的刻画，生动形象，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对他的"游戏判案"，拍案叫绝，油然而生敬意。当赵甲竟敢将戏班抓来"请究"时，何晴岩不动声色，却设下一个大圈套。作者特意描写了他的神态和语言：

笑谓甲曰："伶人大胆，敢辱君家先人，宜枷责，方足蔽辜。"

这一"笑"，既是笑赵甲的愚蠢，又是笑他的"正中下怀"。这一"笑"，还是要惩治恶人而生出的快意。一个"笑"字写出了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内容。语言的描写，显示出人物的机敏和诙谐。这几句话，虚张声势，引人入彀，又是对赵甲的揶揄。接着，作者写升堂判案，不惜笔墨极尽描写。一是写"命仍服饰文华时之服，红帽红袍，荷以巨枷"，二是写"枷额大书""明朝误国奸臣赵文华一名"，"枷号示众"，三是写"命押赴赵氏宗祠前，荷枷三月。"真是"游戏判案"不假，玩弄这个为先人鸣不平的赵甲于股掌之间，令这个称霸乡里的恶人出尽了丑。不仅如此，最后还施以重罚。何晴岩这个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底简直呼之欲出了。

把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对照起来，真善美在和假恶丑的斗争中，露出了耀眼的光采。（高　森）

明眼人一口道破　·徐　珂·

山东某进士任知县，惟知读书，不理民事，政出多门，被人控于部，遂逮问，下刑部狱。某入狱坦然，所卧为一巨榻，每日横陈其上，披览典坟，大以为便。三年，遇赦得免，狱吏来道贺，某徘徊不忍去，曰："此间僻静，读书最佳，可惜不能终老于是。但我到此数载，有不可解者一事。"吏问故，某曰："我尝思之烂熟，仍须请教，此榻极大，断非此门可入，是先置榻于此，而后造屋否？"吏笑曰："然。公输子之巧，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某曰："岂敢，我特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耳。"

（选自《清稗类钞》）

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说。它刻画的这个进士出身的知县，简直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作者对于主人公的嘲讽是辛辣尖刻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端庄严肃的。于庄重之中显露诙谐，于严肃之中表现笑谑，就如同一板正经地讲笑话一样，使读者随着情节的发展，越来越忍俊不禁，等到故事结束了，读者已是笑得前仰后合了。笑声过后，小说的主旨，作者笔锋所向，再清晰不过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就是小说的表现手法所达到的强烈艺术效果。

小说开头先交代主人公是位进士出身的知县，"惟知读书，不理民事"，实在是个地地道道的书痴、书蠹。这样的人能成为进士，或许并不奇怪，但由进士而任知县就必然是废物了。果然，由于"政出多门"，"被人控于部，遂逮问，下刑部狱"。可笑的事情由这里开始了。他"入狱坦然"，已可见书呆子气了，偏偏狱中备有一个大大的床榻，他每天"横陈其上"，翻阅古籍，竟然"大以为便"。这位身陷囹圄的县官，把刑部大狱的囚床当作最方便的读书之所，真是迂腐已极。更为可笑的是，这样度过了三年，幸遇大赦被释放时，狱吏前来道贺，他竟然"徘徊不忍去"，还说什么"此间僻静，读书最佳，可惜不能终老于是"。小说的这一笔绝妙之极，把一个世事不知的糊涂官活脱脱地勾画出来。如果故事至此结束，小说的主人公充其

量不过是读书读傻了、读痴迷了，或许还是有意"难得糊涂"呢！岂料故事的发展却道出了这位知县的真象。他向狱吏问出了一个历三年时间"不可解"的问题，还煞有介事地声称是"尝思之烂熟，仍须请教"的问题："此榻极大，断非此门可入，是先置榻于此，而后造屋否？"看来他真是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了，不过是想让狱吏加以证实罢了。那位狱吏回答得也巧妙："然。公输子之巧，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这本是戏谑之言，嘲讽的口气一听便知，谁知这位知县却以为人家在夸奖他的高明，还谦虚起来："岂敢，我特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耳。"这个情节，把故事的发展推向高潮。这位县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糊涂虫，也不仅仅是迂阔痴迷，简直是昏聩酸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作者只用了二百字就把这样一个人物勾勒得维妙维肖，情节的安排有如波涛涌起，一浪高一浪，当最高的浪峰落下之后，一个令人蔑视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进士？这样的人当知县，会是什么样的吏治？这样的人"遇赦得免"将怎样继续他的仕途？这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吗？小说所揭示的东西，看似可笑，实则可悲。

（高　森）

满朝皆忠臣　·徐　珂·

高宗循卫河南巡，舟行倚窗，见道旁农夫耕作，为向所未见，辄顾而乐之。至山左某邑，欲悉民间疾苦，因召一农夫至御舟，问岁获之丰歉、农业之大略，地方长官之贤否。农夫奏对，颇惬圣意。寻又令遍视随扈诸臣，兼询姓氏。群臣以农夫奉旨询问，于上前不敢不以名对，中多有恐农夫采舆论上闻致触圣怒者，皆股栗失常。农夫阅竟，奏曰："满朝皆忠臣。"上问何以知之。农夫奏称："吾见演剧时，净脚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桧，皆面涂白粉如雪，今诸大臣无作此状者，故知其皆忠臣也。"上大喜。

〔选自《清稗类钞》〕

本篇记载了清高宗即乾隆皇帝南巡时的一件逸闻趣事，堪称一则寓

意深刻的讽刺小品。作者以纪实的笔调叙述事情的经过，看似庄重公允，实际上却深含讽刺意味。在不露声色的记叙过程中，处处揭露了封建帝王巡幸体察的真象和朝廷黑暗的本质。

故事的起笔先交代高宗南巡，在船上倚窗而望，见到农民耕种，由于以前没有见过，所以看着很高兴。这一笔看来平淡，实则写出了高宗高高在上，并不了解民情，连农民种地都从来没见过，以致"顾而乐之"。这样一位皇帝，平时对民生疾苦自然一无所知，即使这时真的想了解民情，也必然真伪难辨。接着就写到，高宗来到"山东某邑"，想了解民间疾苦，就把一个农夫召到御舟上，询问"岁获之丰歉，农业之大略，地方长官之贤否"。结果是农夫回答的话，使皇帝心中感到很惬意。这位农夫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反映的是实际情况还是迎合皇帝的意思，这些作者没有写，读者无从得知，总之高宗是满意的。但是读者不难看出，高宗满意的内容必是符合他主观意愿的，而不一定就是客观的真实。如果这纯属读者揣测的话，那么下文"满朝皆忠臣"的笑话，却给这"揣测"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故事在这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高宗在询问民间疾苦之后，又让这个农夫"遍视"侍从的群臣，"兼询姓氏"。皇帝的这一要求，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讲，实在没有多大意义，而对于一个个要自报姓氏的大臣们来说，却不啻为极大的威胁。因为群臣当中有许多人怕农夫把来自民间有关他们的舆论说给皇上听"致触圣怒"。他们都大腿战栗失去常态。作者的这一笔描写，把高宗身边的这些大臣的心怀鬼胎，刻画得淋漓尽致。有这些人随侍高宗南巡，怎能真的了解民间疾苦。谁料正在群臣"股栗失常"之时，农夫却奏告皇上："满朝皆忠臣"。群臣大约如释重负了吧？可农夫的依据却是："吾见演剧时，净脚（花脸）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桧，皆面涂白粉如雪，今诸大臣无作此状者，故知其皆忠臣也。"农夫的回答，无疑是对皇帝以及大臣们的嘲讽。听了农夫的话，"上大噱（音 jué）"。皇上的大笑，恐怕是在笑农夫的愚昧无知吧！读者此时的感受是什么呢？如果也觉得这位农夫是愚昧无知的，那么前边关于"岁获之丰歉，农业之大略，地方长官之贤否"的"奏对"，还有多少可信呢？如果认为这位农夫是装痴做憨的机智，那么前边的"奏对"此时岂不一笔勾销了吗？总之，不管怎么去理解农夫这个人物形象，"颇惬圣意"的"奏对"，显而易见是没有反映真正的"民间疾苦"。乾隆皇帝的"南巡"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这就是作者艺术手法的绝妙之处。（高　森）

老头子 ·徐珂·

纪文达体肥而畏暑，夏日汗流浃背，衣尽湿。时入值南书房，每出，至值庐，即脱衣纳凉，久之而后出。高宗闻内监言，知其如此，某日欲有以戏之。会纪与同僚数人，方皆赤身谈笑，忽高宗自内出，皆仓皇披衣。纪又短视，高宗至其前，始见之，时已不及着衣。亟伏御座下，喘息不敢动。高宗坐二小时不去，亦不言。纪以酷热不能耐，伸首外窥，问曰："老头子去耶？"高宗笑，诸人亦笑。高宗曰："纪昀无礼，何得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曰："臣未衣。"高宗乃命内监代衣之，匍匐于地。高宗厉声继问："'老头子'三字何解？"纪从容免冠，顿首谢曰："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高宗乃悦。〔选自《清稗类钞》〕

这篇短文记述了纪昀答高宗问的故事，表现了纪昀的沉着老练和对答之中的机敏。

矛盾冲突中最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紧急情况下，最能反映一个人是否沉着老练。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么一个紧急情况，展现了纪昀的性格特征。

所谓紧急，首先是高宗对纪昀搞的是有准备的突然袭击。当高宗"闻内监言"，知道纪昀"体肥而畏暑，夏日汗流浃背，衣尽湿。时入值南书房，每出，至值庐，即脱衣纳凉，久之而后出"，则"某日欲有以戏之"。而纪昀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有所准备，面对突然事变，只好临时应对。

其次，纪昀是在身体状况极差的情况下应对的。当他脱衣纳凉时，"高宗至其前，始见之，时已不及着衣，亟伏御座下，喘息不敢动。"高宗一坐两个小时，纪昀伏在座下已经酷热不能忍耐。

其三，高宗以杀头相吓："纪昀无礼，何得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

如此，面对高宗有准备地发难，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若有掉脑

袭危险的时刻，纪昀的表现如何呢？

他首先表示"臣未衣"，以便能穿上衣服，回答高宗的问话。实际上也说明他临危不乱，在借故拖延时间，以想法回答高宗的发问。

当高宗厉声继问时，他仍不慌不忙地"从容免冠"，不但没有被吓倒，而且还讲究起君臣之礼来。

最妙的是纪昀的答话："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他把本来不太文明、有犯上之意的"老头子"一词跟恭维皇帝的话联系起来了。真可谓把皇帝的心摸透了。无怪乎，高宗听了"乃悦"，于是"杀"字也就没有了，纪昀本人也就从危难之中解脱出来了。

（赵文友）

口　技　·林嗣环·

京中有善口技者。会宾客大宴，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团坐。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一下，满坐寂然，无敢哗者。

遥闻深巷中犬吠，更有妇人惊觉欠伸，丈夫呓语。既而儿醒，大啼，丈夫亦醒。妇抚儿，儿含乳啼，妇拍而鸣之。又一大儿醒，絮絮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鸣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呓大儿声，一时齐发，众妙毕备。满坐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

未几，夫鼾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作索索，盆盎倾侧，妇梦中咳嗽，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中间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

扇、一抚尺而已。〔选自《虞初新志》〕

●●

《口技》描写的是一次精采的口技表演，表现了口技者的高超技艺。小说写得生动形象，读后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小说一开头交代了表演前的情况，这位"善口技者"是在一家举行大宴会的时候表演的。地点在客厅的东北角，设有八尺高的屏障，道具只有"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团坐"观看，"满坐寂然，无敢哗者"，写宾客的神态为下文精采的表演渲染了气氛。

小说依次写了由两个声响场景组成的一次深夜火警。第一个声响场景，表演深夜一家四口睡眠的情况。"遥闻深巷中犬吠"，创造出一种夜深人静的气氛。接着写妇人被惊醒，打呵欠，伸懒腰，丈夫说梦话。一会儿小儿子醒了，大声哭，丈夫也被吵醒了。妇人抚慰小儿子，小儿子含着奶头还在哭，妇人拍小孩哄他睡觉；大孩子也醒了，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人物顺序出现，活动互相影响。表演时，几种声音一时齐发，"众妙毕备"。一家四口由睡到醒的过程表演得十分逼真。精采的表演使得"满坐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伸颈，侧目，微笑，默叹"，寥寥八个字刻画出听者凝神会意的神情，从侧面烘托了口技者技艺的精湛。这是口技表演的第一阶段，声音由远到近，由相继出现到一时并发，已见其妙；而宾客的情态，又从侧面起了烘托的作用。

接着表演这家人由醒入睡的情况。没多久就听见丈夫打呼声，妇人拍小孩的声音也渐停下来了，隐隐约约还听见老鼠活动、推倒盆器的声音以及妇人梦中的咳嗽声。声音由显而微，由动转静，听众的情绪也舒缓了。文章有起有落，为下文表演进入高潮蓄势。

第二个声响场景是表演发生火灾的情况。突然一人大喊"起火啦！"丈夫起来大喊，妇人也起来大喊，两个孩子一齐哭。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一会儿成百上千的人大喊，成百上千的孩子哭，成百上千的犬吠。其中又夹着房屋倒塌的声音，火花爆裂的声音，呼呼的风声，成百上千的呼救声，抢夺声，泼水声……，许多种声音交错其间，表演出一种火势迫在眉睫，许多人奋力抢救的紧张气氛。写到这儿，作者不由得赞叹："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前面绘声绘色的场景描写的基础上，这几句议论真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表演到高潮处，"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听众惊恐之状的描写生动逼真，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是口技表演最紧张最精

采的阶段，写出了一个失火救火的紧张场面，声音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许多声音同时发生，将口技的绝妙刻画得淋漓尽致。

"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小说的结尾，再次提到道具的简单，证实这种振人心弦的表演，全是口技者的精心创造。小说首尾呼应，浑然成一整体。

口技表演，声音错综复杂，但两个场景描写得井然有序，声音由远到近，由外到内，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微弱到喧闹，由缓慢到急促，由简单到复杂，安排得层次清晰，波澜起伏。

小说描写两个场景都注意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先写表演，后写反应，从而使表演和效果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映衬表演技巧的高妙。

（连　戎）

布客被害案　·采衡子·

北方旅店，凡贫而单身者，共挤一室。稍有资者不屑居，必包赁一室另居，或两人共包一室。少可避贱。有贩瓷器孤客，向晚投店，同众群居一室。入店时，见别室先有二布客居之，旋又有八人舁柜入，共居一室。至夜半，贩瓷者闻彼室中一客哭云："诸物不敢惜，但乞少资作归费。"似有一人允其请，又有一人云："尔不杀彼，彼必杀尔。"顷史，寂然无声。贩者疑必劫盗，暗叱共卧之瞽者醒，密语之，嘱其伪为起溺，踢翻瓷器担，故与之扭结相哄。同室者相劝，故闭不解，声闻满店。主客皆起入问。贩者与店主耳语其事，主密戒备之。天甫晓，另室客舁柜出店，仍系十人，主故问何少二人，齐答曰："入店十人，出店十人，何问为？"语次色变。群起搜之，柜内血肉狼藉。怒，送之官。讯以三木，始供知布客携资，故于柜内先藏二人舁入，以备次早出店查数。其用心亦周密矣。不虞贩者之适醒，而闻乞命语也。

〔选自《虫鸣漫录》〕

●●

《布客被害案》刻画了一位机智、果决的平民侦探的形象。

故事先从北方旅店的格局谈起，就像话剧大幕拉开时，在人物登场之前，总有几秒钟的静默与停顿，好让观众熟悉一下剧中人活动的环境一样。在这篇小说里，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面墙壁把旅店空间隔成两部分：读者"看得见"的部分，是一间喧嚣杂乱的大房间，"贫而单身"的客人，都"共挤一室"。另一部分在墙的另一面，那是稍有资产，不屑与众人挤在一块的客商所租住的包间，人们只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却看不到那里所演出的活剧。

好，戏开始了。有个贩卖瓷器的单身客人来店投宿，和大家一起挤在大房间里。里面那个包间呢，本来已住进两位布贩子，可接着又有八个客人挤进去。他们还抬着个大柜子，挺打眼。半夜，贩瓷者忽然听到包间里有动静。先是有人哭诉："那些货物我不敢吝惜，只求给点钱作回家的盘缠吧！"有个人好像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另一个却说："你不杀他，他可要杀你的！"过了一会儿，又寂然无声了。

墙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么应付这种局面？贩瓷者在暗中紧张地思考着。他猜测，墙的那一边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此时的寂静，是一种不祥的沉寂。他作好打算：得制造一场乱子，把满店的主客都吵醒，好趁乱跟大家商量对策。

贩瓷者暗暗把跟他躺在一起的盲人踢醒，悄悄嘱咐他几句话。盲人起身假装解手，故意踢翻了瓷器担子。贩瓷者跳起身，跟盲人扭成一团，满店的人都被吵醒。就在一片混乱中，贩瓷者跟店主人通报了消息，众人也作了严密的准备。

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墙的那一边，那伙凶手一定彻夜未眠；这一边呢，贩瓷者和满店主客一定也不再能入睡。大家都如临大敌，等待着一个不寻常的时刻，空气也要凝结了！

天才亮，门打开了，包间里的客商抬着柜子走出来，仍是十个人——两个加八个。店主人先发制人，劈面问道："为什么少了两个人？"——这话大概是店主人早就准备好的；因为如果两位布客夜间遇害，出来的活人当然要少两个。不过店主人的问话此刻还别有意义：他是要给对方施加精神上的压力，用突发的质问打垮对方的心理防范，至于问话的内容，却无关紧要！

果然，对方马上齐声答道："入店十人，出店十人，何问为？"说着，脸色却先自变了。小说作者生动、传神地使用了一个"齐"字，把凶手们作贼心虚、欲盖弥彰的神情写得活灵活现。试想，店主人的话问得如此突然，一般客商一定会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是这一伙人却背书似的"齐答"，这里面显然有鬼！

马脚漏出来了，主客一齐动手，从柜中搜出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起精心策划的凶杀抢劫案就这样破获了。原来，这伙强盗早已瞄好身携重资的两位布客。但为了遮人耳目，他们故意在柜子里先藏好两个同伙，以便偷梁换柱，瞒天过海。不想他们遇到了克星，而克星竟是个小贩以及一群"乌合之众"。

一个小人物，却如此机智果决、见义勇为、临事沉着、指挥若定。满店主客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相识，可是一闻警报，却能团结一致、同赛义举，没有一个徘徊观望，畏缩不前，就连百人也不例外。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古道可风的平民英雄形象。　　（侯　会）

讳言者　·梁恭辰·

有南人不食鸡卵，初至北道，午尖，店伙请所食，曰："有好菜乎？"曰："有木樨肉。"及献于几，则所不食者也。虑为人笑，不明言，但问："别有佳者乎？"曰："摊黄菜何如？"客曰："大佳。"及取来，仍是不食者。诿言"尚饱"。其仆谓："前途甚远，恐致饥。"曰：如此，但食点心可耳。"问："有佳者否？"店伙以"窝果子"对。客曰："多持几枚来。"及至，则仍不食者，且惭且怒，，忍饥而行，遂委顿不堪。　　〔选自《劝戒三录》〕

这是一篇幽默的小说，作者巧妙地利用南北的习惯差别，利用鸡蛋做菜的不同名称，如木樨肉、摊黄菜、窝果子，构成戏剧性的情节，读来趣味横生。这位南方人，不吃鸡蛋，初次到北方，也不懂北方的习惯，他来到客店，唯恐别人笑他不懂，不敢指名点菜，又想摆摆阔气，进店便问："有好菜吗？"他以这样笼而统之的要菜，便能掩饰自己的不懂。偏偏店伙认为"木樨肉"是好菜。端上来是鸡蛋、黄花炒肉丝，而鸡蛋正是这位南方客人不吃的东西，笑话已出现了，这位南方客人更怕别人讥笑了，不敢明说，又笼而统之地点菜："别有佳者乎？"店伙这次端出的摊黄菜，倒成了彻彻底底的鸡蛋了。两次笑话，他不敢点菜了，只好假装肚子还饱。仆人告诉他，前途还远，恐怕会饿，南方客人一想，点菜都是鸡蛋制品，他不敢再点了，就提出特点点心在路上吃，询问有无好点心，店伙说："有窝果子。"端上来的还

是鸡蛋。南方客人又惭愧，又生气，忍饥而行，遂弄得疲惫不堪。这么三次反复，幽默风趣，读后忍笑不住。

显然，这么安排，是娱乐性的设想，实际上，一客店未必只有鸡蛋，未必就以鸡蛋为最好的菜了。这显然是想通过一物三个名称，来获取幽默的艺术效果。然而，笑是笑，并不是以低级趣味制造出来的，而且，作者是善意地批评不懂装懂，不肯虚心地询问的人。其教育作用也是明显的。而且，教育的功能是在笑声中取得的。（李　凡）

案中案　·梁恭辰·

乾隆辛亥春，京师德胜门外一老人，雇车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报验，日暮未及检，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觅火向暖，既归，尸乌有矣。惧罪，计无所出。有黠者曰："吾见僻处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尸代之。"遂往窃焉。黑夜间不复审视，匆遽将尸覆置验所，明日官来检验，则女尸也，项有扼痕，共相骇愕。严鞫守者，迫于刑，遂吐实。亟拘尸主至，严讯之。盖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后妇，妇本有夫，以贫故伪为兄妹而卖之以度生。某贪其色娶焉。前夫以亲故，时相往来。某业贾，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为女所窥。惧发其私，谋并污之。与女婉商不允，至夜强劫之，女号詈百端，妇计无所施。遂其父以索逋赴通州，须十日方归，遂共扼杀以灭口。比某归，给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鞫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顾老人尸乌有也。遍索弗获。姑系车夫与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于官曰："前所失之尸，即吾也。吾素有痰疾，冷则发，发则如死。至中夜醒，见黑暗无人，意御者弃我而去耳。暗中寻路自返，孰意兴此大狱哉？"官出车夫及里甲验之，确，并释之，案乃结。〔选自《北东园笔录》〕

●●

把两个案子套在一起来写，这种手法颇近乎现代创作手法。文中重点

叙述的，是贞女被害的案子。但如果作者开门见山便道："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后妇"云云，则必无精采可言，因为这种强奸杀人的案子极为平常，不管作者如何夸张其辞，笔言耳听，也总难免给人留下似曾相识或老生常谈的印象。

聪明的作者小施手段，把这样一个并不鲜见的案子，套进另一个案子里，顿使全文生色，从而勾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必欲一气读完而后快，这种创作手法上的新技巧在笔记小说中的出现，很值得注意。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一年开春，京城一位老人雇车从北城前往南城，半道却突然死去。赶车人不敢怠慢，忙去报官。可天色已晚，官府来不及验尸，只好派两名里甲（即街丁）看守尸体，因为照规矩，死尸在验看之前，是"不离寸地"的。

可是到了夜间，天气寒冷，就在里甲去烤火的当口，死尸却不翼而飞了！幸而里甲之一是聪明人，他想出一个李代桃僵的主意：某偏僻处刚好有具棺材被挖出来，拿那里的尸首来顶数，不就可以交差了帐吗？于是看尸者成了盗尸贼，就在夜色昏黑之中，尸体被偷偷移来，一场虚惊，复又归于平静。

天亮了，验尸官驾临，当盖尸布一打开，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一夜之间，男尸变作了女尸，白发老者化作红颜少女！更重要的是，女尸项上还发现了"扼痕"。至此，老者失踪的案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少女被害的案子成了主要矛盾。不为作者所惑的读者会发现：故事才刚刚开始。

故事本身是个悲剧。一对夫妇，为贫困所窘，被迫离弃。妻子被卖给商人作了续弦。可是旧日夫妻亲情难舍，两人伪为兄妹，依然藕断丝连，这本来是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事情，不足深责，然而这个出卖妻子的男人原来是个品行不端的人，他淫心不足，又转而打商人之女的主意。先是"婉商"（好言商量），后来便发展到"强劫"，终因少女不从，"号詈百般"（百般哭喊叫骂），残忍地将她杀害。事情本来干得很隐秘，而且一旦尸首入敛，罪恶也就一同被埋入地下，再无重见天日的机会。谁知阴差阳错，竟又发生了盗棺移尸的巧事。

一件沉冤意外得到昭雪，凶手抵罪，故事本该结束了。可是引出这桩命案的另一桩命案，却不能不有所交代。原来，当初那位老人并没有归天，他只不过一时痰疾发作，手足冰冷，不省人事罢了。夜间醒来，见四下无人，老人径自拍拍尘土摸黑回家去了，他哪里料得到，自己一走，竟引出这样一桩奇案来？

小说开头把尸首失踪的事渲染得那样离奇，末尾解释起来，竟如此轻松，正所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作者的创作技巧和手法，由此可见一斑。

斑。

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小说中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交待得如此清楚，使人不能不信。其实，这又是上了作者的当！与此结构类似却又人物全异的故事，在袁枚的《续子不语》中也有一则，显然这都是虚构的。中国笔记小说由晋代的志人和志怪（当时人是把怪异当作真实现象来记载的）发展到清代的以假乱真、有意虚构，其间的规律细细研讨，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侯　会）

傅日炯　·徐芳烈·

六月初二日。诸暨庠生湄池傅日炯，字中黄，走门人何纂柄齐头晏诀，悲歌浩叹，作绝命词曰："国耻未伸，母命如线。势不可为，发肤将献。畜固难存，剃亦羞见。贲志已满，死不当险。"其母钱氏知炯之殉难也，特来戒其酒，恐人以炯为酒误也。炯受教送母归，冠孝巾，服麻衣，往宗祠别祖父，又归别其母。母躬具酒肴，命幼孙持浆满觞而三酌之。庆慰备至，至末觞，则跪而勿饮。母诘之，则曰："子乐母戚，是弗忍饮。"母曰："儿饮，予勿戚也。"遂饮之。炯更涤觞酌献母曰："惟愿我母，无楚于家。"母复笑饮之。母子欢饮半日，炯乃呼母上坐，四拜永诀而出。炯回顾，母亦顾炯。母又即命曰："儿勿顾。"于是竟往江滨。忽忆江中有石，石曰又罗石。其形挺直，其平如削。又高歌曰："世污浊兮湄江清，人善时焉罗石古。惟伊人兮客何方，逍遥此兮石上旅。"吟毕投入江中而死，次晨乃果于又罗石上获尸以归。（选自《浙东纪略》）

●●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二月，清军进南京城，不久攻下江南各地，并重新颁布"剃发令"。在这国家灭亡，民族受辱之际，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同时，一些知识分子既无力抵抗，又耻于做清王朝的子民，便以死殉国，表明自己"国耻未伸"，"剃亦羞见"的忠于明王朝的心志。清人徐芳烈在《浙东纪略》里记叙的浙江诸暨人傅日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

个人自杀前心绪万千，由于作者紧紧抓住傅日炯以身殉国这根线，所以写来有条不紊。作者首先交代傅日炯决定自杀的原因；然后叙述他先到宗祠拜别已作古的祖父和父亲，后拜别健在的母亲；最后写他投江，时停又罗石上。整个故事层次清楚，结构紧凑。

这篇小说注意刻画人物在生离死别时的心理冲突。傅日炯为保持名节而死，其母也是抱着成全他的名节的态度。母子二人从容、镇静，互相勉励，以名节事大来克服内心的痛楚。母亲钱氏知道傅日炯将要殉死，特来戒其酒，恐怕世人以为傅日炯是死于醉酒之中的。钱氏虽然如此重视名节，但在心头仍萦绕着母子之情，所以在母子诀别之时，"母亦顾炯"与钱氏相对比来看，作者在描绘傅日炯心理矛盾冲突时就更逼真了。钱氏亲自给儿子准备酒肴，并命孙儿三次给他斟酒。到第三杯时，傅日炯："跪而勿饮"，原因是"子乐母戚，是弗忍饮"，写出傅日炯一种伤感的情绪。三杯过后，傅日炯："涤觞酌献母口："惟愿我母，无楚于家"，并"呼母上坐，四拜永诀而出"。其态度庄严、话语亲切，充分表现出傅日炯自愿与国同难的决心。小说在写到傅日炯与母亲最后一别的场景时，最有力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炯回顾，母亦顾炯"。可见傅日炯并不是轻易轻生之人，而完全是将忠于明王朝的名节置于最高位置，自觉地割舍骨肉之情，割舍对人生的留恋。一个人为了保全名节，死于生命之火蓬勃燃烧的时候，这是可歌可泣的，这就是作者充分刻画人物心理矛盾的良苦用心。

最后还应提出的是，小说还注意用景物来象征人物的性格。又罗石，"其形挺直，其平如削"，这象征了傅日炯挺直而不甘于辱的性格。另外，傅日炯希望自己死后能时停又罗石上，第二天果然就在又罗石上发现了他的尸体，这其实就是傅日炯忠于明王朝，不肯事清的思想的形象化。

（李　鹏）

沈怀清勘案　·清凉道人·

绍兴沈怀清先生，名嘉征，由巡检仕至臬司。居官廉干和平，故自下僚洊历大位。

公任江西浮梁令时，曾暂署某县篆。适城中常被盗，公履任后严缉之。凡城门出入者，皆盘诘焉，而绝无影响。一日大雪旗腾，署后有三层楼最高，可俯瞰山川城市。公治酒邀友至上

层赏之。见城中万屋比栉，皆被雪漫，惟一家平屋数间，无片雪凝积，而微见烟起。公异之，使人踪迹其处，则邑中巨室也。主人远宦北方，携眷以往，楼屋厅堂悉皆封闭，而留一仆居门首守之。公疑其为盗薮，集兵役围其前后，入而搜之。至无雪之屋，果群盗潜伏焉。盖伙盗甚众，恐突烟起而动人疑，因就地作数灶，以供饮煮，屋低人众，蒸之火气上冲，是以雪不积聚，遂群获之。搜出脏物无算。有跳屋而逃者，悉为邻佑所擒。公讯之，则盗赂其家守门之仆，借屋以为巢穴，食物皆托其代购。群盗日惟高卧，夜则出劫，邑中富饶之家，无得免者，已数月矣。因公履任后，查缉严甚，不敢出城，而人初不料其窟于此处也，遂悉置之法。〔选自《听雨轩笔记》〕

●●

本文写沈怀清从下级官吏升到要位的经历。说是写出他升迁的经历，实际只写了一件事，即沈怀清在江西做浮梁县令时勘察一件案子的经过，通过这个案件的处理，表现沈怀清杰出的才干。

全文分成三层，先交代沈怀清到任时，浮梁城里盗窃案情严重。沈怀清到任后命令严缉罪犯，采取了"凡城门出入者，皆盘诘"的措施。结果是"绝无影响"。这一层是写案情不同于一般，采取一般措施，也就不可能破案。但是沈怀清的才干就在于他有着一双司法人员所特有的机警的眼睛和一个灵敏的头脑。沈怀清雪天宴友，但他并没有沉醉于酒食和风光，而是看到"城中万屋比栉，皆被雪漫，惟一家平屋数间，无片雪凝积，而微见烟起"。于是他立刻派人前去探察这片一点雪也不积存的地方。当沈怀清得知这是一个大户人家，而主人又远在他方时，就立刻判断这些房屋已经成为盗贼聚集的地方。包围、搜查的结果证实了沈怀清的判断是准确的。

小说在写沈怀清勘破"盗薮"一案时，既写了"盗薮"一方，又写了沈怀清一方。故事开头两句"适城中常被盗，公履任后严缉之"。一个"常"字写出盗情严重，一个"严"字写出沈怀清对案情严肃认真的态度。故事结尾处作者交代整个案情时，注重写群盗的狡猾。他们"赂其守门之仆，借屋以为巢穴，食物皆托其代购"。选择了这样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之后，他们"日惟高卧，夜则出劫"。等到沈怀清"查缉严甚"时，他们不是采取逃出城外的办法，而是龟缩城内。另外，故事结尾处，作者还注意到交代别人不能破此案的原因"人初不料其窟于此处"。这样，就从两个方面反衬出沈怀清

"居官廉干"的品格，从而点明了沈怀清能够由一个县里的巡检升至主管一省司法的臬司的原因。

小说文字朴实无华，讲来娓娓动听，有民间故事的气息。在故事情节的设局上，注意用反衬的手法来突出主人公的性格。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注意抓住他的职业特征，写出了主人公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和果断的指挥能力。作为侦案小说，本文的特点就在于它有慎密的推理和言简意赅的补叙说明。　　（李　勤）

戴文进传　·毛先舒·

明画手以戴进为第一。进字文进，钱塘人也。宣宗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进进《秋江独钓图》，画人红袍垂钓水次。画惟红不易著，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宗阅之，廷循从旁跪曰："进画极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北钓鱼！"宣宗颔之，遂麾去余幅不视。故进住京师，颇穷乏。先是进假工也，为人物花鸟，皆状精奇，值倍常工，进亦自得，以为人且宝贵传之。一日，于市见煮金者，观之，即进所造，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辛[illegible]力为此，岂徒得糈？意将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铄吾所造，见斯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使智于缣素，斯必传矣！"进喜，遂学画，名高一时。然进数奇，虽得待诏，亦坎坷无大遇。其画疏而能密，著笔淡远。其画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欲进假工耳，而命意不巧，卒成其名。

毛先舒的《戴文进传》也许称得上是古代的微型纪实小说。因为作品记叙的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画家戴进（字文进），既为真人，就容不得夸饰、虚构。而仍然写得有声有色，扣响读者的心弦，表明作者有着非同一般的艺术功力。

这功力表现在作品的选材上，作者为戴进立传，只写了两件事。事虽

少，却都是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所在。

其一是，为不朽改学画。

按说，戴进已是个手艺高超的锻工（银匠）了，其制成品的价格要比一般工匠制的贵上一倍，如果不改换职业，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当他看到自己用尽心智精力制成的银器，被送进熔炉时，不禁"怃然（懊恼）自失"。他的悲哀可以理解。谁不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悲哀恰是艺术家气质的体现。他的志向也值得尊敬，"岂徒（仅仅）得糈（粮食）？意将托此不朽吾名耳（罢了）！"这志向正是艺术家的可贵之处。作者能抓住戴进"徙（转移）智于缣素（缣素，供书画用的细绢，这里指画）"这一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来落墨，显示了他的艺术眼光。

其二是，为艺术而犯忌。

本来，戴进的前程将是灿烂辉煌的。试想，一个身怀绝技的丹青高手，若得遇知音，该是何等的幸运。如果这知音还是个位高权重者，对其发展将更为有益。正巧，"宣宗喜绘事，御制（皇帝的作品）天纵（天才高超）。"宣宗即朱瞻基，乃明朝天子，当然有权。他不仅喜爱，而且精通绘画，对于画中高手，理应青睐。就此而言，戴进似乎生逢其时了。然而，"众工（画家）妒之"，使他受到谗言的攻击。作者在这里插入"画惟红不易著，进独得古法入妙"句，极佳。堪称一石三鸟。就戴进讲，他未尝不知红袍是朝廷的官服，画人穿红袍垂钓于"水次"（江边），可能犯忌。但仍这样画，表明他所刻意追求的是画面的色彩对比与艺术效果，其它皆不论——这仍然是他艺术家气质的生动体现。就宣宗讲，既"喜绘事"，就应知道画中着色，红最难用；既召戴进入京，就应让其施展"古法"之妙。但他听信谗言，竟"屏（推开）去余幅不视"，让人怀疑他"喜绘事"的真实与真诚。至于廷循，以内行人的身份，抽象肯定（"进画极生"），具体否定（"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钓鱼"），其妒心已昭然若揭。

作者的功力还表现在作品的结构上。

为人作传，循常例，应是按时间顺序介绍人物的生平经历。但这篇作品却是先写戴进"犯忌"，后写戴进学画。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在作品的开头，就以一个精彩的故事来给读者以深刻印象，从而促使读者带着不平、同情与遗憾的心情去探究、关心人物的命运遭遇。此外，篇首"明画手（画家）以戴进为第一人"与篇末"其画疏而能密，著笔淡远（清淡而有韵味）……"恰成首尾呼应之势，使"第一人"的断语落到了实处。

作者说："进数奇，虽得待诏，亦坎坷无大遇"。数奇，命运不好；待诏，官名；坎坷，当不得志讲。单看这句话，似乎有点儿宿命论的味道。但就全篇而言，我以为这不过是作者对人材不得重用的感慨罢了。其实，他更赞

赏的是人的后天努力。"予钦进锻工耳，而命意（立志）不朽，卒（终于）成其名"，便是明证。　（王震亚）

万夫雄打虎　·张　怨·

泾川有万姓，字夫雄者，少负臂力，以拳勇称。初未尝事田猎也。一日与凤所莫逆，尔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号曰："万夫雄救我救我！"万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树拔之，怒持树往追。经里许，震天一呼，虎为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脱。因袒击虎，中其项，虎负狰狞欲迎斗，然项痛，竟不能举。万乘势一再击之，虎毙矣。母虎暨虎子相寻至，万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奋鼓生平之勇，纵送格扑，而二虎复相继而毙于其手。嗟乎！万夫雄，一乡野鄙人耳，素不识《诗》、《书》为何物，亦不识文追为何事，而仓促间，不忍负异姓兄弟之意，辛毙三虎以救其友，其义岂不甚伟？万夫雄亦诚烈丈夫哉！余尝见世之聚首而处者，交同手足之亲，谁比金石之固，设有缓急，即投蛊微毒，不致遗祸杀人，当其纷纷未定之时，虽凤昔周施，密迩徒挈，靡不潜迹匿形，鸟飞云散，悄然而不一顾焉，其视万夫雄为何如也？"　〔选自《虞初新志》〕

作品中精心地塑造了万夫雄的形象。

首先，作品以极简洁的文字，概括地介绍了万夫雄，并突出强调了他"少负臂力，以拳勇称"的特点，为下文打虎预设了伏笔，接着，作品写万夫雄的打虎过程，这是全文的高潮。面对巨虎突出，衝走朋友的突发场面，听着朋友那"万夫雄救我救我"的凄惨绝望的呼喊，在短暂的"茫然不知所措"后，他立即"撼大树拔之，怒持树往追"能"撼大树拔之"，足见其神力。这是毙虎的基础，也初步印证了他"少负臂力"的特点。这之后，一场精彩的人虎相搏、你死我活的打虎场面就出现在读者面前：万夫雄先是"震天一呼"，使虎惊怖而"逡巡退步者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心理战"吧？一方面挫折虎的锐气，令虎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放开所衝之人返身迎斗追击

者，从而使"范得以脱"，一方面万夫雄也藉此增强自己的胆气；然后万夫雄不待虎发难，便主动进攻，"因梃击虎，中其项"——这是致胜的关键一击！因为这一下打伤了虎的脖项，其力量之大，使虎在以后不能抬起头来从容与万夫雄搏斗，同时也又一次照应了前文概括的万夫雄"少负膂力"的特点；在这种极为有利的情势之下，万夫雄"乘势一再击之，虎毙矣"！于是，万夫雄终以自己的勇气和神力，打死猛虎，救了朋友，也救了自己。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母虎暨虎子相寻至"——一下子又来了两只虎，原来它们是来寻找被万夫雄刚刚打死的那只公虎的。情况骤然变得危急万分了！这时，读者的紧张程度，大概不亚于身当其境的万夫雄本人，因为，他打死一只猛虎，想必已精疲力竭，还能抵挡得住两只虎的攻击吗？作品中写道，此时的万夫雄，已认清当前局势的危险，"度不能止"——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不能停止。于是，"且却且前，又奋鼓生平之勇，纵送格扑，而二虎复相继而毙子其手"。这就是说，他有时退，有时进，奋力鼓起自己的勇气，使出自己平生学就的拳脚功夫，与二虎周旋，或纵身跳跃躲闪，或近身与虎相斗，终于又先后打死了两只虎。在不长的时间里连杀三虎，打虎英雄万夫雄的勇毅形象，便成功地树立在了读者的面前。

除形象的成功塑造外，这篇作品的另一特点，是详略得当，层次清晰，第一次打虎，文中是详写。从万夫雄与友遇虎到打虎、毙虎，层层摹写，详尽细致，从容不迫，丝毫不乱；而复遇母子二虎后的搏斗过程，则写得相当简略。这样就使文章显得主次分明，重点突出，细致而不罗嗦，生动而又简练，颇具章法。

此外，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来，是作品的又一特点。我们知道，古典小说一般不太注重特意去写人物的内心活动，而这篇作品则直接地写了万夫雄的内心世界。他面对巨虎骤出，搏友而去，友凄惨呼救的突发场面，"茫然不知所措"——这是相当真实的内心活动。因为他没有任何精神准备，恐怕此时心中也是充满了恐惧的——谁不怕老虎呢？文中后面虽极赞万夫雄是"诚烈丈夫"，但作者这虽没有故意去"拔高"这一形象，而是写出了他的真实的心绪，是颇有见识的，从而也使人物更具活人气。当母子二虎复至之际，万夫雄则没有"茫然不知所措"的惊惧表现，而是"度不能中止"，这也是真实的。他能如此冷静地思考判断，是因为他一则已打死了一只虎，觉得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可怕；一则他有武艺在身，充满自信。因此，文中对万夫雄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是真实可信的，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增色不少。（霍秀全）

武进盗案　·陆长春·

武进庄氏，兄弟三人，益与李俱列武库，虓暴无所惮，闾里侧目，人以"庄氏三虎"称之。时邑中多盗，富室以劫案控者，指不胜屈。令严责捕役，收妻子入狱，勒限以期必获。而盗踪杳然。捕顾某谋于众曰："劫数之多，由于窝藏之密。庄氏兄弟素豪横，群不逞日盈其门，或为道逃薮。吾将侦之。"至夜，登其屋，伏隐处，潜瞰其所为。见室中灯烛照耀如昼，数人凭一棺，若视含殓状，而皆嬉笑无戚容，亦无妇女哭泣声，心甚疑之。次日，伪为丐者，乞于其家，见新棺方加髹漆，私问其仆曰："此亡者为谁？"仆以庄氏之叔对。访诸其邻，则半月前果殁一叔，其棺已厝诸野矣。顾以白令，令督兵役以往，庄兄弟衣冠出迎。令问所停者为何人柩，庄对如仆；顾请开棺验之，庄曰："尸敛已久，今无故而发，罪孰承之？"顾具状认开棺罪，遂共启视，则皤然一翁也。顾大骇，令逡巡欲避去。庄兄弟共殴顾，且将及令，一室沸然。顾念罪名既不能遣，而尸终可疑，揭其衾，见金银充牣其内——盖首则真首，而衣所覆者，尽黄白也。庄兄弟相顾无人色，令饬兵役擒之，讯以刑，则棺中所有者，俱盗脏。捕急无可匿，适有叔病殁，因断其首置诸棺，以防开验；而所厝之棺，则仅存其体焉。狱既具，复讯出剧盗十余人，悉获之，与三虎骈戮于市。　〔选自《香饮楼宾谈》〕

●●

《武进盗案》是一篇侦探小说，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胆大心细、善于思索判断、重视调查研究的捕役顾某的形象，但是作品一开始并没有让顾某出场，也没有马上写案件，像戏剧中的过场一样，小说先介绍了一下武进县闻名四方的、人称"庄氏三虎"的三兄弟。三人中最大的和最小的都习学武艺，"虓暴无所惮，闾里侧目"，他们暴虐横行，无所顾忌，乡里人不敢正眼看他们。虓，同"暴"，一种传说中的猛兽。这段文字似与下文没什么

逻辑性关连，其实是为顾某后来怀疑他们有作案嫌疑设伏。

之后，像一般的侦探小说所写的那样，案件发生了："时邑中多盗，富室以劫案控者，指不胜屈"——报案被劫的，屈指算已算不过来了。而县令采取的是"收妻子入狱"的办法，严令捕役们限期破案，否则他们的妻子便关着。但这招儿也没有效果。这实际上写了县令的无能，也是为顾某的破案预作一铺垫。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顾某挺身而出了。他先向同事们分析了案情，认为，本县之所以劫案屡屡发生，是因为窝藏严密的缘故，意思是如果挖出了窝主，抢劫者也就会绝迹。根据这一分析，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对象："庄氏兄弟素豪横，群不逞日盈其门，或为逋逃薮。"不逞，即不逞之徒，指那些欲壑难填的不法分子。逋逃薮，指逃避追捕的人躲藏之处。或，此处意为有可能。在顾某看来，以庄氏兄弟平日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家很有可能就是坏人们的藏身窝赃之所。因此他下定了"吾将侦之"的决心。他的分析以事实为根据，虽是假设，也不能算是主观臆断。

接着他便开始行动。首先是夜探。夜间，他上到庄家屋顶。发现庄家好像在办丧事，因为院中停着一口棺材，但气氛却不对，庄家人"皆嬉笑无戚容，亦无妇女哭泣声"，这是个疑点。第二天白天，他装成乞丐，去庄家进一步探听虚实，得到的回答是，庄氏三虎的叔叔死了；再到邻居家了解，得知庄氏之叔的确死了，但"其棺厝诸野矣"——那棺材已在野外埋葬了。厝，棺材停放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这里既然是"厝诸野"，显然是属于浅埋。这条线索太重要了。因为，既然棺材已埋，为什么家里还要停一口，装成办丧事呢？顾把这一发现迅速报告了县令，县令带人来搜查，于是事情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当县令命人打开棺材后，发现里边躺着的是"皤然一翁"——白发苍苍的一个老者，这时，庄氏兄弟立刻士气大振，"共殴顾"，而县令则"逡巡欲避去"。但顾某没有动摇，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揭开老者身上的衣被，"见金银充牣其内——盖首则真首，而衣所覆者，尽黄白也。"牣，充满。黄白，代指金银。至此，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庄氏三虎和他们的同伙全都落了网。总之，小说通过顾某夜探、昼访，向邻居了解情况等一系列的行动以及心理描写，同时也通过与县令的对比描写，把顾某的善于分析、判断、重视调查研究，关键时刻不心慌手软的性格特点，给予了成功的揭示。

（霍秀全）

钱　翁　·陆长春·

某村钱翁，业农，薄田十余亩，租可自给，性宽厚好善，人以长者称之。一日，村中来一丐妇，疮癞满体，秽恶不可近，卧于钱之门外，将就殆。村人咸加叱詈，欲其他徙。翁独怜之，饮以粥糜，并市药，令其敷治。越宿，少瘥，妇留不去，日求哺于翁，翁施舍无吝。月余，疮痂尽脱。妇谓翁曰："恶疾沾身，而兼以冻馁，其不为沟中瘠者，皆翁之德也。今疾虽愈，而夫死，身无所依，求食非良策，愿役于翁家，不求值，得以饭足矣！"翁许之。妇早起晏息，操作甚勤；而米盐经其掌管，心力求撙节，无苟且。翁与家人俱信任之。后数年，翁妻死而鳏，子妇以妇能襄理家事，且未四十，劝翁纳之；戚友闻其事者，咸来怂恿。翁遂纳妇为继室，逾年生一子。妇谓翁曰："昔所以隐忍不言者，特未知君心耳。今既与君生子，当不相弃。实有藏金一万，在某处大树下，事虽多年，实未有发掘之者，请与君证之。"翁问金所自来，妇言其前夫乃剧盗，尝劫巨室得金，无可匿，埋之地中。事发被获，拷掠终不承，瘐死狱，故赃犹存尔。"翁大喜。至夜，与其子驾舟，令妇往觅其处，发地果得金，满载而归，家遂大富。后妇又举两子。翁至七十余，始殁。乡农得受横财，而年登耄耋，子姓繁兴，或其人忠厚之报欤？

〔选自《香饮楼宾谈》〕

《钱翁》是一篇宣传为善自有好报思想的小说。它通过一位姓钱的好心人，救助收留一个落难妇女，最终使自家"大富"的故事，告诉了读者为人要忠厚善良的道理。

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塑造了钱翁和落难妇女两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钱翁的家庭，是个一般的自耕农家庭，并不富裕，但他"性宽厚好善，

人以长者称之”。宽厚好善，这就是他性格的底色。接着，小说通过一系列的事，来具体描摹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先是救助病妇。作品中以对比的方法写了钱翁的忠厚。“一日，村中来一丐妇，疮癞满体，秽恶不可近，卧于钱门之外，将就殆。”殆，危险，此处当指死亡。对这个将死的病妇，村中人是“咸加叱詈，欲其他徙”，詈，骂也。村人都叱骂她，想赶她到别处去。而钱翁“独怜之”，并给她饭吃，还给她买药治疗。这样一比，就比出了钱翁确是善良忠厚，古道热肠。

次为收留病妇。这妇女病稍好后，天天向钱翁讨吃，而钱翁“施舍无吝”，没有任何嫌烦的表示，从而再现其忠厚；妇人病愈后，提出了在钱家当仆妇的要求，以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钱翁也收留了她。这就更深一层地揭示了钱翁的忠厚性格。

第三层，是钱翁丧妻后，由众人劝说，纳妇为妻。在这个问题上，钱翁并无任何私情，是他的“子妇”和“戚友”们“咸来忠恳”，“劝翁纳之”。连儿子儿媳都劝他，他还能说什么呢？这说明钱家全家都有忠厚诚朴的家风。尤为可贵的是，续娶这样一个无端而来、地位低下的女子为继室，虽说钱翁自己也没什么社会地位，但他没有去盘问她的身世来历，尊重她的人格，这仍然表现了钱翁忠厚善良的品格。

最后，是妻子自己主动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经历，并给他带来了财富，也还是从侧面突出他的形像——是他的真诚忠厚赢得了妻子的彻底信任。总之，作品层层演进，步步深入地揭示褒扬了钱翁善良忠厚的真诚品格，这品格虽不是光芒四射，却精诚动人。钱翁无心插柳，诚实待人，终得善果。

小说还精心地塑造了落难妇女的形象。这是位看似朴讷，其实很有个性的女性。她先前的丈夫是“剧盗”，被捕后死在狱中，但实际上她拥有巨额财产。丈夫事发后，她逃离家门，四处流落而生病，终于在生命垂危之际遇上了钱翁这样的好人家。因此，她在病好之后的所作所为，如“愿役子钱家”的求告，起早贪晚、勤俭持家的操劳等，一方面出于感谢钱家人的活命之恩，收留之德，尽心竭力地图报；另一方面也有进一步观察钱翁及其家人的为人之意。她不急于暴露自己隐匿着的财产，以博取钱家的欢心；甚至在成为了钱翁的继室之后也没有立刻讲出这事，而只是等到她为钱翁生了孩子之后才说，这说明此女子城府甚深，颇有心计。因为她害怕过早地暴露财产后，财产被钱家人拿走，自己被扫地出门。而在她为钱家添了人丁后，在她看来，她已真正成为了钱家人，已经坐稳了女主人的位置，她的命运已和钱家连在了一起，她才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和财产，这样，前“剧盗”妻子的身份就不再能损害她，财富反会巩固她的地位——她成了钱家

"大富"的第一功臣了。因此，我们说，这个女性毕竟在"剧盗"家中呆过，确实见过世面，思虑颇为周全缜密，是个不寻常的女性形像。

此外，小说语言朴实无华，就像作品中人物钱翁的性格一样，具有一种忠厚诚恳气象，也自有动人之处。　（董秀全）

沙　三　爷　·陆长春·

虎丘龙船，彩旗画舰，箫鼓喧阗。倾城仕女往观，轂毂相摩，填塞川游。游人皆先期雇舟，不惜厚值。有沙三爷者，家殷富而性好挥霍，午日欲买舟观水嬉，自金阊门至山塘，沿岸招寻，无一虚舫，意甚怏怏。明年，竞度前一日，遣僮仆四出，凡苏城内外彩舫玉轴，下至赤马青皂，无不咸予之值，不许受雇。至期观者云集，欲觅一舟不可得，问之则曰："此沙三爷船。"彼亦曰："此沙三爷船。"篙工数千辈，同然一辞，皆相顾错愕。沙密遣人伺于水次，谓游人曰："君等欲观龙舟，但往寻沙三爷则得矣！"于是争诣沙之门，乞假舟以观盛会。沙一无所吝，指某客登某舟，识与不识，安载略尽。舟中珍错杂陈，丝竹并举，妙伎侑酒，劝客沾醉而罢。而沙三爷之名大噪。沙自此豪举，家资立罄。后数岁，贫不能堪，至卖小食以自给。善唱里鄙小曲，儿童予三钱买一油具，必令歌"剪剪花"、"夜夜游"之类，以为笑乐，而人优称之为"沙三爷"云。　（选自《香饮楼宾谈》）

陆长春的《沙三爷》记的是一个荒唐人的一件荒唐事：苏州富户沙三爷，因为在头年赛龙舟时，没有租到游船观看盛举，于是在第二年龙舟大赛前一天，他就预先把所有游船全都租下，别人想看龙舟赛，只能去找他沿；而他便慷慨地无偿借给别人，还供给别人吃喝玩乐。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自己倾家荡产，他虽从此名声大噪，也只好靠卖油条为生了。

作品的最显著特点，便是对沙三爷这一不知天高地厚、做事不管后果、挥金如土、奢侈无度的纨绔子弟形象的成功塑造。

小说开始时并没有像一般古典小说常使用的写法那样，马上让主要

人物出场亮相，而是先交代了一下环境——苏州每年一度的龙舟大赛时的情景："彩旗画舰，箫鼓喧阗，倾城仕女往观，铁鹿牙樯，填塞川浒。"彩旗、铁鹿、牙樯，都是般上装饰物，此处代指各色船只。这段文字夸张而又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游人摩肩接踵，游船遍布水中的热闹非常的场面。特别是"游人皆先期雇舟，不靳厚值"一句，说明游人事先雇好船，不吝惜船价的高，靳，即吝惜。这段场景描写，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以沙三爷的"家殷富"而至于败落，是因为节日期间船太多，又太贵，从而为下文沙因奢侈而一举破产埋下伏线。这里先把气氛渲染充分，当其破产时，我们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样的背景上，沙三爷出场了。他走了很长的路，也雇不到一条游船，"意甚悒怏"，心情懊恼，郁郁不乐。因此，第二年他提前一天把无论是"彩舫玉轴（同船）"的豪华大船，还是"赤马青鬼"的轻便小舟，"无不咸予值，不许受雇"——他垄断了全部游船。人物的刚一亮相，其行动便非同凡响，给人以极深的印像。这确是极精彩的一笔。

但他垄断游船不是为了居为奇货，好赚大钱，而纯粹是为了显示自己。当别人想租船，船工们都"同然一辞"地说："此沙三爷船"时，众人"皆相顾错愕"；当他把船白送别人坐，不收一文，而且"舟中珍错杂陈，丝竹并举，妙伎侑酒，劝客沾醉而罢。"时，"沙三爷之名大噪"，从这旦，沙得到了最大的心理满足，他的心愿实现了；然而他也破产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比起前一笔，这一笔更其精彩地把人物形像更典型地画了出来。

小说最后写沙结局的悲惨："沙自此豪举，家资立罄。后数岁，贫不能堪，至卖小食自给。"这对比的鲜明，使人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当初一掷千金的沙三爷！尤其是最后的细节描写：当儿童们买他的油条后，"必令歌'剪剪花'、'夜夜游'之类，以为笑乐"——他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格和尊严都丧失殆尽了，从他身上，人们说什么也寻不到半点当年那位众人"争诣沙之门，乞假舟以观盛会"的趾高气扬、志得意满的沙三爷的影象了！这种结局对他这类纨绔子弟来说是必然的，沙三爷只是一个代表罢了。总之，这一形像的塑造是相当典型、相当成功的。（霍秀全）

假无常 ·陆长春·

湖滨徐某，有胆略，常至近村一友人处为食客，率夜半而归。途经一古墓，村人传言有无常鬼，常出魅人，人无敢夜经其

处。友以询徐曰："君往来曾遇之否？"徐曰："是物也，常常见之。鬼自鬼，人自人，虽相值，庸何伤？"友疑其诳，密遣人扮假无常，立高凳上，以白布袍覆其体，欲因其过而震骇之。是夕，徐饮于友所，微有醉意，剧谈至二鼓，持灯笼将归。友谓之曰："无常待君久，今过其处，必为其捉去矣！"徐笑曰："此无虑。鬼如捉人，吾当擒以来，为明日下酒物耳。"友送之至门，令两尾其后以觇之。徐至墓所，举首见假无常，诧曰："每夜无常止有一个，今忽二之，何也？"假无常者闻其言，意甚恐，回顾，果见有无常立其后，两眼流血，面如纸灰，对之微笑。若喜其类己者，骇极而归。徐笑曰："君等欲吓人，而反为鬼吓，谁谓报施之有爽哉？"　〔选自《香饮楼宾谈》〕

●●

《假无常》是一篇志怪类小说，它通过朋友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塑造了一位"未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式的胆略过人的人物徐某的有趣形象。

"甚质徐某，有胆略"，作品开宗明义，即把主人公徐某的主要特点道了出来。为何下此断语呢？因为，他"常至近村一友人处为食客，率夜半而归，径经一古墓，村人皆言有无常鬼，常出魅人，人不敢夜经其处。"常，间或，这里引申为经常；率，大抵，大半。在这段叙述中，别人的"不敢夜经其处"与徐的"率夜半而归"对比鲜明，故此他的"有胆略"就有了根据。这些都还算是有迹可循的议论上。这之后，作品便深入一层，具体写徐的"有胆略"。

先是朋友与他的问答。当朋友问他是否夜间碰到过无常鬼时，他的回答是："是物也，常常见之。鬼自鬼，人自人，虽相值，庸何伤？"这确有些说大话的嫌疑，难怪朋友"疑其诳"，你看他说得多么轻松：那东西嘛，常常见到之，虽然互相碰面，难道会有什么损害吗？这显然是不把鬼当回事。再次突出了他胆略过人的特点。

次是朋友设计吓唬和考验他。朋友派人扮作了传说中的无常鬼的样子，"欲因其过而震骇之"。因，趁着。当晚，他夜半将归时，朋友故意用"无常待君久，今过其处，必为其捉去矣"的话吓唬他，哪知他不以为意，并且还声言要把鬼捉来当下酒物，又一次写了他的胆略过人。

朋友间亦真亦假的玩笑且玩笑，遇到真格的会怎样呢？作品中有极精

彩的描写。徐见到真假无常鬼后那颇感诧异的话，简直太绝妙了！他视鬼如无物，从容镇定，无丝毫惊惧感，那胆魄之大令人折服；而假无常回头见到真无常的可怖样子后，"骇极而归"，与徐某的行动又形成了鲜明对照；尤其徐的最后一句话："君等欲吓人，而反为鬼吓，谁谓报施之有爽哉？"爽，这里指差错。指假鬼被真鬼吓跑，是一种报应。这是点睛之笔，更衬出他无与伦比的胆略，同时也使这一形像令人感到颇可敬可爱。

这篇小说对话生动，语含幽默，富于兰趣，对表现人物性格很有帮助；作品结构谨严利落，无一赘笔，前因后果，交待清楚，结尾收束干脆，留给人回味咀嚼余地；在手法上纯用白描。写人物，写对话，写行动，无任何陪衬虚饰，笔墨简洁而表现力却很强。（霍秀全）

申屠氏 ·潘永因·

靖康二年，长乐申屠氏慕孟光之为人，自名希光。有诗才。既适侯官秀才董昌，绝口不吟。食贫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闻希光美，心悦之，乃使人诬昌阴重罪，罪至族。六一复阳为居间得轻比，独昌报杀，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强委禽焉。希光知其谋，谬许之，密寄其孤子于昌之所善友人。乃求匕首挟以往，好言谢六一，因请葬夫而后成礼。六一大喜，使人以礼葬昌。希光则伪为色喜，艳装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帐中，六一立死。因复杀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诈谓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则皆杀之，尽灭其宗。因斩六一头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将从夫地下。"遂缢而死。夫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己族矣。以一文弱妇人，奋其白刃，全家为戮。义愤所激，鬼蛇助之。有志竟成，岂必须眉丈夫哉！〔选自《宋稗类钞》〕

●●

本篇写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胆识过人、文弱而又刚烈的妇女形象。作者在小说的结尾，以饱蘸激情的文笔赞道："以一文弱妇人，奋其白刃，全家为戮。义愤所激，鬼蛇助之。有志竟成，岂必须眉丈夫

战!”作者爱憎分明，小说主题突出。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申屠氏是一个有德有才的文弱女子，“有诗才”，她“慕孟光之为人，自名希光”，以寄托心志。孟光是东汉时的贤女，梁鸿的妻子。《后汉书·梁鸿传》记载了他们夫妻安于清贫的生活，互敬互爱“举案齐眉”的故事。申屠氏自名“希光”，足见志行高洁。她嫁给秀才董昌以后吃苦耐劳，安于清贫，“妾如也”，日子过得安逸宁静、幸福美满。不料祸从天降。“郡中大豪方六一，闻希光美，心悦之”，于是让人诬告董昌，并在暗中加重董昌的罪名，达到应该灭族的地步。然后他明里又假充好人，帮助设法减轻董昌的罪名，只让董昌一人被杀，“妻子得免”。显然方六一是个勾结官府，作恶多端的恶霸，暗害董昌之后，他就毫不掩饰地“强委禽焉”，硬是下了聘礼，要霸占申屠氏。一善一恶，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

聪慧、贤淑的申屠氏并不是一个忍辱偷生的妇女，在严酷的现实逼迫之下，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显示了出来，她要“奋其白刃”了。但是她到底是个“有诗才”的妇女，她报仇雪恨的方式显出她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对于方六一的强下聘礼，她“绥许之”，然后“密令其孤子于昌之所善友人”，我来匕首去“好音谢六一”，并让方六一埋葬丈夫“而后成礼”。而方六一自以为得计，还“大喜”，“使人以礼葬昌”。在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申屠氏“沐为包席，艳装入室”，这位“文弱妇人”终于作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使“豪人子族（灭族）”的恶贼得到了“人不族而己族”的下场。这时小说矛盾冲突的顶点，充分刻画出申屠氏刚烈勇敢、沉着冷静、从容不迫的性格特征。她先“刺之帐中，六一立死”，后“复杀侍者二人”，然后“至夜中，诈谓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则皆杀之，尽灭其宗”，深仇大恨终于报了。她用恶霸的头颅祭奠了冤死的丈夫。申屠氏干出了须眉丈夫未必作得出来的惊天动地的事。

小说的结尾，写第二天申屠氏“悉召村民告以故”，然后自缢而死。至此，小说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位巾帼英雄屹立在读者的面前。

这篇小说之所以收到极强的艺术效果，还得力于结构安排的巧妙合理。小说先写申屠氏的志趣、为人以及宁静美满的生活，后写恶霸方六一的阴谋诡计对申屠氏美好生活的破坏，既使善恶形成强烈反差，又使矛盾冲突的双方短兵相接，为下文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情节发展到高潮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形势发展到了使读者替申屠氏的命运担忧，感到不杀方六一不解恨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小说牵动着读者的心，一步步跟着情节的发展走向高潮，直至悲壮的结局。这时读着作者的感叹语，使人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不能不对主人公肃然起敬。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小说在展开故事情节、塑造这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对于典型环境的描写是不够的。小说的开头，作者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年代是"靖康二年"。这一年恰是北宋灭亡的年头，当时社会的混乱、政治的黑暗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郡中大豪方六一"肆行无忌，能够决人生死，可以使无罪的人获灭族之罪，获灭族之罪又可改为一人"报杀"、"妻子俱免"，足见这个恶霸与官府是串通一气的，政治的黑暗达到极点。而小说本应作出的这方面的具体描写却没有作，从而减弱了申屠氏这个形象的光彩。其实申屠氏的壮举，意义绝不仅仅是报一己私仇，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意义，是对于整个黑暗社会的反抗。说申屠氏是一位巾帼英雄，原因正在于此。（高　森）

唐　琦　·潘永因·

唐琦，开封人，绍兴卫士也。高宗南渡，金帅海金毖八追至绍兴。太守李邺以城降。琦资性忠勇，誓与贼偕死以报国。一日，邺方与毖八并马而行，琦持二大鐅登小阁上，祝曰："愿天相我，一击杀此两贼。"不幸鐅中马，琦被执。毖八曰："大金兵数百万，汝杀我一人何益？"琦曰："愿碎尔脑，以愧降贼者耳。"因骂邺曰："我月请官一石米，且不肯负国。汝受国厚恩，乃甘心从贼，尚得为人耶？"毖八怒曰："汝愿何以死？"琦曰："我愿以布裹尸，灌油焚三日。"毖八如其言焚之。琦恐毖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尸缓其程耳。会稽帅傅崧请为立庙祀之。琦以卫士自奋，古今罕俦。至以焚尸缓追，则段太尉之风矣。异哉！

〔选自《宋稗类钞》〕

●●

这篇笔记小说记载了一位普通的卫士唐琦，自发进行斗争，誓死不肯负国的英勇事迹。故事写得动人心魄，人物形象刻画得感人肺腑。作者以鲜明的爱憎倾注笔端，为读者塑造了一位处于尖锐的民族矛盾之中，忠心报国的小人物、大英雄，使唐琦这不能见于史传的民族英雄在笔记小说中闪烁着熠熠的光芒，实在让人感动。

作者以简洁的笔墨交代事情的始末根由，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明生动，透出一股凛然正气

故事的开始，作者只用三句话就交代出背景和人物。背景是南宋高宗赵构仓皇南逃，金兵追到绍兴，太守献城投降。人物是"绍兴卫士"，誓死报国。然后详写唐琦偷袭金帅和降官的行动，事未遂而被擒，再写唐琦怒斥降敌的太守李邺，最后写"以焚尸缓其程"的壮举。全文繁简得宜，突出了唐琦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思想。

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既写了人物的行动，又写了人物心理，还着重描写了人物的语言，因而使主人公具有了感人的力量。作者在写唐琦登上小阁持二大毙（音 pi，砖）偷袭并马而行的李邺和海金酋八时，特意描写了他的心理活动："愿天相（助）我，一击杀此两贼"，突出了主人公"誓与贼偕死以报国"的决心。特别是写被擒的唐琦选择"以布裹尸，灌油焚三日"的死法之后，作者进一步揭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恐酋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尸缓其程耳"。由于写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一个誓死报国的普通卫士的感人形象就实实在在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了。在封建时代，报国与忠君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卫士以自己尸体的焚烧来拖延敌兵追赶君王的时间，从而挽救他的"国"，这已是尽了最大的职责。相比之下，献城投降的太守李邺不是显得越发渺小和可鄙了吗？而作者塑造这个卫士的英雄形象时，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在写到唐琦不幸没能击中目标而被擒时，别的都不写，却专用笔墨作了如下的语言描写：

> 酋八曰："大金兵数百万，汝杀我一人何益？"琦曰："愿碎尔脑，以愧降贼者耳。"因骂邺曰："我月请官一石米，且不肯负国。汝受国厚恩，乃甘心从贼，尚得为人耶？"

唐琦骂李邺，真是骂得痛快淋漓，一派凛然正气。南宋王朝的投降派们在这骂声中不该无地自容吗？作者就是这样为读者树立起唐琦这位身为小人物实为大英雄的可敬形象。

当然，不难看出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情有所寄。作者在篇末简直按奈不住了，他赞道："琦以卫士自奋，古今罕俦（音 chóu，伴侣，同辈，指同一类人物）。至以焚尸缓追，则段太尉之风矣。异哉！"几句话，道出了作者的心声。

（高　森）

曾公亮 ·潘永因·

曾鲁公公亮，布衣游京师，舍于市侧。旁舍泣声甚悲，诘朝过而问之。旁舍生意惨怆，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动心，免君于难。不然，继以血无益也。"旁舍生顾视左右，欷歔久之。曰："仆顷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钱若干，吏督之且急。视其家无以偿之，乃谋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钱四十万。行与父母诀别，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转徙不常，且无义。爱弛色衰，则委为沟中矣。吾士人，孰若与我。"旁舍生蹙曰："不意君之厚贶小人如此。且以女与君，不获一钱，犹愈于商人之数。然仆已书券纳值不可退。"公曰："第偿其值，索其券。彼不可，则讼于官。"旁舍生然之。即与钱四十万，约曰："后三日以其女来。吾且登舟矣，俟君于水门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争。携女如期以往，觅公之舟无有也。询旁舟之人则曰："其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后嫁为士人妻。公墓石独遗此事。

〔选自《宋稗类钞》〕

●●

这是一篇记载宋朝鲁国公曾公亮佚事的笔记小说，写的是曾公亮救人于急难的故事，表现了主人公高尚的情操。

小说写曾公亮"布衣游京师，舍于市侧"，得知"旁舍生"因挪用公款补偿不上，准备把女儿卖给商人的事，为解救"旁舍生"之女，假说买女，付出四十万钱而后悄然离去。全篇以语言描写为主，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小说运用语言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了曾公亮这个人物形象。比如，当曾公亮发现"旁舍生"有难事却"欲言而色愧"的时候，就动员他说出来。曾公亮说："若第言之（你只管说出来），或遇仁人戚然动心，免君于难。不然，继以血（哭得眼里出血）无益也。"这两句话既是诱导又是体贴，说得情真意切。当得知"旁舍生"要卖女时，曾公亮极力劝阻，一番话更是感人肺腑："商人转徙不常，且无义，爱弛色衰，则委为沟中矣。"这两句抓住"旁舍生"的心理，有理有据，曾公亮为他人之女担忧的心情溢于言表。当"旁

舍生”提出“已书券纳值不可退”的担心时，曾公亮又给他出主意：“第（只）偿其值，索其券。彼不可，则讼于官。”出谋划策，办法高明，既符合人物身份，又显现人物的明察善断，后来的事实还真是“商人果不敢争”，也证明了这一点。“与钱四十万”时，曾公亮还相约：“后三日以其女来。吾且登舟矣，俟君于水门之外。”则是施个缓兵之计，既表现出人物的睿智机敏，又刻画出人物的高尚情操。清初戏剧家李渔曾说过：“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只有把握住人物的性格特征，才能让人物说出切合具体情境的话来。这篇小说主要通过曾公亮的语言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正是由于善于把握住人物的性格特征，才塑造出一个主动关心他人，急人所难，慷慨大度，明察善断，情操高尚的人物形象来，使人读后感到可亲可敬。

小说又是运用语言描写展开故事情节的。除了故事的开端和事件进程中的三两处，作者是采用叙事和行动描写的方法外，其余都是运用语言描写即通过曾公亮与“旁舍生”的对话，推进情节展开的。前边所述曾公亮的语言描写在表现人物思想性格之外，还起到展开故事情节的作用。对“旁舍生”的语言描写同样起到这个作用。特别是他“顾视左右，歔欷久之”以后说出的一番话，既表现出“旁舍生”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和艰难悲苦的处境，又交代出曾公亮所要了解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者又恰是小说需要交代的故事情节。如果作者采用叙述的方法来写，就绝不是这样三言两语可以讲清的了，而且相应还要改变小说的结构安排，那么全文就不是这短短的三百多字了。而作者的技巧高超之处，恰在这“一箭双雕”的语言描写上边。这样写，使小说行文简洁，省去不少繁冗的叙述，故事情节的展开顺理成章，全文结构紧凑，人物形象也鲜明突出。小说结尾也是这样的手法：“旁舟之人”的一句“其舟已去三日矣”，免去对曾公亮相约三日后俟于水门之外这个计谋的交代，免去其后一段情节的叙述，简简单单的一句语言描写，从侧面表现了曾公亮的思想性格，还使小说的结构紧凑，故事情节嘎然而止，收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

此外，这篇小说以简洁的文笔描写人物情态，十分传神，也是一个特点。文中描写“旁舍生”是“意惨怆，欲言而色愧”，仅八个字，就把这个人物和女儿生离死别的悲伤与心中的难言之隐，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了。经过曾公亮的一番劝说动员，“旁舍生”在道出真情之前是“顾视左右，歔欷久之”，又是八个字，再次描写出一个良心受到谴责的人那种难为情的神态举止。这些也是很值得借鉴的。（高　森）

让　妻

·黄钧宰·

嘉兴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龄。□□之乱，甲被掳而妻女逸出。至王店，敝衣垢面，杂乞丐中。适遇邻人某乙者，怜而养之。居既久，甲妇不安，欲辞去。乙曰："毋，吾亦有妻子陷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逸出，亦或有留养如我者耳。"妇感且泣，为之执烹饪，司针黹，而以甲之女为乙女焉。又久之，妇终不自安，乘间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见归，吾以邻人妇贫居于此，虽曰无他，人言将不吾信。念因乱离而得妇者多矣，不如以妻事君。妻既可以报收养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归，令其别娶；若君妻竟返，妾愿居婢媪之班也。"乙曰："恶，是何言与。吾之留汝，救汝难也。若竟私汝，乘汝危也。"执不可。妇遂不强。他日贼退，甲至王店。知其事，踵门见之。曰："君惠不可忘也。妻女非君，何以至今日。今日之事，君自有之。我将别图矣。"乙大骇曰："是疑我也。我以故人妻女，曾无丝毫苟且。今若此，何以明我心？"甲乙交让久之。其妻乃曰："是何不合两家为一乎？君无妇而有妇，妾失夫而得夫，计莫如公之便。甲乙从之。自是同力合作。乙既大有所获，甲亦稍可自存。数年后，始别居焉。　〔选自《金壶七墨》〕

●●

作为一篇叙事性的笔记小说，作者讲了个颇不寻常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和平岁月里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但乱离使一切都成为可能。如果说作者愿以情节取胜，一妻二夫这样的题材本可以写得更为曲折、更富于悬念。然而作者的着力点显然在人不在事。

《让妻》写了三个人物，三个人物各具风采。其中尤以某乙与甲妻写得最为充分——不仅写他们的行为，还深入展示他们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

先说某乙，小说写了他两件事。一是在乱离中收留了"敝衣垢面、杂乞

丐中"的甲妻母女。既是出于同情心,"怜"之;又是出于自慰,"吾亦有妻子陷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希望)吾妻幸而逸(逃)出,亦或有留养如我者耳。"这里,将心比心,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动机,写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二是当甲妻欲"以妾事"之,"以报收养之惠"时,他"执不可"。这后一件事比前一件事更能体现人物善良、纯正的品格。因为,一时的施恩行善或许容易做到,但现时鳏居的他日夕面对"美而能"的甲妻却无非分之想,就十分不易了。

再说甲妻。小说写她,更注意突出她的女性特征。她的善良,与某乙同,但女性的细腻使她的内心世界比某乙复杂。以流离之人,得到某乙的长期收养,她的内心是极为感激的,但她不能不顾忌他人的误解与闲言碎语。所以"终不自安"。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从来是把知恩图报看得很重的。所以她要"以妾事"之　　这也许是她能够想到和做到的既"避瓜李之嫌",又"报收养之惠"的唯一方案。她的细心还表现在她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都有考虑和对策上。那对策是中国传统妇女牺牲精神的又一体现。当然,事情的结局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甲乙交让久之",最后,还是由甲妻作出决断。

《让妻》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一则,它反映了历史上某个动乱的时代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动乱的因素,这种苦难还会出现。二则,它生动地写出了普通人之间的纯厚情谊与他们的美好品德。这"情谊"与"品德"是陷身于苦难中的人们的希望之所在。三则,我们虽然无从知晓许地山等作者是否看过这篇小说,但它能够给人以创作上的启迪,是无疑问的。　　(王震亚)

木　蛋　·黄钧宰·

吾邑吴氏以鸡鸭蛋行致富,行中积蛋不知其几亿万也。而月终盘记,必少数百枚。既而旬日计之,无不少者。主人疑为司事窃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见有蛇长数丈,身围如碗,高踞梁上,而下垂其头以吸蛋。相距尺许,蛋即自升而上。既吸十数枚,则环蟠柱间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毕矣。既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曰:"吾日受主人冤,贼乃在汝,吾必有以报汝矣。"乃取坚木削为卵状若干,置之筐中,而又以鸡子覆其

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鸡子与木卵相间而入。吸毕，环柱蟠来亦如故，而愈来愈紧，尾左右挥扫，若有甚不适者。久之，直窜庭中，旋滚不已。吴之宅畔有隙地，百草丛生。蛇又窜入草间，自起自落，踊跃倾跌上下以数尺许，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历三昼夜乃死。司事者召主人至，剖刃蛇腹，得木卵，乃言其终始以自白云。〔选自《金壶七墨》〕

●●

《木蛋》是写实之作，既有闪光的人物，也有生动的故事，若从全文而论，注意结构的安排却是其重要的艺术特色。

《木蛋》的结构，首先扣紧人偷蛋，司事者受怀疑两条线索。在这两条线索中，主线是蛇偷蛋，蛋行主人怀疑司事者偷窃是因主线而出现的副线，它随主线的产生而产生，并随主线的发展、结束而发展、结束的。由于扣紧矛盾的线索。整个作品便不枝不蔓，简明、清晰。这也是小说结构的骨架。

在处理时，小说是用暗起法开头的。所谓暗起法即实扣主要矛盾线索，但又不点明矛盾线索，从矛盾的后果写起来的：蛋行中的蛋，月终盘计，必少数百枚，既而旬日计之，无不少者。一个"必"字，一个"无不"，就写出次次总有蛋不翼而飞。但没揭示"蛇"的出现。这便造成一个谜，引人索解。主线是暗的，由主线引发的副线：主人与司事者的矛盾确是明的。主人怀疑司事者窃取了。两条线索并提，一暗一明，互相交织。

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见有蛇长数丈，高踞梁上，下垂其首以吸蛋。这里将主线明朗化了。实际，蛇与人的矛盾，这"人"既包括司事者，也包括蛋行主人。故这条线是以主人为核心，交叉出现的。但冲突的直接双方是司事者和蛇。司事者见蛇将蛋吸入腹内后，就环绕着盘于柱子上，紧紧地缠住柱子、压碎腹中的蛋。为了消除自己的不白之冤，司事者决定杀蛇，矛盾趋于白热化。在人与蛇的矛盾中，人力是处于弱势的。但人智处于优势。司事者将以智胜蛇，他用硬木削如蛋形，置筐内，让蛇吸入腹中，这个细节很新鲜，将人的智慧表现得很充分。蛇吸入木蛋后，仍然象以往那样盘在柱子上，紧束身体，以图压碎蛋，但腹中的木蛋挤压不破。蛇从梁上窜到宅外，自起自落，踊跃倾跌上下以数尺许"，希图用摔跌的办法挤破木蛋，但事属枉然，三日后即死了。人战胜了蛇，主要矛盾解决了。司事者请来主人，剖开蛇腹，取出木蛋，主人恍然大悟，才知窃蛋者是蛇，副线也至此结束。

由于紧扣两条矛盾线来组织材料，安排情节，故此，这篇小说的结构很严密。同时，作者对蛇的吸蛋、挤蛋，司事者的用木蛋来制服蛇的描写是具体的、生动的，而且这两个材料都是新鲜的，所以，这篇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发生深思，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李　凡）

陈在衡　·黄钧宰·

同邑陈在衡先生，和蔼有风趣，年六十余，暮行郊野间，见二人笼灯前行，就火吸烟，久而不燕。其一人问曰："君过首七未耶？"陈讶其语，谩曰："未也。"其人曰："宜哉！阳气未尽，故阴火不燃。"陈悟为鬼，佯曰："世言人畏鬼，信乎？"鬼曰："非也，鬼实畏人。"陈曰："人何足畏？"曰："畏啐"。陈即长吸而啐之。二鬼退至三步外，张目怒陈曰："汝非鬼耶？"陈笑曰："实不汝欺，吾乃与鬼相近之人耳！"再啐之，各缩其半，三啐之而灭。

〔选自《金壶七墨》〕

●●

读完全文，你立刻会感到陈在衡胆大心细，极善随机应变，小说的成功处亦主要在此。

陈在衡夜行郊野，就"二人"灯火吸烟，但久久烧不着。其中一人问道"君过首七未耶？""首七"指人死后第一个七天。这样，陈立刻明白自己碰上了两个鬼。但他不慌张。他意识到对方以为自己也是鬼，便将错就错，试探对方的虚实："常言说人怕鬼，真的吗？"鬼答："不对，鬼其实怕人。"陈问："鬼为何怕人呢？"鬼答："怕人用唾沫喷射。"探出了鬼的弱点，陈显然心中非常高兴，不禁一啐、再啐、三啐，直至二鬼被完全消灭。

一个机警风趣、胆大心细的老人形象由此站立起来，令人难忘。

（杨　光）

童子获虎

·程 麟·

金陵赤山下，一片荒田，多产野菜。有二三童子，携筐挑取。倏有虎自山上过，径奔下山，攫取一童而去。该童昏然不知人事。少顷张目，则身卧树下。旁坐一虎，霜牙凛凛，金睛荧荧。骇绝欲逃，忽思我若逃，虎必啮我，是速我死也。踌躇再四，计从心来，遂将虎满身抚摩。虎威风顿杀，低头得意如猫。童视虎，乃雄虎。暗解身上绳索，系虎阴囊，以一头系树上。再抚摩一遍，潜避去。虎见童子走，一声怒吼，向前直奔。孰知阴囊已去，痛极倒地。童拾取大石乱击之，虎竟毙。

〔选自《此中人语》〕

小说写一儿童在荒田中挑取野菜，被突然而来的老虎攫（抓）去。这事件本身已够惊人的，而作者偏还险上加险，选择了才从惊恐与昏迷中醒转过来的孩子的视角，去仰视，去描写老虎的"霜牙凛凛，金睛荧荧"。此时此刻，不仅孩子"骇绝"，便是读者也会为孩子的命运而提心吊胆。从艺术欣赏的心理上讲，这种欣赏作品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心理与感情活动。恰是读者所需要的。所以金圣叹说："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也。"

此后小说情节的发展，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如此凶猛的老虎，最终竟死于童子之手。情节的传奇性理应是离于情节的现实性之中的。一旦丧失了现实性，传奇性的情节便转化为离奇，而离奇是不能给读者以多少美感的。《童子获虎》中的传奇性情节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作者没有把他笔下的小主人公写成超凡入圣的神童。而是写他在突遭猛虎袭击时，曾"昏然不知人事"；在醒转后，发现自己倒卧在恶虎旁时，也曾"骇绝欲逃"，这都是处此境地人之常态。只是他比一般儿童更大胆、更冷静、更善于动脑筋。小说写他先有一番算计："我若逃，虎必啮（啃、咬）我，是速我死也"；尔后，"计上心来"，"将虎满身抚摩"，泄去了虎威；随之，又悄悄解下身上携带的绳索，一头系在老虎的阴囊上，另一头系在树上，这是设下了圈套。一切就绪，他"再抚摩一遍"，以稳住老虎，这才"潜避去"。及至老虎发觉，

童子已然跑走。在一声怒吼中，老虎跃起，向前直奔，以致阴囊被扯掉，"痛极倒地"。童子借机"冷取大石"将虎击毙。这里，童子杀虎的一系列过程，小说都写得极有层次，也很细腻。他的计谋，是"踌躇再四"才想出来的；他之得以伏虎，是借老虎自身的力量才实现的；最后写他拾取大石击虎，也非一击而毙虎命，而是"乱击之"。显然，作者是注意到了儿童智力、体力的实际情况才这样写的，从而给人以亲眼所见似的真实感。

当然，以童子之弱小，最终击毙了庞然之猛虎，毕竟是异乎寻常的事。所以，这篇作品仍富于传奇色彩。

金圣叹提出过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即："用极近人之笔"去写"极骇人之事"，意思是，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必须写得合乎人情事理，使读者感到真切可信。程麟写《童子获虎》，恰是暗合了这一方法。

（王震亚）

龙大海 ·程 麟·

龙大海，松江人，好拳棒，身躯雄伟，貌状魁梧。胆量甚大，深山荒野之中，独来独往，虽夜半亦不之怯也。一夕肩负铁尺，独行于茶山之旁。繁星满天，新月将坠，四面俱无村落，而剪径者藏大树下。见龙行于而来，遽作当头棒喝之状。龙未及提防，忽闻飕的一声，树叶皆响，知有异，急拔铁尺拒之。用力太猛，棒竟落地下，其人跛极欲逸。龙前持其背曰："余能前知，尔安得犯余。今逢余于此，是尔罪恶贯盈也。"其人叩头乞命。龙曰："命绝于尔手者，谅不乏人。余今为众姓除暴，若贷尔，是逆天也。"遂置其人于死地。席地稍息，俄见一人冉冉来。向龙低声问曰："着手乎？着手乎？"龙怒甚，拔其颊。即抱头鼠窜而去。盖剪径者之父，在家候久，冀子得重物，顷来盖接应也。龙起行十余里，登大道。而死者之父自知理屈，不敢报官，竟暗自收殓。自是行经该处者，莫不称扬其善。〔选自《此中人语》〕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写龙大海勇斗剪径者，开篇却先写龙大海的爱好、

外貌与胆量。看似闲笔，其实不然。试想，如果不是他胆大、体壮，又有一身武艺，能只身制服剪径者吗？这开头的几句描写，既塑造了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又为此后的中心事件做了铺垫。

接下来，便是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只见龙大海"孑孓而来"。孑孓，是走走停停的意思。作者用"孑孓"来形容人物的步态，是有深意的。虽只两个字，却写出了龙大海不只胆大，而且还很心细的性格特征——独自一人，夜行于"四面俱无村落"的茶山之旁，能不小心谨慎吗？作品这样写，仍然是对下文的一个铺垫。果然，有剪径者突然窜出。"忽闻"，表明事情来得突然；"急拔铁尺拒之"，显示了龙大海临危不惧的应变能力；"棒竟落地下"，是指剪径者的棒落地下，反衬出龙大海的勇武；"余能前知，尔安得犯余"，更是龙大海的心智与诙谐性格的体现。虽只三言两语，人物已形神毕现。

文艺理论家们说过，文学作品塑造人物，不仅要写他们做了什么，还要写他们怎么做的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后者更能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内心世界。小说中，剪径者"叩头乞命"，于是作者让龙大海讲了这样一番话："命绝于尔手者，谅不乏人。余今为众除暴，若贷尔，是逆天也。"贷，是饶恕的意思。义正词严，不肯饶恕剪径者，表现了龙大海疾恶如仇、为民除害的美好内心。至于对帮凶者，龙大海虽"怒甚"，却只是"披其颊"。这种依主从之别而定惩治轻重的行为，进一步表明，龙大海决不是一介武夫而矣。至此，他的形象完整地展示在了读者的面前。

读这篇小说，不能不钦服作者的构思技巧与语言表达能力。比如，小说开头"繁星满天，新月将坠"句，是写景，又不仅是写景。它烘托了更深夜静的恐怖气氛，使得"深山荒野之中，独来独往，虽夜半亦不之怯也。"的龙大海也不得不"孑孓"而行；它还暗示天色的昏黑，使剪径者的父亲把龙大海误认为是自己的儿子一事，显得真实可信。这里，有限的语言借助于巧妙的构思，表达了丰富的内容。再如，作品以"忽闻飕的一声，树叶皆响"，来形容剪径者落棒之狠、之速，从而反衬龙大海敏捷的反应与高强的武艺；以"叩头乞命"，来描画剪径者被擒后的丑态；以"低声问""着手乎？着手乎？"，来表现剪径者之父"冀子得重物"的贪婪、急切心情，都极形象、生动，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显然，能达此境界，靠的是语言的高度精炼、准确及丰富的表现力。（王震亚）

夫妇之情 ·观奕道人·

余督学闽中时，院吏言雍正中，学使有一姬堕楼死，不闻有他故，以为偶失足也。久而有泄其事者，曰姬本山东人，年十四五，嫁一窭人子数月矣，夫妇甚相得，形影不离。会岁饥不能自活，其姑卖诸贩鬻妇女者。与其夫相抱泣彻夜，啮臂为志而别。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贩鬻者，潜随至京师，时于车中一觇面。幼年怯懦，惧遭诃詈，不敢近，相视挥泪而已。既入官媒家，时八候于门侧，偶得一睹，彼此约勿死，冀天上人间一相见也，后闻为学使所纳，因投身为其幕友仆，共至闽中。然内外隔绝，无由通问，其妇不知也。一日病死，妇闻婢媪道其姓名籍贯形状年齿始知之。时方坐笔撵楼上，凝立良久，忽对众备言始末，长号数声，奋身投下死。学使讳言之，故其事不传，然实无可讳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则持住纲常，宁死不辱，此本乎礼教者也；一则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乐昌破镜，再得重圆，至望绝势穷，然后一死以明志，此生于情感者也。此女不死于贩鬻之手，不死于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残，得故夫凶问而后死，诚为大晚。然其死志则久定矣，特私爱缠绵，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当死不死为负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为卓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误，则可矣；必执《春秋》大义责不读书之儿女，岂与人为善之道哉？

〔选自《槐西杂志》〕

●●

《夫妇之情》是一篇足以给人以强烈心灵震撼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个悲惨深情的故事。一对夫妻结婚仅几个月，因生活贫困，妻子被家人出卖，丈夫追随妻子，流转奔波，伤心劳累，终于病死。在得知丈夫死讯后，妻子也跳楼而亡。

小说的最动人的特色，就是在凄楚痛切的情节叙述中，为我们展示了

一对贫贱夫妻纯情朴直的人性美。

这是一对真诚相爱、彼此情深意笃的少年夫妻。结婚几个月以来，“夫妇甚相得，形影不离”。小说中说，丈夫本是一“窭人子”，即穷人家的青年。然而妻子并不因丈夫的穷而嫌弃他。“甚相得”，写尽夫妻间、尤其是妻子的情谊。但好景不长，因为“岁饥不能自活，其姑卖诸贩鬻妇女者。”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妻子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就这样被当作一件物品一样出卖了，为的是让别人活下去。夫妻间悲痛欲绝的生离死别是可以想见的，但作者没有过多地去渲染，只用了一个细节就极为深刻地写了出来：“与其夫相抱泣彻夜，啮臂为志而别。”啮，用牙咬。夫妻互相在对方的臂上咬下爱的印迹，这是个多么独特而悲怆动人的细节！它把最美好的人性在鲜血交流的痛楚中写出，表现了那种烙印在彼此心中而永远不会磨灭的真诚的爱。

接着，作品进入了对夫妻深情的进一步发掘。妻子终于被人贩子带走了。而丈夫由于刻骨铭心的“念之不置”，便沿路乞讨，追随不舍。小说中三次写了夫妻设法相见的情景。夫妻彼此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从这段简约的文字中，已看得很清楚，开始只能时不时从妻子坐的车中看一眼；继而在官媒家门外守候，偶而见一面；当妻子被卖到学使家，便从此音问断绝，踪迹杳然了。在这过程中，夫妻仍然相约彼此不要寻短见，这其实是一种蕴含着绝望的安慰，当然更是他们美丽珍贵的感情的再现。说它是一种纯情，是最美的人性，并不过份。但这种至情至性，却被无情地践踏摧残了。那个世道不允许这对贫贱夫妻间美好善良的人性生长，活生生地将它扼杀了。可以说，夫妻双方，正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一种微茫而强烈的希望，才使自己能生存于世上；一旦这希望破灭，自己生存的意义也便全部消失，——为了对方而活着，这就是他们辛酸苦难人生的全部内容。因此，当有一天，妻子得到了丈夫死去的确实消息后，她“凝立良久，忽对众备言始末，长号数声，奋身投下死。”“对众备言始末”，表明她要让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死，也表明了她的善良，不愿因自己的死而连累学使家中的人；“长号数声”，是她心中无限悲痛抑制不住的喷发，是她对那戕害人性的罪恶环境的控诉，也是她对丈夫深情怀念的召唤。她以死殉情，死得悲壮，可叹可哀，令人击节。她与丈夫的死，是美好的人性被无情毁灭的过程。

小说从思想内容上看，作者敢于赞扬这位女子不顾“《春秋》大义”的贞洁观念，直到她的丈夫死后，自己才死，是很有些见识的。作者虽惋叹此女子“至玉玷花残，得故夫凶问而后死，诚为大晚”，不免迂腐，但承认她的死志“久定”，只是恐怕自己先死了，辜负了丈夫让自己等待的希望而没有死，是可以理解与同情的。我们说，这对夫妻的行动，特别是女子的行动，

确是对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一种蔑视和挑战，是应该大加赞扬与肯定的。

小说在构思上采用了倒叙的方法，先写了女子跳楼而死，后写原因，逐渐露出深意，颇具匠心。特别是批评了学使讳言此事的作法，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议论，更显出立意较高远，构思有新意。（霍秀全）

兄弟纠纷 ·观奕道人·

从孙树森言，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余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于官。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其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乡人恶其贪媚无人理，签曰："其妇夙与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征验。幸证实奸状。拘妇所欢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闻者快之。按滴血，见汝南《先贤传》，则自汉已有此说。然余闻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极冷；或夏月以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谳。然此令不刺血，则离之弟不上诉，则其妇之野合生子亦无从败，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选自《槐西杂志》〕

●●

这是一篇托言他人的、宣传善恶自有其报的小说。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一波三折。作者紧紧抓住读者的欣赏心理，使情节高潮迭起，矛盾愈来愈激化，扣人心弦。特别是结尾出人意料，细想又在情理之中。

首先，小说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一个山西人到外地经商，把财产托付给了弟弟照管。"行商"，指流动经商，"商"在古代即指非固定经营的买卖人。商人在外地成了家，不幸十多年后妻子病死，他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

家乡。而这时他的弟弟出于私心——"恐其索还资产",便"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小说至此,顿起波澜,矛盾逐渐展开并扩大。作品开始了第一次波折。

既然弟弟存心耍无赖,要霸占兄长的产业,那么只能打官司了。这样便使读者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要看看官府如何判断此案,小说中写道:"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真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俗称为"滴血认亲"的方法,现在也采用,但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检验基础上的,决非古代使用的那种简单而无科学根据的方法,牒,这里可引申为验证。县官不去验证商人的话的真伪,而仅靠滴血认亲,的确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盲目性。幸好父子二人血珠相融合,才避免了一场悲剧。这样,矛盾本来已经解决了,这一波折到此也就结束了。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因为商人之弟弟"殊不信滴血事",他与自己儿子也来了个滴血试验,当二人血珠未合时,他"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这样,本来平息下去的风波,便再生波澜。如果说,弟弟第一次的赖霸兄产是以自己的名誉和人格为赌注的话,那么这次就是以他与儿子的关系作为赌注了,这赌注更大,更牵动人心。因此,矛盾便发展到第二个高潮。作为读者,急欲了解事情如何发展及县令如何断案的兴趣便更其浓厚了。

然而作者却没有直接写县令断案,而是由此宕开,写弟弟的无理行径触犯了众怒:"乡人恶其贪婪无人理,签曰:'其妇夙与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徵验。"婪,嫉妒。无人理,指失去了作人的基本道德。具有徵验,即众人出具了书面证明材料。这样,小说突然节外生枝,便商人之弟的"谓县令所断不足据"的证据变成了引发他自己家庭丑闻的证据了,事情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写众人出具证明他妻子与人私通的书面材料,这是极有戏剧性的一笔——使弟弟与县令之间看来不好解决的矛盾,突然轻易地解决了,并生出新的枝节,使矛盾达到高潮。

最后,县令根据众人的揭发,从妇人和"妇所欢"者那里证实了奸状。"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出妇,即休妻。弟这样做,已是势所必然。小说以如此结局告终,实在出人意料,细想又觉得并不奇怪。商人与其子的亲子关系,用正当的方法就可证明;弟弟家中的丑事,既然众人都已知道,早晚也要播扬开来,所以这一结局又属正常。总之,从谋产讼官,到滴血认亲,再到众人具证,自食苦果,小说情节波澜的起落长消的轨迹,使故事矛盾错综,富于戏剧性。

此外,小说作者托言这故事为侄孙所述,然后作者又发一番议论,这种写法,使作品具有一种理性色彩。而且作者所发的议论和他的结论"故滴血不足成信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作者把商人之弟损人害

己的结局归因于"此殆若或使之"——意即"这大概是天意使他这样的",则未免失之偏颇了。 (霍秀全)

崔崇岍自杀 ·观奕道人·

崔崇岍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岍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至亏主人资本,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主人感之,赠数十金为棺敛费,奄奄待尽而已。有医缝其肠,纳之腹中,敷药结痂,竟以渐愈,惟遗矢以刀伤处出,谷道闭矣。后贫甚,至鬻其妻。旧共卖丝者怜之,各赠以丝,俾丝线自给,渐以小康,复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间,年七十乃终。其乡人刘炳为作传,曹受之侍御录以示余,因撮记其大略,夫贩鬻丧资,常事也。以十余金而自戕,崇岍可谓轻生矣。然其本志,则以本无毫发之私,而其迹有似于乾没,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矣。濒死之顷,对众告明里胥,使官府无可疑,切嘱其妻,使眷属无可讼,用心不尤忠厚欤!当死不死,有无道焉。事似异而非异也。 〔选自《槐西杂志》〕

选自《槐西杂志》的《崔崇岍自杀》是观奕道人的一篇代表作。《槐西杂志》其成就正如鲁迅所说的:"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崔崇岍自杀》这篇小说是《槐西杂志》中在艺术技巧上可资借鉴的篇章。

这篇小说严谨质朴,叙事简净,说理透辟,语言平易浅近。小说在前半部仅用200字叙述了崔崇岍的生平,交待了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情节的发展。描写了崔经营卖丝业的一生。小说紧扣人物命运,围绕崔崇岍的命运来作文章,崔崇岍的自杀,得救,直至后来生活上有所好转,这些过程虽然在叙述时往往简练到惜墨如金的程度,但是它仍能留

给读者以充分想象的余地。小说的后半部对崔崇岈一生的评论，是对前半部分的补充，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它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思想所在，在这里体现了作者的"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的创作意图，作者宣扬封建道德和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劝人以善。小说的结尾写到："当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异而非异也。"这是小说的主旨所在，也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另外，小说的题材来源于民间，所以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世俗人情。（冯 巍）

见 屈 原 ·独逸窝居士·

敬宗时，高崔巍喜弄痴。帝令给使撩头水下，久而出之。问："何所苦？"答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汝逢圣主，为何来？"帝大笑，赐物百段。〔选自《笑笑录》〕

●●

这类小文在中国笔记小说中是很多的。文章十分简短，所记多是某一种特殊人物的特殊言行。所谓特殊，即大多带有一定幽默感、趣味感，甚至有一定寓意。

高崔巍的弄痴，也是滑稽的一种。他被皇帝令人"撩头水下，久而出之。"畏于皇帝的权势，他不敢反抗，就在回答皇帝："何所苦"的问话时，婉言而讽刺中寓颂，以此使自己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并因幽默而得到皇帝的赏赐。作者赞赏高崔巍的顿智之才，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另一种情绪，那就是：这种应付最高权势者的才智是不得已的，是受压抑的。（李 勤）

卖 蒜 叟 ·袁 枚·

南阳县有杨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两肩负粮船而起，旗丁数百以篙刺之，篙所触处，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时。率其

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场，传授枪棒，观者如堵。忽一日，有卖蒜叟，龙钟伛偻，咳嗽不绝声，旁睨而揶揄之。众大骇，走告杨。杨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墙砖，陷入尺许，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墙，不能打人。"杨愈怒，骂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广约众人，写立誓卷。令杨养息三日。老人自缚于树，解衣露腹；杨故取势于十步之外，奋拳击之。老人寂然无声；但见杨双膝跪下，叩头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夹入老人腹中，坚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纵之，已跌出一石桥外矣。老人徐徐负蒜而归，卒不肯告人姓氏。

〔选自《子不语》〕

●●

《子不语》是清朝文学家袁枚晚年的作品，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奇闻异事。作者以熟炼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他对人生的体验。在他的笔下，迭宕起伏的情节，神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都常常寓含了作者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不仅仅是讲了一段生动离奇的故事。艺术上则追求率真自然和清新灵巧。

毛宗岗在点评《三国志演义》时曾说："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他把如何使用衬托方法刻划人物的要诀，论述得很精辟。《卖蒜叟》的作者也深谙其法。本篇着意是要向读者介绍一位外貌平庸、羸弱而又身怀绝技的卖蒜叟，然而故事的开篇，却偏从南阳县的杨二相公写起，形象地描述了杨二相公威震乡邻的的勇武神威，杨"能以两肩负粮船而起，旗丁数百以蓄刺之，蓄所触处，寸寸折裂"。力大艺精令人侧目。演武场上，他舞枪弄棒，更是威风凛凛，引得"观者如堵。"……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精于拳勇，一招一式技艺超群的一代拳师的勃勃英姿。众人皆赞，唯独卖蒜叟"旁睨而揶揄之"，显出轻视、嘲笑的神态，这不仅使杨二相公非常气愤，就是围观的众人也觉得非常惊讶。故事的波澜就由此而起，矛盾由此而生，并使得读者心头也不得不布上疑云，期待着要知道个所以然。

然后，作者层层铺垫，把情节推向高潮。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当杨"以拳打墙砖，陷入尺许"，相邀时，卖蒜叟只讲了一句，"君能

打墙，不能打人”，语含讥讽，不屑之情溢于言表。这无疑更激起了杨二相公的愤怒，禁不住破口大骂，口出狂言。面对杨二相公咄咄逼人的气势，卖蒜叟只是笑道：“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沉静、坦然、自信，又不乏揶揄。杨二相公的暴怒，卖蒜叟的沉静，对比鲜明，二人性格也有初步显现。随着情节的发展，卖蒜叟的“真面目”渐渐地显示了出来。你看他，“自缚于树，解衣露腹；杨故取势于十步之外，奋拳击之。老人寂然无声；但见杨双膝跪下，叩头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夹人老人腹中，坚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纵之，已跌出一石桥外矣。”多么精彩的表演，多么卓绝的武艺。令杨二相公折服，令众人惊叹，即使读者，读此也会精神一振，兴致频添，对卖蒜叟油然而生敬意。行文至此，我们可看出作者在情节安排上的匠心独具：写杨二相公的技艺高超，意在表现卖蒜叟的更胜一筹、不同凡响；写杨二相公的始怒终服，更衬托出卖蒜叟武艺的精妙绝伦。以强者衬托强者，则更强者卓然独立。可谓“水涨船高”。本文正是运用这种衬托的手法，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活灵活现，鲜明感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其次，本文在描写主要人物卖蒜叟时，还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卖蒜叟的出场是那样的不引人注目，他貌不其扬，“龙钟伛偻，咳嗽不绝声”，俨然一个行动迟缓，身体衰弱的老者。可到后来，他使杨相公的奋拳夹入腹中，又运气鼓腹，把杨跌出石桥之外。前后判若两人。前之抑，正是为了后之扬、抑杨之间，卖蒜叟的形象也得到了突现，使人久久不得忘怀，行文也因之而曲折有致，摇曳多姿，最后老人背蒜而走，始终不肯告诉人们姓甚名谁，为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人悬想、玩味、思考，并由思考中领悟了作者行文的主旨：学无止境，天外有天，只有虚心奋进，方能术业有成。

另外，繁简适宜、语言生动形象，也是本篇突出的写作特点。如写比武前的准备，仅用“令杨养息三日”几字，一笔带过，至于三日内杨怎样准备，众人的反映，都一字没提。而描写二人较量，却不惜笔墨，大肆渲染。有助人物刻划处详写，余则略写，使得一篇短文叙述、描绘全无赘语。在遣词用句上，作者不求华丽而重形象、准确，富有动感，这也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起了作用，使卖蒜叟有形、有声，有精妙的技艺显露，几乎呼之欲出。

（王彩慧）

执虎耳

·袁 枚·

云南大理县南乡民李士桂，家世业农。家畜水牛二只，至夜，一牛不归，士桂往寻。昏黑中月色初上，见田中有兽卧焉，酣声雷鸣，以为己牛，骂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随即骑上，将攀其角，角不见，但耸毛耳两只，遍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骑，惊醒，腾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为所啖。于是，竭生平之力，紧握其耳，至于穿破耳轮，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腾山跃水，为刺刺所伤。次日晨刻，力尽而毙，士桂亦僵仆虎背，气息奄然。家人寻得，抬持归家，竟获重生。两脚上为虎爪所攫，肉尽骨见，医逾年才得平复。

〔选自《子不语》〕

●●

《执虎耳》通过误会法的运用就使情节突起，造成巨大的矛盾冲突，在奇特的事件中写出了奇特的人。

小说开篇显得平淡无奇，只概括地介绍了主人公李士桂，他是云南大理县南乡人，家世业农。因家中饲养的两只水牛，到深夜，一只牛还未归，于是士桂出去寻找，这就引出了下文的情节发展，作者只用几个字描写了当时的景色："昏黑中月色初上"，虽只一句，却必不可少，为下文做了铺垫。在这样刚刚有一丝月色的昏暗的夜晚，士桂见田中"有兽卧焉"，"酣声雷鸣"，这里的"见"并不是清晰地看见，只是看到了一个大概的形体轮廓，他急切地在找牛，只有这一念头，丝毫未对这个卧着的大动物产生怀疑，认为就是自己家未归的牛，口里还骂道："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随着他这意识的流动，立刻骑上去，按照以往习惯"攀其角"，而"角不见"，只是"耸毛耳两只，遍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真出人意外，一下子由想象中的"牛"变为真实的"虎"，这就产生了极大的误会，造成了人与虎的矛盾冲突。一般地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应该具有一定的规律，但任何事物又有其特殊的时候，这里作者通过误会法，打破了常规，使情节的发展既新颖独特，又合情合理，作者就是在前面一系列情节铺垫后，水到渠成地引

出了"老虎",如果没有牛的不归,没有天色的昏暗,没有田中卧着的大动物,也就不可能产生误会。另外作者写这个误会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更好地写出情节的波澜曲折,更好地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作品引人入胜。

既然引出了者虎,必然要写人物的活动,当士桂知道是老虎时,"急不敢下",一个"急"字就把他的紧张、害怕显示出来,而"虎被人骑",一下子被惊醒,虎的暴躁凶猛体现了,只见它"腾身起,咆哮叫跳",人们都知道,老虎的本性是吃人的,此时士桂自己也意识到,如从虎背上下来,一定会被吃掉,一方是吃,一方被吃,于是由误会造成的矛盾冲突开始了,这里作者把冲突的双方都写得不同一般,从人与虎的对比较量中,写出了人的伟大,人的力的勃发。首先作者着力刻划了人的勇猛、顽强、不同一般,李士桂因已意识到"下背必为所啖",也就有了与虎决一死战的精神准备,他竭尽了生平力气,紧紧揪住虎的耳朵,以至虎的耳轮都被撕破了,可是手更加牢固地握住,"抵死不放",这里的"竭"、"紧"、"牢固"、"抵死"几个形容词具体地刻划了当时人物的形象,突出了人物的刚毅性格和坚定信念。作者在写人的同时,并未把虎写得多么渺小,而是极力刻划了"虎性猛烈,腾山跃水"的拼命搏斗,一个"腾山跃水"虽带有夸张性,却写出了虎在与人较量中的势不可挡,也更反衬出士桂的勇猛,虽然被老虎摔来摔去,仍然骑在虎背上,多么顽强的人格,多么超人的毅力!直到第二天早晨,虎"力尽而毙",士桂"僵卧虎背,气息奄然",后被家人寻得,"竟获重生"。作者通过对人与兽的深入细致的描绘,用误会法将矛盾的双方放在一起,进行不同类的对比,从而揭示出它们绝不相容的对立,这样不仅可以表现出人与虎的鲜明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使情节大起大落,富于变化,读起来不单调,引人入胜。(程 红)

骗术巧报 ·袁 枚·

骗术有巧报者。常州华客,挟三百金,将买货淮海间。舟过丹阳,见岸上客负行囊,呼搭船甚急。华怜之,命停船相待。船户摇手,虑匪人为累,华固命之。船户不得已,迎客入,宿于后舱尾。将抵丹徒,客负行囊出曰:"余为访戚来,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谢华上岸去。顷之,华开箱取衣,箱中三百金尽变瓦

石。知为客偷换，懊恨无已。俄而天雨且寒，风又逆，舟行不上。华私念金已被窃，无买货资，不如归里摒挡，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拖舟返，许其值，如到淮之数。舟人从之，顺风张帆而归。过奔牛镇，又见有人冒雨负行李淋漓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窃银客也，急狀舱内，而伪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跃入舱。见华在焉，大骇，狂奔而走。发其行囊，原银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数十粒，价可千金。华从此大富。〔选自《子不语》〕

●●

自古道："无巧不成书"，世界上的事，错综复杂，变化无常，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必然性又寓于偶然性之中，这个偶然性，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巧合。《骗术巧报》这篇小说正是以巧合的手法，使故事曲折、生动，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个场景，而这两个场景恰恰通过巧合写出了"开合"的变化，开，指矛盾冲突的展开与激化，合，指矛盾冲突的转化和解决。第一个场景，作者介绍了"常州华客，挟三百金，将买货淮海间。"这里就点明了这个姓华的人身携资财，坐船到淮海一带购买货物。当船经过丹阳时，岸边有一个旅客背着行囊，呼喊搭船，此时出现两种反应，其一是"华怜之"，允许他上船，其二是船户不同意，担心会带来祸害，这里形成了小小的冲突，船户的顾虑恰是作者设下的埋伏，为下文更大冲突的形成做了铺垫。当然旅客还是搭上了船，当船过丹徒时，旅客谢华上岸，这一上一下的举动，看似平常，实则不平常，这时华打开箱子拿衣服，突然发现箱中的三百两银子全部变成瓦石，华此时方才大恰，旅客是骗子，这正好验证了船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由失银引起了矛盾的激化。紧接着作者为读者描绘了第二个场景，这里就用了巧合的手法。首先作者展示了这样一番景象："俄而天雨且寒，风又逆，舟行不上，"天气发生了突变，风雨交加，寒气袭人，船在海上逆行，十分艰难，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又加上失银不能买货，就促使华重新考虑对策，于是他想返回乡里，收拾东西，再赴淮海，这一想法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合情合理的，但巧就巧在，船在返回途中，经奔牛镇时，又见有人冒雨背着行李呼喊搭船，"船工睨之，即窃银客也"，这"睨"字写得很形象、具体，把船户的心理变化显示出来，正好照应了前面发生的事，只见船户急忙进入船舱，告之水手，使人们假装迎接他，读者会想，难道骗子就不会发现船还是刚才所乘之船？在当时状况下，雨是如此

大，天又昏暗，他看不清晰，并且他也不会料想此船又会返回，急不可奈地只想搭船，但"身跃"舱内，才发现了华，于是"大骇"逃跑，作者用"跃"、"骇"、"奔"、"走"几个词既写出了他行动的快，也反映了他心理的突变，这一逃，他不可能顾及行李，于是华的三百银失而复得，还得到了珍珠数十粒，"价可千金"，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矛盾的解决很富戏剧性，"无巧不成书"，这样出人意外的结局，不仅在形式上产生了新奇独特、耳目一新的效果，而且能更深刻更强烈更集中地揭示生活的真谛，作者这样描写也反映了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总之，作者以巧合结构全篇的，把本来互不关联的人物、事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集中而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骗"的恶劣现象，也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使小说波澜突起，而又符合情理，让读者在惊讶之中得到美的享受。（程　红）

冷秋江　·袁枚·

乾隆十年，镇江程姓者，抱布为业。夜从象山归，过山脚，荒冢累累，有小儿从草中出，牵其衣。程知为鬼，呵之，不去。未几，又一小儿出，执其手。前小儿牵往西，西皆墙也，墙上簇簇然，黑影成群，以泥掷之。后小儿牵往东，东亦墙也，墙上啾啾然，鬼声成群，以沙撒之。程无可奈何，听其牵曳。东鬼西鬼，始而嘲笑，继而噬争。程不胜其苦，仆于泥中，自分必死。忽群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读书，迂腐可憎，须避之！"果见一丈夫，魁肩昂背，高步阔视，持大扇击手，作拍板，口唱大江东，于于然来。群鬼尽散，其人俯视程，笑曰："汝为邪鬼弄耶？吾救汝，可随吾而行。"程起从之，其人高唱不绝。行数里，天渐明，谓程曰："近汝家矣，吾去矣。"程叩谢，问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东门十字街。"程还家，口鼻穷青泥俱满，家人为熏沐毕，即往东门谢冷姓者，杳无其人。至十字街，问左右邻，曰："冷姓有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嵩，乃顺治初年秀才，秋江其号也。"

〔选自《子不语》〕

●●

叙事性作品的故事情节总是由一个一个的生活画面联接而成，即"文中有画"，《冷秋江》这篇四百字的小说就很好地运用了画面展示法。

小说首先简略地介绍了时间：乾隆十年，人物：一个姓程的人，镇江人，以"抱布为业"，紧接着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画面："夜从象山归，过山脚，荒冢累累"，这可以说是一幅全景画面，当程姓者深夜从象山归家，经过山脚时，一个坟墓连着一个坟墓，使读者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座高高的山，在夜幕笼罩下，一片象小山似的坟头趴卧在杂草丛生的山脚下，这里作者只用了一个"荒冢累累"，却造成了一种阴森的气氛。继而展示了一幅活动的画面，从路边的荒草中有"小儿"牵动程姓者的衣角，程知这是小鬼，只呵斥一声，没想到又出来一"小儿"拉他的手，作者此时把画面扩展到更大的活动空间，只见"前小儿牵往西，西皆墙也，墙上簇簇然，黑影成群，以泥掷之。后小儿牵往东，东亦墙也，墙上啾啾然，鬼声成群，以沙撒之。"作者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凭借想象力，生动逼真地再现了小鬼们的形貌状态，使东西形成对照，东西牵扯他，而两而皆是墙，西墙"黑影成群"，东墙"鬼声成群"，作者仅仅用了"簇簇"、"啾啾"这简单的叠字，就把小鬼聚集的繁密、鬼影晃动的景象和小鬼凄厉地叫喊声传达出来，前面从视觉角度，后面从听觉角度，但都造成一种空间感，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可见可触可闻的深切感受，增添了画面的恐怖、凄冷的气氛。在这种东西鬼嘲弄喧争的情况下，程姓者"不胜其苦"，扑倒在地，恰在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近景画面，只听群鬼呼喊："冷相公至矣"，立即都避开了，"果见一丈夫，魁肩昂背，高步阔视，持大扇击手，作拍板，口唱大江东，于于然来。"作者用"魁"、"昂"、"高"、"阔"几个词就把这一人物的高大、魁伟、豁达、不凡显示出来，口中还在高唱"大江东"，更见其不凡，果不其然，这伟丈夫把程姓者从群鬼的耍吓中解救出来。以上所述，虽带有虚构成分，但作者运用画面展示法渲染了气氛，烘托了主要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此外，小说的结尾处理巧妙，出人意外。当这个大丈夫解救程姓者以后，程感谢他，并问其姓名，得知他住东门十字街，名冷秋江，从上很难看出他与一般人有何不同，妙就妙在作者的安排上，当程姓者回家洗沐完毕，去十字街拜谢冷秋江，而"杳无一人"，问左右邻人，才知这里只有一姓冷的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蝠，乃顺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号也"，此时人们恍然大悟，这大丈夫只是供奉的一个木主，作者与主人公及读者开了一个玩笑。其实，写狐仙鬼怪内容的小说本身就应是虚构的、想象的、夸饰

的，怎么一定要真真在在呢？ （程 红）

姚剑仙 ·袁 枚·

边柱岩为山肝通判，构屋洪泽堤畔，集宾客觞咏其中。一夕，觥筹正开，有客闯然入。冠履垢敝，辫发毿毿然，披拂于耳，叉手揖坐诸客上，饮啖无怍。诸客问名姓，曰："姓姚，号穆云，浙之萧山人。"问："何能？"笑曰："能戏剑。"口吐铅丸一丸，滚掌中成剑，长寸许，火光自剑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诸客悚息莫敢声。主人虑惊客，再三请收。客谓主人曰："剑不出则已，既出则杀气甚盛，必斩一生物而后能敛。"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顾阶下桃树，手指之，白光飞树下，环绕一匝，树仆地无声。口中复吐一丸，如前状，与桃树下白光相击，双虬攫拿，直上青天，满堂灯烛尽灭。姚且弄丸，且视诸客，客愈惊惧，有长跪者。姚微笑起曰："毕矣。"以手招两光，奔掌内，仍作双丸，吞口中，了无他物。引满大嚼，群客请受业为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为？吾有剑术，无点金术，故来。"通判赠以百金，居三日去。 〔选自《子不语》〕

●●

这篇小说在曲折起伏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戏剑世界中的神奇的人物形象。

小说是从人物的语言、外貌、行动几方面来刻划这一人物的。首先从外貌上，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冠履垢敝，辫发毿毿然，披拂于耳。"这是人物闻到宾客云集的山肝通判边柱岩处时的形象，只见他帽子、鞋子都破烂不堪，辫发又细又长地披散着垂到耳前，虽面对众宾客却"叉手揖坐诸客上，饮啖无怍"，"怍"，指颜面变色，这个人给人一种放荡不羁、又肮脏污秽的疯和尚的感觉，这样的人来此何为？这是作者设下的一个悬念，但作者并未立即解开此谜，而是"顾左右而言他"。紧接着从诸客的问话中，读者得知他"姓姚，号穆云，浙之萧山人"，"能戏剑"。继而作者从戏剑这一行动上塑造人物，描写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口吐铅子一丸"，放在手掌中，就

变成了剑，几寸长，从剑的顶端放出火光，真是神奇。宴请宾客的主人边桂岩，担心惊吓了客人，请求收剑，但这剑"必斩一生物，而后能敛"，"敛"，收也，从此话，读者不禁推测，他是来杀人的，这时通判虽无奈也只好同意，但除去人，姚穆云没有作声，看了看台阶下的桃树，手一指，只见一团白光飞到树下，环绕一圈，树立时倒在地上，这里的"飞"不仅表明白光的"快"，而且很有传奇色彩。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细节，他又吐一丸，此剑端的火光与树下的白光相撞击，就象两条火龙腾空而起，满屋灯烛都灭了，气氛一下子更紧张了，然而姚穆云却一边弄铅丸，一边视宾客，若无其事似的，与众人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有的宾客已吓得跪倒在地，这时他又用两手招光，手掌内仍是两个铅丸，又吞入口中。从前边两次吐丸的细节到此时的吞丸细节，就活化了这个人物的神奇和戏剑的出神入化，正像题目所言，确是戏剑的仙人。然而作者并未收笔，而是引出所来之目的："太平之世，用此何为？吾有剑术，无点金术，故来。"原来是来要金子的，这也暗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这样的戏剑仙人都活不下去，何况百姓乎？作者就是这样在小说的开头设置疑团，引起读者的关注，而又不急于揭开谜底，解决矛盾，在蕴蓄比较长的时间后，才解开悬念，写出结尾，使情节显得新奇而富于魅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从而取得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此外，这篇小说的语言描写极为精彩，想象力丰富，写姚穆云戏剑："火光自剑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这里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把火光比喻为象蛇吐火舌那样刹那间的耀眼光亮，后文描写又吐一丸时，写道："与桃树下白光相击，双虬攫拿，直上青天，满堂灯烛尽灭"，看了这段话，使人如在虚幻的扑朔迷离的境界中，以上虽然只寥寥几笔，却极为生动传神，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奇异境界中的奇异的人。　　（程　红）

误尝粪　·袁　枚·

常州蒋用庵御史，与四友同饮于徐兆璜家。徐精饮馔，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请六客同食河豚。六客虽贪河豚味美，各举箸大啖，而心不能无疑。忽一客张姓者，陡然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声。主人与群客皆以为中河豚毒矣，速购粪清灌之，张犹未醒。五人大惧，皆曰："宁可服药于毒未发之前。"乃各饮粪清一杯。良久，张竟苏醒，群客告以解救之事。张曰："小弟向有

羊儿疯之疾，不时举发，非中河豚毒也。”于是五人深悔无故而尝粪，且呕且呕，狂笑不止。〔选自《子不语》〕

●●

《误尝粪》运用了误会的手法，使作品形成了诙谐幽默的风格。

小说中主要描写了常州蒋用庵御史与四个朋友一起到徐兆璜家做客，由此引起吃粪的误会。徐兆璜精通饮馔，特别是烹调河豚最佳，于是摆酒宴请大家同吃河豚，河豚是鱼类的一种，它的肉鲜美无比，但它的肝脏、血液等含有毒素，处理干净后方可食用。这几个客人既疑心中毒又抵不住河豚的味美，“各举箸大啖”，啖，吃也，这“大啖”二字既写出了河豚的巨大诱惑力，又衬出了他们的疑团之深，即使“大啖”心中之疑仍不能解除，这种行为与心理上的矛盾为后文设下了伏笔。这时作者描写了一个姓张的客人突然倒地，口吐白沫，话也说不出来，这一情节的突然插入，使本来就充满疑虑的主人及客人更为惊恐，一致认为是中毒了，弄来粪清给病人灌之，病人仍未醒，矛盾一步步加深，几个人由怀疑转到恐惧，由他人想到自己，还是“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各饮粪清一杯，丝毫没有感到粪清的令人做呕，只顾保命，然而作者笔峰一转，写张某的突然苏醒，几个人纷纷告知解救的方法，而张某却说，自己并未中毒，只是羊儿疯病又发作了，真是出人意外的回答，作者就是这样开始就以人们的心理活动为依据，巧设疑团，制造假象，使几个人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示之后，再自然地亮出底牌，表明真象；这样由于“疑阵”、“假象”的错杂，使得小说的情节变化莫测，误会步步加深，同时对读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收到了含笑的讽刺效果。而小说最后一笔，描写这五个人深深惧悔无故而尝粪，尽管在张某来苏醒前还在得意于自己的“防患于未然”，这时却一边漱口一边呕吐，与开始喝下粪清时的毫无反应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狂笑不止”，更有韵味，这“狂笑”分明是在嘲笑他们自己的愚蠢。

另外，夸张也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夸张不仅能表现在修辞手段上，形成作品的基本情节也是可以夸张的。小说中五个人一齐喝粪清的情节就体现了这一点，一般的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的疑惧是不断加深的，但喝粪清这样的举动恐怕非万不得已而不做的，可是作者恰恰让人物这样做了，喝下粪清时一点反应也没有，从表面上看，这种极度的夸张极易造成诙谐幽默的效果，但细思量，这也恰能打中人们心理上的弱点，总是“无端而生疑”，不加以任何思索，最后吞吃不必要的苦果，从这一点看，还最

能给人以启示的，因此小说的夸张情节也是有其丰富内涵的。

（程　红）

偷　靴　·袁　枚·

或着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长揖，握手寒暄。着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识。"其人怒，笑曰："汝着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掷瓦上。着靴者疑此人醉，故酬酒。方彷徨间，又一人来，笑曰："前客何恶戏耶？尊头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着靴者曰："无梯，奈何？"其人曰："我惯作好事，以肩当梯，与汝踏上瓦何如？"着靴者感谢。乃蹲地上，筆其肩，着靴者将上，则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虽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着靴者愧谢，脱靴交彼，以袜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径奔，取帽者高踞瓦上，势不能下。市人以为两人交好，故相戏也，无过问者。失靴人哀告街邻，寻觅得梯才下，持靴者不知何处去矣。　〔选自《子不语》〕

●●

清代袁枚说："作人贵直，作诗文贵曲。（《写作方法100例》）文章之曲，在于文情曲折，周转多变。若文章只是一味径直来去，就会一览而竟，了无余意，《偷靴》这篇小说，正体现了袁枚自己的这一主张。

从小说题目，读者就会了解小说的主旨即写偷靴，但从文章的布局很难使人一下看出这个意图，而是经过曲折才达到目的。首先作者点出了主人公即穿新靴的人，继而描写了一个场面，有一人向他长揖，并握手"寒暄"，穿新靴的人"茫然"了，"茫然"就写出了他的神态，因他本不认识此人，却无端被他奚落，且听这个人的怒笑之言："汝着新靴，便忘故人？"并顺手把穿新靴人的帽子扔到屋瓦上，这里强调了"新靴"这一概念，穿新靴的人已由茫然到怀疑，怀疑这人是不是神志不清的醉鬼。正当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场面，来了另外一人，从这个人的言谈话语中显然可以看出他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只听他说："前客何恶戏耶？尊头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无梯，奈何？"这人说："我惯作好事，以肩当梯，与汝踏上瓦何

如?"从二人的简短对话中,读者会与穿新靴人一样充满感激之情,认为这是一个好人,当穿新靴人刚要踩上此人肩膀,他却怒曰:"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虽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呼?"这一番话,看似合乎情理,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又恰恰强调了"新靴"。穿新靴的人自然而然地脱靴交给了他,这时情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穿新靴的人高踞瓦上拿到帽子时,此人却突然持靴逃跑,此时此刻读者与主人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前后出现的两个人都是骗子,穿新靴的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他们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妙就妙在,这时集市上的人仍然以为他们本是朋友,只是互相戏弄而已,无人过问。作者通过穿新靴的人与两个骗子发生联系时的神态变化,由茫然到感激到愧疚到哀叹,一步步地展开情节,而这情节似乎又与小说主旨联系不大,在这看似闲笔的情节中,却几经曲折,终于通向了作品的最后主旨:偷靴,真有曲径通幽之妙啊。

此外,小说的藏锋不露的艺术技巧,还表现在细节描写的运用上。细节描写有助于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这篇小说运用了"掀其帽掷瓦上"和"脱靴"两个具体可感的细节,它们牵涉全篇的整体结构,既可以刻划人物,点染环境气氛,又能发展故事情节,如果没有前一个骗子的"掀其帽掷瓦上",就不会有后面的"脱靴",也不会有最后的"偷靴",两个细节互相补充,互相照应,这也显示了两个骗子骗术的高超,反衬了穿新靴人的质朴、老实,这样的内容还是有其认识价值的,暗示了当时社会上骗术的怪现象的出现。虽然作者并未深发这两个细节,但它们本身却有点睛之妙,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程　红)

狐撞钟　·袁枚·

陈公树著,任汀漳道时,海上忽浮一钟至,大可容百石。人以为瑞,告之官,遂于城西建高楼,悬此钟焉。撞之,声闻十里外。选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楼。亡何,海水墨啸,陈公以为金、水相应,海啸者,钟声所召也。命知县用印封闭此楼,并严谕李叟,不许人再撞。有美少年常来楼中,与李闲谈。偶需食物之类,往往悬空而至,李知为狐仙。忽起贪心,跪曰:"君为仙人,何不赐我银物,徒以酒食来耶?"少年晓之曰:"财有定数,尔命穷薄,不可得也。强且有灾,将生懊悔。"李固请不已。少年笑而

应曰："诺。"少顷，见几上置大元宝一锭，嗣后，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箱中。一日，邑宰路过，闻撞钟声，怒李守护不谨，召而责之，笞十五板，李无以自明。归视印封，完好如故，然业已受笞，闷闷而已。未几，邑宰又过，楼上钟声乱鸣。遣役视之，并无一人，邑宰悟曰："楼上得毋有妖乎？"李无奈何，具以实告，命取宝视之，即其库物也。持归复所，钟不复鸣。

〔选自《子不语》〕

●●

《狐撞钟》这篇小说在艺术结构上就很有特色，它是以一物即"钟"带起全篇来结构作品的，物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写物更是写人，使之层层递进，步人高潮。

小说开始介绍了钟的由来，在陈公树任汀漳道时，海上浮出一个大钟，能容纳百石，人们认为这是吉祥之物，官府就在城西建高楼悬挂此钟，每次撞钟，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可见钟之大，由此引出有关的人，那就是乡中老民李某，命之掌守此楼，但此钟也带来了祸害，就是每每撞之，海啸就常出现，于是不许再撞，并用印封闭此楼。这时作者笔峰一转，避开钟而插入"其它"的事，此时出现了一个美少年，"偶需食物之类"，"往往悬空而至"，正常人何以能悬空，狐仙之所以为狐仙，就在于他比一般人有高超之处，李某知他是狐仙，但还是贪心大发，跪下向狐仙求银物，这个幻化的美少年回答说："财有定数，尔命穷薄，不可得也。强且有灾，将生懊悔"，这里就造成悬念，果真有灾否？李某的贪心仍没被压制，反而更强，直至得到了大元宝一锭，幸灾乐祸。情节发展至此，读者丝毫不会猜想这与"钟"有何联系，但这正为下文的展开做了极好的铺垫。紧接着奇事出现了，这奇事都围绕着"钟"展开，一次是邑宰路过，听见撞钟声，认为是李某守护不严，责打他十五板，李并不知何故，因为印封完好如故，只是十分纳闷，这里矛盾冲突已有发展，没过几天相同的事又出现，而且"钟声乱鸣"，"乱鸣"已比前而钟声响加深了一步，这里形成矛盾的高潮，邑宰派人查看，并无一人，猛然醒悟，有妖在此，这恰好照应了上面那段看似与钟无关的情节，如果没有美少年出现，没有李某的索财，也就没有奇事，最后李某把大元宝交出，这钱原来正是钱库里的物品，如美少年所言："强且有灾"，祸果然而至，钟从此再也没有无故鸣响，这里作者也鞭笞了李某的贪财，促人警省，告诉人们图谋不轨，必有报应。小说就是这样以钟为线索来结构的，依靠它，串连了整个情节，依靠它，推动了矛盾冲突的发展，依靠它，造成了悬

念，钟成了结构全文的关纽，使小说体现了完整而联贯的意脉。

此外，小说的语言质朴无华，小说的故事情节叙述时全用白描手法，正如鲁迅评此书所说："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例如描写狐仙只写了"往往悬空而至"，写邑宰经过时的钟声，只用"乱鸣"二字形容，丝毫没有夸张的描绘和华丽的词藻，娓娓而谈，曲折毕现，给人以简练清新之感。

（程　红）

恶鬼吓诈不遂　·袁　枚·

仁和秀才陈鄗渠，性颇严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斋诵经；闻人为议婚，便涕泣不食。鄗渠厌苦之，父女不相见。年三十余，忽病重呓语，口称："我江西布客张四，汝前世为船户，我雇汝船往四川，汝谋财杀我，并抉我目，剥我皮，沉我江中，故我来索命。"陈心念："谋财之盗，容或有之；剥皮这事，盗未必为。问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陈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岁矣，焉有尚为船户之事？"女怒自批其颊曰："陈先生好利害，是我错寻你女儿了。与我钱三千，我即去。"陈怒曰："恶鬼妄诈人，我方取梃杖打汝，焉得与汝钱！"女又自批其颊曰："陈先生好利害！汝既说我是恶鬼，我将肆恶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陈曰："此女不孝，我甚厌之；汝同他去，我甚喜。但汝并非冤家，敢如此吓诈，恕吾女阳数已绝矣。汝能立索其命，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后死，则是吾女之大数使然，非汝手段也！"言毕，女嘿然起，不复作鬼语。　〔选自《子不语》〕

●●

这是一则人鬼间吓诈和反吓诈斗争的故事。恶鬼的吓诈未遂，原因就是陈秀才顶住了它的吓诈，面对恶鬼的吓诈，胜负的关键在于陈秀才，陈秀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而这一点也正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所在。小说通过陈与恶鬼针锋相对的较量，生动形象地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对待恶鬼的吓诈。

小说写人鬼较量共三个回合，而这种较量主要是通过人鬼对话的形

式进行的。所以恰到好处的对话描写就成为这篇小说刻划人物，表现情节，表达主题思想的主要艺术特色。所谓恰到好处的语言描写是指小说运用正确的语言描绘出了在每个回合中恶鬼和陈卿渠性格的不同特征，从而表现了情节的发展，表达了小说的主题。

第一回合，斗争是鬼利用陈氏父女之间的意见不合，由恶鬼借陈女病中说胡话主动挑起的。这里面有吓有诈，前面的谎言，是编造得有名有姓，有根有据，似乎无懈可击的语言，后面的"故我来索命"的恐吓语言，似乎又入情合理。表现了这时的恶鬼是摆足了架势进行吓诈。而陈卿渠足不怕吓，不受骗，是心里思索"谋财之盗，容或有之；剥皮之事，盗未必为"这是切切实实的分析，恶鬼在这样的分析面前一下露出了破绽，陈秀才反守为攻，追问发事的时间，恶鬼的第一次吓诈终于在陈的笑声中被揭穿"陈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岁矣，焉有尚为船户之事？'"这是只有胜利者才有的幽默语言。在这第一回合的较量中，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看，恶鬼吓诈语言的似乎无懈可击和入情合理表现了它开始时的气势汹汹，陈卿渠切切实实的冷静思索的语言和询问、揭穿的幽默用语表现了他认真对待和不受骗，不怕吓的性格。在这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读者也可以生动形象地看到不受骗，就可以破诈；不怕吓，就可以破吓；不受骗，不受吓就任何吓诈都不怕的道理。

第二回合，"女忽自批其颊曰：'陈先生好利害，是我错寻你女儿了。与我钱三千，我即去。'"恶鬼的行动和语言描写很好地刻画了一个谎言被揭穿后的恶鬼的无赖相。谎言被揭穿了，就借陈女身体，自打脸颊，承认陈先生利害，自己找错了，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就拉下脸来，又要赖皮，继续吓诈"与我钱三千，我即去"，这后面未出口的潜台词是：不给钱，就不走，就要索命。通过这样的语言描写把一个输了一阵已被迫放下架子的无赖鬼刻划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让人感到这样的角色在生活中的曾相识，这是情节发展中的恶鬼性格。而这时陈是怒斥"恶鬼妄诈人，我方取桃枝打汝，焉得与汝钱！"桃枝在古时民间被视作驱鬼的专用物。这段语言把这时已得理而不再是第一回合时小心翼翼的陈卿渠的发展了的性格特征表现了出来，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第三回合，遭严正怒斥后，恶鬼已被剥去了任何一丝尊严的外衣，就彻底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把第二回合中未出场的潜台词最后摆了出来进行恐吓："汝既说我是恶鬼，我将施恶鬼手段，索汝女儿命去，毋悔。"这是多么正确的情节发展阶段上的性格化语言！恶鬼倒底有多少手段，尚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在这一回合，陈的语言又变谨慎起来，但又不乏反攻，继续保持着不受骗、不怕吓的本色。语言的性格化、阶段化真是到了入木三分

的程度，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恰到好处的对话描写，可看作是对话语言的性格化和不同情节阶段对话语言的性格化，它确是这篇小说鲜明的艺术特色，而正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主题，回答了陈破恶鬼的方法。

（戈纪敏）

道士作祟自毙 ·袁 枚·

杭州赵清尧好弈，闻落子声，必与对枰。偶游二圣庵，见道人，貌陋，与客方弈，而棋甚劣，自称"炼师"。赵意薄之，不与交言，随即辞出。是夕上床就寝，有鬼火二团，绕其帐上，赵不为动。俄有青面锯齿鬼，持刀揭帐。赵厉声呵之，旋即消灭。次夕，满床作啾啾声，如童子学语。初不甚分明，细听之，乃云："我棋劣，自称'炼师'与汝何干，而敢轻我？"赵方知是道士为祟，愈加不恐。旋又闻低声云："汝大胆，刀剑不畏，我将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当门顶心下一针。"赵闻之，觉满身肉趯趯然如欲颤者；乃强制其心，总不一动；兼以手自塞其耳。然临卧则咒声出于枕中。赵坚忍月余，忽见道士涕泣跪于床前曰："我以一念之嗔，来行法怖汝，要汝央求，好取些财帛。不料汝总不动心，我悔之无及。我法不行于人者，反殃其身，故我昨日已死，魂无所归，愿来服役作君家樟柳神，以赎前愆。"赵卒不答。明日，遣人往二圣庵视之，道士果自刭。

〔选自《子不语》〕

●●

袁枚的《子不语》短篇小说集（一名《新齐谐》）性质与《聊斋志异》相近，有不少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主人公人物性格的塑造讲不怕鬼的故事、表达如何才能不怕鬼的主题思想的。

《道士作祟自毙》主要刻画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好弈的赵清尧，另一个是二圣庵的作祟道士。上说题名为《道士作祟自毙》，道士就是小说的主要人物，道士形象的塑造寄寓着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部分，为此我们先分析道士的性格特征。从全部故事情节看，这是一个不学无术，胸襟狭窄，眼

光短浅，而又心毒手狠，贪婪财物的卑琐小人，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受到批判的人物形象。他不但貌陋，而且棋艺"甚劣"，自称"炼师"，而从故事后面的情节看又无什么真正的高明法术，整个看并无多大学识本领。而当赵清尧看不起他的时候，他就生气愤怒"一念之嗔"，生气的结果又不是自我反省，下决心从此发奋图进。再说人家轻视，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他却想到了要报复"来行法怖悔"，用些法术，让二团鬼火、青面锯齿鬼持刀揭帐的去吓唬赵清尧，可见其胸襟是何等的偏狭，甚至令人可笑的直接把话说了出来："我棋劣，自称'炼师'与汝何干，而敢轻我？"他又很贪婪财物，想一箭双雕，在报复的同时让赵央求他，他"好取些财帛"，敲些竹杠。但当上述二法遭到赵清尧的"不为动"、"厉声呵之"的回答后，就心毒手狠地使起了勾魂法，要害赵的性命"汝大胆，刀剑不畏，我将以勾魂法取汝性命"。至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了一些区区意气之事可以不顾一切地吓人、害人、又贪、又无能的卑俗小人，并且是一个只顾眼前痛快不顾后果的目光短浅的愚蠢之辈，他明知行法如果对别人不灵，自己将要遭殃"我法不行于人者，反殃其身"，还是硬要念咒施法，甚至长达月余"赵坚忍月余"，直到他自己自刭而死。在"道士"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作者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就是揭露批判其丑恶行径，让人们看到作祟害人者从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可耻下场，中间作祟者虽然可能给他人造成一些损害，但成不了大气候，最终受害的将是作祟者自己。从道士作祟害人的后果中让一切意欲作祟害人者引以为戒。这倾向性也就是这篇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主题思想在大量以不怕鬼为主题的古代微型小说中可算是独特新颖也是积极有益的，塑造"道士"这样一个性格特征的独特新颖的艺术形象也就成了这篇小说艺术上的主要特色。

另外再看赵清尧的性格特征，从全文看，在鬼邪而前"心不动"是他的根本特色，请看在各个环节上他的表现分别是"赵不为动"、"赵厉声呵之"、"愈加不恐"、"乃强制其心，总不一动"、"赵坚忍月余"……这样的性格特征，我们并不陌生，在不怕鬼的故事中，许多主人公就是以自身的"神全"、"心不动"、"不怕"来治邪治鬼的。赵清尧的性格是作者观点的体现，是表现了不怕鬼的思想，但并不新颖。这篇小说的主题就体现在上面两个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两个人物才构成故事，而道士是主要的。

（戈纪敏）

鬼宝塔

·袁枚·

杭人有丘老者，贩布营生。一日，取帐回，投宿店家。店中人满。前路荒凉，更无止所。与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胆大否？某后墙外，有骰子房数间，日久无人敢宿，恐藏邪祟，未敢相邀。"丘老曰："吾计半生所行不下数万里，何惧鬼为！"于是，主人执烛，偕丘老，穿室内，行至后墙外。视之，空地一方，约可四五亩，贴墙矮屋数间，颇洁净。丘老进内，见桌椅床帐俱全，甚喜。主人辞出。丘老以天热，坐户外算帐。是夕淡月朦胧，恍惚间似前面有人影闪过。丘疑贼至，注目视之。忽又一影闪过。须臾，连见十二影，往来无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视，皆美妇也。丘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恶状故也。今艳冶如斯，吾即以美人视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状。未几，二鬼踏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飘然据其顶：若戏场所谓"搭宝塔"者然。又未几，各执大圈，齐套颈上，头发俱披，舌长尺余。丘老笑曰："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情形反复，极似目下人情世态。看汝辈到底作何归结耳！"言毕，群鬼大笑，各还原形而散。

〔选自《子不语》〕

读罢《鬼宝塔》，我们都会不由得赞叹主人公丘老不怕鬼的胆量。但是他的不怕鬼与他人不同，不表现在对鬼的怒目呵斥上，或者拚力搏斗上；而表现在他的风趣、幽默上。当群鬼化成美女嬉戏时，他不惊惶，反"即以美人视鬼"，端坐一旁，且"看其作何景状"；当群鬼垒成宝塔，变脸恐吓时，他依然不生丝毫惧意，却笑着与群鬼调侃起来，使得群鬼在哄然大笑中散去。这是一个连鬼都觉得充满幽然感而不去加害的人物，当然更为读者所喜爱。

《鬼宝塔》的主旨并不在宣传不怕鬼上。它实际上是一篇寓言小说，借这个故事寓讽刺，含针砭，抨击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

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品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它应当有一个焦点

才成，就是说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这个艺术品的焦点，在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称为“眼”。这则小说的“焦点”（或说“眼”），就是丘老那一段与群鬼调侃的话：“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情形反复，极似目下人情世态。看汝辈到底作何归结耳！”这几句是点睛之笔，使这则小说从“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闲话琐语，一下子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主题，很发人深思：世上像群鬼那样反复无常的小人，难道还少见吗？这些寡廉鲜耻的人会根据一己之私利，时而乔装打扮，涂脂抹粉，对人假献殷勤，肉麻吹捧；时而又翻脸不认帐，穷凶极恶，辱骂恐吓，欲置人于死地。作者写群鬼“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前后形态的变化，正是为了给心术不正的小人画像。“看汝辈到底作何归结耳！”既表达了作者对小人们的轻蔑的态度，也宣泄了作者在炎凉世态中产生的愤懑的心情。妙的是，如此严肃的内容却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调侃的语调道出，真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若非袁枚这样能诗善文而又富于幽默感的才子绝然写不出来。陆机在《文赋》中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一段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安排在小说结尾这个显要的地方，可让人浮想联翩。

《鬼宝塔》的主旨虽然集中在末尾几句话显现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铺垫，没有对丘老言谈举止的描写，那么这几句话就会游离于全篇之外，成了空洞的说教，而没有艺术的魅力。作者是在写小说，不是云发宣言。他的思想不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要编织进他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去。这样才能对读者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让人物简单地成为思想的传声筒，而让他有着自己的经历、思想、性格、语言。小说不仅写出了丘老和店主带有个性的对话，还刻划了丘老遇鬼时的心理，使读者了解到他有着贩布营生、足行万里的经历，生性幽默，豁达大度，因此对他不怕鬼的行为不会感到奇怪，而且认为丘老用调侃的口气说出警策之言，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并非作者强要人物代言，毫无生硬之感。于是在读者面前的丘老，是一个饱满的活脱脱的形象。此外，这篇小说还很注意场面交代和景物描写，这也是它之所以生动、感人的原因，应该在阅读时仔细体味。（顾建华）

叶老脱 ·袁枚·

有叶老脱者，不知其由来。科头跣足，冬夏一布袍，手挈竹

席而行。尝投维扬旅店，嫌房客嘈杂，欲择洁地。店至指一室曰："此最静僻，但有鬼，不可宿。"叶曰："无害！"径自扫除，摊竹席于地。夜卧，至三鼓，门忽开，见有妇人，系帛于项，双眸抉出，悬两颐下，伸舌长数尺，行于而来。旁有无头鬼，手提两头，继至。尾其后者：一鬼遍体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黄肿，腹大于五石瓠。相诧曰："此间有生人气，当共攫之。"群作搜捕状，卒不得近叶。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不得，奈何？"黄胖者曰："凡吾辈之所以能摄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盖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离体，故仓猝不易得。"群鬼方徬徨回顾，叶乃起坐席上，一手自表曰："我在此！"群鬼惊悸，齐跪地下。叶一一讯之。妇人指三鬼曰："此死于水者，此死于火者，此盗杀人而被刑者，我则缢死此室者也。"叶曰："若辈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则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罗拜去。迨晓，为主人道其事。嗣后此室宴然。〔选自《子不语》〕

●●

这篇以主人公命名的小说写叶老脱降服攫人群鬼的故事。素常作祟的群鬼为何对远道而来的叶老脱无计可施，反惊悸不已呢？溯水鬼道出了其中的底细："凡吾辈之所以能摄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盖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离体，故仓猝不易得。"原来鬼并不可怕，它们作祟之所以能够得逞，不是因为真有什么能耐，而是因为人们自己存恐怖之心，使魂魄出窍，手足无措，让鬼为所欲为。象叶老脱这样的有道之士，不把鬼放在心上：店主告诫静僻处有鬼，不可宿，他却说"无害"；群鬼搜捕他，他也不惊惶，反而严词训斥。这就使得群鬼不但下不了手，最后还一个个乖乖地离开此地，各自投生做人。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不胆怯、不畏惧，便能镇住恶鬼，即世上的恶人。

小说主要是以人物形象来表现思想内容的。《叶老脱》用不少笔墨对叶老税和四个鬼的外形作了刻划。由于各具特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写主人公叶老脱光着脑袋赤着脚（"科头跣足"），无论冬天夏天都是一身布袍，自己带着竹席行路。从这一富有特点的外形描写中，显示出了叶老脱简朴寡欲、好洁爱静、无所牵挂、不求于人的性格。正因为叶老脱是如此性格的人，所以不怕鬼怪作祟，愿一人独处静室；见到群鬼也不

慌乱，敢于挺身镇服。这样的外形描写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把握人物的内在精神，因而是成功的。

这则小说对四个鬼的描写也能抓住不同的特点，不流于一般化。时至三鼓，首先破门而入的是缢死鬼。她的外形是"系帛于项，双眸抉出，悬两颐下，伸舌长数尺"。因为她是"缢死此室者"，俨然以此室主人自居，所以第一个进来。在她旁边的是杀人而被刑的无头鬼，外形则为："项上无头"——被砍掉了；"手提两头"——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他人的。生前敢动刀杀人，死后胆子也大，所以紧跟着入门。末尾两个鬼，一个死于火，一个死于水。前者"遍体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后者"四肢黄肿，腹大于五石瓠"。这样的描写，完全根据被烧死和溺死的人的形象特点。他们既不是此室的"主人"，也没有无头鬼的胆量，便只能尾随其后而来。作者对四个鬼外形的描写虽然都只有寥寥几语，但各不相同，确是花费了一番心血的。

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五朝闻说："描写人物的肖像，不是小说的目的，在技巧上也不占最重要的地位。但只有人物外形是富于特点的，才能够把人物的阶级的、生理的、职业的、年龄的、习惯的和风度的特点表现得更充分，使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鲜明，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更明确。"（《语言艺术的肖象》，《论艺术的技巧》，艺术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4 页。）此话说得极是。尽管微型小说不能像一般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那样，用细致入微的肖象描写来表现多方面的内容，但从《叶老脱》中也可看到抓住特点的外形描写对微型小说来说仍然有着它的重要作用。

（顾建华）

鬼畏人拚命 ·袁 枚·

介侍郎有族兄某，强悍，憎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择其素号不祥者而居之。过山东一旅店，人言西厢有怪。介大喜，开户直入。坐至二鼓，瓦坠于枨。介骂曰："若鬼耶？须择吾屋上所无者而掷焉，吾方畏汝。"果坠一磨石。介又骂曰："若厉鬼耶？须能碎吾之几，吾方畏汝。"则坠一巨石，碎几之半。介大怒，骂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服汝。"起立掷冠于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无声，怪亦永断矣。〔选自《子不语》〕

●●

这篇不足二百字的小说，用不同的手法刻划了两个形象。

一个是介侍郎族兄。此人颇有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不信邪，不怕邪，哪儿有邪偏去哪儿。他们这种"强悍"的性格是通过对他的行动和言语的描写表现出来的。当他投宿时听说西厢房有鬼怪，非但没有丝毫的畏惧，反倒因为又有一个教训鬼怪的机会而"大喜"；并且在行动上又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开户直入"，迫不急待地要与鬼怪较量。一开始的举动便不同常人，一下子便把他的性格特征揭示出来了。这个"强悍"的特征，在他对坠瓦石的鬼怪一次次的怒骂声中又一步步地得到了深化。"若鬼耶？""若厉鬼耶？""鬼狗奴！"——随着鬼怪作乱的"升级"，介某对鬼怪的称谓也愈加严厉，愈要看看它究竟有多大的手段，甚至要用自己的生命一试："敢碎吾之首，吾方服汝。"这是何等的勇武，何等的倔强！作者对介某"起立，掷冠于地，昂首而待"的行动描写使小说达到了高潮。"掷冠于地"，写出介某对变本加厉、一再作祟的鬼怪的满腔怒火；"昂首而待"，则写出蔑视、渺视鬼怪，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至此，作者似是造就了一尊介某的塑像，让他屹立在读者面前，介某强悍、无畏的可敬形象最终完成。

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刻划人物的性格，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手法。这篇小说紧紧抓住介某"强悍"的个性来写他的言语举动，因此人物形象不一般化，而能栩栩如生，鲜明、生动。

这篇小说的另一个形象，即"畏人拼命"的鬼怪。同写介某的手法不一样，鬼怪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场露面。读者是从"瓦坠于梁"、"坠一磨石"、"坠一巨石"的变异中，感觉到它的存在并加深对它的憎恶；又从"寂然无声"的结局中，知道它面对凛然难犯的不怕死的汉子，不得不逃却，从而认清它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本质。

这种不让形象出场的写法，称为暗写法或虚写法。采用暗写法，比起正面描写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或许较难鲜明地显示活生生的性格特征，但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朦胧感和期待感，增强小说的艺术吸引力。在这篇小说中，只写了介侍郎族兄的所见所闻，而不让鬼怪露面，却能使人读起来饶有兴味，想象出那个躲在暗处的鬼怪如何得意忘形地卖弄手段，如何气势凶凶地作祟，又如何在决心拼命的介某前心虚胆怯，抱头鼠窜而去。这比明写、实写更能激发读者鉴赏时的审美再创造。

小说对介某和鬼怪采用两种不同的写法，同作者对待介某热情歌颂、赞扬和对待鬼怪无情斥责、嘲讽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有关。正因为如此，作

者让正面形象介某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而把鬼怪这一反面形象放在阴暗的角落里不出场。这样两相对照、映衬，愈益显出介某的强悍和鬼怪的虚弱，完满地表达了"鬼畏人拼命"的主题。（顾建华）

偷　画　·袁　枚·

有白日入人家偷画者，方卷出门，主人自外归。贼窘，持画而跪，曰："此小人家外祖像也。穷极无奈，愿以易米数斗。"

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挥斥之去，竟不取视。登堂，则所悬赵子昂画失之矣。〔选自《子不语》〕

●●

这篇笔记体小说不足七十字，但作者生动、曲折有致地为读者叙写了一个盗画奇案，读来有趣之至。

其一，故事开端，单刀直入，展示冲突。小说开篇，并不去写"行窃"的情节，而是从小偷"方卷出门，主人自外归"切入，一下子就使矛盾冲突白热化了。这主将小贼如何"设计脱身"这条主线鲜明地呈现出来。这种"单刀直入"式的开头，使得文章明快、简洁，爽利。

其二，故事发展，避实就虚，隐去机锋，按理，小偷被主人堵在家中，自然要惶恐万分，大可渲染一番，但作者仅以一个"窘"字代过，至于小偷如何设计脱身，作者更不置一词，只实笔写道：贼"持画而跪，曰：'此小人家外祖像也。穷极无奈，愿以易米数斗。"这一跪，这一曰，写尽了贼的"可怜""可笑"和"愚妄"。而主人又是"大笑"，又是"嗤其愚妄"，又是"挥斥之去"，真是神气活现。这里作者故意不写小偷的心理活动，其目的是隐去贼的"机锋"，为主人的上当——"竟不取视"张本。因此，越写"窃画贼"表面的"愚妄"，越反衬了贼的狡猾，越写主人的神气活现，越反衬了主人的轻信的可悲。正是实写了"假相"，隐去了真情，才能极大地造成读者心理上的"反差"，从而为故事结尾的"风云突变"蓄势。这种"欲显故隐"的手法，不仅使情节显得更加紧凑，而且让故事的发展变得更加曲折。

其三，故事结局，奇峰突起，戛然而止。"登堂，则所悬赵子昂画失之矣。"仅仅十二字，故事刚到高潮，便戛然而止。这大起大落的情节变化，给读者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反差呀！刚才还是窃贼偷回"外祖像"换米，现在却

变成了"赵子昂名画"失盗奇案;刚刚读者还嘲笑"窃画贼"的愚妄、可怜,现在却不得不惊叹其真真狡诈;刚刚我们还为主人如此"大度"地处理了小小的盗窃案叫好,现在则不得不为主人失之于轻信而遗憾。至于主人失画之后的震惊、暴怒、懊悔、痛惜之态,作者一笔不写,留待读者去想象、去补充,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妙笔。

文艺创作需要虚实结合。光虚不实,只是一篇"无字天书",光实不虚,则作品被一大堆事实所填满,也会令人腻烦。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袁枚正是把虚和实巧妙地辩证地结合起来,用极其精炼的文句,将一桩古代的"盗画奇案"勾画得曲折多姿,空灵之至,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 (崔光远)

人 虾 ·袁 枚·

国初,有前明遗老某,欲殉难,而不肯死于刀绳水火。念乐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戕,仿而为之。多娶姬妾,终日荒淫。如是数年,卒不得死。但脊脉断矣,头弯背驼,伛偻如熟虾,匍匐而行。人戏呼之曰"人虾"。如是者二十余年,八十四岁方死。王子坚先生言幼时犹见此翁。 〔选自《子不语》〕

●●

袁枚在笔记体小说《人虾》中,以简炼、含蓄、幽默的笔触,勾画了一个心灵龌龊、肮脏却又偏要沽名钓誉的伪君子的形象,此文有如一幅绝妙的世像漫画,辛辣地讽刺了封建道德的"伪善",不愧为讽刺小品文中的杰作。

《人虾》中这位"前明遗老"明明是贪生怕死,但偏偏要出口壮言,明明心灵鄙俗、龌龊,但又要沽名钓誉,这种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类伪君子的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口称"欲殉难",却"不肯死于刀绳水火";口称"以醇酒妇人自戕",却苟活到"八十四岁方死。"可见,他"欲殉难"是假,"不肯死"是真,"自戕"是假,"多娶姬妾,终日荒淫"是真,所谓"乐死"云云,只不过是掩盖其肮脏灵魂的一块"遮羞布"罢了,不然"如是者二十余年","乐"而不死,为何不另谋"良策"?为增强讽刺和批判的力量,袁枚虚写了他的"终日荒淫",实写了"荒淫"的结果:头弯背驼,伛偻如

熟虾，匍匐而行。这种"人虾"的丑陋形态，恰是其龌龊灵魂的活写真，外貌之丑和心灵之丑，在"人虾"这一绰号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抓住人物的内在矛盾，加以锐利尖刻的讽刺，正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主要的艺术特色，反映了袁枚作品的剔肤见骨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人虾》采用了白描的艺术表现手法，将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孕育于对现实的冷静、真实、传神的描写之中。（崔光远）

炼丹道士 ·袁 枚·

楚中大宗伯张履吴，好道。予告归，寄居江宁，入城时，拥朱提一百六十万。有郎总兵者，公门下士也。荐朱道士，善黄白之术，寿九百余岁。烧杏核成银，屡试若神。道士说公烧丹，以白银百万，炼丹一枚，则长生可致。公惑之。斋戒三日，定坎离之位，每一炉，辄下银五万两，炭百担。昼则公亲监之，夜则使人守之。银登时化为水。炼三月，费银八十万，丹无消息。公诘之，道士曰："满百万，则丹成；成后含之，不饥不寒，可南可北，随意所之，无可不到。"公无奈何，复与十余万。然已觉其妄。道士溲溺，必遣人尾之。清晨道士溲于园，尾者回顾，忽失道士所在。往视其炉，百万俱空矣。启道士行李，得书一封，云："公此种财，皆非异物也。吾与公有宿缘，特来取去为公打点阴间赎罪费用。日后自有效应。幸勿相怪。"家人觇道士者，皆云："每五万银下炉时，屋上隐隐有雷声。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盖其头。其搬运实无痕迹。"〔选自《子不语》〕

●●

《炼丹道士》为一篇揭露社会弊端，鞭挞贪官污吏的佳品。

张履吴(hào 浩)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任礼部尚书。因其职务同《周礼·春官》所载的"大宗伯"大体相当，所以习惯上也用"大宗伯"代称"礼部尚书"。这一年，他予告归。"予告"：汉时官吏退休有赐告、予告之别；有功退休的叫予告。后封建大官僚年老休官回籍，称为予告。拥朱提一百六十万。"朱提"(shushi 书师)指银。原本汉代县名，

治所在今云南昭通县境。境内有朱提山，产银多而美，后世因以"朱提"为高质银的代称。开头一段意思是：礼部尚书张履昊，年老告退，寄居南京。拥有百万家私尚不满足，还想请道炼丹，以图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炼丹道士》构思精巧，线索分明。全文实际上分两条线索进行：一条写道士名为炼丹，实为智惩赃官；一条写张履昊既望炼丹长命，又暗防道士劫银。这一惩一防，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故事既曲折，又充满戏剧性。道士胸有成竹，采取迷惑、引诱等手段，真真假假，以智斗智，单人独马，智取百万纹银，严惩赃官，真可谓大智大勇"得道"之士。而张履昊这个封建老官僚也非等闲之辈，既贪婪又老练。在练丹过程中，更显出精明、谨慎，时时警惕，处处设防。但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有经验的猎人的手段，贪官污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炼丹道士》最突出的是心理活动描写。在人物刻画方面，作者略貌取神；不在外貌描写上精雕细刻，而是着力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对人物灵魂的描摹，绝不依靠作者的介绍、评述，而是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去作自然表露。这样作者把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官僚的奸狡诡谲心理，揭示得入木三分。你看，当道士"说公烧丹"并云"长生可致"时，"公惑之"。这个"惑"字，运用极妙。封建官僚百万富翁，有钱有势，还想长生不死，永享荣华，这是这类人的共同心理。所以，炼丹可长生，这对张履昊是最大的诱惑，但百万家私，搜刮也不易，所以唯恐上术士之当，偷鸡不成，反蚀米一把。一个"惑"字，准确地写出了张履昊既贪婪又惶恐的矛盾心理。正由於这种心理的作祟，所以当道士炼丹时，白天，公"亲监之"；夜晚，"使人守之"。这一"监"一"守"，是张履昊由"惑"所采取的行动。真是老练、精明、谨慎，可谓用心良苦。当练丹三月，费银八十万，丹无消息时，张履昊疑惑更甚，抑制不住愠怒，诘之。"诘"在这里是盘问、责问的意思，矛盾更加深化。然当道士以"满百万，则丹成"，尤其以"成后含之，不饥不寒，可南可北，随意所之，无可不到。"进一步诱惑时，张履昊内心矛盾斗争更加激烈，一方面梦想丹成之后，不仅延年益寿，还可轻举飞行，唯恐功亏一篑；另一方面道士声称，非凑足百万银不可，无可奈何，只得又拿出十余万，对张履昊来说，真比剜肉剔骨还痛。但精明、老练的张履昊，这时已"觉其妄"，所以对道士钉得更紧，看得更严，甚至连解手也"遣人尾之"。作者很善于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内涵。"惑之"、"监之"、"守之"、"诘之"、"尾之"将一个工于心计的老官僚的心态描摹得多么细腻、多么深刻，又多么合情合理。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老奸巨猾的张履昊，百般防范，但到头来，百万纹银，不翼而飞，真令读者拍手叫绝。

而对善于烧炼丹药的道士，作者更是匠心独运，描绘得出神入化。始则以"长生可致"引诱张履吴烧丹；继则以"斋戒三日，定坎离之位"假戏真唱，麻痹对手；再则以"不饥不寒，可南可北，随意所之，无不可到"，因疑故诱，使之上钩。虽明知张履吴"监之"、"守之"、"尾之"，但从容自若，以假对假，以智斗智，终使张履吴落入圈套。尾者回顾刹那，忽失道士所在。往视其炉，百万俱空矣。不费一刀一枪之劳，智取十万纹银，真是妙不可言。尤其道士留书，"公此种财，皆非义物也"真乃点睛之笔，说明假炼丹而取银，是惩恶义举，令读者叹服。再以"吾与公有宿缘，特来取去为公打点阴间赎罪费用"，更是对贪官污吏的辛辣讽嘲，真叫读者拍手称快！

《炼丹道士》结尾亦给人以朴朔迷离、曲藏丰厚之感。奉命看守道士的家人声称："每五万银下炉时，屋上隐隐有雷声。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盖其头。其搬运实无痕迹。"这绝非画蛇添足之笔，也非家人为脱干系的遁词。百万银子究竟如何不翼而飞，作者留给读者去想，这是多么有趣而深刻的悬念啊！ （常 寿）

鬼差贪酒 ·袁 枚·

杭州袁观澜，年四十未婚。邻人女有色，袁慕之，两情属矣。女之父嫌袁贫，拒之。女思慕成瘵，卒。袁愈悲悼。月夜无以自解，持酒尊独酌。见墙角有蓬首人，手持绳若有所牵，睨而微笑。袁疑为邻之仆役，招曰："公欲饮乎？"其人点头。斟一杯与之，嗅而不饮。曰："嫌寒乎？"其人再点头。热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饮。然屡嗅，则面渐赤，口大张不能复合。袁以酒浇入其口，每酒一滴，则面一缩，尽一壶，则身面俱小若婴儿然，痴迷不动。牵其绳，所缚者邻氏女也。袁大喜。具酒罂，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画八卦镇压之。解女子绳，与入室为夫妇。夜有形交接，昼则闻声而已。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为君作美妻矣。明日某村有女，气数已尽，吾借其尸可活。君以为功，兼可得资财，可作奁费。"袁翌日往访某村，果有女气绝，方殓，父母号哭。袁呼曰："许为吾妻，吾有药能使还魂。"其家大喜，许之。袁附女耳，低语片时；女即跃起。合村惊以为神。遂为合

卷。女所记忆，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渐能晓悉。貌较于前女尤美。〔选自《子不语》〕

●●

《鬼差贪酒》写的是人鬼交往婚配的故事，反映的却是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家长制度迫害妇女的社会现实，所以有着强烈的社会意义。

这篇小说，情节奇异曲折，但脉胳分明。按情节发展，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袁观澜与邻氏女两情相属。"属"(zhǔ 主)互相看中的意思。女之父嫌贫爱富，不准婚配，女因而思慕成瘵(zhài 债 肺痨病)，遂病卒。袁观澜痛悼情人，月夜独酌——故事矛盾的发端。第二部分，写鬼差贪酒，王观澜擒鬼镇鬼，救出邻氏女，人与鬼结为夫妇——小说矛盾的展开与发展。第三部分，写邻氏女借尸还魂，与袁观澜合卺成佳偶——矛盾圆满解决。全文紧紧围绕袁观澜与邻氏女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生活这一中心展开，不枝不蔓，结构严谨。

这篇小说塑造了邻氏女与袁观澜的鲜明形象，随着故事的进展，步步深入地揭示了他们的性格特点。

先看邻氏女，这是封建时代一个美丽、多情、刚烈、坚毅的妇女形象。她的遭遇，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她不计年龄，不嫌贫穷，热爱着袁观澜，当婚姻受到嫌贫爱富的父亲横加阻拦时，性格刚烈的邻氏女，绝不逆来顺受，而是以死对自己应有的权利抗争。她执着地眷恋着袁观澜，当她被袁观澜从鬼差手中救出后，毅然决然与自己心爱的人结为夫妇。但她不满足于"夜有形交接，昼则闻声而已"人与鬼的暧昧关系，她要过人的真正生活。最后终于借尸还魂，与袁观澜缔结美满姻缘。

再看袁观澜，是一个有情有义，敢爱敢憎的人。由於家贫，年四十尚未娶，而迟到的爱情又遭挫折。当心爱的人殉情而逝后，他悲痛欲绝，无以自解，月下独酌，借酒浇愁，这是何等情深义重啊！当蓬首人出现时，袁观澜最初疑为邻氏之仆役，斟酒招待，甚至换冷酒为热酒，双手捧敬，以诚相待。但知其不是邻仆而是押解自己心爱的人的鬼差时，怒不可遏，乃用酒罂，"罂"(yī 英)腹大口小的瓦罐。取蓬首人役而封之，画八卦镇之。对蓬首恶鬼的处置，袁观澜是何等果敢坚决啊！因为他唯恐再失去心爱的人。他更不管封建礼法，不论人鬼隔阂，与邻氏女结为夫妇。不仅如此，一年后，终于借尸还魂，永结百年之好。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作者写人鬼恋爱婚配，曲折地反映了青年男女挣脱封建礼教桎梏追求自由婚姻和爱情幸福的斗争。

这篇小说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小说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迫害，表达了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愿望，而在具体情节，刻画人物方面，如鬼差贪酒，人鬼婚配，借尸还魂，则运用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这样的小说，应该承认是志怪小说中的精华。

文笔简朴，自然流畅是袁枚小说的一大特色。即以这篇小说来看，作者在遣词用字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如邻氏女死后，袁观澜月夜"持酒尊(遥樽)独酌。"一个"独"字，不仅写出了袁观澜失去心爱的人后的孤单、凄冷、悲苦的处境与心情，也引起读者多少同情和想象啊！再如袁观澜将鬼差投入酒罂后，不但封之，还画八卦镇之。一个"镇"字写尽了袁观澜对拘押自己心爱的人的鬼差的极端憎恶，恨不得将恶鬼永镇罂内，再不能破坏人间美满姻缘。再如结尾写袁附女耳，低语片时，女即跃起。这个"跃"字，写得活灵活现，活画出邻氏女重返人间，与自己心爱的人团聚的欣喜若狂的动态。一个普通的"跃"字，却使读者浮想联翩，作者文字功力，令人钦羡不已。

（常　寿）

鼠啮林西仲　·袁　枚·

福建耿藩之变，厦门司马林西仲不降，被缚入狱。西仲平素画一小像，忽被鼠啮断其头，环颈一线如刀截者。家人号哭，以为不祥。未几王师破耿，出西仲于狱，复其官，加迁三级。西仲还家，家人置酒庆再生。是夕，闻群鼠声啾啾甚忙，扛一物置几上去。视之，所衔去小像之头，共持来还西仲也。

〔选自《子不语》〕

"托微言以讽世"是我国古代作家的优良传统，袁枚在此文中即巧借鼠啮林西仲画像的一则趣闻，曲折有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世态人情，给鄙陋庸俗的势利小人以辛辣的讽刺，读来饶有趣味。

这个故事围绕清代官吏厦门司马林西仲个人命运的沉浮来展开情节的。史载：清初，我国南方有著名的三藩之乱，耿精忠、尚之信、吴三桂先后拥兵割据，对抗中央政府，康熙皇帝兴兵讨伐，一一平定了叛乱，天下方由

乱而治。时局的风云变幻，常常影响或决定着个人的命运，林西仲即是受到时代风潮拨弄的一个封建官吏。林西仲，又名林云铭，清初在厦门为官，时逢耿藩作乱，他不肯"附逆"，从而导致他"被缚入狱"，身陷逆境；而"王师破耿"后，他又因忠于朝廷"加迁三级"。短短数日，由司马而成"囚徒"，由"囚徒"又成"功臣"，这真是大起大落，盛衰巨变，而这种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必然会促使曾经围簇在他四周的一些势利小人作出种种丑恶的表演，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即是：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见胜兆则纷纷聚集。如果作者据闻实录，摹态画情，那么尽管会落入讽刺小品的"旧套"，但仍不失其世象漫画的风韵。可贵的是，作者执意另辟蹊径，偏偏不写"人情"，而是大写"鼠情"，以鼠喻人，因而使故事显得格外新颖奇巧，曲折有致。且看：当林西仲"被缚入狱"时，西仲小像"忽被鼠啮断其头，环颈一线如刀裁"，"如刀裁"三字，写尽了"鼠"的肆无忌惮和冷酷无情，这已不是纷纷逃亡，而是"乘人之危""投井下石"了；然而，一旦林西仲"出狱"、"复官"、"加迁"，"群鼠声啾啾甚忙"，共持所衔小像之头还西仲，道出了"鼠"的懊悔、惊慌、忙乱。作者紧紧抓住西仲个人命运变化的线索，着力勾勒"群鼠"态度的变化，先是"啮像"凶相毕露，后是"还头"又媚态可掬，前凶而后媚，真是判若二"鼠"，鼠的势利相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了。此处写的是"鼠情"，其实道的是"人情"，借"鼠"讽人，作者的用心再清楚不过了。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的真实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袁枚笔下的"势利的鼠"，其实都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着的"势利的人"的缩影，和蒲松龄借写妖、鬼来讽世一样。

现实，是讽刺赖以生存的土壤；真实，是讽刺力量的源泉。袁枚的这篇讽刺小品之所以脍炙人口，就在于它曲折地反映了现实，鞭挞了社会的"真实"，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崔光远）

林千总 ·袁枚·

林千总者，江西武举。解饷入都，路过山东，宿古庙中。僧言此楼有怪，宜小心。林恃勇，夜张灯油，坐以待之。半夜后，索索有声。一红衣女踏楼上。先向佛前膜拜，行礼毕，望林而笑。林不为意。女被发瞋目，向前扑林。林取几掷之。女侧身避几，而以手来牵。林握其手，冷硬如铁。女被握不得动，乃以口吹

林，臭气难耐。林不得已，回头避之。格斗良久，至鸡鸣时，女身倒地，乃僵尸也，明日，报官焚之，此怪遂绝。

〔选自《子不语》〕

●●

这一篇仅百来字，通过古庙中人鬼相争的故事，活生生地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粗犷豪放的中国古代武官形象。

开头八字，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和官职。林千总是江西人，是一个通过武科考试而中举的武举人。这一笔虽然轻轻带过，却暗示着林千总并非等闲之辈，他武艺高强，身手不凡，这就为后来他以武力制服女鬼打下了伏笔。随后"解饷入都，路过山东，宿古庙中"十二个字，又把故事的起因、地点、环境交代明白。三句话，三层意思，层层分明。

接着写庙中僧人告诉林千总"此楼有怪"，应该小心才是。然而林千总自恃堂堂一介武夫，勇力过人，岂有怕鬼之理？这一情节，客观上起到了激将法的效果，刺激了林千总的逆反心理。要我避鬼，我偏等鬼，于脆在夜里点起蜡烛，坐在椅子上，等待鬼的到来。那种粗犷豪迈的神态，跃然纸上。然而林千总虽是粗人，却并不粗鲁；虽然豪迈，却并不莽撞。人坐在椅子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点也未敢疏忽大意。"半夜后，窸窣有声，一红衣女踏楼上"。鬼影鬼踪，林千总看得一清二楚。这样，林千总就为后来的与鬼争斗取得了可贵的主动权。

随之便是人鬼之间的正面冲突。女鬼向佛家膜拜以后，一眼瞥见了坐在椅上的林千总，她先来软的，施以调笑。然而林千总在女鬼色相的勾引下，胸怀正气，巍然不动。女鬼见调笑不成，露出了她的狰狞面目。披头散发，圆睁怪眼，恶狠狠地向林千总直扑过来。林千总顺手抓起一把茶几，向着女鬼打将过去。第二回合，女鬼改用手来抓林，但是林千总反而将女鬼的手紧紧扭住，使其动弹不得。在无可奈之中，女鬼便使出了最后一招，"用气吹林，臭气难耐"，虽然林千总暂时转头，以避鬼气，但他仍未停止与鬼的争斗。直至天明，女鬼倒地，原形毕露，成为一具僵尸，林千总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一段关于人鬼直接冲突的文字，虽为白描，然而十分精采。既有行为动作，又有表情感觉，既写光怪陆离的披头散发，又写臭不可耐的阵阵鬼气，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于一体，任凭读者去体验个中的意味。而且层层波澜，层层深入，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最后作者又创写了第二天的事情。林千总报知官府，官府派人把鬼烧毁。从此以后古庙便太平无事了。这一笔突出了林千总为人灭鬼的功绩。

（陈先元）

姚端恪公遇剑仙 ·袁 枚·

国初桐城姚端恪公为司寇时，有山西某，以谋杀案将定罪，某以十万金赂公弟文燕求宽。文燕允之，而惮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宽，将私取之。一夕者，公于灯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问："汝刺客耶？来何为？"曰："为山西某来。"公曰："某法不当宽，如欲宽某，则国法大坏，我无颜立于朝矣，不如死！"指其颈曰："取！"客曰："公不可，何为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腾身而出，但闻屋瓦上如风扫叶之声。时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丧首于车中矣。据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饭毕，上车行数里，忽大呼好冷风。我辈急送棉衣往，视头不见，但血淋漓而已。"端恪公题刑部白云亭云："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选自《新齐谐》〕

●●

《姚端恪公遇剑仙》这篇小说，以传奇故事的形式，赞扬了清初刑部尚书姚公秉公执法，刚正不阿，虽险些丧命，但不改为官清廉正直之初衷的品格。

对于主人公姚公性格特征的刻划，从小说一开篇就开始了。"国初桐城姚端恪公为司寇时，有山西某，以谋杀案将定罪，某以十万金赂公弟文燕求宽。"按清时官制，刑部主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而无"司寇"这一称谓。此处是借春秋战国时期官制中"司寇"这一官名来指称姚公。这句话是先从侧面写了姚这个人的为官刚正，故而罪犯不敢直接在他身上下功夫，只好用重金去贿赂姚公之弟姚文燕，希望文燕以弟弟身份从旁为自己说上几句话，以从轻发落。对姚公的这一侧面描写是从罪犯的角度下笔的，从而使人一开始就对姚获得了深刻印象。

之后，小说继续从侧面写姚公秉正刚直的品格——这次是从文燕的角度落笔。文燕答应了罪犯的请求，但他深知乃兄的为人，忌惮兄长的方

正自守而不徇私情，不敢去向兄长说情。他只是怀着侥幸的心理，盼望兄长断案时或许万一能宽一点儿，这样他也就把十万雪花银悄悄地留下了，只当是为罪犯说了话。这段文字粗看起来，是写文燕心存侥幸的心理活动，实际上处处都有姚公的影子隐现，似虚而实。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在从两个不同角度透视了姚为官清正的作风之后，在姚尚未出现，其气势已先声夺人的情况下，姚公出场了；而他的一出场，就把一个正气凛然，宁死不辱国家法度的清官形象及其刚毅性格写得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他面对从梁上跳下的手持匕首的刺客，面不更色，从容发问："你是刺客吗？干什么来了？"当得知是为犯谋杀罪的那个罪犯而来时，更是慷慨言法，斩钉截铁，毫不苟且："那个罪犯根据法律不能宽恕他，如果要宽恕他，那么国法就被彻底破坏了，我作为刑部尚书还有何面目立于朝中？还不如死！"尤其是下面的细节：他指着自己的颈项对刺客说："来取它吧！"——宁可被杀也不以身坏法，这是何等的大义凛然，光明磊落！那精神之势，品格胆魄，足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这一情节，尤其是最后的细节，简直是把人物写活了。从构思上看，这段文字是在前面对人物形象作侧面烘托的基础上，通过姚公自己的语言行动对他的直接的正面的描写。

接着，作品又从刺客角度进一步突出姚公清廉正直的性格特点。刺客看到姚公的态度，虽受到震慑，但也没有含糊，他责问姚公既然不宽恕罪犯，为什么文燕还收了人家金钱？当弄清姚公确实不知道此事时，他说："某亦料公之不知也。"从这句话看，他对姚公为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且他本人也并不是个一般的亡命之徒。这样，小说从刺客角度烘托姚公形象的目的也达到了。

情节发展到此已达到高潮，姚公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有力地被刻划出来。接下来的文燕被杀，可以说是他罪有应得。文燕贪心被杀，与姚公秉公执法判决了罪犯却安然无恙，这本身也是个对比，更衬出姚公的可敬。

作品用姚公题刑部白云亭的诗句作为结尾，是他为人处世、为官清廉正直的原则和思想基础的夫子自道。"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从形式上看，这是个对句，对仗工稳而严谨，但又是个前果后因的倒装对句。因题的是"白云亭"，故用"常觉胸中生意满"起笔。生，动词，指生长起来。但胸中生长起的不是白云，而是"意"，即意志和勇气。为什么胸中生长和充满的是意志勇气呢？下一句道出了原因：要知道世上遭受冤苦的人太多了。也就是说，姚公清廉为政，不枉法徇私，就是要使天下人少受些冤枉之苦，因此他胸中常常生长起并充满为此而奋斗的意志勇气。这两

句诗道出了自己的抱负，可称为点睛之笔，升华了人物的精神境界，使形像更丰满，性格更鲜明。

小说以姚公遇"剑仙"为题目，可以认为是假托"剑仙"之名，以更突出诛除强暴之实。 （霍秀林）

猢狲酒 ·袁 枚·

曹学士洛禋为余言：康熙甲申春，与友人潘锡畴游黄山，至文殊院，与僧雪庄对食，忽不见席中人，仅各露一顶。僧曰："此云过也。"次日入云峰洞，见一老人，身长九尺，美须髯，衲衣草履，坐石床。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间安得茶？"曹带炒米献老人，老人曰："六十余年未尝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执，官总兵，明末隐此，百三十年。此猿洞也，为虎所据，诸猿患之，招余杀虎殪其类，因得居此。"床置二剑，光如沃雪。台上供河洛二图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数十张。笑谓曹曰："明日诸猿来寿我，颇可观。"言未已，有数小猿至洞前，见有人，惊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轮班来供使令。"因呼曰："我将请客，可拾薪煨芋。"猿跃去。少顷捧薪至，煮芋与曹共啖。曹私忆此间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窦小凹，澄碧而香。曰："此猢狲酒也。"酌而共饮，老人醉，取双剑舞，走电飞沙，天风皆起。舞毕还洞，枕虎皮卧，语曹云："汝饥，可随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后体觉轻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减八九。最后引至一崖，有长髯白猿，以松枝结屋而坐，手索书一卷诵之，琅琅不解作何语，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归告雪庄，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床，不见老人。

〔选自《新齐谐》〕

●●

《猢狲酒》是一篇类似于陶潜的《桃花源记》的小说。浪漫主义是小说的主要风格。无论是作品的主题、题材，还是情节的构思都具有这种浪漫

主义特色。

小说通过对一位隐居深山已一百三十多年的老人的生活的描述，显示了作者对安宁清静的生活与环境的神往和赞赏，从反面否定了那种混乱纷杂的社会现实和复杂难测的人际关系，透露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生活和真诚友好的人际关系的思慕与追求。这一主题的确立，与时代和作者本人的世界观有很紧密的内在联系。作者当时生活的时代正是乾隆时期，清王朝自康熙以来长期兴盛繁荣，到这时尚未走向衰落。作为知识分子，显然对太平安定的生活感到满足，不愿失去它。这篇《猢狲酒》他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念和情绪。所以在实际上，小说于写作之先，便已在主题思想上具有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规定性。

其次，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也与其浪漫主义的主题相统一。小说以清新明丽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娓娓动人的小故事：一位明末的总兵官，因躲避战乱隐居于黄山深处，与人世隔绝，以松为邻，以猿为友，过着清贫无忧的生活。就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样，这种题材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倾向，那就是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他对作品中那位老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般生活的歆羡和神往。

此外，小说在情节构思上也完全服从于其作品的总体传奇性风格。应当说，这其实是个虚构的小故事。作者托言一位名叫曹洛禋的学士所讲的一件事，故事情节并不曲折，而是极其舒徐平缓，自然地展现出一派与纷杂扰攘的人世社会迥然不同的奇幻景象。

作品一开始，就写曹学士游黄山时的一件奇事："至文殊院，与僧雪庄对食，忽不见席中人，仅各露一质。僧曰：'此云过也。'"当云过时，彼此居然看不见，此种奇特景象，是一种夸张的真实，是构成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表征之一。奇事之后，又写奇人。曹来到云峰洞，见到的是一位"身长九尺，美须髯，衲衣草履"，隐居于此已一百三十年的明末总兵官，可以想见老人的年龄肯定不小于一百五十岁。但就是这位高龄老者，在酒醉之后，还能"取双剑舞，走电飞沙，天风皆起"，可见其剑法精妙，武艺非凡，步履迅捷，不减当年；不仅如此，老人的经历更为奇异，当年他躲进深山，是一群猿猴把他请来，诛除了霸占猿洞的老虎后住在这里的，与猿猴建立了融洽和谐的关系，而且当他庆贺生辰时，诸猿还来给他祝寿。老人的经历堪称奇绝，而这群猿猴也奇得可爱：小猿为老人和客人拾薪煨芋，老猿"以松枝结屋而坐，手索书一卷诵之，琅琅不解作何语，其下千猿拜舞。"在这种环境中，曹学士也感受了奇气，吃了几颗松子橡栗，便使疾病减去了八九分。最后，当曹与朋友再次往访时，已是"人而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止存石床，不见老人"了。这种情节构思，处处奇，事事奇，层层

奇，的确富于传奇色彩。

总之，无论是从主题的确立，题材的选择，乃至情节的构思等方面看，作品都具有强烈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霍秀林）

大力河 ·袁枚·

孙某作打箭炉千总，其所辖地，阴雨两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见日光。孙喜出舍视之，顷刻烟沙蔽天，风声怒号，孙立不牢，扑地乱滚，似有人提其辫发而颠掷之者，腿脸俱伤。孙心知是地动，忍而待之，食顷动止。起视人民，与自家房屋，全已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孙志于千居边者谓弟曰："地动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与汝须死在一处。"乃各以绳缚其身，两相拥抱。言未毕，怪风又起，两人卧地颠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见地裂数丈，有冒出黑气者；有冒出火光，带紫绿二色者；有涌黑水臭而腥者；有现出人头大如车轮，目陕眼斜视四方者；有裂而似合者；有永远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无恙，乃埋葬全家，掘出货物各谋生。先三月前，有疯僧持缘簿一册，上写"募化人口一万"，孙恶其妖言，将擒之送县，僧已立一杨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县，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毕不见。是年地动，四川大力河水冲决，溺死万余人。〔选自《新齐谐》〕

●●

《大力河》选自袁枚的《新齐谐》，作者认为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可以与孔子所提倡的文行忠信"并行不悖，于是"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戏编"成此书。《大力河》以记叙为主，叙述中不夹杂议论，完整地叙述了一件事的始末。

《大力河》语言形象生动，把"地动"这一现象，形象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产生如耳闻其声，眼见其状的感受。作者通过十分简炼生动的描写："孙立不牢扑地乱滚，似有人提其辫发而颠掷之者，腿脸俱伤"寥寥数言，将地震时人的感觉反应描述得栩栩如生，使人读其如身临其境。

在谋篇布局上，作者用了倒叙的方式，先写出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在

文章的最后作者写到疯僧的预言是这个地震的前兆。

这篇小说虽然文字不多，却把一件事情叙述得完整无缺，首尾呼应。

《大力河》结构严谨，全文四百余字无一赘述。当第一次地震刚一停，孙某立起看到房屋倒塌，人全被埋在地下，便预言还会有第二次地震，果真"言未毕，怪风又起，"第二次地震又出现了，这时作者只用"两人卧地颠如初"。一句话，把第二次地震的感觉描写出来了，使之读来详略得当。

（冯　巍）

黑　霜　·袁　枚·

四海本一也。南方见之为南海，北方见之为北海，证之经传皆然。严道甫向客秦中，晤诚毅伯伍公云："雍正间奉使郭勒素间，有海在北界，欲往视，国人难之，固请乃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罗盘火器，以重毡裹车，以车皆乘橐驼随往。北行二七日，见有冰山如城郭，其高入天，光气不可逼视。下有洞穴，从人以火照罗盘，蜿蜒而入，行三日乃出。出则天色黯淡如琅玕，间有黑烟吹来，着人如砂砾。洋人云：'此黑霜也。'每行数里，得岩穴则避入，以硝磺发火。盖其地不生草木，无煤炭也。逾时复行，如是又五六日，有二铜人对峙，高数十丈，一乘龟，一握蛇，前有铜柱，虫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尧皇帝所立，相传柱上乃"寒门"二字。'因请回车云：'前去到海，约三百里不见星月，寒气切肌，中之即死。海水黑色如漆，时复开裂，则有夜叉怪兽，起来攫人，至是水亦不流，火亦不焰。'公因以火着貂裘上试之，果不然，因太息而回。入城检点从者五十人，冻死者二十有一。公面黑如漆，半载始复故，随从人有终身不再白者。"

〔选自《新齐谐》〕

●●

《黑霜》以独特的布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

全篇通过严道甫前往秦中作客，见到诚毅伯伍公时，诚毅伯伍公所说

的话，叙述了国人和二十名西洋人探险的所见所闻，故事情节曲折，波澜迭起。第一次出洞碰见了"天色黯淡如玳瑁，间有黑烟吹来，着人如砂砾。"这就是黑霜。紧接着行五六日又碰到了"寒门"，全是怪事怪兽。当半载的旅游探险回来时，有许多人已被路上所遭黑霜变得面黑如漆，终身不能再白了。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对此曾有一段精彩论述。他说："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接受。难怪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文人不断编写奇事轶闻，而读者似乎觉得这种作品永远有趣。"这篇小说把所见所闻写下来，有所感想，怪事使人耳目一新。通过对这些怪事的描写，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这篇小说行文精简明快，清晰形象。运用记叙的手法，朴实的文字，描写了许多细致的观察，这是一篇反映探险的特写小说，我们欣赏这篇小说时，应着重以探险和游记两个方面来品味，一方面在小说中领略奇丽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主人公的不畏艰险，勇于献身的探索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冯　巍）

褐道人　·袁　枚·

国初德侍郎某，与褐道人善。道人精相术，言公某年升官，某年得红顶，某年当遭雷击。公疑信参半。后升官一如其言，乃大惧，恳道人避雷击之法。道人故作难色，再四求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约朝中一二品官十余位，环坐前厅大炕上，公坐当中，过午时则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气清朗。将午，起黑云，风雨毕至，雷声轰轰，欲下复止。忽家人飞报老太太被雷攫至院中，德公大惊，与各官急趋往扶，则霹雳一声，将炕击碎，视其中有一大蝎，长二尺许。太夫人故无恙也。寻褐道人已不见矣，始知道人即蝎精也，以术愚人，实以自己，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则德公竟不知为其所用也。

〔选自《新齐谐》〕

●●

《褐道人》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说的是一个穿粗布衣服的道士（"褐道士"中的"褐"，这里即指粗布衣服），与一侍郎交谊甚厚；道人给侍郎相面，所预言的事情先后大都应验了，只有一条尚未证实，即他说侍郎"某年当遭雷击"；侍郎很害怕，向道士请教避祸之法，道士便让侍郎到那一天时，请朝中十几位大官都来坐在他家炕上，中午过后就没事了；侍郎如法安排，当惊雷震响之际，侍郎之母"被雷摄至院中"，侍郎与众官急去看望，刚离开屋子，所坐大炕被雷击碎；众人回来，发现炕中有一只长二尺左右的巨大蝎子已被雷击死。人们后来才明白，褐道人就是蝎子成了精变的，众官坐在炕上，其实正是保护蝎子精免遭雷击　原来不是侍郎有雷殛之祸，而是蝎子精自己即将罹难，官员们都受了蝎子精的愚弄而不自知。

小说立意全在一个"巧"字上。

首先，褐道人智谋机巧，巧为运筹，在他知道自己劫难将至的情况下，抓住德侍郎趋利避祸的心理——也是一般人的正常心理意识，利用来保护自己逃脱过劫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褐道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同德侍郎把关系搞得很亲密，作品中的一个"善"字就足以说明了褐道人的深谋远虑，这样就便于他施展以后的计谋。在这个基础上，他又用自己驾轻就熟的"精相术"，算定德侍郎"某年升官，某年得红顶，某年当遭雷击"。一开始德侍郎对这一预言是"疑信参半"的，但后来却"升官一如其言"，褐道人的预言一一地应验了！它带给德侍郎的不是喜悦，而是"大惧"，因为随之而来的，便是雷殛之祸了，他肯定惶惶不可终日，要寻求避祸之法。因此，褐道人的巧谋深算的第二步——使德侍郎有求于他　一便顺利实现了。

第三步，也是褐道人最为用心良苦的一步，就是利用德侍郎和其他十余位一二品大员的保护，来达到使自己免遭天谴的目的。官员们围坐在炕上，他自己则趁机躲在他们身下的炕洞里。按迷信的说法，这些朝廷中位极人臣的巨公显宦，都是天上的星宿，雷怎么敢轻易轰击他们呢？这样，他们在炕上一坐，实际上便不自觉地成了褐道人的守护神了，天雷一时之间奈何不了褐道人，中午一过就太平无事了。但褐道人机关算尽，仍然是在劫难逃。他智谋机巧，但天雷更巧。当雷发现自己一时无法惩罚褐道人时，也使用了奇巧之计：把德侍郎之母"摄至院中"，并不伤害；利用德侍郎连同众官急忙去看望老太太而离开炕上之机，便轰然一击置褐道人于死地。小说最后写道，褐道人"即蝎精也，以术愚人，实以自卫，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则德公竟不知为其所用也。"看来，这位褐道人还是道行太浅，修炼未

成，其功力还不足以与天雷抗衡，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通观全篇，作者行文构思处处都围绕"巧"字运笔，以详细精致的笔墨，突出强调了褐道人自卫行动的机巧智谋，良苦用心，从而更衬托出天雷声东击西的奇巧，使小说显得情趣盎然。（霍秀林）

虾蟆教书蚁排阵 ·袁 枚·

余幼住葵巷，见乞儿索钱者，身佩一布袋两竹筒，袋贮虾蟆九个，筒贮红白两种蚁约千许，到店市柜上，演其法毕，索钱三文即去。一名"虾蟆教书"，其法设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跃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跃出环伺之，寂然无声。乞人喝曰："教书！"大者应声曰："阁阁！"群皆应曰："阁阁！"自此连曰："阁阁"，几聒人耳。乞人曰："止！"当即绝声。一名"蚂蚁摆阵"，其法张红白二旗，各长尺许，乞人倾其筒，红白蚁乱走柜上。乞人扇以红旗曰："归队！"红蚁排作一行；乞人扇以白旗曰："归队！"白蚁排之作一行；乞人又以两旗互扇喝曰："穿阵走！"红白蚁遂穿杂而行，左旋右转，行不乱步。行数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虾蟆蝼蚁，至微至蠢之虫，不知作何教法！

〔选自《新齐谐》〕

●●

《虾蟆教书蚁排阵》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隽永多趣的小故事。一个乞丐，不知用什么方法，居然训练出九只虾蟆作"教书"状；又训练出红白两群蚂蚁演练"阵法"，实是闻所未闻，令人称奇。

这篇记事性作品，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二：结构布局的干净利落和叙述描写的精微细致。

文章对结构布局的安排极具匠心，凝炼紧凑，无一冗笔。作品一开始，没有任何冗言赘句，不用任何虚饰过渡，就直接道出所写内容，显得颇为直白简炼。概括介绍是完全必要的，不然下文便无从说起；但即此也已经足够，因为是概括介绍，多说也无必要。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接下来便是详细地分别介绍虾蟆教书是怎么回事，蚂蚁又是如何摆阵。作者写来看似文字丰腴，下笔工细，实际也是很珍惜笔墨的，并无过分的渲染与铺排，完全是一种白描手法。当两种戏法演完之后，作者来了一句议论："虾蟆蝼蚁，至微至蠢之虫，不知作何教法。"就是说，这两种小动物，本是极微不足道和愚蠢到极点的东西，不知是经过怎样的训练，才使它们作如此神奇的表现的？这既是一种凝想中的疑问，又是一种回味中的感叹。至此，全文便嘎然收束，如神龙飞空，倏忽而去，了无痕迹，干净利落。作品的这种构思，虽不能说是奇文巧思，但说是奇文精思，恐怕不为过分吧？

作品对于乞人驱遣虾蟆和蚂蚁进行表演的过程，写得颇为详细热闹。这是文章的中心部分，最为精彩。写"虾蟆教书"，从名字写起，写大虾蟆的跃坐椅上，小虾蟆的"环伺"椅下，写随着乞人的喝令，大小虾蟆类若教书的"阁阁"应答之声，其名、其令、其法、其神、其状、其声，皆从容运笔，细细写出，情趣盎然，引人入胜。写蚂蚁排阵的过程也是如此。如此精微细致而又生动的描写，为文章生色不少。

作品中描写的这件奇事，实在是令人闻所未闻的。但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说明是自己亲眼目睹之事，除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之外，还具有一种可信性和真实感。这也是这篇作品有强烈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霍秀全）

偷　墙　·袁　枚·

京中富人欲买砖造墙，某甲来曰："某王府门外墙，现欲拆旧砖换新砖，公何不买其旧者？"富人疑之曰："王爷未必卖砖。"某甲曰："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爷门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请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请，看王爷点头，再拆未迟。"富人以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买旧砖者，以弓尺量若干长，可折二分算也。适王下朝，某甲拦马头跪，作满洲语喃喃然，王果点头，以手指门前墙曰："凭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墙，纵横算得十七丈七尺，该价百金。归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价，择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墙。王府司阍者大怒，擒问之，奴曰："王爷所命也。"司阍者启王，王大笑曰："某

日跪马头白事者，自称某贝子家奴，主人要筑府外照墙，爱我墙式样，故来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筑。我以为此细事，有何不可？故手指墙命丈，事原有之，非云卖也。”富人谢罪求释，所费不资，而某甲已逃。〔选自《新齐谐》〕

●●

《偷墙》记叙的是一件骗事：某甲利用京中某富人欲买砖造墙之机，骗他说王爷府要拆旧墙卖旧砖，可以去买；当富人终于信以为真，去拆王府墙时，却被人当成“偷墙”者拿住，他才弄明白是受了某甲的捉弄，但为时已晚，空耗费了不少冤枉钱。

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机智行骗、步步引诱、终于得手的骗子某甲的形象。他的行骗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在他听到了富人“欲买砖造墙”的消息后，便想了计谋，假作关心，前来献策，说王府外墙要拆旧换新，“公何不买其旧者？”当富人对此消息表示怀疑时，某甲显然早已经估计到了对方的心理，他是顺着对方的话说，使他相信自己：“微公言，某亦疑之。”微者，非但也，他的意思是说，不但您这么说，我也有点怀疑这件事。然后马上明确向对方告白：“某在王爷门下久，不妄言。”这一退一进、先退后进的两句话，便足以解除富人的怀疑了。接着某甲再进一步，提出让富人派人跟自己同去王府，找王爷当面问明，以证明自己的确是“不妄言”。富人答应了。这一步，某甲做得人情人理，天衣无缝，不容富人再有犹疑。某甲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

第二步，是某甲行骗事关成败的关键一步。富人“遣家奴偕往量墙”。这里作者插入一笔，说明买旧砖这类事的惯例是，量好要买旧墙砖的长度，计价时可打二折算，从而补充说明了富人为什么愿买旧砖的缘故。文中写道，当王爷下朝回家时，“某甲拦马头跪，作满洲话喃喃然”——这是最要紧的一步。某甲行骗的秘密的核心就是这一手！他“作满洲话”，是为了不让富人知道他与王爷说话的真实内容。当然，他事先肯定打听清楚了富人及其家奴都听不懂满话，他才敢如此的；否则，他也不敢行骗。而王爷是满人，他用满话与王爷说话，也顺乎情理，不算破绽。当王爷点头，并手指墙说：“凭渠量”时，某甲的骗计便基本成功了。

第三步，当富人满怀喜悦地把相当于新砖半价的钱给了某甲后自己带人去拆王府的墙被捉时，他才弄明白自己是上了当受了骗。王爷告诉他，某甲“作满洲话喃喃然”，说的并非买墙的事，他“自称是某贝子家奴，主人要筑府外照墙，爱我墙式样，故来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筑。……非云卖

也。"至此真相大白。某甲骗了王爷是小事，某富人白白损失了不少钱财，还枉担了一个"偷墙"的罪名。而某甲谋划周密，巧置隐阱，步步设伏，从容行骗的骗子形像，则留给人十分深刻鲜明的印像。

这篇作品名为《偷墙》，颇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全篇作品不是立足于揭露某甲行骗的卑劣，而是意在讽刺某富人的愚蠢，故作者不用诸如"拆墙、买墙"等名目，而使用《偷墙》为题，除起到醒目和引人入胜的作用外，似乎更暗寓了作者的褒贬之情。（霍秀全）

人　同　·袁　枚·

喀尔喀有兽，似猴非猴，中国人呼为人同，番人呼为喀里。往往窥探穹庐，乞人饮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属，被人呼喝，即弃而走。有某将军畜养之，唤使莝豆撷汲等事，颇能服役。居一年，将军任满归。人同立马前，泪下如雨，相从十余里，麾之不去。将军曰："汝之不能从我至中国，犹我之不能从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鸣而去，犹屡回头仰视云。

〔选自《新齐谐》〕

●●

古人谈文，说文章叙事皆有所"寓"："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刘熙载：《艺概·文概》）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或是要申说一种道理，或是要抒发一种情感，或是要阐扬一种规律，或是要表明一种见解；无所寓，文章便形同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人了。《人同》所"寓"的，就是一种"情"，一种在特定环境里，存在于人与兽之间的真情。

"人同"，按作品中所说，本是一似猴非猴的兽，但这种兽，非常愿意与人类交往，对人类也极为友善，从未做出任何伤害的表示或行动。文章写道，人同"往往窥探穹庐，乞人饮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属，被人呼喝，即弃而走。"这是个多么有灵性的动物啊：它不是偷，不去抢，而是"乞取"——找人们讨取；而且它又很胆小，被人呼喝，扔下东西就跑了。这里，作者的叙述虽然冷静而客观，但对人同的怜惜之情，却使人感受得很真切——这分明是一种很招人喜爱的动物。

接着，作品叙述了一件人与兽亲密相处的事：一位戍边的将军，养了一只人同，平时让它做些锄草、收豆、打柴、提水的事，而人同显得很是能干。就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人同与主人建立起了和谐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作品中写道："居一年，将军任满归。人同立马前，泪下如雨，相从十余里，麾之不去。"这是何等深切而真挚的拳拳情义啊！对主人的依恋，居然使它在离别之际泪下如雨，且十里相送，步步相随。试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亦不过如此而已，何况兽与人呢？当最后，将军明确告知人同，他们之间已不可能再在一起时，"人同悲鸣而去，犹屡回头仰视"。谈到这里，那只人同的凄哀神情，悲鸣之声，简直令读者可视可闻，历历如在耳畔目前。

这篇作品以传奇般的笔法，写出了人同对主人的深挚之情，极富浪漫色彩。作品的笔调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在我们看来，实则寄寓了他对自然万物之间，包括人与兽之间纯朴真挚、和谐融洽关系的向往；那人同虽是"似猴非猴"的"兽"，但具有人的灵性和情感，而绝无人的丑恶和虚伪，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大概又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性的化身，也未可知？

这篇作品虽则短小，但有头有尾，有细节描绘，有具体描写，文笔清秀，结构紧凑。（霍秀全）

三斗汉 ·袁枚·

三斗汉者，粤之鄙人也，其饭须三斗粟乃饱，故呼为"三斗汉"。身长一丈，围抱不周，须虬面黑，乞食于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戏于提督军门外，双手挈二石狮去。提督召之，则仍挈双石狮而来。提督命五牛曳横木于前，三斗汉挽其后，用鞭鞭牛，牛奋欲奔，终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赏食马粮，使入伍学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须三斗粟，愿倍其粮。"提督许之。习武有年，驰马辄坠，箭发不中，乃改步卒。郁郁不得志而归。游于潮州，值潮之东门修湘子桥，桥梁石长三丈余，宽厚皆尺五。众工构天架，数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汉从旁笑曰："如许众人赪面汗背，犹不能升一条石块耶？"众怒其妄，命试之，遂登架独挽而上。众股栗。桥洞故有百数，辛卯年圮其三。郡丞范公指俸倡修，见此人能独挽巨石，节省工速，遂命尽挽

其余。给钱数十千，不一月食尽去，莫知所之。或云，饿死于澄江。〔选自《新齐谐》〕

●●

《三斗汉》是一篇极富于传奇色彩的小故事。它写了广东某地一个绰号叫"三斗汉"的普通老百姓的几件趣闻逸事，情趣盎然，令人赏心悦目。

《三斗汉》没有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作者只是通过几件事，抓住三斗汉的主要特点——饭量大，来加以描写，同样达到了使形象形神兼备的目的。

作品一开始先是概括介绍，道出其绰号的来由："其饭须三斗粟乃饱，故呼为'三斗汉'。"又写他的不同常人的身躯、面貌、经历：身高一丈，腰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胡须蓬乱，面目黧黑；乞讨为生，每天都吃不饱。这样写的目的当然是强调他的饭量大——他身材粗大是因为他平时吃得多，吃得多也才使他长成了这副巨人身形。文章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步步守定这一中心，绝不作旁逸斜出之笔。

接下来用具体的事例来写他的这一特点。

惠州弄石狮曳五牛。他游戏于惠州提督府前，提走了两座石狮；五头牛并排拴在一根横木上，当鞭打五牛时，他能曳住横木，令五头牛"终不能移尺寸"，这是何等令人惊叹的神力！何来如此神力？答案当然是他吃得多。因此，当提督收留他当兵习武时，他所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小人食须三斗粟，愿倍其粮"——给自己的口粮加倍，此外别无他求。

潮州独架石桥。如果说前边写三斗汉提狮曳牛是直接下笔的话，那么这次作者则是变换了一种写法，改用对比的方法了。作品先详写众人架桥的过程：几十个民工要把那"长三丈余，宽厚皆尺五"的石梁，搭到桥墩上去，他们搭好了脚手架，然后来搬运石梁，但结果是"数十人挽之莫能上"，一个个累得"颜面汗背"；而后一笔写出三斗汉搬起石梁，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之中，"登架独挽而上"，何等轻松，如玩笑一般！这里，作者插入了一个小细节，即目睹三斗汉的神力，"众股栗"，栗者，慄也——众人惊骇得腿直哆嗦。这样一比较，就其有力地烘托了三斗汉的形象，把他力若天神般不可思议的特点写得活灵活现。不仅如此，郡丞又命三斗汉把所有要架的石梁全部一个人架好，遂更显出他的英雄本色。事后，他得到了数十千钱的酬谢，这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三斗汉却"不一月食尽去"。——最后仍归结到他饭量惊人地大这一主旨上来，仍是紧紧扣住人物主要特点下笔。

作品结尾，仅用一句就作了收束，十分干净利落：他吃掉了"数十千钱"之后，便不知去向了，"或云，饿死于澄江。"或云者，有人说之谓也。有人说他饿死在了澄江，这一悲剧结局同样要归因于他饭量奇大的缘故。

作者抓住三斗汉的"其饭须三斗粟乃饱"这一主要特点作文章，或概括介绍，或具体摹写，步步不离主旨，似远而近，使作品结构显得格外严谨，层次十分清楚。

此外，这篇作品还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三斗汉的神力。如写他力曳五牛："提督命五牛曳横木于前，三斗汉挽其后，用鞭鞭牛，牛奋欲奔，终不能移尺寸"。这是典型的夸张手法。但这段文字并不给人荒诞不经的感觉，实际上，读者倒宁可接受它的真实性，虽然明知有些夸张。因为它有三斗汉的饭量和力量作基础。这样，这种夸张手法就为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霍秀全）

关东毛人以人为饵 ·袁 枚·

关东人许善根，以掘人参为业。故事掘参者须黑夜往掘。许夜行疲劳，宿沙上，及醒，其身为一长人所抱。身长二丈许，遍体红毛，以左手抚许之身，又以许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每摩抚则狂笑不止。许自分将果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类，森森山积。置许石榻上，取虎鹿遗而奉之，许喜出望外，然不能食也。长人俯而若有所思，既而点首，若有所得，敲石为火，汲水焚锅，为烹熟而进之。许大啖。黎明，长人复抱而出，身挟五矢，至绝壁之下，缚许于高树。许复大骇，疑将射己。俄而群虎闻生人气，尽出穴，争来搏许。长人抽矢毙虎，复解缚，抱许，曳死虎而返，烹献如故。许始心悟长人养己以饵虎也。如是月余，许无恙，而长人竟以大肥。许一日思家，跪长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东方不已。长人亦潸然，复抱至采参处，示以归路，并为历指产参地，示相报意。许从此富矣。

〔选自《新齐谐》〕

●●

《关东毛人以人为饵》是一篇传奇式的作品。它写了关东参农许善根

的一段奇特经历：许只身一人入山中掘参，遇一毛人把他捉去，将他作为猎取野兽的诱饵，但对他本人却很好；后来许因思念家人，向毛人表明心愿，毛人竟把他放回了家。

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位心地善良、有情有义、对人类颇友好的毛人形象。

全篇作品对毛人的描写分为四部分。首先，写许善根被捉，他入山掘参，一路劳顿，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一毛人抱在怀里。作品中以令人毛骨耸然的笔调写毛人"身长二丈许，遍体红毛，以左手抚许之身，又以许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这里仔细地介绍了毛人的身高、体征（红毛）和动作。从它的动作上，可以看出它对许的喜爱。"许自分将果其腹矣"，从许的心理活动的角度再度加深了对毛人的可怖感。在这一部分里，作品写出了对毛人形像的第一印像，着重渲染了对毛人的恐惧。

接着写毛人对许的关切之情。毛人把许抱进一座山洞，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仅没有吃掉许，反而将虎、鹿的肉取来让许吃；后又悟出许不吃生肉，于是"敲石为火，汲水煮锅，为烹熟而进之"。这种细致体贴的关切之情，居然出自一个面目狞猛的毛人，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这一行动开始改变了毛人的可怖形象，使人感到有点可怪可喜了。从而也说明毛人虽与许言语不通，但似乎也有智力和情感。

然后，作品转入了毛人以许为"饵"的描写。他先是"缚许于高树"，之后乘群虎出穴"争来搏许"之机，"拙矢毙虎，复解缚，抱许，曳死虎而返"。这一系列行动，前后连贯，显然是毛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是他的一项计谋的实施。这是全文的中心部分，在前边对毛人形象由可怖到可怪可喜描写的基础上，又发展为恐惧、惊险、后怕的感觉，进一步写出毛人是高智商动物，颇有计谋的特点，使人加深了对它的认识。回来后，他对许"烹献如故"，显然没有加害之心。

小说结尾部分突现了毛人的善良和有情有义的特点。一个月后，许因思家，跪在毛人面前请求回去，涕泪交流。文中写毛人"亦潸然，复抱至采参处，示以归路，并为历指产参地，示相报意。许从此富矣。"毛人的这一行动是为读者所始料不及的。按一般想法，许肯定最终设法逃离毛人，历尽惊险。但毛人举动非常通情达理，这就把毛人不仅有计谋、而且有理智有感情，不再可怖可惧，而是可敬可亲，心地善良、有情有义的基本特点和内在特质相当突出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除形象塑造外，作品构思行文采取顺叙方法，根据情节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去写，而没有采取诸如许善根自述之类的倒叙方式，显得更客观真实自然；而文中对毛人形象的描写，从构思角度看，几经曲折，富于变化；

尤其结尾的意出尘外，不落俗套，不故意添加惊险情节以取悦读者，实际上更鲜明地突现了毛人的形象，使之更为丰满。（霍秀全）

狼军师 ·袁枚·

有钱某者，赴市归晚，行山麓间，突出狼数十，环而欲噬。迫甚，见道旁有积薪高丈许，急拳跻执掘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内有数狼驰去，少焉，簇拥一兽来，俨舆卒之舁官人者，坐之当中，众狼侧耳于其口傍，若密语俯听状。少顷各跃起，将薪自下抽取枝条，几散溃矣。钱大骇，呼救良久，适有樵伙闻声共喊而至，狼惊散去，而舁来之兽独存。钱乃与各樵者谛视之，类狼非狼，圆睛短颈，长喙怒牙，后足长而软，不能起立，声若猿啼。钱曰："噫！吾与汝素无仇，乃为狼军师谋主欲伤我耶？"兽叩头哀嘶，若悔恨状，乃共挟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选自《续新齐谐》〕

●●

《狼军师》以精炼而简洁的笔墨，描写了一只智力超拔的野兽，充当群狼的"军师谋主"，险些把一个人吃掉的故事。

这的确是一只非同寻常的野兽。作品中对它作了精致细微的肖像描写，它"类狼非狼，圆睛短颈，长喙怒牙，后足长而软，不能起立，声若猿啼。"喙，即嘴；怒牙，即尖利而突出的牙。从外形看，显然这是一只本性凶残的野兽。"后足长而软，不能起立"，是它后来不能随众狼一同逃跑而被捉的原因，也是它当初被群狼簇拥而来的原因。

当钱某被群狼困在了道旁一座丈许高的柴垛上时，与狼形成了对峙的阵势：钱无法逃命了，而狼也暂时奈何不了钱某。就在这种情况下，钱某发现，几只狼跑走了，不一会儿，它们又簇拥着一只野兽回来了；这只野兽的"派头"非同一般：群狼"俨舆卒之舁官人者"，舆卒，即轿夫；舁，抬东西。就是说，那几只狼就像轿夫抬着当官的一样把它抬来了。显然，它是众狼的主心骨。当然，它被抬来，也由于它"后足长而软，不能起立"的缘故，但毕竟在群狼奈何不了钱某的情况下，把它抬出来，是寓有深意的。这预示

看事情将要起变化。

果然，令人怪讶的情况出现了。这只野兽"坐之当中，众狼侧耳于其口傍，若密语俯听状"。这是相当绝妙生动的一个细节，它把"狼军师"这一主题点了出来，此兽显然是在给群狼出什么主意。同时，从狼恭敬专注地倾听它的意见的神情上，看得出狼对它的充分信任，以及它在群狼中至高至尊的地位，补充了群狼对它"俨舆卒之舁官人者"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由于它走不了路。这种对于此兽在群狼中地位的突出强调，说明它的"军师"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

经过这只野兽的策划后，群狼开始按它的指示行动了，一个令人心惊胆裂的可怖场面出现了，群狼"少顷各跃起，将薪自下抽取枝条，几溃散矣。"看来，"狼军师"所出的，就是这么一个恶毒的主意，它让众狼把柴垛下面的木柴抽走，使其坍塌，这样用不了多久，钱某就将葬身狼腹。这就实实在在地写出，它不愧是狼的"军师"，的确狡猾诡诈，最后，樵夫们赶来，惊跑了群狼，救出了钱某，捉住了那只跑不动的"狼军师"。

当钱某质问叱责"狼军师"时，它居然还知道"叩头哀嘶，若悔恨状"，又一次说明，此兽的智力非其他野兽可比，简直是通晓人意了，这是"狼军师"这一形象的最后一笔补充。至此，通过几个情势变幻、险象环生的情节的层层演进，步步深入的描写，就把这只奸诈诡谲的"狼军师"的形象栩栩如生的写了出来。

小说语言生动，可以说是极富于表现力的。如开头写钱某"赴市归晚，行山麓间，突出狼数十，环而欲噬"，两个动词"突出"和"环"，把群狼的来势凶猛迅疾和钱某性命危在旦夕的可怖景象，写得神完气足，使人如身临其境，提心吊胆，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再如接下来写钱某看到路旁的柴垛，"急攀跻执掘爬上避之"，这里，仅有九个字的一个短句，连用六个动词，又进一步把钱某焦急惊恐、不顾一切地设法逃命的情状写得活灵活现，相当真实。　　（屈凤莲）

伏波滩义犬　·袁　枚·

伏波滩入广之要区，因其地有汉伏波将军庙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债而返，泊其处，船户数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当毙于斯！我辈盗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污船舱，又需涤洗！"客哀求

曰："财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毙，不惟中心无憾，且当以四百金为酬。"盗笑曰："子所有尽归吾囊橐，又何从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岂识其余？"乃出券示之曰："此项现存某行，执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难为情，请赐尽醉裹败席而终可乎？"盗怜其诚，果与大酣，席卷而绳缚之，抛掷于河。甫溺有犬跃而从焉，俱顺流傍岸。犬起抓击庙门，僧问为谁不应，及启关见犬走入，浑身淋漓，啣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随至河边，见裹尸俱欲散去，犬复作遮拦状。僧喻其意，抬尸至庙，扰之酒气熏腾，犹有鼻息。解散缚，验席上有齿痕，始知是犬啮断。乃与茶汤而卧。明晨客醒曰："盗走水路，我辈从陆告官，当先盗至。"盖度其必执券而往某行也。僧诺与俱，盗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盗果持券至，主人伪为趋奉，遣客鸣官，遂皆擒获。客偕犬同归，终老于家，不复再出。著《义犬记》。 〔选自《续新齐谐》〕

●●

《伏波滩义犬》讲述了一个传奇性的小故事。一只随主人外出的狗，当主人被强盗谋夺财物后扔到河里要淹死的时候，它奋力救了主人，并使主人追回了被劫钱财，捉住了那伙强盗。

小说的主要特色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它用朴实通俗的语言，真实地写出了一只"义犬"的形象，另一点是小说情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

作品开始时，并没有涉及到这只犬，只是当收债人被强盗捆在破席里扔到河中时，犬才出现。小说中"义犬"救主的情节写得很集中。起初，主人被抛进河里，"甫溺有犬跃从焉，俱顺流傍岸。"甫，刚刚。就是说，主人刚刚被淹，犬就从船上跃入水中跟着主人，一起顺水靠了岸。看起来，这时犬好像没做什么，只是跟着一起漂浮，其实它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它咬着席把主人进到了岸边；而且从入水到靠岸这段路不会很长，否则主人可能就被淹死了。因为当后来庙中僧人解开席捆，发现"席上有齿痕，始知是犬啮断"。这是"义犬"救主的第一个行动。

当裹着主人的席捆傍岸后，"犬起抓击庙门"，这当然是向僧人求救来了；庙门开后，它"啣僧衣不放，若有所引"——好像要引导僧人去什么地方的样子；而当僧人来到河边，误以为犬的主人已死欲走时，犬又"复作遮拦状"，阻止僧人回庙，顽强地要求僧人救它的主人。经过这样的一番波

折，收债人终于获救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这只犬给了它的主人以第二次生命，它真不愧是一只“义犬”，其忠贞救主、矢志不渝的行动着实令人感动。这段文字篇幅虽短，由于描写朴素真实，“义犬”的形像给人的印象还是十分鲜明深刻的。

小说的另一特色是情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作品先从伏波滩名字的来历，是由于此地有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庙而得名说起，指出此地是“人广之要区”，地势重要，然后便直接写故事经过。收债人乘船经过此地，傍晚要休息时，几个剪径劫财的强盗谋夺他的财物，并要杀死他；他哀求希望能“全尸而毙”，这是后来能被犬所救的伏笔；他还把自己手中可支取现金的银票也交了出来，这是后来能抓获强盗的伏笔；之后又提出了“尽醉裹败席而终”的要求，获得了同意；当他被抛入河中时，犬即跃身相随，将他推到岸边，引来寺僧救了他；最后，他们从陆路急奔回钱庄所在地，等候强盗到来；当强盗来支取现银时，便被一举抓获。至此，故事以大团圆的结局收束。总之，小说故事情节反复曲折，矛盾发展常常枝节横生，但线索始终清晰，结果也顺乎自然，柳暗花明，真实而圆满，没有任何斧凿拼凑的痕迹。因此，说这是作品的一个特色，并不过分。（霍秀林）

官受妓嗔 ·袁 枚·

杨镜村作苏州太守媚禁甚宽，某太守治苏州，笞妓甚酷，后两人俱解组矣。偶遇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饮酒，座有三妓皆苏人也。二人戏问苏州官长贤否？三人但认识杨公，不认识某公，齐声对曰：“杨太老爷待奴辈仁慈，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吓诈，此等官府，自然公侯万代；后来某大老爷，拿奴辈去，非笞即掠，并教供出嫖客姓名，以便他吓诈取钱，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孙，要做奴辈这行生意的。”举座大笑。某公不终席，登车而去。〔选自《续新齐谐》〕

●●

《官受妓嗔》是一篇气韵生动、神采飞扬的绝妙的小说，虽仅只二百来字，却把作品中人物的情状心态，写得逼真而传神，活灵活现。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采用了对比的方式来描摹人物。这种对比，一是

作者自己的叙述，一是出自作品中的妓女们之口。

文章一开始，作者即把都曾在苏州作过太守的杨镜村和某太守、即"某公"在对待娼妓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作了直接比较："杨镜村作苏州太守娼禁甚宽，某太守治苏州，管妓甚酷。"一个"甚宽"，一个"甚酷"，真是天差地别，截然相反。这样，就为下文的"妓嗔"奠定了基础。文中的"解组"，可以理解为现在所说的解除职务；组，古代佩带印信或玉饰的宽带子，即绶带，后借指官位。两个人无官一身轻，在一次别人宴请的酒席上，面对着陪席的妓女，他们"戏问"妓女们对自己治理苏州时的政声的反应，遂引出了"妓嗔"，也就是第二次对比——由妓女为他们作比较。这里的对比又分两层：先是两个太守的对比，褒杨镜村而贬某太守，这本不足怪；可怪的是妓女们把两位太守的后人们也作了预后性的对比，可谓"嗔"及子孙。这样一比，就把两人的政绩作了概括，同时，也把人物——特别是妓女们和某太守的音容笑貌、心曲情态直接或间接地写了出来。妓女因认识杨太守而在言谈之中除真话之外的谄媚、拍马和夸张之态，因不认识某太守而表露乃至发泄出来的真实的刻骨仇恨，以及她们这类人说话时的或曲意逢迎，或尖酸刻薄的直露无遗的特点，作者都淋漓尽致地给了刻画，而两位太守因不在其位方才敢明目张胆地与妓女同席，且言谈之中颇为轻松随便，从"戏问"二字便可以直窥其状。特别是最后，听完了妓女们的评论后，"举座大笑"，这"笑"正是因为某公在场才更"大"的；可以想见某公在遭受意想不到的"妓嗔"之后的尴尬之态，恼怒至极而又不便发作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因此，"某公不终席，登车而去"，他内心的复杂情绪，透过这一意料之中的行动，便使人一目了然了。

这篇作品构思之巧妙，也令人拍案叫绝。两位太守都卸了任，又偶然相遇于所治故郡，且同赴某巨公所宴请的酒席，酒宴上恰巧还有妓女相陪，这是相当巧的；更巧的是两人当政对对待妓女的态度正截然相反，他们又要让妓女们来评价一番自己为政时的业绩，这就为作品戏剧性的结局预先作了铺垫。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巧则巧矣，又绝无任何破绽可以让人指摘，可谓匠心独运的构思。作品把人物活动的环境安排在酒席宴上，更是巧思，因这里便于人物放怀谈笑，无所顾忌，更有利于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神态心理。结尾之处以"某公不终席，登车而去"这一极具复杂内心活动特征的行动作结，干净利落，令人产生不尽的联想，可谓含蓄蕴藉，颇有劲道。（霍秀全）

猎户说虎(三)　·袁　枚·

伥声惨而长，无转音，但夜深人静，亦有能作人语。郑(猎户)尝与同伴往猎，舟泊溪下。一夕，闻岸上敲门声，久而门内人应之，欲起，其妇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启户。"敲者益急。其妇问曰："客何来？"曰："间壁。""客为谁？"则又曰："间壁。"夫妇遂不起，教以"明日来"。敲仍急。郑异之，从缝隙视，见有物如数石谷囊者塞其门；从斜月光中审辨之，则虎也，以头撞其门；所应两字则伥也。郑潜叟醒其同舟而告之，皆恐，匿船板下。郑乃以枪自后打之，虎惊痛咬破其门，坏屋脊而去。翌日视之，门下所跪点头处，成两洼迹。行二里余，溪水中得死虎，重六百斤。或曰："虎负伤落水，不能起也。"或曰："虎中枪热甚，故就水取凉，伤发而毙也。"　〔选自《续新齐谐》〕

●●

有一个成语叫"为虎作伥"，比喻作坏人的帮凶。伥，据说是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的一种鬼，此种鬼又去引诱别人来让老虎吃。从一组《猎户说虎》故事中选出的这一篇，说的就是伥助虎为恶，想去吃人，结果虎反为猎户打死的事。

从艺术手法角度看，这篇小说似乎没有太显著的特色。它只是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信不信由你的小故事。但是，小说对情节的描述细腻逼真，惟妙维肖，令人充满神秘感；作品利用悬念始终抓住读者的欣赏心理，使读者的情绪处于既好奇又紧张的状态，因而小说就颇为耐读。其实，这就是使这篇作品获得成功的最突出的特色了。

从结构上看，小说的情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作品首先从传说中的伥的声音说起："伥声惨而长，无转音，但夜深人静，亦有能作人语。""惨而长"，突出强调了声音的可怖感；"亦有能作人语"，又显得那么神秘，使人充满好奇；"无转音"，即声音很平直，又说得那么确定，好像亲耳听过，强调其真实可信；再加上"夜深人静"四字，一下子就把气氛渲染起来，制造出一个充满恐怖、神秘、好奇色彩的声音环境，顿生毛发倒竖之感。在这种

情况下，郑猎户与同伴"往猎"，读者的胃口一下子被吊了起来，急欲知道事情的究竟。

然后，小说写虎与伥夜间出动，骚扰人家。"一夕"照应了前文"夜深人静"的说法。虎和伥敲打岸上住户的大门，这一句是从乘船泊于溪下的猎户的角度来写的，故尔说"闻岸上敲门声"，即郑猎户听到了声音，还是突出了身临其境的神秘新鲜感。这之后，郑又听到"久而门内人应之，欲起"的情况，因而情势骤然紧张起来。在读者想来，这深夜的敲门声一定没有好事，门一打开非出事不可，从而为门内住户提心吊胆；但文势又骤然缓和——"其妇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启户。'"户，即门。看来还是妻子谨慎细心，不像男人那么鲁莽，她竭力劝阻丈夫，不要去开门，这一行动使读者的紧张心情稍缓。然而敲门声越来越急，门内门外开始了问答。

这一串问答相当奇特，门外人对门内的问话总作出相同的回答，从而愈显出神秘恐怖，且又隐隐透出一丝幽默感。由此可见，当初妇人的"力阻"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门内门外暂时处于一种相持状态。接着，小说中开始写郑猎户与同伴的活动。郑被岸上的响声惊动了，他感到非常诧异："从缝隙视，见有物如数石谷囊者塞其门；从斜月光中审辨之，则虎也，以头撞其门；所应两字则伥也。"此时，他已从原来的"闻"其声转为"视"其物了。而他所看到的，是令人毛骨竦然的景象：一只猛虎在用头撞门，一只伥在旁应答欺骗，试图进人住户的家。所幸的是，两物还没有发现船只。郑叫醒同伴，两人害怕得躲到了船板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郑仍然抓住绝好时机，从后面用枪向虎射击，结果是"虎惊痛咬破其门，坏屋檐而去。"咬破门，又撞坏屋檐，极言虎的疼痛和愤怒惊骇，同时人们也为屋里的夫妇而后怕。

天亮之后，郑与猎户来到夜间两物檐门处，见到了两个"洼迹"，足见虎撞门时间之长，力量之大，补写当时情势的凶险。顺足迹走出二里多路，在水边找到了重六百斤的死虎，怪不得夜间看去如一只大谷囊。小说结尾处写了对虎死于水边的两种猜囊意见，这是极度紧张之后情绪的放松与调整，并且自然而然地收住全文。这种以议论作结的笔法，新颖而不落俗套，很有特点。（霍秀林）

张赵斗富 ·袁 枚·

康熙间，河道总督赵世显与里河同知张灏斗富。张请河台

饮酒，树林上张灯六千盏，高高下下，银河错落。兵役三百人，点烛剪煤，呼叫嘈杂，人以为豪。越半月，赵回席请张，加灯万盏，而点烛剪煤者不过十余人，中外肃然。人疑其必难应用，及吩咐张灯，则飒然有声，万盏齐明，并不剪煤，而通宵光焰。张大惭，然不解其故。重赂其奴，方知赵用火药线穿连于烛心之首，累累然每一线贯穿百盏，烧一线则顷刻之间百盏明矣。用轻罗为烛心，每烛半寸，暗藏极小爆竹，爆声辐辏，烛煤尽飞，不须剪也。盐商安麓村，请赵饮酒，十里之外，灯采如云；至其家，东廊西舍，珍奇古玩，罗列无算。赵顾之如无有也。直至酒酣席撤，入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双锦盒呈上，号"小顽意"，赵启之，则关东活貂鼠二尾，跃然而出，拱手向赵，赵始哑然一笑，曰："今日费你心了。"　　〔选自《续新齐谐》〕

●●

《张赵斗富》这篇作品，以十分冷静客观的笔调，为我们描画了一幅封建社会中，官吏之间、官商之间比富夸豪的生动有趣的画面，从而使读者看到了那个时代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穷奢极侈的生活的一个侧面。从题目上看，作品写的是两个人比阔，实际上则是三个人在"斗富"。

作品在写法上很有特色，它详写两头，略写中间；不同的人物，描写时有不同的侧重点。文章开头写道："康熙间，河道总督赵世显与里河同知张灏斗富。"这是两个官员之间的有意"邀斗"。文章以生动简洁的笔墨，描写了张灏向赵夸富的情形："张请河台饮酒，树林上张灯六千盏，高高下下，银河错落。兵役三百人，点烛剪煤，呼叫嘈杂，人以为豪。"剪煤，就是剪去灯烛芯上的灯花，使之更亮。六千盏灯，三百名兵，这场面确实够气派的！特别是用"高高下下，银河错落"一比，用"人以为豪"一衬，足以显示张的富甲一方。这里用的是详写。半月后，赵的夸富，作品中用了比较简略的文字来写，没有滥肆渲染。赵"加灯万盏"，只用十来人点烛剪煤，故"中外肃然；一声张灯，'万盏'齐明，而通宵光焰"，赵万灯显富的场面，固然远胜于张，但却一笔轻轻带过，原因何在？原来，这正是作者下笔高妙之处。他不再重复描写灯盏错落、烛影摇曳的场面，是把重点放在了赵为取胜所做的精心的准备工作上。作者把赵费尽心机，精思巧想，充分准备的过程与方法详详细细地写出，从而说明他的取胜绝不是偶然的，确实是显出他富得技高一筹。这比重复场面描写的富丽堂皇显然更其高妙。事后用"张大

惭”，足以补偿了场面描写的简略。

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盐商安麓村也按捺不住，主动加入了“斗富”的行列。这可以称之为“寻斗”：商贾，特别是盐商之富，历来是闻名的，作品写它“请赵饮酒，十里之外，灯采如云；至其家，东厢西舍，珍奇古玩，罗列无算。”一个“灯采如云”，一个“罗列无算”，都是数不胜数之意，比之六千和一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写尽了盐商之富，令人瞠目。这些都还不算，最令人心悸魄动的一笔，是它向赵献双锦盒的场面：“赵启之，则关东活貂鼠二尾，跃然而出，拱手向赵”——这重金难以搜求的活宝，比之如云灯采、无算古玩等死物，又不知要贵重多少倍，因而愈显其富，使赵不得不服。

对三人斗富过程的描写，开始详写张的“人以为豪”，实际上是为赵的更富作铺垫，“张大惭”，就更显出赵的气势夺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盐商之富，富比王侯，特别是两尾稀世之宝活貂鼠的出现，把它的豪富写到了极致。详写两头，各有侧重，层层铺垫，渐使文势达于高潮，这就是本文写法和构思上的巧妙之处。

此外，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刻划上也颇见功力。张是急欲夸豪，故其作法张扬，显得他性格的急躁轻狂。赵是大官仔，老谋深算，工于心计，面对张的“人以为豪”，他不露声色，精心准备，巧作安排，结果出奇制胜，使“张大惭”，显得技高一招；他作为官僚，本看不起盐商，因为封建社会是重农抑商的，所以商贾虽富，但政治上没有地位。到安家赴宴，看到安的非同一般的豪富，“赵顾之如无有也”——作为官吏的优越感、狂傲和不甘认输，都从中显露出来；及至看到向他打拱的两尾活貂鼠，他才不得不服气，但却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赵始哑然一笑，曰：‘今日费你心了。’”此话颇含蓄，但足以说明像他这样混迹官场多年的城府甚深的老官僚的心悦诚服的心态，更透出他人倒架子不倒的作派。而盐商安麓村既要急不可耐地夸豪显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又不得不对朝廷大员曲意逢迎、谄媚巴结的性格和心理，通过他不惜工本，刻意布置，决心要压倒张、赵的所作所为，直至将稀世之宝两尾能晓人意的活貂鼠作为“小玩意”送给赵，也可见一斑了。笔墨虽不多，而其人形神俱在，足见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力之深厚。

（霍秀全）

野　狗

·蒲松龄·

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窜归。值大兵宵遁，恐罹炎崛之祸，急无所匿，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兵过既尽，未敢遽出，忽见阙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口中作语曰："野狗子来，奈何？"群尸参差而应曰："奈何！"俄顷，蹶然尽倒，遂无声。李方惊颤欲起，有一物来，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李惧，匿首尸下。物来拨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见。李大惧，手索腰下，得巨石如碗，握之。物俯身欲龁。李骤起大呼，击其首，中嘴。物嗥如鸱，掩口负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视之，于血中得二齿，中曲而端锐，长四寸余。怀归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选自《聊斋志异》〕

●●

《野狗》是篇寓意深刻的小说。蒲松龄在赠友人的诗中说："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这就透示出他之所以谈魅说妖，并非为奇而奇，而是借此抒发他"不称意"的"孤愤"。

这篇小说描写乡民李化龙赶上"大兵宵进"，匿身尸丛。实然看见缺头断臂的尸体，起立如林。它们害怕"野狗子来"。野狗果然来吸脑髓，当它正"俯身欲龁"李化龙时，李化龙拿块石头砸中它的嘴巴，那家伙像猫头鹰似的嗥叫着逃跑了。这看似荒唐无稽，实际上，作者是借这荒唐无稽的故事，曲折地表现对清政府镇压于七起义的抨击。采用的是反客为主的艺术手法。

公元1647年，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山东莱阳、栖霞活动，他们以巨齿山为根据地，攻宁海，克福山，杀知州，抗租税，持续斗争十五年，最后被清兵镇压了。清政府在起义地区推行株连政策，残酷地杀害了数不清的无辜群众。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离起义核心地带不远，他耳闻目睹清兵的屠杀，积愤于胸，便以此为素材写了《野狗》、《公孙九娘》等小说，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滥杀无辜的罪行。但是，如果直接表现义愤，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对此，作者想说，却又不能说，但又不肯不说，于是便采取侧面表达、藏主于客、以客掩护主的妙着。真可谓用心良苦了。

开头的几句便耐人寻味："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窜归。"作者单刀直入，点明小说要描绘的就是清兵镇压于七起义的罪恶。"杀人如麻"把清兵的凶残表现得鲜明、突出。李化龙从"山中窜归"，"山中"，显然是指起义军的根据地"巨齿山"。点明李化龙是起义军的战士。"窜归"，无疑是从清军的刀口底下逃出来的。赶上清兵连夜涌向巨齿山，他怕"罹炎昆之祸"，便躺在死尸堆里。罹，遭遇不幸事故。炎昆之祸，即在兵火中丧生。这时，李化龙"忽见缺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这是"杀人如麻"四字的具体化，这阴森可怖的场面是对屠杀者形象的控诉。

随后，小说进入名为"野狗"的怪物乾尸的描写。这怪物兽头人身，似乎是人，却又是兽；明明是兽，却又象人。它来后，"伏啮人首，遍吸其脑。"作者极力描绘其残忍的本性。读者从怪物的伏尸吸脑，往往会联想到清军的屠杀起义战士。因此，清军镇压起义与怪物乾尸吸脑虽属两个不同的描写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某种联系，在作品里似分实合。作者便用这种反客为主、客中藏主的办法，巧妙地表达了对清军屠杀无辜的义愤之情。如果说，这篇小说有某种"影射"的性质，恐怕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吧。

综观《聊斋志异》，其内容基本是批判和歌颂两方面，批判封建官吏的贪婪、谄佞、昏愦、无耻，批判土豪劣绅欺压人民的罪行，批判科举制度的弊害；歌颂平民、侠士的机智、勇敢、除暴安良、助人为乐，面相当大的篇章是歌颂坚贞、纯洁的爱情。但是，象《野狗》这样深刻揭露清政府对起义农民的镇压的作品却是为数极少的。因此，这篇小说便有着它独特的价值，应该引起人们特殊的注意。（曹治国）

画　马　·蒲松龄·

临清崔生，家屡贫。圃垣不修。每晨起，辄见一马卧露草间，黑质白章，唯是毛不整，似火燎断者。逐去，夜复来，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于晋，每欲往就之，而苦无健步，遂捉马施勒，乘之而去。嘱家人曰："倘有寻马者，当如以告。"既就途，马驽驶，瞬息百里。夜不甚饲刍豆，意其病。次日紧啣不令驰，而马蹄嘶喷沫，健怒如昨。复纵之，午已达晋。时骑入市廛，观

者无不称叹。晋王闻之，以重直购之。崔恐为失者所寻，不敢售。居半年，无耗，遂以八百金货于晋邸。乃自市健骡归。后王以急务，遣校尉骑赴临清。马逸。追至崔之东邻，入门，不见。索诸主人。主曹姓，实莫之睹。及入室，见壁间卦于昂画马一帧。内一匹毛色浑似，尾处为香炷所烧，始知马，画妖也。校尉难复王命，因颂曹。时崔得马资，居积盈万，自愿以直货曹，付校尉去。曹甚德之，不知崔即当年之售主也。

〔选自《聊斋志异》〕

●●

《画马》这篇小说写得诡异百出，然而在诡异的故事里，却写出了一个有性格的人物——崔生。

这个故事也许是从称颂艺术精妙的民间故事里衍化而成的。在我国，很早就流传着关于艺术作品的神奇传说，如张僧繇画龙不点睛，一点睛，龙就破壁飞去；黄筌画鸟，室内便出现鸣声。这篇《画马》却讲赵子昂的马能从画上下来，成为"画妖"。

赵子昂是宋末元初的著名画家，据说他画马时，常常爬在地上，仿效马的姿态，体会马的性格。一次，他把自己关在静室里，解开衣服，爬在地上，腾跃跑跳，闹得十分厉害。他妻子不知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推门一看，见赵子昂正学马的抓腰跼蹄，其神情"宛然马也"。赵子昂的马，画得极好。他自己说："我从小爱画马，自以为把马的性格画出来了。别人说我画得比曹不兴、韩子还好，那是夸奖。但如果李公麟不死，我的作品是可以同他比一比的。"这也许就是《画马》故事产生的生活内核吧！

这类故事的有个共同的艺术特征，即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蒲松龄在处理这个题材时，采取半含半露的方法，既注意生活的真实性，又注意保持其神秘的因素。同时，在叙述故事时，又不忘人物性格的刻画。

崔生贫穷，每晨起，就见一匹马卧在庭院里，白天赶去，夜里又来。一匹马，竟多日无人寻找，便抹上了一层疑云。从崔生来说，并不是将无主马据为己有，而是赶出庭院，可见他穷而有素养，是个正直的人。他去山西访友，在万般无奈时，骑这匹无主马前往，临行还嘱咐家人："倘有寻马者，当如以告。"不因已骑出门，便私吞。这是对他正直的性格又一次上色。

在途中，马善驰，瞬息万里。夜里却不大吃东西。第二天，却仍"健怒如昨"。再次渲染其马的神秘色彩。崔生呢？见马不大吃东西，第二天上路上，便不让马快驰。他这么做，一是善良，怕把马骑伤了，二是正直，怕损

害了别人的马。对人物来说，作者又是第二次渲染其性格特征。

到山西太原，晋王听说崔生的马好，愿以"重值"购之，在财物面前，崔生想到马是别人的，却不售，又一次加深人物的刻画。半年之后，仍未见有人寻马，这是从另一侧面渲染马的神秘。在晋王反复要求下，崔生不得不把马售出，市骡而归。

故事的转折阶段是晋王派人骑这匹马到临清办事。入县不久，马逸，跑进崔生的东邻，进门就不见了。这家主人姓曾，校尉向他索取逃跑的马，才见堂上一画，画上的马的毛色同跑掉的马一致，才知是马是画妖。朦胧的神秘色彩明朗化，但是点出是"画妖"，明朗化却是幻觉世界的。反而显得神奇。校尉丢了马，要起诉画的主人。这时，崔生知道后，代为替画的主人付钱，以解脱画的主人。这是再次地刻画崔生的诚朴、善良、正直。至此，马的神秘色彩愈加浓郁，人的性格刻画也已完成。

在一般作者的笔下，写物的神秘，往往注目于物，而忘了人的性格；注目于人物性格，又往往削弱物的神秘。《画马》将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这正展示蒲松龄这种大手笔的才能。

《画马》在刻划人物性格和渲染马的神秘时，也用了西家层层设色的技法，每抹一次画，形象就鲜明一分。多次设色，最后完成形象的塑造。这样，无论性格的刻画，还是神秘色彩的渲染，都是层次分明的。

（秦　秀）

盗　户　·蒲松龄·

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颂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覆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选自《聊斋志异》〕

●●

选取有代表性、有特点的材料，正是《盗户》突出的艺术特色。

盗，即抢劫财物、伤害人命的人。一般而言，盗的存在对社会的安定，

对人民的安全，都是有损害的。因此，人们都痛恶盗贼，法律也主张严惩盗贼。

清代顺治年间，滕、峄一带地方，十人就有七人为盗。为盗者这么普遍，说明当时的社会黑暗。当然，对于盗要作具体分析，其中不乏是挣扎死亡线上而铤而走险的贫苦的人；但确也有些盗贼是残害群众的恶棍。对前者应该同情，对后者应该惩办，然而，当封建王朝对付不了盗贼时，便实行招安、优抚。地方官员为了将他们与一般百姓区别开来，别立"盗户"一个名目。因害怕他们再次叛反，凡属盗户与良民发生纠纷，便特意偏袒他们。

这个材料是反常的，反常就是一种特点。作者随后将这种特点进一步深化。由于官府左袒"盗户"，便形成一个风气：凡打官司的人，为取得官府的偏袒，便都冒称"盗户"，另一方便又指责对方不是"盗户"。对于争讼事实的曲直是非，反而无人过问，争讼的双方及官府的精力都放在是否"盗户"的调查上。这更揭示了官府的腐朽，昏聩。

这个事实本身便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它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统治者的虚弱、无能。

蒲松龄对现实作了纪实性的描绘后，接着转入他熟习的另一个境界：狐鬼的世界。县衙门闹狐患。县令女儿被狐祟住了。术士捉狐入瓶，将用火烧死它。狐在瓶内大呼："我是盗户，"它也想冒用"盗户"的名，来取得宽恕。

这最后一笔，真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这一笔又将社会的腐朽、黑暗，描绘得更加深刻。

整个小说在叙事，由于抓了特点，叙述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便使文章充满了新鲜感，收到震撼人心的作用。这是抓特点的艺术手法所形成的效果。（秦　秀）

牧　竖　·蒲松龄·

两牧竖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谋分捉之。各登一树，相去数十步。少顷，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仓皇。竖子树上扭小狼耳故令嗥；大狼闻声仰视，怒奔树下，号且爬抓。其一竖又在彼树致小狼鸣急；狼辍声四顾，始望见之，乃舍此而趋彼，跑号如前状。前树又鸣，又转奔之。口无停声，足无停趾，数十往复，

奔渐迟，，声渐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动。竖下视之，气已绝矣。〔选自《聊斋志异》〕

●●

《牧竖》刻划的是两个放牛娃的形象。他俩用智慧消灭了狼。

狼是凶残的动物，故人们将坏人往往比为豺狼。据现代生物学证实，狼群连大型动物狮、虎也不敢惹它们。尤其是下仔的母狼，其凶狠还比别的狼更具有进攻性，勇敢的猎户往往也回避它。

两个小小的放牛娃却敢与母狼一斗。

他俩入山找到狼窝，发现窝里有两只小狼，便各抱一只，分头爬到两棵树上。一会，母狼回来了，寻找狼崽。一个放牛娃在树上掐小狼的脚爪和耳朵，让它嗥叫。母狼闻声奔赴树下，又叫又抓，力图夺回小狼。这时，另一个放牛娃便在另一棵树上掐小狼，引母狼过去。这时，前一个放牛娃再掐小狼，让母狼再奔回来。两人反复地这么做，累得母狼来回地奔赴于两棵树下，最后将母狼活活地累死了。通过这个故事，活画出两个智慧的少年儿童形象。

他们的智慧，表现在认识母狼的心态，母狼丢掉狼崽后，将会不顾一切地去夺仔，放牛娃便利用其夺子的急迫心情去调动它。他们的智慧来源于他们是放牛娃。他们放牛，出入山林间，了解了狼的本性，因此，才能想出这种降狼的巧计。

对付恶狼，还需勇敢。作者虽没有直接描绘放牛娃的勇敢，但他们敢入狼穴，便是勇敢的表现。而且，在母狼的抓爬、嗥叫时，不慌不乱，按计而行，没有勇气，是办不到的。

在刻划这两个勇敢、智慧的放牛娃时，作者既没有主观的评论，也没有对牧竖神情的描绘，而是将大量笔墨放在母狼的描绘上，写母狼闻小狼嗥叫，如何"怒奔树下"，如何"号且爬抓"，如何"辗声四顾"，才"始望见之"。从狼的形状、行动描写中，反衬出放牛娃在树上的镇定神色，以及选择的隐蔽的树的距离恰当，使狼不易发现，只能闻其幼狼之声，不能同时看见两只幼狼的形。以侧写正，这正是《牧竖》的重要表现手法。

（秦　秀）

刁　姓

·蒲松龄·

有刁姓者，家无生产，每出卖许负之术——实无术也。数月一归，则金帛盈囊。共异之。会里人有客于外者，遥见高门内一人，冠华阳巾，言语啁嘬，众妇丛绕之。近视，则刁也。因微窥所为，见有问者曰："吾等众人中，有一夫人在，能辨之乎？"盖有一贵人妇微服其中，将以验其术也。里人代为刁窘。刁从容望空横指曰："此何难辨。试观贵人顶上，自有云气环绕。"众目不觉集视一人，观其云气。刁乃指其人曰："此真贵人。"众惊以为神。里人归述其诈慧，乃知虽小道，亦必有过人之才；不然，乌能欺耳目，赚金钱，无本而殖哉。　〔选自《聊斋志异》〕

●●

开头说刁姓家无生产，出卖"许负之术"，即看相算命之术。其实，他并不懂看相算命。但每每出门数月而归，总要赚回不少金帛。无术为什么能聚财，这里便制造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为下面描绘的刁姓诈慧作了铺垫。

当描写诈识贵妇人时，作者从刁姓家乡人的眼睛里描绘出来，文章便曲折多姿了。刁姓的故乡人在外营干，偶然看见刁姓在一家高门大院内，"冠华阳巾"、"言语啁嘬，众妇丛绕之。"华阳巾，即术士之头巾。啁嘬，声音繁细也。这里从人物服饰描绘，刁某无术，他打扮成术士，要搞什么名堂呢？进一步加深了悬念。故乡人想索解，引得读者也想索解。这时，听见有人对刁姓者说："我们中间，有一个是贵人，你能分别吗？"因贵人与别人的打扮都一样，从外表上分别不出来。"里人代为刁窘。"这一句写里人的着急，更突出了刁姓的处境艰难，为刁姓的下面的轻易解围，作了有力的衬垫。里人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刁姓如何解决呢？他并不慌乱，"从容望空横指曰：'此何难辨。……'"他说贵人头上有云气。众人就下意识地朝贵人望去，刁姓按众人的目光所指，就指出杂于众人之中的贵人。里人替他着急，他自己不急，态度从容，而且说"此何难辨"，言气肯定、自信，话也说得满，这与"里人"的心情恰成强烈的对比，经过对比，将刁姓的聪明就

写得更鲜明、更突出了。与改作的相比，其效果便悬殊甚大。

这种从人物眼睛里写出人物的方法，使文章也多一层波澜，多一个曲折。难怪赵树理、老舍都看重这种手法，它在塑造人物上，确有自己的优越性。（秦 秀）

王子安 ·蒲松龄·

王子安，东昌名士，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忽有人曰："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醉，诳而安之曰："但请睡，已赏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场毕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又诳之如前。又移时，一人急入曰："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果见二人拜床下，衣冠修洁。王呼赐酒食，家人又给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能不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凡数十呼，无应者。家人笑曰："暂卧候，寻他去。"又久之，长班果复来。王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长班怒曰："措大无赖，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王怒，骤起扑之，落其帽。王亦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如此。"王曰："长班可恶，我故惩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只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犹记长班帽落，寻到门后，得一缨帽如盏大，共款之。自笑曰："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狐奚落矣。"

〔选自《聊斋志异》〕

●●

这篇讽刺小说，入木三分地揭示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灵魂的腐蚀。由于作者的构思巧妙，似实似虚，如真如幻，虽写的是悲剧，但又有喜剧色彩，喜后又悲，颇有分量。

王子安，本是山东东昌府的名士。但每次赴试，总是落榜而归。一次，

希图考取的愿望非常强烈。近放榜时，他实在不能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便痛饮醉卧。梦见自己考中了举人，又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家里便有长班伺候。他又想，自己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应该向乡里炫耀一番，大喊长班，却无人答应。长班到后，他作威作福地大骂，长班出语揶揄，王子安怒起扑击，打落其帽。自己也摔倒了。这时，他妻子进来，扶他，他才从醉中警醒，原来只是一梦，他仍然是白丁一个。这样把一个科举迷的灵魂描绘得栩栩如生，他迷于中举，迷于做官，迷于炫耀乡里，迷于呵使仆人，但这都是南柯一梦。他的妻手说："家中只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这几句话，活画出王子安处境的凄凉，令人酸鼻。他受毒深重，令人可气；穷愁潦倒，令人可怜。在王子安的形象里，寄寓了蒲松龄的愤慨和不平，凄凉与悲愤。他自己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一直未能中选，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入贡，每每"顾影自悲"，惆怅叹息。他在不少作品里都曾抒发过他那屡试不第的郁闷情怀。他自己便是一个深受科举残害的穷愁知识分子。

在塑造王子安的形象时，作者着重通过梦境去展示人物的心理，心理刻划是描写人物的重要手段。现代小说因心理刻划的发展并形成了意识流小说的流派。蒲松龄的心理描写更具自己的特点，他不是采取内心独白的方式，也不是用现代的心理分析的方法，他的心理描写是独特的。其独特之处在于巧妙地通过醉酒，让主人公在醉梦里将心理活动以讲醉话的形式外化，同时、又让其家人同人呼应。这样，心理活动就成了听得见，看得见的东西，并在同别人的交流中，心理又向前演进。另外，又安排了狐狸的作弄。这样，心理活动便是虚实结合、真幻交融了。从王子安的遭遇而言，这是悲剧的。家里人并不明白他的内心的痛苦，无非是醉人说醉话，便总是笑着答应他的呓语，这"笑"，在家人来说开心，在王子安来说无异针扎，反将王子安的心理衬得极为凄凉。从而，也使整个心理描写显得具体而有深度了。

这也正是《王子安》独特的艺术魅力。（秦　秀）

禽　侠　·蒲松龄·

天津某寺，鹤鸟巢于鸱尾。殿承尘土，藏大蛇如盆，每至鹤雏团翼时，辄出吞食尽。鹤悲鸣数日乃去。如是三年，人料其必不复至，次岁巢如故。约雏长成，即径去，三日始还。入巢哑哑，

啸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两鹳惊，哀鸣哀急，直上青冥。俄闻风声蓬蓬，一瞬间，天地似晦。众骇异，共视一大鸟翼蔽天日，从空疾下，骤如风雨，以爪击蛇，蛇首立堕，连摧殿角数尺许，振翼而去。鹳从其后，若将送之，巢既倾，两雏俱堕，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钟楼上。少顷，鹳返，仍就啸之，翼成而去。

〔选自《聊斋志异》〕

●●

《禽侠》的末尾，蒲松龄自己分析道："次年复至，盖不料其祸之复也。三年而巢不移，则报仇之计已决。三日不返，其去仆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鸟必羽族之剑仙也，飚然而来，一击而去，妙手空空儿何以加此？"

作者已将小说的形象分析得很透辟了。

这是一篇动物小说，写动物，实含蕴人类社会的生活图景，因此，这又是寓言体的小说了。

寓言体的小说，一般而言，因是以动物世界喻人生，因此，它既要有动物的特征，也要有人的特征。两个特征应有机地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鹳鸟是种大型的涉禽。形似鹤，亦似鹭。常活动于溪流近旁，夜宿高树。这只鹳鸟在寺的屋脊上的那鸱鹰状的装饰物边筑巢。可是，在这殿顶上却有条盆大的蛇。每当鹳雏长翅欲飞时，它便出来将幼鸟吃掉。这样三年，人们以为鹳鸟不会再于此筑巢了。可是，第四年，鹳鸟照样筑巢不误。头年吃了亏，鹳鸟认为是偶然的，故第二年还照样筑巢育雏于原来地方。第三年，蛇又吃了雏，鹳鸟从事情的反复中，认识到蛇是必来的。于是，第四年还照样筑巢，但这一次它是有准备了，决心复仇。当雏鸟长成，母鹳离巢而去，三日才回。这离开的三天，就有计谋。实际是请禽侠击蛇去了。它回巢后，同幼鸟哑哑而言，"啸子如初"。这四个字，写出母鹳的镇定、自如，它不紧张，不惶急，这是迷惑巨蛇，引蛇出洞。它坚定而又机智，实非凡鸟，真是字字千斤。蛇被迷惑住了，它象往年那样，蜿蜒而上，才接近巢，两只大鹳飞鸣哀急，直上青宵。这次的飞鸣，哀急，与前次的"悲鸣数日乃去"的"悲"是不同的。前是失于之痛，无可奈何的哀鸣。这次的"哀鸣"，却是麻痹蛇，同时，也是向禽侠报信。形式相似，内含不同。

禽侠出现了，这只大鸟"翼蔽天日"。来时驾风而行，"从空而下，骤如风雨。"八字写出禽侠的健捷。它"以爪击蛇，蛇首立堕。"余威还"连摧殿角数尺许。"关于禽侠的描写，作者突出其气势、勇捷、干脆的特点。一击之

后，“振翼而去”，没有留连，没有瞻顾，大有侠士之风。用笔不多，由于突出了特点，性格也极鲜明。

无论是鹳鸟还是禽侠，其形状动作是禽鸟的，而其思想、情感又是人的。动物和人的特征交融。这正是这篇喻言体小说的成功之处，也是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所在。（秦 秀）

王货郎 ·蒲松龄·

济南业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往齐河索酒价。出西门，见兄阿大。时大死已久。二惊问：“哥那得来？”答云：“冥府一疑案，须弟一证之。”二作色怨讪。大指后一人如皂状者，曰：“官役在此，我岂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觉从去。尽夜狂奔，至泰山下。忽见官衙，方将并入，见群众纷出。皂问：“所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须复入，结矣。”皂乃释令归。大忧弟无资斧。皂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嘱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货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晓，第主出，见人死门外，大骇。守移时，微苏。扶入饵之，始言居里，即求资送。主人难之。二如皂言。主人鳏绝。急雇骑送之归。偿之，不受；问其故，亦不言，别而去。

〔选自《聊斋志异》〕

●●

明确是一种美，朦胧也是一种美。《王货郎》的美是属于后一种。这篇小说的故事，没有交代清楚，而魅力正在没交代清楚之中。

小二受命去齐河讨债，出西门，看见早已死去的哥哥，说是阴间有一疑案，传弟弟小二去证。他于是被阴间的官役押解，一夜狂奔，到了泰山脚下，刚到官府门前，群众纷出府，说是案已了结，不用进去了。这里该叙述的事情，好多都没有交代，如：什么案件？小二怎么参与的？为什么让他去作证？刚到泰山，案子却已了结了，不用去作证了，怎么了结的？为什么又不用小二作证就能了结？一连串的问号，让人如坠五里雾中，朦胧迷惘，不得其解。

哥哥担心弟弟回家没盘缠，官役思忖良久，就引小二到一村庄，说："如果主人不送，你就说王货郎说了，不送不行。"那家主人救醒小二后，听说路程较远，不肯资送。小二说是王货郎说的，必须送。请看后果：

主人惊绝，急雇骑送之归。偿之，不受；问其故，亦不言，别而去。

从主人的惊绝，马上雇骑送之归，一个"惊"一个"急"字，说明主人对王货郎的要求，甚至比对官府的命令还害怕。那么，他同王货郎是什么关系？王货郎不过是个已死的人，他为什么如此害怕？如此唯命是从？为什么送回来后，还他的盘缠，他不要。为什么问他原因，他又不说？这其中有何奥妙？

作品描写的是人和鬼的故事，这本身便有神秘性。如此，什么都不交代清楚，朦朦胧胧，更请加了神秘的色彩。读完小说，头脑里留下一连串的问题，而这些问号，却自然地具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

含糊是毛病，但含糊又是美。原因在于《王货郎》的大情节是清楚的，并不含糊；只是小情节含糊，不很清楚。这是有道理的，大架子不清楚，便是混乱，混乱是不好的。现在大架子清楚，只是小情节含糊，这样，整个故事就清楚了，只是其中有的地方故意含而不露，所以，这里的含糊，实际是含蓄，它着意留下较广阔的空间，去让人们驰骋想象。所以，这篇小说的特点是故意留下艺术的空白。

艺术空白是重要的表现手法。中国画讲究"以白当黑"，也是以无代有，扩大画面的境界。绘画与文学是相通的，蒲松龄的有意"含糊"，实际是运用艺术的空白。所以，这篇小说余味无穷。（秦 秀）

布 商

·蒲松龄·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废寺，见其院宇零落，叹悼不已。僧在侧曰："如有善信，暂起山门，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僧又举内外殿阁，并请装修；客辞不能。僧固强之，词色悍怒。客惧，请倾囊倒装，悉以授僧。欲出，僧止之曰："君竭资实非所愿，得毋甘心于我乎？不如先之。"遂持刀相向。客哀求切，不听；请自经，许之。遂置暗室，且迫促之。适有防海将军经寺外，遥自缺墙外望见一红裳女子入

僧舍，疑之。下马入寺，遍搜不得。至暗室所，严扃双扉，僧不肯开，托有妖异。将军怒，斩关入，则见客缢梁上。救之，复苏，请得其情。又械问僧女子所在，实为乌有，盖神佛现化也。杀僧，财物仍以归客。客重募修庙宇，从此香火大盛。

〔选自《聊斋志异》〕

●●

这篇小说描写僧人强索募捐，甚至遏勒人命，因神佛显灵，才使阴谋未能得逞。从思想内容而言，宣传神佛的灵异，故无可取，但是从揭露僧人的蛇蝎心性而言，又别具意义。

在封建社会里，僧人往往占有大量庙产，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有的僧强硬募，形同强盗，作者对此进行了批判。

布商入废寺，看见庙宇残破不堪，十分惋惜。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小说对僧人的刻划是层次分明的。他见布商"叹悼不已"，认为可以诈骗其钱财了。先提出请暂起山门，布客应允。从这里，他已探知布商有钱，于是遂起不良之念。他邀客人进人方丈款待一番，又请装修内外殿阁。这耗资巨大，客辞不能。僧便强迫募化，态度凶悍。布客害怕，只好把全部财物留下。通过这一层，把僧人的贪得无厌的面目进行了揭露。接着，进一步展示其凶残：客人要走，僧不让，他觉得如此强迫，客不乐意，必将传布出去，势必堵塞其财路，就持刀相向，要杀布客灭口。经过这三个层次的描写，便刻划了一个贪婪、横蛮、凶狠的和尚。他打着为佛面增光的招牌，干着抢劫的勾当，是个典型的佛门败类。

《布商》里采用了逐层揭示法，如同绘画，逐层上色，最后完成形象的塑造。由于僧人的性格是逐层揭示的，这不但使作品的层次分明，而且，使故事也逐层推进，情节就有起伏，并且，能一步一步地调动读者的情绪，激发读者的爱憎感情。收到较大的感染力量。这是《布商》在刻划人物上的重要特色。

其次，这篇小说的矛盾解决借助于神佛的显灵。布商本来只有一死的结局了，这时，恰好赶上防海将军经过寺外，看见一红裳女子自缺墙处进人僧舍，觉得僧人不轨，便来搜寻，没发现女子，却把布客救了出来。这种冲突的解决办法，是吸取民间传说的因素而创造的，这固然是作者宿命论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为宣传神佛的灵念的主旨一致的，但从艺术效果而言，便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这同整个《聊斋志异》的风格也是一致的。明明是见红裳女子入内，最后发现是虚幻的，作品便具有一种神秘的

情韵。 （秦 秀）

狐入瓶 ·蒲松龄·

万村石氏之妇，祟于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后有瓶，每阑妇翁来，狐辄遁匿其中。妇窥之熟，暗计而不言。一日，窜入。妇急以絮塞瓶口，置釜中，煖汤而沸之。瓶热，狐呼曰："热甚！勿恶作剧。"妇不语。号益急，久之无声。拔塞而验之，毛一堆，血数点而已。 〔选自《聊斋志异》〕

这位"石氏之妇"，作者没有交代她的姓名、年龄，也没描摩她的外貌，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描写中，却把她的坚强的性格、自我克服困难的精神、精巧的心灵，表现得丰满极了。

"石氏之妇"的性格，是在怎么做中表现出来的。她被狐狸祟了，很忧虑，但又不能排除。对此，她不是号哭，不是告诉丈夫，不是躲避，她先是默默地忍受着，自己来吞吃这个苦果。然而，她的忍不是消极的，而在找不到治服狐狸的方法之前的等待。不久，她发现门后有只瓶子，每当公公婆婆来时，狐狸就逃进那瓶子里躲藏起来。这是个重大的发现。然而，石氏之妇到底是石氏之妇，她并不将这个发现告诉任何人，也不是发现一次就做结论，而是不断地观察，反复地印证，直到"窥之熟"，然后"暗计而不言"。这里表现她已拟订了除掉狐患的计划，在执行计划时，她不求助别人，只想自己克服困难。一日，妇翁来，狐狸窜入瓶中，她连忙用棉絮塞住瓶口，"煖汤而沸之"。煖，烧热也。烧热水直到达到沸点。当瓶子烫热时，狐在瓶里说："热得厉害，你莫开玩笑了。"从狐狸的这个话里，它至此还以为石氏之如在同它闹着玩。从侧面表现了石氏之妇在此之前，她为了找寻战胜狐狸的方法，为了不引起狐狸的疑心，她是曾经装出过对狐狸的亲热之情的，因此，狐狸死到临头，才会还认为石氏之妇在搞恶作剧。妇不语，水越来越热，狐狸在瓶里哀号，石氏之妇却一点也不手软，照着不误。直到瓶里没有任何声响才停止。狐狸精终于被她杀死了，除去了灾难。

正是从这一系列的行动描写中，作者刻划了一个沉默寡言，很有心计，很有胆量，做事不肯麻烦别人，只想依靠自己力量去克敌制胜的劳动

妇女形象。由于作者突出了她的怎么做。所以小说虽小，人物形象却极为鲜明。（曹治国）

小 官 人 ·蒲松龄·

太史某翁，忘其姓氏。昼卧斋中，忽有小卤簿，出自堂陬。马大如蛙，人细如指。小仪仗以数十队；一官冠皂纱，着绣袍，乘肩舆，纷纷出门而去。公心异之，窃疑睡眼之讹。顷见一小人，返入舍，携一毡包，大如拳，竟造床下。白言："家主人有不腆之仪，敬献太史。"言已，对立，即又不陈其物。少间，又自笑曰："戈戈微物，想太史亦无所用，不如即赐小人。"太史颔之。欣然携之而去。后不复见。惜太史中悔，不曾诘所来。

〔选自《聊斋志异》〕

小说以"太史某翁，忘其姓氏"开篇。点明"太史"，似实有其人；忘其姓氏，又似真而不确，真真假假，恍恍惚惚，从这简单的交代里，便将作品似幻似真的基调确定下来了。

太史昼卧斋中，忽然看见小"卤簿"，卤簿即古代王公、大臣出外时在其前后的仪仗队，从堂屋的角落里出来。那马只青蛙大小，人呢？只指头粗细。那官员戴着黑色纱帽，穿着刺绣的衣服，坐在轿子上，被人前呼后拥而出门去。太史公疑自己睡眼朦胧看错了。这时，一个小人返身回到屋里，携着拳头大小的毡包，竟一直走到太史公的床前，说："我家主人有不腆之仪，敬献太史。"不腆之仪，即不丰厚的礼物，随即，作者刻划这个小差人的神情：

> 言已，对立，即又不陈其物。少间，又自笑曰："戈戈微物，想太史亦无所用，不如即赐小人。"

"戈戈"，东西少的样子。差人说完，冲太史站着，并不把毡包递过来。过一会儿，他自己笑笑，说："这点小小的东西，想太史也派不上用场，不如就给我吧。"寥寥几笔，活画出一个贪利小人的嘴脸。

结尾说后来再没见过这种现象。可惜太史公当时"中绥"，即心里害怕，没有询问那些小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结尾也是似真似幻，同开

头的基调一致。

蒲松龄曾在给友人的诗中说："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也就是说，他搜奇志异，并非游戏文字，而是要抒发其胸中的"孤愤"。这篇小说叙说"小人"的故事，非常神奇，但对小差人的刻划，又将现实世界的丑恶予以批判，表达了厌恶之情，可见，蒲松龄的浪漫主义既有奇特的想象、美妙的夸张，但又有现实生义的因素。描写的是神鬼的境界，但有人间的气息。这种似真似幻，非真非幻的艺术手法，正是《聊斋志异》的魅力所在。（曹治国）

大　鼠　·蒲松龄·

万历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辄被啖食。适异国来贡狮猫，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阖其扉，潜窥之。猫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见猫，怒奔之。猫避几上，鼠亦登，猫则跃下。如此反复，不啻百次。众咸谓猫怯，以为是无能为者。既而鼠跳掷渐迟，頽臆似喘。蹲地上少休。猫即疾下爪掬顶毛，口齕首领，辗转争持，猫声呜呜，鼠声啾啾。启扉急视，则鼠首已嚼碎矣。〔选自《聊斋志异》〕

●●

这是一幅精彩的"猫鼠斗"的图画。

作者描绘这场猫鼠斗时，采用前铺后垫的方法，把猫的形象刻划得活灵活现，精警动人。

作者未写猫时，先充分地渲染大鼠的威力。明代万历年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鼠有猫大，在形体上已很特别了。这种鼠不仅个大，而且凶狠，能够吃猫。宫中为除鼠害，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猫却常常被鼠吃掉了。注意：以皇家的权力，寻来的民间佳猫，那么，这些猫则是不同寻常的猫了。可是这些猫不但没能制住鼠，反而丧生鼠口。由此可见，宫中之鼠实在不同凡响了。这样，就把鼠的力量描绘得相当充分了。

鼠已描绘足了，接着写猫。这猫是异国进贡的狮猫，它的个体多大？力量多强？作者一字未提，只描写了猫的毛色是白如雪。由此只写了与鼠斗时没有什么关系的毛色，便形成一个悬念：这种狮猫能制住鼠吗？将它投

掷到闹鼠害的屋子，关上门，偷偷地去观察。只见猫蹲在屋里，这个"蹲"字有深意，过了好久，鼠徘徊着从穴中钻出来。徘徊两字，也有深意。它与蹲字照应，实际是写双方的一场心理搏斗。一方静，一方动，猫蹲视鼠穴，鼠徘徊不前，双方都在观察对方，猫很坚定，鼠却犹疑，在这场气势的较量，猫是赢家，鼠是败角。

在第一回合后，短兵相接了。鼠见猫，怒而奔扑。猫呢？跳避茶几上。鼠追上茶几，猫就跳下来。一攻一守，形势紧张。这么一追一躲，不止百次。于是大家认为猫很怯弱，是没有能为的。这一句评说是偷窥者的看法，进一步加深了悬念：这只猫似乎与从民间选来的佳猫一样，恐怕也是老鼠的口中食了。接着"形势直转急下：老鼠反复追猫，精力消耗不少，蹦跳的速度慢慢迟缓了，肚子胀得大大的，直喘气，只好蹲在地上少许休息。"这时："猫即疾下，爪掏顶毛，口齕首领。"猫就箭一般地从茶几上跳下来，紧紧地抓住老鼠的顶毛，用嘴咬住老鼠的脑袋，双方争持不让。作者从"猫声呜呜，鼠声啾啾"八字，从声音的角度，描绘争斗的激烈。是猫胜呢？还是鼠胜呢？也许到底是外国进贡的猫，而且毛色雪白，逗人喜爱，人们怕这种狮猫被鼠咬死了，故"启扉急视"，所见的场面是老鼠的脑袋已被猫咬碎了。

到此，人们才明白：开始时鼠追猫跑，并不是猫怯，而是猫在用智慧在与鼠斗，要把老鼠拖得精力减损，然而再战而胜之。而且当鼠气喘休息时，猫就抓住机会，将鼠擒杀。可见，狮猫不仅在力量超过鼠，而且在智慧更胜一筹。它使用的是敌疲我打，后发制人的战略。短短一篇小说，寓意如此深刻，实在难能可贵。而且，在表现上运用了抑扬的手法：对鼠是先扬后抑，对猫是先抑后扬，两者对比，使其反差更为突出。在突出的反差中，将猫的形象便刻画得十分丰满。（曹治国）

祝　翁　·蒲松龄·

洛阳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余，病卒。家人入室理缠经，忽闻翁呼甚急。群奔集灵寝，则见翁已复活。群喜慰问。翁但谓媪曰："我适去，拼不复还，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故复归，欲偕尔同行也。"咸以其新苏妄语，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媪云："如此亦

善，但云生，如何便死？”翁擇之曰：“是不难。家中俗务，可速料理。”媪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户外，延数刻而入，给之曰：“处置妥矣。”翁命速装。媪不去，翁催益急。媪不忍拂其意，遂裙妆以出。媳女皆匿笑。翁移首于枕，手指令卧。媪曰：“子女皆在，双双挺卧，是何景象？”翁搥床曰：“并死有何可笑。”子女见翁燥急，共劝媪姑从其言。媪如言，并枕偃卧。家人又共笑之。俄时，媪笑容忽敛，又渐而双睫俱合，久之无声，俨如睡去。众始近视，则肤已冰而鼻无息矣。试翁亦然，始共惊怛。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选自《聊斋志异》〕

世上的钟情男女往往海誓山盟，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然而，同死者实在不多。《祝翁》写的正是夫妻同死。祝翁死后，魂灵惦记老妻在儿辈手下，寒热仰人，怕她受苦，于是死而复活，招妻同死，老媪收拾停当，双双溘然而逝。

生死本是人生的大事，尽管谁也逃不了死，但死总是悲哀的。但在祝翁将死写得趣味横生。所以能获得如此的艺术效果，在于作品里贯穿着一条有兴味的线索。

著名作家茅盾曾说过：结构小说要找到一条有兴趣的线索，依这条线索去展开故事，往往就事倍功半。他特别强调线索的兴味性。《祝翁》艺术特点之一是依兴味线索来组织文章的结构。

这条兴味的线索是祝翁死而复活，邀妻同行。在祝翁来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对老妻、儿女来说，则认为是老翁“新苏妄语”，认为不可能的。于是祝翁的想法与别人的想法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两端。于是，其妻就说“如此亦善”，因为她不相信会是事实，为哄老翁，慨然答应。翁让妻料理俗务，妻于是在外转转，说已料理完毕。翁让妻速妆，媪不忍拂其意，便裙妆以出。翁让媪共枕睡卧，媪在儿女跟前，不好意思，于女怕翁燥急，便劝媪睡于翁侧。家人见老翁提出如此孩童式的要求，大家都笑着去满足老翁的要求。结尾是老翁、老妪果然在大家的嬉笑声中，双双安然逝去了。正因为，老翁的子女，包括读者在内，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只是为慰藉老翁来演演戏，这便产生了趣味性结尾，翁媪果真死去，这完全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前后强烈对比，便产生极大的力量撞击读者的心灵。这正是兴味线索

产生的艺术力量。由于作品以这条兴味线索来组织故事，故整个作品虽单线发展，但随祝翁的要求一个比一个"荒诞"，便掀起一个又一个"笑"的波澜，引起读者的兴趣。（秦 秀）

僧 术 ·蒲松龄·

黄生，故家子。才情颇瞻，夙志高骞。村外兰若，有居僧某，素与分深。既而僧云游，去十余年复归。见黄，叹曰："谓君腾达已久，今尚白纻耶？想福命固薄耳。请为君赂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请勉办其半，余当代假之。三日为约。"黄诺之，竭力典质如数。三日，僧果以五千来付黄。黄家旧有汲水井，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来置井边，戒曰："约我到寺，即推堕井中。候半炊时，有一钱泛起，当拜之。"乃去。黄不解何术，转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间巨泡起，铿然而破，即有一钱浮出，大如车轮。黄大骇，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击触有声，为大钱所隔，不得沉。日暮，僧至，谯让之曰："胡不尽投？"黄云："已尽投矣。"僧曰："冥间使者的将一千去，何乃妄言。"黄实告之，僧叹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以明经终，不然，甲科之致矣。"黄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辞而去。黄视井中钱犹浮，以绠钓上，大钱乃沉。是岁，黄以副榜准贡，卒如僧言。〔选自《聊斋志异》〕

●●

蒲松龄在《僧术》中，运用了人物性格缺陷法来达到引起稍带鄙薄的遗憾情绪。

黄生，才情丰富，夙志又高，按理说，科举应该得志。然而，一直蹭蹬。他与村外庙里的一个和尚交情甚好。和尚认为他是福命浅薄，故不得科场得意。为此，和尚答应替他拜求冥间主管人世禄命的神明，但得十千钱的贿赂费。黄生自筹五千，和尚代他借五千。当和尚在庙中施法祈求时，让黄生将钱推入井中，这样，冥间使者收取后，就能改变黄生的禄命。两人约定后，分头行事。可是，在推钱入井时，黄生犹豫了：因为不了解和尚的办

法灵不灵，如果将十千钱扔入井中，实为可惜；临时改变主意，只扔一千。少间，井中起巨泡，裂后现出一钱，大如车轮，黄生拜后，又投四千。但新投的钱被浮起的大钱阻隔，落不到水中。最后，因只投一千，仅够买个"明经"，如投十千，便能中进士。最后，果然以明经终生。

这是遗憾的。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人物的性格缺陷造成的：鄙吝者必非大器。

这篇小说写了阴间也有贿赂之风，并主旨不是揭露贿赂；写了宿命论的观点，但主旨不是宣传宿命论。其主旨是批评"鄙吝"。鄙吝是黄生性格上的最根本的缺陷。既然与僧约好，临时却将钱"匿其九"。这时所以"匿其九"，还是因为对僧的"术"不了解，不信任。当见大钱浮起，僧术已灵，他再投，也仅四千。这是鄙吝性格的第二次深化。作品通过对人物性格的缺陷的描写，使人产生对黄生的鄙薄之情，又为他的失策感到遗憾。

这种通过人物性格缺陷的描写来达到激起读者情绪的方法，是一条特别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秦　秀）

潞　令　·蒲松龄·

宋国英，东平人，以教习授潞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余乡徐白山适过之，见其横，讽曰："为民父母，威焰固至此乎？"宋洋洋作得意之词曰："嗟，不敢，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后半年，方据案视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挽乱，似与撑拒状。自言曰："我罪当死！我罪当死！"扶入署中，逾时寻卒。呜呼！幸阴曹兼摄阳政，不然，颠越货多，则"卓异"声起矣，流毒安穷哉！〔选自《聊斋志异》〕

●●

这篇小说充分地揭露了宋国英的"贪暴不仁"，他草菅人命，为了催缴苛捐杂税，向上邀功请赏，将穷苦的人民杖毙大堂之上，竟使尸骸狼藉。可是，别人指出他的残暴时，他还得意洋洋地夸炫道："嗟！不敢！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到任一百天，杀了五十八人，这是何等的残酷啊！这句自炫之词，将他的豺狼面目刻划得极为狰狞。在他的淫威下，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子散妻离，多少人饮恨黄泉。因为这五十八人，他们牵涉

到很多家庭，死者有的是人之父，有的是人之夫，有的是人之子。他们的死亡，必将使其亲属遭殃，所以，实际死亡的人数远不止五十八人。可见潞州的大堂就是穷苦人的地狱，宋国英就是穷苦人的索命阎罗。

这种官员，竟然无人查惩，可见整个社会是何等的黑暗。蒲松龄这种揭露，并不是为了惊世骇俗而作的夸张，它是封建社会现实的实际写照。唐代诗人杜荀鹤说："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氏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可见，宋国英的贪暴是有普遍性的。这也正是揭露的深刻之处。

作者对宋国英这类贪暴之吏是仇视的，于是小说就接着描写半年后，宋国英正据案视事，忽瞪目而起，好像同人推打撑拒，连声说："我罪当死！"不久，果然死了。他是被阴间的鬼神抓走的。将这种贪暴官吏的死亡，归之于神明的公正处理，这是作者愤怒之情的表现，代表了作者的愿望。但是，这个结局也反衬出在阳世上，宋国英这类官吏是无人过问的。这实际是作者采用曲折的方法对封建政治的批判。因为直接的揭露，必将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在当时，封建统治者不仅不惩办宋国英，还会奖励他，认为宋国英的政绩"卓异"。这又进一步地指出了宋国英贪暴的后台是封建的最高统治者。（秦　秀）

河间生　·蒲松龄·

河间某生，场中积麦穰如丘，家人日取为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与主人相见，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饮，拱生入洞。生难之，强而后入。入则廊舍华好。即坐，茶酒香烈。但日色苍皇，不辨中夕，筵罢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夙归，人莫能迹。问之，则言友朋招饮，生请与俱，翁不可；固请之，翁始诺。挽生臂，疾如乘风，可炊黍时，至一城市，入酒肆，见生客良多，聚饮颇哗，乃引生登楼上，下视饮者，几案拌餐，可以指数。翁自下楼，任意取案上酒果，怀来供生。筵中人曾罢之禁。移时，生视一朱衣人前列金桔，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默念：狐当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觉身不自主，眩堕楼下。饮者大哗，相指以妖。坐仰视，竟非楼，乃梁间耳。以

实告众。众审情确，赠而遣之。问其处，鱼台，去河间三千里云。

〔选自《聊斋志异》〕

●●

《河间生》是哲理动人。哲理实际是辩证法运用于文艺作品中的效果。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河间生》的哲理趣味是从作品的主旨表现出来的，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身正邪远。已邪招外邪，邪侵心不正。河间某生的麦秸里藏有一狐，它公然与某生相见，并邀去麦秸洞中，进去，只见廊舍华好，茶香酒烈。那狐是个老翁，常常夜里出去，早晨回来。某生问它的去向，狐说是朋友请他饮宴。某生请一起去，狐便带他去一城市。进入酒肆，登上高楼，俯视楼下，尽是酒客。翁可以任意去取任何一桌上的吃食来献给某生，别人都发觉不了。某生看见一个朱衣人的桌上摆满金桔，让狐去取。狐说："此正人，不可近。"这引起某生的推理：朱衣人是正人，狐便不敢去取他的东西；那么，狐同我来往，就说明我不正，不正即邪。从今以后，我一定要自正。才这么一想，某生就感到身不由自主，晕晕乎乎地掉到楼下。引起酒客大哗。某生抬头一看，刚才自己并不是坐在楼上，而是坐在屋梁上。因为他刚一决定要做正派人，狐狸便害怕，不敢同他接近。心正邪即退。这个主旨是颇发人深思的。正是这种哲理性的主旨，创造了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篇小说的想象也是新奇的，但新奇却又不离现实的土壤。如狐精在麦秸洞内安身。在人从外表看来，是麦秸堆。进入里面，却是廊舍华好，别有天地。这是新奇的想象了。但是里面屋宇不错，却"日色苍皇，不辨中夕。"即太阳光的颜色是黄黄的，中午、傍晚都如此，这与麦秸洞的感觉是一致的。因为麦秸是黄的，在麦秸洞里，便有此感受。这又是现实的。所以，蒲松龄的想象总是从现实中生发出来，故新奇，又真实可信。又如某生与狐在楼上，"下视饮者，几案拌餐，可以指数。"这种情境，很切合在梁上朝下看的实际。所以，由于想象是从现实出发的，故作品有一种似幻似真的色彩。初读新奇，读完一回味，又处处可信。这正是蒲松龄浪漫主义的一个特点。

（秦　秀）

乱　离

·蒲松龄·

陕西某公，任盐铁，家累不从。值姜瑮琅变，故里陷为盗薮，音信隔绝。后乱平，遣人探问，则百里绝烟，无处可询消息。会以复命入都，有老班役丧偶，贫不能娶，公费数金使买妇。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遂携金就择之。自分金少，不敢问少艾。中一媪甚整洁，遂赎以归。媪坐床上，细认曰："汝非某班役焉？"惊问所知，曰："汝从我儿服役，胡不识。"役大骇，急告公。公认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偿之。班役以金多，不屑谋媪。见一妇年三十余，风范超脱，因赎之。既行，妇且走且顾，曰："汝非某班役耶？"又惊问之，曰："汝从我夫服役，如何不识。"班役愈骇，导见公，公视之，真其夫人。又悲失声。一日而母妻重聚，喜极。乃以百金为班役娶美妇焉。

〔选自《聊斋志异》〕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巧合法是艺术表现的重要方法。《乱离》的兴味在巧合中来。

陕西某公，担任盐官，赴任时，因独身带仆前往，将母与妻留在故乡。赶上姜瓖叛乱，家乡沦陷，母妻失散，音讯全无。乱平后，遣从人回故乡探访，也无消息。某公秩满回京城复命，怜老班役丧偶，给点钱让他去买个妻子。老役上街，在人市上买个老妪，带回来，竟是某公离散的母亲。第二次上街买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恰好又是主人的妻子。真是巧而又巧了。

这种用巧合构思故事的方法，从理论上而言，有其根据。因为世界上的事情，错综复杂，变化无常，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个偶然性便是误会、巧合了。从文艺实践而言，一般总以巧取胜。

巧是巧，但《乱离》的巧并不失真。因为姜瓖造反后，某公的家乡"百里绝烟"。其母与妻自然不能在故乡呆下去了。当时，军队虏获妇女，凯旋后，拿到人市上，插标叫卖，就这样某公的母与妻就有可能被大兵从其家乡虏

到京师。这便是偶然中的必然了。从某公而言，自己母妻失丧，看见老班役妻死，让他去买个女人。而从老班役来说，头次金少，只够买老妪的，就可能买到某公的母亲。某公感激班役使其母子重聚，添点钱，让老班役再去买。这次金多了些，就要选年轻一点的女人，这就有可能买到某公的妻子了。所以，这些又都是巧合得以存在的条件。巧得要合情合理，要符合生活的逻辑，才有真实性。《乱离》虽巧，又扣紧当时的现实和人物的心态，故巧而不诬。

过分的"巧"，往往也会显得虚假，破坏艺术的真实境界。蒲松龄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于是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道："此必公有大德，故鬼神为之感应。"他将两次买妻的巧合，归之于神明暗助。用迷信的烟雾，来弥缝巧合的裂纹，在过去，这未尝不是一种高招。起码它将现实中说不明白的问题，归之神的幻境，使人在心理上获得慰藉，消除疑惑，取得心理的真实感。

这篇小说读后并不是探询是不是这么巧的问题，而是感叹乱离的惨，再现了现实生活的混乱。一个官员的家庭在当时都如此四分五裂，那么一般百姓呢？这使读者不禁深思！这正是小说最有价值的因素了。

（秦　秀）

狐惩淫　·蒲松龄·

某生购新第，常患狐。一切服物，多为所亵，且时以尘土置汤饼中。一日，有友过访，值生出，至暮不归。生妻备馔供客，已而偕婢喂食余饵。生素不羁，好蓄媚药，不知何时狐以药置粥中，妇食之，觉有脑麝气，问婢，婢云不知。食讫，觉欲焰上炽，不可暂忍，强自按抑，燥渴愈急。等思家中无可奔者，惟有客在，遂往叩斋。客问谁，实告之。问何作，不答。客谢曰："我与若夫道义交，不敢为此兽行。"妇尚流连。客叱骂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丧尽矣。"隔窗唾之。妇大惭，乃退。因自念：我何为若此？忽忆碗中香，得毋媚药也。检包中药，果狼藉满案。盏盏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饮之。顷刻，心下清醒，愧耻无以自容。展转既久，更漏已残。愈恐天晓难以见人，乃解带自

经。婢觉救之，气已渐绝。辰后，始有微息。客夜间已遁。生脯后方归，见妻卧，问之，不语，但含清涕。婢以状告。大惊，苦诘之。妻遣婢去，始以实告。生叹曰："此我之淫报也，于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为人！"遂从此痛改往行，狐亦遂绝。

〔选自《聊斋志异》〕

●●

这是一篇劝诫小说，蒲松龄是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常常用小说抑恶扬善，规劝世人。

一般而言，有意宣传某种观点的文章，容易落下概念化的毛病。但在蒲松龄的笔下，却无此弊，究其原因，他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挖掘素材里表现某个观点的东西，因此，观点与材料统一。《狐惩淫》的艺术特色就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去表现观点。

某生购新第，常患狐。一切服物，多为所毁，且时以尘土置汤饼中。这几句叙述，有似闲文，但是却为下面狐把媚药放置粥里埋下了伏笔。

从某生而言，他性格放荡不羁，好蓄媚药。这种性格的人，生活一般较多随意性，未必天天早出晚归，常常在外留宿。这样，友人拜访他，就可能值他不在家。所以，下边的那场未遂悲剧就有了生活的依据。

接着，其妻款待生友，留其暂宿客房。生妻食客人剩下的余粥，谁知狐尝媚药其中，药性发作，其妻"觉欲焰上炽，不可暂忍；强自按抑，燥渴愈急。"于是，在百般难耐的情况下，便奔客人。关于客与妻的隔窗对答，描写得活灵活现。

这里的描写很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人的思想逻辑。客问何作，生妻不答。这不答二字，说明生妻平日为人正派，同时，在当时的情况下，确也不好答，不答之答，反而将奔客的原因表现得清楚了。客人并不是立刻叱骂，而是"谢曰"，即拒绝，态度坚决，但语言却很强硬，点明"不敢为此兽行"。这符合客人的品格。只有当义正词严的拒绝后，"妇尚留连"时，客人动了气，叱骂起来，并隔窗唾妇。在这强烈的刺激下，妇才清醒，压住了药性，悄然退去。后以冷水解药才彻底消除药性。这一段刻划，像电影的一个很生活化的镜头，写得入情入理，充满了生活气息。因其妻为端正的人，只因药性作用，一时之间，理智战胜不了生理的需要，才去投奔客人。在客人的强刺激下，生理暂被压抑，理智稍稍回归，终于未演成悲剧。

其后，妻的那段心理矛盾以及自经的行动，都是从一个端正女人的性格出发的，故此也是生活化的。最后，生归，耳闻这场未遂悲剧，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狐患也从此绝迹了。"戒淫"的主旨也表现得很充实、深刻。

当然，蒲松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大家，他将现实的生活挪于想象的空间去表现，让狐狸成为制造事端的主角，因此，他的艺术表现同现实主义的客观描绘不同，着重于幻想世界的刻划。这样，他的真是幻觉的真。正因为作品的真是幻觉的，故他的宣传就不是僵化的说教，而是艺术的表现了。（秦　秀）

戏　缢　·蒲松龄·

邑人某，佻达无赖。偶游村外，见少妇乘马来，谓同游者曰："我能令其一笑。"众不信，约赌作筵。某遽奔去，出马前，连声嗥曰："我要死。"因于墙头抽粱秸一本，横尺许，解带挂其上，引颈作缢状。妇果过而哂之，众亦粲然。妇去既远，某犹不动，众益笑之。近视，则舌出目瞑，而气真绝矣。粱干自经，不亦奇哉？是可以为佻薄者戒。〔选自《聊斋志异》〕

●●

《戏缢》仅一百五十字，读来饶有趣味。这除了劝人戒"佻薄"的主旨外，在艺术上，以喜衬悲，在轻松中寓严肃，是其主要特点。

悲与喜是生活和艺术中的一对矛盾，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一般情况下，作品往往以悲写悲，或以喜写喜。但因生活中悲与喜互相转化，而且形态上也往往有相反的表现，所以，在文艺创作中，喜悲交衬便又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技巧。

《戏缢》的"缢"原是"戏"，即开玩笑，后来却成了"真缢"。也就是说，以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不过，这篇小说的"喜剧"是轻松而带鄙弃的。"悲剧"是轻松而带劝戒的。因为，小说的主角是个"佻达无赖"的人。故其作者对他采用了揶揄、嘲弄的态度。

无赖总爱在妇女面前出洋相，搏取别人的一笑，他们并不管妇女的那一笑是友善的，还是鄙薄的，似乎只要是一笑，便能慰藉那无聊的心灵。这个"邑人某"便是这类人物。他与众人偶游郊外，见少妇乘马来，便想逗她一笑。众人不信，约赌酒宴。他怎样逗人笑呢？假装上吊。他急急忙忙跑到妇人马前，大叫大嚷："我要死。"以便引起妇人的注意。随后从墙头抽一

段高粱杆，解带挂在上面，钻进脖子，装出上吊的样子。在人们的意念中，高粱杆又小又脆，是不能悬挂人的，故此，妇人一笑，众人见无赖果然引得妇人笑了，也大笑起来。妇人骑马走远了。"邑人某"还不动，众人更笑了。因为妇人已去，看不见他的洋相，他还不停止，其形状是可笑的。谁知他是真的死了呢！闹着玩，果然玩掉了生命，这是悲剧的。

"戏缢"变成真缢，结局是悲剧的，但其演变的过程却充满了喜剧的因素，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恶作剧的目的，仅仅是博过路的素不相识的女人的一笑；无赖博妇人一笑的方式是滑稽的、无聊的；装出疯魔姿态，声言"要死"，却找高粱杆这种经不住人的体重的物体作上吊的横梁。这与"要死"形成鲜明的反差，实则是并非真要死；整个闹剧的过程是充满了不同内容的笑：妇人是"哂之"，即鄙薄的笑；众人的"粲然"，是轻松的笑；最后看见妇人去远了，邑人某还痴呆呆的挂在那儿，众"益笑之"是略带讽刺、嘲弄的笑。这些不同的笑，创造了一种喜剧的效果。

这种带着闹剧成分的喜剧色彩与结尾的悲剧后果形成强烈的对比，有力地衬托了悲剧的结局，使作品轻松中含着深沉，滑稽里蕴着严肃。以喜衬悲，加重了悲剧的分量。因此，这篇小说读后让人警悟，令人回味。在这么短的文章中，如此熟练地运用悲喜交衬的手法，实在令人叫绝。

（秦　秀）

金世成　·蒲松龄·

金世成，长山人。素不检。忽出家作头陀。类颠，啖不洁以为美。犬羊遗秽于前，辄伏啖之。自号为佛。愚民妇异其所为，执弟子礼者以万千计。金诃使食矢，无敢违者。创殿阁，所费不资，人咸乐输之。邑令南公恶其怪，执而笞之，使修圣庙。门人竞相告曰："佛遭难。"争募救之，宫殿旬月而成，其金钱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选自《聊斋志异》〕

这是一幅讽刺性的风俗画，读来触目惊心。

金世成的品格低下，行为不检。出家当了道士，装痴作呆，用吃不洁净的东西去表现自己，希图引起别人的注意，猪羊狗马拉屎在道上，就趴下

去吃。自称是修炼成佛了，这实际是一种欺骗。但是，愚昧的百姓看见金世成的行为怪异，以为他真是"佛"，万千自愿做他的弟子。金世成欺骗得手，命令信徒吃屎，信徒们从不敢违抗。他要修殿阁，用资巨大，人们都乐意捐献。

这是一幅多么愚昧的图画啊！金世成利用别人的愚昧，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名利双收。

县令南公表面上恶金世成其行，逮捕、鞭打他，勒令他去修孔庙。金世成的门人奔走相告，说："佛遭难。"为了救金世成，争先恐后地募捐，宫殿仅个把月就修好了。县官老爷既然讨厌金世成的"怪"，却又罚他修孔庙。孔庙是封建社会里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士大夫不出钱修，却让无赖去修，实际上，县令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去达到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目的。如果说，金世成是庸俗的骗子，县太爷便是高雅的骗子。他们手段不同，其实都是利用百姓的愚昧以图私利。

在小说的结尾，蒲松龄说金世成"金钱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这是一种对世情深深的慨叹。

这篇小说选材很奇特，他描绘的是一幅怪现象。从无赖做佛和县令利用无赖两方面，既反映了当时那愚昧落后的社会图画，又揭示了官府丑恶行径，表现了一个深刻的主题。

在艺术表现上，这篇小说既没刻划场面，也没运用细节，只是平平地叙述出来，文章里连有色彩的形容词也少有，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此感染人的力量呢？原因之一是作者的叙述不是客观的，是含蓄的叙述。如金世成为人"素不检"，可见是无赖了。他为什么要当头陀？他为什么要吃屎？愚民们为什么要那么礼敬他？县令为什么让金世成修圣庙？修完后又把金世成怎么样了？作者没有一字道及，一切都包蕴在具体的叙述中间，让读者从字里行间去挖掘。作者的感情就在这含蓄的叙述之中。看似淡，实际浓。正由于选材新颖，又以含蓄的叙述方法出之，故此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曹治国）

张老相公 ·蒲松龄·

张老相公，晋人。适将嫁女，携眷至江南，躬市奁妆。舟抵金山，张先渡江，嘱家人在舟，忽爆腥腥。盖江中有黿怪，闻香

辄出，坏舟吞行人，为害已久。张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没。张回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谒寺僧，询鼋之异，将以仇鼋。僧闻之骇，言："吾侪日与习近，惧为祸秧，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时斩牲牢，投以半体，则跃吞而去。谁复能相仇哉！"张闻，顿思得计。便招铁工，起炉山半，冶赤铁，重百斤。审知所常伏处，使二三健男子，以大箝举投之。鼋跃出，疾吞而下。少时，波涌如山。顷之浪息，则鼋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并快之，建张老相公祠，肖象其中，以为水神，祷之辄应。

〔选自《聊斋志异》〕

●●

《张老相公》刻划了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理想人物，展示了人生的希望。

张老相公的形象是在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完成的。主要是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张老相公与长江中的鼋怪的冲突便是小说的主线。

这个冲突是逐步展开的。张老相公送女出嫁，泊舟金山。他要去购置妆奁，临行嘱咐家人不要在船上著肉，因为江中鼋怪闻香辄出，吞舟吃人。这里，张老相公开始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并没想到是要与鼋怪交锋。他离开后，家人忘了他的嘱咐，在船上烤肉吃，结果鼋怪出来，掀浪覆舟，妻女丧命。张老回来，"悼恨欲死。"人与鼋的矛盾揭开了序幕。

在这对矛盾中强弱力量悬殊。张老处于劣势。张老登金山，谒寺僧，调查鼋怪的情况，决心杀鼋。他调查，是为了知己知彼，掌握杀鼋的方法，改变强弱悬殊的局面。这一访问，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寺僧劝阻。和尚认为鼋怪太强，人们怕遭祸秧，拿它当神明予以奉祀，只求它不怒，便投放食物，听其跃出吞食。怎敢仇视它呢？寺僧是好心。但从他的叙述中，进一步渲染了鼋怪的强大，造成了一个气势：怪强人弱，冲突的结果是人亡怪存。作品到此，蓄势已满，形成了紧张的氛围。

从寺僧的谈话中，张老获得了制服鼋怪的设想。因人们投下半只牲牢时，鼋怪便跃出江面吞食。于是张老就找来铁工，冶炼重百斤的烧红的铁疙瘩，当做牲牢模样，投入鼋出没的地方。鼋以为是牲牢来了，习惯地跃出江面，将红铁吞入腹中，终于被烫死了。从冶铁当牲牢的设想中，透示了张老的智慧。在这个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力不如鼋怪，但人智胜于鼋。张老与鼋斗智不斗力，避敌之长，发挥自己的优势，一举取得成功。所以，这

次取得成功，并不是侥幸的，而是经过调查研究而采用的决策。故此，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人力胜自然，冲突完成，张老的形象也在红铁的一挪中，闪着灼人的光彩。

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写人的方法，当刻划人物时，一般要尽力描写自然的声威，越是把自然的一方写得强大，越是能将人物刻划得高大。这正是这篇小说在描写冲突中的成功之处。（曹治国）

酒　虫　·蒲松龄·

长山刘氏，体肥嗜饮。每独酌，辄尽一瓮。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矣。一番僧见之，谓其身有异疾。刘答言："无。"僧曰："君饮尝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刘愕然，便求医疗。曰："易耳。"问："需何药？"俱言不需。但令于日中俯卧，缚手足，去首半尺许，置良酿一器。移时，燥渴，思饮为极，酒香入鼻，馋火上炽，而苦不得饮。忽觉咽中暴痒，忽有物出，直堕酒中。解缚视之，赤肉长二寸许，蠕动如游鱼，口眼悉备。刘惊谢。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虫。问："将何用？"曰："此酒之精，瓮中贮水，入虫摇之，即成佳酿。"刘使试之，果然。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选自《聊斋志异》）

●●

不但想象奇特，而且结构新颖，是属于讲故事一类的小说。

的确，作者的笔墨不是放在刻划人物上，尽管关于长山刘氏的描绘不少，但作者不是写他的性格，而是叙述他的故事。刘氏饮酒不醉，是因为腹中有"酒虫"。这实在是种奇思逸想。番僧见刘某求医。番僧的医法既不用药物，也不用器械，办法是以酒引虫：让刘俯卧，缚住手足，去头半尺，置好酒一坛。酒香入鼻，欲饮不能，馋火上炽，焦渴难忍。酒虫便从咽中爬出来，掉落酒瓮中，其状是"赤肉长二寸许，蠕动如游鱼，口眼悉备"。只要瓮中贮水，放入酒虫，即成美酒。这实在道人之所未道，人言之所未言，故有一种新鲜感。

想象是人类的共有特性之一，文学是离不开想象的。所谓想象，即人在头脑中改造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是人的重要心理活动。一切创造活动都离不开想象，而文学创作是想象的结晶。黑格尔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高尔基认为："想象是创造形象的文学技巧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越是奇特的想象就越有审美的价值。《酒虫》的魅力不是以人物刻划来实现，也不是从情节曲折中产生，而正是以奇特的想象来取得艺术的感染力。《酒虫》的想象不但奇特，而且适合中国的民族心理。这种想象借鉴了中国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我国民间传说里，认为瞌睡是有瞌睡虫在起作用，《西游记》里孙悟空就常用瞌睡虫去制服对手；民间还认为烟瘾大的是烟虫在作怪。传说某人烟瘾大，要埋头烟里才能过足烟瘾。一次，这人埋头烟中，旁人见他鼻孔里伸出两条黑虫，用夹子突然夹出来，其人就不再想吸烟了。《酒虫》正是借鉴民间传说的创造，因此，小说就易为人接受。这正是蒲松龄创造的高明之处。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首尾正相反：这位刘某在未除酒虫前：体肥、家富、嗜酒如命；在除掉酒虫后，体瘦、家贫、恶酒如仇。这个安排在作者是有深意的，即他认为"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哉？"宣传的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然而，从疑问的语气看，蒲松龄对此也似在疑信之间，如果抛开这种封建迷信的观点，若从艺术效果来说，由于作者对饮啄前定的半信半疑，反而使作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从欣赏来说，这倒令人回味。（幸　秀）

布　客　·蒲松龄·

长清某，贩布为业，客于泰安。闻有术人工星命之学，诣问休咎。术人推之曰："运数大恶，可速归。"某惧，囊资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隶胥。渐渍与语，遂相知悦。屡市餐饮，呼与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问所营干，答曰："将适长清，有所勾致。"问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命自审。第一即己姓名。骇曰："何事见勾？"短衣人曰："我乃离里人，东四司隶役。想于寿数尽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需时日，子速归，处置后事，我最后相招，此即所以报交好耳。"无何，至河际，断绝桥梁，行人艰涉。鬼曰："于行死矣，一文亦将不去。

请即建桥，利行人，虽颇烦费，然于子未必无小益。”某然之，归，告妻子作周身具。克日鸠工建桥。久之，鬼竟不至。心窃疑之。一日，鬼忽来曰：“我已以建桥喜上报城隍，转达冥司矣。谓此一节可延寿命。今牒名已除，故以报命。”某喜感谢。后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赍楮帛，呼名酬奠。既出，见短衣人匆遽而来曰：“子几祸我。适司君方莅事，幸不闻之，不然，奈何？”送之数武，曰：“后勿复来，倘有事北往，自当迂道过访。”遂别而去。

（选自《聊斋志异》）

●●

《布客》的艺术特点就是以曲折的故事取胜。

优美的故事一般要有起承转合。《布客》的故事也是如此，它以人的生死为线索，展开情节。人的命运，最尖锐的问题是生死问题，也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作者抓住生死这条线，逐层揭示，自然具有吸引力。

长清布客，在泰安找看相算命的问吉凶，得个“运数大恶”的结论，即有生命之忧，这一下就形成了紧张的气氛，制造了悬念：他好好的，怎么会死？客居外地，死了连家人都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呢？布客忧惧，读者也担心。这个“起”，就起得突兀，如平地惊雷，令人心颤栗。因将死，故赶紧归家，引出同短衣人的交往。这个开头就为“承”又伏下一脉。

《布客》的“承”很轻松，日如。布客北下，途遇短衣人，“似是隶胥”，“渐渍与语，遂相知悦。”道路之上，碰见同行者，这是极寻常的事情，故这个“承”就非常生活化，没有任何矫揉的痕迹。由于布客将死，又烦又闷，在路上就需要与人交谈，来排心头的苦闷。与短衣人交谈，又是符合人物的特定情境的。交谈而相“知悦”，自然请人吃饭，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然而在这轻轻淡淡的叙述中，作者巧妙地端出了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布客请短衣人吃喝，短衣人自然很感谢，两人发生了友谊。布客问他出外有何“营干”，答曰：“将适长清，有所勾致，”布客问他去勾捕何人。因两人有交谊，故短衣人拿出勾牒，让布客自看。布客看见勾牒上第一名便是自己，惊骇地问：“何事见勾？”短衣人才露出身份：自己是阴间的勾魂隶役，因布客寿数已尽，阴司便要勾捕他了。

至此，故事已有惊心动魄的效果了。

承，有两个作用：一要承开头，二要发展情节。从承开头而言，已很自然；从发展情节而言，波澜陡起，动人心魄。因遇到的是阴间的勾魂隶役，呼应了上面星相家之预言，更重要的是把生死矛盾线明朗化，形成故事的

第一个高峰。这也是故事的第一个发展点：布客求救，鬼使不能，但提出牒上的名姓不少，勾拘需要时日，看在沿途的交情上，将布客这第一个该勾拘的人换为最后一名，只能生前后次序上变动一下，以报知交。这是第二个发展点，在故事的紧张节奏里稍作回旋。第三个发展点是来到河畔，见桥梁断绝，鬼役劝布客出资修桥。其理由有二：钱再多，死了也带不走，多等于不多，有等于无，何不做点好事。另外，做了好事，未必没有小益处。布客答应，归家后一面让妻子治备丧葬用品，一面出资修桥。这个发展点在"死"的问题已定了、从承来说，非常自然、又非常奇巧。奇巧不失自然，自然又不呆板，天衣无缝，巧夺天工。

"转"是故事的核心环节。一般而言，转要自然，不能强转，强硬的"转"，就不真实；"转"不过去，也是失败。《布客》的"转"很巧妙。前边的承起和承都是实写，而"转"，作者让他空灵，即不写鬼使如何活动，而写布客准备死，久之，"鬼竟不至"，一天，鬼使忽来，说他将布客建桥之事转报阴司，阴司认为有此一节，可延寿纪，故牒名已除。布客于"死"中得"生"，鬼役与布客有交情，自然为之奔走。这个"转"，故是自然的。死中得生，这又是"合"。这个故事的"转"与"合"是重迭的，故干净利落。这也是整个故事的大高峰，气氛从忧转喜。

最后布客到东山酬奠鬼德，几乎给鬼友找来麻烦，这又是"余波"。这么短的故事，能写好起承转合就不易了，还另写余波，如强龙摆尾在大高峰后再起小高峰，非蒲松龄这样的讲故事的高手，一般人是实难达此境界的。

（曹治国）

骂　鸭　·蒲松龄·

白家庄民某，盗邻鸭烹之。至夜，觉肤痒。天明视之，茸生鸭毛，触之则痛。大惧，无术可医。夜梦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邻翁素雅量，每失物，未尝征于声色。民造告翁曰："鸭乃某甲所盗。彼甚畏骂，骂之亦可警将来"。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卒不骂。某益窘。因实告邻翁，翁乃骂，其病良已。

（选自《聊斋志异》）

《骂鸭》全文不足一百五十字，充满了新鲜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真是妙不可言。

首先，妙在构思精巧。显然，作者是对偷盗行为深恶痛绝的，故采取嬉笑怒骂的方式，予以尽情的斥责。但是，怎么表现呢？作者想象出偷吃邻居的鸭，身上便生鸭毛，只有别人痛骂，才能除去病根。这个构想实在巧妙之极。用这个构思，将偷鸭者的洋相出尽，令人喷饭。

其次，人物形象极为鲜明。

偷鸭的狡猾，邻翁的雅量，都极突出。偷鸭者长了一身鸭毛，触之则疼。夜梦神人指示："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他不去公开承认错误，却去用假话欺骗邻翁，诬鸭是别人偷的，说那人怕骂，骂之可警将来。可见狡猾之至。一是嫁祸于人，二是装出关心邻翁的样子，明明是自己求人，却打扮成自己助人。直到邻翁拒绝他的鼓惑后，他走投无路时，才以实告。不到山穷水尽，不吐真言。这种人的品格就可想而知了。

邻翁是个胸怀宽广的人，丢了东西，从来不从脸色上表现出来。即使偷鸭者装出好心的样子去鼓动他，他笑笑，说："谁有闲气骂恶人。"他不上当，这并不是他看出了偷鸭者的居心，而是出于本性的至诚。当他见偷鸭者以实告时，为了治人之病，他才张口骂，而骂还是为了别人。这人的豁达、敦厚，实为少有。

在刻划这两个人物时，作者的手法同中有异。同者都是从人物的行动和对话上写人。异者是在描绘邻翁的形象时，除了写他行为和对话外，还加以概括式的议论。如"邻翁素雅量，每失物，未尝征于声色。"同中寓变，显得丰富多彩。

这篇小说是劝戒之作。在小说的后面，作者评论道："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鸭毛生。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灭；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一劝不要偷东西，二劝丢了东西不要骂。并指出邻翁的应求而骂，是做"慈善"的好事。这种评论也是别出心裁。（曹治国）

泥书生 ·蒲松龄·

罗村有陈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颇丽。自以婿不如人，

郁郁不得志。然贞洁，婆媳亦相安。一夕独宿，忽闻风动扉开，一书生入，脱衣巾，就妇共寝。妇骇惧，苦拒；而肌肤顿宠，听其猥亵而去。自是夜无虚席。月余，形容枯瘁，母怪问之。初惭怍不欲言，固问，始以情告。母骇曰："此妖也！"百术禁咒，终不能绝。乃使陈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书生复来，置冠几上，又脱袍服，搭桃架上。才欲登榻，忽惊曰："咄咄！有生人气！"忽复披衣。伏暗中暴起，击中腰胁，嗒然作声。四壁张顾，书生已省。束薪燕照，泥衣一片堕地上，案头泥巾犹存。

（选自《聊斋志异》）

●●

《泥书生》简洁明快，结构巧妙，人物描写拾到好处，情节叙述生动得体，其语言文字朴实而不落俗套，结尾收笔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在人意料之中。

本文的开头两句极其简单概括地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材料及矛盾所在，为文章后文的描写作了必不可少的说明：正因陈代其人愚蠢而丑陋，却又娶一美女为妻，所以，这一矛盾的客观存在必定要引出一系列问题弊病，制造一系列的麻烦纠纷。虽然美妻保其贞洁，婆媳也相和睦，但是，果不出常人所料，泥书生出现了。他的出现使陈代之妻从"骇惧"、"苦拒"到"夜无虚席"、"形容枯瘁"，作者描写自然，源于生活，符合常情。至此，矛盾自然而然地展开，处于当时社会的陈代之母是封建时代腐朽家长制的代表，她哪能容得如此妖怪的存在呢。所以，想尽方法来"百求禁咒"，但却"终不能绝"，便只好让陈代藏于房中，等待书生再现。

作者写到这里，把文章的情节推向高潮，矛盾激化，吸引读者情不自禁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迫不急待地观看后文交待。而读者所未能料及的是书生乃泥衣、泥巾、泥妖也。读至此，不禁拍案叫绝，回味无穷，进而慨叹起蒲松龄的奇人、奇才、奇思也。

仔细品味《泥书生》一文，便可理解作者之所以如此构思，是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单单地描写人妖，而意在讽刺当时的社会。它通过描写泥书生这一虚存实无的艺术形象，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公正。作者塑造泥书生正是要反对这一制度，揭示这一弊病。若陈代与其妻才貌相当，感情融洽，其妻便不会"郁郁不得志"，泥书生也就不会出现，而正因陈代与其妻是封建腐朽婚姻制度的又一牺牲品，便要有"泥书生"的出现，而作者把书

生描写成"泥"书生，也正说明了他对封建社会黑暗面的极尽讽刺和挖苦，显示了作者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思，独具匠心的艺术天才。

（廖向群）

鸲鹆 ·蒲松龄·

王汾滨言：其乡有养八哥者，教以语言，甚狎习，出游必与之俱，相将数年矣。一日，将过绛州，而资斧已罄，其人愁苦无策。鸟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当得善价，不愁归路无资也。"其人云："我安忍，"鸟言："不妨。主人得价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树下。"其人从之。携至城，相问答，观者渐众。有中贵见之，闻诸王。王召入，欲买之。其人曰："小人相依为命，不愿卖。"王问鸟："汝愿往否？"言："愿往。"王喜。鸟又言："给价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状而去。王与鸟言，应对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鸟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贮水，开笼令浴。浴已，飞檐间，梳翎抖羽，尚与王喋喋不休。顷之，羽燥，翩跹而起，操晋声曰："臣去呀！"顾盼已失所在。王及内侍，仰面咨嗟。急觅其人，则已渺矣。后有往秦中者，见其人携鸟在西安市上。毕载积先生记。

王阮亭云："可与鹦鹉、秦吉了同传。"

〔选自《聊斋志异》〕

鸲鹆即八哥，这则小短文讲述了一个八哥骗取王侯的金钱资助主人的故事，表现了八哥对主人的忠诚。文章写得很富有人情味。

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把主人公八哥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又将拟人与写实浑然一体，显得真实可信。当读者读到八哥与主人的对话以及八哥与王的对话时，便会感到八哥好像是一个人，对话是人与人的对话，而不像鸟与人的对话，这样则易于读者接受，寓言的可信程度大大提高了。作者把八哥的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这是一个忠于主人、机智勇敢的形象。当主人"资斧已罄"，八哥毫不犹豫，"'何不售我？送我王邸，当得善价，

不愁归路无资也。'"表现了它对主人的忠诚。当王问价时，"鸟又言：'给价十金，勿多予。'"在这里，八哥聪明地抓住王的心理，使"王益喜，立界十金"。"'臣要浴。'"更显出八哥的机智。最后"操晋声曰：'臣去呀！'"不仅表现了八哥的勇敢精神，而且还带有那么一点点幽默的味道，真是把只八哥，写成了活人。

这篇小故事在布局谋篇上也是很讲究的，作者围绕中心合理选材，详略分明得当。哪来的这只八哥，与主人关系如何，文章开头用了三十个字，写得明明白白；最后，八哥和它的主人怎么样了呢，文章结尾只用了十多个字便交待得清清楚楚。在故事的情节安排上，作者运用了一些悬念，使故事的发展一环套一环。八哥在劝主人"售我"后，又说："……主人得价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树下。"这就是一个悬念，使读者要看个究竟。当"开笼令浴"时，作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让八哥立刻逃走。"浴已"，这时鸟该飞了吧？不然，它"飞檐间，毓翅抖擞，尚与王喋喋不休。"读者看到这里，真比八哥还着急，心想：你还不快跑。作者把读者的心思钩到如此地步，才让八哥"将燥，翻踯而起，操晋声曰：'臣去呀！'"读者又在问：这样大声喊嚷，去得了吗？却是"鸟已无失所在。"悬念是小说通常运用的一种手法，它能引人入胜，使人读之有味，这在本篇中就得以体现。

文后有一行小字"'可与鹦鹉、秦吉了同传'"，本篇的鸲鹆与董得骥、孔昭甫笔下的秦吉了（见"可卿之分）只乘汉、夷之别的情操又有所不同，使这一题材作品的内容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吴　东）

库　官　·蒲松龄·

邹平张华东，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间，将宿驿亭。前驱白："驿中有怪异，不可宿。"张弗听，宵分，延剑而坐。俄闻拽声入，则一颁白叟，皂纱黑带，怪而问之。叟偕首曰："我库官也，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节钺遥临，下官释此重负。"问："库存几何？"答云："二万三千五百金。"公虑多金累缀，约归时盘验，叟唯唯而退。张至南中，催遣颇亟。及还，宿驿亭，叟复出谒，及问库物，曰："已投江东兵饷矣。"深诘其前后之乖，叟曰："人世禄命，皆有额数，锱铢不能增损。大人此行，应得之数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张乃计其所获，与库数适相吻合。方叹钦

哆有定，不可妄求也。〔选自《聊斋志异》〕

北文写的是：张华东奉旨祭南岳，宿驿亭，遇到一个库官为他典藏，然待他回来，钱却已拨辽东兵饷了。就是这样一个简短的故事，却揭示了一个主题："人世禄命，皆有额数"不可妄求，其中虽然包含了宿命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却揭示了封建政府的腐败，试想一个官员只是出行一趟，就得到巨额钱款，如果不靠贪污受贿，强取豪夺，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巨款哪？

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是《聊斋志异》艺术上的一个特点，在此篇中也表现出这个特点，先写驿亭有怪异，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引人阅读，接着写宵分出现一倾白叟，皂纱黑带，语言虽简，形象却淋漓地刻画出来，再写老叟交代："我库官也，为大人典藏有日矣。"文章到此似乎豁然开朗，皆大欢喜，但到最后却峰回路转，"拨发辽东兵饷矣"，只是空欢喜一场，真可谓构思奇巧，引人入胜。

白叟这一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从出场的"皂纱黑带"到"稽首曰"、"唯唯而退"只数十个字，却从形、声、动，作了具体描绘，使其形象跃然纸上。（赵 京）

义 犬 ·蒲松龄·

潞安某甲，父陷狱将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将诣郡关说。跨骡出，则所养黑犬从之。呵逐使退；既走，则又从之，鞭逐不返。从行数十里。某下骑，趋路侧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则犬欻然复来，啮骡尾。某怒鞭之，犬鸣吠不已。忽跃在前，愤龁骡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为不祥，益怒，回骑驰逐之。视犬已远，乃返辔疾驰，抵郡已暮。及扪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辗转终夜，顿念犬吠有因。候关出城，细审来途。又自计南北冲衢，行人如蚁，遗金宁有存理，遂巡至下骑所，见犬毙草间，毛汗湿如洗。提耳起视，则封金俨然。感其义，买棺葬之，人以为义犬冢云。〔选自《聊斋志异》〕

义犬

义犬，顾名思义，思义之犬。《义犬》是一篇很有趣的奇闻，它叙述了一个生动的狗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文章的艺术构思巧妙，结构和谐完整，布局合理，详略得当，语言生动、凝炼。

一个人为救其父，身带"百金"，跨骡而出，"所养黑犬从之。呵逐使退；既走，则又从之，鞭逐不返。从行数十里。"又走了一段路程，黑犬还尾随而来，"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这是一条不势利的狗，虽家中遭难，却苦苦追恋着主人，送了一程又一程。"某既行，则犬欻然复来，啮骡尾。某怒鞭之，犬鸣吠不已。忽跃在前，愤龁骡首，似欲阻其去路。"作者反复渲染黑犬的一举一动，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它为什么挡住主人的去路呢？同时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极细致地描写黑犬的行为，"欻然复来，啮骡尾。""愤龁骡首"我们说作者的语言也是极其准确、形象的。黑犬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个人到郡时已黄昏时分，一摸腰包，"金已失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这是怎么回事？文章波澜起伏，跌宕而有情趣。至此行文已过大半，连读者都要担心，结局将如何呢？作者怎么收尾呢？

文章在此形成一个转折，黑犬不仅是只义犬，而且是只忠犬，黑犬的义举乃出于忠因。待主人"细审来途"，寻"金"不着的时候，终于在牲口棚，发现"犬毙草间，毛汗湿如洗。"它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主人，至死不渝。"提耳起视，则封金俨然。"原来如此。黑犬前面一系列所作所为在此得到解释，至此文章戛然而止。寥寥数语之间把黑犬的忠义之举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条可爱的、聪明的、忠诚的黑犬的形象极其鲜明地跃然纸上。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笔力的高超。真是"形似之语，如镜取形，灯取影也。""穷理穷形，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篇》）

总之，这篇文章结构严谨，既挥洒自如，又恰到好处，详略得当，脉络清晰，语言准确、凝炼，简炼完整地叙述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

（贾战江、顾卫川）

雨钱

·蒲松龄·

滨州一秀才，读书斋中。有款门者，启视，则一老翁，形貌甚古。延入，通姓氏。翁自言："养真，姓胡，实狐仙。慕君高雅，愿共晨夕。"生故旷达，亦不为怪。相与评骘今古，殊博洽，镂花雕绩，粲于牙齿，时抽经义，则名理湛深，出人意外。生惊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爱我良厚。顾我贫若此，君但一举手，金钱自可立致。何不小周给？"翁默然。少间，笑曰："此大易事。但须得十数钱作母。"生如其请。翁乃与共入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顷，钱有数十百万，从梁间铿锵而下，势如骤雨，转瞬没膝；拔足而立，又没踝。广丈之舍，约深三四尺余。乃顾生曰："颇厌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挥。钱画然而止。乃相与启户出。生窃喜暴富矣。顷之，入室取用，则阿堵化为乌有，惟母钱十余枚尚在。生大失望，盛气向翁，颇怼其诳。翁怒曰："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选自《聊斋志异》〕

《雨钱》写的是一秀才在斋中读书，遇到一自称狐仙的老翁，交往不久，"一日密祈翁曰："君爱我良厚，顾我贫若此，君但一举手，金钱自可立致，何不小周给？"寥寥几句，已使人们看清秀才的伪善和狡黠。这段描写生动地再现了一个贪图钱财而又虚伪的伪君子形象。

蒲松龄很注意对小说细节的描写。"俄顷，钱有数十万，从梁间铿锵而下，势如骤雨，转瞬没膝，拔足而立，又没踝。广丈之舍，约深三四尺余。"这段描写中，象声词和比喻手法的运用，表达了作者对"钱"这个肮脏而又是千万人追求的东西的厌恶。当秀才暗自庆幸欣喜发财时，入室取用，"则阿堵化为乌有"。"阿堵"虽与"钱"意义相同，但作者却用"阿堵"，这其中含有作者对钱鄙视的清高色彩。"生窃喜暴富矣"，仅六个字，深刻地描绘出秀才对金钱的追求，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社会上一些象秀才一样的读书人的人生哲学。无情地揭露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作者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同时又塑造了一个正直狐仙形象。"翁自言：'养真，姓胡，实狐仙。慕君高雅，愿共晨夕'。"老翁进门便主动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寥寥几笔，成功地刻画出一个直率诚恳的狐仙形象。狐仙的坦诚、豁达反衬出秀才的虚假伪善。

当老翁看清秀才的真面目后，作者细致描写了狐仙的惊诧和愤怒，"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作者借此来表达他真正的人生理想在黑暗社会面前彻底破灭后的失望。

《雨钱》通过一个幻想的故事，描写清代社会人们对金钱无休止的追求，狐仙的清白，有力地鞭挞了社会中一些人的肮脏丑恶的灵魂。

《雨钱》刻划人物注意个性和细节的描述，故事情节曲折有味，语言摇曳多姿。（张惠文）

义　鼠　·蒲松龄·

杨天一言：见二鼠出，其一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意似甚恨怒，然遥望不敢前。蛇累腹，蜿蜒入穴。方将过半，鼠奔来，力啮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来，啮如前状。蛇入则来，蛇出则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息，衔之而去。友人张历友为作"义鼠行"。〔选自《聊斋志异》〕

●●

《义鼠》记述了一个舍生忘死，为救护同伴而与蛇相斗的义鼠的故事，它维妙维肖地描写了义鼠的形、神。鼠，是为世人所不齿的，而蒲松龄笔下的这只鼠却有着极浓郁的人情味：当它看到同伴被蛇所吞时，"瞪目如椒，意似甚恨怒"，但它又有本性的怯懦："然遥望不敢前"，这一"怒"和一"不敢前"便把其"弱"与"义"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这个充满人情的鼠一下抓住了读者，也为它后面的义勇之举作了埋伏。所以，文章接着又描写了鼠的举动，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称它为"义鼠"的原因：蛇入它则来，蛇去则往，如是者久。终于"蛇出，吐死鼠于地上。"其中还用了一系列动词，如："鼠奔来，力啮其尾……鼠故便捷，欻然遁去……鼠又来，啮如前状。"打得赢就

打，打不赢就溜，既不轻进，又不遽退，借故便捷，攻敌之短，终把敌人拖疲拖垮，最后逼敌就范。好个精妙的持久战术，一只鼠竟知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可谓奇也。作者就这样只用廖廖数语，便把一只智勇双全的义鼠活脱脱地奉献在读者面前。而后，再一次充分渲泻义鼠的侠情，把文章掀入高潮，"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息，衔之而去"那种对同伴之死悲痛欲绝的真情实感，只在这廖廖数语中表现殆尽。

晓畅的语言，鲜明的形象，传奇似的情节，对"义"、"勇"、"情"的讴歌，使这个义鼠具有了兽人合一的美学特征，使文章获得了神采焕发的艺术生命。（吕倩　姜彦）

秦　生　·蒲松龄·

莱州秦生，制药酒，误投毒味，未忍倾弃，封而置之，积年余，夜适思饮，而无所得酒。忽忆所藏，启封嗅之，芳烈喷溢，肠痒涎流，不可制止。取盏将尝，妻苦劝谏。生笑曰："快饮而死，胜于馋渴而死多矣。"一盏既尽，倒瓶再斟。妻覆其瓶，满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饮之。少时，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号泣，为备棺木，行入殓。次夜，忽有美人入，身不满三尺，径就灵寝，以瓯水灌之，豁然顿苏。叩而诘之，曰："我狐仙也。适丈夫入陈家，窃酒醉死，往救而归。偶过君家，彼怜君子与己同病，故使妾以余药活之也。"言讫，不见。

余友人邱行素贡生，嗜饮。一夜思酒，而无可行沽，辗转不可复忍，因思代之以醋。谋诸妇，妇嗤之。邱固强之，乃煨醋以进。壶既尽，始解衣甘寝。次日，竭壶酒之资，遣仆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诘知其故，因疑嫂不肯为兄谋酒。仆言："夫人云：'家中蓄醋无多，昨夜已尽其半；恐再壶，则醋根断矣。'"闻者皆笑之。不知酒兴初浓，即毒药甘之，况醋乎？此亦可以传矣。

〔选自《聊斋志异》〕

●●

这篇四百余字的文章，叙述了三个带传奇色彩的故事：余友邱某，以

醋代酒；狐仙之夫窃酒醉死；秦生更是不顾生死，狂饮毒酒。这些奇事在著者笔下互映互衬、交织而不杂乱，并且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同时文中还塑造了三个具有鲜明性格的嗜酒者。由此，不难看出该文的可读性。正所谓一遍知其意，再二再三知其味也。如醞酒一般，久而则芳烈喷溢。

首先，这篇故事情节安排上非常巧妙。由险处落笔，写秦生制药酒，"误投毒味，未忍倾弃，封而置之。"几笔就足以抓住读者的心，使人急于探究下文。制造一个个小悬念是《聊斋》常用手法。这样，既承继了古代小说的传奇性，又增加了聊斋故事本身的神秘色彩。接着，文中很自然插入狐仙丈夫窃酒醉死一事。这一笔表面写狐仙救秦生，实际引出了第二个嗜酒者、最后写"余友"以醋代酒的故事。这种事在实际生活中听说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正由于作家写了前两个更离奇、更怪异的故事，所以使之顺理成章地接了后面第三个事件。这又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先紧后松、欲擒故纵、虚实相生。这些也正是《聊斋》志怪、志异的引人入胜之处。

这则故事虽短小，却造成了一波三折的效果。读者初时屏气而读，中间略放其心，最后在笑声中结束。尤其写秦生饮毒酒一段："忽忆所藏，启封嗅之，芳烈喷溢，肠肚涎流，不可制止。取盏将尝，妻苦劝谏……一盏既尽，倒瓶再斟。妻覆其瓶，满屋流溢……少时，腹痛口噤，中夜而卒。"这段文字尤如紧锣密鼓般，四字一句，一气贯底。读者很自然地被引入那特定的紧张氛围，聚精凝神"注视"事态发展，这也就收到了艺术效果。接着，狐仙"以瓯水灌之，豁然顿苏"读者的心才放下。最后，邱某之妻的"家中蓄醋尤多，昨夜已尽其半，恐再一盏，则醋根断矣。"一句戏语，令人在愉快的笑声中领会全篇。

如果巧妙安排情节，生动描绘场景还易做到，那么在四百字的文中刻画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就较为困难了。而该文恰恰做到了。各自的性格都是寥寥几笔勾勒出来使之跃然纸上。请看，秦生"制药酒，误投毒味，未忍倾弃"。"生伏地而牛饮之"并且有其典型语言："快饮而死胜于馋渴而死多矣，"可见秦生为人豪爽、旷达，爱酒胜于爱命。狐仙之夫"窃酒醉死""彼怜君子与己同病，故使妾以余药活之也。"那么这位平日见酒忘命，同时是个善人，真有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最有趣的是乐天派邱某，他"一夜思酒，而无可行沽辗转不可复忍，因思代之以醋。谋诸妇……壶既尽，始解衣甘寝。"豪爽又不失幽默的形象似在眼前。由上可见，三人嗜酒相同而性格各异，这样的故事生动活泼，增强了可读性。

作者结语"不知酒兴初浓，即毒药甘之，况醋乎？"既点出了结构的前后呼应，又向人们提出了问题，一种嗜好常常使人"即毒药甘之"，不值得深思、警醒吗？

（李汝梅）

宗阳宫魍魉 ·褚人获·

《北墅手述》：武林宗阳宫中祀玉帝，庑下雷公、电母，灵不可犯。明时有数书生，读书宫后。一生有胆力，雷雨晦明之夜，众谓之曰："若能于此时将一红纸裹投于闪电娘子金钹内，明日当以盛馔酒汝。"生曰："诺。"移时而返，曰："纸裹投矣。吾转至殿角，见一魍魉凭檐而立。叱其让道，彼若不闻。吾以老拳挥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击絮，觉腹中肠胃若有若无。急掣拳猛喝，彼忽隐去。"众哗笑以为诞。明旦，众起而漆面，生擐臂，见右臂黝似髹漆，众皆骇异，始信其然。月余，生臂渐褪皮，逾年始复。 〔选自《坚瓠秘集》〕

大凡文学艺术都是追求让人感到真实可信的，所谓描写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形象逼真，究其目的都是为了让读者感到内容的真实可信，从而发挥文艺的感染力。明人李贽说过："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他说有的诗歌，第一次弹唱使人为之感叹，第二次弹唱使人怨恨，可是再弹唱下去就怨叹全消了，其中的原因就是似真非真，似真非真的作品是不能深入人心的，所以最高明的艺术技巧是写出真实来。这里的真实是指全部内容，包括作者的感情和作品刻画的形象。李贽虽然谈的是诗，其实哪种文学艺术不是这样呢？

这篇小说明显的艺术特色是作者匠心独运，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增强故事内容的真实感、可信性，从而达到表现一切鬼是并不可怕的主题思想。

小说前面部分生拳挥魍魉的内容，作者采用详尽生动的叙述，这当然增强了真实感、可信性。但作者是有意让它通过生的口叙述，由生自己来讲的，这就存在此事真有其事或并无其事的两种可能。同时因为是为打赌而去，"若能于此时将一红纸裹投于闪电娘子金钹内，明日当以盛馔酒汝"，这里有一个赌输赌赢的问题，为了赢也可能是生随口而编的，即也存

在不可信的一面。从"移时而返"过一会就回来了看，也有此事可信不可信两种可能的存在。所以从前面部分内容看此事有无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这是作者有意造成的。在这里生的详尽叙述起了增强故事真实感可信性的作用，你看"转至殿角"地点说明得多清楚，"见一魍魉凭檐而立"如何站的姿态是亲眼所见，"叱其让道，彼若不闻"挥拳的原因多具体，"拳直透腹，意似击絮，觉腹中肠胃若有若无。"挥拳时的感觉描绘得维妙维肖。这些具体的逼真的文字，无不让人感到真实可信。但是当生把红纸裹投进金钹而回来把拳击魍魉的事生动形象具体地讲述完以后，作者取的却是一种可能即"众哗笑以为诞"，大家哄笑认为这是生在说大话，是不可信的。诞，夸大，不可信。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客观地说出两种可能，而只说大家认为是生胡编的呢？分析起来这里可有两点，第一，既然是打赌，大家当然容易把它说成是假的不可信的，这是符合一般情理的，这样文字也就较入情合理较真实了。第二，这是更重要的，其作者的匠心所在，也就是说是作者有意这样安排的。这就是文学上的一种手法叫抑扬法，或者是欲扬故抑，或者是欲抑故扬。这里是为了证明生遇魍魉、拳击魍魉是真实的，可信的，所以故意先让大家哄笑，把它看成是谎诞不可信的。故意只谈一种可能性，生胡编的可能性，并把它扬到了最高点，然后结尾处用事实来证明此事并非谎诞："明日，众起而涤面，生指臂，见右臂黝似髹漆，众皆骇异，始信其信。月余，生臂渐褪皮，逾年始复。"分析起来事实是两点：1. 大家看到生的右臂黝黑得好象涂了漆一样，显然这是拳挥魍魉留下的痕迹。2. 这种黝黑逐渐褪皮，一年多以后才逐渐恢复。经过这样欲扬故抑、欲真故假的艺术处理，突出了生遇魍魉、拳挥魍魉的事就显得更加扎实、更加真实可信，而小说的主题思想也就表现得更加有力。当然事实上魍魉是没有的，但用此故事表现不怕鬼的精神的主题是无可非议的。

另外小说的开头，指明故事的出处，故事的地点这些无不增强了真实感可信性。纵观全篇无论是开头的出处，结尾的事实证明，中间的详述，抑扬法的运用，所有这些无不凝结着作者增强作品可信性的艺术表现上的良苦用心。（支纪敏）

潘　生　·朱翊清·

湖郡潘生羽廑未第时，家亦贫，每夜读，膏火不继，往往独坐室中默诵诸经，至午夜不辍。偶值严寒，夜将半，闻窗外窸窣

有声。是时月色微明，潜起窥之。见一人被发虬髯，面黝黑如演《千金记》所扮楚霸王者。生屏息悄立，伺其作何举动。其人施于腰间出一物，尖长如凿，插入窗格，挽一小方洞。生意其将探手入也，先以手浸案旁水盆中。须臾，其人以手探入，生急以两手尽力捉住。其人始则跳跃不止，既而不复动。顷之，觉腕冷如冰，试一释手，则砰然仆于阶下。大惊，拔关出视之，脉已绝而死矣。生无如何。天晓，赴县请验。知县临验毕，细询始末，笑谓生曰："本欲以鬼吓人，而反为人吓死，是所谓'出乎尔，反乎尔'，而汝本无心于死贼，不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汝罪也。"命地保以棺瘞之而已。

〔选自《埋忧集》〕

●●

湖郡即今浙江省吴兴县。潘生去考中进士时，家极穷，以致夜晚读书时，竟无油点灯，只好于黑暗中默默背诵经书。这是写潘生发奋苦读，同时也为故事的陡转作了准备。他深夜静坐室中，故能立刻听到外面的声音；无油点灯，室中黑暗，故能悄悄窥探窗外的动静，且不被对方发现。也正因为室中黑而静，扮鬼者才敢拿凿撬窗，他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不料竟被双手捉住，大惊而死。出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这是场景描写的功劳。

潘生虽是一穷书生，却有智有勇。他见窗外有人装神弄鬼，长发曲胡，扮作戏中项羽，并不惊慌，而是"屏息悄立"，看扮鬼者如何行动。当那人用凿撬窗将手伸入时，潘生则断然先发制于人。值得推敲的是，潘生为何"先以手浸案旁水盆中"？以水湿手，则无法抓牢，显然潘生并不想死死抓住伸进的手。以水润手，手湿而冰，这似乎意味着潘生想装做淹死鬼吓那窗外人。而那人竟被吓死。恰如知县所言，本想以鬼吓人者，反而被人吓死，是所谓自作自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其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在行动中却若隐若现，耐人咀嚼。

从叙事角度看，这篇小说基本是有限视野叙事。叙事范围大体限于潘生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偶值严寒，夜将半，闻窗外窸窣有声。是时月色微明，潜起窥之，见一人被发虬髯，面黝墨如演《千金记》所扮楚霸王者。"但此人是谁，为何如此妆扮，想干什么，读者皆不知。因为潘生也不知道。如"生屏息悄立，伺其作何举动。"这样叙事既增加了真实感，又增加了

神秘感、紧张感和悬念感。

小说最后以兵官的话结束，心平气和，令人心服口服，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同样可视为作者的道德判断及价值观。

（张跃生）

无核枇杷 ·王 槭·

秀水朱某与某道士善。观中有枇杷二株，熟时，每饷朱，俱无核。朱诘其故，道士以仙种对。朱终不信。道士素善炙，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仆市一豚肩而归，故令道士见。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饱啖而罢。因问朱以速化之法。朱曰："果有小术，欲以易枇杷种耳。"道士曰："此无他，于始花时，镊去其中心一须耳。"朱曰："然则吾之馔，乃昨所烹者也。"各抚掌而散。

〔选自《秋灯丛话》〕

●●

《无核枇杷》的艺术特点是从人物之间的关系上去描绘人物的。

秀水朱某同附近庙里的一位道士友善。然而，他们除了友善外，也有不和谐的地方：庙里有两株枇杷，果实是无核的。每当枇杷熟了，道士便请朱某去品尝。可是，当朱某询问枇杷为什么无核时，道士却不告诉其秘密，漫应之说是"仙种"。这便是矛盾。尽管这矛盾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朱某对此却"耿耿于怀"。因为他不相信是"仙种"，而认为道士有使枇杷不长核的秘方。

接着，在展示朱某套取道士的秘方时，小说出现了较精彩的场面。人物与人物之间展开了"交锋"，在朱某套取秘方的过程中，朱某机巧的性格也展示出来了。他知道道士爱吃，尤其爱吃蒸猪肘。朱某便利用他的性格弱点向道士进攻。一天，朱某邀道士吃饭，让仆人在街上买几只大猪肘，路过庙门前时，故意让道士看见。不一会，当道士来后，便拿出猪肘佐餐。那猪肘煮得烂烂的，味道很好，道士吃得高兴，问朱某为什么这么快就煨烂了，有何速化的办法。朱某说："我是有小办法，不过，想换换你的枇杷种。"道士告诉他，庙里的枇杷所以无核，并不是因为种是仙种，而是在枇杷刚开花时，用镊子夹去中心的一根须，果实不能授粉，枇杷便无核。朱某获得

无疗枇杷的"秘方"后，他便公布自己所谓"速化"猪肘的"小术"，原来他根本无速化之术，端上桌的猪肘是昨夜煨的，而今天买的猪肘，还没煮呢。朱某用计取得枇杷的"秘方"，这个行动，显示其心灵的机巧。道士为什么上当呢？根源在他的性格。他爱吃，尤其爱吃煨猪肘，这样，当他见刚买的猪肘很快就熟了时，必然问，而且，为了获取"速化"的小术，他自然肯拿自己的"秘方"来交换了。由于作者紧扣道士的性格来描写他的步步上当，所以，也显得自然、可信。

小说正是在人物的互相关系上，符合逻辑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因此，两个人物的主要特点都很鲜明。可见，从人物关系中去描绘人物，正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途径。（李　凡）

剑侠传　·王士祯·

顺治初，其县役某，解官银数千两赴济南，以木夹函之。晚将宿逆旅，主人辞焉，且言镇西北里许，有尼庵，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导之往。方入旅店时，门外有男子，着红帕头，状貌甚狞。至尼庵，入门，有廨三间，东向床榻甚设，北为观音大士殿，殿侧有小门，扃焉，叩门久之，有老妪出应。告以故，妪云："但宿西廨无妨。"入之，持硃封锸山门而入。役相戒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风骤作，山门砉然而辟。方愕然相顾，倏闻呼门声，甚厉。众急持械，谋拒之，廨门已启，即红帕头人也，徒手握束香掷地，众皆仆。比天晓始甦，银已亡矣。急往市，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唯投尼庵客，辄无恙。今当往恳耳。然尼异人，须吾自往求之。"至则妪出问故，曰："非为夜失官银事耶？"曰："然。"入白。顷之尼出，妪袂蒲团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来此作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顾妪入，率一黑卫出，取剑臂之，跨卫向南山径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市人集观者数百人。移时，尼徒步手人头，驱卫返；驴背负木夹，函数千金，殊无所苦。入门呼役曰："来！视汝木夹官封如故乎？"验之，良是。掷人头地上，曰："视此贼不锉杀却否？"众聚观，果红帕头人

也。罗拜谢去。比东归，再往访之，庵已空无人矣！

〔选自《虞初新志》〕

●●

《剑侠传》，顾名思义，讲的是剑侠的故事。但这篇小说中所写的剑侠，却是一位遁入空门的青年女子。她心地善良，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热情助人。作品中以叩人心弦的笔调，叙述了女侠扶危济困、解人危难的一个故事，从而塑造了她英姿勃发、光彩照人的形象。

小说开始时并未直接写女侠，而是从某县役领人解官银赴济南说起，但很快就间接涉及到了她。当县役晚间投宿客店时，店主见他们带银钱太多，恐在自己店中出事，便向他们推荐了位于镇西北不远的尼庵，并言明："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显然，这个小小尼庵定非一般，不然，为什么带贵重行李的人都要去那里投宿呢？这就为下文县役失银求助女侠预设了伏笔。失银后，店主人才明白告诉县役，过去只有投宿尼庵的人，才不会出事，因那庵中女尼是个"异人"，强盗轻易不敢惹他。这样，就渐渐地把女侠的地位身份及威望透露出来，但仍然含蓄。及至求见女尼，请求帮助，作品中写道："尼笑曰：'此奴敢来此作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那蔑视的口吻，那轻松的神态，那果决的语气，把女侠的凛凛威风写得神完气足，真是所谓不怒自威。之后便是整装披挂，跨马入山杀贼。小说中用一"移时"——过了不多时之意——即夺回官银，分文不少，并斩获贼首的神速迅捷，极写其女剑客之名不虚传，真有当年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气概。最后，再用众人"罗拜谢去"，补写她的威风气势，作品的情绪氛围也达到了极致，一个雄姿英发、胆气豪迈的女侠形象便成功地树立了起来。

这篇小说是一篇以情节取胜的作品。它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围绕人物，小说中设置了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从县役解官银上路开始，读者的心就紧张了起来——担心他们路上出事。果然真的出了事：在投宿尼庵的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被强盗用熏香迷倒，将银盗走。这样，矛盾便立刻激化了。尔后，店主人居然和他们去求助庵中女尼，便平添了故事的传奇色彩。而女尼果然出手不凡，很快便夺回了银两，诛除了强盗。这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安排，始终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理，并最终扬善惩恶，皆大欢喜，满足了读者传统的欣赏心理。

从结构上看，小说用的是顺叙的方法。结构严谨，不枝不蔓，一气呵成，引人入胜；时间安排也相当紧凑，故事发生于头天傍晚，到第二天结束，叙事完全按时间顺序进行，显得极为真实自然。（霍秀全）

王延喆 ·王士禛·

王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椠《史记》求鬻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绐其人，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直。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木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给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状如生，索直百金。延喆谓蛛果生耶。曰："然。""然则碎而视之，果尔即偿百金，否则一钱不直。"手碎之，果然生蛛自内跃出，行几上数巡，见风化为水。立以百金偿之。其豪快如此。〔选自《池北偶谈》〕

王延喆是皇帝的亲戚，故称"椒房"。这就提示出他是既有权又有钱的贵族世家的子弟，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基础，他才可能有豪侈的举动。不过，本文所写的着重点不在侈，而在他的豪上。买宋版《史记》和碎琥珀两件事，都是奢侈的，他如约给卖书者三百金，并告以仿刻的实情，这是豪侈的举动。打碎琥珀后看到里面的蜘蛛是活的，他立即给售琥珀的人百金，这也是豪侈的举动。三百金、百金在当时的社会中不是个小数字，而且按王延喆的社会地位，他可以不给他们钱。但是他守信义，如数将钱给了卖者，这就是王延喆的豪。这大概就是王士禛记录王延喆的原故吧。

人物性格鲜明，是本文的特点。王延喆因为卖书人不会辨别版本的真假，而故意哄骗他，但他不怀恶意，而是既满足卖书人三百金的愿望，又因为宋版本有价值而为该书再版，从而为保留古籍作出了贡献。在后一件事中，王延喆虽是打赌，却出于真诚。王延喆在这两件事中的表现使我们看到他的豪是有着坚实的性格基础的。在细节描写上，作者以爽利的人物语言、快当的行动来刻画王延喆的豪。如"以原书还汝"、"延喆大笑，告以

故”，“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然则碎而视之，果尔即偿百金，否则一钱不值”，“立以百金偿之”等语句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来。王士禛论诗主张神韵说，从本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刻画人物时避免议论，尽量地以人物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了。（李 勤）

辅之逃捕 ·王 晫·

侯辅之少遭家难，避居嘉兴。捕者突至，逮系登舟。侯默然，手执《周易》，熟视之，倦则依傍人卧。捕者以为痴，且以纨绔少年易制也。将抵会城，各简视行李，或登陆，意益懈。侯睨视两岸桑翳然无际，突起，窜身坐桑林中。捕者昭暖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大搜林中。侯望见火光所指，即疾避之。

〔选自《今世说》〕

这篇小说突出特点在于刻画侯辅之少年沉着机智的性格。作者采取对比的手法，让人物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性格的发展。

矛盾的一方是捕者，都是些职业的杀手，在矛盾冲突中居于主动的地位。矛盾的另一方是侯辅之，年少并且孑然一人，在矛盾冲突中先居于被动地位，后转被动为主动。作品先写捕者“突至”，可见其由于职业的特点，而高于侯辅之。但是因为侯辅之是个小孩，又只一味地看书，捕者就放松了警惕，使自己手下的囚犯逃跑了。搜林时“燃炬”，等于告诉侯辅之“我们在这里呢”。正因为捕者的愚蠢，才使他们在与一个小孩子的斗智中从主动转化为被动，终告失败。

然而侯辅之却是个沉着而智足的少年。他本来避难于嘉兴，但捕者突至，逮系登舟。对于这种突然而至的灾难，侯辅之默然，熟读《周易》。倦了，“则依傍人卧”。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竟然使捕者以为他“痴”。这一连串的细节刻画突出表现了侯辅之沉着的性格。他不仅沉着而且机智。船到会城，大家忙着照看行李，他却暗中侦察地形、窥伺时机。待到时、地皆宜时，他突起，窜入桑林。夜晚，捕者燃炬搜捕他的时候，他因其火光所指而避之。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侯辅之靠自己的沉着与机智化被动为主动终

于逃难而去。所谓对比的手法，不过是以次反衬主。侯辅之沉着、机智的性格特点，就是在捕者麻痹大意而又愚蠢的性格特点的反衬之下，被表现出来的。

本文文字简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完整，细节生动，充分体现了微型小说的特点。（李 黔）

扁舟访隐 ·钮 琇·

徐俟斋不出山者几四十年。巡抚汤公慕其品望，悉屏骑导，止从一小僮，驾扁舟访焉。鹤迹满径，松影在门，候之良久，竟不获见，叹息而返。吴人两高之。（选自《觚賸》）

本文极是短小，却刻画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没有出场的徐俟斋，一个是出场人物——前去访问徐俟斋的巡抚汤公。封建社会里，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空有济世之才，对污浊的社会完全绝望，或者耻于官场黑暗，或者如清初一些文人武将耻于变节事清，因而"心迹地偏"地过起了隐逸的生活。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被人们认为是品望高远的人物。徐俟斋四十几年不出山，可见其远离官场的隐逸思想已很坚决，所以汤巡抚寻访他，无论他在本地与不在本地，都不可能见到他。他的家"鹤迹满径，松影在门"，表明他很少与外界来往，而且松鹤也正象征了他高尚的品格。

巡抚汤公本是一地的高级地方官，但他不摆官架子。他访问徐俟斋时，"悉屏骑导，止从一小僮，驾扁舟访焉"。这就写出了他对待有品望的徐俟斋的仰慕和尊重。他以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求见徐俟斋，徐俟斋不见他，他也只是"候之良久"，"叹息而返"。他的叹息是因为徐俟斋不出山做官，感到这是一件遗憾事情的意思。实际，这个时候社会的官场已腐下去，为国求才的呼吁就突出出来了。本文中出场人物与没有出场的人物的关系是互相映衬的关系，每一个人物的品格是靠对方的行止来抬高的。

本文文字简洁，特别是"鹤迹满径，松影在门"八个字勾画出一个深幽、美丽的意境。作者写鹤，没有写鹤鸣，鹤舞，鹤立，也没有写松的形状、颜色，只是写出鹤的脚印的满小路，松的影子映在门上，点一下，表明这是

一个很少有人来走动，远离尘世的地方，而一句则利托出王大清静的内心世界，环境与人物性格辉映成趣。　（李　勤）

阿　颠　·钮　琇·

端州白云山，其顶有湖，俗讹为鼎湖。湖与山相吞吐，故其云时时蒸动而出，人入其中，如乳行破絮，恒对面不可相见。山宜蒔茶，山僧供此而给，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颠者，不知其所从来，投寄僧寺，为之采茶，常竟日不食虽值甚寒，不胥衣布，自编草作衫幅，织为履，较其足倍长阔，曳之行，或挂杖头置墙隙，辄跌足出入白云深处，呼之多不应，与人语多不能解，因共呼为阿颠。其腰间怀如黑石者二，无事则出而就火烧之，见人来，即从火取出，收还故处，曰："烧，尚未熟，熟则与尔共啖之。"其卧席中间，有双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语，亦无有解其语者。山故多虎，一日哺二牛去。寺僧戏谓颠曰："尔能擒此虎否？"颠曰："诺。"遂编草为索，请系之来。至日暮，迨照射入岭阪，遥于云破处，忽见颠以草索系一白额虎，自坂叱叱而下。约二里许，直至寺前，指谓僧曰："此盗食吾牛者，随引虎颈索，缠虎腹背数百，众畏索断不可测，咸请放之。乃听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击状，人以此识颠之异，而颠固如常也。盖至今尤在白云中。　（选自《觚賸》）

阿颠这种人物，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中医小说中有神怪小说，所写多是神仙怪异之事。这类小说有的虽情色较浓厚，从内容上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在创作方法上还是可以借鉴的。"阿颠"也是这样的一类作品。

这类作品一般从畸人异行的日常生活的怪异写起，而后写他的种种异行，最后在最特异行为的高峰中作结。总之，不论写日常生活和异行都必须是怪诞不经而又为常人所不能，但又能引起常人敬羡的。"阿颠"的"颠"就概括了他的生活和行为的怪诞。文章先写其居住之地的不同平常，

以见其神仙性格的来源。然后写他衣、食、住、行的怪诞，结尾写其擒虎的特异功能。文章本意在说阿颠是神仙中人，但又不指实说明，更能以其扑朔迷离的情节引人入胜。（李 勤）

高忠斗海怪 ·钮 琇·

山东文登县，僻在海隅。于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间。居民互相惊告，以为鬼至。每日向夕，辄闭门牖户。如是两月，不得已而闻于县。县宰之仆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扰民，家不贴席，此吾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愿赐良马一匹，铦枪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请。忠即跨马挟枪，独至海滨。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见一蓝面鬼，身长一丈有余，耸角枝牙，毛肮鬅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鸡五只，浊酒十瓶，举觥独酌，运掌若扇。忠驰马直前，以枪拟其肉骨。鬼惊窜入海。忠遂据其坐，裂鸡酾酒，神气益壮。少顷，海水涌立，前鬼骑一怪兽，随波而出，舞刀迎斗。相持久之。忠乘间枪刺其腹，鬼遗刀而遁。忠拾刀还县，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贮县库，于是濒海之怪遂绝。〔选自《觚賸续编》〕

《高忠斗海怪》是综合运用了多种文艺的手法来刻画人物的，而这些手法又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交叉地自然地运用在情节之中。

这使我们想起古人王文濡在《评〈说赵太后〉》中所说："国手下棋，其初闲闲布子，似非要着。及其棋势已成，始将所谓闲着者，均是要着。非此，实不能取胜。"这是从围棋的布局谈文章的构思布局，说名手下棋，开始时放的棋子好象无关紧要，是闲子，但到全局布完，才发现每一子都与全局胜负密切相关，都是十分重要的。全局的成功就是靠所谓每一闲子的布放来完成的。在这篇小说中，在高忠这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虽然似乎没有某种鲜明突出的艺术手法，但是正像名手下棋虽然没有突出的一子二子，但是众多的"闲子"却布成了取胜的全局一样，小说依靠多种多样艺术手法的整体功效塑造了初读就能给人鲜明印象的英雄形象。

“山东文登县，……不得已而闻于县”这是开头，是故事的背景交待。故事的地点，位于海边的偏僻的山东文登县；时间，康熙二十二年秋天；“每日旬夕，辄闭门塞户”，每天接近天黑，老百姓就关闭门窗。这是故事的气氛，或者叫社会环境描写，它为高忠除怪的英雄壮举作了铺垫、衬托。因此开头这部分既有使故事清楚又有渲染气氛的双重艺术效果。“海怪扰民……忠能除之”，言为心声，这段高忠的语言描写，表现了他上为县宰，下为百姓除怪的思想境界，是这个人物形象思想本质的揭示，也是这个形象具有光彩的神韵所在。“忠即跨马挟枪，独至海滨”、“忠驰马直前，以枪拟其肉骨”、“忠遂据其坐，……神气益壮”、“忠乘间枪刺其腹”这是高忠两次斗海怪过程中肖象、行为的直接描写，“独至”、“直前”、“据其坐”，好一派无畏的勇敢、气壮的英雄本色的描绘。“见一蓝面鬼，……运掌若扇”这是海怪肖象和行为的描写，“蓝面”、“耸角枝牙”、“毛肮鳞背”、“熟鸡五只”、“浊酒十瓶”是一副丑陋凶恶的形象、扰民的画面，作为高忠形象的衬托，真是有力！“鬼惊窜入海”、“少顷，……相持久之”、“鬼遗刀而遁”这是战斗中海怪行为的描写，“窜”是初见高忠的惊慌神态。“舞刀相迎”是不甘心失败，再来较量。“遗刀而遁”是最后逃跑，经这一衬托高忠的形象自然进一步鲜明了。“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海水涌立”这是景色描写，前者是战前的海边一片宁静美景，后者是恶战将开始的惊涛骇浪，有张有弛，渲染气氛，衬托人物，入情合理，是好仔细的笔墨。“忠拾刀还县，……于是濒海之怪遂绝”，这是故事的尾声，小说的结束，有头有尾，读来令人感到满足。突出说明“雁翎刀”，使故事增强真实感，“雁翎刀”是宋孝宗时所造名刀，增此一物，可见作者之艺术匠心。

细心研究全篇小说，结构完整，有头有尾，全篇那一方面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该处理的地方都作了处理，甚至读者难于想到的地方也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好比人的五官端正，给人相貌堂堂庄重肃穆之感。而环境描写、语言描写、肖象描写、行为描写、景物描写、补充说明、正面表现的、侧面烘托的各种手法相互穿插运用，文章又显得多姿多彩、生动活泼，因此全篇小说庄重中又充满生气，从而有了它自己独具的艺术特色。

（戈纪敏）

答　嘲　·佚　名·

虞寄，少聪慧。年数岁，客有造其文者，遇寄于门，嘲之曰：

"郎子姓虞，必当无智。"寄答曰："文字不辨，岂得非愚。"客大惭。 〔选自《童蒙观鉴》〕

这篇小说，纯用对话，刻划了一个聪明、敏捷的儿童形象。

大凡小说，总要写人。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去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根本任务。但写人物，不一定非从大事件去刻划，有时从小事件上去写人物，反而具有意义。从小事件上写人，往往使人物血肉丰满、真实。尤其是儿童的形象塑造，特别应注意从小事件上去反映。因为，儿童必竟是儿童，他们的生活范围较小，不可能都参与大事件。

虞寄是个聪明的人，年仅几岁，就表现出超人的机智。一天，一位客人"造其文者"，造、拜访的意。即客人又拜访虞寄的爸爸。赶巧碰见虞寄在门口。客人嘲弄虞寄，因虞寄的父亲任郎官之职，于是客人说："郎官的儿子姓虞，一定不聪明。"客人运用谐音双关："虞与愚同音，就用虞代愚。说虞寄很蠢。客人是主动进攻，虞寄是被动受击。一般而言，主动进攻者都有思索时间的，而被动受击者，没有思索的时间，但虞寄张口便说："你连虞和愚这两个字也辨别不清，怎得不是愚呢！"他答得迅速、巧妙，针锋相对，这没有敏捷的思维是不能如此快地反击过去的。一个几岁的孩子，能达到这样，就是聪明过人了。

《客嘲》仅仅通过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便将人物性格刻划出来，这正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杨 光）

披裘公 ·佚 名·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公当夏五月，披羊裘负薪而过之。季子呼公取金，公投镬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遗金者哉？"季子知其为贤者，请问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字也。"遂去。

〔选自《高士传》〕

●●

这篇小说突出的艺术特点是着重刻划人物的性格。

小说是以形象说话的；形象主要是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基本特质是性格；性格的主导方面是个性。只有将个性写得鲜明、突出，人物才是活的。

《披裘公》正是创造了独特的个性，所以人物是活的。这位吴人的性格很个别，一是外貌特别，夏五月，别人都穿单衣，他却披着羊裘，即羊皮衣，而且，还是干活——背柴禾。二是行动、言语个别。地上有别人扔下的一块金子，他看也不看，背柴禾过去。季子让他拾起来，是见他老，而且还得"负薪"，让他拾金子，是因他贫穷。他呢："披镰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叮咱扔了镰刀，闭着双眼，摇着双手，一幅又急又气的样子，并且非常厉害的斥责季子，说："你居高位但眼光低下，你貌似君子实为粗鄙的人。我五月披羊裘背柴禾，是拣遗失的金子的人吗？"三是鄙视权势者。季子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从披裘公的话，他是认识季子的，知他地位显赫，但他仍不把季子放在眼里。因季子让他拾取遗金，他生气了。所以当季子知他为贤者，询问其姓名时，他非常鄙薄地说："你只是个皮相之士，那里配告诉你姓名呢？"可见他心高气傲、偏激尖锐，是不讲情面的人。作者通过他反常的行动和尖锐的对话，便把披裘公那倔强、清高、傲气的性格描绘出来了。

不过，披裘公的性格总是有点怪，有点不近情理，言语和行动都有过分的地方。这过分，倒正是他的特点。他是古代一位隐逸之士的形象。

一般而言，微型小说要写出人物的个性是不容易的，要刻画出来，就必须紧扣他与常人不一般的地方，只有突出了特点、并且突出他那个别倒有点怪异的特点，才能创造个性鲜明的形象。（场　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古代微型小说鉴赏辞典
作者=
页数=717
SS号=1100183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